部編大學用書

聲韻學

竺家寧 著

聲韻學

竺家寧　著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

國立編譯館 主編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聲韻學目次]

自 序

第一講 緒 論／1

第一節 什麼是聲韻學---------- 3

第二節 如何學習聲韻學---------- 4

壹、從語音學入手／5

貳、由聲韻調三方面作觀察分析／5

叁、具備方言學的常識／6

肆、客觀的研究態度／7

伍、建立精密的歷史觀念／7

陸、隨時吸取新的見解／8

第三節 爲什麼要學習聲韻學---------- 8

壹、爲了要讀通古書／8

貳、有助於了解中國文字／10

叁、是訓詁學研究的基礎／11

肆、有助於了解日常字音的問題／11

伍、有助於了解現代方言的關係和來源／12

陸、有助於了解漢語在世界各語言中的位置／13

柒、有助於辨別僞書／13

捌、有助於歷代韻文的欣賞／14

玖、有助於利用工具書／17
第四節 聲韻研究的材料---------- 18
壹、形聲字／18
貳、古韻語／19
參、異文假借／19
肆、讀若／20
伍、聲訓／20
陸、直音／20
柒、反切／21
捌、等韻圖／21
玖、對音／22
拾、漢字借音／22
拾壹、方言／23
拾貳、同族語言／23
第五節 漢語語音史的分期---------- 23

第二講 語音學的基本知識／27

第一節 語音的性質和功能---------- 29
第二節 國際音標的來源和設計---------- 31
第三節 輔音的分類和發音原理---------- 34
第四節 元音的分類和發音原理---------- 38
壹、元音的三要素／38
貳、基本元音／38
參、舌尖元音／39
肆、音標的附加符號／39
第五節 音高的變化與聲調---------- 40
壹、上加成素／41

貳、調類和調值／42
第六節 音位的概念---------- 43
第七節 辨音成分---------- 45
第八節 語音演變的一些規則---------- 50
壹、音素的失落／51
貳、同化作用／52
叁、異化作用／53
肆、顎化作用／55
伍、唇化作用／55
陸、弱化作用／56
柒、元音和諧／58
捌、濁音清化／59
玖、清音變濁／59
拾、換位作用／60
拾壹、類化作用／61

第三講 國語的音韻／63

第一節 國語是如何形成的---------- 65
壹、國語就是民族共同語／65
貳、孔子的「國語」／65
叁、北方音系是國語的基礎／67
肆、國語不是靜止不變的／70
第二節 國語的標音符號---------- 71
壹、注音符號／71
貳、羅馬字母拼音／72
叁、國際音標／73
第三節 國語的聲母系統---------- 75

第四節 國語的韻母系統---------- 76
第五節 韻母和聲母的配合---------- 78
第六節 國語的聲調---------- 80

第四講 我國的語言和方言／83

第一節 境內的漢藏語言---------- 85
第二節 境內的其他語言---------- 91
第三節 漢語的方言---------- 97
壹、北方官話／97
貳、西南官話／98
叁、下江官話／98
肆、吳語／99
伍、閩北語／99
陸、閩南語／100
柒、客家語／104
捌、粵語／106
玖、贛語／106
拾、湘語／108

第五講 近代的語音史料／111

第一節 中原音韻---------- 113
第二節 中州韻---------- 117
第三節 蒙古字韻---------- 117
第四節 蒙古韻略和蒙古韻編---------- 118
第五節 洪武正韻---------- 119
第六節 明代的曲韻---------- 121
第七節 韻略易通---------- 123

第八節　韻略滙通---------- 125
第九節　五方元音---------- 126
第十節　其他北音系統的韻書---------- 130
壹、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30
貳、喬中和《元韻譜》／132
叁、趙紹箕《拙菴韻悟》／132
肆、馬自援《等音》／134
伍、林本裕《聲位》／135
陸、無名氏《五音通韻》／135
柒、都四德《黃鐘通韻》／136
捌、龍爲霖《本韻一得》／138
玖、李汝珍《音鑑》／139
拾、徐鑑《音泭》／142
拾壹、周贇《山門新語》／143
拾貳、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145
拾叁、華長忠《韻籟》／147
第十一節　存濁系統的近代語料---------- 149
壹、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149
貳、熊士伯《等切元聲》／150
叁、潘耒《類音》／151
肆、是奎《太古元音》／154
伍、勞乃宣《等韻一得》／155
陸、梁僧寶《切韻求蒙》、《四聲韻譜》／158
第十二節　朝鮮的近代漢語音記錄---------- 159
第十三節　西儒的近代漢語音記錄----------162
壹、利馬竇／162
貳、金尼閣／164

第十四節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 167
第十五節 李光地《音韻闡微》---------- 169

第六講 韻書的作用與沿革／173

第一節 韻書的作用---------- 175
第二節 韻書的沿革---------- 177
壹、韻書產生的外在因素／177
貳、魏晉時代的韻書——《聲類》和《韻集》／181
叁、六朝時代的韻書／182
肆、隋代的《切韻》／182
伍、唐代的韻書／185
陸、早期韻書的結集／190
柒、大宋重修廣韻／193

第七講 從反切尋求古音／205

第一節 反切以前的注音法---------- 207
第二節 陳澧的反切條例---------- 209
壹、基本系聯條例／210
貳、分析條例／212
叁、補充條例／213
第三節 反切本身的問題---------- 216
壹、錯誤的反切／216
貳、類隔與音和／218
第四節 反切系聯的結果---------- 221
壹、反切上字／221
貳、反切下字／226

第八講 字母和早期等韻圖／235

第一節 「字母」的發明---------- *237*

第二節 三十六字母---------- *241*

第三節 字母系統與中古前期聲紐的異同---------- *243*

壹、輕唇音的產生／*243*

貳、正齒音的合併／*243*

叁、喻母的形成／*244*

第四節 分「等」的緣起---------- *244*

第五節 韻鏡與七音略---------- *245*

壹、時代／*245*

貳、流傳／*246*

叁、編排／*248*

肆、如何從韻圖的位置判別中古音／*253*

伍、韻圖的價值／*254*

第九講 等韻圖設計上的變通法則／257

第一節 等韻門法---------- *259*

第二節 聲母的措置---------- *264*

壹、唇音／*265*

貳、舌音／*265*

叁、牙音／*265*

肆、齒音／*266*

伍、喉音／*269*

陸、舌齒音／*270*

第三節 重紐現象---------- *271*

第四節 內轉和外轉---------- *277*

第十講 中古語音系統／281

第一節 切韻音的性質---------- 283

壹、一時一地之音／283

貳、當時之雅言／284

叁、古今方國之音／286

第二節 擬測中古音值的方法---------- 290

壹、由現代方言擬構／291

貳、由外語的漢字借音和漢語中的外語對音擬構／291

第三節 中古聲母的念法---------- 292

壹、各家所擬的聲母系統／293

貳、全濁音是否送氣的問題／301

叁、唇音字的念法／304

肆、舌頭音的念法／312

伍、舌上音的念法／314

陸、莊系字的念法／317

柒、章系字的念法／319

捌、齒頭音的念法／319

玖、牙音的念法／319

拾、喉音的念法／320

拾壹、舌齒音的念法／323

拾貳、聲母的系統／328

第四節 中古韻母的念法---------- 328

壹、介音／328

貳、韻尾／336

叁、主要元音／337

第五節 中古的聲調---------- 353

第十一講 宋元等韻圖／357

第一節 各圖概說---------- *359*

壹、北宋的《四聲等子》／*359*

貳、南宋的《切韻指掌圖》／*367*

參、元代的《切韻指南》／*373*

第二節 宋元韻圖的幾個特點---------- *376*

壹、併轉爲攝／*376*

貳、合攝／*378*

第十二講 中古後期語音概述／381

第一節 《集韻》---------- *383*

第二節 《五音集韻》---------- *388*

第三節 《禮部韻略》---------- *391*

第四節 《平水韻》---------- *393*

第五節 《古今韻會舉要》---------- *395*

第六節 《九經直音》---------- *408*

第七節 《皇極經世書》---------- *421*

第八節 《詩集傳》的叶音---------- *429*

第九節 宋代詩詞的用韻---------- *436*

第十三講 中古到國語的音變規律／443

第一節 聲母的演化---------- *445*

第二節 韻母的演化---------- *453*

壹、字音演變表／*453*

貳、韻尾的變化／*459*

參、介音的變化／*460*

肆、主要元音的變化／461
第三節 聲調的演化---------- 461

第十四講 上古韻部／465

第一節 早期學者的古韻觀點---------- 467
壹、改讀字音／468
貳、更動經書／470
參、古人韻緩／471
第二節 古音觀念的確立---------- 474
壹、戴侗／474
貳、焦竑／474
參、陳第——《毛詩古音考》／475
第三節 古韻部的系統化歸納---------- 477
壹、顧炎武——《音學五書》／478
貳、江永——《古韻標準》／483
參、段玉裁——《六書音韻表》／485
肆、戴震——《聲類表》／492
伍、孔廣森——《詩聲類》／494
陸、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496
柒、江有誥——《音學十書》／498
捌、王念孫——《古韻譜》／501
第四節 近代學者的古韻分部---------- 504
壹、章炳麟的古韻二十三部／504
貳、黃侃的古韻二十八部（附無聲字多音說）／505
參、陳新雄的古韻三十二部／509
第五節 各家分部對照表---------- 510

第六節 上古韻部的演化---------- 512
第七節 合韻問題---------- 513
第八節 如何由《詩經》押韻探索古韻部---------- 519
第九節 如何由諧聲偏旁查出古韻部---------- 521

第十五講 上古韻值的擬測／525

第一節 清代古韻學者對韻值的認識---------- 527
第二節 汪榮寶的古韻擬測---------- 529
第三節 高本漢的古韻擬測---------- 530
第四節 董同龢的古韻擬測---------- 538
第五節 王力的古韻擬測---------- 542
第六節 李方桂的古韻擬測---------- 545
第七節 周法高的韻值擬訂---------- 549
第八節 陰聲韻尾的問題---------- 550

第十六講 上古的聲母／555

第一節 唇音和舌音的古讀---------- 557
壹、古無輕唇音說／557
貳、古無舌上音說／559
第二節 照系字的古讀---------- 560
壹、照系三等字古讀舌頭音／561
貳、照系二等字古讀齒頭音／561
第三節 娘日歸泥說---------- 561
第四節 古聲十九紐---------- 562
第五節 喻母的古讀---------- 563
壹、喻三古歸匣／563

貳、喻四古歸定／565
第六節 邪紐古歸定---------- 566
第七節 審、禪的古讀---------- 567
壹、審母古讀近舌頭音／568
貳、禪母古讀近定母／569
第八節 高本漢的擬音---------- 569
壹、喻四的古讀／570
貳、喻三的古讀／571
參、正齒音照系三等字的來源／572
肆、精、莊兩系同源的問題／573
伍、高氏理論的檢討／574
第九節 董同龢的擬音---------- 576
壹、唇音／577
貳、舌音／578
參、齒音／579
肆、牙喉音／580
第十節 王力的擬音---------- 581
第十一節 李方桂的擬音---------- 584
壹、喻四和邪母的擬定／585
貳、審三的擬定／586
參、知系和莊系字／586
肆、牀禪同源說／586
伍、圓唇舌根聲母說／587
陸、群、匣和喻三的擬音／588
柒、清鼻音聲母的擬定／589
捌、清邊音聲母的擬定／590
第十二節 單聲母系統的討論---------- 590

第十七講 上古的複聲母／597

第一節 複聲母存在的證據---------- 598

壹、語音的演化趨勢／598

貳、漢語內部的證據／599

參、同族語言的證據／601

第二節 複聲母研究的三個階段---------- 601

第三節 近代學者對複聲母的看法---------- 604

壹、林語堂的「古有複輔音說」／604

貳、吳其昌對來、明兩母的研究／605

參、聞宥的*Kl-*和*ml-*／606

肆、魏建功的帶 1 複聲母／607

伍、陳獨秀的六類證據／608

陸、陸志韋的《古音說略》／609

柒、董同龢的《上古音韻表稿》／611

捌、杜其容由疊韻聯緜詞探索複聲母／614

玖、周法高的五類複聲母／615

拾、梅祖麟由閩北方言探索複聲母／617

拾壹、許世瑛由《詩集傳》叶韻探索複聲母／618

拾貳、李方桂對*s-*類複聲母的新見解／619

拾參、張琨的帶鼻音複聲母／624

拾肆、陳新雄由水經注探索複聲母／625

拾伍、丁邦新論帶 1 的複聲母／626

拾陸、楊福綿用同族語言探索複聲母／628

拾柒、嚴學窘的全盤擬音／631

拾捌、竺家寧的複聲母體系／632

第四節 外國學者的貢獻---------- 636
壹、高本漢／636
貳、蒲立本／638
叁、白保羅／640
肆、包擬古／642
伍、薛斯勒／644
陸、富勵士／645
柒、柯蔚南／646
第五節 擬定複聲母的幾個基本原則---------- 647

第十八講 上古的聲調／651

第一節 明清學者的觀念---------- 653
第二節 上古無去聲說---------- 654
第三節 上古無上去說---------- 657
第四節 舒促兩調說---------- 658
第五節 四聲三調說---------- 659
第六節 近世學者的四聲說---------- 660
第七節 五聲說---------- 662
第八節 聲調源於輔音韻尾說---------- 663

參考書目／667

第一講　緒論

第一節　什麼是聲韻學

「聲韻學」是研究漢語音韻的結構及其演化過程的科學。人類的語音時刻在變化，它不是固定下來，念什麼音就永遠那樣念的。這種變化不斷累積，不同的時代，語音就會表現出顯著的差異。聲韻學正是爲了了解漢語音逐步演化的軌跡，並掌握其規律而設的。

聲韻學在大學中文系裏，屬於基礎課程，事實上，它應該也是所有學習文史的人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在古代，聲韻學是「小學」的一部分。所謂「小學」，就是基礎學科的意思，相當於今天的語言文字學。包括了研究字形的「文字學」、研究字音的「聲韻學」、研究字義的「訓詁學」。這三者同爲「博通經史」的重要條件。

這門學科也可以加上「漢語」兩字，而稱爲「漢語聲韻學」，因爲它的研究對象是漢語。「聲韻學」三個字也可以稱「音韻學」，其意義相等。本書不加「漢語」兩字，是因爲此書專爲本國讀者而寫，書也在國內通行，自然「聲韻學」指的就是國內最通行的漢語，不會是指法語音韻或日語音韻的研究。同時，教育部這門課程的標準名稱也是「聲韻學」，沒有「漢語」兩字。

有人把這門學科稱爲「中國聲韻學」，在意義上容易產生誤解。因爲中國是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除了滿族、蒙族、藏族、維吾爾族、苗族，還有許許多多的少數民族，他們的語音另成一系，不是聲韻學研究的範圍。

「聲韻」兩個字又是什麼意義呢？原來，漢字音的分析在傳統上把前半叫「聲母」或「聲紐」，簡稱「聲」；後半叫「韻母」，簡稱韻。通常觀念裏，「韻」已含有聲調的區別。因此，便把研究漢語音的學科稱爲「聲韻學」了。

第二節 如何學習聲韻學

中文系的學生往往認爲聲韻學是一門很不容易念好的學科，別的科目不足畏，就怕聲韻學。其實，這種恐懼一半是心理上的，一半是方法的問題。

清代的學術很發達，但是眞正通聲韻的不過顧炎武、段玉裁、王念孫……等十餘人。一般讀書人的聲韻知識只不過是「東冬鍾江……」、「幫滂並明……」的辨認而已。你若懂得多一點，就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像《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就忍不住要在書中賣弄一番，專門安排了一回，來談聲韻問題。清人學習聲韻的困難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們沒有充分的語音學知識，一方面他們缺乏有力的語音描寫工具——音標。

今天的聲韻研究，這兩項困難都不存在了。但是三百年來形成的一種傳統的恐懼，仍影響著讀書人。中文系的學長、學姊總是不忘記嚇唬（叮嚀）學弟、學妹們：「聲韻學要當心被當喔！」一代提醒一代，於是還沒接觸這門課程，心理先有了個陰影。

此外，語言知識不如文學知識的普及，也是一般人認爲聲韻難學的原因。我們從小學就開始念《唐詩三百首》，中學裏，對古典文學的接觸更多，因此，到了大學中文系，對於那些文學性的課程並不陌生，很容易進入情況。比較之下，語言文字的課程就大不相同，特別是聲韻的知識，在學習之先可說完全是一張白紙，毫無概念。如果還用學習詩詞的態度去學聲韻，自然感覺會不一樣。

書局裏我們可以看到琳瑯滿目的「詩詞賞析」、「李白、杜甫」一類的書，卻很難找到一部深入淺出，爲一般讀者而寫的聲韻書籍。於是，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認爲聲韻學是一門冷僻、艱深的學科，只是少數人關起門來鑽研的絕學。這種觀念的造成，從事聲韻研究的學

者要負完全責任的，聲韻學者只寫高深的學術論文，很少面對社會羣衆，做一點介紹性的工作。

造成一般人認爲聲韻難學的最主要因素，還是沒能掌握正確方法。下面分六點談談如何學好聲韻學：

壹、 從語音學入手

聲韻學的對象是字音，字音出於語音，所以要學好聲韻學，不能不對語音有相當的了解。能夠分析語音的音素，懂得語音演變的通例，認識標音工具的音標，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

傳統聲韻的術語，往往有同名異實的，也有異名同實的，像「音、聲、韻、清、濁、輕、重、陰、陽」在古代聲韻著作中隨處可見，但含意卻未必一致。例如段玉裁《六書音韻表》有「古四聲說」，此「聲」字指「聲調」；「古諧聲說」中所謂「一聲可諧萬字」，此「聲」字又指「聲符」；「古音聲不同，今隨舉可證」中的「聲」則指「語音」；平常的「聲」字又指的是「聲母」。

「聲母」有時單稱「聲」或「母」，有時稱「紐」或「字父」（利馬竇）、「經聲」（清周贇）、「字祖」（明楊選杞）等。術語的混亂，自然對學習者產生不利的影響。如果我們掌握了現代語音學，就可以精確的說明許多聲韻學上的現象，使觀念清晰明白。

貳、 由聲韻調三方面作觀察分析

不論哪個時代的語音，不論哪個地方的方言，在分析上都不外聲母、韻母、聲調三個要素。這是構成漢字音節的基本成分。

聲母是音節的前段，韻母是音節的後段，它們各佔有一定的發音時間。聲調是不佔時間的，它是附屬在韻母上的一種語音成分。這種字音分析的知識，東漢時代就有了，「反切」就是這種觀念下的產物。六朝時代流行的雙聲、疊韻，也是這種知識下的產物。

唐代開始有了「四等」的區分，也就是針對韻母的結構作更進一步的分析，把韻母的開、合、洪、細和各種不同的韻尾藉著圖表的形式表現出來。原來，韻母是可以再分析爲三個音段的，就是「介音」、「主要元音」、「韻尾」。古代這些語音知識的進展，受印度的影響很大。

我們可以把漢字音的結構用下圖表示：

聲　母	介　音	主要元音	韻　尾
1	2	3	4

例如「端」字音〔tuan〕、「灰」字音〔xuei〕，都是四段完全的音節。有時，第1、2、4段可以省略，而第3段卻是必備的成分。如「汪」〔uaŋ〕、「妖」〔iau〕缺第1段，「恩」〔ən〕、「愛」〔ai〕缺第1、2段，「阿、依、屋、兒、俄」等字則1、2、4段全缺，「岡」〔kaŋ〕、「非」〔fei〕只缺第2段，「呂」〔ly〕、「泥」〔ni〕缺2、4段，「滅」〔mie〕、「瓜」〔kua〕只缺第四段。

我們必須熟悉這樣的分析，才能進一步去研究字音。

叁、 具備方言學的常識

漢語的方言很多，這些方言都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從漢語的主幹分枝出來的。因此，透過方言可以印證許多古音現象。我們也可以像印歐語言一樣，用「歷史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去輔助文獻語料，建構古音系統。

研究古音，文獻資料是死的、有限的，方言卻是活生生的，可以親耳聽到的語音，它可以提供無限的語音資訊，任你觀察、探究。所以，方言是聲韻研究的寶貴資源。

肆、 客觀的研究態度

聲韻學是歷史語言學的一環，它既研究古音，也探討現代字音，它是一種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文學、藝術、哲學，在研究方法上相當不同。古音是過去曾經存在的一個事實，我們今天要根據種種遺留的痕迹，把這個事實再找出來。正如同一位古生物學者，從各種不同的地質年代地層中，找出古生物的遺跡，然後依據生物學的原理，重新繪製出他不曾親眼目睹過的恐龍形象與生態。聲韻學是一門求眞的語言科學，它的每一項假設，都必須有充分的證據，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

這種特性，使得聲韻學和其他中文系的學科有所不同。如果一個中文系的學生面對這樣的課程，仍然用賞析詩詞一樣的感性態度，而不是理性的、客觀的，自然沒法學好聲韻學。聲韻的研究，結果如何並不重要，你把唐代有幾個聲母，幾個韻母背得爛熟，並沒有太大價值，重要的是獲得這項結果的過程，你必須要懷疑：怎麼知道唐代的聲母、韻母就是這樣，而不是別個樣子？你在學習中一定得不斷的有「爲什麼這樣？」「爲什麼那樣？」的念頭。求眞和求美究竟是不同的。

伍、 建立精密的歷史觀念

聲韻學所面對的是不同時代的語音，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因此，我們在探討聲韻問題時，首先得確定你所談的是哪個時代的問題，你所用的資料是哪個時代的資料，把時代先區分清楚，才不致混淆。

例如《切韻》時代還沒有輕唇音，正齒音卻有兩套，中古後期產生了輕唇音，正齒音卻合併爲一套了。如果我們把這兩種現象看成是一個音系，就混淆了歷史觀念。又如東漢時代還不流行雙聲、叠韻的觀念，也沒有雙聲、叠韻的名稱，在研究東漢的讀若、聲訓或更早的

通假字、形聲字時，用雙聲、疊韻來分類，這是把後起的觀念加到前代資料上，也是歷史觀念的模糊所致。再如「開、齊、合、撮」是近世韻母的分類，用來描寫中古音，也是把不同時代的東西混爲一談了，事實上，中古還沒有撮口〔y〕的音。

陸、 隨時吸取新的見解

任何學術的發展，必定是後人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邁進一步。近數十年來，聲韻學的進展很快，無論是新材料的運用，新方法的樹立，都有可觀的成就。舊的見解不斷被修正、否定。所以，我們必須隨時注意新發表的論文，隨時吸取新的見解。學問是沒有止境的，不能因爲有了一點成就，就停滯在那兒，不進步就是退步。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中國語言學家王力就是很好的榜樣，他們在聲韻學上不斷有新的論著發表，而且不斷修正自己的看法。這正是我們研究學問應有的態度。

我們除了要多看新出的論文，也得多留意西方聲韻學家的研究，他們在漢語音韻方面往往也有一些傑出的看法，他們的努力與貢獻也值得我們去注意。

傳統學者往往有不敢逾越師說的觀念，因此而形成門派，使學術有了藩籬，也阻碍了學術的進步。這種風氣在今天是不值得倡導的。我們要了解，吸收新知並不是離經叛道，只有當仁不讓，勇於求眞，才是正確的研究態度。

第三節 爲什麼要學習聲韻學

壹、 爲了要讀通古書

做爲一個知識分子，不能不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有所了解。我們的祖先爲我們留下了龐大的書面語言資料，透過這些文化遺產，我們可以眞正了解什麼是中國文化。四庫中的經史典籍是用古代語言寫成的，如果我們缺乏古語的知識，特別是構成語言基礎的語音，又如何去接收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呢？

清朝人在古籍的整理研究上，花了很多工夫，成就也遠邁前人。這項工作，音韻學給了他們很大的助益。

顧炎武說：

「讀九經必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答李子德書

戴震說：

「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

～答秦尙書蕙田論韻書

錢大昕說：

「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音聲之不通，而空言義理，吾未見其精於義也。」 ～六書音韻表序

段玉裁說：

「音韻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

～寄戴東原先生書

王念孫說：

「窃以訓詁之旨，本於聲音。」 ～廣雅疏證自敍

這些話正是他們畢生治學，研究古書所獲得的結論，是他們的經驗之談，也是他們叮嚀後學的肺腑之言。當然，會有人說：我不懂古

音，歷代典籍都有註解，我看註解不也一樣？但是，註解只能告訴你是這樣，你卻無從知道爲什麼會這樣。依賴註解，只是人云亦云，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完全沒有獨立判斷的能力。如果各家註解分歧，說法不同，你就茫然不知所從了。所以，要眞正讀懂古書，不能沒有聲韻學的知識。

貳、 有助於了解中國文字

漢字在世界上的書寫系統當中，是最爲獨特的。它是由六書結構而成，研究中國文字，就應了解六書。可是在六書中，有一半是和聲音有關的：形聲、假借、轉注。這個聲音，不是我們口中所發的聲音，而是古音。因此，若不了解古音，六書就會有一半不懂。成功的文字學者必須也是音韻學者。

例如，由形聲字來看，形聲字的數量佔了今日漢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它的結構是一半表意，一半表聲。聲符的效用就等於是注音。然而，「輪、倫、淪、論」用「侖」來注音，很容易理解，「途」、「徐」爲什麼從「余」得聲呢？「特」、「等」爲什麼從「寺」得聲呢？「紐」何以從「丑」聲？「蛇」何以從「它」聲？這類例子，不從音韻上去解釋是無法了解的。

再由「假借」來看，假借是由於同音的緣故而借用字形。是否同音，不能用自己的口念念看，必須以古音爲據。像「鳳」和「朋」，「來」和「麥」，「命」和「令」在文字上有共同的淵源，我們如何解釋其聲音的關係呢？

再由「轉注」來看，章太炎指出，許愼爲轉注所下的定義「建類一首，同意相受」，「類」就是「聲類」，「首」就是「語基」，如「考、老」二字同在「幽類」。魯實先先生也說：「一首者，謂聲必同原而音近。」轉注的說法很多，尚無定論，若上述說法不誤，則談轉注的問題，也要有聲韻的知識。

叁、 是訓詁學研究的基礎

訓詁學是大學中文系的必修課程，它是一門探討詞義的科學。在訓詁學中，有兩個重要的課題：語根(*cognate*)和聲訓。所謂「聲義同源」、「凡同聲多同義」就是語根的問題。例如「配」和「妃」，「瞑」和「眠」，「遇」和「晤」，「號」和「吼」，「首」和「頭」，「柄」和「秉」等，都是語根相同的詞，也叫做「同源詞」。最早的時候，它們在語言裏是一個詞，只有一個音一個義，後來語言變遷，才孳乳分化，變成了不同的詞。有的念法已經變得大不相同，但是透過音韻的考察，仍舊能夠找出它的來龍去脈，證明它們的同源關係。形聲字的聲符有些也兼義，正是因爲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往往意義也相通的緣故。例如從「青」得聲的字常有「清晰、美好」的意思，從「叕」得聲的字常有「小」的意思，從「句」得聲的字常有「彎屈」的意思。可知音義的關聯是十分密切的。

聲訓是漢代流行的一種注解字義的方式，被選爲注解用的字，和被注字之間，另還有音近的關係，其目的在探求事物命名的本源。例如《詩毛傳》「威，畏也」、「固，堅也」、「微，無也」、「適，之也」；《說文》「屯，難也」、「泉，水原也」、「浥，溼也」、「騷，擾也」；《釋名》「言，宣也」、「皆，損也」、「年，前也」、「庫，舍也」。我們要研究這些，首先就得知道它們在漢代的聲音關係，不能只憑自己口中的讀法去判斷。

肆、 有助於了解日常字音的問題

日常生活中，常會遇到一些字音怎麼念的問題，例如「罰鍰」爲什麼會念作「罰ㄏㄨㄢˊ」而不是像「援」字一樣念ㄩㄢˊ呢？爲什麼「悛改」念作「ㄑㄩㄢ改」，「唆使」念作「ㄙㄨㄛ使」，而不念作「俊」呢？爲什麼「泥淖」念「泥ㄋㄠˋ」，而「舟棹」卻念「舟ㄓㄠˋ」呢？爲什麼

是「破綻ㄓㄢˋ」而不是「破ㄆㄧㄛˋ」呢？

有時候，我們又會遇到一個字有好幾個念法的問題。例如「暴虎馮河」，爲什麼要念「ㄆㄧㄥˊ 河」？爲什麼「食」字有時候要念成ㄙˋ呢？「委蛇」爲什麼念「委ㄧˊ」呢？爲什麼有些人主張「解衣衣之」的第二個「衣」要念去聲？「奉養」要改成「奉ㄧㄤˋ」呢？也有人主張《論語》中的「我」要念ㄜˇ，「忠告」要念「忠ㄍㄠˋ」，「滑稽」要念「ㄍㄨˇ稽」，「女紅」要念「女ㄍㄨㄥ」，「龜裂」要念「ㄐㄩㄣ裂」，這些主張有沒有道理呢？

我們翻開《中文大辭典》，有的字念法很多，有些念法可能從來聽也沒聽說過。例如「揭」字有八個念法：ㄐㄧㄝ、ㄐㄧㄝˊ、ㄑㄧˋ、ㄑㄧㄝˋ、ㄔˋ、ㄐㄧˋ、ㄑㄧㄢ、ㄏㄜˊ。「憚」字有八個念法：ㄉㄢˋ、ㄉㄚˊ、ㄉㄨㄛˋ、ㄉㄢˇ、ㄊㄢˊ、ㄔㄢˋ、ㄔㄢˇ、ㄩㄢ。「搜」字有六個念法：ㄙㄡ、ㄒㄧㄠ、ㄙㄠ、ㄙㄡˇ、ㄙㄡˋ、ㄕㄠˇ。「昄」字有五個念法：ㄅㄢˇ、ㄆㄢˋ、ㄅㄢˋ、ㄆㄧㄢˋ、ㄆㄢˇ。這麼多的音讀是如何來的呢？它們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

又有一些專有名詞，念法和平常不同，像「曹大家（音ㄍㄨ）」、「皐陶（音ㄧㄠˊ）」、「樊於（音烏）期」、「酈食（音異）其」、「月（音ㄖㄡˋ）氏」，又是什麼緣故呢？

有些譯名，何以和原文並不相似？例如「佛陀」（*Buddha*）、「吐蕃」（*Tibet*）、「突厥」（*Turk*）、「天竺」（*Hindu*）、「般若」（*prajñā*）、「的士」（*taxi*）、「愛快羅密歐」（*Alfa Romeo*），這些必得由音韻上去解決。

伍、 有助於了解現代方言的關係和來源

中國的方言看起來十分複雜，廣州話、閩南話、上海話、客家話，對北方人來說，簡直就像外國語言。但是，由古音學上看來，它們來自同一個淵源，只是在不同的時代產生了分支，如同一棵大樹的許多枝幹，其根本是相同的。透過聲韻學，可以找出各方言間親疏遠近的關係，可以推求出它們從古漢語中分化的時代，從而建立起現代方言

的系統樹(*diagram tree*)。

舉例說,「金侵心音」和「巾親新因」兩組字,國語念起來並無區別,爲什麼閩南話前一組都帶了個-m收尾?「無、文、尾、亡」國語念起來都沒有聲母,爲什麼閩南話開頭都有個m-(近似 b-)的聲母?「共、同、白、河」等字,江浙人念起來都是低沈的濁音,爲什麼和國語不一樣?「知、陳、竹、中」等字國語都念捲舌音,爲什麼福建人都念t- 聲母 ?這些方言的現象都可以由古音中了解。

陸、 有助於了解漢語在世界各語言中的位置

從古漢語觀察,可以發現和藏、緬、傣、苗、瑤諸語言有密切的關係,它們源自一個相同的母語,所以這一語羣稱爲「漢藏語族」。新疆的維吾爾語、青海的撒拉語、甘肅的裕固語、東鄉語雖然有許多詞彙跟漢語發音近似,但是追溯語史,可以證明那只是文化接觸而產生的借詞(*borrowed words*),並非同一母語分衍的結果。至於和英語、法語、德語比較,幾乎看不出有任何跟漢語相似之處,因此我們可以說,漢語和它們既非同源,也絕少有借用的關係。

這類語言的比較,涉及語法、語詞和語音,如果我們對漢語音韻有足夠的認識,就能更方便的去和別的語言去做比較,了解彼此間的疏密關係。

柒、 有助於辨別僞書

我國歷代相傳的書籍,有些是僞書。無論全僞或部份僞,讀書人都應知鑑別,否則便擾亂了學術文化的進化系統,使社會背景、時代思想、學術源流都發生混淆。辨僞的途徑很多,由音韻著手,是很有力的一項。

由於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語音,作僞的人不可能考慮到這個問題,也不可能通曉各時代的語音。因此,只要書中涉及押韻,或任何

形式的注音資料，或提及任何音韻的問題，就很容易露出作僞的破綻。

例如梁啓超曾指出「爲、離」二字上古屬「歌部」，在戰國末年始轉入「支部」。而《老子》第十章以「離、兒、疵、知、雌、爲」做韻脚，可知此章應是戰國末年作品，不會是春秋時代的老子所作。因爲「爲、離」完全跟支部字相押了（亦有學者主張，老子爲楚人，其音正同於《楚辭》，「爲、離」歸支部，乃方音之故）。

《四庫全書》別集類有《藥閣集》一卷，題宋辛棄疾編。全書依平水韻編排，平聲共三十韻，每韻選列一首近體詩。但問題是辛棄疾的時代在南宋高、孝、光、寧之朝，當時平水韻還沒有出現（平水劉淵是理宗末人），怎麼可能用平水韻編排呢？從音韻史上，我們知道當時的分韻應該是上平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此集是後人僞託的。

捌、 有助於歷代韻文的欣賞

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優美的詩詞韻文，一般人作賞析時，總是從詩的意境、時代背景、作者的懷抱、用字的技巧、寄託的感情、言外之意、絃外之音等方面著手，但是，這樣是不夠的。詩歌韻文的生命所在，是它的音樂性，我們要領略其中的韻味，只了解意義是不夠的，還應該能吟咏誦讀其鏗鏘有致的音調，至少也要能說得出它的音樂美在哪裏。如果不了解作品當時的語音，這種韻律之美勢必被埋沒，詩的情致也必然跟著打了折扣。譬如說，我們讀《詩經》，若了解上古音，那麼豳風七月五章：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雞振羽，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韻脚「股、羽、野、宇、戶、下」儘管今天念起來並不叶韻，當時卻是屬於同一個韻部（魚部），它們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由此，仍可以體會其中的鏗鏘之美。如果我們讀唐詩，杜甫的「夢李白」，韻脚用國語念起來，也全然不叶韻。若了解中古音，就可以明白它的韻母原來都是〔-ək〕：（擬音依王力《音韻學初步》51頁）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tʃ́iək〕。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siək〕。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iək〕。
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tʃ́iək〕。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xək〕。
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jiək〕。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ʃiək〕。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tək〕。

韻文的音樂性不僅表現在押韻上，還可以透過平仄去賞析近體詩。中文系的學生都能辨認詩的平仄，但是古人爲什麼要訂下這樣的規律呢？平仄到底代表什麼樣的語音特性呢？原來平聲是一種長而舒緩的調子，不升也不降；仄聲是短而有升有降的調子。二者交替轉換，自然就產生了節奏美，這和英詩講輕重律的道理是一樣的。

此外，雙聲疊韻也是構成韻律美的方式之一。如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五云：

「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戺清。侵簷、逼戺，皆疊韻。」

李商隱、杜甫的詩運用這種聲韻技巧的例子尤多。最有趣的，是蘇東坡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顚風當斷渡！」鄧廷楨《雙硯齋筆記》卷六云：「顚當斷渡，皆雙聲字，代鈴作語，音韻宛然，可謂

靈心獨絕。」

其次，由聲調的錯綜變化，也可表現出詩的音樂之美。例如杜審言「和晋陵陸丞相早春遊望詩」：

獨4 有2 宦3 遊1 人1
偏1 驚1 物4 候3 新1
雲1 霞1 出4 海2 曙3
梅1 柳2 渡3 江1 春1
淑4 氣3 催1 黃1 鳥2
晴1 光1 轉2 綠4 蘋1
忽4 聞1 歌1 古2 調3
歸1 思1 欲4 沾1 襟1

這裏用1234分別表示平上去入四聲。可以看出第一、三、五、七句，每句的四聲完備，其餘各句，凡用仄聲處，也必上去入交互運用，絕不重覆，故極具抑揚變化之妙。

再次，每一種韻母在音響上都有其不同的氣氛情感，用哪一類韻母做韻脚，往往會跟作者的個性、情感相符合。例如項羽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韻脚是「祭部」和「歌部」的字，韻母型態是〔-ad〕和〔-ar〕，和劉邦的大風歌比較，音響效果上有明顯的不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風歌運用了〔-aŋ〕型韻脚，音調宏亮高昂，舌根鼻音收尾，增強了發音器官的共鳴作用，也易於把尾音拉長；垓下歌的塞音和閃音

收尾就完全沒有這種氣勢了，因爲它是短而迫促的音。聲韻上正流露了失意的慨嘆，與得意的高歌形成強烈的對比。

王粲的登樓賦也充分運用了韻脚的音響效果。首段「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憂。」用的是舒暢開朗的-ju韻母，來表達他登樓的愉快心情；到了「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開始想到自己的家鄉和個人的身世，於是韻脚換成了閉口沈悶的-jem韻母。其中的-m尾，令人有一種憋在心裏，悒鬱難伸的感覺。從「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開始，感慨自己的遭遇，情緒轉爲悲憤不平，韻脚遂改爲-jek韻母的字，這種短促的入聲，聽覺上似乎讓人喘不過氣來，正象徵作者內心的焦迫與激動。

再次，韻脚的轉換技巧，也往往和內容相配合。如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一詩：「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句句用韻，三句一轉，產生「勢險節短」的語音效果，這種音節正與出師走馬的情境吻合。

又「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一詩：「輪台城頭夜吹角，輪台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前十四句，句句用韻，兩韻一轉，節拍緊湊，但最後一韻衍作四句，以舒其氣：「……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唐陳彝則說：「韻經七轉，如赤驥過九折坂，履險若平，足不一蹶。」

又如杜甫「兵車行」，本用平聲韻：「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至「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換用短調的上聲韻，表示說到這裏，感情更爲激動憤慨，若仍用舒緩的平聲韻，便不能表現這種氣氛（以上各例參考黃永武先生《中國詩學》）。

這些都是用聲韻知識爲出發點，去欣賞韻文的例證。

玖、 有助於利用工具書

研究學問少不了要接觸到各類工具書，工具書利用得恰當，往往能收事半功倍之效。過去的字典、辭典、類書常有以韻的順序編排的，例如《佩文韻府》、《經籍纂詁》是依平水韻編排，《說文通訓定聲》是以上古韻次序編排，《廣韻》、《集韻》是按《切韻》系統編排。至於近代辭書還有依聲母次序排列的。要利用這些資料，必須熟悉各代音韻的分類習慣，才能有效的運用它。

字典、辭典的主要目的不外爲讀者釋音、義之疑難，但歷代注音方法不盡相同。例如東漢以來盛行的「反切」注音法，一直到今天的辭源、辭海、中華大字典都還在使用，如不懂反切拼音法，就無法解決字音的疑難。此外，古人的注音方式還有譬況、讀若、直音等。例如《九經直音》禮記緇衣「精知(下如字)」、「君長(下上)」、「好(去)」、「君雅（下牙)」，若缺乏音韻學知識，就無法利用這些注音資料。此外，「等韻圖」也是一種很有用的注音表，可以從縱橫的格子裏，求出每個字的念法，這也得具有一些聲韻的素養。

第四節　聲韻研究的材料

壹、 形聲字

漢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形聲字，它由聲符和義符合成。聲符的功用如同注音，但是由於音變的關係，今天看起來聲符和本字可能音讀很不一樣。由此觀察、比較，和分析，往往可以顯露出古音的痕迹。例如「云：魂」、「爰：鍰」、「有：蜎」、「域：或」，這幾組形聲字，聲符和本字的關係，前一字國語都念零聲母，後一字都念厂聲母。在造字的時代（上古音）它們應該是相同的。原來它們都念爲濁音的厂聲母。

因爲形聲字的數量龐大，所以它是我們探訪古音最有用的材料。不但可以藉它以了解古聲母，也可以藉它分析出古韻部和古聲調。清代的古韻學家，自段玉裁以後，往往都有「諧聲表」的設立，正是利用形聲字去歸納古韻部，我們也可以利用諧聲表來查出某字上古屬某韻部，因爲諧聲表是以聲符爲綱領，而統攝了所有的形聲字。

貳、 古韻語

中國是一個重視文學的民族，因此，歷代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很多。其中，至少有一半是韻文，我們只要歸納這些作品的韻脚，就能得出作品當時的韻母情況。上古音的研究，就是從歸納《詩經》、《楚辭》的韻脚開始的。如「尤、牛、丘」等字在《詩經》裏不是和「舟、悠、求、休」等字押韻，而是和「其、思、詩、之」等字押韻，於是，我們知道在上古音裏，「尤、牛、丘」和「其、思、詩、之」是同一個韻母類型。又如李商隱「籌筆驛」詩，以「書、胥、車、如、餘」爲韻脚，儘管國語念法不同，我們卻可以推斷在唐代，這些字的韻母類型是一樣的（王力《音韻學初步》擬爲〔-io〕）。

叁、 異文假借

古人用字往往不太重視字形，只要同音，經常可以替換使用。因此，不同版本的古書，常會見到同一句子，卻用字互異的情形，這就是「異文」。「異文」可能還有別的因素造成，但最常見的，就是同音的通假。可以通假的字，在成書當時是同音或音近，可是後世未必仍是同音或音近。我們根據這種資料，也可以找出古音來。例如《尚書》禹貢：「大野旣豬」，《史記》作「旣都」；《論語》：「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文作竺」；由此我們知道上古「豬」音同「都」，「竺」音同「篤」，因而發現了「古無舌上音」的條例。

肆、讀若

漢代學者取音近似的字互相注音，叫做「讀若」。例如《說文》：「婪讀若潭」、「垄讀若逐」、「酴讀若廬」，在隋唐音中一個念l-，一個念d-，漢代既以之爲「讀若」，差別一定沒那麼大，由此可以推測其中有dl-念法的存在。dl-（＞隋唐l-）和d-就近似多了，如此的「讀若」才比較合理。其他的古音現象，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尋求出來。

伍、聲訓

做爲「聲訓」的兩字之間，發音也必然近似。我們由後世音變的結果去推溯考察，往往能夠找出古音。例如《釋名》：「寡，倮也」、「領，頸也」、「勒，刻也」；《說文》：「牯，牝牛也」、「倀，彊也」、「旂，鈴也」、「老，考也」；《毛詩》：「流，求也」、「穀，祿也」、「康，樂也」。這些例子在隋唐語音中，都是一個字念l-，一個字念k-（或k'-、g-）。形成這批音訓的漢代一定不會有這樣大的差異。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在漢代有gl-的念法，隋唐變成了l-。那麼，這些例子在漢代的聲音關係就是gl-和g-（或k-、k'-），這樣的念法構成音訓是很合理的。

陸、直音

直音是找個同音字來注音。這種注音法由於簡便易曉，所以運用的歷史最久，也最普遍。一直到今天有了注音符號，仍舊盛行不衰。我們由古代的直音資料，可以推斷當時的語音。例如宋代的《九經直音》「朝，音昭」、「中，終去」、「絺，音蚩」、「畜，充入」、「撰，傳上」、「撞，狀平」，這幾組直音都是一個舌上音的字和一個正齒音的字相注，因而可推測中古不同的兩類聲母到了宋代已混爲一類了。這種現象叫「知照合流」。

又《九經直音》「薄，音博」、「迫，音百」、「否，浮上」、「飯，音

反」、「他，音沱」、「洮，音陶」、「茨，音茲」、「積，音漬」、「葚，深上」、「售，收去」、「華，音化」、「旭，雄入」。這幾組直音都是一個清聲母和一個濁聲母相注，因而可推測中古的濁聲母到了宋代已經清化了。這種現象叫「濁音清化」。這些都是透過直音了解的。

柒、反 切

反切也是一種有悠久歷史的注音法。透過反切，可以由許多方式探索古音。例如《釋文》「卷」字有「君晚反」、「力轉反」兩音；《玉篇》「濂」字有「里兼切」、「含鹽切」兩音；《廣韻》「鬲」字有「古核切」、「郎擊切」兩音。可知這些字都有l-和k-（或g-）兩讀，反映了上古的kl-複聲母。kl-變成單聲母後，k-和l-兩個成分分別保留下來，形成了許多平行而整齊的兩讀局面。其次，「類隔反切」也給了我們探求古音的線索。所謂「類隔反切」，是早期造的反切，後來音變了，於是反切上字和本字不再雙聲，「類別」上有了「隔閡」。例如「罩，都教切」，「罩」屬舌上音，「都」屬舌頭音，由此可知這兩類音在早期是一類音，並沒有舌上、舌頭的分別。

此外，反切的系聯，更可以求出整個的中古聲、韻系統。這個「反切系聯」的方法，是清代陳澧發現的，他運用同用、互用、遞用的方式把《廣韻》四千個反切拿來「連連看」，結果把反切上字連成了四十類，反切下字連成了311類。於是中古音系的輪廓就顯現出來了。

捌、等韻圖

等韻圖是古代的字音分析表。橫列不同的聲母，縱分韻母的四個「等」，和四聲。再把字填入表格裏，我們只要從圖表的位置上就可判斷某字的古代音讀。

這方面的知識，可參考後面等韻學的部分。

玖、對 音

六朝隋唐之間，我國和印度的交往十分密切，於是在古代典籍中留下了不少梵文的音譯詞彙，特別是佛經術語，數量極多。我們用這些漢字的音譯和原文比較，可以看出漢字在音譯當時的發音。這種材料叫做「對音」。例如浦立本《漢語詞類新論》曾利用這樣的材料而認爲古代的去聲字曾有個-s尾：「都賴」=Talas、「罽賓」=Kaspir、「對馬」=Tsushima (Tusima)、「舍衛」=Sravasti、「波羅奈」=Varanasi。這些譯名的去聲字正好原文都以s收尾。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則是用華梵對音考訂中古音知系字的念法。

拾、漢字借音

我國周圍受漢文化影響的國家，在長久的接觸中，由漢語輸入了很多詞彙。例如日本、朝鮮、越南這種移借現象最爲普遍。這些借詞的發音往往保留了漢語的古讀，因此，我們蒐集這類借詞，也可以找出古音的痕迹。例如朝鮮語「富」念〔pu〕、「亡」念〔maŋ〕、「紛」念〔pun〕、「凡」念〔pəm〕，正保存了古漢語的重唇音（p、m之類）。又如「歌」日語念〔ka〕、「多」念〔ta〕、「羅」念〔ra〕、「左」念〔sa〕，正保存了古漢語歌韻字爲〔-a〕韻母的古讀。又如安南語「詣」念〔ŋə〕、「外」念〔ŋuai〕、「驗」念〔ŋiem〕、「瓦」念〔ŋua〕。正保存了古漢語的〔ŋ-〕聲母。

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就充分的利用了域外的借音來擬訂音值。使音韻學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不過，利用這類材料時，必須考慮到漢語音借入別的語言，難免會受到別的語言本身語音特性的影響，用他們本有的某一個音來替代他們不習慣的某一個漢字音。因此，我們不能說借音就一定是漢語的古音，還得有一番判斷的工夫。

拾壹、 方 言

漢語各方言是由古漢語在不同的時代分衍出來的。所以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古音的讀法。對我們擬訂中古音值而言，方言是最重要的憑據。例如「艱、斤、君、嘉」閩南語都念〔k-〕聲母，「神、情、強、何」上海話都念濁音，「爾、耳、二」客家話念鼻音聲母，「竹、知、張、中」福州話念〔t-〕，「金、音、參、炎」廣州話有個〔-m〕收尾。這些方言現象都反映了古音。因此，研究聲韻學，方言的知識是很重要的。

拾貳、 同族語言

我國的語言除了漢語之外，還有一些同族語言，像廣西的壯語、瑤語、貴州的布依語、苗語及侗語、雲南的彝語、白語、西藏的藏語等。連同中南半島的緬甸、泰國、寮國都是同族語言。在這些語言中可以找到一些古音的「活化石」。不過，它們所代表的古音，時代要早得多，因爲這些語言由漢藏母語分化出來的時代非常久遠。

例如「孔」古音〔kluŋ〕，泰國語現在還念〔klong〕；「午」古音〔sŋa〕，某些傣語（*Tai*）方言正是念〔saŋa〕；「藍」古音〔klam〕，泰國話仍念〔khram〕；「卒」古音〔stut〕，藏語仍念〔sdud〕；「損」古音〔sguən〕，藏語念〔skum-pa〕。這些「活化石」對上古音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第五節 漢語語音史的分期

本來語音的演變是漸進的，不會是某個時期保存不變，某個時期突然有了不同。因此，很難爲語音史分期，分了期也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以爲既屬同一個時期，語音當然是一樣的。事實上，語音的變

化是時刻不停息的，短時間不容易察覺，幾百年間就相當明顯了。

分期固然不易，在學習和研究上又不能不分期。錢玄同《文字學音篇》分爲六個階段：

一、周秦

二、兩漢

三、魏晉南北朝

四、隋唐宋

五、元明清

六、現代

對於初學者而言，這樣的畫分也許太細了一點。要注意到六個階段語音的不同，並不容易。對於研究者而言，這樣的畫分又太粗疏了一點。比如你研究古韻部，東漢和西漢就未必相同。你研究中古音，唐代和宋代差異也極大。至於元代的語料所反映的，和明清也相當不同。因此，本書還是站在初學者的角度，把漢語音史分爲三大階段：

一、上古音（周秦兩漢）

二、中古音（魏晉至宋）

三、近代音（元至今）

這樣的畫分主要是著眼於材料上。上古音最主要的兩種語料是韻語和形聲字，這是我們認識上古音的兩大支柱。其次有通假字、聲訓、讀若、和同族語言等。

中古音的語料十分豐富，最重要的是韻書的反切和等韻圖，這是我們認識中古音的兩大支柱。其次有直音、對音、域外借詞等。

近代音由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開始，到明、清的許多韻書、韻圖，往往都能夠反映當時的實際語音，對我們了解近代音的演化過程，提供了相當完整的資料。

過去的學者，由於尊古的觀念，往往只注意中古的《切韻》音系或先秦古音，對近代音比較忽視。我們今天的看法是：語音史的每個

階段，其價值是相等的，我們固然要研究上古音、中古音，也不能忽略近代音。

不過，在初學聲韻學的人來說，其步驟應由中古音下手，特別是《廣韻》這部書。學習聲韻的人，先得熟悉《廣韻》，懂得利用《廣韻》。《廣韻》之於聲韻學，就如《說文解字》之於文字學一樣。中古音弄清楚了，我們才能以之爲基礎，進而推求上古音；以之爲基礎，往下了解近代音的演變。所以，中古音是個學習聲韻學的主要關鍵。

第二講 語音學的基本知識

第一節　語音的性質和功能

語言是藉聲音來傳達意義的一種工具，世界上大約有三千個不同的語言，它們的語音系統都不一樣。人類口腔能發出的聲音種類幾乎是無限的，但是任何一個語言構成其語音系統的音卻只有少數的一些。所以，我們會發現英語有的音，中國話不一定有；法語有的音，日語也不一定會有。除了音不同外，各語言之間組合其語音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像國語的「有」字可以把〔iou〕三個音組合起來，英文卻不能；而英文可以把spr-三個音組合起來，國語卻不能。語音學就是探究某語言到底有幾個音，以及它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一門知識。

通常語音學還可以細分爲四個門類：研究語音是如何產生的，發音器官的狀態如何，這種叫做「發音學」(*articulatory phonetics*)；用儀器來分析每個音的性質，使之由波形、聲譜顯示出來，可以用眼睛觀察得到的，叫做「實驗語音學」(*acoustic phonetics*)；研究語音辨義功能的叫做「音位學」(*phonemics*)；至於音和音在某個語言裏的組織配合方式，它的系統和規律，這方面的研究叫做「音系學」(*phonology*)。前兩者是探討語音性質的，後兩者是探討語音功能的。

語音依性質可分爲輔音(*consonant*)和元音(*vowel*)兩大類。前者是指發音時，氣流到了口腔某點，受到阻礙，產生調節作用，於是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輔音。也有人稱之爲「子音」。後者是指發音時，氣流在口腔中不受什麼明顯的阻礙，只要把共鳴器——口腔的形狀稍微改變一下，也能產生許多不同的元音。也有人稱之爲「母音」。

輔音和元音不能和另外兩個術語混爲一談，那就是「聲母」和「韻母」。輔音和元音是語音性質的分類，「聲母」(*Initial*)和「韻母」(*Final*)是語音功能的分類。聲母是指一個音節的開頭部分，並不含有輔音或元音的意味；韻母是指一個音節的後面部分，它可能是元音，也可能

有輔音。例如「家」字的ㄐ是聲母，ㄧㄚ是韻母。聲母通常是由輔音擔任，但是輔音不只作聲母用，例如「共同」兩字的韻母就含有輔音（都有個舌根鼻音在音節末尾）。我國南部許多方言念「德、物、合」等入聲字，韻母中也帶有輔音（都有個塞音在音節末尾）。

「韻母」的結構如果再分析得細一點，是由介音（或稱「韻頭」）、主要元音（或稱「韻腹」）、韻尾三個段落組成。例如「由」字的發音是〔iou〕（此字沒有聲母，這種情況稱爲「零聲母」），其中〔i〕是介音，〔o〕是主要元音，〔u〕是韻尾。在國語裏，有些字缺少介音，例如「代、造、寒、中……」等；有些字缺少韻尾，例如「花、街、牙、國……」等；而主要元音是個不能缺的成分，每個字都必須有個主要元音。像「餓、而、阿」等字都沒有聲母，也沒有介音、韻尾，只有一個主要元音。

傳統的音韻學把字音依介音的不同分爲「開、合」或「洪、細」。凡是介音（或主要元音）是〔u〕的，稱爲「合口呼」，否則即爲「開口呼」；介音（或主要元音）是〔i〕的，稱爲「細音」，否則即爲「洪音」。因此，字音若依介音分，就有了四類：開口洪音、開口細音、合口洪音、合口細音。

上面的四類是否就是「開、齊、合、撮」呢？不是的。它們雖有前後演化的關係，卻不能混爲一談。「開、合」、「洪、細」通常是描寫中古音的術語，「開、齊、合、撮」卻是描寫近代官話的用語。「齊、合、撮」指的是注音符號ㄧ、ㄨ、ㄩ三種介音的字，三種介音之外的，稱爲「開」。例如「巴、白、杯、包」都是開，「比、別、表、賓」都是齊，「布、破、短、東」都是合，「屈、全、羣、兄」都是撮。古音沒有撮口呼，國語的撮口字是由古代的「合口細音」經「唇化作用」(*labialization*)產生的(iu→y)。

用近世才產生的「開、齊、合、撮」去描繪古音是很不適當的，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有下面的關係：

〔中古音〕　　〔近世官話〕

開口洪音 ⟶　開

開口細音 ⟶　齊

合口洪音 ⟶　合

合口細音 ⟶　撮

但是，除了「撮口」的含意已有不同之外，許多字的歸類也大不相同。例如合口細音的「爲、垂、水」等字並沒有變「撮」，而變爲「合」；開口洪音的「亞、嘉、姦」等字並沒有變「開」，而變爲「齊」；開口細音的「展、善、召」等字並沒有變「齊」，而變爲「開」；合口洪音的「杯、妹、本」等字沒有變「合」，而變爲「開」。因此，術語的運用不能沒有精確的歷史觀念。

一個字音若不依介音分類，而依韻尾的情況分類，可以分爲：「陰聲韻」（以元音收尾者），如「你、我、他」三字；「陽聲韻」（以鼻音收尾者），如「先生、英雄」等字；「入聲韻」（以塞音收尾者），如閩南話「職業、合作」等字。這是傳統音韻學常用到的術語。

第二節　國際音標的來源和設計

語音是一發即逝的東西，它本身並不能留下痕迹讓我們去研究。因此，人們設計了音標，打破了這層限制，用有形的符號，把語言記錄下來。音標有很多種，其中最著名，使用最普遍的，就是「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簡稱*IPA*）。

這套音標是在1886年，由歐洲的語音學家所組成的「國際語音協會」負責擬訂的，於1888年公布初稿，以後經過許多次的修訂。我們學英文用的音標，正是這套國際音標，但是，那只是整個國際音標的

一部分，還有許多音是英語所沒有的。國際音標也可以用來注國語、注古音、注方言。一般在語言研究上都採用這個系統，因爲它是最精確的標音工具。同時，它也最完備，凡是人類語言所有的音，都能用這套符號標示出來。它的原則是一個符號只代表一種發音，一種音也只有一種符號表示。這個特性和英文字母是完全不同的，英文字母在單字中的發音往往不易確定。例如不同的字母卻表示相同的發音：to，too，two，through，threw，clue，shoe；相同的字母卻表示不同的發音：dam，dad，father，village，America，many；有的字母又不發音：whole，resign，ghost，hole，corps，psychology，sword，debt，gnaw，lamb，island，knife。國際音標絕對沒有這樣的情形。

國際音標所採用的符號，基本上是羅馬字母，偶而也用了一些希臘字母。字母的大寫、小寫、草體、正體在國際音標裏是不能任意互換代替的，例如〔A〕、〔ɑ〕、〔a〕是不同的音，不像英文字母可以替換。

如果你能使用全套國際音標，你就能記錄全世界任何一種語言，即使時隔多年，你再拿出記錄，仍可以精確的發出那種語言的聲音。別人爲描繪某語言所記的音，你雖然從未接觸過那個語言，也可以依據音標正確地念出來。因此，國際音標具有打破時空限制的功能。

古代語音和現代不同，正如本國音和外國音不同一樣。我們學國語可以用注音符號，學古音就不行了，因爲注音符號是爲國語的語音系統設計的，古音中有許多是國語所沒有的音，而國語所有的音，古音也未必全有。更何況古音的範圍又是如此悠久，秦漢、六朝、隋唐、兩宋……它們的音並不全同，我們要把各時代的古音弄明白，沒有國際音標作工具，一定非常的不便。音標之於古音學，正如五線譜之於音樂，阿拉伯數字之於數學一樣。我們可以想像，沒有五線譜和阿拉伯數字，如何學好音樂和數學呢？

下面是古音學常用的國際音標概況：

一、 輔　音

	雙唇	唇齒	舌尖	捲舌	舌尖面	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	小舌	喉
鼻音	m	ɱ	n	ɳ		ɳʲ	ɲ	ŋ	N	
塞音	p,b		t,d	ʈ,ɖ		tʲ,dʲ	c,ɟ	k,g	q,G	ʔ
塞擦音		pf,bv	ts,dz	tʂ,dʐ	tʃ,dʒ	tɕ,dʑʲ				
擦音	ɸ,β	f,v	s,z	ʂ,ʐ	ʃ,ʒ	ɕ,ʑʲ	ç,j	x,ɣ	χ,ʁ	h,ɦ
邊音			l	ɭ			ʎ			
顫音	ʙ		r						ʀ	
閃音			ɾ	ɽ						

二、 半元音

半元音(*semi-vowel*)是介於元音和輔音之間的音。常見的有舌面前的〔j〕(其圓唇音作〔ɥ〕)、舌面後的〔w〕。它們都可以找出一個相對的元音，但是發音部位比這幾個元音更高，因此有較強的氣流摩擦性，聽起來有些像輔音：

半元音	j	ɥ	w
純元音	i	y	u

三、 元　音

〔舌尖元音〕

前	後
ɿ,ʮ	ʅ,ʯ
ɚ	

〔舌面元音〕

	最高	次高	中高	中低	次低	最低
前	i,y	ɪ	e,ø	ɛ,œ	æ	a
央	ɨ,ʉ		ə		ɐ	A
後	ɯ,u	ʊ	ɤ,o	ʌ,ɔ	ɒ	ɑ

在輔音表中，逗點（，）是分開清、濁兩個相對的音。元音表中的逗點則分別展、圓兩個相對的音。

音標的設計上，有許多是羅馬字母的變體，例如輔音表中，唇齒鼻音是m的末筆拉長向左鉤；捲舌音全部都是末筆拉長向右鉤：如鼻音是n拉長右鉤，塞音是t、d末筆下拉長再右鉤，塞擦音和擦音都是s、z末筆向下拉長右鉤，邊音是l末筆右鉤，閃音是r末筆拉長右鉤；舌面前音是n、t、d、c、z的末筆向左旋繞，拉向左下方；舌面中鼻音是n的首筆向下拉長往左鉤，濁塞音是f的倒寫，擦音是c下加一逗點，邊音是y的倒寫；舌根鼻音是n的末筆向下拉長往左鉤，濁擦音是希臘字母gamma；小舌濁擦音是R的倒寫；喉塞音是問號下去掉一點，濁擦音是h的頭部向右彎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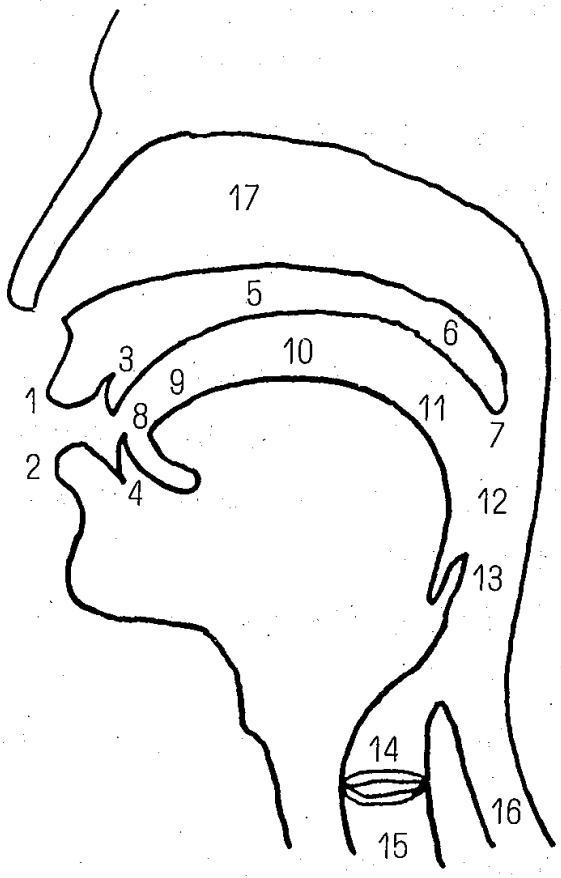
半元音的ɥ是h的倒寫。

元音表中，舌尖元音前、後兩組的區別是後元音末筆向右鉤，前元音則否；ɚ是ə的右邊加上個小尾巴。舌面元音央最高的兩個音是由i、u中間加上橫桿而成，中高的ə是e的倒寫，央的次低元音則是a的倒寫；後元音的ɯ是m的倒寫，ɒ是ɑ的倒寫，ɤ是一條端正的魚的形狀。

第三節　輔音的分類和發音原理

決定輔音性質的兩個要素是：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由於輔音的形成是發音器官的某點受到了阻碍，使氣流產生調節作用。所以，我們要了解輔音，先要了解發音器官的構造，看看氣流的阻碍點在哪裏，也就是發音部位在哪裏。然後再看看氣流是如何產生調節作用，而產生各種各樣的輔音的，這就是所謂的發音方法。下面是發音器官的構造圖：

1. 上唇
2. 下唇
3. 上齒
4. 下齒
5. 硬顎
6. 軟顎
7. 小舌
8. 舌尖
9. 舌面前
10. 舌面中
11. 舌根
12. 咽頭
13. 會厭軟骨
14. 聲帶
15. 氣管
16. 食道
17. 鼻腔



需加說明的，有「咽頭」（*pharynx*），這是鼻腔、口腔、喉頭的交會口，發音時具有共鳴腔的功能。還有「會厭軟骨」，這是片會動的蓋子，當我們咽東西的時候，它會把氣管蓋住，使食物可以送入食道，而不致嗆到。此外，「聲帶」（*vocal cords*）也是重要的發音器官。它是由活動

的軟骨和兩條聲帶組成，聲帶中間的通道叫做「聲門」(*larynx*或*glottis*)，供氣流通過。當軟骨把聲帶拉緊時，兩條聲帶就合攏，氣流擠過拉緊的聲帶隙縫時，聲帶就會產生顫動，於是形成了「濁音」(*voiced sound*)，元音和有聲子音都是這樣產生的。這就像坐火車時，你用條橡皮筋拉緊了伸出窗外，由於強風的作用，你可以看到拉緊的橡皮筋不斷在顫動，並且發出聲音來。如果聲帶放鬆，氣流自由通過，聲帶不振動，發出的音就是「清音」(*voiceless*)，又稱爲無聲子音。清、濁的對立，在上面的輔音表中都用逗點分開，可以參閱。

輔音如果依發音部位分類，可以分爲以下幾種：

1.雙唇音（古人稱「重唇音」，*bilabial*），這是阻碍點在上、下唇所形成的音。

2.唇齒音（古人稱「輕唇音」，*labio-dental*），這是阻碍點在上齒和下唇所形成的音。

3.舌尖音（*apico-dental*），這是舌尖向上接觸上齒齦（如國語t、t´、n），或舌尖向前抵住上下齒的背後（如國語ts、ts´、s）形成的音。

4.捲舌音（又稱「舌尖後音」，*retroflex*），這是舌尖向上升起，接觸前硬顎所形成的音。

5.舌尖面音（*palato-alveolar*），這是舌尖和舌面前之間的部位接觸上齒齦所形成的音。

6.舌面前音（*alveolo-palatal*），這是舌面前部和前硬顎發生阻碍所形成的音。

7.舌面中音（*palatal*），這是舌面中段與上顎中段發生阻碍所形成的音。

8.舌根音（古人稱「牙音」，*velar*），這是舌面後與軟顎發生阻碍所形成的音。

9.小舌音（*uvular*），這是舌面最後端與小舌發生阻碍所形成的音。

10.喉音（*glottal*），這是緊縮聲門而形成的音。

輔音如果依發音方法分類，可以分爲以下幾種：

1.鼻音（*nasal*），發音時口腔某一部位受阻，於是軟顎下降，打開通鼻腔的孔道，氣流從鼻腔出來，這樣的音叫鼻音。

2.塞音（*plosive*或*stop*），發音時口腔某一點完全封閉，然後突然放開，氣流衝出，這樣的音叫做塞音。

3.擦音（*fricative*），發音時口腔某一點並未完全封閉，而是留出一個狹窄的隙縫，讓氣流擠出來，所以稱爲摩擦音，簡稱擦音。

4.塞擦音（*affricate*），發音時口腔某一點完全封閉，然後突然放開一個隙縫，使氣流前半衝出，後半從隙縫擠出，這樣的音叫塞擦音。

5.邊音（*lateral*），舌頭的某一部分完全封閉，氣流由舌兩邊流出，叫做邊音。

6.顫音（*rolled*或*trill*），由於氣流的推動，使得舌尖或雙唇或小舌發生快速顫動的現象，使之連續拍打著發音器官的另一部分（例如上齒齦、或舌根），這樣生成的音叫顫音。這種音在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都可以見到。

7.閃音（*flapped*），這是富彈性的某部分發音器官輕微的顫動一次，和連續顫動的顫音不同。它很類似柔軟的、閉塞不全的塞音。所以在英文裡塞音t和d往往也可以念成閃音r，像butter、ladder、writing、riding等字中間的t、d即是。閃音在上古漢語裏十分普遍，它可以作聲母，也可作介音或韻尾。

通常，塞音、塞擦音、擦音都各有清、濁的兩套。在漢語裏，塞音和塞擦音還分送氣（*aspirated*）和不送氣（*unaspirated*）兩套，前者發音時氣流強些，後者氣流弱些。

在傳統的中國音韻學裏，輔音分成「唇、舌、牙、齒、喉」五大類，稱爲「五音」。其中，「牙音」指舌根音，「齒音」指舌尖、舌尖面、舌面前的塞擦音和擦音。

至於輔音的其他舊日分類，如「發、送、收」、「戛、透、轢、捺」，

都含混而欠精確，所以使用不普遍，今天已經沒有應用的價值了。

第四節 元音的分類和發音原理

壹、 元音的三要素

決定元音性質的因素有三：舌位的高低、發音部位的前後，唇形的展圓。

本來，元音之所以不同於輔音，就在於發音器官沒有任何明顯的阻碍，只需利用口腔或鼻腔形成大小不同的共鳴器，就能產生各類各樣的元音。所以元音的發音部位就不如輔音那樣分得細密，只分前、央、後三段而已。事實上，大部分語言都只有前、後兩段，央的部位只有一個「央元音」(*shwa*)ə常用到。所謂「舌位的高低」，也就是開口度的大小，舌位愈低的，開口度愈大。唇部也是調節元音的主要器官。唇聚成圓形，發出來的是圓唇音，否則即爲展唇音。例如國語念「夷」是展唇，念「魚」是圓唇。

貳、 基本元音

由上面的三個標準來衡量，差別最大的三個元音是 i，u，a，稱爲「基本三元音」。i是最高最前的音，u是最高最後的音，a是最低的音。正因爲這三個音差異最大，所以用在語言中，辨義作用最明顯，因而所有的語言都具有這三個元音。也是幼兒學語最先能發的三個音。

把基本三元音擴大一點，就是「基本五元音」：a、i、u、e、o。增加的e比i開口度大一點，o比u開口度大一點。它們的區別性也相當明顯，所以世界上大部分的語言都有這五個元音。例如西班牙語、日語、拉丁語、希臘語、夏威夷語、捷克語、波蘭語等，都正好只有這五個

元音。

此外，又有「基本八元音」(*cardinal vowels*)。通常，前元音總是展唇的，後元音總是圓唇的，很少語言會脫離這個「前展後圓」的傾向。Daniel Jones所訂的基本八元音就是依此原則而設立的：

前元音　i、e、ɛ、a
後元音　u、o、ɔ、ɑ

左邊的是高元音，往右依次降低，〔a〕和〔ɑ〕是最低的元音，我們通常稱之爲「前a」、「後ɑ」。在法文裏，這兩個低元音具有區別意義的作用，例如pas〔pɑ〕(步)、pâte〔pɑ:t〕(漿) 是後ɑ；patte〔pat〕(鳥獸的脚)、part〔pa:r〕(部分) 是前a。古代漢語音也有這種前a和後ɑ的區別。

叁、 舌尖元音

一般語言裏的元音多屬舌面元音，而漢語卻具有幾種不同的舌尖元音。例如國語有三個舌尖元音：資、詞、私的元音是〔ɿ〕，知、吃、施的元音是〔ʅ〕，兒、耳、貳的元音是〔ɚ〕，由於它們出現的時機不衝突，所以在標寫上往往寫作〔ï〕來代表。這幾個舌尖元音都是由古代的〔i〕元音發展出來的，大約在宋代，舌尖元音就開始出現了。今日方言中，還有圓唇的舌尖元音，例如「豬」、「書」兩字，上海話念〔tsɥ〕、〔sɥ〕，九江話念〔tʂɥ〕、〔ʂɥ〕。

肆、 音標的附加符號

無論元音或輔音有時需要運用一些附加符號，來描寫某些特定的發音狀況，所以我們也應該認識這些符號：

1.清音化：通常在輔音的上頭或下頭加一個小圈，表示發此音時，聲帶不振動。如n̥、d̥、ȵ̊等。

2.濁音化：在輔音下加個小鉤，例如s̬、t̬等。

3.送氣：在輔音的右上方加一小撇，或加一個小的h。如 t'、p'或 t^h、p^h等。

4.圓唇化(*labialized*)：在輔音的下方或右上方加一個小的w。如t_w、h_w或t^w、h^w等。

5.音節化(*syllabic*)：在輔音上頭或下頭加一個小直線。如$n̩$、$l̩$、$ŋ̍$等。

6.同時發音(*simultaneous*)：如s̬ʃ或塞擦音t͡s、t͡ʃ等。

7.舌略高(*raised*)：在元音的右邊或下頭加ㅗ號，如$e_{\perp}$、$e_{\perp}$等。

8.舌略低(*lowered*)：在元音的右邊或下頭加ㅜ號，如$e_{\top}$、$e_{\top}$等。

9.舌略前(*advanced*)：在元音的右邊或下頭加＋號，如 u_{+}、u_{+}等。

10.舌略後(*retracted*)：在元音右邊或下頭加－號，如i_{-}、i_{-} 等（這類符號使用時應作說明，否則易混淆）。

11.舌偏央(*centralized*)：在元音上頭加兩點，如ë等。

12.鼻化(*nasalized*)：在元音上頭加一小波浪，如ã、ĩ等。

13.兒化(*r-coloured*)：在元音右上方加一倒寫的小r，如$a^{ɹ}$。

14.長音：在元音右邊加兩點，如ɑ:。

15.$ə^{ɹ}$＝帶r意味的ə(r-coloured ə)。

16.顎化(*palatalized*)：在輔音的右上方加一小y，如p^y、t^y、f^y 等。

17.喉化(*glottalized*)：在輔音的右上方加一小？（問號去掉下面一點），如$p^ʔ$、$k^ʔ$、$ts^ʔ$等。

18.兩可的音，如n～l。

19.$ʃ^s$＝一種像s的ʃ(*variety of* ʃ *resembling s, etc.*)。

20.吸氣音(*implosive*)：輔音的頭向右彎，如ɓ、ɗ等。

第五節　音高的變化與聲調

壹、 上加成素

輔音和元音都是音段成分(*segmental element*)。它是在發音過程中佔有一定時間的語音成分。而上加成素(*supra segmental element*)是不另外佔時間，它是附在輔音、元音、或整個音節上的語音成分。例如音高(*pitch*)、重音(*stress*)、語調(*intonation*)、聲調(*tone*)等。

英語的重音是個很重要的上加成素，它有辨別意義的功能。例如record和insult的重音在第一音節是名詞，重音在第二音節就變成了動詞。漢語的重音不重要，卻有聲調的變化來區別詞義。這是英語所沒有的語言成分。

聲調是一個音節中音高變化的型式。有的是上升的調、有的是下降的調，也有不升不降的平調，以及先降後升的降升調（像國語的第三聲），先升後降的升降調。所謂音高，就是音波每秒鐘振動的次數，也稱爲「頻率」。振動次數愈多，聲音就愈高，振動次數愈少，聲音就愈低。平調是頻率一直保持不變的調（如國語「灰」字），升調是頻率逐漸變高的調（如國語「回」字），降調是頻率逐漸變低的調（如國語「會」字），降升調是頻率轉低，又上升的調（如國語「悔」字），升降調是頻率上升又下降的調（國語沒有這類聲調）。

語言的音高變化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此，和音樂所要求的音高不同。正因爲語言的音高是相對的，男人和女人的聲帶構造不同，發音天生就有高低的差異，然而並不致影響聲調的辨義。你從較高的音開始往上升，是升調，你從較低的音開始往上升，也是升調。在國語裏的意義是相等的。

聲調不但是漢語的一個特色，也是整個漢藏系語言的共同特色。這是印歐語言所沒有的。印歐語言只在整個句子中講求音高的變化，叫做「語調」(*intonation*)，跟「聲調」(*tone*)是不同的。例如在英文裏：

I(2) want(3) coffee(1).
I(2) want(4) coffee(1).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音高，數字愈大音愈高，上一句是231的調型，意義是「給我一杯咖啡！」(*Coffee, please.*)，下一句是241的調型，意義變成「是咖啡，不是牛奶喔！」(*coffee, not milk.*)。又如下句：

John(2) is(3) here(1).
John(2) is(3) here(3).

上一句是231的調型，意義爲「約翰在這兒。」；下一句變爲233的調型，意思成了「約翰在這兒嗎？」。

這是英語的音高改變句意的情形。漢語的聲調則可以改變字義：

張三 { mai(2) / mai(3) / mai(4) } 了他的 { mau(1) / mau(2) / mau(4) }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國語的第幾聲。這個句子的音段成分完全相同，卻由於上加成素的聲調改變，因而衍生出九種意義不同的句子。

貳、 調類和調值

現代方言的聲調，我們都可以透過語音調查，紀錄下它的調值，以了解其頻率升降的情形。可是對於古漢語的音韻，我們卻只能了解它的調類，而無法知道其調值。中古時代的平、上、去、入只是四個調類，它是如何發音的，我們完全不知道。因爲古代的音韻學家並沒有把調值紀錄下來，也沒有留下可靠的線索讓我們去探尋。我們只能依據韻書知道有四聲，近代韻書也有把四聲因聲母的清濁而分出陰、陽調的，例如《中原音韻》就把平聲分成了陰平、陽平，其他韻書也

有連上、去、入也分陰陽的。但是，都只是個「調類」，使我們知道某字歸某調，至於調怎麼念（調值），還是不知道。同一個調類，在現代方言中的調值相當紛歧，我們不能判斷古代是跟哪個方言一樣。例如：

	廈門	漳州	濟南	蘇州	南昌	福州	梅縣
陰平	44	24	213	44	42	44	44
陽平	24	313	42	24	24	52	11
陰上	53	53	55	41	213	31	31
陽上							
陰去	11	31	31	513	55	213	52
陽去	33	33		331	31	242	
陰入	42	42		4	5	23	21
陽入	44	13		23		4	44

像陰平一個調類，就有念平調的、有念升調的、有念降升調的、也有念降調的。所以，研究現代方言不妨把調值弄清楚，而研究古音，重點卻要放在調類的分合上。

第六節　音位的概念

我們的發音器官能發的音很多，但是其中有許多音對意義的辨別不產生作用，我們往往只注意那些具有辨義作用的音，這些具有辨義功能的音，就是「音位」（*phoneme*）。例如在國語裏，不送氣的〔p〕和送氣的〔pʻ〕是有辨義作用的，我們說〔pan〕（班）和〔pʻan〕（攀），二者意義不同。那麼〔p〕和〔pʻ〕在國語裏就是兩個不同的音位。如果我們念「班」字不念清聲母，而念爲濁聲母的〔ban〕，也可以聽懂，

不致誤認爲另一個字，因此，〔p〕和〔b〕雖不同音，在國語裏却屬一個音位。但是，在英文裏，你把pat（輕拍）的聲母念成送氣的〔pʻ〕或不送氣的〔p〕，意義並未改變。因爲〔pʻ〕和〔p〕在英文裏是同一個音位。可是，如果你把清音的p念成了濁音的b，意義就變了（bat是蝙蝠的意思）。因此，〔p〕和〔b〕在英文裏是不同的音位。

我們判斷某兩個音在某語言中是否屬於同一音位，只需把這兩個音放在同一個語境(*environment*)中作比較，看看是否會改變意義，意義不變的，儘管這兩個音多麼不同，它們仍屬同一音位。例如上面提到的國語的〔pan〕和〔ban〕，英語的pat和bat，正是把〔p〕和〔b〕放在相同的語境前作比較，因而得知〔p〕和〔b〕在國語裏沒有對比性(*contrast*)存在，亦即沒有辨義作用存在，在英語中則具有對比性。

兩個詞中，只有一個音位不同，其他音位相同的，叫做「最小對比詞」(*minimal pair*)。如英文的pill和bill，mink和sink，國語的「甘」kan和「堪」kʻan，「還」xuan和「皇」xuaŋ。

某語言中，可以察覺的語音區分，是音值上的區別(*phonetic*)，具有對比的語言區別，是音位上的區別(*phonemic*)。例如「單」tan和「高」kau中間的a音，在「單」字中發音部位偏前，在「高」字中發音部位偏後，音值並不相同，但它們沒有對比性，所以可看成一個音位。

在英語裏，p通常是送氣音，例如police、picnic等，但在s之後的p卻是個不送氣音，例如spring、spider等。這個送氣和不送氣出現的位置互不衝突，也就是呈「互補分配」(*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的現象，在國語裏，〔ɤ〕（注音符號ㄜ）和〔ə〕也呈互補分配，如「個」字在「個別」一詞中，韻母是〔ɤ〕，在輕聲時，如「一個」中，韻母是〔ə〕，一個出現在輕聲，一個出現在非輕聲。又如舌尖元音〔ɿ〕必出現於ts-系聲母之後，〔ʅ〕必出現於tʂ-系聲母之後，〔ɚ〕必單獨成一音節，三個舌尖元音出現的位置互不衝突，它們也是互補分配，所以習慣上只用一個音標〔ï〕來代表這三音。凡是互補分配的音，都可以看作爲一

個音位。

由以上可知，音位不是專指一個音，一個音位往往包含了好幾個音。可以歸入同一音位的音，我們稱之爲「同位音」(*The allophone*)。通常我們所發的音，並不是發「音位」，而是發它的某一個同位音。我們學習外語，首先就得辨識其音位，同時也得把它的同位音弄清楚，才能眞正學好這個新語言，不致把自己母語的音位帶到這個新語言裏。例如有些人以爲英語的b、d、g就是國語的ㄅ、ㄉ、ㄍ；p、t、k就是國語的ㄆ、ㄊ、ㄎ，這就是沒有音位的概念所造成的錯誤。

第七節　辨音成分

語音學家希望把世界上的語言都可以用整個辨音成分(*distinctive feature*)描述出來。起先是由二十年代後期的布拉格學派(*Prague School*)所倡導。他們利用辨音成分來確定音位與音位間的不同。如／d／的辨音成分是「舌尖音＋塞音＋濁音」。到了五十年代，語音學家雅可布遜(*R. Jakobson*)和哈勒(*M. Halle*)、范特(*G. Fant*)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鄭錦全《語言學》一書曾指出其特點：

> 「這種語音分析和以前的方法有兩點不同。第一，音韻成素（案即「辨音成分」）以生理發音的形成、物理聲學的特性，以及聽覺的印象三者爲根據。以往的語言分析則只注意到發音的口腔生理研究。第二，音韻屬性正負二分法之提倡。他們認爲，有無、是非、正負這種二分法，可以說明發音的實際情形，同時，在信息的傳遞上是最經濟的辨法。」（第39頁）

他們設計的辨音成分有三類：

一、響音特徵(*Sonority features*)

1.元音性(*vocalic*)：非元音性(*non-vocalic*)

2.輔音性(*consonantal*)：非輔音性(*non-consonant*)

3.鼻音(*asal*)：口音(*oral*)

4.聚音(*compact*)：分散音(*diffuse*)

5.突發音(*abrupt*)：延續音(*continuant*)

6.糙音(*strident*)：潤音(*mellow*)

7.受阻(*checked*)：不受阻(*unchecked*)

8.濁音(*voiced*)：清音(*voiceless*)

二、緊張程度特徵(*protensity features*)

1.緊張(*tense*)：鬆弛(*lax*)

三、音調特徵(*tonality features*)

1.鈍音(*grave*)：銳音(*acute*)

2.降音(*flat*)：平音(*plain*)

3.升音(*sharp*)：非升音(*non-sharp*)

近年來的變換律語法理論(*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音韻規則完全使用辨音成分來敍述。最具代表性的，是杭士基(*Chomsky*)和哈勒1968年的《英語音韻類型》(*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一書。他把上述的辨音成分又作了一些修正，並分爲以下幾個範疇：(見其書301-329頁)

一、主類特徵(*major class features*)，如響音和非響音，元音性和非元音性等。

二、聲腔特徵(*cavity features*)，如舌尖和非舌尖(*coronal versus non-coronal*)，前部音和非前部音(*anterior versus non-anterior*)等。

三、發音方法特徵(*manner of articulation features*)，如延續音和非延續音(*continuant versus non-continuant*)，緊張與鬆弛(*tense versus lax*)。

四、聲源特徵(*source features*)，如濁音和清音(*voice versus voiceless*)，糙音和潤音(*strident versus mellow*)。

五、韻律特徵(*prosodic features*)，如重音(*stress*)、長音(*long*)等。

比較常用的辨音成分只有十幾個，代表符號通常採用英文縮寫，以求方便。其符號如下：

輔音性　cons (consonant)
元音性　voc (vocalic)
響音性　son (sonorant)
延續性　cont (continuant)
前部性　ant (anterior)
舌尖性　cor (coronal)
緩放性　del rel(delayed release)
粗擦性(又稱糙音)　str (strident)
濁音性　vd (voiced)
鼻音性　nas (nasal)
緊音性　tns(tense)
音節性　syl(syllabic)
圓唇性　rd (round)
捲舌性　retr (retroflex)
高音性　high
低音性　low
後音性　back

語音學家往往在這些符號的前面加上「＋」或「－」號，來表示是否具有這種特性。例如下面幾個音的描述：

1.以"前部性"、"舌尖性"區分輔音爲四類：

〔−cor〕	〔+cor〕		〔−cor〕
p	t	tʃ	k
b	d	dʒ	g
f	s	ʃ	x
v	z	ʒ	ɣ
m	n		ŋ
〔+ant〕			〔−ant〕

2.以"前音性"、"高音性"、"低音性"、"緊音性"區分10個元音：

	〔−back〕		〔+back〕	
〔−high〕	i		u	
		ɪ	ʊ	
〔−high〕	e		o	〔−low〕
		ɛ	ɔ	
	æ		ɑ	〔+low〕
	〔+tns〕	〔−tns〕	〔+tns〕	

3.以"元音性"、"輔音性"區分語音爲四大類：

	〔−cons〕	〔+cons〕
〔+voc〕	所有元音	l
〔−voc〕	w,j,h,ʔ	純輔音

用這樣的二分方式，可以把所有的語音描述得清楚精確。下表是利用辨音成分來描寫國語的輔音系統：（見謝國平《語言學概論》106頁）

	son	cons	cont	ant	cor	vd	str	nas	tns	rd	retr
ㄅ	−	+	−	+	−	−	−	−	−	−	−
ㄆ	−	+	−	+	−	−	−	−	+	−	−
ㄇ	+	+	−	+	−	+	−	+	−	−	−
ㄈ	−	+	+	+	−	−	+	−	−	−	−
ㄉ	−	+	−	+	+	−	−	−	−	−	−
ㄊ	−	+	−	+	+	−	−	−	+	−	−
ㄋ	+	+	−	+	+	+	−	+	−	−	−
ㄌ	+	+	+	+	+	+	−	−	−	−	−
ㄍ	−	+	−	−	−	−	−	−	−	−	−
ㄎ	−	+	−	−	−	−	−	−	+	−	−
ㄏ	−	+	+	−	−	−	+	−	−	−	−
ㄐ	−	+	−	−	+	−	+	−	−	−	−
ㄑ	−	+	−	−	+	−	+	−	+	−	−
ㄒ	−	+	+	−	+	−	+	−	−	−	−
ㄓ	−	+	−	+	+	−	+	−	−	−	−
ㄔ	−	+	−	+	+	−	+	−	+	−	−
ㄕ	−	+	+	+	+	−	+	−	−	−	−
ㄖ	−	+	−	−	+	−	+	−	−	−	+
ㄗ	−	+	−	−	+	−	+	−	+	−	+
ㄘ	−	+	+	−	+	−	+	−	−	−	+
ㄙ	−	+	+	−	+	+	+	−	−	−	+
ㄧ	+	−	+	−	+	+	−	−	−	−	−
ㄨ	+	−	+	+	−	+	−	−	−	+	−
ㄩ	+	−	+	−	+	+	−	−	−	+	−

下表是國語的元音系統：

	高	低	後	rd	retr
ㄧ	+	−	−	−	−
ㄨ	+	−	+	+	−
ㄩ	+	−	−	+	−
ㄚ	−	+	−	−	−
ㄛ	−	−	+	+	−
ㄜ	−	−	+	−	−
ㄝ	−	−	−	−	−
ㄞ	+	−	+	−	−
ㄦ	−	−	−	−	+

辨音成分不但可以作平面的語音描述，也可以表達縱面的歷史演變。例如「濁音清化」(b,d,g→p,t,k)，可用下式表示：

$$\begin{bmatrix} -\text{son} \\ +\text{vd} \end{bmatrix} \rightarrow [-\text{vd}]$$

利用辨音成分也可以精確地掌握同位音的狀況，例如在英語裏有這樣的規則：

$$\begin{bmatrix} -\text{vd} \\ +\text{塞音} \end{bmatrix} \rightarrow [+\text{送氣}] / \text{出現在字首時}$$

$$\begin{bmatrix} -\text{vd} \\ +\text{塞音} \end{bmatrix} \rightarrow [-\text{送氣}] / \text{出現在聲母[s]之後時}$$

這兩條規律很清楚的把p,t,k何時念送氣，何時念不送氣，完全的表明了。

第八節　語音演變的一些規則

語音是活的，它每天都在變，只不過速度緩慢，使你不易覺察而已。但是，累積數百年的變化，就相當不同了。例如我們能流暢的閱讀英文書報，可是拿起一部莎士比亞（1579-1616）的劇本，就會感到「古字」連篇，難以卒讀。那是三百多年前的語言。如果你再讀一讀Chaucer (1340-1400) 的坎特伯里故事，困難就更大了。那是六百年前的語言。如果你讀的是Beowulf的作品，那幾乎是個陌生的語言了，因爲那是公元七百年的東西。由此可以看出語言變遷是語言的本質。

人類語音的變化，往往可以找出一些共同性，某些變化方式經常不止存在某一個語言裏，也可以在許多語言裏看到。下面是幾種常見的音變規律：

壹、 音素的失落

這是最普遍的一種音變方式，在古今中外的語言中都可以見到。特別是音節前頭和後頭的輔音更容易失落。例如英語ring、leap、neck等字的前頭原本有個h，在中古末期的英語裏就消失了，但在現在的冰島語中仍保存著。又如knee、gnaw、wring等字的第一個字母都不發音，可是古英文卻是發音的。現代英文在書寫上還沒有改過來而已。又如long、climb的最末一個塞音原本是要發音的，今天的英文寫法照舊，而實際發音已經失落了最末的塞音。又如ate（eat的過去式）在中古英文裏是eten，今天的英語也把最末的鼻音給失落了。

有時，音節中間的輔音也會丟失。例如早期拉丁語的-lgm-、-rkn-在拉丁語中變成-lm-、-rn-，中間的塞音失落了。

漢語也一樣，在上古音裏，「風」念近似〔pl-m〕的音，「龐」念近似〔bl-ŋ〕的音，魏晉以後，複聲母都簡化成了單聲母。在歷史過程中，單聲母也不斷在丟失。例如先秦時代的「勻、鹽、猶、葉」等字都有個r聲母，「雄、越、垣、衛」等字都有個g聲母，現在全弄丟了。唐代「疑、吾、傲、業」等字都有個ŋ聲母（舌根鼻音），「翁、因、焉、

妖」等字都有個ʔ聲母（喉塞音），「微、萬、勿、問」等字都有個m聲母，「而、爾、貳」等字有個nz̥聲母（鼻塞擦音），今天也全弄丟了。

漢字的末一個音素也往往會失落。例如先秦的「灰、外、泥、妻」等字都有個-d尾，「知、馬、瓜、老」等字都有個-g尾，六朝以後，這些濁塞音韻尾全失落了。唐代的入聲字都有個-p、-t、-k收尾，和今天的閩南話一樣。可是國語全弄丟了。有的古音學家認爲，上聲字原本都有個喉塞音收尾，去聲字原本都有個-h收尾（由更早的-s收尾變成），後來都失落了。在閩南話裏，「邊、錢、敢、聽、餅、山、碗、張」等字的末尾鼻音也都失落，只把元音「鼻化」（*nasalized*）而已。

漢語的親屬——藏語也有類似的演化。古藏語有十分豐富的複聲母，和許多的輔音韻尾，可是現代藏語都簡化了。例如「苦」dkah（濁h）→ka:、「銀」dŋul→ŋy：、「貳」gnis→ñi:、「心」sems→se:m。

貳、 同化作用

兩個音互相影響而變得一致，叫做「同化作用」（*assimilation*），可以分爲下列幾種情形：

1.鄰接同化（*contiguous assimilation*），這是使相鄰的音發生變化，如news中的-z在newspaper中受清音p的影響，也變了清音s。

2.遠距同化（*distant assimilation*），這是相互影響的兩音並不鄰接。例如上古英語fōt（＝現代英語foot的複數）fōti→fēt（＝現代英語feet），其中的ō受次一個音節i的影響，而變成了e。

3.逆行同化（*regressive assimilation*），這是受後面一個音的影響而變的，例如five中的v在fivepence中受清音p的影響，變成了f。

4.順行同化（*progressive assimilation*），這是受前面一個音的影響而變的，例如拉丁語femina→法語femme（女子），後面的n受前面m的影響，也轉成了m。

5.交互同化（*reciprocal assimilation*），這是兩音交相影響，例如拉丁語

rapidum→意大利語ratto，中間的p影響了d，變成清音，d又影響了p，變成了舌尖音。

6.全部同化（*total assimilation*），這是兩音變得全然相同。如上面femina→femme即是。

7.局部同化（*partial assimilation*），例如上面的fivepence，v變成f，只是清濁和p相同，發音部位仍有不同。

英語有個表示「共同」的詞頭con-，接到各字前面時，往往受它後頭音的同化，產生了幾種型式：committee（委員會）、collision（衝突）、conform（使一致）、correlate(相關連)。表示「否定」的詞頭in-亦然，因同化作用而產生的變化有：innocent(無罪的)、impossible（不可能）、irreparable（不能修補的）、illicit（不法的）。

漢語裏，同化作用也是個普遍的支配力量。例如「耶、邪、且」等字的韻母本來都念〔-ia〕，國語念成〔-ie〕，是因爲a被前面的i同化，發音部位變成和i接近的e了。又如「艱、閒、眼」等字的韻母元代念〔-ian〕，國語變成了〔-ien〕，也是同樣的道理。

相連的詞彙也可能在實際發音時產生同化，如「感冒」、「顏面」、「煎包」、「棉布」等詞的頭一個字本來都是-n收尾，卻由於後一個字的聲母是唇音，這個-n都念成了-m。

叁、 異化作用

兩個音互相拒斥的現象，叫做「異化作用」（*dissimilation*）。可分爲下列幾種情形：

1.鄰接異化（*contiguous dissimilation*），如拉丁語的anma→西班牙語alma，這是因爲n和m都是鼻音，發音部位卻不同，連著念比較不便，於是n只好轉成了同部位的非鼻音 l 。

2.遠距異化（*distant dissimilation*），如法文marbre傳入中古英語，變成了marbel（現代英語爲marble)。因爲一個字裏前後用了兩個r，發

音上顯得累贅，於是把後面的r轉成了同部位的l。

3.順行異化(*progressive dissimilation*)，這是一個音影響後面的音，使之發生異化。如拉丁語rarum→意大利語rado，前面的r排斥後面的r，使之轉成同部位的d。

4.逆行異化(*regressive dissimilation*)，這是一個音影響前面的音，使之發生異化。如拉丁語peregrinus→法語pélerin (英語pilgrim)，後面的r排斥前面的r，使之轉成同部的l。

在漢語裏，像「崩、烹、蒙、風」本來是-uŋ韻母，但由於聲母是雙唇音，於是圓唇的u元音受到異化，轉成了-əŋ的韻母。又如「法」字，中古音念〔fap〕，今天的廣州話念〔fat〕，因爲聲母是唇音，所以韻尾被異化成非唇音的t。

漢語裏的異化作用，常把另一個音排擠而失落掉。例如國語沒有〔-uau〕和〔-iai〕型式的韻母，正是介音和韻尾相同，而相互異化的結果，使得其中一個音失落。古代這樣形式的韻母是存在的。如隋代「美、尼、私」等字是-iei韻母，「機、希、氣」是-iəi韻母，「黎、兮、米」是-iɛi韻母，「例、世、偈」是-iæi韻母。

此外，「奔、本、盆、門」等字中古都有一個u介音，國語受唇音聲母的影響而失落了，由〔-uən〕變〔-ən〕，這也是異化的結果。「方、妄、翻、萬」等字中古都有個i介音，由於和輕唇音不相容，於是i被異化而失落了。「朝、紹、專、展」等字中古也都有個i介音，由於和捲舌的聲母不相容，於是這個i也被異化而失落了。

中古韻書中，大部分韻母都有開、合的對立（如ai:uai,an:uan)，唯獨收-m尾的字（如「品、森、南、炎」等）大多缺乏合口的念法，這是因爲合口的u介音和合唇的-m韻尾相異化的緣故。

漢語的聲調變化也有異化的現象，例如兩個上聲字構成一個詞，則前一個字被異化爲陽平。如「草稿」、「勇敢」、「反省」、「堡壘」等。

肆、 顎化作用

輔音受後面高元音i或y的影響，使發音部位變得和i或y接近，這就是「顎化作用」(*palatalization*)。例如英語的g字母，在有些字裏（如gorge、garlic）念塞音（近似ㄍ），有些字裏（如ginger、gentle）念塞擦音（近似ㄐ）。這就是顎化的緣故。英文通常在開口度較小的i、e前面，g發生顎化，念塞擦音；在開口度較大的a、o、u前面，g不顎化，念塞音。

又如dew字的d念起來有點像國語的ㄐ，這是輔音d的顎化。在initial、century、ambition中的t都不念〔t〕音，也是顎化的結果。兩字連用時，前一字的尾音也會受後一字首音的顎化，像would you、don't you、did you中的d和t都發生顎化；I miss you、I please you中的s也顎化成了舌尖面擦音。

韓國話的漢字音〔t〕在〔i〕前面的，往往變讀成塞擦音（近似ㄐㄑ）。像「田、第、丁、電」等字皆然。

國語的ㄐㄑㄒ聲母，全是由早先的ㄍㄎㄏ和ㄗㄘㄙ受高元音i的影響而形成的。「尖、秋、星、席」等字古代都是ㄗㄘㄙ聲母；「京、強、巧、訓」等字古代都是ㄍㄎㄏ聲母。而國語都顎化成了ㄐㄑㄒ。所以國語ㄐㄑㄒ後頭總是跟著i或y介音，絕沒有u、o、a一類的元音。

在京戲唱辭裏，ㄍㄎㄏ的細音都念爲ㄐㄑㄒ，叫「團音」，ㄗㄘㄙ的細音仍保持ㄗㄘㄙ的念法，叫「尖音」。這是反映了某些方言的現象。

伍、 唇化作用

使某個音變成圓唇的作用叫做「唇化作用」(*labialization*)。通常元音可以分作「展唇」（如i、a等）、「圓唇」（如u、y等）兩類。中古音有個〔-iu-〕的介音，到了國語簡化了，失落了第二個成分u，但是u的圓唇特性卻殘留在前面的i音上，使i圓唇化（發音部位不變），就變成

了〔y〕（注音符號作ㄩ），這就是唇化作用。例如「去、旬、遠、旋」都經過這樣的演變。中古音沒有撮口的 y 音，國語的 y 音全是唇化的產物。

輔音也可以唇化，如北平話「短」〔tuan〕，其中 t 受圓唇音 u 的影響，成爲圓唇化的 t 。廣州話「瓜」〔kwa〕的聲母正是個圓唇的 k 。唇化輔音的標寫法，通常在輔音的右上方加一個小的 w 表示。

在英語裏，coop的〔k〕音，和shoe的〔sh〕音，都受到後面〔u〕的影響而帶有圓唇的傾向。

根據李方桂先生的研究，上古漢語有一套「圓唇舌根聲母」，如k^w-、g^w-、h^w-等；還有一套「圓唇舌根韻尾」，如-k^w、-g^w、-$ŋ^w$等。到了中古，這些音都消失了。

陸、 弱化作用

由強勢音轉變爲弱勢音，叫做「弱化作用」（*weakening*）。元音和輔音都可能產生這種變化。元音方面通常發生在非重音的音節裏，使緊的元音（如i、u等）變爲鬆的元音（如I、U等），或清晰的元音（如i、e、u、o等）變爲含糊的元音（如央元音ə）。商務印書館的《語言學名詞解釋》（1962年）曾舉出北平話的「棉花」〔miɛn xua〕爲例，快讀時即成爲〔miɛn xuə〕，「打扮」〔ta pan〕快讀即成〔ta pən〕，又如「個」字在「個別」中是〔kɤ〕，在「一個」中由於輕聲的緣故，弱化爲〔kə〕。

英語的a字母在absent、accident裏屬重音節，念作〔æ〕，但在abrupt、acute裏屬輕音節，就弱化成了〔ə〕。

漢語的虛字，如「了、的、著」等，英語的介詞，如at、of、to、by等，通常在句子裏都不重讀，因此它們的元音往往有弱化的現象。

複元音變爲單元音，也是弱化作用的結果，例如拉丁語caelum變爲平民的拉丁口語（*Vulgar Latin*）celum，法文口語中monsieur(先生)

變成mśieu，也是一種弱化。何大安《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1987)提出吳語也有複元音轉爲單元音的弱化現象。例如：

	飽	寡	派	黑
吳語	pɔ	ko	pha	xE
國語	pau	kua	phai	xei

這些字早期都有複元音，吳語的溫州方言都單元音化了。國語仍是複元音。

何氏又指出某些下降複元音的產生，也是弱化的結果。例如：

	百	拍	北	黑	熟	粥	烙	薄
客語	pak	phɔk	pɛt	hɛt	suk	tsuk	lɔk	phɔk
國語	pai	phai	pei	xei	ʂou	tʂou	lau	pau

這些字客家話保存塞音收尾，國語都變成了元音收尾。由塞音轉爲-i、-u，是弱化的一種：由完全成阻的塞音，弱化爲響度非常低的非接觸成阻的i和u。

輔音的弱化，有時是由送氣音變爲不送氣音，有時是由塞音變爲擦音。所謂塞音，不外雙唇的〔p〕、〔b〕，舌尖的〔t〕、〔d〕，舌根的〔k〕、〔g〕。在漢語裏，它們都有「擦音化」的趨勢。「古無輕唇音」的條例告訴我們，今天的〔f-〕聲母，都是古代〔p-〕、〔ṕ-〕、〔b-〕等雙唇塞音變成的。「神、時、實、殊」等字，上古聲母是〔d́-〕，今天都念成了捲舌擦音。「徐、似、寺、隨」等字，上古聲母是〔d-〕，中古也轉成了擦音〔z〕。「胡、黃、王、何」等字，上古聲母是〔g-〕，中古變成了擦音〔γ〕。這些都是「擦音化」的現象，是輔音弱化的結果。

歐美語言也有這種情況，德人雅各・格林(*Jakob Ludwig Karl Grim*, 1785-1863)是位童話作家，也是位古音學家。他提出了著名的「格林語音律」(*Gimm's Law*)，其中有：「原始印歐語p,t,k→日耳曼語f,θ,h」的演化，例如英語的fish、father、hundred在拉丁語中是piscis、

pater，centum。這也是擦音化的現象。爲什麼「擦音化」就是一種弱化作用呢？《語言學名詞解釋》說：

> 「閉塞音是一發即逝的，發音的時間短促，氣流是衝口而出的，不像摩擦音的氣流是慢慢地消耗在口腔器官收斂的摩擦上，所以我們可以說，閉塞音變摩擦音也是一種弱化現象。」(84頁)

何大安曾舉出另一種輔音的弱化，即早期傣族的pl-、kl-複聲母，在一些方言裏，-l-弱化成了-j-。例如：

	暹羅	龍州	剝隘
魚 (*pl-)	pla:	pja:	pja:
空的(*pl-)	plau	pjau	pju:
中間(*kl-)	kla:ŋ	kja:ŋ	ca:ŋ
頭髻(*kl-)	klau	kjau	cau

今天的暹羅話還保存了pl-，kl-複聲母，然而在龍州、剝隘，-l-弱化成了-j-。在剝隘方言裏，還使k聲母發生了顎化。

此外，漢語入聲的-p,-t,-k韻尾，在宋代也經歷了弱化爲喉塞音的階段，然後到元代才消失的。

柒、 元音和諧

元音和諧(*vowel harmony*)是同化作用的一種。在多音節語言裏，各音節的元音有趨於一致的傾向，土耳其語是最典型的例子。何大安曾舉加在名詞之後的詞尾-li爲例：

ymit 希望 →ymit-li 充滿希望的
bulut 雲 →bulut-lu 多雲的
gyrylty 噪音 →gyrylty-ly 嘈雜的

詞尾(*suffix*)-li的元音是不定的，要隨詞根(*stem*)的元音而同化。這種現象在蒙古語、滿州語、哈薩克語、匈牙利語都很普遍。在印歐語、漢藏語中比較少見。

捌、 濁音清化

濁音清化(*devoicing*)在漢語裏是一項很重要的演化規則。例如下面這些字在中古音裏都是濁音：

平(b-)、田(d-)、池(ɖ-)

才(dz-)、崇(dʒ-)、船(dʑ-)、奇(g-)

國語都念成了清音。

「格林語音律」中也提到：原始印歐語b,d,g→早期日耳曼語p,t,k,正是西方語言的濁音清化。語言學家發現，有濁音b,d,g的語言，一定也有清音p,t,k，但是有p,t,k的語言未必也有b,d,g，這正是濁音通常趨向清化的緣故。

如果不從歷史上看，而由一個語言的平面現象看，也存在著這種影響。如英語play中的l受p的影響，變成了清的l。try中的r由於前頭t的影響，也變成了清的r。兩字連續時，若前一字的末尾是清輔音，後一字開頭的濁輔音也往往會清化。不過，這種情況通常也可以歸入同化作用。和歷史上的清化稍有不同，歷史上的清化可以算是一種弱化現象，因爲清化就是聲帶的顫動消失，響度自然降低了。

玖、 清音變濁

這種現象不是歷史上的自然演化，而是詞彙連讀，受鄰近濁音的影響，而濁化的。所以是廣義的同化作用的一種。謝雲飛先生《語音學大綱》提到「毛筆」、「目的」、「西瓜」三個詞中，第二字的聲母p,t,k在快讀時，由於夾在兩個元音的當中，結果變成了濁音b、d、g了。

英文friends、bags、combs、sums、sons等字後面的s，受它前面濁音的影響，在音值上也會濁化爲z。

何大安「論贛方言」(1987) 一文指出，贛方言中有一些地方有次清化濁的現象，也就是古代「次清」一類的聲母，讀成了濁塞音和濁塞擦音。何氏認爲這是贛方言的一項特殊變化，在其周圍的大方言裏或漢語裏不容易找到確定的來源，也不能追溯到贛方言的早期。有此現象的地區包括都昌、通城、蒲圻、臨湘等地。

拾、 換位作用

換位作用(*metathesis*)是一個字中，某兩個音素互換位置。例如在上古英文裏(*Old English*) āscian (＝ask)也可以寫作ācsian。在Tagalog語裏，某些字加上詞尾(*suffix*)-an時，往往有換位產生，例如：〔atip〕(屋頂)：〔aptan〕(覆蓋之物)；〔tanim〕(種植)：〔tamnan〕(收穫入倉)。

此外，在西撒克遜語有這樣的變化：axian＞ask,dox＞dusk；古英文hros＞hors (馬)；古英文woeps＞wasp (黃蜂)；古英文thrid-da＞third (第三)；拉丁文miraculum＞西班牙文milagro；拉丁文parabola＞西班牙文palabra。歐洲語言裏〔r-l〕的換位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在上古漢語裏也有這種變化發生。我們可以從形聲字看出來：

左 (*st-＞ts-) ：隋 (*d-＞z-)
耑 (*t＞t-) ：揣 (*st'-＞ts'-＞tʃ'-)
隹 (*t-＞tɕ-) ：崔 (*sd'-＞dz'-)

這些字的上古聲母都是舌尖塞音 (或前加s)，所以可以相諧聲。後來st，st'，sd'由於換位作用變成了ts，ts'，dz'，便有了舌音 (t類) 和齒音 (ts類) 的不同。

拾壹、 類化作用

在語言裏，根據某一語言要素的典型而創造出同一類型的語言要素，或使不同類型的語言要素改變樣子，來和這一典型相一致的現象，稱爲「類化作用」(*analogical change*)。一般常用在語法的類推和詞彙的類推上，例如國語有「你」ni和「您」nin的區別，一是平常用，一是客氣式，後來又有人根據這一典型造出「恁」tán，來和「他」tā區別，做爲客氣式用。

學英文的人，有時會由mow:mowed（收割）類推，而用knowed代替knew；由sing:sang（唱歌）類推，而用brang代替brought。又把複數的deer念成deers，把help的過去式念成helped（本來是holp)。

我們這裏所說的類化作用主要是指語音方面的。例如，廣東人學國語常把「根本」念成ㄐㄧㄣ ㄅㄣ，把「甘蔗」念成ㄐㄧㄣ ㄓㄜ，因爲在廣州話裏「斤、根」同音，都念〔kan〕，「金、甘」同音，都念〔kam〕。於是，類推的結果，就把「根」念成了「斤」，把「甘」念成了「金」。

中古音裏，「諸、居、御」（開口音）和「朱、拘、遇」（合口音）不同音，國語同音是由於類化的結果。國語的-uo韻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像滾雪球似的，吸納了原本韻母不同的許多字，例如「多、我、羅」、「波、過、火」、「剝、捉、濁」、「莫、作、錯」、「陌、伯」各組字在中古音裏，韻母是各不相同的，今天都類化成-uo了。

漢語還有一種極爲特殊的類化現象，是其他語言所沒有的。那就是受字形的影響而改變了音讀，即一般所謂的「有邊讀邊」，這也是類推的結果。例如「獷」本來念ㄍㄨㄤˇ，可是現在大多數人都念爲「粗獷ㄎㄨㄤˋ」，這是受了字形類似的字「壙、曠、礦」的類化，這些字都念ㄎㄨㄤˋ，於是「獷」ㄍㄨㄤˇ也念成了ㄎㄨㄤˋ。

其他像「町」ㄊㄧㄥˇ受聲符「丁」的類化，「娟」ㄐㄩㄢ受「涓、捐」的類化，「迥」ㄒㄩㄥˇ受「扃、炯」的類化，「莖」ㄐㄧㄥ受「經、涇」的

類化，都是同樣的情況。

這種受字形的影響而發生的類化音變，不始於今天，遠在宋代就已經有了，例如宋代的《九經直音》裏，「契」念成了「屑」（受「楔、偰」等字的類化），「滌」念成了「條」，「韶」念成了「招」，「濡」念成了「需」。可見「有邊讀邊」的習慣，古已有之。

第三講　國語的音韻

第一節　國語是如何形成的

壹、 國語就是民族共同語

中國是一個疆域遼濶，民族複雜的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蒙古人說蒙語、西藏人說藏語、新疆人說維吾爾語、客家人說客語、廣東人說粵語、台灣人說閩南語，大家不能互相交談，很不方便。因爲現代人不能一輩子侷促一隅，必然經常有機會走出鄉里，和許多人溝通交往。於是，全民語由於大衆的需要，就自然發展出來了。習慣上，我們把這個全民語叫做「國語」。

國語是所有中國人用來聯繫情感的語言，它是由北方官話爲基礎發展出來的，它屬於全民所有，不屬於哪個地區專有。北平土話只是北平一地的方言，不是國語。所以，我們聽北平人說話，很容易發現他的腔調、用辭，和一般通行的國語並不相同。國語是十億中國人共同熔鑄出來的，每個人對國語的形成和演化都或多或少的發生著影響，無論在語音、辭彙、語法上，國語或多或少的帶有各地方的特色。所以，每個中國人不但是國語的使用者，也是國語的創造者。它是超乎方言之上的共同語，我們學習國語不是在學別個地區的口音，南方人有南方的口音，北方人有北方的口音，大家除了說自己的方言口音之外，還要能珍惜愛護大家的共同語——國語。國語正如一座橋樑，把中國人凝聚在一起，它是中國「有容乃大」的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它使中國成爲一個團結、偉大的國家。

貳、 孔子的「國語」

國語不是今天才有的，由於它的本質是全民語、民族共同語，它是基於溝通的需要而自然產生的，而每個時代都會有這樣的需要。古

代的共同語就是「雅言」，孔子在家中說山東話，當他走出家門，面對來自各地的三千弟子時，他就需要說「雅言」。只不過當時的「雅言」和今天的「國語」在音系上不相同，性質卻是一樣的。

《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就是「正」的意思，也就是「標準」的意思。劉台拱《論語駢枝》說：「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可知「雅言」就是「正音」，也就是「官話」、「普通話」的意思。所謂《爾雅》的「雅」，也是指當時的普通話而言。

古代的國語——雅言，也稱爲「讀書音」，因爲古代的交通不發達，人與人的交往不像今天這樣密切頻繁，更沒有大衆傳播工具的影響，所以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男耕女織，老死鄉里，根本沒有機會接觸自己方言以外的人，因此也就沒有說「國語」的需要。只有讀書人「學而優則仕」，在京師做官，才有機會接觸各地來的人，只有他們才講共同語，所以古代的共同語又叫讀書音，也許還不能像今天一樣，稱爲「全民語」。

《南史‧胡諧之傳》有這樣的記載：

> 「齊豫章（今江西南昌）胡諧之，初爲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語僕（「僕」本是東北夷族，此指地方土音），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子女。三年，上問之：卿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僕語。上大笑，向朝臣說之。」

由此可見南齊太祖蕭道成對國語的推行相當重視。《魏書‧咸陽王禧傳》也有類似的記載：

「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庭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違，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

這是北魏孝文帝推行國語，一從正音的記錄。

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韻》序說：「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又在「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中說：「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至搢紳講論治道，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見元代普通話的應用已經十分普遍。

到了清朝，仍然很重視國語的推行。雍正曾頒布這樣的指示：(1728年)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爲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多矣……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徧爲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

由以上的記載，我們了解自孔子以來，一種共同的語言始終是存在的。只不過每個時代的「國語」都各有不同的音系罷了。而歷代政府對共同語的推行，都是很重視的。

叁、 北方音系是國語的基礎

今天通行的普通話，是以北方官話爲基礎而發展出來的。黎錦熙

《國語文法》說：

> 「向來學習國語的，大都拿北平語作標準；民國廿一年（1932）五月，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彙》，便正式指定北平的語音爲國語拼音和聲調的標準。其實，國語乃是區域最廣、流傳最久、通行於現代有知識的社會、而又能隨時改進的普通話（舊稱「官話」）。」（第2頁）

這裏特別強調了「區域最廣」和「隨時改進」，可知國語已不是當時的北平音了。事實上，大衆的語言是無法靠規定來改變的，它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習慣。可是民國成立以來卻有一些人有「設計」語言的構想，也有一些人反對，爭吵了很多年。下面按年份的先後，列出當時對語言統一的工作進展。

民國二年　「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正式成立，由吳敬恒主持，各省代表八十人。開始審定國音，制定「注音字母」（後來叫「注音符號」）。

民國七年　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

民國八年　「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參與者包括吳敬恒、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錢玄同、胡適、劉復、周作人、蔡元培、許地山、汪怡等一百多位學者。

民國九年　教育部公布《國音字典》，作爲全國的標準音。其中的字音是以「讀音統一會」審定的普通音爲依據，亦即舊曰所謂的官音，是數百年來，全國共同遵用之讀書正音。教育部同時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與普通音不合，且與北京人讀書之正音不合，此類土音，當然捨棄，自不待言。」

民國十九年　國民政府改稱「注音字母」爲「注音符號」。

民國二十一年　重修〈國音字典〉，改編爲〈國音常用字彙〉，由教育部公布。

民國二十四年　成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由吳敬恒主持，委員有錢玄同、黎錦熙、汪怡、魏建功、蔡元培、趙元任、林語堂、顧頡剛、胡適等人。

民國二十九年　準照國音，編訂《中華新韻》，次年由國民政府公布。

民國三十五年　「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由魏建功主持，成員有何容、方師鐸、齊鐵恨、黎錦熙、周辨明、嚴學窘、吳守禮等人。同年公布《國音標準彙編》。

由以上的年表看，民國以來，對共同語的問題十分重視。但是大家對於「國語」的認識並不一致，於是產生了「京國之爭」。有的人認爲北京本地人說話時所用的語音就是國語，有的人認爲國語應當指「讀音統一會」多數票決的念法。前者以一地之方音爲全國之標準語固然不對，後者由各省代表逐字討論，每位代表都想把自己家鄉的方言打進國音裏，結果審定出一套非南非北、不東不西的字音大雜燴，成爲難以推行的「人造音」，這也不是正確的做法。所以，這兩種觀點漸漸的就消寂了。今天我們所習用的國語，既不是「京話」，也不是「國音」，而是數百年來即已通行於大多數人口中的普通話。方師鐸《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說到「國語是什麼？」的問題，做了一個很好的詮釋：

> 「這個系統由許多語音系統不同的人，薈萃在一處，互相融和，盡力推心置腹，不知不覺，去泰去甚，選擇出最方便容易的聲音，鍛鍊成最簡單明瞭的組織。」

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國語是自然形成的全民語。

這個自然形成的全民語爲什麼以北方官話做基礎呢？這是有它必然的因素的。

第一，北方官話使用的人口最多，通行的區域最廣。由東北的黑龍江濱到西南的雲南邊境，說話的口音都大同小異（其中包含了西南官話）。

第二，北方音的語音系統簡單易學。例如韻母方面，國語只有三

十多種，客家話、福州話都有五十多種，廣東話更高達七十多種。聲調方面，國語有四類，閩南話有七類，廣東話達九類。

第三，北方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在北京建都也長達千年之久，隨著政治力量的延伸，北方音遂成爲最有勢力的語言。

第四，明清以來盛行的白話小說往往都是依據北方語言寫的。無論南北的人都喜歡閱讀，無形中助長了北方語言的影響力。

在上述四點交織的因素下，國語的形成，自然而然就以北方音做基礎了。

肆、 國語不是靜止不變的

國語是全民族共同融合、創造出來的普通話，它和任何語言一樣，是隨時在變遷演化的。過去的標準不一定是今天的標準，因此，民國九年的《國音字典》必得修訂爲民國二十一年的《國音常用字彙》，又再修訂爲三十六年的《國音標準彙編》。方師鐸在《增補國音字彙》序中說：

「這部《國音常用字彙》從民國二十一年初版起，到現在已經流行了三十多年。這三十多年中，中國遭遇了兩次空前未有的大劫難，中原板蕩，人民流離，語音自亦隨之異動。」

他並引用趙元任的話說：

「語言不是固定的，是老在那兒變的。……語言的變遷，在一個人的一生當中，就可以覺得出來的，所以是以幾十年算的。假如我們以三十年爲一世，這樣算起來嘿，差不多再過三年（從民國二十一年《國音常用字彙》出版時算起，到民國四十八年），就可以再來一個國音標準。」

這是因爲國語是一個活生生的語言，它也會隨著社會的演進在成

長，這是社會大衆的力量造成的，是無可抗拒的，不是一、兩個人決定的。有時，它吸收了各地方言的成分和俚語、俗語，有時，它從文化交流中獲取新養分。無論在語音、語詞、語法各方面都與時俱變，正因爲如此，使得國語更爲蓬勃茁壯，充滿活潑與旺盛的生機。了解這個道理，我們就不致一味的執著於舊有的「標準」，而否定新起的音讀或詞彙。同時，一部好的語文字典，應該每隔二、三十年就得做一次徹底的修訂，才能發揮字典社會性、實用性的功能。

第二節　國語的標音符號

壹、 注音符號

在注音符號形成以前，致力於創製新的標音方法的學者，先後有數十家之多。如光緒年間盧戇章的《中國切音新字》、《中國新字》、《中華新字》、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官話字母字彙》、勞乃宣的《簡字全譜》、《簡字叢錄》、李元勳的《代聲術》、黃虛白的《漢文音和簡易識字》、民國初年蔡璋的《音標簡字》、汪榮寶《簡字》、汪怡《國語音標概說》、蔡錫勇的《傳音快字》、力捷三的《閩腔快字》、《無師自通切音官話字書》、沈學的《盛世元音》、《拼音新字》、王炳耀的《拼音字譜》、劉世恩的《音韻記號》、李良材的《簡易記音法》、胡雨人《簡字》、陳振元《陳氏天然拼音新字》、楊瓊、李文治的《形聲通》、馬禮乾《串音字標》、高鯤南《記音簡法》等。

民國七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三十九個，民國十九年改稱「注音符號」，民國廿一年修改爲三十七個，就是今天教學上使用的注音符號。這套符號是採用漢字的偏旁或最簡單的獨體漢字設計而成。幾十年來，對國語的推行和教學，產生了莫大的貢獻。

下面提出幾個寫法上易生訛誤的注音符號，加以說明。「ㄅ」是「包」的本字，應一筆寫成，不可分兩畫。「ㄆ」只有兩畫，不可寫成三畫或四畫。「ㄇ」是「冪」的本字，末筆無鉤。「ㄉ」即「刀」字，只有兩筆，不可寫成三畫。「ㄊ」是個倒過來的「子」，同「突」字，注音符號作三畫。「ㄋ」即「乃」字。「ㄌ」即「力」字。「ㄍ」即古「澮」字。「ㄐ」爲「糾」之本字。「ㄑ」爲古「畎」字。「ㄒ」爲古「下」字。「ㄓ」爲「之」的本字。「ㄕ」不可封口寫作「尸」。「ㄖ」即「日」字；注音符號首筆可作L，省爲三畫；中間是一點，如頓號，不可寫成圓點，也不是一橫。「ㄗ」是古「節」字。「ㄘ」即「七」字，末筆無鉤。「ㄙ」即古「私」字。「ㄨ」即古「五」字。「ㄛ」即古「呵」字。「ㄝ」即「也」字。「ㄞ」即古「亥」字。「ㄟ」上有水平的短橫。「ㄡ」即「又」字，但末筆不捺，「ㄨ」也一樣。「ㄢ」末筆不加鉤。「ㄣ」即古「隱」字，末筆亦無鉤。「ㄥ」即古「肱」字。「ㄦ」同「人」字。

注音符號標示音讀，有些音一律省略不寫，例如「資、司」、「知、師」都不標韻母（韻母是舌尖元音）。「伯、波、魔、佛」都省略中間的「ㄨ」音不標。有時，一個符號代表了不同的發音，如「個位數」和「一個」的「個」，注音符號都用「ㄜ」表示其韻母，而實際發音前者是舌面後展唇中度元音，後者是央元音。又如「安」、「圓」兩字韻母都有「ㄢ」，可是「安」字的「ㄢ」念〔an〕，「圓」字的「ㄢ」念〔en〕。再如「ㄣ」在「恩」字中發〔ən〕音，在「因」字中卻發〔n〕音。這些現象，一般使用注音符號的由於習慣了，所以習焉而不察，但從事國語文教學的，卻不可不清楚。

貳、 羅馬字母拼音

中國話用羅馬字母來拼音，開始於明代末年的傳教士，例如《程氏墨苑》裏的利馬竇注音，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日資》。到了民國十二年，教育部籌組「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以錢玄

同等十一人爲委員。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九日正式公布他們所擬定的「國語羅馬字」，做爲學習國語的工具。由於這套拼音十分複雜，所以始終未能推廣使用。它以不同的韻母變化來表示聲調，例如「ㄠ」的四聲，分別拼寫爲〔au〕、〔aur〕、〔ao〕、〔aw〕。光是一個「ㄠ」韻母，我們就得記住這四種不同的拼法，其繁雜難記，可想而知。

由於「國語羅馬字」的設計並不理想，於是民國四十五年羅常培、黎錦熙又重新設計，四聲的標注改用調號加在元音之上（如ā、á、ǎ、à），使得使用上大爲簡便。這就是目前大陸上採用的「漢語拼音方案」，於民國四十七年正式公布。

台灣也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十日公布了「注音符號第二式」，聲調的標示法和「漢語拼音方案」相同。近年新編的字典都加上了這套注音。

國外教學中國話多半採用「威妥瑪式」（*Wade-Giles System*）和「耶魯式」（*Yale System*）。前者是英國駐華公使Sir Thomas Wade於一八六七年所設計，其後，H. A. Giles編漢英字典曾略加修訂。1931年的《麥氏漢英字典》（*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採用的正是這套拼音。後者爲二次大戰時，美國政府爲了訓練空軍人員到遠東作戰，就和耶魯大學合作，創「遠東語文學院」，所編製的教材採用自行設計的拼音符號，這就是「耶魯式」。

叁、 國際音標

前面的標音法都是專爲學習國語而設計的，國際音標（*Internation Phonetic Alphabet*,簡稱IPA）卻是全世界通用的記音符號，它可以標寫任何語言，當然也可以做爲國語的注音工具。因爲它是最精確的標音工具，所以從事國語語音分析、研究的時候，多半使用國際音標；而前面幾套注音方式多半用在外國人學習華語，和本國學童學習國語，或字典標注音讀時使用。

下面把這幾種不同的漢字拼音列爲比較表，以供參考。

注音符號第一式	注音符號第二式	國語羅馬字	漢語拼音字母	威妥瑪式	耶魯式
ㄅ	b	b	b	p	b
ㄆ	p	p	p	p´	p
ㄇ	m	m	m	m	m
ㄈ	f	f	f	f	f
ㄉ	d	d	d	t	d
ㄊ	t	t	t	t´	t
ㄋ	n	n	n	n	n
ㄌ	l	l	l	l	l
ㄍ	g	g	g	k	g
ㄎ	k	k	k	k´	k
ㄏ	h	h	h	h	h
ㄐ	j(i)	j(i)	j	ch(i)	j(i)
ㄑ	ch(i)	ch(i)	q	ch´(i)	ch(i)
ㄒ	sh(i)	sh(i)	x	hs	s(i)
ㄓ	j	j	zh	ch	j
ㄔ	ch	ch	ch	ch´	ch
ㄕ	sh	sh	sh	sh	sh
ㄖ	r	r	r	j	r
ㄗ	tz	tz	z	ts、tz	dz
ㄘ	ts	ts	c	ts´、tz´	ts
ㄙ	s	s	s	s、sz	s
ㄧ	i	i	-i、yi	-i、yi	-i、yi
ㄨ	u	u	-u、wu	-u、wu	-u、wu
ㄩ	iu	iu	-ü、yu	-ü、yu	yu
ㄚ	a	a	a	a	a

ㄛ	o	o	o	o	o
ㄜ	e	e	e	o、-ê	e
ㄝ	e	é	ê	eh	e
ㄞ	ai	ai	ai	ai	ai
ㄟ	ei	ei	ei	ei	ei
ㄠ	au	au	ao	ao	au
ㄡ	ou	ou	ou	ou	ou
ㄢ	an	an	an	an	an
ㄣ	en	en	en	ên	en
ㄤ	ang	ang	ang	ang	ang
ㄥ	eng	eng	eng	êng	eng
ㄦ	er	el	er	êrh	er
ㄭ		-y	-i	-ŭ、-ih	-r、-z

第三節　國語的聲母系統

國語共有二十一個輔音聲母，如果連零聲母也計入，就是二十二個。下面是國語的聲母表：

	塞音	塞擦音	鼻音	淸擦音	濁擦音	邊音
唇　音	p,pˊ		m	f		
舌尖音	t,tˊ	ts,tsˊ	n	s		l
捲舌音		tʂ,tʂˊ		ʂ	ʐ	
舌面音		tɕ,tɕˊ		ɕ		
舌根音	k,kˊ		(ŋ)	x		

表中的逗點分開送氣音和不送氣音。括號中的ŋ在某些方言中做聲母用，可是國語已經消失了，只出現在韻尾。

舌尖音中，〔t〕、〔t´〕、〔n〕、〔l〕發音時舌尖較高，接觸上齒齦；〔ts〕、〔ts´〕、〔s〕舌尖較低，接觸上下齒的背後。兩類稍有不同。

國語唯一的濁擦音是〔ʐ〕，這個音對南方人來說，比較不容易念得準。

第四節　國語的韻母系統

構成國語韻母的元音共有十一個，包括八個舌面元音和三個舌尖元音。下面依發音的高低、前後列出這十一個元音：

	舌尖		舌面		
	前	後	前	央	後
高	ɿ	ʅ	i,y		u
中		ɚ	e	ə	ɤ,o
低				a	

三個舌尖元音都是單獨做韻母，不和別的元音相拼合。而且三個音出現的環境都不相同，〔ɿ〕一定出現在〔ts〕、〔ts´〕、〔s〕的後面，〔ʅ〕一定出現在〔tʂ〕、〔tʂ´〕、〔ʂ〕、〔ʐ〕的後面，〔ɚ〕前面永遠沒有聲母。所以在標寫上，我們可以用一個〔ï〕來代表這三種舌尖元音而不成混淆。例如「資」作〔tsï〕、「知」作〔tʂï〕、「而」作〔ï〕。

舌面元音構成韻母的方式有下面幾類：

1.V型

這是以單元音做韻母。例如「巴、他、拉、擦、沙」爲〔-a〕韻母；「德、則、車、哥」爲〔-ɤ〕韻母；「皮、提、基、衣」爲〔-i〕韻母；

「布、夫、都、奴、租、書、姑、烏」爲〔-u〕韻母；「女、居、許、魚」爲〔-y〕韻母。共有以上五種。

2.VV型

這是複元音韻母，可分爲下降複元音（響度由大而小）和上升複元音（響度由小而大）兩大類。

前者如「白、太、來、賽、開、矮」爲〔-ai〕韻母；「梅、肥、內、誰、黑」爲〔-ei〕韻母；「包、刀、老、早、燒、好、奧」爲〔au〕韻母；「謀、頭、樓、走、手、肉、後」爲〔-ou〕韻母。共有四種。

後者「加、下、牙」爲〔-ia〕韻母；「別、滅、碟、列、皆、夜」爲〔-ie〕韻母；「抓、瓜、花、蛙」爲〔-ua〕韻母；「玻、佛、多、羅、坐、說、若、鍋、活、窩」爲〔-uo〕韻母；「略、缺、靴、月」爲〔-ye〕韻母。共有五種。

3.VVV型

這是三合元音，可以看作介音加複元音的結構。例如「表、跳、鳥、交、妖」爲〔-iau〕韻母；「丟、留、秋、由」爲〔-iou〕韻母；「帥、怪、外」爲〔-uai〕韻母；「堆、崔、追、歸、惟」爲〔-uei〕韻母。共四種。

4.VC型

這是後面以一個輔音收尾的韻母，這個輔音一定是鼻音〔-n〕或〔-ŋ〕，傳統上稱爲「陽聲韻」。例如「班、凡、單、南、參、然、干、安」爲〔-an〕韻母；「忙、房、湯、郎、藏、商、康、昂」爲〔-aŋ〕韻母；「本、分、嫩、怎、眞、痕、恩」爲〔-ən〕韻母；「崩、風、能、僧、成、耕」爲〔-əŋ〕韻母；「賓、民、林、今、因」爲〔in〕韻母；「明、丁、陵、京、英」爲〔-iŋ〕韻母；「東、農、總、中、公、翁」爲〔-uŋ〕韻母；「君、勛、雲」爲〔-yn〕韻母。以上共八種。

5.VVC型

這也是以鼻音收尾的陽聲韻，，前面帶有上升複元音。例如「篇、

年、間、鹽、」爲〔-ien〕韻母；「娘、將、相、羊」爲〔-iaŋ〕韻母；「短、亂、算、穿、寬、完」爲〔-uan〕韻母；「莊、光、黃、汪」爲〔-uaŋ〕韻母；「屯、論、尊、春、滾、溫」爲〔-uən〕韻母；「捐、宣、圓」爲〔-yen〕韻母；「炯、窮、熊、用」爲〔-yuŋ〕(或〔-ioŋ〕)韻母。共七種。

以上國語的韻母共有三十三種，如加上舌尖韻母〔ï〕，就是三十四種。下面把它們列成簡表：

ï	i	u	y	a	ɤ	
ai	ei	au	ou			
ia	ie	ua	uo	ye		
iau	iou	uai	uei			
an	aŋ	ən	əŋ	in	iŋ	uŋ,yn
ien	iaŋ	uan	uaŋ	uən	yen	yuŋ

國語的韻母沒有以塞音收尾的，只有鼻音收尾和元音收尾兩大類，前者稱陽聲韻，後者稱陰聲韻，這是依韻尾所作的韻母分類。若以介音區分，則有四類：

1.開口呼——不以〔i〕、〔u〕、〔y〕開頭的韻母。

2.齊齒呼——以〔i〕開頭的韻母。

3.合口呼——以〔u〕開頭的韻母。

4.撮口呼——以〔y〕開頭的韻母。

開、合兩類又稱爲「洪音」，齊、撮兩類又稱爲「細音」。

第五節　韻母和聲母的配合

國語的韻母和聲母有一定的配合關係。例如：

1.ㄐㄑㄒ只配細音，不配洪音。

2.ㄍㄎㄏ，ㄓㄔㄕ、ㄗㄘㄙㄖ只配洪音，不配細音。

3.三種舌尖元音分別專配ㄓ系、ㄗ系、和零聲母（見前面的說明）。

4.ㄅㄆㄇㄈ，ㄉㄊ都不配撮口字。

5.ㄜ不配唇音和舌面音。

下面是二十二種聲母和三十四種韻母的配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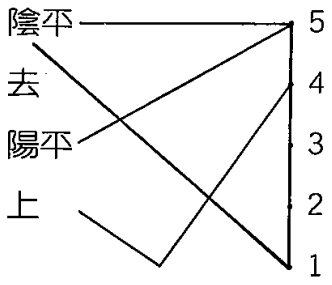
		ㄅㄆㄇㄈ	ㄉㄊㄋㄌ	ㄓㄔㄕ	ㄗㄘㄙㄖ	ㄐㄑㄒ	ㄍㄎㄏ	○
開口呼	ㄝ			資雌私	之池施日			兒
	ㄚ	巴爬媽發	答他拿拉	紮擦灑	眨茶沙		咖哈	阿
	ㄜ		德特那勒	則側色	哲車蛇熱		哥科禾	娥
	ㄞ	白排埋	呆台乃來	災猜賽	摘拆曬		該開孩	哀
	ㄟ	卑培眉飛	得　內雷	賊	這　誰		給　黑	
	ㄠ	包拋毛	刀桃腦老	糟操掃	招抄少擾		羔考豪	敖
	ㄡ	剖謀否	都偷耨漏	鄒湊搜	州抽收柔		勾口侯	歐
	ㄢ	般潘滿凡	單談南蘭	簪參傘	占產山然		干看含	安
	ㄣ	奔噴門分	嫩	怎岑森	珍陳申人		根肯很	恩
	ㄤ	幫旁忙房	當唐囊狼	葬倉桑	章昌傷讓		岡康杭	昂
	ㄥ	崩烹蒙蜂	登疼能冷	增層僧	征稱升扔		庚坑橫	
齊齒呼	ㄧ	逼皮米	低堤泥里			雞欺西		衣
	ㄧㄚ		倆			家恰夏		鴉
	ㄧㄝ	別撇滅	爹貼捏列			皆切些		耶
	ㄧㄠ	標漂苗	吊跳鳥廖			交敲消		妖
	ㄧㄡ	謬	丟　牛溜			糾丘休		由
	ㄧㄢ	邊偏眠	顛添年連			肩千仙		煙
	ㄧㄣ	賓品民	您林			金侵新		因
	ㄧㄤ		娘良			江強香		央
	ㄧㄥ	冰平明	丁聽寧冷			京輕興		英

合口呼	ㄨ	布魯毋夫	都途奴路	租粗蘇	朱初舒如		姑苦胡	無
	ㄨㄚ				抓 刷		瓜誇花	娃
	ㄨㄛ		多托諾洛	昨錯索	捉綽說若		郭闊活	窩
	ㄨㄞ				揣衰		乖快壞	歪
	ㄨㄟ		推退		追吹水銳		歸虧灰	威
	ㄨㄢ		端團暖卵	鑽竄算	專川拴軟		官寬歡	萬
	ㄨㄣ		敦吞 倫	尊村孫	準春舜閏		棍昆昏	溫
	ㄨㄤ				莊窗奴		光狂皇	汪
	ㄨㄥ		冬通農龍	宗從松	中衝 戎		工空紅	翁
撮口呼	ㄩ		女呂			舉取許		魚
	ㄩㄝ		虐略			決缺學		曰
	ㄩㄢ					捐圈宣		元
	ㄩㄣ					均群熏		雲
	ㄩㄥ					窘窮凶		用

第六節 國語的聲調

聲調是利用音高的變化來產生辨義作用的一種語音成分。國語有四種聲調：陰平（第一聲）、陽平（第二聲）、上聲（第三聲）、去聲（第四聲）。例如「巴拔把爸」、「媽麻馬罵」正是聲、韻相同，而四聲不同的字。

通常記錄調值是採用五度制。用一個縱座標，依發音頻率的高低分爲五度，這樣就可以把各類聲調音高的變化情形標示出來：



我們可以寫作「陰平」ㄱ 55，「陽平」ㄱ 35，「上聲」ㄴ 214，「去聲」ㄴ 51。

音的高低長短，不像音樂上那麼嚴格。它只是比較的，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只要調型相同，音高一點或低一點，並不妨碍辨義。所以上聲214也有人念成315。

第四講　我國的語言和方言

第一節　境內的漢藏語言

語言（*language*）和方言（*dialect*）不同，漢語是一種語言，吳語、客語、粵語……是漢語的方言。藏語、維吾爾語、蒙語……是漢語之外的語言。而其中藏語又是同族語言，維吾爾語、蒙語屬於另外的語族，它們都是中國的語言。

漢語所屬的語族叫做「漢藏語族」（*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依據印弟安那大學人類學系C.F. and F.M. Voegelin 1978年出版的"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一書307頁，把漢藏語族分爲下面幾系：

1.Chinese

2.Kam-Tai

3.Miao-Yao

4.Tibeto-Burman

Bodo-Naga-Kachin

Burmese-Lolo

Gyarung-Mishmi

Karen

Naga-KuKi-Chin

Tibetan

依照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五版（1974年）「漢藏語族」條，分爲以下四系：

1.Chinese Languages

2.Tibetic (Bodic) Languages

3.Burmic Languages

4.Baric (Bodo-Garo) Languages（分佈於阿薩密，約五十多萬

人口）

何大安《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1987年）亦分爲四系：

1.漢語

2.藏緬語

藏語

羌語（嘉戎語、普米語、爾龔語…）

珞巴語

緬彝語｛緬語支 / 彝語支（傈僳語、哈尼語、納西語、白語…）

土家語

景頗語（景頗語、怒語、獨龍語…）

卡倫語

博多・迦羅語

欽語

3.侗傣語（*Kam-Tai*）

侗水（侗語、水語、毛難語…）

仡佬語

壯傣語（傣語、布依語、壯語）

黎語

4.苗瑤語

苗語

瑤語

以上這些語言除漢語外，都分佈於西南地區。侗傣、苗瑤在廣西、貴州、雲南，藏緬語在青康藏高原、四川、甘肅的西部。藏緬語分佈境外的包含了緬甸、尼泊爾、錫金、不丹、拉達克、及印度北部。境外的侗傣語和苗瑤語分佈於中南半島。

下面簡單介紹幾種主要的境內同族語言：

1.藏語

除西藏外，還分佈於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分爲衛藏、康、安多三個方言。前兩者都有聲調，安多方言無聲調。普遍有複聲母，安多方言尤爲繁複。複元音很少。大部分地區具有〔-m〕、〔-n〕、〔-ŋ〕、〔-r〕、〔-ʔ〕（或〔-k〕）等輔音韻尾。

句子結構是SOV（主語—賓語—謂語），形容詞在被修飾詞之後。

2.彝語

分佈於雲南、四川、貴州、廣西。國外又稱「羅羅語」，分布在越南、緬甸。元音分鬆、緊，濁輔音較多。韻母一般由單元音構成，無輔音韻尾。

句子結構是SOV。語助詞較多。有些方言在動詞上以輔音清濁的變化來表示自動和使動。

3.哈尼語

分佈於雲南紅河、江城、西雙版納、墨江、瀾滄等地。國外也稱阿卡語，分佈於緬甸、寮、泰、越境內。元音分鬆緊，韻母由單元音構成。句子爲SOV。

4.傈僳語

分佈於雲南怒江、德宏、麗江、廸慶、大理、楚雄等地。國外分佈於緬甸境內。元音分鬆緊，無輔音韻尾。句子爲SOV結構。但賓語加助詞後，可放在主語之前。

5.納西語

分佈於雲南麗江、維西、中甸、永勝、和四川鹽源、鹽邊、木里等地。輔音分清濁，大多數地區還有前帶鼻音的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韻母以單元音爲主，複元音較少。複元音主要是漢語借詞。元音不分鬆緊，無輔音韻尾。句子爲SOV結構。主語或賓語帶助詞時，二者位置可互換。

6.白語

分佈於雲南大理、碧江、保山、維西等地。分南、中、北三個方言。北部方言差異較大。元音分鬆緊，韻母無輔音韻尾。句子爲SVO結構，但帶後置助詞的賓語可以放在謂語或主語之前。量詞位置都在被修飾的名詞之後。以音譯的方式吸收大量的漢語詞，是藏緬語中受漢語影響最大的一種語言。

7.景頗語

分佈於雲南德宏。國外分佈在緬甸克欽邦（一般稱克欽語）。元音分鬆緊，有複輔音。輔音韻尾有〔-m〕、〔-n〕、〔-ŋ〕、〔-p〕、〔-t〕、〔-k〕、〔-ʔ〕七個。詞序和助詞是表達語法意義的主要手段。帶詞頭的雙音節詞較多。

8.土家語

分佈於湖南龍山、永順、保靖、古文、吉首、瀘溪等地。分南、北兩個方言。複元音和鼻化元音較多，北部方言沒有濁塞音和濁塞擦音聲母。句子爲SOV形式。形容詞修飾名詞時，大都在名詞之後。

9.羌語

分佈於四川茂汶、汶川、理縣、松潘等地，分南、北兩個方言。有豐富的複輔音。北部方言無聲調。助詞很多。句子爲SOV式。

10.普米語

分佈於雲南蘭坪、寧蒗、維西等地。複輔音和複元音較多，部分地區元音分鬆緊。句子爲SOV型。形容詞在被修飾詞之後。

11.獨龍語

分佈於雲南貢山，國外分佈於緬甸。複輔音很多，元音分長短，有〔-m〕、〔-n〕、〔-ŋ〕、〔-p〕、〔-t〕、〔-ʔ〕、〔-l〕、〔-r〕八個輔音韻尾。句子爲SOV型。

12.壯語

分佈於廣西、雲南文山。分南、北兩個方言。元音分長短，濁塞音聲母只有前帶喉塞音的〔ʔb〕、〔ʔd〕。輔音韻尾有〔-m〕、〔-n〕、

〔-ŋ〕、〔-p〕、〔-t〕、〔-k〕。多單音詞。以詞序和虛詞爲主要語法手段。名詞的修飾語大都在名詞之後，但數量修飾語（「一」除外）則在名詞之前。句子爲SVO型。

13.布依語

分佈於貴州南部和西南部。濁塞音只有前面帶喉塞音的〔ʔb〕、〔ʔd〕。元音分長短。大部分地區有韻尾〔-m〕、〔-n〕、〔-ŋ〕、〔-p〕、〔-t〕、〔-k〕；部分地區沒有〔-m〕、〔-p〕。以單音詞爲主，詞序和虛詞爲主要語法手段。修飾語的位置和壯語同。句子爲SVO型。

14.傣語

分佈於雲南西雙版納、德宏等地。國外主要分佈在緬甸撣邦，稱爲撣語。元音分長短，輔音韻尾有〔-m〕、〔-n〕、〔-ŋ〕、〔-p〕、〔-t〕、〔-k〕。句子爲SVO型。修飾語的位置同壯語。

15.侗語

分佈於貴州、湖南、廣西。分南、北兩個方言。同語系其他一些語言的〔ʔb〕、〔ʔd〕聲母，侗語分別幷入〔m〕、〔l〕。元音長短有合併的趨勢。輔音韻尾有〔-m〕、〔-n〕、〔-ŋ〕、〔-p〕、〔-t〕、〔-k〕。聲調數目比同語系其他語言多。單音詞居多，以詞序和虛詞爲主要語法手段。名詞的修飾語除數量詞外，一般都在名詞之後。句子爲SVO型。

16.水語

分佈於貴州黔南、荔波、都匀、獨山等地。聲母較多，有兩套濁塞音，如〔b〕和〔ʔb〕，〔d〕和〔ʔd〕；三套鼻音，如〔m〕、〔ʔm〕、〔m̥〕；有較多的顎化音及唇化音。輔音韻尾有〔-m〕、〔-n〕、〔-ŋ〕、〔-p〕、〔-t〕、〔-k〕。元音〔a〕分長短。名詞的修飾語除數量詞外，一般在名詞之後。句子爲SVO型。

17.毛難語

分佈於廣西環江。和水語最接近。聲母、韻母都較複雜，有兩套濁塞音，如〔ʔb〕、〔mb〕；兩套鼻音，如〔ʔm〕、〔m〕；有相當多的

顎化聲母和唇化聲母，如〔dj〕、〔dw〕。元音分長短。輔音韻尾有〔-m〕、〔-n〕、〔-ŋ〕、〔-p〕、〔-t〕、〔-k〕。以詞序和虛字爲主要語法手段。名詞的修飾語一般在名詞之後，只有數量修飾語（「一」除外）在前。句子爲SVO型。

18.黎語

分佈於海南島。分五個方言。元音分長短。輔音韻尾有〔-m〕、〔-n〕、〔-ŋ〕、〔-p〕、〔-t〕、〔-k〕，個別地區還有舌面音韻尾〔-ɲ〕、〔-ʧ〕。聲調較少。句子爲SVO型。名詞的修飾語除數量詞外，一般在名詞之後。

19.苗語

分佈於貴州、雲南、湖南、廣西、四川等地。國外，主要分佈於越南、寮國。比起同語系的瑤語，苗語的聲母較多，韻母較少，大部分地區有〔mp〕、〔nt〕、〔nts〕、〔ntz〕、〔ŋk〕等複聲母。韻尾輔音只有〔-n〕（或〔-ŋ〕）。詞根大多爲單音節。構詞附加成分多爲前加成分。以詞序和虛詞爲主要語法手段。數詞、量詞與名詞組合時的次序與漢語同，形容詞在被修飾詞之後。句子爲SVO式。我國境內的苗語分湘西、黔東、川黔滇三個方言，方言差別較大。

20.瑤語

分爲三支：

(1)自稱爲「勉」的瑤族，分佈在廣西、湖南、雲南、廣東、貴州等省。塞音和塞擦音聲母有清濁對立，元音分長短，輔音韻尾有〔-m〕、〔-n〕、〔-ŋ〕、〔-p〕、〔-t〕、〔-k〕。形容詞通常在被修飾詞之後，名詞、代詞作修飾語時，在被修飾語之前。

(2)自稱爲「布努」的瑤族，分佈在廣西西北部。有〔mp-〕、〔nt-〕、〔nts-〕、〔ɲʧ-〕、〔ŋk-〕等複聲母。除借詞外，輔音韻尾通常只有〔-n〕、〔-ŋ〕。名詞、形容詞、指示代詞作修飾語時，在被修飾語之後，指人的名詞作修飾語和人稱代詞作領屬性的修飾語

時，均在被修飾詞之前。

(3)自稱爲「拉珈」的瑤族，分佈在廣西金秀縣。具有帶喉塞音的聲母〔ʔb-〕、〔ʔbl-〕；鼻化韻較多，輔音韻尾有〔-m〕、〔-n〕、〔-ŋ〕、〔-p〕、〔-t〕、〔-k〕。名詞、形容詞、指示代詞和限制性的人稱代詞作修飾語時，在被修飾詞之後，人稱代詞作領屬性的修飾語時，在被修飾詞之前。

以上三種瑤語的句都是SVO型。

21.仡佬語

分布於貴州省安順縣的灣子寨、普定縣的窩子寨和織金縣的龍家寨等地。人口兩萬多，但會說仡佬語的只有六千多。有〔ml-〕、〔pl-〕等複聲母。韻母較少，韻尾輔音只有〔-ŋ〕。詞根多爲單音節，構詞附加成分多爲前加。句子屬SVO型。

第二節　境內的其他語言

我國境內除了漢藏語言之外，還有阿爾泰（*Altaic family*）、南亞（*Austroasiatic family*）、南島（*Austronesian family*）、印歐（*Indo-European family*）等四大語族。

它們的分支系統是這樣的：

阿爾泰語族

1.蒙古系

東支——蒙語、布里亞特語、達斡爾語

西支——土族語、東鄉語、裕固語、保安語

2.滿通系

通古斯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

滿州語——滿語、錫伯語、赫哲語

3.突厥系

亞庫特語

塔塔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

烏茲別克語、維吾爾語、撒拉語

土庫曼語、土耳其語

南亞語族

1.孟高棉語系——崩龍語（佤語、布朗語屬之）、卡西語、孟語、克木語、高棉語

2.門達語系——印度北部

3.尼科巴語系——緬甸南方的尼科巴群島

南島語族

1.馬玻語系——分布於南洋群島及大洋洲

2.排灣語系——魯凱語、喀瑪蘭語、排灣語、卑南語、阿美語、布農語、邵語

3.鄒語系

4.泰雅語系——泰雅語、賽夏語

下面我們把境內的幾種主要語言作一概略的介紹：

1.維吾爾語

分布於新疆。元音部位和諧比較嚴整，唇狀和諧已較鬆弛。元音〔a〕、〔ε〕在一定的語音條件下，有弱化爲〔e〕、〔i〕的現象。早期來自阿拉伯語、伊朗語的借詞很多。原有以阿拉伯字母爲基礎的文字，近世改用拉丁字母爲基礎的新維吾爾文。蘇聯境內的維吾爾族，則使用以俄文字母爲基礎的文字。

2.哈薩克語

分布於新疆伊犂。元音和諧比較嚴整。元音〔e〕在詞首時前面帶〔j〕；元音〔o〕、〔ɸ〕在詞首時前面帶〔w〕。名詞、代詞、數詞有七個格。動詞謂語第一人稱單數附加成分，除使用第一人稱代詞形式外，

還使用短尾形式〔-m〕。有關畜牧的詞語很豐富。原有以阿拉伯文字母爲基礎的文字，近世改用拉丁字母的新哈薩克文。蘇聯境內的哈薩克族，則改以俄文字母爲基礎。

3.柯爾克孜語

分布於新疆。元音分長短，元音和諧十分嚴整。動詞謂語的第一人稱單數附加成分，有〔-m〕形式，與哈薩克語同。有關畜牧的詞很豐富。蒙語借詞很多。有以阿拉伯字母爲基礎的文字。蘇聯境內則稱吉爾吉斯，用俄文字母。

4.撒拉語

分布於青海循化。元音都有清化現象。塞音、塞擦音都是清音，分送氣和不送氣兩套。名詞沒有數的區別。動詞和名詞做謂語時的人稱形式已經消失，帶有兩個以上附加成分的派生詞很少。在突厥語族中，撒拉語和裕固語一樣受漢語的影響較深。

5.裕固語

分爲兩種：

(1)甘肅肅南縣「西部裕固族」說的話屬突厥語系。元音分爲帶喉擦音和不帶喉擦音的兩類。有較多的複輔音，塞音和塞擦音都是清音，分送氣和不送氣兩套。

(2)肅南縣「東部裕固族」的語言屬蒙古語系。在語音上保留某些古代蒙古語的特點，在語法上有些形式已趨於簡化。

6.蒙古語

分布在內、外蒙古，及吉林、遼寧、黑龍江、新疆、青海、寧夏、甘肅等地。多音節詞的第一音節和閉音節的單音節詞有長短元音的對立。第一音節以後的短元音由弱化走向失落，形成複輔音出現在音節末尾，或複輔音自成音節的現象。有元音和諧律。在詞根之後，接表示數、格、反身、人稱領屬等語法意義的附加成分；動詞後面接表示態、體、時、式等語法意義的附加成分；形成黏著語的特點。通用以

回鶻字母爲基礎的蒙古文。新疆的蒙族使用在蒙古文基礎上稍加改變而成的「陶德」蒙古文。

7.東鄉語

分布於甘肅東鄉縣。單元音較少，複元音較多。沒有長短元音的對立。詞的第一音節裏的元音〔i〕、〔u〕，在送氣的塞音、塞擦音或清擦音後，一般都清化。元音和諧趨於消失。在蒙古語系中，東鄉語受漢語影響較大。

8.土族語

分布於青海互助縣，民和、大通、樂都及甘肅天祝等地。十三世紀的蒙語文獻中的詞首輔音h（現代蒙語已失落），在土族語中念爲〔f〕或〔h〕。由於詞的第一音節失落元音，而形成了詞首複輔音。漢語借詞和藏語借詞較多。

9.保安語

分布於甘肅臨夏縣大河家。元音和諧已不存在。詞首能出現一系列的複輔音。十三世紀蒙語文獻中的詞首輔音h，在保安語中念〔f〕、〔h〕、〔x〕、〔g〕。有很多的漢語和藏語借詞。

10.達斡爾語

分布於黑龍江和新疆塔城。十三世紀蒙語文獻中的詞首輔音h完全保存。有第一人稱代詞多數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對立，並能全部變格。有一些漢語、鄂溫克語、滿語借詞。

11.鄂溫克語

分布於黑龍江。元音分長短。元音和諧較嚴整。輔音有大量的同化現象，因此出現相當多的長輔音。動詞有態、體、時、式、人稱等範疇。

12.鄂倫春語

分布於黑龍江。和鄂溫克語相近，但不像鄂溫克語因語音同化而產生那樣多的長輔音。有較多的以複輔音開頭的附加成分。有關狩獵

的詞比較豐富。

13.滿語

現代的滿族都說漢語，只有黑龍江瑷琿、富裕等地還能講滿語。元音有和諧律。在大多數通古斯滿語系裏不能分別的輔音〔ṕ〕和〔f〕、〔s〕和〔ʃ〕，在滿語裏都是獨立的音位。名詞有數、格的範疇。動詞有態、體、式等範疇。滿語既有黏著語的特點，又使用虛詞作爲表達語法意義的手段。句子爲SOV型。修飾語在被修飾語之前。有十六世紀末據蒙文創制的滿文。

14.錫伯語

分布於新疆察布查爾、塔城等地。和滿語近似。元音不分長短，複元音較多。有元音和諧現象，但不嚴整。動詞有態、體、式的範疇，虛詞比較豐富。有在滿文基礎上改制的錫伯文。

15.赫哲語

分布於黑龍江同江、饒河等縣。元音不分長短，有元音和諧現象。有較多的漁業方面的詞彙。

16.佤語

分布於雲南滄源、西盟、瀾滄、孟連、耿馬、鎮康等地。國外，分布於緬甸境內。我國佤語元音分鬆、緊，有複輔音，送氣的輔音較多。韻尾有〔-m〕、〔-n〕、〔-ŋ〕、〔-p〕、〔-t〕、〔-k〕、〔-h〕、〔-ʔ〕八類。人稱代詞有單數、雙數、多數的分別，雙聲和多數用元音交替表示。大部分詞由單音節構成，附加成分較少。句子爲SVO型。近世有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17.布朗語

分布於雲南西雙版納、臨滄、瀾滄等地。複輔音較多。有清化鼻音。輔音韻尾包括〔-m〕、〔-n〕、〔-ŋ〕、〔-p〕、〔-t〕、〔-k〕、〔-l〕、〔-ʔ〕八類。人稱代詞的數和佤語同。修飾語一般在被修飾語之後。句子爲SVO型。

18.崩龍語

分布於雲南德宏、鎮康。國外，分布於緬甸境內。我國崩龍語複輔音較多。輔音韻尾有〔-m〕、〔-n〕、〔-ŋ〕、〔-p〕、〔-t〕、〔-k〕、〔-h〕、〔-ʔ〕八類。人稱代詞、修飾語、句型的情況與布朗語同。

19.塔吉克語

分布於新疆塔什庫爾干。是我國境內唯一的印歐語言。分爲色勒庫爾話、瓦汗話兩種方言。前者人口較多。輔音較豐富，兩個元音相連時，有省音、增音的現象。重音一般在詞的末一音節上。句型爲SOV型。修飾語都在被修飾詞之前。

20.高山語

分布於台灣山區。分爲泰雅、賽夏、布農、鄒、排灣、阿美、雅美、魯凱、卑南九族，後來又加入日月潭附近的邵族，而成十族。各族語言之間，內部差別很大。他們彼此間可能已經分開數千年之久，遠比漢語各方言的差異還大。其語言特點有：清塞音各部位只有一種，送氣與不送氣並無音位性區別。各語言大致都有一套舌面音和舌尖音對立，而魯凱、卑南、排灣語在這兩套之外，有一套捲舌音〔ʈ〕、〔ɖ〕、〔ɭ〕。各語言都有喉塞音，除鄒語、布農語外，都有舌尖顫音。元音多半是四個，其他元音多的，可能正在複元音變單元音的演變過程中。元音長短各語言不一致。重音各語言也不一致。高山語是一種複音節語。附加成分有前加、中加、後加等三種方式，造成語法上的形態變化。句子爲VSO型。形容詞常在被形容詞之後。漢語借詞多從閩南語借入。

我國境內的語言既如上述，各族的人口數量又如何呢？依據1980年的資料，我國有五十六個民族，除漢族外，人口在百萬以上的，有十三族，包括：

1.壯族　　(廣西)　　1209萬人

2.回族	(使用漢語，分布全國各地)		649萬人
3.維吾爾族	(新疆)		548萬人
4.彝族	(雲南)		485萬人
5.苗族	(雲南、貴州)		392萬人
6.藏族	(青康藏地區)		345萬人
7.蒙族	(內蒙、新疆)		266萬人
	(外蒙)	(1983年)	183萬人
8.滿族	(東北，使用漢語)		265萬人
9.布依	(貴州)		172萬人
10.朝鮮	(東北)		168萬人
11.瑤族	(廣西)		124萬人
12.侗族	(貴州)		111萬人
13.白族	(雲南)		105萬人

第三節　漢語的方言

壹、 北方官話

範圍包括了中國的北部各省和東北各省，通行區域最廣，影響力也最大。也有人把山西、陝西另外稱作「西北官話」。

北平話的音韻系統和國語相同，但某些字的念法，所用的詞彙頗有出入。

山東話的鼻音聲母有〔m-〕、〔n-〕、〔ȵ-〕、〔ŋ-〕四個。有鼻化韻母〔ã〕、〔ẽ〕等，陽聲韻尾只有〔-ŋ〕一類。聲調有四類，但調值和北平話不同：陰平↗213、陽平↘42、上聲┐55、去聲↘31。

西安話有〔pf-〕、〔pf'-〕、〔f-〕、〔v-〕一套聲母。鼻音也是〔m-〕、

〔n-〕、〔ɳ-〕、〔ŋ-〕四個。韻母的鼻化情形與山東同。陽聲韻尾也只有〔-ŋ〕一類。四聲的調值是：陰平↘21、陽平↗24、上聲↘453、去聲↗45。

太原話沒有捲舌聲母，鼻音有〔m-〕、〔n-〕、〔ŋ-〕三個。韻母有鼻化的〔æ̃〕、〔ɒ̃〕等。輔音韻尾有〔-ŋ〕、〔-ʔ〕兩類。聲調還有入聲。共分五調：平聲⌟11、上聲↘53、去聲⌝55、陰入⌟2、陽入↘54。

貳、 西南官話

分布於四川、雲南、貴州、湖北各省。音韻特點是：捲舌音多半和〔ts-〕、〔tsˊ-〕、〔s-〕不分。〔-ən〕和〔-əŋ〕，〔-in〕和〔-iŋ〕沒有區別，因此，「庚、根」同音，「京、巾」同音。〔l-〕和〔n-〕也不分。

漢口話的鼻音聲母有〔m-〕、〔n-〕、〔ŋ-〕三個，沒有鼻化韻母，陽聲韻尾有〔-n〕、〔-ŋ〕兩類。四聲的調值是：陰平⌝55、陽平↗213、上聲↘42、去聲↗35。

成都話鼻音聲母有〔m-〕、〔n-〕、〔ɳ-〕、〔ŋ-〕四個。擦音有〔f-〕和〔v-〕，〔s-〕和〔z-〕的對立。沒有鼻化韻母，陽聲韻尾與漢口同。四聲的調值是：陰平⌝44、陽平↘31、上聲↘53、去聲↗13。

西南官話自金沙江、泯江流域，以至嘉陵江以上，有五個聲調，入聲尚保存。湖北東部也有分六調的，也就是把去聲分陰去（高平調⌝，如「替、試」）、陽去（低平調⌟，如「是、事」）。

叁、 下江官話

分布於江蘇北部和安徽省。音韻特點是：〔-an〕和〔-aŋ〕，〔-ən〕和〔-əŋ〕，〔-in〕和〔-iŋ〕都不分。至於〔l-〕、〔n-〕聲母不分，是整個長江流域的特色。所以「南、藍」同音、「怒、路」同音。

揚州話即屬下江官話。沒有捲舌聲母。鼻音聲母只有〔m-〕、〔n-〕兩類。有鼻化的韻母〔ĩ〕、〔ɛ̃〕、〔uõ〕等。入聲以喉塞音〔-ʔ〕收尾。

共有五調：陰平↘31、陽平↗34、上聲↗434、去聲↗45、入聲→5。

肆、吳　語

分布於江蘇南部和浙江。各地方言的歧異很大。一般分爲北部的「江浙方言」，和南部的「浙南方言」。其音韻特點是：全濁聲母仍然保存，如〔b-〕、〔d〕、〔dʑ-〕、〔g-〕，以及濁擦音〔v-〕、〔z-〕、〔ɦ-〕等。鼻音聲母有〔m-〕、〔n-〕、〔ȵ-〕、〔ŋ-〕四個。捲舌音已併入〔ts-〕、〔tsʻ-〕、〔s-〕、〔z-〕了。韻母方面有圓唇的中高元音〔ø〕，如「甘、旱、蠻、干、滿」等字。有較廣的舌尖韻母字，如「子、水、書、耳」。並有音節化的輔音〔m̩〕（嘸）、〔n̩〕（你）、〔ŋ̩〕（五）。陽聲韻尾在北部的蘇州話有〔-n〕、〔-ŋ〕兩類，南部的溫州話只有〔-ŋ〕一類。韻母普遍有單元音化的趨向，複元音比較少，例如蘇州話「太」tʻa、「來」le、「醉」tse、「好」ha、「藍」le、「寬」kʻuø等。吳語也不分〔-ən〕、〔-əŋ〕和〔-in〕、〔-iŋ〕。入聲字全帶喉塞音韻尾。

聲調蘇州有七類：陰平→44、陽平↗24、上聲↘41、陰去↗513、陽去↘331、陰入→4、陽入↗23。溫州有八調：陰平→44、陽平↘31、陰上↘54、陽上↗24、陰去↘42、陽去」11、陰入↗23、陽入↗12。吳語的連字變調十分複雜。這也是其特色。

伍、閩北語

分布以福州爲中心，通行於閩江流域及三都澳沿岸一帶。聲母很簡單，只有十五個：

p（平、肥）、pʻ（波、匪）、m（蒙、微）
t（陳、治）、tʻ（湯、抽）、n（曰、紐）、l（柳）
ts（曾、周、樵）、tsʻ（燦、車）、s（時、隨）
k（該、求）、kʻ（氣、考）、ŋ（語、迎）

h（喜、恒、紛）、〇（溫、暗）

由此可以看出它沒有輕唇音〔f-〕，古代舌上音的字念爲舌頭音。古代的全濁聲母念成不送氣的清音，如「平、亭、陳、樵、求」等字（別的方言都念送氣音）。日母字念爲〔n-〕。

韻母方面，陽聲韻尾只有〔-ŋ〕一種。入聲有喉塞音韻尾（或舌根塞音-k韻尾）。有圓唇的〔œ〕元音。複元音很發達，有下降複元音加輔音韻尾的結構，如「硬」-aiŋ、「田」-eiŋ、「項」-auŋ、「康」-ouŋ、「宋」-ayn、「近」-œyŋ、「百」-aik、「急」-eik、「骨」-auk、「出」-ouk、「殼」-ayk、「乞」-œyk。這類結構在別的方言很少見。

聲調共有七類：陰平˥44、陽平˧52、上聲˨31、陰去˦213、陽去˩242、陰入˥23、陽入˥4。

陸、閩南語

以閩南、廣東的潮、汕爲中心，並擴及台灣、海南島。閩南又分爲廈門、漳州（包括龍溪、漳浦、南靖、長泰、平和、詔安、東山、海澄、雲霄等地）、泉州（包括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永春等地）三種方言。通常提到閩南語，都以廈門話作代表，一方面是因爲廈門自從闢爲商埠以後，商業繁盛，方言雜揉，使得廈門話大致具有閩南各方言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因爲廈門話的通行範圍最廣。

台灣的閩南人是由各地遷徙來的，最早在台南開發的是泉州人，後來廈門、漳州，還有少數潮州的移民也先後加入了台灣的開發。三百年來，交往頻繁，於是各地方音的色彩由濃而淡，至今留下了很多一字多音的痕迹。例如「做」可以念爲〔tse〕、〔tsue〕、〔tso〕；「關」可以念成〔kuaĩ〕、〔kuĩ〕、〔kuã〕。

下面以廈門話爲例來說明閩南語的音韻特色。聲母共有十五個：（參考丁邦新《台灣語言源流》）

p　(杯pue、飽pa)

ṕ　(蜂ṕaŋ、破ṕua)

m/b　(眉bai、滿muã)

t　(刀to、帶tua)

t́　(梯t́ui、糖t́ŋ)

n/l　(籃na、軟nŋ、紐liu)

ts　(蛇tsua、十tsap)

tś　(車tśia、手tśiu)

dz　(尿dzio;lio、入dzip;lip)

s　(寫sia、掃sau)

k　(橋kio、怪kuai)

ḱ　(開ḱui、苦ḱɔ)

ŋ/g　(芽ge、我gua、迎ŋia、硬ŋi；ŋe)

h　(雲hun、海hai)

ϕ　(鞋ue；e、〔不〕m)

由上表可知，閩南語沒有輕唇音〔f-〕。〔b-〕略帶鼻音成分，b與m之間以斜線分開，表示兩者可歸爲一個音位。n／l和ŋ／g的情況亦然。〔l-〕很接近塞音〔d-〕，因此閩南人對於辨別英語的line和dine或late和date普遍都有困難。〔ts-〕系四母配細音時，都有顎化現象。

韻母的情況如下：

1.陰聲韻

i　(米bi、四si、豬ti、去ḱi)

ui　(肥pui、水tsui、掛kui)

e　(馬be、茶te、坐tse、飛pe、過ke)

ue　(杯pue、雞kue、做tsue、賣bue、花hue)

a　(乾ta、飽pa)

ia (瓦hia、站kía、鵝gia)

ua (蛇tsua、破púa)

ɔ (布pɔ、雨hɔ)

o (刀to、好ho)

io (笑tsío 、廟bio)

u (牛gu、主tsu、鋸ku、母bu)

iu (樹tsíu 、綢tiu)

ai (眉bai、海hai)

uai (歪uai、怪kuai)

au (頭táu 、九kau)

iau (了liau、柱tíau)

2.鼻化韻

ĩ (邊pĩ、錢tsĩ、病pĩ、硬ŋĩ)

ã (擔tã、敢kã)

iã (聽t ́iã、餅piã)

uã (山uã、碗uã)

iũ (張tiũ、羊iũ)

uãi (縣kuãi、橫huãi)

3.陽聲韻

im (金kim、心sim)

am (柑kam、暗am)

iam (鹹kiam、點tiam、針tsiam)

in (今kin、面bin)

an (艱kan、慢ban)

ian　(仙sian、烟ian)

uan　(彎uan、環kúan)

un　(分hun、銀gun、本pun、船tsun)

iŋ　(生siŋ、釘tiŋ、間kiŋ、鐘tsiŋ、丙piŋ)

aŋ　(放paŋ、夢baŋ)

iaŋ　(雙siaŋ)

ɔŋ　(風hɔŋ、聰tsɔ́ŋ)

iɔŋ　(中tiɔŋ、相siɔŋ)

4.入聲韻

i？　(鐵t´i？、舌tsi？、碟ti？)

ui？　(血hui？)

e？　(白pe？、隔ke？、襪be？、月ge？)

ue？　(八pue？)

a？　(百pa？、鴨a？)

ia？　(壁pia？、〔吃〕tsia？)

ua？　(割kua？、〔跌〕pua？)

o？　(薄po？、學o？)

io？　(葉hio？、著tio？)

ip　(立lip、溼sip)

ap　(十tsap)

iap　(粒liap)

it　(筆pit、直tit)

at　(蝨sat、別pat)

iat　(設siat)

uat　(法huat)

ut (出tsʻut、佛put)
ik (叔tsik、熟sik)
ak (殼kʻak、墨bak)
iak (爆piak)
ɔk (託tʻɔk)
iɔk (局kiɔk)

5.音節性的輔音

m̩ (毋m̩、〔不〕m̩、媒hm̩)
ŋ̩ (長tŋ̩、飯pŋ̩、卵nŋ̩、毛mŋ̩)

閩南話的文白異讀非常顯著，幾乎可以看成兩個音韻系統。鼻化元音和喉塞音韻尾都只有白話音才有。其他如白話音念p-、pʻ-的「分、肥、方、蜂、浮」等字，文讀皆念h-。白話音念ts-、tsʻ-的「舌、船、成、星、鮮」等字，文讀皆念s-。白話音念k-、kʻ-的「枝、指、齒」等字，文讀念ts-、tsʻ-。「弟、世」白話-i，文讀-e；「四、子、豬、去」白話-i，文讀-u；「家、茶、牙、下」白話-e，文讀-a；「阿」白話-a，文讀-o；「鵝」白話-ia，文讀-o,「騎、蟻、寄」白話-ia，文讀-i；「溪、雞、洗」白話-ue，文讀-e等等。這種分歧的程度，超過別的方言。

閩南語有七個聲調：陰平˥55、陽平˧24、上聲˨51、陰去˩11、陽去˥33、陰入˨32、陽入˥5。連調的變化十分顯著。

柒、 客家語

分布於江西南部、廣東東部，又在福建西南部、湖南、廣西、四川、台灣也各有一部分。

台灣的客家人主要來自廣東東部，又分爲四縣方言和海陸方言。所謂四縣是指舊嘉應州所屬的興寧、五華、平遠、蕉嶺四縣。嘉應州

的府城即今之梅縣。所謂海陸是指舊惠州府的海豐、陸豐兩地。客家移民來台較閩南人晚，當時灌溉便利之河川下游，多已爲閩南人開墾，於是客家人多定居於各河川上游，以及丘陵地帶。也就是新竹、苗栗、高雄、屏東等地。

四縣方言和陸海方言在聲調上的差異較大。依據丁邦新《台灣語言源流》的調查，桃園的中壢、平鎮、龍潭說四縣話，觀音、新屋、楊梅說海陸話；新竹說海陸話的較多，大約是三與二之比。苗栗、高雄、美濃都說四縣話。

客家話通常以梅縣話爲代表。其聲母共有十七個：

p　p´　m　f（風、虎、夫、花）v（蛙、無、王、晚）
t　t´　n　l
ts（做、裝）ts´（坐、唱、茶、助）s（賽、沙、生、船）
k（歌、建、家、全）k´（枯、輕、共、期）ŋ（牙、人、眼、魚）
h（侯、鞋、香、河）〇（野、仁）

海陸話另有一套舌尖面的tʃ、tʃ´、ʃ聲母。發音介於捲舌tʂ系與舌面tɕ系之間，略偏向捲舌。美濃的ts系在細音前念tʃ系，屬同一音位。和海陸的兩套對立不同。

ŋ-有一舌面的同位音ȵ-，出現於細音前。可歸入同一音位。國語零聲母的合口字，如「蛙、萬、汪、晚」客家話都念〔v-〕。「胡、花」等字念〔f-〕，與粵語同；「尾」念〔m-〕，同粵語、吳語；「二、嚴」念〔ȵ-〕，則同吳語。

韻母方面，有舌尖元音〔ɿ〕，如「私、粗、數、世」等字。和閩南話一樣，沒有撮口呼的〔y〕。輔音韻尾有〔-m〕、〔-n〕、〔-ŋ〕、〔-p〕、〔-t〕、〔-k〕六種。沒有鼻化韻母。有音節性的輔音〔m̩〕（否定詞「不」）、〔ŋ̩〕（「魚、五」等字）。大體上，元音系統比較接近國語。

聲調方面共有六調：陰平ㄱ44、陽平ㄴ11、上聲ㄴ31、去聲ㄴ42、

陰入˩21、陽入˥4。其中有一個特色，部分上聲字，如「買、馬、李、領」，讀成了陰平調。此類情況都屬次濁字。至於變調，比閩南話簡單得多。

捌、粵　語

分布於兩廣、海南、香港等地。其聲母系統如下：

p　pʻ　m（馬尾物）f（飛花苦快）
t　tʻ　n　l
ts（左濟政）tsʻ（此清初）s（司消蝕）
k（歌家）kʻ（驅括）ŋ（銀牙）
h（霞可去謙好）〇（如回二然）

其特點是：〔m-〕還包括了一些微母字。〔f-〕還包括一些國語念〔x-〕的合口字（如「花」）和一些〔kʻ-〕的合口字（如「快」）。〔ts-〕系包含了國語〔ts-〕、〔tɕ-〕、〔tʂ-〕三系字。一些國語念〔kʻ-〕的字，念成〔h-〕。國語的〔ʐ-〕都念成零聲母。

韻母方面，有圓唇的〔y〕、〔œ〕元音。輔音韻尾有〔-m〕、〔-n〕、〔-ŋ〕、〔-p〕、〔-t〕、〔-k〕六類。沒有鼻化韻母。有長元音和短元音的對立。例如〔a：i〕和〔ai〕；〔a：u〕和〔au〕；〔a：m〕和〔am〕；〔a：n〕和〔an〕；〔a：ŋ〕和〔aŋ〕；〔a：p〕和〔ap〕；〔a：t〕和〔at〕；〔a：k〕和〔ak〕。

聲調因長短元音的關係，使入聲多增一調，故有九調。它們是：陰平˥55、陽平˩11、陰上˧35、陽上˧13、陰去˥33、陽去˩22、上陰入˥55、中陰入˥33、陽入˩22。

玖、贛　語

分布於江西、湖南東部、湖北東南、安徽南部、廣東北部。由於

和客語長期接觸，使得兩種方言的語音相當近似。其聲母系統如下：

p　p´　m　f（夫胡）
t（都豬驢）t´（土除）l（拿奴潤）
ts（租摘）ts´（粗初）s（似士）
tɕ　tɕ´　ȵ（尼魚饒）ɕ（小牧）
k（孤）k´（苦）ŋ（吾）
h（何孝）〇

濁音清化平仄都念送氣，這一點和客語相同（湘語正好相反，濁音無論是否清化，皆讀不送氣。國語則濁音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

一般學者都同意贛方言是個較少獨特語言風貌的方言。趙元任民國23年爲上海《申報》印行的語言地圖，沒有贛方言一支，贛方言北部劃入官話，南部劃入客語。李方桂民國26年英文《中國年鑑》記中國境內方言，把贛、客合爲一支。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1960)、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14卷1-2期，1982)、李榮「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則認爲贛語是一支獨立的方言。所以有如此不同的看法，是由於贛語受鄰近方言的影響既深且久，因而逐漸失去屬於自己的語言特徵。

何大安在「論贛方言」(《漢學研究》五卷一期，1987) 一文中，把受四周方言影響的成分過濾後，列出七條原始贛語的特徵：

1.濁音清化平仄送氣。
2.泥來有別。
3.見系三、四等字不顎化。
4.咸攝一、二等主要元音有別。
5.保持-m、-n、-ŋ韻尾。
6.保持-p、-t、-k韻尾。

7.濁上歸去，平去入分陰陽，共七個調。

但是今天卻沒有任何一個贛方言完全具有眞正這七點。被過濾掉的特點有：8.泥來混。9.舌根擦音與唇擦音相混。10.端知系不分。11.有舌面鼻音〔ȵ〕。12.見系字顎化。13.複元音單元音化。14.有鼻化元音。15.塞音韻尾弱化爲喉塞音，或進而丟失，這幾點可以在贛語四周的大方言裡看到。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變化，不見於四周方言，也不能追溯到早期贛方言，例如：16.來母細音讀d，t或y。17.透定母字讀h-。18.清、從母字讀t'-。19.部分-t尾讀成-l（如「突、物、骨」）。20.次清化濁：古次清聲母今讀濁塞音、濁塞擦音。21.送氣分調：送氣聲母影響調類分化，使聲調變低。

關於第17、18兩點，何先生認爲是受壯侗語和越南語的影響（t'>h，ts>t，ts'>t'）。第20條則是一種「規律逆轉」現象。

韻母方面，有舌尖元音。臨川方言有完整的陽聲韻尾和入聲韻尾（但-k已弱化成了喉塞音），南昌方言沒有〔-m〕、〔-p〕韻尾。

聲調臨川有七個：陰平↘32、陽平↗25、上聲↗45、陰去↘51、陽去↗23、陰入↘32、陽入→55。南昌有六個：陰平↘42、陽平↗24、上聲↗213、陰去→55、陽去↘31、入聲→5。

拾、湘　語

分布於湖南、兩廣北部。大部分有濁塞音，濁塞擦音聲母，稱爲「老湘方言」，分布在西部。小部分已濁音清化，稱爲「新湘方言」，分布在湖南中、北部，與官話、贛、客語接近。

雙峯話屬於老湘方言，其聲母系統如下：

p　p'　b　m

t（都張）　t'　d　n（南蘭）　l

ts（炸足）　ts'（擦村）　dz（時柴）　s（思小）

tɕ　tɕ'　dʑ　ȵ（你銀）　ɕ（想笑）

tʂ　tʂʻ　dʐ　ʂ

k　kʻ　g　ŋ　x（好肺）γ（豪肥）

○

長沙話屬新湘方言，其聲母如下：

p	pʻ	m	f
t	tʻ	n	(l)
ts	tsʻ	s	
tʂ	tʂʻ	ʂ	ʐ
tɕ	tɕʻ	ȵ	ɕ
k	kʻ	ŋ	x　○

這個系統和國語比較接近，濁塞音、濁擦塞音都消失了。不過，鼻音聲母多達四個，〔n-〕和〔l-〕不分，這是國語所無的現象。

韻母方面，雙峯的複元音多單元音化，所以沒有〔-ai〕、〔-ei〕、〔-au〕、〔-ou〕等類型的韻母。長沙則有完整的複元音。新舊湘語都有舌尖元音，也有撮口元音。輔音韻尾都只有〔-n〕、〔-ŋ〕兩類，塞音韻尾消失。有鼻化元音，雙峯的鼻化韻母較多。

聲調方面，長沙有六調：陰平┐33、陽平┌13、上聲└41、陰去┐55、陽去└21、入聲┌24。雙峯有五調：陰平┐55、陽平┌23、上聲┌21、陰去┌35、陽去┐33。長沙話的入聲不短促，而是自成一個調類。

第五講　近代的語音史料

第一節　中原音韻

在這一講裏，我們要談談元、明、清三代的語音史料，透過這些語料看看近代語音發生了什麼變化。其中，時代較早，名氣最大的，就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

《中原音韻》保存了十三、四世紀的北方音系，一般都稱之爲「早期官話」。這部韻書是依據當時元曲作家的用韻歸納而成的，因此，是一部「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的語音實錄。

《中原音韻》的作者周德清，字挺齋，江西高安人。書成於泰定元年（1324年）。全書收錄了五、六千字，分爲十九韻。編制和傳統的韻書不同。傳統韻書是先分聲調再分韻類，所以韻數較多；《中原音韻》則先分韻類，下面再細分聲調，所以韻數較少。

根據近世學者的研究，《中原音韻》的聲母系統是：

p　p'　m　f　v（亡晚）
t　t'　n　l
ts（宗匠）　ts'（叢錢）　s（頌先）
tʃ（莊中）　tʃ'（充牀）　ʃ（雙申）　ʒ（而然）
k（工堅）　k'（空牽）　ŋ（仰傲）　x（紅現）
○（養安）

這個系統和國語很接近，都沒有濁塞音和濁擦塞音。古代的濁音平聲變送氣清音，仄聲變不送氣清音。p-、p'-、m-、f-、t-、t'-、n-、l-和國語完全相同。所異的只有：1.元代微母字念〔v-〕，國語則變爲零聲母φu-。2.ts-系和k-系字可以配細音，也就是顎化聲母還沒有產生。3.國語的捲舌音（古代的知、照系字）《中原音韻》是舌尖面音。4.還有一些疑母字念〔ŋ-〕。不像國語把全部的〔ŋ-〕都失落了。

韻母方面，十九韻的音值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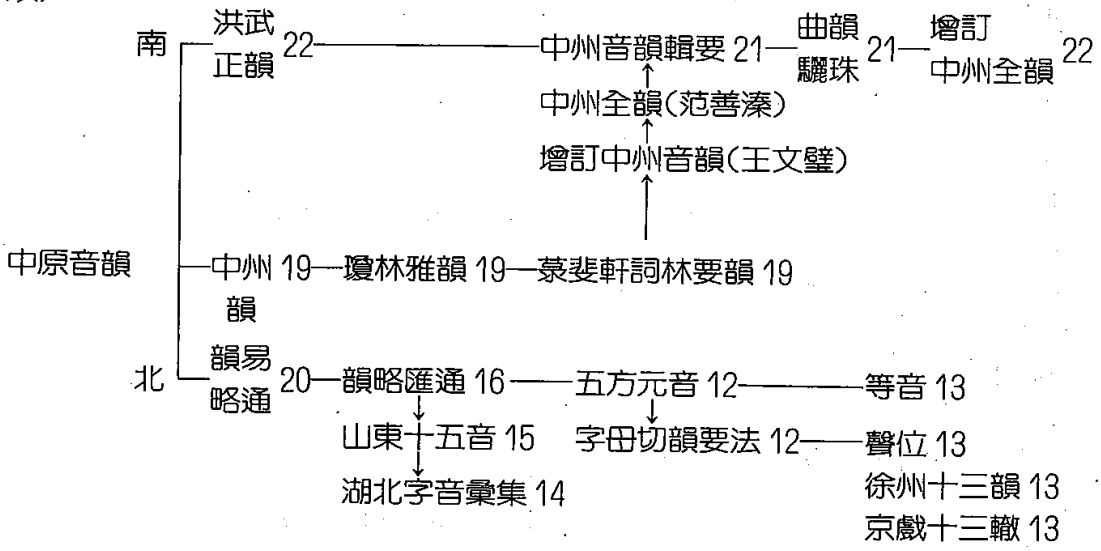
1. 東鍾　-uŋ、-iuŋ
2. 江陽　-aŋ、-iaŋ、-uaŋ
3. 支思　-ɿ
4. 齊微　-i、-ei、-uei
5. 魚模　-u、-iu
6. 皆來　-ai、-iai、-uai
7. 眞文　-ən、-iən、-uən、-iuən
8. 寒山　-an、-ian、-uan
9. 桓歡　-on（或-ɔn）
10. 先天　-ien、-iuen
11. 蕭豪　-au、-iau、-ieu（昭燒繞）
12. 歌戈　-o、-io、-uo
13. 家麻　-a、-ia、-ua
14. 車遮　-ie、-iue
15. 庚青　-əŋ、-iəŋ、-uəŋ、-iuəŋ
16. 尤侯　-ou、-iou
17. 侵尋　-əm、-iəm
18. 監咸　-am、-iam
19. 廉纖　-iem

由此可知，《中原音韻》沒有撮口呼的〔y〕。〔-m〕韻尾也還保存著。

聲調方面，和國語一樣，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類。入聲已經消失，分別併入陰聲各韻中。但是和原有的陰聲字分開排列，以表明其來源。這些古代的入聲字都注明「入聲作平聲」（首次出現時注明「陽、後同」）、「入聲作上聲」、「入聲作去聲」。不過，《中原音韻》入聲所歸的調和國語頗有出入，例如「瑟、赤、必、速……」等字《中

原音韻》歸入上聲；「吉、福、責、覺……」等字也歸入上聲；「隻、缺、出、發……」還是歸入上聲。「夕、惑、述、鶴……」歸入陽平；「逼」也歸入陽平。可見《中原音韻》入聲以歸入上聲的最多，讀作陰平的根本沒有。

《中原音韻》是近代北音韻書之祖，此後的韻書往往受它的影響。羅常培「京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第160頁）把《中原音韻》以後的演化系統列成一表如下：（數字代表該書之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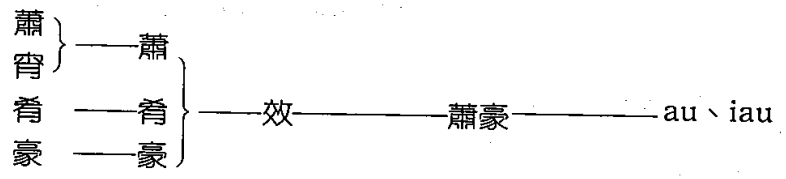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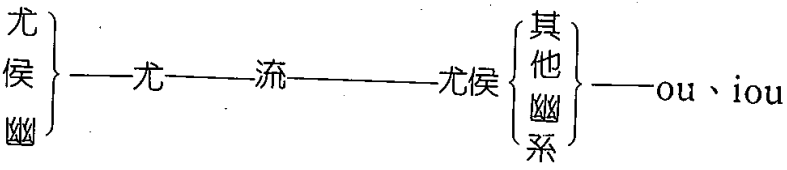
陳新雄先生《中原音韻概要》也把《中原音韻》前後的韻母演化狀況列爲一表，顯示了此書在近代語音史上的樞紐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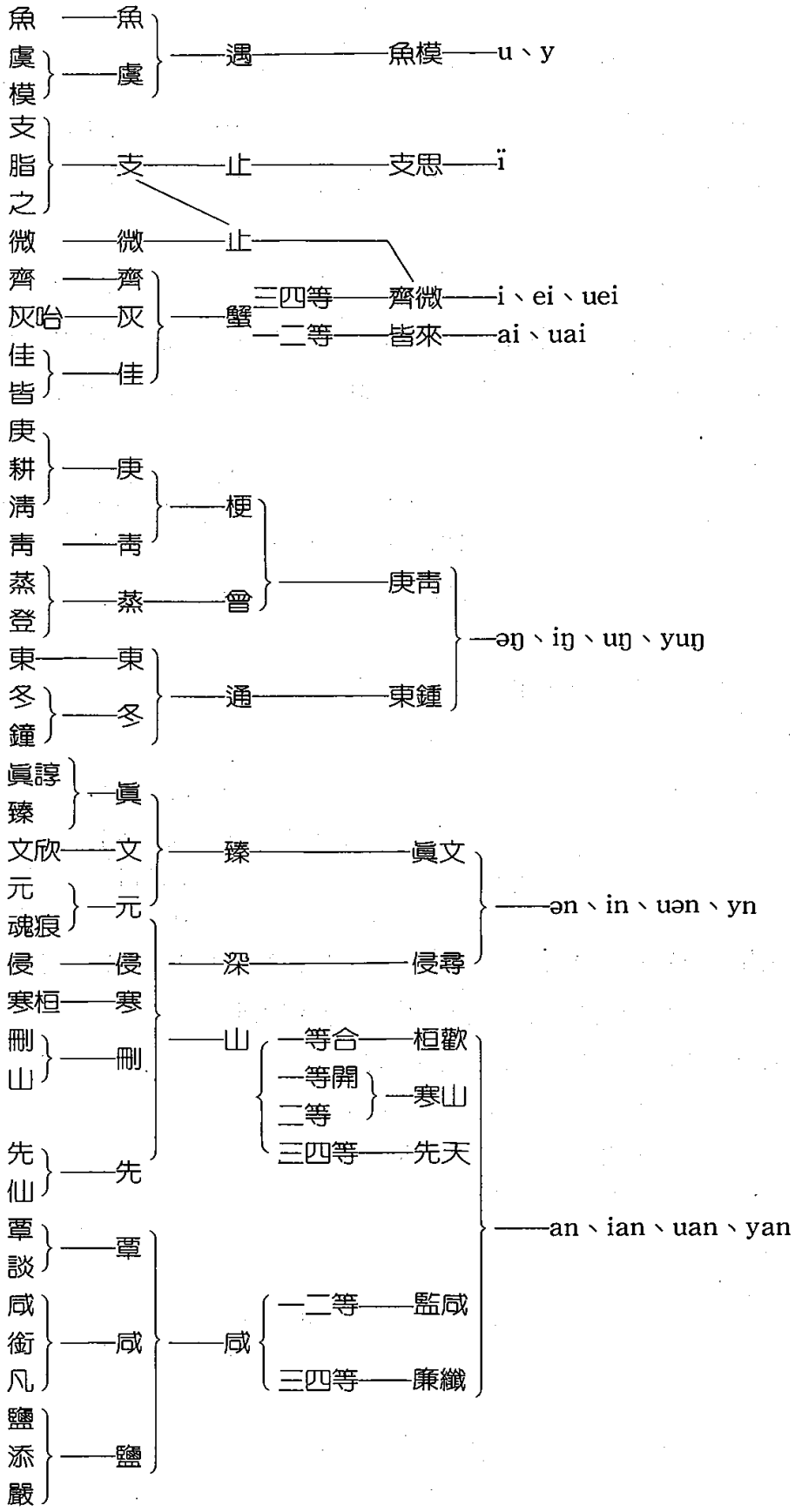
〔廣韻〕〔平水韻〕〔切韻指南〕〔中原音韻〕〔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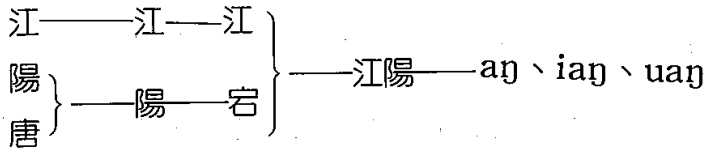
麻——麻——假　二　等——家麻——a、ia、ua
　　三四等——車遮——ie、ye

歌戈——歌——果一等——歌戈——o、ɤ






魚——魚
虞
模——虞——遇——魚模——u、y
支
脂
之——支——止——支思——ï
微——微——止
齊——齊
灰咍——灰——蟹——三四等——齊微——i、ei、uei
佳
皆——佳——蟹——一二等——皆來——ai、uai
庚
耕
清——庚——梗
青——青——梗
蒸
登——蒸——曾——梗曾——əŋ、iŋ、uŋ、yuŋ
東——東
冬
鐘——冬——通——東鍾——əŋ、iŋ、uŋ、yuŋ
眞諄
臻——眞
文欣——文——臻——眞文——ən、in、uən、yn
元
魂痕——元——臻——眞文——ən、in、uən、yn
侵——侵——深——侵尋——ən、in、uən、yn
寒桓——寒——山——一等合——桓歡——an、ian、uan、yan
刪
山——刪——山——一等開
二等——寒山——an、ian、uan、yan
先
仙——先——山——三四等——先天——an、ian、uan、yan
覃
談——覃——咸——一二等——監咸——an、ian、uan、yan
咸
銜
凡——咸——咸——三四等——廉纖——an、ian、uan、yan
鹽
添
嚴——鹽——咸——三四等——廉纖——an、ian、uan、yan



第二節　中州韻

卓從之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簡稱《中州韻》，作於至正辛卯(1351年)。也是爲北曲而設，分十九韻，與周德清相同，只改「歌戈」爲「哥戈」，「侵尋」爲「尋侵」而已。所收字約四千，比《中原音韻》少。

《中州韻》平聲下分「陰」、「陽」、「陰陽」三類，實際上只陰平、陽平兩類而已。所謂「陰陽」，是把陰平、陽平的字配成一組一組的，如「窗牀、香降、鎊傍、腔強、鴦陽、方防、昌長、湯塘、湘詳……」等，可能目的在幫助讀者辨別陰陽平，並沒有語音上特殊的意義。

第三節　蒙古字韻

元代蒙人統治中國，普遍設立「蒙古字學教授」，使漢人學習蒙古拚音文字，希望把新創的「八思巴字」加以推廣。並用「免差役」、「授官職」等方式引誘漢人學習。於是，「學干祿」的蒙古字課本也就應運而生，並流行起來。《蒙古字韻》就是這樣一部教科書。在元武宗至大戊申（1308年）朱宗文爲此書作了補正。

朱宗文字彥章，浙江衢州人，通蒙古之學。《四庫提要》說：

「宗文以《蒙古字韻》，字與聲合，而諸家漢韻，率多譌誤，莫知取舍，因重爲校正，首列各本誤字重入漢字，次列總括變化之圖，……」

羅常培在「蒙古字韻跋」裏說朱宗文補正的用意是：

「欲以八思巴文對音代替反切，與王蘭生《音韻闡微》之合聲反切，裕恩《音韻逢源》之滿文對音，旨趣相同。」

元朝亡後，八思巴字不再通行，《蒙古字》失去它原有的現實功用，也就不再有人翻刻流傳。所以趙蔭棠《等韻源流》說：（110頁）

「宗文之書既亡，我們若想得其面目，可以向《古今韻會舉要》中下一番鉤稽的工夫。」

實際上，《蒙古字韻》並沒有亡佚，民國二十七年發現大英博物館有一鈔本，羅常培爲之寫跋，次年發表於北京圖書館《圖書季刊》。1959年並出版《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資料彙編一種，內附《蒙古字韻》影鈔本。1946年，日人服部四郎也作了研究，並於1956年把英倫所藏的《蒙古字韻》影印五百部供學界使用。

《蒙古字韻》共分十五韻：一東、二庚、三陽、四支、五魚、六佳、七眞、八寒、九先、十蕭、十一尤、十二覃、十三侵、十四歌、十五麻。

各韻內聲母和韻母相同的字，依平上去入順序歸爲一組。入聲字見於陰聲各韻，而不見於陽聲各韻。書首列有三十六字母。依鄭再發《中古漢語及早期官話的音韻》（《中國語言學報》單刊，1985）的研究，和書內的聲母系統並不一致。

第四節　蒙古韻略和蒙古韻編

朝鮮人崔世珍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四聲通解》提到：

「《蒙古韻略》，元朝所撰也。胡元入主中國，乃以國字翻漢字之音，作韻書以教國人者也。」

可知此書的性質和《蒙古字韻》是一樣的。《古今韻會舉要》也提到此書，在支韻「宜」字下案語說：

「《蒙古韻略》宜字屬疑母，舊韻屬魚母，今依蒙古韻更定，仍存舊音，後皆倣此。」

可知《韻會》的編纂曾參考《蒙古韻略》，但《韻會》所稱的《蒙古韻》倒不一定是《蒙古韻略》，而是泛稱當時流傳的同樣性質的蒙古韻書。因爲《韻會》卷首的「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開頭注云「蒙古字韻音同」，並非《蒙古韻略》。《韻會》在書內多次提到「蒙古韻」，實在是指各種蒙古韻書而言。這些蒙古韻書在當時是很流行的。

另外一部蒙古韻書叫做《蒙古韻編》，是李弘道所編，現已亡佚。王存義曾爲之作序，收入《稼村類稿》中，由這篇序，使我們對《蒙古韻編》能有一些了解。其書分十五韻，聲母三十二類。韻中上去入的字附在平聲之後。並在同音字群中，選字形相似的放在一起。

第五節　洪武正韻

《洪武正韻》成書於洪武八年（1375年）。《明史•樂韶鳳傳》說：

「八年，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

又《正韻•凡例》說：

「以三衢毛居正、昭武黃公紹之說爲據，不及者補之，及之而未精者，以中原雅音正之。」

可知此書的直接依據，還是《禮部韻略》等書，並非純粹的北音

系統。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說是「北音韻書南化的開始」。

如果併合平上去入，全書可分二十二韻，入聲十韻專配陽聲。下面列出這二十二韻，以及應裕康的擬音（見「洪武正韻韻母音值之擬訂」一文）：

東	-uŋ,-yuŋ	蕭	-ieu
支	-ie	爻	-au,-iau
齊	-i	歌	-o,-uo
魚	-y	麻	-a,-ia,-ua
模	-u	遮	-iə
皆	-ai,-iai,-uai	陽	-aŋ,-iaŋ,-uaŋ
灰	-uei	庚	-əŋ,-iəŋ,-uəŋ,-yəŋ
眞	-ən,-iən,-uən,-yən	尤	-ou,-iou
寒	-on,-uon	侵	-iəm
刪	-an,-uan	覃	-am,-iam
先	-ien,-yen	鹽	-iem

這二十二韻和《中原音韻》的十九韻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有：

1.齊微韻《正韻》分爲齊(-i)、灰(-uei或-ui)二韻。

2.魚模韻《正韻》分爲模(-u)、魚(-y)二韻。

3.蕭豪韻《正韻》分爲蕭(-ieu)、爻(-au,-iau)二韻。

因此，《正韻》多了三個韻。另外有兩處歸字稍有調整：

4.《正韻》支韻除支思外，尚有齊微-i韻母的一部分字，如「知、癡」等。

5.《正韻》寒韻除桓歡外，尚有寒山-an韻母的一部分字，如「干、看、寒、安」等（都是古代的一等字）。

入聲字的韻尾，趙蔭棠《等韻源流》認爲已經由-p、-t、-k變成了喉塞音-ʔ。但是，就入聲的配列系統上看，和《切韻》系統並無不同。

所以我們認爲《正韻》入聲的韻尾系統仍是-p、-t、-k。

《正韻》各字下注明反切，而這些反切都是新造的，不是沿襲舊韻書上的。從這些反切上字歸納而得的聲母系統共有三十一類，保存了全濁音，和《中原音韻》的北音顯然不同。所以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說它的依據是江左的吳音。下面是三十一母的音值（據應裕康「洪武正韻聲母音值之擬訂」）：

幫p	滂pʻ	並bʻ	明m	
非敷f	奉v	微ɱ		
端t	透tʻ	定dʻ	泥娘n	
知ʧ	徹ʧʻ	澄dʒʻ	審ʃ	禪ʒ
精ts	淸tsʻ	從dzʻ	心s	邪z
見k	溪kʻ	群gʻ	疑ŋ	
影ʔ	曉x	匣ɣ	喻〇	
來l	日nz̥			

這個系統比三十六字母少了五音：非敷不分、泥娘不分、知徹澄和照穿牀不分。

實際上。《正韻》只有在分韻上接近北音韻書，聲母和聲調基本上是採用舊韻的。

第六節　明代的曲韻

明代有好幾種曲韻出現，多半是用《中原音韻》和《中州韻》作底本，再參照《洪武正韻》改訂而成。

明代寧獻王朱權作《瓊林雅韻》，其自序云：

「卓氏著《中州韻》，世之詞人歌客莫不以爲準繩。予覽之，卓氏頗多誤脫；因琴書清暇，審音定韻，凡不切於用者去之，舛者正之，脫者增之，自成一家，題曰《瓊林雅韻》。」

韻分十九部。書成於洪武戊寅（1398年），平聲不分陰陽，是受《正韻》的影響。字下有注釋，也不同於《中原音韻》。

明成化癸卯（1483年）又有陳鐸的《菉斐軒詞林要韻》。韻也分爲十九部。平聲不分陰陽。

正德初年又有王文璧的《中州音韻》，此書主要在補正周德清和卓從之之書，並增加音切注釋，韻分十九，平聲不分陰陽。

明末又有范善臻的《中州全韻》，韻分十九，有注釋、反切。平聲分陰陽之外，去聲亦分陰陽。范爲江蘇嘉定人，這樣的畫分可能是依據自己的方言。

附帶一提的是清乾隆辛丑（1781年）王鵾的《中州音韻輯要》。王爲江蘇崑山人。他在自序中說《中原音韻》「註切未明，陰陽互混；及見《中州全韻》而覺遠勝於彼」，於是「斟酌兩本，刪其僻而輯其要」平、去也都分陰陽，韻部卻增爲二十一。這是依據《洪武正韻》，把「齊微」分爲「機微」、「歸回」兩韻，又把「魚模」分爲「居魚」、「蘇模」兩韻。於是比周德清、范善臻多了兩韻。

另外，可以附在此一提的清初曲韻，還有沈乘麐《曲韻驪珠》，刊行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分韻也是二十一，另有入聲八韻，既不像一般曲韻，把入聲歸入陰聲部內，也不像《正韻》，把入聲配陽聲。很可能沈氏所依據的方言，入聲是以喉塞音收尾的。

清初還有周昂的《增訂中州全韻》。韻分二十二部，比王、沈多出一個「知如」韻，包含了「機微」韻的「知、癡、池」等字，和「居魚」韻的「如、諸、書」等字。這是依吳音而分的。平、上、去都分陰陽。曲韻至此，可說南化到了極點。這種趨向，主要是受南曲盛行

的影響。因此，趙蔭棠在《中原音韻研究》中說：（52頁）

「它們的地域都是在江蘇，產生的時代都在《洪武正韻》之後，它們的背景是南曲。」

下面我們把周德清到周昂的各種韻書列爲一表，以資對照：

〔中原音韻〕（19 韻）	〔洪武正韻〕（22 韻）	〔曲韻驪珠〕（21 韻）	〔周昂全韻〕（22 韻）
東鍾	東	東同	東鍾
江陽	陽	江陽	江陽
支思	支	支時	支時
齊微	齊、微	機微 灰回	齊微 歸回
魚模	魚、模	居魚 姑模	居魚 知如 蘇徒
皆來	皆	皆來	皆來
眞文	眞	眞文	眞文
寒山	寒	干寒	寒山
桓歡	刪	歡桓	桓歡
先天	先	天田	先天
蕭豪	蕭、爻	蕭豪	蕭豪
歌戈	歌	歌羅	歌羅
家麻	麻	家麻	家麻
車遮	遮	車蛇	車遮
庚青	庚	庚亭	庚青
尤侯	尤	鳩侯	鳩由
侵尋	侵	侵尋	侵尋
監咸	覃	監咸	監咸
廉纖	鹽	纖廉	廉纖

第七節　韻略易通

明代中葉雲南人蘭茂作《韻略易通》。茂，字廷秀，號止菴，書序於正統壬戌（1442年）。其凡例云：

「此編只以應用便俗字樣收入，其音義同而字形異者，止用其一，故曰《韻略》。」

可知此書不是爲文人讀經史詩詞之用，而是爲一般平民識字的便利。既與《廣韻》、《集韻》不同，也和《中原音韻》之爲文士作曲而設不同。

《易通》共分二十韻，比《中原音韻》多一韻，就是分「魚模」爲「居魚」(-y)和「呼模」(-u)兩韻。各韻的排列次序以十個陽聲韻居前，各配入聲，以十個陰聲韻居後，無入聲。各調都不分陰陽。這些地方顯然都受傳統韻書的影響，而沒能眞正反映實際語音。由《易通》的韻目看來，都是選一陰一陽相配而成，可知實際語音已有陰平、陽平之別。

《易通》的聲母有個很特別的創舉，就是用一首二十字的「早梅詩」，表示了《易通》的二十聲母：

東風破早梅，　向暖一枝開。
冰雪無人見，　春從天上來。

這二十個聲母的音值是：

p	pʻ	m	f	v（無）
t	tʻ	n	l	
ts	tsʻ		s（雪）	
tʃ（枝）	tʃʻ（春）		ʃ（上）	ʒ（人）
k（見）	kʻ		x（向）	○（一）

《易通》的音系屬於北方音，所以全濁聲母完全消失了，和國語

的22個聲母十分接近。差異只在：1.顎化聲母三個尚未產生。2.國語〔v-〕已失落。3.〔ʧ-〕系相當於國語的捲舌聲母。

第八節　韻略滙通

《韻略滙通》是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畢拱辰所作。畢氏爲山東掖縣人，萬曆進士。其序云：

> 「正統中，蘭止菴先生編《韻略易通》一書，汰繁歸簡，嘉惠後學，二東人士，家傳而户購之。壬申歲遼左叛逆圍萊，原版散失，每用惋惜。今秋撿得原帙，僭爲分合刪補，較原編更定者什之四五，期于簡便明備，爲童蒙入門嗑失。稍易其名曰《韻略滙通》。」

可知此書是以《易通》爲藍本更定的。目標也是爲童蒙認字知音而設。所謂「分合刪補」，指的是：1.合眞文、侵尋爲「眞尋」。2.合山寒(-ian)、先全(-ien)、緘咸(-iam)、廉纖(-iem)爲「先全」。3.合山寒(-an,-uan)、端桓(-on)、緘咸(-am)爲「山寒」。因此，《匯通》有十六韻。韻母的演化有三方面：

1.-m韻尾消失，皆變爲-n。

2.所有-ian皆變爲-ien。

3.-on韻母消失，唇音變-an，非唇音變-uan。

排列次序以六個陽聲韻居前，有入聲；十個陰聲韻居後，無入聲。

聲母系統沿用《易通》的二十個「早梅詩」。聲調有陰平（稱「上平」）、陽平（稱「下平」）、上、去、入五類。入聲的韻尾有人認爲已經弱化爲喉塞音。

第九節　五方元音

《五方元音》爲樊騰鳳作於順治十一年與康熙十二年間（1654—1673）。樊氏字凌虛，河北唐山人。其序云：

「因按《韻略》一書，引而伸之。不辭僭窃，妄行刪補，於韻之重疊者裁之，減二十爲十二。於聲之錯亂者而敍之，添四聲爲五聲。前六韻入聲俱無，後六韻入聲全備。」

《五方元音》凡例有二十字母圖，實際上只有十九母。其中「雲」、「蛙」二母是爲了湊成二十，以合「天地自然之數」而分。其凡例云：

「五聲爲經，四排成緯，五四二十，亦天地自然之數，豈有所強而然哉？而雲、蛙二母，相近而實相分，亦經緯所必至，理數不能無是在，同志者加意而已。」

這十九類聲母的音值是：（括號內爲樊氏所定的字母）

p（梆）	pˊ（匏）	m（木）	f（風）
t（斗）	tˊ（土）	n（鳥）	l（雷）
tʂ（竹）	tʂˊ（蟲）	ʂ（石）	ʐ（日）
ts（剪）	tsˊ（鵲）	s（系）	
k（金）	kˊ（橋）	x（火）	○（雲、蛙）

應裕康《清代韻圖之研究》認爲「金、橋、火」三母實際包含了舌根音k系和舌面音tɕ系字，樊氏沒有分開，是由於配合天地自然之理數的緣故。因爲明末喬中和《元韻譜》已經有k、tɕ分化之現象。

《五方元音》的十二韻音值是：（據應裕康擬音）

1. 天　an、ian、uan、yan

2. 人　ən、iən、uən、yən

3. 龍　əŋ、iəŋ、uəŋ、yəŋ

4. 羊　aŋ、iaŋ、uaŋ

5. 牛　ou、iou

6. 獒　au、iau（以上六韻無入聲爲上卷）

7. 虎　u

8. 駝　o、io、uo

9. 蛇　ie、ye

10. 馬　a、ua

11. 豺　ai、iai、uai

12. 地　ï、i、ei、uei、y（以上六韻有入聲爲下卷）

其中，地韻包含了好幾種不同的韻母，而沒有分爲數韻，主要是樊氏爲配合天地自然之數的緣故。

《五方元音》的聲調有五：陰平、陽平、上、去、入。入聲和陰聲相配，可能已經沒有-p、-t、-k韻尾，而是收喉塞音的。

《五方元音》是改訂《韻略易通》來的，兩者在語音上已有相當的差異，例如：

1.「地韻」合併了原有的「支辭」、「西微」、「居魚」，這是樊氏爲了減少韻數，以符合其「理數」而合併的。

2.「人韻」合併了原有的「眞文」、「侵尋」。「天韻」合併了「山寒」、「端桓」、「先全」、「緘咸」、「廉纖」、「蕭豪」等五韻。這裏代表了兩種音變現象：

(1)-n、-m→-n

(2)-ien、-ian→-ien

3.「龍韻」合併了原有的「東洪」、「庚晴」兩韻。這表示〔-uŋ〕類韻母和〔-əŋ〕類韻母已混爲一類。

從《中原音韻》到周昂的《中州韻》都是爲南、北曲押韻而設的

韻書。至於從《韻略易通》、《五方元音》、到京戲《十三轍》的一系列韻書，大部分是爲一般民衆據音識字而作。下面把這一系列的韻書列爲一表，以資比較：

中原音韻 (19)	易通 (20)	匯通 (16)	山東十五音 (15)	湖北字音彙集 (14)	五方元音 (12)	等音 (13)	聲位 (13)	十三轍 (13)
東鍾	東洪	東洪	東	風	龍			中東
江陽	江陽	江陽	江	央	羊	岡	岡	江陽
支思	支辭	支辭	支	詩				
齊微	西微	灰微	齊	依	地	基	基	一七
			微	威		規	圭	灰堆
魚模	呼模	呼模	姑	夫	虎	孤	沽	姑蘇
	居魚	居魚	虞					
皆來	皆來	皆來	皆	哀	豺	該	該	懷來
眞文	眞文	眞尋	眞	深	人	根	根	人辰
寒山	山寒	山寒	元	焉	天	干	干	言前
桓歡	端桓							
先天	先全	先全						
蕭豪	蕭豪	蕭肴	蕭	蒿	獒	高	高	遙條
歌戈	戈何	戈何	歌	呵	駝	哥	哥	梭波
家麻	家麻	家麻	家	巴	馬	他	迦	發花
車遮	遮蛇	遮蛇	遮	賒	蛇	迦	結	乜斜
庚青	庚晴	庚晴				庚	庚	
尤侯	幽樓	幽樓	幽	優	牛	勾	鈎	油求
侵尋	侵尋							
監咸	監咸							
廉纖	廉纖							

在近代戲曲中，有所謂「尖團字」之分，這裏也附帶說明一下。有些人由於不了解音韻學，因而對「尖團字」的解釋也就紛紛無定。其實清無名氏《圓音正考》（作於1743年）說得很清楚：

「尖團之辨，操觚家闕焉弗講，往往有博雅自詡之士，一矢口肆筆，而紕繆立形……試取三十六母字審之：隸見溪群曉匣五母者屬團，隸精清從心邪五母者屬尖，判若涇渭，與開口、閉口，輕唇、重唇之分，有釐然不容紊者。」

羅常培又作了一些解釋，他說：（見其《語言學論文選集》）

「凡是屬於古精清從心邪五母齊齒、撮口兩呼的字，換言之，就是用注音聲符ㄗ、ㄘ、ㄙ和元音ㄧ、ㄩ或介音ㄧ、ㄩ所拼成的字，叫做〝尖音〞。凡是屬於古見溪羣曉匣五母齊齒、撮口兩呼的字，換言之，就是用注音聲符ㄐ、ㄑ、ㄒ和元音ㄧ、ㄩ或介音ㄧ、ㄩ所拼成的字，叫做〝團音〞。凡是不合於上列兩個條件的，都和尖團沒有關係。」

王力《漢語史稿》124頁也說：

「在京劇界中，見系字被稱爲〝團音〞，認爲應念ㄐㄑㄒ，精系字被稱爲〝尖音〞，認爲應念ㄗㄘㄙ。」

《語言文字學詞典》（爾雅社出版，1979年）的解釋是：

「聲母〔ts〕、〔tsʻ〕、〔s〕跟〔i〕、〔y〕或以〔i〕、〔y〕開頭的韻母相拼，叫：〝尖音〞；聲母〔tɕ〕、〔tɕʻ〕、〔ɕ〕跟〔i〕、〔y〕或以〔i〕、〔y〕開頭的韻母相拼，叫〝團音〞。如有的方言裏，〝精〞念〔tsiŋ〕，〝經〞念〔tɕiŋ〕；〝青〞念〔tsʻiŋ〕，〝輕〞念〔tɕʻiŋ〕；〝星〞念〔siŋ〕，〝興〞念〔ɕiŋ〕；各分尖團。普通話不分尖團，〝精經〞、〝青輕〞、〝星興〞都讀團音。」

第十節 其他北音系統的韻書

近代語料一般學者都畫分爲「存濁系統」和「北音系統」兩大類。前面提到過的，已經失去全濁聲母的韻書，如《中原音韻》、《韻略易通》、《五方元音》等等，都屬北音系統的韻書。

下面再介紹幾部這類韻書。

壹、 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

此書「重訂」於萬曆三十年，比喬氏《韻譜》、呂氏《交泰韻》、利瑪竇與金尼閣的標音都早。最可貴的，是徐氏所依據的完全是當時的北音。

在聲母方面，他把三十六母併爲二十二，就是：

幫滂明　　非敷微
端透泥　　精清㘝心　來
照穿審稔
見溪　　影曉

其中"㘝"母是吳楚之音，其凡例云：

「惟心母脫一柔母（「字母總括」說：「㘝心二母剛柔定」），見吳楚之方，予以□添心字在內爲母。」

可見當時北音無此母。「字母總括」又說：「敷微輕唇不立形」，意思是說，實際上並無此兩母。因此，徐氏的聲母系統實際只十九母。F.S. Hsueh "Xu Xiao's Revised Rhyme-Tables: A Bold Renovation" (1981) 一文的擬音如下：

見k	溪kh	端t	透th	泥n	幫p	滂ph	明m
非f	曉x	精c	清ch	心 (z)	心s	照cr	穿crh
稔zr	審sr	來l	影ϕ				

其中的「精c」系，實際就是〔ts〕系，「照cr」系就是捲舌音〔tʂ〕系。Hsueh用的是音位標音法，他說：

> *"As we all know, there are two series of sibilant initials in pekingese,* 〔ts, ts', s〕 *and* 〔tʂ, tʂ', ʂ, ʐ〕, *which have coalesced in many southern dialects. I have phonemicized these two series of initials as /c, ch, s/ and /cr, crh sr, r/ respectively."*

在韻母方面徐氏分爲十三攝。這十三攝各家擬音如下：

	趙蔭棠（等韻源流）	陸志韋（「記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	Hsueh (1981)
通	eŋ,iŋ,ueŋ,yeŋ	əŋ,iŋ,uŋ,iuŋ	(y)(w) i ŋ
止	ɿ,ʅ,ʮ,y	ɿ,ʅ,i,y	(y 〔w〕) i #
祝	u	u,iu	(c)w i #
蟹	ai,ia	ai,iai,uai	$(^{y}_{w})$ ay
壘	ei,uei	ei,uei	(w) i y
効	au,iau,uau	ɒu,iɐu	$(^{y}_{w})$ aw
果	o,io,uo	ɔ,iɔ,uɔ	(y)(w)o#
假	a,ia,ua	ɑ,iɑ,uɑ	$(^{y}_{w})$ a#
拙	ɛ,iɛ,uɛ,yɛ	ɛ,iɛ,uɛ,iuɛ	(y)(w)e#
臻	en,in,uen,yen	ən,in,u(ə)n,iun	(y)(w) i n
山	an,ian,uan,yan	an,iɛn,uan,iuɛn	(y)(w)an
宕	aŋ,iaŋ,uaŋ,yaŋ	ɑŋ,iɑŋ,uɑŋ	(y)(w)aŋ
流	ou,iou,uou	əu,iəu	$(^{y}_{w})$ i w

聲調方面，分爲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類。古代的入聲已散入陽平、上、去聲中。

貳、 喬中和《元韻譜》

此書作於萬曆三十九年（自序年代）。併十六攝爲十二佸。趙蔭棠爲此十二韻的擬音如下：

弸eŋ	搜ou	奔en	般an	褒au
幫aŋ	博o	北ei	百ai	八a
孛ɛ	卜u,y			

聲母方面，他列出了七十六個字母，所以有這麼多，是因爲他連開、齊、合、撮也算作不同母。如果純就聲母來看，趙蔭棠認爲共有二十五個：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ʂ	tʂ´		ʂ	ʐ
tɕ	tɕ´	ɕ	ȵ	（"元、疑" 等字，屬舌面中*palatal*）
k	k´	x	ŋ	○

叁、 趙紹箕《拙菴韻悟》

此書成於康熙甲寅（1674年）。作者趙紹箕，字寧拙，易水人。書中列有二十二母：

逋p	鋪p´	模m	夫f	巫v	㊍
都t	珠t´	奴n	盧l		
租ts	粗ts´	蘇s	㊍z		
朱tʂ	初tʂ´	舒ʂ	如ʐ		
姑k	枯k´	呼x	㊍		

其中，「蘇、夫」二母外加圈者，趙蔭棠認爲前者是z，後者則不知其確指。

韻母方面，以「六獨韻」與「十四通韻」爲基礎，另有所謂「二十八通韻」、「八十四偶韻」，皆由前者分出。下面是趙蔭棠的擬音：

〔六獨韻〕

姑u　格ə　基i　支ɿ　咨ʅ　居y

〔十四通韻〕

昆ən　官an　公uŋ　光aŋ　規əi　乘ai　鉤ou　高au

格ə　加ɛ　戈o　瓜a　姑兒ur　閣兒ər

上面的音值沒有列入介音。《拙菴韻悟》中另有「獨韻會聲圖」，把「六獨韻」依五聲（平、平、上、去、入）會爲一圖；又有「通韻會聲圖」，把「十四通韻」（除去「姑兒」、「閣兒」二韻）之五聲爲一圖，每韻一圖，共十二圖。在這些圖中，可以看出介音的不同。下面依應裕康《清代韻圖研究》分別列出其音值：

1. 太極運腭　u、ə、i、ï、y。本圖以「六獨韻」爲主。
2. 太極逆鼻　-uən（昆）、-ən（根）、-iən（巾）、-yən（君）
3. 少陰逆鼻　-uan（官）、-an（甘）、-ian（堅）、-yan（涓）
4. 少陽順鼻　-uəŋ（公）、-əŋ（庚）、-iəŋ（京）、-yəŋ（扃）
5. 太陽順鼻　-uaŋ（光）、-aŋ（岡）、-iaŋ（姜）
6. 太陰斂齦　-uei、-ei
7. 少陰斂齦　-uai（乖）、-ai（該）、-iai（皆）
8. 少陽伸齦　-ou（鉤）、-iou（鳩）
9. 太陽伸齦　-au、-iau
10. 太陰抑噪　-uə（濁）、-ə（格）
11. 少陰抑噪　-ue（拙）、-ie、-ye
12. 少陽揚噪　-uo（戈）、-o（歌）、-io（角）

13. 太陽揚嗓 -ua、-a、-ia

14. 姑兒、閣兒 -ɚ 十四通韻有「姑兒」、「閣兒」，韻圖無。今補於此。

《拙菴韻悟》的聲調有五類：天、平、上、去、入。其中，「天」即陰平，「平」即陽平。

肆、 馬自援《等音》

此書成於康熙十三年（1674年）之後。其中有二十一個聲母：

邦p 滂pʻ 明m 非f 微v

端t 透tʻ 泥n 來l

精ts 清tsʻ 心s

照tʂ 穿tʂʻ 審ʂ 曰ʐ

見k 溪kʻ 疑ŋ 曉x 影ɸ

韻母分十三類，應裕康之擬音如下：

1. 光 -aŋ（岡）、-iaŋ（江）、-uaŋ（光）
2. 官 -an（干）、-ian（間）、-uan（官）、-yan（涓）
3. 公 -əŋ（庚）、-iəŋ（京）、-uəŋ（官）、-yəŋ（君）
4. 裩 -ən（根）、-iən（巾）、-uən（昆）
5. 高 -au（高）、-iau（交）
6. 乖 -ai（該）、-iai（皆）、-uai（乖）
7. 鉤 -ou（勾）、-iou（鳩）
8. 規 -ei（杯）、-iei（非）、-uei（圭）
9. 鍋 -o（歌）、-uo（鍋）
10. 國 -e（遮）、-ie（迦）、-ye（靴）
11. 孤 -u（沽）、-yu（拘）
12. 基 -ɨ（咨）、-ɚ（耳）、-i（基）、-y（居）
13. 瓜 -a（他）、-ia（加）、-ua（瓜）

《等音》的聲調有五：平、全、上、去、入。所謂「平」指陰平，所謂「全」指陽平。

伍、 林本裕《聲位》

此書承襲《等音》，而稍加修訂。故年代較《等音》稍遲。《雲南叢書》中以此二書合刊。作者林本裕，字益長，遼左人。他的聲母系統有「二十四字母」，其中有三個是梵音，一個是「五音之會歸」，所以實際上只有二十個聲母，比馬氏少了一個「疑」字。也就是〔ŋ-〕在林氏的語言中已經消失了。

韻母方面，林氏認爲《等音》的十三類是「增之不可，減之不可」的系統，所以完全沿襲了馬氏。

聲調方面，林氏也有五聲，但在名稱上改爲「開、承、轉、縱、合」，分別代表陰平、陽平、上、去、入。

陸、 無名氏《五音通韻》

此書只有抄本，未刻印行世。不著作者姓氏，成書約在康熙時代。書中有十九字母，其擬音如下：

逋p　鋪p´　模m　夫f
都t　土t´　盧l　奴n
諸tʃ　初tʃ´　書ʃ　如ʒ　（可配細音）
租ts　粗ts´　蘇s
孤k　苦k´　呼x　阿○

這個系統和國語已經十分接近，只少一套顎化聲母而已。

韻母分爲十二攝，其音值如下：

1．心攝　-ən　（恩）、-iən　（因）、-uən（溫）、-yən（君）
2．別攝　-ie　（些）、-ye　（靴）

3. 光攝 -aŋ (桑)、-iaŋ (央)、-uaŋ (汪)
4. 果攝 -o (阿)、-io (學)、-uo (窩)、-yo (鑊)
5. 行攝 -əŋ (僧)、-iəŋ (英)、-uəŋ (翁)、-yəŋ (弓)
6. 泰攝 -ai (哀)、-iai (皆)、-uai (外)
7. 賢攝 -an (安)、-ian (烟)、-uan (歡)、-yan (宣)
8. 卦攝 -a (打)、-ia (牙)、-ua (蛙)
9. 州攝 -ou (歐)、-iou (休)
10. 位攝 -uei (灰)
11. 逍攝 -au (高)、-iau (交)
12. 支攝 -ï (思)、-ɤ (塞)、-i (西)、-u (烏)、-y (居)

入聲不配陽聲，可見-p、-t、-k已不存在。-m韻尾和-n韻尾也混而無別。韻母不再分等，而歸爲開、齊、合、撮四大類。這些都是《五音通韻》韻母的特色。

聲調分爲陰、陽、上、去、入五聲。

柒、 都四德《黃鐘通韻》

此書卷首序署乾隆甲子 (1744年)，卷末又署乾隆癸酉 (1753年)，這是初作和補訂年代的不同。作者都四德，字乾文，自署長白人。書中共列有字母二十二，但「勒、日」兩母重出，是爲了湊成律呂之數，實際所列字母只有二十。其音值如下：

白p 拍p´ 默m 佛f 倭ŋ
得t 特t´ 搦n 勒l
賁ts 覩ts´ 思s
知tʂ 痴tʂ´ 詩ʂ 曰○
歌k 柯k´ 呵x 哦○

其中，「佛f、倭m」二字原注「上牙下唇」，顯然指的是唇齒音。

「哦」母包含了古代影母、疑母的字，此可能已變零聲母。「日」母所含的字有「移、以、易、如、汝、肉、於、羽、喻、欲」等，顯然是念爲零聲母。其中的日母字變零聲母，今遼寧方言尙多如是，作者籍貫也正是東北長白。「日、哦」都念零聲母，二者可能是受韻母影響而分的。

此書又以滿文十二聲字，爲分韻之本。依十二聲字，和五音律呂相配，而成十二律圖。每圖又分「四等」，此四等即「輕上」（開）、「輕下」（齊）、「重上」（合）、「重下」（撮）。十四律的音值如下：

1. 咿聲字　-ï、-i
2. 嗚聲字　-u　（姑）、-y　（居）
3. 唉聲字　-ei　（悲）、-uei　（堆）
4. 哀聲字　-ai　（該）、-iai　（皆）、-uai　（乖）
5. 哦聲字　-o　、-io　、-uo
6. 啊聲字　-a　（哈）、-ia　（蝦）、-ua　（花）
7. 喑聲字　-ən　（根）、-iən　（金）、-uən　（昆）、-yən　（君）
8. 唵聲字　-an　（干）、-ian　（堅）、-uan　（官）、-yan　（涓）
9. 嚶聲字　-əŋ　（庚）、-iəŋ　（京）、-uəŋ　（公）、-yəŋ　（蒼）
10. 咉聲字　-aŋ　（岡）、-iaŋ　（江）、-uaŋ　（光）、-yaŋ　（性）
11. 嘔聲字　-ou　（鉤）、-iou　（鳩）
12. 噭聲字　-au　（高）、-iau　（交）

聲調分長平、短平、上、去、入。所謂「長平」即陰平，「短平」即陽平。關於入聲，作者配列陰聲韻，另外又申明：

> 「五方土音，唯南方有入聲，北方無入聲。北方呼入聲字，俱如短平聲字。其餘他方，或呼爲上，或呼爲去，或轉爲別音者，各有不同。」

可知作者的語言中，入聲可能已經消失。那麼，此書的聲調實際

上就是：陰、陽、上、去四類了，和國語相同。

捌、 龍爲霖《本韻一得》

此書卷首有彭端淑序，署乾隆十六年（1751年），則成書時代，應在此以前。全書分爲二十卷，前六卷爲論說及圖表，後十四卷爲韻書。作者龍爲霖，字雨蒼，成都人。其書分字母爲二十四。然其中有四母爲有音無字。故實際只有二十母。其音值如下：

繃p　徧pʻ　峯f　濛m
東t　通tʻ　鼕n　籠l
鬆ts　悤tsʻ　鬆s
終tʂ　充tʂʻ　鼂ʂ　戎ʐ
公k　空kʻ　烘x　峒ŋ　翁○

韻母分爲十二韻，乃歸併馬氏《等音》之十三韻而來。馬氏「國韻」，龍氏分併入「瓜」、「規」、「乖」三韻。十二韻音值如下：

1. 公韻　-əŋ、-iəŋ、-uəŋ、-yəŋ
2. 光韻　-aŋ、-iaŋ、-uaŋ、-yaŋ
3. 高韻　-au、-iau
4. 瓜韻　-a、-ia、-ua
5. 規韻　-ei、-uei　（又稱「基韻」）
6. 居韻　-i、-y
7. 昆韻　-ən、-iən、-uən、-yən（又稱「君韻」）
8. 孤韻　-u、-yu
9. 關韻　-an、-ian、-uan、-yan
10. 歌韻　-o、-uo　（又稱「鍋韻」）
11. 乖韻　-ai、-iai、-uai　（又稱「皆韻」）
12. 鉤韻　-ou、-iou　（又稱「鳩韻」）

龍氏另有入聲七韻，和上面的十二韻相配合：

入聲七韻	穀	虢	各	吉	橘	訣	刮
十二韻	公	光	高	基	居	君	瓜
	孤	關	歌	皆	鳩		

這樣的配合，只是求其音近，主要元音未必完全吻合。趙蔭棠說：（《等韻源流》241頁）

「所以如此配合者，大概是先從入聲中找出元音（含有單元音與複合元音），再以十二韻含有與此相似之元音者，各從其類。然此種配合，勢必有牽強之處。如〝高〞之與〝歌〞，〝基〞之與〝皆〞，〝居〞之與〝鳩〞，俱不能吻合無間。」

龍氏的聲調共有五類：平、承、上、去、入。所謂「平」指陰平，所謂「承」指陽平。

玖、 李汝珍《音鑑》

此書成於嘉慶十年（1805年）。作者李汝珍，字松石，順天府大興人。其書有聲母三十三，編爲「行香子」詞：

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松巒空翠；
鷗鳥盤翻，對酒陶然，便博箇醉中仙。

實際上，他的聲母並沒有這麼多，因爲其中有一些是由於介音的不同而分的。李氏雖然說：「竊就蠡測所及，唯期音賅南北」，事實卻是以北音爲主的。他的聲母音值如下：

p 博　p´ 盤　m 滿　f 粉

pi 便 pʻi 飄 mi 眠
t 對 tʻ 陶 n 嫩 l 巒
ti 蝶 tʻi 天 ni 鳥 li 漣
ts 醉 tsʻ 翠 s 松
tʂ 中 tʂʻ 春 ʂ 水 ʐ 然
k 箇 kʻ 空 x 紅
tɕ 酒驚 tɕʻ 清溪 ɕ 仙翻
○ 鷗 ○i 堯

趙蔭棠的擬音，以「酒清仙」爲tsi、tsʻi、si，以「驚溪翻」爲tɕi、tɕʻi、ɕi。然而，李氏云：

「敢問南音分，而北音不分者，有之乎？對曰：是亦多矣！以槍羌將姜廂香六母論之：即如妻悠切，秋也，親姻切，千也，而北音或以秋爲欺悠切，千爲欽烟切，是以秋千而爲邱牽矣。又如箭藝切，祭也，擠有切，酒也。而北音或以祭爲見藝切，酒爲幾有切，是以祭酒而爲計九矣。又西妖切，瀟也，星秧切，湘也，而北音或以瀟爲希妖切，湘爲興秧切，是以瀟湘而爲鴞香矣。此槍羌將姜廂香六母，南音辨之細，而北有數郡，或合爲三矣。」

從這段敍述，我們可以推測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南方音〕	〔北方音A〕	〔北方音B〕
酒清仙	ts,tsʻ,s	tɕ,tɕʻ,ɕ	tsi,tsʻi,si
驚溪翻	k,kʻ,x	tɕ,tɕʻ,ɕ	tɕ,tɕʻ,ɕ

上文既說「北音或以…」，又說「北有數郡」，從語氣上看，不是所有的北音都「合爲三矣」。應該還有一些北音（北音B）是如趙氏的擬測，只有ki系顎化。所謂「或以秋爲欺悠切」，意思是說某些北音「秋」

字不念tsí-聲母，而念爲tɕí-聲母。「欺悠切」既在表示tɕí聲母，正表示某些北音的ki-系比tsi-系先一步顎化了。

李氏的韻母共分爲二十二韻：

1．第一韻；第二十二韻〔江陽〕-aŋ、-iaŋ；-uaŋ

2．第二韻；第十六韻〔眞文元侵〕-ən、-iən；-uən、-yən

3．第三韻〔東冬〕-uŋ、-yuŋ

4．第四韻〔魚虞〕-u、-y

5．第五韻〔蕭肴豪〕-au、-iau

6．第六韻；第二十一韻〔支佳灰〕-ai、-iai；-uai

7．第七韻〔支微齊〕-ï、-i

8．第八韻；第十四韻；第二十韻〔麻〕-e、-ie（夜、車）；-a、-ia（牙、差）；-ua（娃、瓦）

9．第九韻〔元寒刪覃咸〕-an（甘、攀）、-ian（艱、顏）

10.第十韻〔先鹽〕-en（纏、闡）、-ien（堅、篇）

11.第十一韻〔元寒先〕-on（官、潘）、-yon（涓、捲）；第十八韻〔刪咸〕-uan（關、慣）、-yan

12.第十二韻〔尤〕-ou、-iou

13.第十三韻；第十九韻〔歌〕-ɤ；-uo、-yo

14.第十五韻〔支微齊佳灰〕-uei

15.第十七韻〔庚青蒸〕-əŋ、-iəŋ

其中，第十一和十八韻國語同韻母，而李氏卷三「第二十四問初學入門總論」第十一韻以「專，中淵切」爲例，下注云：「此與下列珠彎切，南音分之甚詳」，「珠彎切」即第十八韻。可見十一和十八韻的區別很可能是依據南音的，當時北音也可能和今天國語一樣念作〔-uan〕。

聲調方面，分爲陰、陽、上、去、入五聲。然卷四「第二十五問北音入聲論」列舉了八百多個入聲字，分別注明「此以入爲平」、「此

以入爲上」、「此以入爲去」，可見入聲實際上已經消失，仍舉五聲者，由於南方仍有入聲的緣故。

拾、 徐鑑《音泭》

此書依序文爲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作。作者徐鑑字香坨，順天府大興人。與李汝珍爲至友，生卒年與李相近。序中言「《音泭》一書，爲童蒙設也」，因此內容較簡單。聲母共有十九，其「字母章」云：

「辨唇齒牙喉各音法：公空翁，喉音也；東通噥，舌音也；○訌○，唇音也；宗聰松，牙音也；中充搈，齒音也；烘，喉音也；風，輕唇也；○○，半舌半齒音。」

其中有四個空位，用圈表示。十九母之音值如下：

唇音	p	pʻ	m	f(風)	
舌音	t	tʻ	n		l（半舌）
牙音	ts	tsʻ		s	
	(tɕi	tɕʻi		ɕi)	
齒音	tʂ	tʂʻ		ʂ	ʐ（半齒）
喉音	k	kʻ	x	○	

徐氏所用的「牙音」一名與傳統不同，所包含的字除了精系外，也有見系的細音，可見其「牙音」一類，實包含了〔ts-〕類（精系洪音）和〔tɕ-〕類（精系、見系的細音）兩種聲母，由於互補的緣故，所以徐氏只列一套。

韻母方面，徐氏分三十六韻，所代表的音值如下：

1. 松-uŋ　　2. 榕-iuŋ
3. 橙-əŋ　　4. 櫻-iŋ
5. 椿-uən　　6. 裙-yn　　7. 榛-ən　　8. 檎-in

9. 桓-uan　10.橡-yan　11.柑-an　12.棉-ian
13.桃-au　14.椒-iau
15.猴-ou　16.榴-iou
17.橛-ye　18.例-ie
19.梔-ɨ
20.椑-i　21.梧-u　22.樗-y
23.梅-uei
24.栭-ɚ
25.桄-uaŋ　26.棡-aŋ　27.楊-iaŋ
28.槐-uai　29.柰-ai　30.楷-iai
31.樺-ua　32.樝-a　33.柙-ia
34.欏-uo　35.柯-ɤ　36.櫟-io

這些韻目都選用木部的字，和傳統韻目不同，不是作者的偏好而已。由於他以介音的不同來分韻，所以韻數較其他近代北音韻書爲多。其中「柯韻」包含了「哥、柯、遮、車」等字，國語都是舌面後展唇的-ɤ韻母，很可能這個韻母在《音泭》的時代已經產生了，所以徐氏才獨立爲一韻。在近代北音韻書中，表現-ɤ韻母痕迹的，還有李汝珍《音鑑》、無名氏《五音通韻》等書。

聲調方面，分陰、陽、上、去、入五聲。但是其卷末餘論章字母節云：

> 「北音無入聲，其入聲字，皆讀入平上去四聲中。則爲北人而列五聲，入聲似獨可不列。然文人擒藻，不可不知，故各韻中皆五聲並列，以備學者貫通。」

可知實際語言中，只有四調，而無入聲。

拾壹、 周贇《山門新語》

此書自序作於光緒十九年（1893年）。然書前另有黃容保序，作於同治癸亥（1863年），可能是初稿完成的時間。作者周贇，字子美，寧國人。「山門」的含意，依黃序的解說是：

> 「宛陵一山百里而中空，山有門，巋然若成闉，入其中，別有天地，又有二十四泉，三十六峯，七十二洞之奇，是合黃山林屋於桃源洞中也，非天下奇境乎？」

書中分聲母爲十九，別爲「五正音」和「四變音」。所謂「五正音」指的是：喉音（呱、枯、烏）、舌音（都、菟、駑）、唇音（逋、鋪、模）、齒音（租、粗、蘇）、齶音（朱、初、疏）。所謂「四變音」指的是：喉齒合音（呼）、舌齶合音（攎）、脣齒合音（敷）、齒齶合音（濡）。它們的音值如下：

p	（逋）	pʻ	（鋪）	m	（模）	f	（敷）
t	（都）	tʻ	（菟）	n	（駑）	l	（攎）
ts	（租）	tsʻ	（粗）	s	（蘇）		
tʃ	（朱）	tʃʻ	（初）	ʃ	（疏）	ʒ	（濡）
k	（呱）	kʻ	（枯）	x	（呼）	○	（烏）

這個系統和國語比起來，只少了一套顎化聲母。

韻母方面有三十韻，把介音的區別不計，可合爲十四部。其音值如下：

1. 呱-u　　居-y
2. 岡-aŋ　　江-iaŋ　　光-uaŋ
3. 根-ən　　昆-uən
4. 加-ia　　瓜-ua
5. 哥-o　　戈-uo
6. 鉤-ou　　鳩-iou

7. 高-au　　交-iau
8. 干-an　　官-uan
9. 佳-ai　　乖-uai
10. 庚-əŋ　　經-iəŋ
11. 堅-ien　　涓-yen
12. 巾-in　　君-yn
13. 姬-i　　圭-ui　　璣-ï
14. 公-uŋ　　宮-iuŋ

聲調方面分爲六類：陰平、陽平、上陽、陽去、陰去、入陰。

拾貳、 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

此書作於光緒丙戌（1886年）。作者胡垣，字紫庭，浦口人。本書分聲母爲二十二，其音值如下：

〔唇音〕　奔p　噴p´　捫m　聞（微）○
〔輕唇〕　分f　　文（喻）○
〔噚音〕　登t　吞t´　能（來）n/l　仍（穰）○
〔牙音〕　增ts　層ts´　僧s　嶄（耶）○
〔齒音〕　眞tʂ　稱tʂ´　申ʂ　人ʐ
〔喉音〕　根k　鑑k´　亨x　恩○

胡氏把「舌音」改稱「噚音」，把「齒頭音」改稱「牙音」。又「能」字注「來」母，說明他的方言（浦口）是n-、l-不分的，正和今天的長江流域方言相同。書中列字也往往把這兩母混在一起。胡氏聲母表爲求整齊，每行之末都湊上一個零聲母的字。這個零聲母的字必和同列的字同韻母，只把聲母取消而已。胡氏把它叫作「尾音」，他說：

「試即根、鑑、亨三音長言之，必有恩字音出於其下，則恩字實喉之尾音也。」

因此，「仍」爲嗯音之尾音，「顯」爲牙音之尾音，「聞」爲唇音之尾音，「文」爲輕唇之尾音。這樣的話，胡氏的聲母系統實際只有十八母。

「眞、稱、申、人」四母在書中都不配細音，可見已經讀成了捲舌。胡氏的系統中沒有顎化聲母，不過，他指出當時揚州方言把「將槍箱」讀爲「姜羌香」，可見k-系聲母的細音必已普遍顎化，而揚州連ts-系聲母的細音也顎化了。

胡氏的韻母分十五韻，其音值如下：

1. 根韻 -ən -iən -uən -yən
2. 公韻 -uŋ -iuŋ
3. 岡韻 -aŋ -iaŋ -uaŋ
4. 甘韻 -an -ian -uan -yan
5. 堅韻 -ien -yen
6. 官韻 -on -uon
7. 支韻 -ï
8. 基韻 -i -uei
9. 該韻 -ai -iai -uai
10. 家韻 -a -ia -ua
11. 孑韻 -e -ie -ue -ye
12. 歌韻 -o -io -uo
13. 鉤韻 -ou -iou
14. 高韻 -au -iau
15. 孤韻 -ə -iə -u -y

他把這十五韻的發音作了如下的描繪：

舌向上　根　張口冏　籠口公
舌穿牙　堅　張口甘　籠口官
舌抵牙　基　張口該　籠口支
舌搜牙　孑　張口家　籠口歌
舌向下　鈎　張口高　籠口孤

當然，這樣的描繪是含混的。但是，在語音學不很發達的當時，也只能做到如此。

聲調方面，分爲五聲：平聲陰「亨」、陽「痕」、仄聲上「很」、去「恨」、入「赫」。

胡氏之書還有一特點，就是十分注意方言音讀的收集。他在「方音」一節中說：

「是編各韻注明方音讀法，又注明某地與某地異同，無如遊歷太少，凡未熟識之音，概未敢注，願有心人多閱歷者，據此譜例、廣注方音，則各郡各邑各鄉，皆可辨晰其音矣。」

胡氏重視方言的態度，的確有過人的眼光。只可惜當時的學者還不懂得使用音標，否則這部書的價值就更高了。他所調查、記錄的方音有二十五種：

揚州　福建　沔陽　徽州　崇明
滁州　金陵　儀徵　鎮江　天長
高郵　六合　泰興　浦口　廬州
下關　大港　丹陽　蘇州　徐州
浙江　來安　粵省　涇縣　安慶

拾叁、華長忠《韻籟》

此書成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作者爲天津人。書中分聲母爲五十，數目較多是因爲有些以韻母的不同而分，例如同爲t、t´、n、l，而分爲「德、特、諾、勒」和「狄、惕、匿、力」兩組；同爲p、p´、m，而分爲「伯、迫、莫」和「必、僻、覓」兩組。把五十母歸併起來，可以得到如下的聲母系統：

p(伯、必)	p´(迫、僻)	m(莫、覓)	f(弗)
t(德、狄、獨)	t´(特、惕、禿)	n(諾、慝、訥)	
l (勒、力、鹿)			
ts(責、作)	ts´(測、錯)	s(瑟、素)	
tʂ(浙、卓)	tʂ´(測、錯)	ʂ(涉、說)	ʐ(曰、弱)
tɕ(角、節)	tɕ´(闕、妾)	ɕ(雪、挈)	
k(各、國)	k´(客、廓)	x(赫、或)	
○(渥、額、葉、月)			

其中，「額」母重複，故爲五十母。實際發音則二十二類，與今日的國語完全相同。

韻母方面，共分十二韻，其音值如下：

1. 江陽 -aŋ、-iaŋ、-uaŋ、-yaŋ
2. 眞文元庚青侵 -ən、-iən、-uən、-yən
3. 東冬庚青蒸 -əŋ、-iəŋ、-uəŋ、-yəŋ
4. 尤 -ou、-iou
5. 蕭肴豪 -au、-iau
6. 佳灰支麻 -ai、-iai、-uai
7. 歌麻 -o、-io、-uo、-yo
8. 元寒刪先覃鹽咸 -an、-ian、-uan、-yan
9. 麻佳 -a、-ia、-ua
10. 支微齊灰 -ei、-uei、-ɚ（兒）

11. 支齊微　-i、-ï

12. 魚虞　-u、-y

聲調分五類：陰、陽、上、去、入。

第十一節　存濁系統的近代語料

前面一節，我們分析了北音系統的近代語料，這節我們再看看受《洪武正韻》影響的一批語料，這一派或多或少的保存了中古時代的全濁聲母，和沒有全濁聲母的北音韻書顯然不同。下面舉五部爲代表，加以介紹。

壹、 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

此書成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作者爲昆明海印寺釋宗常。書中的聲母採用三十六字母，但圖中「非、敷」合爲一位，「疑、喻」合爲一位，「知、徹、澄、娘」，則備位而已。所以，實際的聲母只有三十個。

韻母方面，分四括三十六韻，這「四括」是：

A、闢音開括，唇齒齊張而動，內轉成音。

B、闢音發括，唇齒略張而微動，內轉成音。

C、翕音收括，唇吻略聚而動，外轉成音。

D、翕音閉括，唇吻相聚而發動，外轉成音。

下面把三十六韻及其音值列出，ABCD代表上述四括：

	A	B	C	D
1.	高au	澆iau		
2.			公uŋ	恭yuŋ
3.	庚əŋ	經iəŋ	昆uəŋ	鈞yəŋ

4.	岡aŋ	疆iaŋ	光uaŋ	惶yaŋ
5.	鉤ou	鳩iou		
6.	階ï			
7.		稽i		
8.			孤u	
9.				居y
10.		規uei	龜yei	
11.	該ai	皆iai	乖uai	㊪
12.		迦ie		㊫
13.	歌o		戈uo	
14.	迦a	嘉ia	瓜ua	㊟
15.	干an	堅ian	官uan	涓yan

由此看來《經緯圖》只有十五類韻母。其中加圈的韻是有音無字，備位而已，這樣才可以湊成四九三十六的整數。

聲調方面，仍沿襲傳統的四聲。但入聲兼配陰聲韻和陽聲韻，和宋元韻圖類似。全濁上聲已變讀去聲，作者特別把這些字列出，以表明其演變。

貳、 熊士伯《等切元聲》

此書成於康熙癸未（1703年）。作者熊士伯，字西牧，南昌人。書中的聲母可以看出有幾點變化：

1.沒有知系四母。知照合一，泥娘相混。

2.非、敷兩母無別。

3.新增「近、兌、步、自、乍、五、乃、母、呂、耳、武」十一母。只是爲了排列上的整齊，湊成清濁之音，兩兩相對而已。實際並不代表聲母的變化。

4.象（邪）、誰（禪）兩母有聲無字（見卷四「字母分音」）。

因此他的聲母體系是四十二母五十四位：

五位／七音	〔初發〕	〔上升〕	〔高呼〕	〔轉降〕	〔平呼〕
〔喉音〕	見(近)	溪群	(五)疑	曉匣	影喻
〔舌音〕	端(兌)	透同	(乃)泥	○○	○○
〔唇音〕	幫(步)	滂(旁)	(毋)明	敷奉	(武)微
〔牙音〕	精(自)	清從	○○	心象	○○
〔齒音〕	照(乍)	穿澄	○○	審誰	○○
〔半舌〕			(呂)來		
〔半齒〕			(耳)日		

他所謂的「初發」，指不送氣；「上升」，指送氣；「高呼」，指鼻音或邊音；「轉降」，指擦音；「平呼」，指零聲母。

韻母分十六攝，但與宋元韻圖之十六攝稍有不同。其凡例一云：

「舊譜內外八轉，共一十六攝。茲主中音，合江於陽，合梗於曾，分支於微，分遮於假，亦一十六攝。」

所謂「茲主中音」，是以中原之音爲據的意思。所以，他的調整，正反映了實際語音。其中，由徵（即止）攝分出「支攝」，在於容納舌尖元音〔ɿ〕韻母的字。遮攝和假攝的分別是〔-ie〕、〔-ye〕和〔-a〕、〔-ia〕、〔-ua〕的區別。

聲調方面，列平上去入四調。其中，全濁上聲已變去聲，入聲派入三聲中。其凡例八云：

「中音無入，俱派入三聲。南音之入，姑圈存之。」

可見作者的本意要兼容南北之音，所謂「中音」即北方之中原音，已無入聲，而南音仍有入聲，故以圈標明。

叁、 潘耒《類音》

此書作於康熙壬辰（1712年）。作者潘耒，字次耕，吳江人。書中

聲母分爲五十母：

喉音	影(陰) 喻(陽)	曉(陰) 匣(陽)	見(陰)	溪(陽)	羣(陰) 群(陽)	語(陰) 疑(陽)
舌音	老(陰) 來(陽)	耳(陰) 而(陽)	端(陰)	透(陽)	杜(陰) 定(陽)	乃(陰) 泥(陽)
腭音	審(陰) 禪(陽)	繞(陰) 日(陽)	照(陰)	穿(陽)	狹(陰) 牀(陽)	○(陰) ○(陽)
齒音	心(陰) 些(陽)	已(陰) 邪(陽)	精(陰)	清(陽)	在(陰) 從(陽)	○(陰) ○(陽)
脣音	非(陰) 奉(陽)	武(陰) 微(陽)	邦(陰)	滂(陽)	蓽(陰) 並(陽)	美(陰) 明(陽)

這五十母是爲了陰、陽配對而增加的，我們看有圈處也配上陰陽，就可以了解作者心目中存有力求整齊的觀念。至於陰、陽的含意，在某些地方是代替清、濁，例如曉和匣、審和禪、非和奉等；有些地方卻代表不送氣和送氣的區別，如見和溪、端和透等；有些地方又是上聲和平聲的不同，如老和來、武和微、語和疑等。因此，潘氏的陰、陽只是一種對稱觀念下的東西，並無音理上的含意。潘書卷一云：「物莫不有陰陽，其在音也，重則爲陰，輕則爲陽，一陰一陽，常相對偶。」正說明了他的觀念。

這五十母除掉傳統三十六字母所無的十九母（這十九母是爲整齊配對而設），剩下的三十一母就是《類音》的聲母系統。比三十六字母少了「知、徹、澄、娘、敷」五母，也就是知、照合併，非敷無別。

韻母方面，分爲二十四類。其韻目如下：

1. 支微　2. 規闕　3. 遮車　4. 遮車分音
5. 灰回　6. 皆咍　7. 敷模　8. 敷模分音
9. 尤侯　10. 尤侯分音　11. 歌戈　12. 家麻

13.肴蕭　14.豪宵　　15.眞文　16.元先
17.刪山　18.東冬　　19.庚青　20.江唐
21.陽姜　22.侵尋　　23.覃鹽　24.咸凡

由韻目看起來，〔-m〕韻尾仍然保留著。潘氏的韻母有所謂「全音」、「分音」之別。潘氏自己的解釋是：「凡出於口而渾然匾然，含蓄有餘者，是爲全音。」「凡出於口而發越嘹亮，若剖若裂者，是爲分音。」趙蔭棠的解釋是：

「其所謂全音與分音者，大概是指圓唇與不圓唇而言，如歌戈之於家麻，元音有〔o〕與〔a〕之分，東鐘之與庚青，元音亦因〔o〕與〔ə〕有歧而定，江唐之與陽姜，則元音又有〔ɔ〕與〔ɑ〕之差異也。」（《等韻源流》187頁）

王力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說：

「由現代語音學的說法，潘氏所謂全音，就是唇化元音，所謂分音，就是非唇化元音。」

其實，潘氏未必有現代語音學家精細分析語音的能力，他的畫分，只是憑粗略的感覺而已。所以我們很難用現代語音術語去比附，趙氏、王氏的看法也只是猜想而已。

此外，潘氏對於「開、齊、合、撮」四呼的描述最爲妥善，他說：

「凡音皆由內而外，初出於喉，平舌舒唇，謂之開口。舉舌對齒，聲在舌腭之間，謂之齊齒。斂撮而蓄之，聲滿頤輔之間，謂之合口。變唇而出聲，謂之撮口。」

開、齊、合、撮之名，初起於萬曆年間梅氏《字彙》中的「韻法直圖」，但含混不精。是以康熙以後，論四呼者，都以潘氏爲宗。

肆、 是奎《太古元音》

此書大約作於康熙時。作者是奎，字玉霞，晉陵（江蘇武進）人。他的聲母共有二十八類，在「論等韻三十六字母」中說：

> 「近代有三十二位者，是削舌上四字也。又有三十位者，是更削輕唇四字爲二字也。而〝匣〞〝日〞二字猶存，尚未見廓清之武。惟的知二十八位者，去疾務盡，勿敢稍爲古人留誤也。」

這二十八母及其音值如下：

見k	溪k´	群g	疑ŋ		
影ʔ	曉x	喻〇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	
幫p	滂p´	並b	明m	非f	微v
精ts	清ts´	從dz	心s	邪z	
照tʂ	穿tʂ´	牀dʐ	審ʂ	禪ʐ	

這二十八母和嘉靖庚子（1540年）崑山人王應電的《聲韻會通》相同。它們同樣沒有「匣、日」二母。這是因爲作者都是江蘇人，很可能反映了當時的吳語。

韻母方面，稱爲「二十鈐」。和《中原音韻》的十九韻近似。下面是兩者的比較：

〔太古元音〕	〔中原音韻〕
通融	東鐘
多羅	歌戈
都盧 須儒	魚模
當匡 強陽	江陽

葩華　家麻

高豪
邀遙　蕭豪

遮奢　車遮

難還　寒山
　　監咸

恩溫　庚青

安寬　桓歡

來威
諧隨　皆來

謳侯
求休　尤侯

眞淳　眞文
　　侵尋

賢銓　先天
　　廉纖

依師　齊微
　　支思

其中，恩溫韻看來應是收〔-n〕的韻，而《太古元音》恩溫下的例字有「庚、根、裉、肱」，並注曰：「舊曰庚青」，可見在《太古元音》的音系中，〔-ən〕和〔-əŋ〕兩母有相混的現象。顯然是當時吳語的一種變化，今天的吳語，兩者也是不分的。

伍、 勞乃宣《等韻一得》

此書成於光緒癸未（1883年），光緒戊戌（1898年）始付梓印行。分內篇、外篇、補篇三部分。聲母方面，分爲五十八母，排列成如下的系統：

	〔清聲〕				〔濁聲〕			
喉音	阿				㊥			
鼻音	噯	喀	哈	○	噶	○	㊦	迎阿
重舌音	答	塔	○	○	達	○	拉	納
輕舌音	咤	侘	○	○	茶	○	○	拏阿
重齒音	查	叉	沙	○	楂	○	㊧	髯
輕齒音	市	擦	薩	○	雜	○	㊨	○
重唇音	巴	葩	○	○	拔	○	○	嘛
輕唇音	○	孚阿	夫阿	○	○	○	符阿	無阿
	(戛)	(透)	(轢)	(捺)	(戛)	(透)	(轢)	(捺)

由此表可知五十八之數也是爲了整齊對稱而湊出來的。把有音無字的圈去掉，實際只有三十六母。和傳統的三十六母大致相符。

把聲母分爲「戛、透、轢、捺」四大類，是他的一項特色，他的解釋是：

> 「作戛擊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戛類；作透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透類；作轢過之勢而得音者，謂之轢類；作按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捺類。」

近代音韻學者重新爲聲母分類的，始於明方以智《通雅》卷五十的「切韻聲原」，分聲母爲發、送、收三類，清代學者多沿襲之，其分配如下：

〔發〕	幫	非	端	知	見	精	照	影喻
〔送〕	滂並	敷奉	透定	徹澄	溪群	清從	穿牀	曉匣
〔收〕	明	微	泥來	娘	疑	心邪	審禪日	

陳澧《切韻考》外篇說：

「發聲者，不用力而出者也；送氣者，用力而出者也；收聲者，其氣收斂者也。」

勞氏把它改訂爲四類，大致上「戛」相當於「發」，「透」相當於「送」，「轢、捺」相當於「收」。他們的分類代表了古代學者在聲母分析上的見解，在音韻學史上有一定的價值。不過，以現代語音學的標準來衡量，分類還不夠精密，定義的描述也含混而不易把握，因此，這樣的術語我們今天不宜再用它。

韻母方面，分爲五十二韻，又依韻尾分爲六部：

	喉音 一部 (-ɸ)	喉音 二部 (-i)	喉音 三部 (-u)	鼻音部 (-ŋ)	舌齒 音部 (-n)	唇音部 (-m)	
陽聲	阿-a 鴉 窪 兪阿	埃-ai 厓 歪 兪埃	敖-au 幺 烏敖 兪敖	昂-aŋ 央 汪 兪昂	安-an 焉 彎 淵	諳-am 奄 烏諳 兪諳	開 齊 合 撮
陰聲	厄-ə 伊厄 窩 約	額-əi 伊額 威 兪額	歐-əu 由 烏歐 兪歐	鞥-əŋ 英 翁 雍	恩-ən 因 溫 云	厄音-əm 音 烏音 兪音	開 齊 合 撮
下聲	餇-ɿ 伊-i 烏-u 兪-y						開 齊 合 撮

「陽聲」、「陰聲」的區別是主要元音開口度的大小。「下聲」包含〔ɿ〕、〔i〕、〔u〕、〔y〕等韻母。所以此表實際上考慮到了介音、主要元音、韻尾的區別。勞氏又把這五十二韻簡化爲「韻攝簡譜」，成爲「十三攝」。並用上表中屬「開」的十三韻做爲攝名。

表中有音無字者，就用兩字拼合成音。陰聲各部實際包含了〔o〕、

〔e〕、〔ə〕三類主要元音，可以依音位的原則併成一整齊的表（三者互補）。所以，由此表看來，勞氏審音的精細，實超越了前代的學者。

陸、 梁僧寶《切韻求蒙》、《四聲韻譜》

《切韻求蒙》成於光緒三年（1877）。作者梁僧寶爲咸豐年間進士。其書卷首有綱領十條，分別論述反切、開合、清濁、四等……等聲韻問題。其後，有「攝韻總目」，以十六攝統《廣韻》之二百六韻。再次爲「音母等列」，即列表說明九音三十六母之清濁及出現之等列。再後爲韻圖。共分十六攝八十圖，每圖圖首注明攝名、開合、輕重。韻字以《廣韻》爲主。

《四聲韻譜》成書於《切韻求蒙》之後，約在光緒四年至十六年間。書分十六攝，各爲一卷。韻字標明反切，同音字亦一併收入，這是和《切韻求蒙》不同的地方。反切完全取自《廣韻》。

梁氏此二書的音韻觀念，實來自江永之《四聲切韻表》。例如《四聲切韻表》凡例：「音韻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即沿襲江氏之語。梁氏又有數韻同一入的安排，除江氏歌配曷，戈配末；梁氏則歌配鐸，戈開口配藥，合口配鐸不同之外，其餘皆同江氏。

梁氏書的價值主要在於韻次的精心安排，例如十六攝，以陽聲韻居前，陰聲韻居後。陽聲韻攝則又依-ŋ、-m、-n三類依次排列。陰聲韻攝則依與陽聲韻攝同用之入聲爲準，而以相反次序排列。在206韻方面，他認爲臻上去聲既附入殷韻之上去聲中，則臻、殷二韻應相接，於是改《廣韻》之臻、文、殷相次爲臻、殷、文相次。又調整《廣韻》泰、祭相次，廢、代相次爲廢、祭相次，泰、代相次。因爲廢、祭同爲三等韻，泰、代爲一等韻。又調整元韻由《廣韻》之在魂痕之前，至魂痕之後，因爲元韻和後面的寒桓韻同屬山攝，而魂痕以前皆屬臻攝。

唯一可惜的是其書不能反映當時的實際語音，它完全是一部表現中古音韻的著作，對我們讀《廣韻》提供一些方便而已。

第十二節　朝鮮的近代漢語音記錄

朝鮮近幾百年來和中國的往來十分密切，因此，在朝鮮資料中保存了不少漢語音的記錄。例如1447年爲學習漢語而編成的《洪武正韻譯訓》、1517年崔世珍的《四聲通解》、1515年以後做爲漢語課本的一系列《老乞大》、《朴通事》（例如《新釋》和《諺解》）、1883年李應憲的《華音啓蒙》及其《諺解》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洪武正韻譯訓》，作者爲申叔舟等。以《洪武正韻》爲藍本，附上朝鮮的拼音字「訓民正音」。把傳統保守的《洪武正韻》音系稱爲「正音」，而把當時（十五世紀）的北方音稱爲「俗音」。我們透過這些「俗音」資料就可掌握十五世紀的北方漢語實際音讀。後來的《四聲通解》除了注明上述的「正音」和「俗音」之外，又把十六世紀的北方漢語記錄下來，稱爲「今俗音」。此外，一系列的《老乞大》、《朴通事》由於附有朝鮮拼音字母，也提供了十七、十八世紀北方漢語的資料：

1670　《老乞大諺解》
1677　《朴通事諺解》
1761　邊憲等編纂《新釋老乞大》及其《諺解》
1765　金昌祚編纂《新釋朴通事》及其《諺解》

這些資料很有系統的透露了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北方漢語的變遷狀況。

姜信沆先生「依據朝鮮資料略記近代漢語語音史」的擬音，1515

年左右的《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的聲母系統是這樣的：

p	p´	m	f	w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k´	x	○	

其中的微母w到了《諺解》(1670, 1677)以後就消失，成了零聲母。朝鮮文的注音（訓民正音）是這樣的：（朝鮮注音的w很可能代表〔v-〕聲母）

	萬	望	晩	物	無	文	問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 (1515)	uan	uaŋ	uan	wu	win	win	win
老乞大、朴通事諺解 (1670)	uan	uaŋ	uan	u	u	un	un
朴通事新釋諺解 (1765)	uan	uaŋ	uan	u	u	un	un

姜氏又依據《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資料，認爲十五世紀的北方漢語已具有捲舌聲母。此外，十七世紀的《老乞大、朴通事諺解》顯示漢語還沒有顎化聲母，但十八世紀的《朴通事新譯諺解》就已產生了。到了十九世紀的《華音啓蒙諺解》(1883)顎化聲母更爲普遍：

（朴）tɕi	飢計雞	ki	己吉極
（華）tɕi	飢計雞	tɕi	己吉極
（朴）tɕ´i	器起氣	k´i	其

(華) tɕʻi	器起氣	tɕʻi	其			
(朴) ɕi	喜	xi	稀			
(華) ɕi	奚					
(朴) tɕia	家	kia	佳駕假			
(華) tɕia	家	tɕia	佳駕假			
(朴) xia	下夏					
(華) ɕia	下夏					
(朴) ky	居舉據	tɕʻy	去曲	ɕy	許虛	
(華) tɕy	居華據	tɕʻy	去曲	ɕy	許虛	
(朴) tɕiao	敎叫覺	kiao	交			
(華) tɕiao	敎叫覺	tɕiao	交			
(朴) kin	謹近金	kʻin	琴			
(華) tɕin	謹近金	tɕʻin	琴			
(朴) kian	見堅監	kʻiən	遣謙			
(華) tɕian	見堅監	tɕʻiən	遣謙			
(朴) tɕiaŋ	江薑	kiiaŋ	姜降	xiaŋ	向鄉	
(華) tɕiaŋ	江薑	tɕiaŋ	姜絳	ɕiaŋ	向鄉	

此外，日母字早期朝鮮注音是〔ʒ-〕，到了《朴通事新譯諺解》(1765)以後，開始轉爲零聲母，例如「人、忍、然、認……」等字皆然。這種念法是反映了東北的音讀。至於「兒、耳、二」等日母字的念法，自《朴通事諺解》(1677)以後，就轉變爲零聲母，類似今天國語的念法。這和徐孝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2)中，把「爾、而、二」排列於止攝開口影母下，是吻合的。

在韻母方面，徐孝的《等韻圖經》(1602)「居舉句局」等字已念爲〔-y〕。1670的《老乞大、朴通事諺解》此類字也注-iu音，1765的《諺解》則注-iui音，其實正是〔y〕。注爲-iuiən(-iuian)音的，即代表〔-yɛn〕

音。可做爲十七世紀〔y〕已產生的證據。

《四聲通解》凡例中還提到了-m＞-n的變化：

「諸韻終聲n、ŋ、m之呼，初不相混而直以侵覃鹽合口終聲，漢俗皆呼爲n，故眞與侵，刪與覃，先與鹽之音，多相混矣。」

《洪武正韻譯訓》所收的「俗音」，侵、覃韻的字已記成〔-n〕。《老乞大、朴通事》一系的書，也都已沒有〔-m〕尾了。

第十三節　西儒的近代漢語音記錄

除了朝鮮語料由於跟中國文化交往密切，保存了許多近代漢語音的記錄之外，西方傳教士在明代末年來到中國，也對中國語言有一些研究和記錄，特別是他們用以記音的，是現代仍習用的拉丁字母，因此，更直接的保留了當時漢語的音值。其中，貢獻最大的，是利馬竇和金尼閣。下面分別加以介紹：

壹、 利馬竇

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教士，於明萬曆九年(1581年) 泛海抵廣州，1601年至北京，設立會堂。在明代程大約的《程氏墨苑》(1609) 裏保存了四篇利馬竇所作的羅馬字注音，羅常培曾依據這四篇注音裏的387個不同音的字；探索當時的音系。得知聲母有二十六個：

p（邦、並）p´（僻）m（明、謬）
f（方、非）v（萬、物）
t（大、道）t´（通、天）n（難、能）l（賴、流）

ts（則、即、子）ts´（前、且、次）s（色、三）
c（見、教）c´（奇、巧）ɲ（藝、業）
tʃ（眞、正）tʃ´（出、城）ʃ（身、手）ʒ（然、若）
k（改、功、古）k´（堪、苦、可）g（艾、吾）x（海、湖）
k^w（廣、觀）k´w（睽、廓）ŋ（我、愛）

韻母有四十四個：

-ɑ（太、發）-ə（即、者）-i（幾、暨）-ɔ（我、多）
-u（古、土）-ɑi（哉、改）-ɑU（好、少）-əu（壽、臭）
-iɑ（家、雅）-iɛ（邪、業）-iɔ（確、學）-y（居、虛）
-Ua（化）-Uɔ（座）-Uə（或、物）-ui（對、內）
-uɔ（臥、火）-eɑU（燎）-iɑi（解）-iɑU（教、巧）
-yɛ（決、絕）-ieu（久、修）-Uɛi（灰、貝）-uɑi（國）
-uɛi（睽、爲）-aŋ（方、藏）-ɑn（看、山）-əŋ（等、生）
-ɛn（文、門）-iŋ（精、明）-in（飲、民）-uŋ（從、衆）
-eɑŋ（兩、量）-iɑŋ（將、像）-iɛn（前、見）-yŋ（用）
-yn（君、論）-Uɑŋ（荒、恍）-Uəŋ（猛）-uɑŋ（廣）
-uɛn（聞、問）-uɔn（觀、亂）-yɛn（圓、全）-əɹ（而、爾）

另外又有「次音」四個：

-ŏ（足、逐）　-l（自、思）　-iĕ（乙、筆）　-iŏ（欲）

所謂「次音」，羅常培的解釋是：對於不能用羅馬字母標註的中國語音想出來的補救辦法，例如舌尖韻母，不單在利馬竇、金尼閣那時候感覺難標，就是近年西方華語教學上也一樣的困難。

在韻尾的標音上，利馬竇用-m來表示-ŋ，例如「用」yúm、「猛」moèm。在介音方面，有U和u的，例如「座」çoò〔tsUɔ〕和「臥」g

uó〔guo〕；「灰」hoēi〔xUɛi〕和「爲」guêi〔guɛi〕；「荒」hoām〔xUɑg〕和「廣」quàm〔kᵂuɑŋ〕。同時，有一個國語所無的介音-e-，如「燎」leaU、「兩」leaŋ。

此外，利馬竇的標音不完全是音位的(*phoneme*)，他很注意音質(*phone*，或稱「音值」*value*)的細微區別。例如c、k、q都代表〔k〕音；g、j都代表〔ʒ〕音；它們的用法各隨後面的韻母不同。至於上述的介音U和u、e和i的區別，羅常培也認爲是音值上的，而非音位的對立。

在聲調方面，共有五類，利馬竇分別用不同的符號標示：陰平（如「山」xān）、陽平（如「文」vên）、上聲（如「古」cù）、去聲（如「教」kiáo）、入聲（如「學」hiŏ）。

貳、金尼閣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法國耶穌會教士，明神宗萬曆39年（1611年）來華，在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傳教。崇禎元年卒於杭州。他研究中國語音，著《西儒耳目資》一書。此書作於明天啓五年1625年，成於次年（1626年）。內容分「譯引首譜」、「列音正譜」、「列邊正譜」三部分。金氏解釋云：

> 「首譜圖局問答，全爲後來二譜張本。其第二〝列音韻譜〞正以資耳；第三〝列邊正譜〞正以資目。蓋音韻包言，邊正包字。言者可聞。字者可覽。是耳目之資，全在言字之列也。言既列，則分音韻；字既列，則分邊正。故書雖分爲三譜，總表之爲耳目資也。」

這裏他把書名也交代得很清楚了。金氏稱聲母爲「字父」，稱韻母爲「字母」，二者拼合成音節稱「字子」。又把元音稱爲「自鳴」之音，輔音稱爲「同鳴」之音，他國用，中華不用的輔音，稱「不鳴」之音

(只有b、 d、 r、 z四個) 字父二十個及擬音如下：

百p (標、傍)　魄pʻ (平、偏)　麥m (面、貌)
弗f (佛、法)　物v (萬、物)
德t (道、德)　忒tʻ (推、陶)
搦n (女、娘)　勒l (戀、良)
則ts (酒、醉)　測tsʻ (前、情)　色s (細、巡)
者tʃ (眞、正)　搽tʃʻ (恥、差)
石ʃ (愼、賞)　日ʒ (忍、讓)
格k (改、過)　克kʻ (勤、懇)　黑x (恍、忽)
額ŋ (愛、偉)

自鳴的元音有五個，金氏以a、 i、 u、 e、 o表示。用這五個音相組合，而生成四十五種韻母。下面是金氏的標音和例字：

ai (買、開)　ao (好、鬧)
an (三、餐)　am (商、忙)
eu (謀、口)　en (染、文)　em (猛、亨)
ia (駕、家)　ie (訐、爺)
iu (恤、閭)　io (削、腳)
in (鄰、人)　im (病、成)
oa (滑、花)　oe (佛、物)
ua (誇、瓜)　ue (說、國)
ui (誰、吹)　uo (課、貨)
ul (而、爾)
un (論、村)　um (馮、總)
eao (聊、了)　eam (良、兩)
iai (街、解)　iao (效、巧)　iam (強、相)

ieu （求、救） ien （片、荐）
iue （雪、月） iun （雲、熏） ium （雄、擁）
oai （懷、夥） oei （悲、貝）
oan （緩、還） oam （搶、黃） oen （魂、昏）
uai （怪、媧） uei （鬼、歸）
uan （慣、頑） uam （往、王）
uen （本、困） uem （肱、礦） uon （官、滿）
iuen （權、倦）

在他的標音系統中，韻尾-m代表〔-ŋ〕音，iu羅常培認爲就是撮口的〔y〕。ul代表〔ɚ〕音。介音e和o是現代國語所無的，它和i、u介音有對立存在，如oa和ua、eam和iam，但是前面接的聲母不同，呈互補分配，因此e和i，o和u應該是音值上的區分，而不是音位的區分。這點和利馬竇是相同的。至於舌尖韻母〔ɿ〕的字，金氏歸入u的次音（「次音」見前利馬竇項下）。

由於金氏的記音是在山西完成的，陸志韋認爲《西儒耳目資》的音系代表了當時的山西方言。特別是聲調方面有陰、陽、上、去、入五調，其中入聲的保存正是今天山西話的普遍現象。《耳目資》的入聲和陰聲相配，顯然是收喉塞音韻尾的，和今日山西話同。《耳目資》的全濁上聲依然念上聲（不送氣），如國語之變讀去聲不同。

金氏爲了表現「自鳴同鳴相配之妙」，又設計了「萬國音韻活圖」和「中原音韻活圖」兩個圓形圖表，收入「譯引首譜」中。目的在使字音的拼譯更爲簡明易曉。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一文曾舉出《耳目資》以後的一些聲韻著作，往往受到它的影響。例如明方以智的《通雅》（1639年）說：

「愚初因邵入。又于波梵摩得發送收三聲，後見金尼有甚次中三等，故定發送收爲横三，噬噎上去入爲直五，天然妙叶也。」

又如楊選杞的《聲韻同然集》，楊氏見了《耳目資》之後，「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爲一定之法」，也採用了「字父」、「字母」之名，並仿《耳目資》的活圖，設計了一個「同然總盤」。

此外，還有劉獻廷的《新韻譜》（1692年）。他稱聲母爲「韻母」，稱韻母爲「韻父」，顯然受《耳目資》之影響。除此之外，劉氏對於各國的語言也很有興趣，「能旁求諸大荒以外，囊括浩博」，聽到有人家藏琉球紅夷文字，高興的說，這正是他「懸金而求，募賊以竊」的東西。他還立志從事全國的方言調查，他說：

「以諸方土音填之（指填入韻譜中），各郡自爲一本，逢人便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

這種觀念都受到《耳目資》的影響。

第十四節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編成的《康熙字典》卷首附有「字母切韻要法」，包含兩個韻圖：較簡單的「內含四聲音韻圖」，以及較詳細的「明顯四聲等韻圖」。向來學者都不清楚它的來源。勞乃宣《等韻一得》說：

「四庫著錄存目，皆無其名，不知《字典》採自何處？間嘗廣詢通人，無知之者。」

後來，經過趙蔭棠的考證，以及近世學者的研究，才把它的來歷弄清楚了。它淵源於《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書成於康熙年間）及《大藏字母九音等韻總錄》（亦康熙時代產物）。「明顯四聲等韻圖」即依據《總錄》而成，「內含四聲音韻圖」則仿照《華嚴字母韻圖》之格式，節錄明顯圖而成。所以《字母切韻要法》實際上反映了十七世紀後半的北方語音。

《字母切韻要法》在聲母方面，採用了傳統的三十六字母，謝雲飛《明顯四聲等韻圖之研究》由歸字之混淆，得知「知、照」、「精、從」、「影、喻」皆已無別。至於吳聖雄《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探索》一書的聲母擬音，則已跟今日的國語完全相同。

韻母方面，《字母切韻要法》分爲十二攝，下面是各攝的名稱和讀法：（「四呼」指開、齊、合、撮）

迦攝-a	（含四呼）
結攝-e	（含四呼）
岡攝-aŋ	（含四呼）
庚攝-əŋ	（含四呼）
衹攝-ï, -i, -u, -y	
高攝-au, -iau	
該攝-ai	（含四呼）
傀攝-ei	（或-əi，含四呼）
根攝-ən	（含四呼）
干攝-an	（含四呼）
鉤攝-ou	（或-əu，無撮口）
歌攝-o	（含四呼）

聲調方面遵用傳統的四聲，所以無法看出當時的實際狀況。

第十五節　李光地《音韻闡微》

此書爲李光地(1642-1718)和王蘭生(1680-1737)奉康熙帝詔命而纂修的。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開始編撰，歷時十載，至雍正四年(1726)才完成。羅常培認爲李光地的名氣較大，但正蘭生對此書的貢獻較多。王從康熙三十七年起就追隨李氏，前後凡十三年。康熙五十一年，帝擬修樂律曆算書，李因工作太忙，就推荏王等人。就在此時進行《音韻闡微》的撰修工作。王本來屢試未中，由於修書之故，特別受到聖眷，破格賜爲進士。

《音韻闡微》沿用宋以來流行的平水韻，分爲106韻。不過，「文吻問物」和「欣隱炘迄」，「迥徑」和「拯證」仍有區別，所以多了六韻，實際上是112韻。各韻之後，注明古今分韻的異同。一韻之中，分開、齊、合、撮四呼。一呼之下，列三十六字母，始見終日。聲調是平上去入四聲。由此看來，《闡微》是一部相當保守的韻書。它最大的特點是改良反切。它把新設計的反切稱爲「合聲切法」。其書凡例云：

> 「蓋翻切之上一字定母，下一字定韻。今於上一字，擇其能生本音者；下一字擇其能收本韻者。緩讀之爲二字，急讀之即成一音。」

反切上字都選用「支、微、魚、虞、歌、麻」等韻的字，因爲這些韻都沒有輔音收尾，用來做反切上字，拼切時較不易產生干擾。反切下字的選用標準是：（見凡例）

> 「凡各韻清聲之字，皆收聲於本韻之影母；各韻濁聲之字，皆收聲於本韻之喻母。蓋影、喻二母，聲有清、濁，乃本韻之喉音。天下之聲，皆出於喉而收於喉，故翻切之下一字，用影、

喻二母中字，收歸喉音，其聲自合也。」

取影、喻母字做反切下字，也就是以零聲母的字來代表韻母，可以避免聲母的夾雜干擾。例如，「公」字《廣韻》是「古紅切」，《闡微》改爲「姑翁切」；「巾」字《廣韻》「居銀切」，《闡微》改爲「基因切」；「牽」字也由「苦堅切」改爲「欺煙切」；「蕭」字由「蘇彫切」改爲「西腰切」。用這種急讀的方式拼音，的確是簡明易曉。可是，有時候會找不到適合的字，這時就得有一些例外的補救辦法，也就是所謂的變例產生。書中的「今用」、「協用」、「借用」都是變例。凡例說：

「其有係以〝今用〞二字者，因本母本呼於支、微、魚、虞數韻中無字者，則借仄音或別部之字以代之，但開齊合撮之類不使相淆。遇本韻影、喻二母無字者，則借本韻旁近之字以代之，其清母、濁母之分，不使或紊。」

又解釋「協用」云：

「係以〝協用〞二字者，再借鄰韻影、喻二母中字，以協其聲也。」

解釋「借用」云：

「係以〝借用〞二字者，乃雖借鄰韻，併非影、喻二母中字，其聲爲近，而亦不甚協者也。」

像這樣的例外情況，在《闡微》的3884個反切中，佔了66.7%以上（羅常培的統計），眞正合乎原則的「合聲反切」只有485個，主要原因還是漢字根本不適合做拼音的工具。

《闡微》卷首有一韻圖，稱爲「韻譜」。其音韻體係與正文之韻書符合。入聲只配陽聲韻，不配陰聲韻，平聲不分陰、陽。李新魁認爲

「是明清時代讀書音的反映」。而林慶勳〈論音韻闡微〉一文說：「韻譜的格局極爲保守，想從其中求得線索去擬音，恐有困難」，不過，林氏舉出「凡例」第十一條提到了「疑、微、喻」北音相同、「知徹澄」今音與「照穿牀」相近、「泥紐」與「娘紐」同讀、「非紐」與「敷紐」無別等現象。表示這些音和傳統的三十六字母是不同的。此外，林氏又發現韻譜的38圖以敷母的「汎」和奉母的「梵」列爲同音，顯示了「敷、奉」兩母在實際語音中必已無別，才會有此疏忽。因此，林氏在「試論合聲切法」一文中說：

> 「由表面觀察，《音韻闡微》似與存古韻書無異，其實從韻書內部仔細分析：入聲已然消失，濁聲已經清化，平聲分化爲陰平、陽平兩調，全濁上聲已變讀爲去聲。……」

因此，《闡微》不只是傳統韻書殿後之作，書中也多少透露了一些當時的實際語音的痕跡。

第六講　韻書的作用與沿革

這一講開始，我們要談談中古音。這個階段由魏晉一直到南宋末，歷時達一千年，時間很長，前後期的語音勢必不能一致。近年來，學者對中古音的知識已經相當完備，尤其對兩宋語音的了解更遠邁前代，因此已經不再把上下千年的語音當作一個平面來處理，通常把兩宋三百多年的語音單獨分出，稱爲中古後期。一般說的「中古音」多半指中古前期而言，也就是六朝隋唐的語音。

研究中古音的資料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只有兩種：韻書和韻圖，這是我們了解中古音的兩大支柱。要把中古音弄清楚必須能夠閱讀和運用下列幾部具有代表性的韻書和韻圖：

	韻書	韻圖
中古前期	廣韻	韻鏡、七音略
中古後期	韻會、平水韻等	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切韻指南

其中，又以《廣韻》爲學習整個中古音的關鍵，《廣韻》雖然出版於宋代，它所反映的語音卻是隋代《切韻》的系統，所以它所代表的是中古前期的語音。下面我們就針對中古音研究兩大支柱之一的韻書作一討論。

第一節　韻書的作用

爲什麼會有「韻書」的出現呢？古人平常作詩、押韻有哪些韻脚字可用，如果只是憑空去想，實在很費腦筋，一旦有人編成一部押韻的參考書，把屬一韻的字歸在一起，那麼，作詩、押韻的時候，只要翻開所需的那個韻，就有一大堆字呈現眼前，供你選用。於是，韻書就在這樣的需要下產生了。

把可以押韻的字類聚在一起，便成爲一個「韻」，因此，所謂「韻」就是一群可以互相押韻的字。它和「韻母」的意義不同，「韻」的範圍比「韻母」大，一個韻可以包括好幾種不同的韻母。舉例說，國語的「岡、江、雙」三個字可以在一起押韻，那麼，它們就可以算是同一個國語的「韻」。但是，它們的韻母並不相同，「岡」是開口呼的〔-aŋ〕韻母，「江」是齊齒呼的〔-iaŋ〕韻母，「雙」是合口呼的〔-uaŋ〕韻母。

古代的韻書也是一樣，例如《廣韻》的「東韻」包含了〔-uŋ〕和〔-juŋ〕兩種韻母，但是它們都可以互相押韻，所以屬於一個「韻」。「支韻」包含了〔-je〕和〔-jue〕兩種韻母，它們也可以互相押韻，所以屬於同一個「韻」。

韻和韻母都會隨著時空而變化，古代可以押韻的字，現代不一定能相押，現代可以押韻的字，古代也不一定能相押；用廣東話可以押韻的字，閩南話不一定能相押，閩南話可以押韻的字，國語也不一定能相押。所以各時代有各時代的韻書，各地方也可以有各地方的韻書。

何以不同的韻母能歸屬於同一個「韻」？構成一個「韻」的語音條件是什麼呢？這要從韻母的結構說起，一個韻母可以分作三部分：介音（又稱韻頭）、主要元音（又稱韻腹）、韻尾。而押韻只要求韻腹、韻尾相同即可，只要這兩個成分相同，不論韻頭是什麼，都無礙於押韻。茲用圖表示如下：

<table>
<tr><td colspan="2">韻</td><td>母</td></tr>
<tr><td>韻頭</td><td>韻腹</td><td>韻尾</td></tr>
<tr><td></td><td colspan="2">韻</td></tr>
</table>

上面所舉的岡-aŋ、江-iaŋ、雙-uaŋ三個字雖然韻頭不同，韻腹和韻尾卻是相同的，所以它們符合押韻的條件。

第二節　韻書的沿革

壹、 韻書產生的外在因素

韻書產生的內在因素是作詩、押韻的需要，其外在因素是佛教的輸入、四聲的發現、反切的應用。

中古音韻知識的發達和譯經、僧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印度文字是分析音素的拼音文字，而印度古代又有相當發達的語音學，所以東漢以後，佛教輸入中國，促成了中國音韻學的發展。聲調的發現、反切的形成都是在這樣的影響之下才有的。

早期韻書的編排方式是以四聲爲綱領，後世的韻書大體上都沿襲了這個傳統。漢語有聲調的區別，很早就存在了，但是都習焉而不察，一直到梵文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學者們在譯經的工作當中去比較兩種語言，才發現其中有一種語音成分是梵文所沒有的，那就是「聲調」。後來又進一步分析，得到四種不同的調類——平、上、去、入。這是在六朝學者手裏完成的。

四聲的知識在六朝時代既新鮮、又時髦，一般文人學士都津津樂道。以四聲爲名的著作更是不勝枚舉：周顒《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王斌《四聲論》、張諒《四聲韻林》、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略》……。梁武帝對「四聲」這個新名詞頗感興趣，有一次忍不住問周捨說：「何謂四聲？」周捨靈機一動，說「天子聖哲是也。」如果周捨解釋了一大篇理論，武帝未必了解，乾脆用四個字，正好代表四聲，既回覆了皇上的問話，也迎合了皇上的心意。當時的文人又想到，何不利用這些新發現的四聲，帶到文學創作上，使作品更具聲律之美，這種看法符合了當時唯美主義的文學潮流，所以聲律論在齊梁時代就興盛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的「永明體」。

永明體以沈約爲代表，他寫了一部《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梁書·沈約傳》）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也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又說：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需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這就是他聲律論的基本原則，根據這個原則，他訂出了「四聲八病」的文學格式。

韻書採用了畫分四聲爲其基本架構，正是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另外一項影響韻書產生的外在因素，是反切注音法的應用。董同龢《漢語音韻學》（77頁）認爲這是受到佛教傳入的影響，顧亭林《音論》則認爲反切自漢以上即已有之，如不可爲叵，之乎爲諸，皆爲反切之前驅。古代學者因拼音文字的啓發，懂得了分析字音的技巧，把漢字的發音分成前、後兩半，前半稱爲聲母，後半稱爲韻母。聲母相同的字稱之爲「雙聲」，韻母相同的字稱之爲「疊韻」。有了雙聲、疊韻的知識，自然就會想到運用這種知識來製造反切。有了能夠精確注音的反切，韻書的編纂條件也就成熟了。

反切的方法是用兩個字拼一個字的音，頭一個叫「反切上字」，第二個叫「反切下字」。反切上字必與本字雙聲，反切下字必與本字疊韻。所以，字音的清、濁由反切上字決定，字音的開合、洪細由反切下字決定。至於聲調，也是由反切下字決定。

古代的反切是古人用來拼當時字音的，我們用現代的發音來拼它，往往會不合。像《廣韻》的「同」字，音「徒紅切」，「徒」取ㄊ音，「紅」取ㄨㄥˊ音，拼出來還可以和「同」一致。至於「弓」字，音「居戎切」，拼出來竟然是ㄐㄨㄥˊ和「弓」字的念法完全不符合。這是

古今音變的緣故。所以，古籍中的反切能幫助我們探索古音的情況，卻無法用它直接拼出國語來（除非把音變規則計入考慮）。我們現在所用的《辭海》、《辭源》也有反切，這才是現代人用來拼現代音的。例如《廣韻》的「東」字，音「德紅切」，而《辭海》改成了「都翁切」。不過，仍有部分反切受古音的束縛，改得不夠徹底，如「弓」字改爲「居邕切」，不如作「公翁切」，更符合國語的念法。

反切的名稱從東漢到隋唐多稱爲「某某反」，唐末以後，覺得「反」字用多了，很犯忌諱，所以，後來都改用「某某切」了。

反切拼音法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的呢？傳統的說法，認爲反切是三國時代魏人孫炎所創。例如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敍錄》就是這樣記載的，它說：

「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叔然）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

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的看法相同：

「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

至於更早的《顏氏家訓・音辭篇》，有不同的說法：

「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于魏世，此事大行。」

顏之推認爲孫叔然所創的是《爾雅音義》，並沒有直接指他曾創造反切。因爲從文義上看，所謂「漢末人」未必是孫炎。由此可知，唐代傳說孫炎始創反切只是附會而已。《爾雅音義》一書，今已失傳，不過我們仍可以推想這部用反切注音的書必曾風行一時，使人們看到反切就會想到《爾雅音義》，想到《爾雅音義》就會想到孫炎，於是流傳到後來，變成了孫炎造反切了。

事實上，在孫炎以前就有反切，而且有許多還保存到今天。例如《漢書・地理志》中就有東漢應劭的反切：

1.廣漢郡梓潼：「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浹反。」

2.遼東郡沓氏：「沓水也，音長答反。」

3.蜀郡緜虒：「玉壘山湔水所出，湔音子千反。」

4.犍爲郡樊道：「故樊侯國也，音蒲北反。」

5.天水郡罕幵：「音羌肩反」

除了應劭之外，東漢服虔也用反切注音：

1.《漢書・揚雄傳》：河靈曼踢（河東賦），服虔曰：踢音石奚反。虹蜺爲纜（羽獵賦），《通俗文》：所以懸繩楚曰纜，胡犬反。

2.《漢書・敍傳》：煜霅其間者（答賓戲），服虔曰：煜音近霍叔。

3.《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吾王，孱王也。司馬貞《索隱》：案服虔音鉏閑反。

4.《顏氏家訓・音辭篇》引《通俗文》：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爲所榮反。

其他東漢時代的反切還有：

1.杜林——《顏氏家訓・音辭篇》：《蒼頡訓詁》（杜林作）反稗爲逋賣，反娃爲於乖。

2.馬融——《經典釋文・周易》訟卦「中」，馬音丁仲反；離卦「錯」，馬音七路反；繫辭「惡」，馬音烏洛反。

3.鄭衆——《經典釋文・周禮》考工記輪人「其緮」，《玉篇》云：鄭衆音補管反。

由以上這些例子，我們知道反切不始於孫炎，實濫觴於東漢。現存完整的書帶有反切的，依次爲：1.《經典釋文》，2.《切韻》，3.《玉篇》，4.玄應《一切經音義》（貞觀時），5.慧琳《一切經音義》（開元時），6.徐鍇《說文繫傳》，7.釋行均《龍龕手鑑》。

自從東漢有了反切，中國的第一部韻書就在魏晉時代應運而生。

了。

貳、 魏晉時代的韻書——《聲類》和《韻集》

中國第一部韻書是魏李登的《聲類》。這本書到了唐以後就亡佚不存了。《隋書》經籍志還提到它，唐封演《聞見記》也記載了這部書：

「《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可知此書還沒有像後世韻書一樣的韻部劃分，韻部的劃分從呂靜《韻集》始。陳鱣有《聲類》的輯本，采得210條，龍璋《小學蒐逸》輯錄達527條。

繼《聲類》之後的第二部韻書是晉呂靜的《韻集》，今已亡佚不存。隋志曾收入，《魏書・江式傳》也提及說：

「呂忱弟靜，別仿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

「《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不可依信。」

可知《韻集》的分韻和今傳的切韻系韻書不太一樣。當時書名叫《韻集》的很多，除了呂靜之外，例如無名氏的《韻集》十卷（見隋志，今佚）、段宏《韻集》八卷（見隋志，今佚）等。

呂靜《韻集》和其兄呂忱的《字林》，一爲音書，一爲字書，二者實相爲表裏。龍璋的《韻集》輯本共收錄115條，由此還可看出這部韻書的大概風貌。

叁、 六朝時代的韻書

到了六朝，音韻之學十分發達，韻書也大量出現。《廣韻》卷首附錄的切韻序就列了五部：1.夏侯該（即夏侯詠）《韻畧》，2.陽休之《韻畧》，3.周思言《音韻》，4.李季節（即李槩）《音譜》，5.杜臺卿《韻略》。

《隋書》經籍志列了十二部：1.周研《聲韻》四十一卷，2.張諒《四聲韻林》二十八卷，3.段弘《韻集》八卷，4.無名氏《群玉典韻》五卷，5.陽休之《韻畧》，6.李槩《續修音韻決疑》十四卷，7.無名氏《纂韻鈔》十卷，8.劉善經《四聲指歸》一卷，9.沈約《四聲譜》一卷，10.夏侯詠《四聲韻畧》十三卷，11.李槩《音譜》四卷，12.釋靜洪《韻英》三卷。

此外，《南史》又列了兩部：1.周顒（字彥倫）《四聲切韻》，2.王斌《四聲論》。

很可惜以上這些書都失傳了，所以其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對於後世韻書的影響也就無從查考了。

肆、 隋代的《切韻》

隋代陸法言的《切韻》是現存最早的韻書，根據序文，書成於文帝仁壽元年（西元601年）。不過，今天所見的三種本子都是殘本，出自敦煌石窟，現藏倫敦。劉復把這三種殘本收在他的《十韻彙編》中，稱爲切一、切二、切三。下面分別介紹這三種切韻殘本：

切一（倫敦編號爲S2683）僅存三紙，第一、二紙各十六行，第三紙十三行，共四十五行。字大，無界，有朱點，有朱改字。每韻韻目提高一字書寫。「民」字或諱或不諱。所存之韻包含「海（一部分）、軫、吻、隱、混、很、旱、潸、產、銑」十韻，皆爲上聲。王國維和日人上田正（有《切韻殘卷諸本補正》一書，東京大學出版）都認爲是陸氏原本。殘卷則是初唐的寫本。

切二(S2055)字數較多，共四紙半，兩面書寫，無四界，無朱點。

內容包含切韻序全文、長孫訥言序（大唐儀鳳二年）、東韻到魚韻的字（皆平聲）。王國維和上田正都認爲是長孫訥言箋注本的《切韻》。殘卷屬唐中葉的寫本。

切三(S2071)所存字數最多，含平聲、上聲、入聲前半，共三十四頁。原卷用白楮紙，無四界。每韻的開頭，在當行書眉處都加上個「𠂤」的記號。卷中的「王」字多寫作「玉」，第七紙背有牒文、公文襯表。王國維認爲這個卷子是長孫氏注本而刪去其案語者，上田正認爲是初期《切韻》，潘石禪先生則稱此卷爲「隋末唐初增字加注本陸氏切韻」。卷子屬唐中葉的寫本。

過去的學者一向以爲《廣韻》的二〇六韻是承襲《切韻》的，自從《切韻》殘卷發現後，才知道二者的韻數不同。王國維考得《切韻》平聲上26韻、平聲下28韻、上聲51韻、入聲32韻。至於去聲，因三種殘卷皆缺，故王氏未列出。羅常培曾做了這樣的推斷：（見切韻深賾一文）

> 「自從敦煌的唐寫本《切韻》殘卷發現以來，才知道《切韻》的平聲比廣韻少諄、桓、戈三韻；上聲少準、緩、果、儼四韻；入聲少末、術二韻。據此以推，去聲當少稕、換、過、釅四韻。一共只有一百九十三韻，比《廣韻》少了十三韻。」

兩者的差別是這樣的：

〔切　韻〕	〔廣　韻〕
嚴〇〇業	嚴儼釀業
眞軫震質（開、合）	眞軫震質（開）
〇〇〇〇	諄準稕術（合）
寒旱翰曷（開、合）	寒旱翰曷（開）
〇〇〇〇	桓緩換末（合）

歌哿箇	（開、合）	歌哿箇	（開）
○○○		戈果過	（合）

由這個表可以看出來，《廣韻》的韻數雖然增加了，但語音的系統並沒有改變，只是押韻的寬、窄不同而已。因此，《廣韻》雖然是宋代的韻書，卻反映了中古早期的音系，所以我們稱之爲「切韻系的韻書」。

《切韻》的作者陸法言，史書無傳，《新唐書·藝文志》和《舊唐書·經籍志》都載有「陸慈《切韻》五卷」，日人狩谷望的《倭名鈔箋》認爲陸詞即法言，蓋「詞」與「法言」名字相應。兩唐志之「陸慈」亦即「陸詞」。隋唐間人多以字行，故字著而名隱耳。今考巴黎所存之敦煌卷子p2129號題有「陸詞字法言撰」，則千古疑案方得澄清，史書中之「慈」實爲「詞」之通假字。

法言的家世是中原名族，其世系如下：（據丁山「陸法言傳略」一文）

陸俟——騏麟——高貴

順宗——榮之——爽——法言

正言

其父陸爽《隋書》有傳：

「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自齊入周，隋時爲太子洗馬，開皇十一年卒官，年五十三。子法言，敏學有家風。」

丁山考證法言約生於562年，開皇初參加聲韻討論（見切韻序）時不過二十歲左右。年三十二初入宦途，三十九歲（開皇二十年），皇太子勇及諸子並廢爲庶人（據《隋書》高祖紀下），大概法言除名就在此時（《切韻》序云：今返初服）。四十歲以後，便退守林泉，與世隔絕了（《切韻》序云：屏居山野，交遊阻絕）。

《廣韻》的卷首保存了《切韻》序全文，根據這篇序文，我們得以知道《切韻》成書的經過：

「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十數年間，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于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

《切韻》的成書和開皇初年的一次聲韻學研討會有密切的關係，當時參與討論的八人是：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

在這一次的研討會中，決定了《切韻》的編纂原則是「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意思是說《切韻》的分韻不是依據一時一地的語音，而是包羅了古今方國之音，所以分部比較繁密。南北朝韻書多半在記一地的方音，所謂「各有土風，遞相非笑」，不像《切韻》能夠兼顧各地，所謂「酌古沿今，折衷南北」，適合各地的需要和應用，在「是非、通塞」之間，加以「捃選、除削」。同時，也因爲中國人的心理，一向喜歡博大，這種兼容並納的韻書一出現，所有六朝韻書都消聲匿跡了。此後的韻書，往往沿襲《切韻》的傳統，其影響歷隋唐五代，一直到宋代都還存在。

據封演《聞見記》，《切韻》有12150字，比李登《聲類》的11520字略多。

伍、 唐代的韻書

唐代的韻書多半是《切韻》的增訂本，所以都可稱作「切韻系的

韻書」。《廣韻》卷首列出九家：郭知玄、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尚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他們都曾編撰過《切韻》，同時也一定爲切韻做了增字加注的工作。這些書今天都亡佚了，只王仁煦和孫愐的《切韻》增訂本還保存下來。

唐人的《切韻》除了這九種外，《唐書•藝文志》提到李舟《切韻》十卷、僧猷智《辨修加字切韻》五卷。《通志•藝文畧》提到李邕《唐韻要略》一卷、無名氏《唐切韻》五卷。宋郭忠恕《佩觿》提到王存乂《切韻》、李審言《切韻》。郭忠恕《汗簡》提到義雲《切韻》。日本《見在書目》提到清澈《切韻》五卷、釋弘演《切韻》十卷。可見唐代《切韻》的增訂本眞是洋洋大觀了。唐代切韻的盛行，奠定了陸氏《切韻》在韻書中的地位。可惜這些韻書今天都沒能保存下來。

唐代韻書值得詳細介紹的有下列三部：

一、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

「昫」字有的書寫作「煦」。「刊謬」是刊正訛謬，「補缺」是加字及訓。這部書現有三個本子保留下來。

1．故宮殘本（簡稱王二）

這個本子是王國維在民國初年整理清室書籍時所發現，後來有延光室攝影流傳。唐蘭曾仿原款式寫一通，由羅振玉印行出版。

原件裝潢成册，計三十八頁，每頁二十九行，每行有界闌。其殘缺狀況如下：

平聲上，存前九韻　　，七頁
平聲下，存後二十一韻，七頁
上聲　，存前十八韻　，五頁
去聲　，全部完整　　，七頁四十行
入聲　，全部完整　　，九頁八行

書首題名「刊謬補缺切韻」，下注「朝議郎行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撰」，次行題「前德州司戶參軍長孫訥言注」以及「承奉郎行江夏縣主簿裴務齊正字」。可知此書是王仁昫用長孫訥言、裴務齊二家所注的陸氏切韻重修的。

此書平聲有五十四韻，上下平韻目序數相連接；上聲五十二韻；去聲五十七韻；入聲三十二韻。比陸氏《切韻》多上聲儼、去聲釅二韻，共爲195韻。

王國維認爲此書在音韻學上的價值有下列各點：

(1)合「鹽、添……」以下八韻爲一類，已開李舟《切韻》與《廣韻》之先。

(2)合「江、陽、唐」爲一類，又爲《菉斐軒詞韻》與周德清《中原音韻》之祖。

(3)合「歌、佳、麻」爲一類，又與近世言古韻者合。

(4)《切韻》殘卷去聲全闕，而此本獨完。

(5)平聲目錄所記呂、夏侯、陽、李、杜五家異文爲《切韻》原文，六朝韻書部目，於此可見一斑。

2. 敦煌殘本（簡稱王一，伯希和編號p2011）

此本現存巴黎。劉復留法時，曾親自抄錄攜回，編入《敦煌掇瑣》刻本。只殘存二十二紙，共四十三面，合訂爲一册，原裝爲何種書式，已不可知。姜亮夫記述所見原本是「楮白紙，色微黃，質稍鬆。……每紙多則三十九行，少則二十六行」；潘重規先生補云：「此卷字工，小韻（指韻中各紐）皆朱點，計字皆朱書，朱色不甚顯，故姜多漏去，韻目數字皆朱書。」

此殘本上平聲及入聲後半多殘缺，下平聲、上聲、去聲大都存在，比故宮殘本要完整一點。

3. 故宮全本（簡稱全王）

這是民國三十六年唐蘭發現的，他在爲此書所寫的跋文裏說：

「戰勝之第三年，溥儀窃挾東去之國寶，於兵燹之餘，漸有由估人搜購，流歸故都者。一日，友人于思泊先生告余得見吳彩鸞書唐韻，約余同觀，展卷則赫然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之全秩也。」

後來此書爲故宮博物院購回，並影印行世，由唐蘭寫了一篇跋。此書題爲「朝議郎行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字德溫新撰定」。唐跋考定作於神龍二年（706年），當時流傳頗廣，故得遠至敦煌、吐魯番俱有傳本。其後三十餘年孫愐作唐韻，王韻遂微。五代及宋，郭忠恕、徐鉉、徐鍇等遂不復道其名氏矣。

此書共二十四頁，除首頁外，都是兩面書寫，共四十七面，每面三十五行。原書的書寫者吳彩鸞是唐泰和時人，裝訂爲册子型式，手揭處多磨損，足見當時檢用之繁。

唐蘭認爲此書最可貴者，實在韻目。因爲韻目下注明了呂、夏侯等五家分韻的異同，可藉以了解六朝韻書的情況。向來學者都認爲《廣韻》是現存完整的韻書中時代最早者，自從故宮全本王書出世後，這個頭銜就得讓出來了。

二、 孫愐唐韻

現存殘卷一種，是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吳縣蔣斧由羅振玉介紹從北京琉璃廠書鋪購得。後由國粹學報館影印發行。劉復收入《十韻彙編》中。只存去、入二聲，去聲也不完全。原卷共四十三頁，每頁二十三行，每行都有烏絲闌爲界。爲唐代白麻紙的册子本，册中印記都是宋明時人，沒有清代的印記。

王國維在卞令之的《式古堂書畫彙考》中，看到錄有項子京所藏《唐韻》五卷，前有孫愐序，與《廣韻》卷首所見的，文句很有出入。於是王氏取二序校對，考知《唐韻》有開元、天寶二本，序也有二。

今《廣韻》所附載的，是把兩序併合成一篇。而項子京本是開元初撰之本，韻數比陸氏《切韻》多二韻：上聲儼、去聲釅，和王仁昫《切韻》同，共爲195韻。

王國維又比較南宋魏了翁（鶴山先生）所藏《唐韻》（見魏氏「唐韻後序」一文）與蔣氏殘本，知此二本比開元本多出十二個韻，乃天寶十年重定之本。大概孫愐在開元時初版《唐韻》，大致沿襲《切韻》部目，到了天寶再版時，就依己意作了調整。與開元本比較，多出「諄準稕術」、「桓緩換末」、「戈果過」，又從齊韻分出「栘」韻。但是沒有「儼、釅」二韻。所以是205韻。

三、 李舟切韻

此書現已亡佚，但宋代韻書受它影響很大，王國維稱之爲「宋韻之祖」。王氏云：

> 「李舟《切韻》之爲宋韻之祖，猶陸法言《切韻》之爲唐人韻書之祖也。」

李舟其人，新舊《唐書》都沒有立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提到李承九世孫舟，字公受。《舊唐書·梁從義傳》提到建中元年，金部員外郎李舟奉使荊襄。可知李舟的時代在孫愐之後。其書之完成，當在代、德二宗之世。

王國維認爲唐代韻書部次有二系：

其一，以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小徐《說文篆韻譜》、夏英公《古文四聲韻》爲代表。

其二，以大徐改定本《篆韻譜》、《廣韻》底本爲代表。

前一系列的特色是：

1.覃談在陽唐之前。

2.蒸登在鹽添之後。

3.去聲泰在霽前。

4.併釅於梵。

5.入聲次序不與平上去相應。

這樣的次序相當紊亂，代表韻書早期的現象。第二系就顯得有條理多了。那麼第二系的淵源如何呢？大徐於雍熙四年的《韻譜》後序說：「又得李舟《切韻》，殊有補益，其間疑者，以李氏爲正。」可知大徐本所據爲李舟《切韻》，則《廣韻》的底本當然也就是李舟《切韻》了（陳彭年曾師事大徐）。

李舟在整理韻部方面有兩大貢獻：

1.把韻書各韻依音近的關係排列。

2.整理四聲相配的次序，使之秩然吻合。

所以李舟《切韻》實在是韻書演進史上的關鍵。

陸、 早期韻書的結集

魏晉六朝的韻書都失傳了，隋唐的韻書除了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故宮全本（簡稱全王）外，也都殘缺不全，這些殘缺的韻書資料大部分是光緒年間從敦煌石室流出的，現在分散於巴黎、倫敦、柏林、京都、列寧格勒等地。第一位把這些早期韵書資料加以結集的，是劉復（半農）的《十韻彙編》。民國十四年，劉氏從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中，錄出了文件104種，包含了文學史、社會史、語言史的材料，由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刻版刊印，定名《敦煌掇瑣》。到了民國二十一年，劉氏把其中的韻書資料和《廣韻》等合成《八韻彙編》。廿二年秋，魏建功提議加入西域考古圖譜和普魯士學士院的《切韻》斷片各一種，改名爲《十韻彙編》。到了民國廿三年夏天，《彙編》本文已寫定待印，而劉半農先生逝世，遂由羅常培先生整理遺稿，補製凡例，於民國廿四年印行。所收的十部韻書是：

廣韻
唐韻　} 現存國內

王二（故宮殘本）

王一（P2011）
刊（唐末五代刊本，P2014、P2015）　} 現存巴黎國家圖書館

切一（S2683）
切二（S2055）　} 現存倫敦大英博物院
切三（S2071）

德（TⅣ K 75100b）現存柏林普魯士學院

西（西域文書n08107）現存日本京都龍谷大學

十本韻書中，除《廣韻》、《刊》外，皆唐代寫本。其中《唐韻》、王一、王二、切一、切二、切三前面已介紹過，《廣韻》下節再詳說，這裡就「刊、德、西」三書作一介紹：

《刊》有兩種：P2014殘卷只存九葉，包含平聲及少數上聲和入聲。P2015殘卷只存三葉，包含平聲、入聲各少許。P2014第三葉背面有一狀文用作襯裱紙，首敍起居兼申陳謝，末云：「伏維亮察，謹狀。清泰五年正月廿五年患吏燉煌令呂乏。」，狀文上的清泰乃後唐廢帝年號（934～935年），用清泰年的紙張糊裱舊籍，那麼P2014原卷的時代一定更早於清泰。最末兩行云：「大唐刊謬補闕切韻一部、切韻四聲正□□□□」看來好像是唐代的刻本，但是後人復刻前代的書並不改字，像清代張士俊澤存堂刻宋本《廣韻》，依然題《大宋重修廣韻》，所以有「大唐」的字樣，也有可能是五代所刻。

「德」是德人列考克（*Albert August Von Le Coq*）和格倫威德（*Albert Granwedel*）在斯坦因、伯希和之後，相繼去新疆探檢所獲得者。《十韻彙編》序的作者魏建功於1932年曾見其影本兩葉。然後鈔錄交劉復收入書中。後來日人武內義雄至普魯士學院親見吐魯番文件，發現兩張

唐寫本韻書的斷片，一張即劉復所收的「德」，另一張武內把影本寄送魏氏，魏氏補錄在《十韻彙編》序文中，此即編號爲T Ⅳ K 75100a者。「德」只存上聲「止、尾、語、姥、薺、蟹、賄」各韻的一部分字。姜亮夫採用的編號是J Ⅳ K 75，稱爲「唐初寫陸韻增字本」。魏序所收的殘本只存去聲「震、問、願」各韻的一部分字。武內從震、稕不分和韻目數次爲二十一震到二十四願的特徵上，斷定這是陸氏原本。

德國所藏的切韻殘卷除了上述兩種外，《十韻彙編》魏序還提到「刻本《切韻》殘卷一種、德國普魯士學士院藏」存六殘葉，這是「刊」之外的又一種刻本，也是列考克在吐魯番所發現，魏氏認爲是宋槧本，包含去聲「恩、翰、線、笑、效、號」各韻的一部分字。武內稱之爲「唐末切韻的一種」。潘重規先生有摹本，編號爲JⅡD1a-d，見《瀛涯敦煌韻輯新編》487-492頁。

「西」爲日人大谷光瑞繼斯坦因、伯希和之後，探檢西北、在新疆和闐、庫車、吐魯番等處獲得不少古物，薈最印成《西域考古圖譜》上下二卷，1915年出版。僅存支、脂兩韻。王國維摹寫收入《觀堂別集》後編，認爲是陸氏《切韻》之長孫訥言箋注。

姜亮夫於民國二十四年赴歐，搜羅韻書，完成《瀛涯敦煌韻輯》，共收二十七種殘本（另附錄六種），其中以切三（S2071）、王一（P2011）最完整，姜氏以此兩本爲中心，而爲考論各卷之標準，以定其先後繁簡，以求其爲陸本、長孫本、孫本、王本、唐末本、北宋本，創獲甚多。他在書中序文說：

> 「二十五年之夏，遊觀畢遍，遂訪書於國民圖書館。…得覩敦煌遺簡，…選字書、韻書、五經、老子之屬，擇其要者，抄寫響拓攝影校錄，日盡數卷，…歸寓，更即燈下比次論列，深深漏永，終不知疲，得凡百數十卷。…時歐戰又起，余之所得，將成孤本。而飛禽時驚，懼更毀廢。遂以餘日，覃思博辨，歷

時三載，成《韻輯》二十四卷。」

繼劉氏、姜氏之後，潘重規先生又於1967年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研究敦煌卷子，完成《瀛涯敦煌韻輯新編》，爲姜氏書做了一些補正。其書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摹印姜書三十三種卷子，和新補抄的十二種卷子。第二部分是核對姜書字部的新校。第三部分是姜書論部的案語。

潘氏所補的十二種材料是：

P2017	陸原序與韻目
P4879	陸原序
S2683	陸切韻原本
P4917	（同上）
JIVK 75	陸切韻增字本
S2071	隋末唐初增字加注本陸切韻(切三)
S2055	長孫訥言箋注本之陸序、長孫序
P2638	陸序、長孫序
P4746	長孫訥言別本
P2019	陸序、長孫序
P2129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
P2011	（同上）　（王一）

早期韻書的結集除了劉、姜、潘三書外，還有日本東京大學出版，上田正的《切韻殘卷諸本補正》，周祖謨的《唐本韻書彙輯》。

柒、 大宋重修廣韻

《廣韻》是北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陳彭年、邱雍等奉勅編撰的，書成，賜名爲《大宋重修廣韻》，一般都簡稱爲《廣韻》。

這部書編撰的作用是爲了時人應試作文之用。它在體制和音系上承襲了隋唐韻書，可以說是陸氏《切韻》的增訂本，我們習慣上把這一系列的韻書稱作爲「切韻系的韻書」。下面就分幾個方面介紹這部韻書。

一、價　值

《廣韻》是現存完整的韻書中最古老的，近世雖有全本王仁昫《切韻》的出現，但就重要性而言絕不能取代《廣韻》。因爲《廣韻》近千年來一直影響著讀書人，成爲科舉必備之書。陸氏《切韻》上集六朝韻書之大成，下開唐代韻書之先導，《廣韻》承之，又集唐以來韻書之大成，而開宋以後韻書之先導。清代的陳澧開始，凡是研究古音的學者，也無不由《廣韻》著手。

今天，我們從事中古音系的擬定需要參考《廣韻》，推溯上古音的立足點是《廣韻》，譜出中古到現代的音變規則，也要依據《廣韻》。因此，《廣韻》是學習聲韻學的關鍵，它的重要性正如《說文解字》之於文字學一樣。

二、版　本

現存的《廣韻》版本很多，大別爲繁本和簡本兩類。陳澧《切韻考》卷一說：

> 「今世所傳《廣韻》有二種：其一注多，其一注少。注多者有張士俊刻本，注少者有明刻本、顧亭林刻本。又有曹棟亭刻本，前四卷與張本同，第五卷注少，而又與明本、顧本不同。」

王力《漢語音韻學》提到現在流行的七種版本：

1.古逸叢書覆宋本重修廣韻（繁本）

2.古逸叢書覆元泰定本（簡本）

3.張氏澤存堂重刊宋本（繁本）

4.小學彙函張氏本（即澤存堂本）

5.小學彙函內府本（簡本）

6.新化鄧氏重刊張氏本（即澤存堂本）

7.商務印書館影印古逸本（繁本）

楊守敬「廣韻跋」（見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三號）又提到五種版本：(1)元至順本、(2)元至正本、(3)元勤德堂刊本、(4)明永樂本、(5)明弘治本。注文都很簡略，與顧亭林刊本同。

《四庫提要》認爲繁本的澤存堂本是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簡本的明內府本、顧本皆出於元槧。《四庫提要》另外列有麻沙坊刻本一種，與明內府版同，題曰：「乙未歲，明德堂刊」。

張世祿《廣韻研究》認爲繁本才是原本，他說：

「陳彭年、邱雍所刊定者，必爲詳本無疑。惟廣韻一書，既以備時人應試作文之用，必有嫌其疑混繁冗，難於應用者，此景德《韻略》與景祐《禮部韻略》之所由作也。而廣韻亦必有刪節本流行當世。觀今世所傳各本，詳略參差，可以推知宋代所流行者，必不止於陳、邱等所定之詳本也。而此書之刪節，亦必出於宋人之手。」

繁本在書後列了六種附錄，是簡本所無的：

1.雙聲疊韻法

2.六書

3.八體

4.辯字五音法

5.辯十四聲例法

6.辯四聲輕清重濁法

三、編　排

根據《廣韻》卷首所載，所收字數共26194字，注共191692字。依平上去入分爲五卷，平聲字多，故分兩卷。因此，《廣韻》的編排方式是先分聲調，再分韻類。總韻數爲206韻，其分佈狀況是：上平聲28韻、下平聲29韻（平聲共57韻）、上聲55韻、去聲60韻、入聲34韻。

每韻之內，把同音字類聚在一起，並在頭一個字的下面注明反切，表示這一群同音字的共同念法，其他同音字就不分別注音了。反切之下還注明了同音字的數目，例如「東」下注「德紅切，十七」，表示這一群念德紅切的字一共有十七個，「同」下注「徒紅切，四十五」，表示這一群念徒紅切的字一共有四十五個。一群一群的同音字中間有小圈隔開。

至於一個韻當中，哪些聲母的字放前頭，哪些聲母的字放後頭，卻沒有一定，例如東韻以〔t-〕聲母的字開頭，江韻以〔k-〕聲母開頭，微韻以〔m-〕聲母開頭…。這是因爲押韻不需顧及聲母，《廣韻》既純爲押韻的參考書，所以聲母的先後次序就不加講求了。

每個韻都有一個名稱，叫做「韻目」，韻目的來源正好就是各韻的頭一個字。

四、 正切和又切

古代和現代一樣，有些字不止一種念法。在《廣韻》中，一字有兩讀的，往往在正讀之外，也用反切注明其又讀。這就是「正切」和「又切」。有了又切，可以使我們知道這個字不止一種念法，我們可以依據又切在別個地方找到它的另一個念法。所以又切有附註的性質。例如鍾韻「重」字「直容切」又「直用切」，去聲用韻也列了「重」字，音「柱用切」又「直容切」。我們在平聲看到「重」字的又切，其反切下字是「用」，於是我們就可以知道「重」還有去聲一讀，果然，我們翻到《廣韻》的去聲馬上便見到了「重」字，它在去聲的正切是「柱用切」（音同「直用切」），另外也以又切表明了平聲的「直容切」一讀。

這種方式叫做「互註切語」。

有一點應注意的，就是「正切」表全體，「又切」表個體。換句話說，正切代表全部那群同音字的念法，又切只代表所注字的另外一個念法而已，和其他字無關。

五、 獨用與同用

《廣韻》各卷卷首的韻目之下注有「同用」、「獨用」，戴震認爲「即唐初許敬宗等所詳議，以其韻窄，舉合而用之者。」唐封演《聞見記》提到合而用之的原因是「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合而用之，就是可以通押。哪個韻可以通，哪個韻不能通，必有實際的語音依據。王力說：

> 「其實〝奏合而用之〞也一樣有具體語音系統作爲標準，並不是看見韻窄就把它合併到別的韻去，看見韻寬就不合併了。例如肴韻夠窄了，也不合併於蕭宵或豪，欣韻夠窄了，也不合併於文或眞；脂韻夠寬了，反而跟支之合併。這種情況，除了根據實際語音系統外，得不到其他解釋。」（見《漢語音韻》第58頁）

許敬宗「奏合而用之」的究竟是哪些韻，現已無從詳考。《廣韻》是在韻目下注「獨用」「同用」最早的一部韻書。馬宗霍《音韻學通論》以唐人詩歌用韻與《廣韻》韻目下所注比較，發現不合處很多。《玉海》載：「景德四年，龍圖待制戚綸等承詔詳定考試聲韻，綸等以殿中丞丘雍所定《切韻》同用、獨用例及新定條例參正。」可知《廣韻》韻目下所注，是宋人丘雍、戚綸等所擬定的。

下面是平聲各韻獨用或同用的情形：（界限以逗點分之）

〔上平〕　東，冬鍾，江，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

咍，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

〔下平〕 先仙，蕭宵，肴，豪，歌戈，麻，陽唐，庚耕清，青，蒸登，尤侯幽，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其中，文、欣兩韻現通行之澤存堂本注明同用，而明內府本、顧本則兩韻各自注明獨用。顧炎武《音論》卷上「論唐宋韻譜異同」詳細敍述了文、欣二韻應分用的道理。錢學嘉《韻目表》也認爲「合欣於文，乃景祐所改，非《廣韻》舊第，明本、顧本不誤。」很可能文、欣各自獨用是代表早期的語音現象，景祐時這兩個韻的念法已經變得沒有區別，所以就改爲同用了。

六、 四聲的配合

《廣韻》的韻數雖然多達206韻，並不表示《廣韻》的韻母類型有這麼多，因爲《廣韻》是先分聲調，再分韻類的，所以同一類型的韻母就被分成了平、上、去、入四套，如果不計聲調的不同，實際上只有六十一個韻類。我們把韻母類型相同的平、上、去、入四韻合併起來，就成爲下面的六十一組：

1. 東董送屋	2. 冬○宋沃	3. 鍾腫用燭
4. 江講絳覺	5. 支紙寘	6. 脂旨至
7. 之止志	8. 微尾未	9. 魚語御
10. 虞麌遇	11. 模姥暮	12. 齊薺霽
13. ○○祭	14. ○○泰	15. 佳蟹卦
16. 皆駭怪	17. ○○夬	18. 灰賄隊
19. 咍海代	20. ○○廢	21. 眞軫震質
22. 諄準稕術	23. 臻○○櫛	24. 文吻問物
25. 欣隱焮迄	26. 元阮願月	27. 魂混慁沒

28.痕很恨　29.寒旱翰曷　30.桓緩換末
31.刪潸諫黠　32.山產襉鎋　33.先銑霰屑
34.仙獮線薛　35.蕭篠嘯　36.宵小笑
37.肴巧效　38.豪皓號　39.歌哿箇
40.戈果過　41.麻馬禡　42.陽養漾藥
43.唐蕩宕鐸　44.庚梗映陌　45.耕耿諍麥
46.清靜勁昔　47.青迥徑錫　48.蒸拯證職
49.登等嶝德　50.尤有宥　51.侯厚候
52.幽黝幼　53.侵寢沁緝　54.覃感勘合
55.談敢闞盍　56.鹽琰艷葉　57.添忝栝帖
58.咸豏陷洽　59.銜檻鑑狎　60.嚴儼釅業
61.凡范梵乏

這個表有幾點說明：

1.「欣韻」又作「殷韻」。本作「殷」，爲了避宋宣祖趙殷的諱而改。

2.「映韻」又作「敬韻」。本作「敬」，爲了避宋翼祖趙敬的諱而改。

3.去聲五十七釅應移於「鑑韻」之後；上聲五十二儼應移於「檻韻」之後。吳棫《韻補》所引還沒有誤倒。

4.入聲十四黠、十五鎋，董同龢認爲次序應該顚倒，以刪配鎋，以山配黠（見《上古音韻表稿》102頁）。不過，張世祿、姜亮夫、陸志韋、王力、林尹、陳新雄、李新魁等古音學者都沒有採用其說。況且《廣韻》以前的韻書、等韻圖都是以刪配黠，以山配鎋的。

七、 四聲配合爲何參差不齊？

理論上說，平、上、去、入合成一組，每組應該有四個韻才對，爲什麼從上表看起來並不整齊呢？其原因有三：

1．陰聲韻不配入聲

以鼻音收尾的韻叫「陽聲韻」，例如「東、眞、侵…」等。以元音收尾的韻叫「陰聲韻」，例如「支、魚、歌…」等。陽聲韻又分爲三類：收舌根鼻音〔-ŋ〕的、收舌尖鼻音〔-n〕的、收雙唇鼻音〔-m〕的。正好，入聲韻也有三類：收舌根塞音〔-k〕的、收舌尖塞音〔-t〕的、收雙唇塞音〔-p〕的。因此，陽聲韻和入聲韻不但都有個輔音收尾，而且各有個發音部位相對應的收尾，使它們在發音性質上很接近，所以陽聲韻可以和入聲相配。如果用音標說明，「東董送」是〔-juŋ〕和〔-uŋ〕韻母，「屋」是〔-juk〕和〔-uk〕韻母，它們之間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和介音，又同樣具有舌根音的輔音收尾，所以「東董送屋」就能配成一組。陽聲韻和入聲的收尾如下：（舉平以賅上去）

〔收舌根輔音者〕

陽（收鼻音-ŋ）	東	冬	鍾	江	陽	唐	庚	耕	淸	靑	蒸	登
入（收塞音-k）	屋	沃	燭	覺	藥	鐸	陌	麥	昔	錫	職	德

〔收舌尖輔音者〕

陽（收鼻音-n）	眞	諄	臻	文	欣	元	魂	痕	寒	桓	刪	山	先	仙
入（收塞音-t）	質	術	櫛	物	迄	月	沒	○	曷	末	黠	鎋	屑	薛

〔收雙唇輔音者〕

陽（收鼻音-m）	侵	覃	談	鹽	添	咸	銜	嚴	凡
入（收塞音-p）	緝	合	盍	葉	帖	洽	狎	業	乏

明白了這個配合關係，就很容易理解爲什麼陰聲韻總是不配入聲。因爲陰聲韻是以元音收尾，和以輔音收尾的入聲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陰聲韻總是平、上、去三個韻自成一組。

2. 去聲多出四個韻

《廣韻》有四個去聲韻沒有平、上、入和它相配，就是「祭、泰、夬、廢」。因爲這四個韻的韻母型式正好只有去聲的調型，而不具備平、上的調型（陰聲韻原本就不配入聲）。用國語爲例來說明，像「誰、賊」兩字的韻母型式〔-ei〕，只有陽平調，而沒有陰平、上聲、去聲的字。「嫩」和「謬」的韻母型式，只有去聲，而沒有其他聲調的字。不像「巴拔把爸」、「遮哲者這」等韻母型式四聲兼備。《廣韻》所代表的中古音也是一樣。

3. 字少附入它韻

有幾組韻的四聲配合不能整齊，是由於字太少而沒有獨立成韻，寄放到相近的韻去了。這種情形有四：

(1)冬上入腫—冬韻的上聲只有二音三字，故附入腫韻。如「湩，都鴻切」、「鴻，莫湩切」，它們的反切下字互用，藉以表示它們在「腫韻」中自成一類，和別的腫韻字不混。

(2)臻上入隱—臻韻上聲只有二音三字，故附入隱韻。如「艻，仄謹切」、「氵乞，初謹切」，切語下字借用了隱韻字，但《韻鏡》仍清楚的把它們置於臻韻上聲的位置。

(3)臻去入震—臻韻去聲只有一音七字：「櫬、襯…」等，故附入震韻。其反切爲「初覲切」，切語下字借用了震韻字。《韻鏡》仍置於臻韻去聲的位置，和其他的震韻字不相混。

(4)痕入入沒—痕韻入聲只有一音五字：「麧、紇…」等，故附入沒韻。其反切爲「下沒切」，切韻下字借用沒韻字。《韻鏡》仍置於痕韻入聲的位置，不和其他沒韻字相混。

《廣韻》的原則是至少要有三個以上的音，才能獨立成一韻。例如獨立的韻中，幾個收字最少的是：

櫛韻——三音十三字

恨韻——四音七字

臻韻——三音三十四字

如果我們把《廣韻》206韻依其收音性質的不同，作成一張解析表，對《廣韻》韻類的結構與分布，可以獲得更明晰的概念。

平	（陽）14 (-n)＋12 (-ŋ)＋9 (-m)＝35 （陰）22	57
上	（陽）13 (-n)＋11 (-ŋ)＋9 (-m)＝33 （陰）22	55
去	（陽）13 (-n)＋12 (-ŋ)＋9 (-m)＝34 （陰）26	60
入	13 (-t)＋12 (-k)＋9 (-p)＝34	

表中的「陽」指陽聲韻，即含鼻音韻尾的字；「陰」指陰聲韻，即以元音收尾的字。

八、 分韻龐雜的原因

《廣韻》總韻數高達206，比起後來的北音韻書，如元代《中原音韻》的十九韻，似乎是太龐大了。其實，並非韻母系統有這樣大的變化，而是《廣韻》的分韻具有下列幾個特徵：

1.先分聲調，再分韻類。如果不計聲調的差別，就只有六十一個韻。

2.《廣韻》往往因介音的不同而分韻。例如「冬韻」和「鍾韻」是洪細的不同，「灰韻」和「咍韻」是開合的不同。

3.因古今南北的不同而分韻，這是承襲了切韻的。因而使得分韻細密而繁多了。

九、 記誦韻目

《廣韻》是學習聲韻學的基本要籍，同時，它也可以做爲一部檢

索字音、字義的工具書。如果我們能熟悉它的編排，記誦它的韻目，就能夠更有效的運用它，充分發揮它的價值。因此，熟記韻目是我們學習的第一步工作。

一般都把《廣韻》的206韻依四聲相承關係配合成組，而提到每一組韻，習慣上都只舉平聲爲代表，這就叫「舉平以賅上去入」。例如說「東」，往往就指「東董送屋」整組韻。因此之故，我們只要把57個平聲韻熟讀成誦，運用上就方便多了。記熟了平聲韻目，再記和它相承的上去入，一組一組的記比較容易。

背誦平聲五十七韻也有簡便的方法，通常我們對唱歌容易記牢歌辭，所以我們就把五十七韻納入兒歌「兩隻老虎」中，背（唱）起來既輕鬆有趣，又能長久不忘。下面是唱譜和歌辭：

〔平聲韻目歌〕

‖1 2 3 1 | 1 2 3 1 | 3 4 5 | 3 4 5 |

東冬鍾江　支脂之微　魚虞模　魚虞模

先仙蕭宵　肴豪歌戈　麻陽唐　麻陽唐

| 5 6 5 4 3 1 | 5 6 5 4 3 1 | 1 5 1 | 1 5 1 ‖

齊佳皆灰咍呀　眞諄臻文欣元　魂痕寒　桓刪山

庚耕清青蒸登　尤侯幽侵覃談　鹽添咸　銜嚴凡

十、 後增字

《廣韻》收字兩萬六千，比《切韻》的一萬二千字增加了一倍以上，哪些是陸氏原文，哪些是後人增加，現已無法明確分辨。但是，在我們從事中古音系考訂時，有一些後增字由於和原有的字時代不同，語音背景有異，因而會產生一些干擾。所以，我們除了從《廣韻》以前的韻書殘卷去比對、辨識之外，還可以留意後增字的幾個特徵：

1.往往出現在各韻之末。

2.它的同音字很少，經常只有一兩個。

3.有「音重見」的現象，即兩切語同一音者。

4.有「字重見」的現象，即同一字在同韻中再度出現，這是由於那個字不止一種念法，前人已收入其中一音，後人又據另一音增入。

5.多半是隱僻罕見的字。

第七講　從反切尋求古音

第一節　反切以前的注音法

中國自有形聲字開始，就懂得了注音的方法。最早的中國文字是象形的，有的字怕畫得不夠像，或者後來演變得不像了，於是就在邊上加注一個音，使人更容易認識。例如「鳳」字本來是畫一隻鳳鳥，後來字形上和別的鳥容易混淆，於是加上個「凡」在上頭作聲符用，這個「凡」就是注音。又如「居」字本來是畫一個人跪坐之形，後來字形變成了「尸」，不很容易看出跪坐的樣子，就在下面加了個注音「古」，以表示當時語言的發音。又如「齒」字本來只有下半，像一個「口」中有齒的圖畫，後來變得不像了，就在字上加一個「止」來注音。又如「箕」字原本只寫中間部分，像一個畚箕的樣子，後來變得不像了，便在下面注了一個「几」的音，因爲是竹製的，又在上面加了個「竹」字頭，便成爲今天的「箕」字。又如「網」字原本是畫一張交織的網，旁邊連著一根粗繩（系），爲了更清楚，又在下面加了個「亡」字作注音。其他如「雞」以奚注音、「豹」以勺注音、「星」（原本寫作晶）以生注音、「糠」（原本寫作康）以庚注音都是同樣的道理。不過，有些形聲字是先有聲符，後來加上形符，來源和上述情況不同，例如「眉」本有「近旁」的意思，不分水之眉、木之眉，後來才產生了「湄」、「楣」和目之眉區別。

此外，有「譬況注音法」，這是用描述的方法來表示音讀。例如：

《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地形訓高注：「旄讀如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公羊傳・莊二十八年》何休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宣八年何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

《釋名・釋天》：「風，豫司兗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青、

徐言風，踧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

這種注音方式十分抽象而籠統，也許只有注音者自己才能夠依照所描述的去發音，對旁人來說，你如果不會念，看了這種譬況說明，仍舊不會念。

此外，又有「讀若注音法」。這是找一個音近似的字來描繪音讀。例如：

《准南子・本經訓》高誘注：「繫讀若鷄」，說林訓高注：「轔讀似鄰」。

《周禮・考工記》鄭玄注：「桼讀若湟」，天官內司服鄭注：「屈者音聲與闕相似」。

《呂氏春秋・大樂》高誘注：「沌讀近屯」。

《漢書・揚雄傳》服虔注：「雉、夷聲相近」。

至於許愼的《說文解字》更是以讀若法注音聞名的。這種方法比譬況法要具體一點，讀者比較容易了解被注字的發音。

此外，又有「直音法」。這是用一個完全同音的字來注音的方法，不論聲母、韻母、聲調都必須相同。這個方式當然比前兩種要精確，讓人一看就知道發音，十分簡便明白。所以這種方法一直沿用不衰，從漢代到今天（例如《詞源》）都還在用它。即使後起的反切注音法和現代的音標、注音符號都不能完全取代它。

現存最早的直音資料可以遠溯至漢代。例如：《漢書・地理志》高陵下如淳曰：「櫟音藥」，絧陽下孟康曰：「絧音紂」，月氏道下應劭曰：「氏音支」。

唐代也盛行直音法。如《漢書・地理志》雍下顏師古注：「棫音域」，太原郡下顏注：「洞音動」。《經典釋文・毛詩音義》大明：「大，音泰」、「涘，音士」。

宋代的《九經直音》是集直音之大成的一部書。所收直音如《論

語》鄉黨：「袂，彌」，述而：「誄，累」。《詩經》巷伯：「侈，耻」，角弓：「胥，須」。

清代的《康熙字典》也採用直音法注音。例如：「泡，音拋」、「注，音註」、「洞，音恫」。

民國以來的工具書仍然習用直音法。例如《辭海》：「占，音詹」、「卷，音眷」、「吳，音吾」。《辭源》：「廈，音夏」、「庸，音容」、「尉，音畏」。

不過，直音法有時也會遇到困難，如果某字沒有和它同音的字，直音法就無法使用了。像《廣韻》的「縡」字（之韻）、「燀」字（仙韻）、「瘸」字（戈韻）都找不到同音字。國語的「丟、白、北、甭、拍、跑、胖、捧、品、抹、買、放、打、短、討、套、透…」等字也都沒有同音字。有時，雖有同音字，卻是更爲冷僻的字，那麼，讀者看了仍舊不會念，注了也等於沒注。像「鞋，音媒」、「煎，音薄」就是這種情況。此外，遇到循環互注的例子，像《康熙字典》：「遙，音謠」、「謠，音遙」，如果本來這兩個字都不認識，還是沒法知道它們的念法。

這些困難，在宋代的《九經直音》中已經作了改良。例如運用同聲、同韻而不同調的字來注音，只要在下頭注明需要改成某調，一樣可以精確的注出音來。像《論語·學而篇》「鮮，仙上」、「省，星上」、「汎，凡去」、「憚，檀去」等。這樣就補救了缺乏同音字可用，或注音字太冷僻的弊病。

第二節　陳澧的反切條例

反切從東漢開始使用，至六朝而興盛，早期韻書莫不以反切爲其注音之工具。「反切」這個名稱是併合早期習用的「某某反」，和後期

習用的「某某切」而成。改「反」爲「切」的時代，顧炎武《音論》認爲是在唐大曆（766至775年）以後。至於「反」和「切」最初是什麼含意？顧氏《音論》引《禮部韻略》說：「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韻謂之切」李汝珍《音鑑》的解釋是：

「反者，《毛詩》衞風箋云：覆也。切者，《淮南》原道注云：摩也。所謂反切者，蓋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

韓道昭《五音集韻·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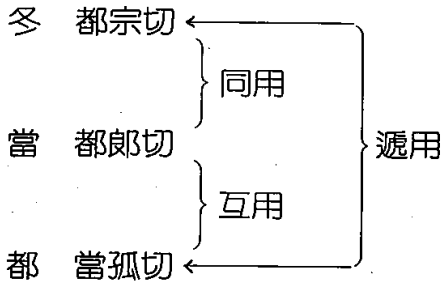
「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亦音翻；切謂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

《廣韻》彙集了六朝隋唐以來的反切，所以透過《廣韻》這三千多個反切的研究，就可以了解中古早期的語音系統。但是，反切不是一個人造的，也沒有經過專責機構的制定和整理。因此，同一類聲母用哪一個反切上字來代表並不一致，像「弓，居戎切」是以「居」代表〔k-〕聲母，「干，古寒切」以「古」代表〔k-〕聲母。「久，舉有切」又以「舉」代表〔k-〕聲母。同一類韻母用哪一個反切下字來代表也不一致，像「洪，戶公切」以「公」代表〔-uŋ〕韻母，「通，他紅切」以「紅」代表〔-uŋ〕韻母，「烘，呼東切」又以「東」代表〔-uŋ〕韻母。

古人的語音我們已無法耳聞，我們如何能知道哪些反切上字實際上是代表相同的聲母？哪些反切下字是代表相同的韻母呢？第一個提出解決辦法的人，是清朝的陳澧（字蘭甫，1810-1882，廣東番禺人），他寫了一部《切韻考》，訂出了六項條例，才把《廣韻》的反切理出了清晰的條理，中古語音的輪廓也因此而拘繪出來了。下面就介紹他的反切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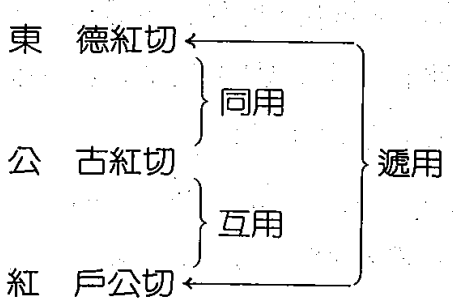
壹、 基本系聯條例

◈ **第一條**　切語上字同用、互用、遞用者，聲必同類。



陳澧所謂的「同類」，是指兩個字的中古聲母念法相同。這可以透過三個途徑去決定：第一，反切上字既然同樣是「都」，當然「冬、當」兩字的聲母是相同的。這就叫做「同用」。第二，「當、都」兩個字是你用我作反切上字，我用你作反切上字，當然兩字的聲母也一定是相同的。這就叫做「互用」。第三，「冬」字既用「都」作反切上字，那麼「冬、都」兩個字的聲母當然也同類了。這就叫做「遞用」。

◈ **第二條**　切語下字同用、互用、遞用者，韻必同類。



這條所謂的「同類」，是指兩個字的中古韻母相同。方法和上條相同，也是透過同用、互用、遞用來決定韻母是否同類。只不過著眼點換到了反切下字。「東、公」都用「紅」做反切下字，韻母當然相同，這是「同用」。「公、紅」兩字正好用對方做反切下字，韻母自然也無分別，這是「互用」。「東」的反切下字是「紅」，那麼，毫無疑問的「東、紅」兩字的韻母一定同類，這是「遞用」。

我們用上面兩條基本系聯條例，就可以把《廣韻》所有的反切一

個一個「連連看」，最後看哪些反切能連在一塊兒，哪些不能，於是就得出聲母和韻母的分類了。

貳、 分析條例

◈ **第三條**

1.同音之字必不作二切語。

2.故兩切語下字同類，上字必不同類。

紅　戶公切

烘　呼東切

《廣韻》的原則是凡同音字都類聚在一起，用同一個反切注音。絕不會分開兩處，用兩個不同的反切注音的。因此，兩個不同的反切必定代表了兩個不同的中古發音。

依據基本系聯條例，「東、公」的韻母是同類的，那麼，「戶公切」和「呼東切」既代表不同的音，如今不同的地方不在韻母，那就一定在聲母了。也就是說，「戶」和「呼」一定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中古聲母。被注音的「紅、烘」兩字當然聲母也不同了。

儘管用國語念起來，「戶、呼」也好，「紅、烘」也好，聲母是一樣的，都念〔x-〕，然而，由這個條例我們可以知道，在反切形成的那個時代，它們的聲母並不相同。

◈ **第四條**　上字同類，下字必不同類。

弓　居戎切

公　古紅切

這兩個反切上字「居」和「古」所代表的聲母是相同的，這可以由「獷」字的又音證明：

養韻：「獷，居往切，又居猛切」

梗韻：「獷，古猛切，又居往切」

「獷」字的兩個念法中，「古猛切」即「居猛切」。

既然「弓、公」兩字的聲母相同，那麼其反切下字「戎」和「紅」必定代表了不同的韻母。否則「居戎切」和「古紅切」豈不成了同音？這和《廣韻》的原則是不符合的。

國語「戎、紅」的韻母完全相同，這是音變的結果，由陳氏的這個條例可知它們原本韻母並不相同。所以我們探討古音不能依憑口耳，必須要有可信的證據。

前面的基本條例在求其合，這兩條分析條例的目的在求其分，該合的都合，該分的都分，這樣才能使反切的歸納更爲精確。

叁、 補充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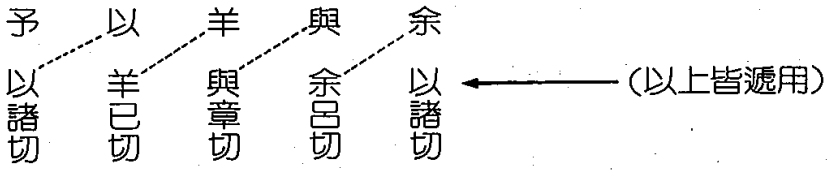
◈ **第五條**　切語上字，兩兩互用，不得系聯。而一字兩音者，必互注切語，同一音之兩切語上字，聲必同類。

多　得何切 ｝互用　得　多則切

當　都郎切 ｝互用　都　當孤切

從這四個反切的關係看起來，它們的聲母是兩兩互用，我們只能知道「多、得」的聲母相同，「當、都」的聲母相同，卻無法知道「多、得」和「當、都」是否聲母也一樣。由於各組本身互用，於是和其他聲母發生關係的線索就中斷了，不像同用和遞用可以一個接一個的連下去，例如：

弓	羈	巾	紀	檢	寄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同用居字）
戎切	宜切	銀切	理切	奄切	義切	



當聲母系聯發生兩兩互用時，偶而可以利用「又音」的資料去解決。像「多得」、「當都」的問題正好有個「凍」字：

「凍」字有兩讀：1.東韻德紅切（附注「又音都貢切」）
2.送韻多貢切（附注「又音東」）

從附注的「又音」我們得知：

德紅切＝東
都貢切＝多貢切（因此，都＝多）

由「凍」字的又音資料，使我們得知「都」和「多」所代表的聲母是一樣的。那麼，「多得」和「當都」兩組字的聲母在反切時代也當然是一樣的了。

不過，遇到兩兩互用的情形，有時候也會找不到適用的又音資料，那麼，這個條例就用不上了。所以它只能叫做「補充條例」。

◈ **第六條**　平上去入四韻相承者，其每韻分類亦多相承。

例如我們系聯「虞韻」的反切下字，有這樣的現象：

朱　章俱切
俱　舉朱切　} 互用　　無　武夫切
夫　甫無切　} 互用

這兩組反切下字各自互用，使我們無法判斷兩組的韻母是否同類。陳澧認爲，這時，就得看看虞韻的上、去聲（麌韻、遇韻）反切下字系聯成幾類？如果都是兩類，那麼，「朱俱」和「無夫」就是兩類不同的韻母；如果虞韻的上、去聲都只系聯爲一類韻母，那麼，「朱俱」

和「無夫」也得合併成一類。這是依據相承的韻來決定分類的。

其實，這個條例很有問題。因爲相承的韻分類相同，並不是必然的現象，其中有許多例外，像「東董送屋」中，「東、送、屋」都有兩類韻母，「董」韻卻只有一類韻母；「皆駭怪」中，「皆、怪」都有兩類韻母，「駭」韻卻只有一類；「戈、果、過」中，「戈」韻有三類韻母，「果過」卻只有一類。做爲推論的前提有例外，所得的結論又怎麼能正確呢？陳澧自己也知道，所以條例說亦「多」相承，而非「必」相承。又說「亦有相承而少一類者，則其切語系聯不可分故也。」陳氏之所以把這條列入他的反切條例中，完全是爲了和第五條配成一對而已。因爲基本條例、分析條例都各有兩條，補充條例當然也應該配成偶數。這樣的話，第一、三、五條論中古聲母，第二、四、六條論中古韻母，看來就整齊了。

第六條的兩兩互用是否能像第五條一樣，用又音資料去解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爲又音者，一字兩音也。這兩音的關係不是聲異，就是韻異，要不然就是聲韻畢異。如果是聲異而韻同，像「奇」字「渠羈切」又「居宜切」，反切下字「羈」和「宜」可以系聯，靠基本條例就可解決，根本用不上什麼補充條例。如果是聲同而韻異，或聲韻畢異者，既然韻已不同，我們又如何能利用它以找出不同字而代表同韻母的資料？補充條例的用意是要在基本條例之外，還能夠有線索證明某兩個反切字所代表的音是相同的。聲母問題可以利用又音，是那些聲同韻異的又音反切上字沒用同一字表示，那麼，我們正好可以了解這兩個不同的反切上字的中古聲類是相等的。

對於反切系聯工作，還應有兩點認識：

一、歷史觀念

反切系聯的結果，把代表相同聲母的反切上字歸在一塊，把代表相同韻母的反切下字也歸在一塊。這樣分出來的聲、韻母系統到底是

哪個時代的語音呢？這得要看《廣韻》的反切是什麼時代的產物。它是六朝隋唐形成的。那麼，系聯所得的分類，當然就代表了六朝隋唐的語音。我們不能誤以爲那是宋代——《廣韻》成書時代的音系。更不能以爲是《切韻考》的作者——陳澧時代的音系。

二、 系聯不是最終目標

反切系聯的結果只能表現中古音的輪廓，只是探求中古音的第一步——辨同異、作分類而已。至於每類字的不同在哪裏？怎麼念？則有待第二步工作——音值的擬測。陳澧的時代已走出了第一步，我們今日不能守著陳氏的成就爲滿足，必須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今人在語音學的知識上遠邁前人，我們既歸納了中音的輪廓，我們還應求出其中的細節，看看所歸納出來的聲母和韻母到底是怎麼念的？然後用音標把念法精確的標示出來。

第三節 反切本身的問題

壹、 錯誤的反切

反切偶而也會有錯誤，如果未加留意，系聯的結果很可能就有了偏差，所以不能不辨析清楚。反切的錯誤有兩種情形：

一、 介音的錯誤

這種情形往往是此反切初造之時就弄錯了。因爲古代造反切不只一個人，有人造得精確，有的會忽略了夾在聲、韻之間的介音。例如：

1.開合之誤

迥韻「茗，莫迥切」，誤以合切開。

支韻「爲，薳支切」，誤以開切合。

梗韻「礦，古猛切」，誤以開切合。

願韻「建，居萬切」，誤以合切開。

2.洪細之誤

送韻「鳳，馮貢切」，誤以洪切細。

東韻「豐，敷空切」，誤以洪切細。

這類錯誤只需對照等韻圖就可以辨別了。

二、 傳鈔的錯誤

這種情況是此反切初造之時不誤，經過輾轉流傳之後才發生錯誤的。例如：

1.錯在反切上字

齊韻「齎，相稽切」，周祖謨《廣韻校勘記》云：「相字乃祖字之譌」。

眞韻「眞，側鄰切」，《切三》作「職鄰切」。

皆韻「揩，諧皆切」，《切三》、《全王》作「諾皆切」。

脂韻「推，叉隹切」，《切二》、《切三》、《王二》、《全王》、P3696皆作「尺隹切」。

獮韻「淺，士演切」，《切三》、《全王》作「七演切」。

隱韻「觭，反謹切」，古逸叢書本作「仄謹切」。

昜韻「蕩，矛剳切」，覆元泰定本作「予剳切」。

2.錯在反切下字

脂韻「尸，式之切」，《切三》作「式脂切」。

戈韻「脞，醋伽切」，《王一》作「倉和切」。

凡韻「凡，符咸切」，《王一》、《王二》、《全王》作「符芝切」。

旨韻「嶵，徂累切」，「累」在紙韻，《王一》、《王二》作「徂壘切」。

由早期的反切和等韻圖，可以訂正這類錯誤。

貳、 類隔與音和

有些反切形成的時代較早，保存了較早的語音狀況，後來語音發生了變化，於是，使得反切上字與本字不合，這樣的反切，叫做「類隔切」。和「類隔切」相對的，也就是正常的反切（反切上字和本字雙聲），叫做「音和切」。陳澧《切韻考・外編》卷三說：

「知三母字古音讀如端三母，非四母字古音讀如幫四母，切語上字有沿用古音者，宋人謂之類隔。」

錢玄同《文字學音篇》更進一步說明：

「類隔切者，謂端透定泥與知徹澄娘，幫滂並明與非敷奉微交互相切。如江韻椿，都江切，椿知紐，都端紐；皆韻揩，諾皆切，揩娘紐，諾泥紐；支韻卑，府微切（案《廣韻》爲府移切，錢氏誤引），卑幫紐，府非紐……是也。此由古音知徹澄娘本讀端透定泥，非敷奉微本讀幫滂並明，當作切時，音本諧協，非古人別有類隔作切之法也。」

事實上，類隔切就是古音現象遺留的痕迹。《廣韻》因爲收容了許多早期的反切，到了宋代，用宋人的語音來拼合，難免就有不少類隔出現。《廣韻》的編者在每卷的末尾列舉了部分類隔切，並把它改成音和切，題爲「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廣韻》的類隔切到底有多少呢？陳澧在《切韻考》中曾打算把它「盡列而改之」，共找出了92條類隔切，其實還不完全。竺家寧在「廣韻類隔研究」一文中，共列出124條，並把《廣韻》的類隔切分爲三類：

一、 唇音類隔

輕唇音「非敷奉微」到了中古後期（大約在宋代）才產生，而《廣

韻》所收的反切都是在宋代以前就造好的，所以反切根本不分重唇音和輕唇音，到了宋代，這類反切就成爲類隔切了。所以在各種形式的類隔中，唇音類隔最普遍，數量最多。

輕唇音在什麼條件下產生的呢？唇音字凡是帶 -ju- 介音的（即三等韻合口字）後世就變爲輕唇，否則就仍讀重唇。《廣韻》唇音字變輕唇的分佈在「東、鍾、微、虞、文、元、陽、尤、凡、廢」十個韻裏（舉平以賅上去入）。這些韻的唇音字都屬三等合口，只有陽韻的「方芳房亡」等字從《韻鏡》到北宋的《四聲等子》都是歸入開口，一直到南宋的《切韻指掌圖》才變爲合口。

本來，類隔現象是反切上字與本字音變不一致的結果，如果反切上字與本字都不變，或都一起變成了輕唇，類隔現象就無法產生了。理論上說，反切上字或本字變成輕唇音的或然率應該是相等的，但在《廣韻》的唇音類隔中，只見本字不變，而反切上字變爲輕唇的例，這倒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只有《切三》、《王一》有個「浮、薄謀反」的例子）下面是唇音類隔的例子：

1.卑（幫母）府移切（非母），《廣韻》卷末改爲「必移切」，《王二》作「必移反」。

2.眉（明母）武悲切（微母），《廣韻》卷末改爲「目悲切」。

3.貧（並母）符巾切（奉母）。

4.篇（滂母）芳連切（敷母）。

二、 舌音類隔

舌上音「知徹澄娘」在上古時代發音和舌頭音「端透定泥」相同，大約在魏晉前後舌上音才產生，那時反切剛產生不久，保存到今天的也不多，所以《廣韻》中的舌音類隔數量上較少，這些少數的舌音類隔都是在舌音分化之前就造好的。下面是舌音類隔的例子：

1.椿（知母）都江切（端母）。

2.湛（澄母）徒減切（定母）。

3.賃（娘母）乃禁切（泥母）。

4.掌（徹母）他孟切（透母）。

三、 齒音類隔

正齒音莊系字上古讀同齒頭音精系字，二者分化的時代比舌上音的產生還要早，所以後世殘留下來的齒音類隔就更少了。《切韻指南》把齒音類隔稱之爲「精照互用」，其中的「照」，指的就是莊系字。下面是齒音類隔的例子：

1.覱（照二）子鑑切（精母）。

2.俎（照二）銼瓦切（精母）。

3.啐（穿二）蒼夬切（清母）。

4.鯫（從母）仕垢切（牀二）。

依據拙著「廣韻類隔研究」的統計，三種類隔出現的次數是：唇音類隔94次，舌音類隔26次，齒音類隔4次。從這個數字，可以大致看出音變的早晚。

爲什麼「類隔」都只發生在聲母上，沒有韻母的類隔呢？這有兩個原因：其一，語音基本上有分化和合併兩種演化方式，類隔的產生通常由於語音的分化。而從反切初創到《廣韻》時代，這期間的聲母演變往往傾向分化，韻母則往往傾向合併。其二，韻書是押韻的參考書，通常比較重視韻母，韻母如果有了變化，自然會反映在分韻和反切上，這才能達到韻書的基本功能，因此就不會有韻母的類隔出現。反切上字則往往自古相傳，沿用不改。

類隔又可以賦予廣義的解釋，因爲「類隔」既然是指音變而使反切不合的現象，那麼，古代的反切有許多今天也不合了，這是廣義的類隔。狹義的類隔專指早期反切到了《廣韻》時代所呈現的聲母不合

現象，這是傳統的解釋。今天我們用古代的反切往往不能正確的拼出音來，這是語音變化的結果。像《廣韻》裏的「尤，羽求切」、「茫，莫郎切」、「同，徒紅切」到今天都還適用，至於「東，德紅切」用國語拼起來，聲調不對了；「雞，古奚切」拼起來聲母不對了；「多，得何切」是韻母不對了；這些都是廣義的類隔。

第四節　反切系聯的結果

壹、反切上字

依照陳澧的反切條例，可以把《切韻》的四百多個反切上字系聯爲下面幾類：（反切據全王）

一、幫類——

1.北（波墨）波（博何）逋（博孤）補（博古）伯百（博白）博（補各）彼（補靡）兵（補榮）幷（補盈）

2.必（比蜜）比（卑履）卑（府移）方（府長）分（府文）封（府容）甫府（方主）鄙（方美）筆（鄙密）❶

3.非（匪肥）匪（非尾）

二、滂類——

1.滂（普郎）普（滂古）

2.譬（匹義）匹疋（譬吉）❷

3.敷孚（撫扶）撫（孚武）披（敷羈）芳（敷方）妃（芳非）

三、並類——

1.薄（傍各）白（傍百）旁傍（步光、蒲浪）盆（蒲昆）平（蒲兵）蒱蒲（薄胡）步（薄故）裴（薄恢）萍（薄經）❸

2.父（扶雨）防（符方、扶浪）馮（扶隆）扶符苻（附夫）附（符

遇）房（符方）皮（符羈）縛（符玃）浮（縛謀）毗（房脂）便（房連、婢面）婢（便俾）

四、明類——

1.莫（慕各）慕（莫故）謨（莫胡）

2.美（無鄙）蜜（無必）武（無主）無（武夫）亡（武方）妄（武放）忘（武方、武放）明（武兵）彌（武移）眉（武悲）文（武分）靡（文彼）❹

五、端類——

1.德得（多特）多（得河）

2.冬（都宗）當（都郎）都（丁姑）卓（丁角）胝（丁私）丁（當經）❺

六、透類——

他（託何）託（他各）吐（他古、湯故）湯（吐郎）

七、定類——

徒（度都）度（徒故）杜（徒古）陁（徒何）大（徒蓋、唐佐）特（徒德）唐堂（徒郎）

八、泥類——

那（諾何）諾（奴各）內（奴對）乃（奴亥）妳（奴解）年（奴賢）奴（乃胡）

九、來類——

1.落洛（盧各）勒（盧德）盧（落胡）練（落見）路（洛故）

2.郎（魯當）魯（郎古）

3.閭（力魚）呂（力舉）慮（力據）羸（力爲）六（力竹）力（良直）里李理（良士）良（呂張）離（呂移）❻

十、知類——

智（知義）知（陟移）猪（陟魚）中（陟隆）追（陟佳）張（陟良）竹（陟六）陟（竹力）

十一、徹類——

丑（勅久）勅（褚力）褚（丑呂）絺（丑脂）

十二、澄類——

宅（棖百）棖（直庚）持（直之）池（直知）丈（直兩）除（直魚）直（除力）佇（除呂）

十三、娘類——

儜（女耕）娘（女良）尼（女脂）女（尼與、娘據）《廣韻》的反切是：尼（女夷）拏（女加）女（尼呂）穠（女容）拽（穠用）檸（拏梗）

十四、精類——

祖（則古）則（即勒）資（即夷）脂（即委）將（即良）子（即里）即（子力）作（子洛）借（子夜）茲（子慈）紫（茲爾）姊（將幾）醉（將遂）遵（將倫）

十五、清類——

麁（倉胡）采（倉宰）千（倉先）倉（七崗）取（七庾）且（七也）翠（七醉）淺（七演）親（七鄰）雌（七移）七（親日）此（雌氏）

十六、從類——

1.昨（在各）在（昨宰）徂（昨姑）才（昨來）慙（昨甘）❼

2.秦（匠鄰）疾（秦悉）慈（疾之）字（疾置）匠（疾亮）情（疾盈）自（疾二）漸（自冉）聚（慈雨）

十七、心類——

速（送谷）送（蘇弄）素（蘇故）先（蘇前）蘇（息吾）桑（息郎）思司（息茲）辛（思鄰）私（息脂）斯（息移）悉（息七）雖（息遺）胥（息魚）相（息良）息（相即）須（相俞）

十八、邪類——

隨（旬爲）旬（詳遵）似（詳里）詳（似羊）囚（似由）詞辭（似

茲）徐（似魚）寺（辭吏）敍（徐呂）

十九、莊類——

側（阻力）阻（側呂）莊（側羊）責（側革）

二十、初類——

初（楚魚）楚（初舉）厠（初吏）叉（初牙）愴（初亮）測惻（愴力）蒪（測禺）

二十一、崇類——

士仕（鋤里）鋤（助魚）助（鋤據）

二十二、生類——

山（所閒）色（所力）數（所矩、色句）所（踈舉）師（踈脂）踈（色魚）

二十三、俟類——

漦（俟淄）俟（漦史）❽

二十四、章類——

之（止而）職（之翼）旨（職雉）脂（旨夷）

諸（章魚）支（章移）章（諸良）止（諸市）

二十五、昌類——

處（昌與、杵去）充（處隆）昌（處良）車（昌遮）杵（昌與）尺赤（昌石）叱（尺栗）

二十六、船類——

食（乘力）乘（食陵、實證）實（神質）神（食鄰）繩（食陵）

二十七、書類——

失（識質）矢（式視）施（式支）識式（商職）商傷（書羊）詩（書之）始（詩止）書舒（傷魚）

二十八、禪類——

成（是征）是氏（丞紙）視（承旨、常利）承丞（署陵）署（常

據）寔植（常職）常（時羊）市（時止）時（市之）殊（市朱）蜀（市玉）豎（殊主）樹（殊遇）

二十九、日類——

如（汝魚）汝（如與）而（如之）耳（而止）人（如鄰）日（人質）儒（日朱）兒（汝移）爾（兒氏）仍（如承）

三十、見類——

1.古（姑戶）孤姑（古胡）公（古紅）各（古落）加（古牙）格（古陌）

2.居（舉魚）駒俱（舉隅）久九（舉有）君（舉云）舉（居許）紀（居以）幾（居履）詭（居委）癸（居誄）軌（居洧）吉（居質）基（居之）❾

三十一、溪類——

1.苦（康杜）康（苦岡）口（苦厚）空（苦紅）枯（苦胡）恪（苦各）客（苦陌）

2.去（羌舉、却據）却（去約）丘（去求）羌（去良）匡（去王）窺（去隨）詰（去吉）傾（去營）氣（去既）區驅（氣俱）墟（去魚）起（墟里）綺（墟彼）❿

三十二、群類——

暨（其器）衢（其俱）巨（其呂）求（巨鳩）強（巨良）臼（強久）渠（強魚）其（渠之）奇（渠羈）葵（渠佳）逵（渠追）狂（渠王）

三十三、疑類——

1.五（吾古）吾吳（五胡）

2.魚（語居）牛（語求）虞愚（語俱）語（魚舉）宜（魚羈）危（魚爲）⓫

三十四、曉類——

1.呼（荒烏）荒（呼光）火（呼果）海（呼改）虎（呼古）呵（虎

何）霍（虎郭）

2.虛（許魚）香（許良）況（許妨）羲（許羈）許（虛呂）希（虛機）興（虛陵）⓬

三十五、匣類——

何（韓柯）韓（胡安）戶（胡古）侯（胡溝）黃（胡光）下（胡雅）胡（戶吳）痕（戶恩）諧（戶皆）鞋（戶佳）

三十六、云類——

1.雲云（王分）筠（王鬳）韋（王非）王（雨方、于放）羽雨（于矩）尤（羽求）于（羽俱）

2.蓮（爲委）爲（蓮支、榮僞）

3.榮（永兵）永（榮丙）洧（榮美）⓭

三十七、影類——

1.烏（哀都）阿（烏何）安（烏寒）愛（烏代）哀（烏開）

2.於（央魚、哀都）一（於逸）乙（於筆）伊（於脂）憂（於求）央（於良）應（於陵）英（於京）依（於機）謁（於歇）憶（於力）紆（憶俱）⓮

三十八、以類——

夷（以脂）以（羊止）羊（與章）弋翼（與職）移（弋支）余餘（與魚）與予（余呂）營（余傾）

【附註】

❶《廣韻》彼、兵、幷三字以「甫、府」爲其反切上字。《康熙字典》引《唐韻》非字「甫微切」。

❷《廣韻》果韻「頗，普火切」，戈韻「頗，滂禾切，又匹我切」，匹我切即普火切之音，故「普、匹」同聲類。

❸《廣韻》平字「符兵切」。

❹《廣韻》東韻夢字「莫中切」又「武仲切」，送韻「夢，莫鳳切，又

亡中切」，武仲切即莫鳳切之音，亡中切即莫中切之音，故「武、莫、亡」三字同聲類。

❺《廣韻》東韻「凍，德紅切，又都貢切」，送韻「凍，多貢切」，都貢切和多貢切同一音，故「都、多」同聲類。

❻《廣韻》東韻「籠，盧紅切」，鍾韻「籠，力鍾切，又力東切」，力東切即盧紅切之音；霽韻「蜦，郎計切」，諄韻「蜦，力迍切，又力計切」，力計切即郎計切之音；故「盧、力、郎」三字同聲類。

❼《廣韻》鍾韻「從，疾容切」，用韻「從，疾用切，又才容切」，才容切即疾容切之音，故「疾、才」同聲類。

❽《廣韻》之韻「𠀋，俟笞切」，止韻「俟，牀史切」，可以和崇類系聯。陸德明《經典釋文·爾雅釋詁》：「竢，音仕，字又作俟」也以「俟、仕」同聲類。此處分爲兩類的理由是：a.《廣韻》「俟，牀史切」「士，鋤里切」，里和史同韻母，依分析條例，聲母應屬不同類。b.《切三》和《全王》等早期韻書「俟」字的反切上字不是「牀」而是「𠀋」，亦即「𠀋、俟」二字互用，不和其他反切上字系聯。c.《七音略》、《指掌圖》、《四聲等子》都把「𠀋、俟」放在「禪二等」的位置，《韻鏡》把「俟」放在「禪二等」的位置，沒有「𠀋」字。這些措施都表示和崇類反切上字有分別。

❾《廣韻》養韻「獷，居往切，又居猛切」，梗韻「獷，古猛切，又居往切」，古猛切即居猛切之音，故「居、古」同聲類。

❿《廣韻》江韻「悾，苦江切」，東韻「悾，苦紅切，又丘江切」，丘江切即苦江切之音，故「苦、丘」同聲類。

⓫《廣韻》「五，疑古切」，「疑，語其切」，故「五、語」同聲類。

⓬《廣韻》元韻「䏚，況袁切」，支韻「䏚，許羈切，又火元切」，火元切即況袁切之音，故「況、火」同聲類。

⓭《廣韻》「薳，韋委切」，「永，于憬切」，則1、2、3類都可系聯。

⓮《廣韻》遇韻「汚，烏路切」，模韻「汚，哀都切，又一故切」，一

故切即烏路之音，故「烏、一」同聲類。

貳、 反切下字

每個韻逐一系聯反切下字的結果，可以得知各韻到底有多少個韻母。下面是反切下字表：

東1.紅東公 2.弓戎中融宮 終	董　孔董動揔蠓	送1.貢弄送凍 2.仲鳳衆❶	屋1.谷卜祿 2.六竹逐福菊 匊宿
冬　宗冬	（併入腫韻）	宋　綜宋統	沃　毒沃酷篤
鍾　容恭封鍾凶 庸	腫1.隴湩（冬上） 2.隴勇拱踵奉 冗悚冢	用　用頌	燭　玉蜀欲足曲 綠
江　雙江	講　項講烇	絳　巷絳降	覺　角岳覺
支1.支移離知 2.宜羈奇 3.規隨隋 4.爲垂危吹❷	紙1.氏紙爾此豸 侈 2.綺倚彼 3.婢彌俾 4.委累捶詭毀 髓靡❸	寘1.義智寄賜豉 企 2.恚避❹ 3.僞睡瑞累	
脂1.夷脂尼資飢 私 2.追悲隹遺眉 綏維	旨1.幾履姊雉 視矢 2.軌鄙美水洧 誄壘 3.癸❺	至1.利至四冀二 器自 2.類位遂醉愧 秘媚備萃寐 3.季悸	
之　之其茲持而	止　里止紀士史	志　吏記置志	
微1.希衣依 2.非韋微歸	尾1.豈豨 2.鬼偉尾匪	未1.既豙 2.貴胃沸味畏 未	
魚　魚居諸余菹	語　呂與舉許巨 渚	御　據倨恕御慮 預署洳助去	

虞　俱朱無于輸俞夫逾誅隅芻❻	麌　矩庾主雨武甫禹羽❼	遇　遇句戍注具	
模　胡都孤乎吳吾姑烏	姥　古戶魯補杜	暮　故誤祚暮	
齊1.奚雞稽兮迷鼷 2.攜圭	薺　禮啓米弟	霽1.計詣 2.惠桂	
		祭1.例制祭憩弊袂蔽罽 2.芮銳歲劌衛稅	
		泰1.蓋太帶大艾貝 2.外會最	
佳1.佳膎 2.媧蛙緺	蟹1.蟹買 2.夥艸❽	卦1.懈隘賣 2.卦❾	
皆1.皆諧 2.懷乖淮	駭　駭楷	怪1.拜介界戒 2.怪壞	
		夬1.犗喝 2.夬邁快話	
灰　回恢杯灰胚	賄　罪猥賄	隊　對內佩妹隊輩績❿	
咍　來哀才開哀⓫	海　亥改宰在乃紿愷	代　代溉耐愛慨	
		廢　廢穢肺⓬	
眞1.鄰眞人賓珍 2.巾銀	軫　忍軫引敏	震　刃覲晉遴振印	質1.質吉悉栗必七畢日一比 2.乙筆密
諄　倫匀遵脣迍綸旬筠贇⓭	準　伊準允殞	稕　閏峻順	術　律聿卹
臻　臻銑	（併入隱韻）	（併入震韻）	櫛　瑟櫛
文　云分文	吻　粉吻	問　問運	物　勿物弗

欣 斤欣	隱 謹隱	煟 靳煟	迄 訖迄乞
元1.言軒 2.袁元煩	阮1.偃幰 2.遠阮晚	願1.建堰⓮ 2.願萬販怨	月1.竭謁歇訐 2.月伐越厥發⓯
魂 昆渾尊奔魂	混 本損忖袞	慁 困悃寸	沒 沒骨忽勃
痕 痕根恩	很 很懇	恨 恨艮	
寒 干寒安	旱 旱但笴	翰 旰案贊按旦	曷 割葛達曷
桓 官丸潘端	緩 管伴滿纂緩⓰	換 貫玩半亂段換喚算	末 括活潑栝末⓱
刪1.姦顏 2.還關班頑	潸1.板赧版 2.綰鯇	諫1.宴諫澗 2.患慣	黠1.八黠 2.滑拔（八）⓲
山1.閑山閒 2.頑鰥	產1.限簡 2.綰⓳	襉1.莧襉 2.幻辦	鎋1.鍘瞎轄 2.刮頒
先1.前賢年堅田先顛煙⓴ 2.玄涓	銑1.典殄繭峴 2.泫畎	霰1.甸練佃電麵 2.縣	屑1.結屑蔑 2.決穴
仙1.連延然仙 2.乾焉 3.緣專川宣全 4.員圓攣權	獮1.善演兗淺蹇輦展辨剪 2.克轉緬篆	線1.戰扇膳 2.箭線面賤碾膳 3.戀眷捲卷囀彥 4.絹掾釧	薛1.列薛熱滅別竭 2.悅雪絕熱劣輟
蕭 聊堯么彫蕭	篠 了鳥皎皛	嘯 弔嘯叫	
宵1.遙招昭霄邀消焦 2.嬌喬囂燒	小1.小沼兆少 2.夭表矯㉑	笑1.照召少笑妙肖要 2.廟㉒	
肴 交肴茅嘲	巧 巧絞爪飽	效 教孝皃稍	
豪 刀勞袍毛曹遭牢褒㉓	皓 皓老浩早抱道	號 到報導耗倒	
歌 何俄歌河	哿 可我	箇 箇佐賀个邏	
戈1.禾戈波婆和 2.伽迦 3.靴骻肥	果 果火	過 臥過貨唾	

麻1.加牙巴霞 2.瓜華花 3.遮邪車嗟奢賒	馬1.下雅賈疋 2.瓦寡 3.者也野冶姐	禡1.駕訝嫁亞罵 2.化霸㉔ 3.夜謝	
陽1.良羊莊章陽張 2.方王	養1.兩丈獎掌養 2.往	漾1.亮讓向樣 2.放況妄訪	藥1.略約灼若勺爵雀虐 2.縛钁籰
唐1.郎當岡剛 2.光旁黃	蕩1.朗黨 2.晃廣	宕1.浪宕 2.曠謗	鐸1.各落 2.郭博穫
庚1.庚行 2.橫盲 3.京卿驚 4.兵明榮	梗1.梗杏冷打 2.猛礦鬾 3.影景丙 4.永憬	映1.孟更 2.橫 3.敬慶 4.病命	陌1.格伯陌白 2.虢擭（伯） 3.戟逆劇郤
耕1.耕莖 2.萌宏	耿　幸耿	諍　迸諍	麥1.革核厄摘責 2.獲麥摑
清1.盈貞成征情幷 2.營傾	靜1.郢井整靜 2.頃潁	勁　正政盛姓令	昔1.益石隻亦積易辟迹炙 2.役
青1.經丁靈刑 2.扃螢	迥1.挺鼎頂剄醒淨 2.迥熲	徑　定徑佞	錫1.歷擊激狄 2.闐臭鶪
蒸　仍陵冰蒸矜兢鷹乘升	拯　拯庱	證　證孕應餕甑	職　力翼側職直逼即極
登1.登滕增棱崩朋恒 2.肱弘	等　等肯	嶝　鄧贈隥亙	德1.則得北德勒墨黑㉕ 2.或國
尤　鳩求由流尤周秋州浮謀	有　九久有柳酉否婦	宥　救祐又咒副僦溜富就㉖	
侯　侯鉤婁	厚　后口厚苟垢斗	候　候奏豆遘漏	
幽　幽虯彪悠	黝　黝糾	幼　幼謬	
侵　林尋心深針淫金今音吟岑㉗	寢　荏甚稔枕朕，廩錦飲痒㉘	沁　禁鴆蔭任譖	緝　入立及戢執汁急汲

覃 含南男	感 感禫唵	勘 紺暗	合 合荅閤沓
談 甘三酣談	敢 敢覽	闞 濫暫噉瞰黮	盍 盍臘榼雜
鹽1.廉鹽占 2.淹炎	琰1.琰冉染儉漸 2.檢險儉	豔1.豔贍 2.驗窒	葉1.涉葉攝接 2.輒㉙
添 兼甜	忝 忝點簟玷	栝 念店	帖 協愜牒頰
咸 咸讒	豏 減斬豏	陷 陷賺鍼	洽 洽夾囗
銜 銜監	檻 檻黯	鑑 鑑懺	狎 狎甲
嚴 嚴釅	儼 广掩	釅 釅欠劒	業 業怯刼
凡 凡芝（咸）㉚	范 犯范鋄	梵1.梵泛 2.劒欠㉛	乏 法乏

【附註】

❶ 送韻「鳳，馮貢切」爲誤切。可依據「幪，莫弄切」、「朦，莫鳳切」分開兩類。

❷ 支韻「爲，薳支切」爲誤切。可依據「垂，是爲切」、「提，是支切」分開。至於「規、爲」兩類可依據「虧，去爲切」、「闚，去隨切」分開。

❸ 紙韻「綺、委」兩類可依據「技，渠綺切」、「跪，渠委切」分開。

❹ 寘韻「義、恚」兩類可依據「恚，於避切」、「縊，於賜切」分開。

❺ 旨韻「軌、癸」兩類可依據「揆，求癸切」、「鄅，暨軌切」分開。

❻ 虞韻系聯爲二：「無、夫」和「俱于……」。《廣韻》「跗，甫無切」，《切三》「跗，甫于切」，可知「無、于」實爲一類。

❼ 麌韻「矩、雨」和「庾、主」互不系聯。《廣韻》「甫，方矩切」，《切三》作「方主切」，可知「矩、主」實爲一類。

❽ 蟹韻「艹，乖買切」爲誤切，可依據「解，佳買切」分開「買、艹」兩類。

❾ 卦韻「卦，古賣切」爲誤切，可依據「斺，方卦切」、「辻，方賣切」分開「卦、賣」兩類。

⑩ 隊韻「妹、佩」和「隊、對」不系聯。然《王一》、《王二》、《全王》「對，都佩切」，可知「對、佩」韻同類。

⑪ 咍韻「才、哉」互用，和「來、哀」不系聯。然《廣韻》「裁，作哉切」即《切三》「裁，昨來切」，可知「哉、來」同韻類。

⑫ 廢韻「刈，魚肺切」《韻鏡》置於開口，其他廢韻字皆置於合口。故有些學者認爲廢韻有兩類韻母，「刈」字獨成一類而借用「肺」爲反切下字。

⑬ 陸法言和王仁昫「眞軫震質」和「諄準稕術」不分韻，《廣韻》分開，但分得不精確。眞韻的反切下字「倫、筠、贇」應併入諄韻，軫韻的「殞、窘」應併入準韻，震韻的「峻」應併入稕韻，質韻的「率」應併入術韻。諄韻的「趣、吩」當併入眞韻，準韻的反切下字「忍、腎、紊」當併入軫韻。

⑭ 願韻「健，渠建切」、「圈，臼万切」，據此分「建、万」爲兩類。

⑮ 月韻「厥、月」和「越、伐」不系聯，而《廣韻》「髮，方伐切」《王二》作「方月切」，可知「伐、月」同韻類。

⑯ 《切韻》不分「寒旱翰曷」與「桓緩換末」，《廣韻》分開，但不精密。例如寒韻「濡，乃官切」，當併入桓韻。緩韻「攤，奴但切」，當併入旱韻。

⑰ 末韻「撥、末」和「活、括」不系聯，而《廣韻》「跋，蒲撥切」，《切三》作「蒲活反」，可知「撥、活」同韻類。

⑱ 黠韻「黠，胡八切」、「滑，戶八切」，《韻鏡》「八」字又同時見於開口和合口。「刪潸諫黠」的唇音字開合最不清楚，高本漢認爲在唇音聲母的後頭，不容易聽得出開口或合口，因此，唇音開合的不清楚是「聽感上的困難」所造成。亦即$p^{w}a$、$p^{w}an$等開口音跟$p^{w}ua$、$p^{w}uan$等合口音之間聽起來非常相近，作反切的人一不留心，就會把應當算作開口的韻母誤作合口，或把應當算作合口的韻母誤作開口。（見《中國音韻學研究》第四十二頁）

⑲ 產韻的反切下字「綰」是借用了潸韻字。

⑳ 先韻「前、先」和「年、顚」不系聯。而「千，蒼先切」、「田，徒年切」、「賢，胡田切」《切三》作「胡千切」，可知「千、田、先、年」同韻類。

㉑ 小韻「褾，方小切」、「表，彼矯切」，可知「小、矯」應分爲兩類。

㉒ 笑韻「嶠，渠廟切」、「翹，巨要切」，可知「廟、要」不同類。

㉓ 豪韻「刀、勞」和「毛、袍、褒」不系聯。但本韻「蒿，呼毛切」，《切三》作「呼高切」，故「毛、高」同韻類。「高，古勞切」則「毛、勞」同韻類。

㉔ 禡韻「霸，必駕切」、「化，呼霸切」化、駕可系聯，但由「嚇，呼訝切」與「化，呼霸切」則「化、霸」與「駕、訝」仍有分別。

㉕ 德韻「則、德」與「北、墨」不系聯，但本韻「黑，呼北切」《王二》、《全王》作「呼德反」，故「北、德」同韻類。

㉖ 宥韻「救、祐」與「就」不係聯，但本韻「僦，即就切」，《全王》作「即救反」，可知「就、救」同韻類。

㉗ 侵韻「深、針」和「金、吟」不系聯。本韻「岑，鋤針切」《全王》作「鋤金反」，可知「針、金」同韻類。

㉘ 寢韻「荏、枕」和「錦、飲」不系聯。本韻「葚，慈荏切」《切三》、《全王》作「慈錦反」，可知「荏、錦」同韻類。

㉙ 葉韻的兩類依據「爕，於葉切」、「輒，於輒切」分開。

㉚ 凡韻「凡，符咸切」爲誤切，《切三》作「扶芝反」，《王一》、《王二》、《全王》作「符芝反」。

㉛ 梵韻「劒、欠、俺」三字應依《王二》併入釅韻。

第八講 字母和早期等韻圖

第一節　「字母」的發明

韻類分析與聲調的知識，六朝已經成熟，到了唐朝，更進一步對聲母及介音加以分析，於是有了「字母」與「四等」。古人所稱的「字母」和現在通行的意義不同，今天提到字母就會想到英文的ABCD……等，其他使用拼音文字的語言，像俄文、阿拉伯文、梵文、希臘文都有它們的字母。而古人所謂的「字母」是一個個的方塊字，用一個特定的方塊字來代表一類聲母，這就是字母。所以字母就是聲母的代表字。正如相同的韻類有一個「韻目」來代表，道理是一樣的。韻目有「東冬鍾江……」，字母則以「幫滂並明……」表示。

古人怎麼會想到運用「字母」呢？這要從「雙聲」的認識開始，自從人們懂得了使用反切，有時就會把聲母相同的字歸在一起，把它們叫做「雙聲」。雙聲就是聲母相同的字。六朝時代，雙聲知識十分普遍，談雙聲，用雙聲，成爲社會風氣。如《北史・徐之才傳》：「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封演《聞見記》說：「周顒好爲體語。」此所謂的「體語」就是「雙聲語」。梁元帝《金樓子・捷對篇》也有這樣的記載：

> 「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設齋使戎鋪坐，戎曰：官家前床，可開八尺。王曰：開床小狹。戎復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又對文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漾，既佳光景，當得劇恭。」

其中應答的話，全是雙聲字，有些字現在已不是雙聲，這是音變的緣故，在當時仍屬雙聲，例如「官家」、「恨狹」、「八分」、「銅池」、「光景」等。

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記載：

「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彼婢雙聲。春風曰：停奴慢罵。」

其中的對答，也全用雙聲字，可見六朝人對雙聲的狂熱。

此外，梁沈約的《四聲譜》也排列了不少雙聲字，見於日僧遍照金剛（即空海，774-835）的《文鏡秘府論》天卷調四聲譜。例如「平俜病別」、「皇晃璜鑮」、「郎朗浪落」、「夷以異逸」……等。

六朝的雙聲既如此盛行，漸漸的，便會有人悟到何不取其中一個字來代表那一群雙聲字，換句話說，就是讓每類聲母都有一個「名字」，就像每類韻母都有一個名字（韻目）一樣，稱呼起來不是就方便多了嗎？於是，到了唐代，字母就誕生了。

在字母的產生過程中，有三種資料值得注意：1.切字要法。2.比聲和超聲。3.三十字母。

1.「切字要法」收錄於在日本發現的唐代寫本《玉篇》殘本（一般稱爲「原本玉篇」）中，今本《玉篇》沒有這項資料。切字要法列出二十八對雙聲字，代表了二十八類聲母，這是譜列聲母系統的最早資料。茲轉錄於下，每類之後用括號注明後世的字母，以資比較。

因煙（影）	人然（日）	新鮮（心）	餳涎（邪）
迎妍（疑）	零連（來）	清千（清）	賓邊（幫）
經堅（見）	神禪（牀、禪）	秦前（從）	寧年（泥）
寅延（喻）	眞氈（照）	娉偏（滂）	亭田（定）
陳纏（澄）	平便（並）	擎虔（群）	輕牽（溪）
稱燀（穿）	丁顚（端）	興掀（曉）	汀天（透）
精箋（精）	民眠（明）	聲羶（審）	刑賢（匣）

〔四字無文〕

依據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的看法，這二十八類和缺字的二類，

是倣藏文字母而來。藏文有三十字母，其中斡（wa）、喇（ra）二母是藏語獨有而漢語所無的，既無適當的字填入，只好注明「四字無文」了。

如果拿這個系統和宋代通行的三十六字母比較，正缺少「知徹澄娘」和「非敷奉微」兩組。這兩組是藏文三十字母所無的。（其中的澄，吳稚暉認爲實際就是床，這樣的話，就完全沒有知系字了。張世祿更進而討論說，床和澄兩母的發音近似，容易混同，因此便用了澄母的「陳纏」二字來代表藏文ca、ća、ja一組的ja音。）

2.玄應《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文字品，有「字音」十四字（阿、烏、壹、奧…等），「比聲」二十五字（伽、俄、車、若…等），「超聲」八字（羅、縛、沙、呵…等）。所謂「字音」，即韻母，「比聲」、「超聲」皆指聲母而言。

在這個資料裏，已經懂得用一個字來代表一類聲母，不過，它所代表的是梵音，而非漢音。和尚爲了譯經和研究經典，用漢字來表現梵文的某一種發音，這對漢文字母的發明，有很大的啓發性。

3.眞正依據漢語音製訂的字母，始於「守溫三十字母」。宋代以來，學者只知三十六字母，「三十字母」早已失傳。只有明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進士，任南京兵部尚書，著《音韻日月燈》）《同文鐸》提及云：

「大唐舍利叕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娘、牀、幫、滂、微、奉六母，是爲三十六母。」

近世在敦煌石室發現P2012守溫韻學殘卷（現藏巴黎），內有三十字母，標題云「南梁漢比丘守溫述」。其內容如下：

唇音　不芳並明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頭音

　　知徹澄曰是舌上音

牙音　見君溪羣來疑等字是也（按君字是例字）

齒音　精清從是齒頭音

　　審穿禪照是正齒音

喉音　心邪曉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濁

此三十字母究竟是誰作的，學者看法不同，沒有定論。羅常培認爲「此三十字母乃守溫所訂。今所傳三十六字母，則爲宋人所增改，而仍託諸守溫者。」（見羅氏「敦煌寫本韻學殘卷跋」，史語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林景伊先生認爲是唐舍利所創，他說：

「窃謂若依羅氏之說，則有可疑者三：一、此殘卷無有標題，雖署爲守溫述，不知其標題究何所指。況述者有述而不作之意，安知其非述前人所撰之字母？二、因守溫自有增改，或先述前人之作，再以己意定之，而殘卷適佚其己之所定，存其述前人之作，亦未可知。三、與今所傳三十六字母較之，其所少六字母，適符呂介孺之說，則呂氏之說亦未必不可信。故今據呂說，以此三十字母爲唐舍利所創，而守溫據以修改增益之本也。」

三十字母和三十六字母比較，其不同如下：

(1)三十字母缺輕唇音「非敷奉微」

三十字母的「芳」所代表的是「滂」，當時還不分輕重唇。

(2)三十字母缺娘母

董同龢認爲「泥、娘」實爲一母，二者純爲形式上的分別。但三十六字母既分之，反切上字系聯亦截然不混，二者應當具有語音上的分別，泥是舌尖鼻音，娘是舌面鼻音。三十字母所代表的音系不分泥、娘，都念作n-。

(3)三十字母有禪無牀

敦煌石室出土S512號卷子（今藏倫敦）爲「歸三十字母例」，不但列出三十字母，且在各字母之下舉四字爲例。在禪母下的例字是「乘常神諶」，其中「常諶」才是禪母，「乘神」實屬牀三。可知三十字母視牀、禪爲一母。這兩母的區別在於一個是濁塞擦音，一個是濁擦音。在現代吳語中，這兩類音也往往沒有區別，而視爲一母。

牀、禪兩母字至今仍分得不太清楚，像國語唸禪母字「時、殊、蜀、市、署、是、視、氏」爲擦音，「成、丞、嘗、常、臣、植、酬、純、折、醇、蟬」卻讀塞擦音；牀母的「乘、牀、鋤、豺、崇、查、助」唸塞擦音，「食、實、繩、神、示、術、舌、事、士、蛇、順」卻是擦音。由三十字母混牀禪爲一，可知這種混淆老早就存在了。

第二節　三十六字母

從宋代開始，通行的都是三十六字母。陳澧說：「三十六母者，唐末之音也。」（《切韻考・外篇卷三》），又說：「字母之三十六字，必唐時五方音讀皆不訛，故擇取以爲標準也。」（同上）劉復在「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一文（《國學季刊》一卷三號）中也有相似的看法：

> 「這三十六字，一定是當時所有的音，一定是個個有分別。而且這三十六字能夠流傳到現在，在當時至少必定得了若干學者的承認（若然不是一般社會的承認）；而且要得到這承認，他所表示的音，又當然是較爲普通的，決不能是十分偏僻的。」

王力《漢語史稿》也說：

> 「我們不能輕視三十六字母，正如我們不能輕視平水韻一

樣。三十六字母對於十世紀到十二世紀之間的聲母實際情況，基本上是符合的。」

三十六字母系統如下：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又次清	又次濁
唇	重唇	幫	滂	並	明		
	輕唇	非	敷	奉	微		
舌	舌頭	端	透	定	泥		
	舌上	知	徹	澄	娘		
齒	齒頭	精	清	從		心	邪
	正齒	照	穿	牀		審	禪
牙		見	溪	群	疑		
喉		影	(曉)	(匣)	喻	曉	匣
	半舌				來		
	半齒				日		

唐宋的學者把聲母分爲五大類，稱爲「五音」，亦即唇音、舌音、齒音、牙音、喉音。又有所謂「七音」，就是加上半舌音和半齒音。至於「九音」，包括重唇、輕唇、舌頭、舌上、齒頭、正齒、牙音、喉音、舌齒音（指來、日兩母）。

下面把這些傳統的聲韻術語和現代語音學的用語作一比較：

1.重唇音—雙唇音(*Bi-labial*)

2.輕唇音—唇齒音(*Labio-dental*)

3.舌頭音—舌尖塞音和鼻音(*Dental plosive and nasal*)

4.舌上音—舌面塞音和鼻音(*Palatal plosive and nasal*)

5.齒頭音—舌尖塞擦音和擦音(*Dental affricate and fricative*)

6.正齒音—舌尖面塞擦音和擦音(*Palato-alveolar affricate and fricative*)

7.牙音—舌根音(*Velar*)

8.喉音—喉音(*Glottal*)

9.半舌音—舌尖邊音(*Dental lateral*)

10.半齒音—鼻塞擦音(*Nasal affricate*)

11.全清—不送氣清音(*Unaspirated Voiceless*)

12.次清—送氣清音(*Aspirated Voiceless*)

13.全濁—濁塞音和塞擦音(*Voiced stop and affricate*)

14.次濁—流音(*Liquid Sound*)

15.又次清—清擦音(*Voiceless fricative*)

16.又次濁—濁擦音(*Voiced fricative*)

第三節　字母系統與中古前期聲紐的異同

根據反切上字系聯出來的聲母類別，大致上反映了中古前期，亦即六朝隋唐的聲母系統。而「字母」觀念到了唐末才成型，大約唐、宋之間才發展成爲三十六字母，王力認爲這三十六字母基本上符合十世紀到十二世紀間的聲母實況，也就是所謂的中古後期。我們比較反切上字系聯的結果和三十六字母的異同，就可以看出中古前期至後期聲母的演變情形。其不同有三方面：

壹、 輕唇音的產生

反切完全不分輕唇和重唇，所以留下了許多的唇音類隔切語。到了中古後期的三十六母便有了重唇的「幫滂並明」和輕唇的「非敷奉微」兩組聲母。

貳、 正齒音的合併

反切系聯的結果，顯然正齒音可以分爲不同的兩大類：「章、昌、船、書、禪」和「莊、初、崇、生、俟」。這兩類聲母的不同也清楚的

表現在等韻圖裏。到了中古後期就合併成了正齒音「照、穿、牀、審、禪」五母了。

叁、 喻母的形成

反切上字的喻母實際上分成「云」、「以」兩類不同的聲母。這種區別也反映在等韻圖中。中古後期這兩母的區別消失，制定字母的人遂用一個「喻」來代表它們。

以上三種變化，第一種屬語音的分化，後二種屬語音的合併，這是語音變化的兩種基本途徑。

第四節　分「等」的緣起

依照韻母開口度的大小，把所有漢字納入四個「等」，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現藏巴黎的唐寫本敦煌卷子P2012號收有「四等輕重例」，這是分「等」的最早資料：

〔平聲〕高（古豪反）　交（肴）　嬌（宵）　澆（蕭）
　　櫓（都甘反）　鵾（咸）　霑（塩）　玷（添）
　　觀（古桓反）　關（刪）　鑾（宣）　涓（先）
　　丹（多寒反）　譠（山）　邅（仙）　顛（先）
　　樓（落侯反）　○　流（尤）　鏐（幽）
　　嗚（亡侯反）　○　謀（尤）　繆（幽）
　　裒（薄侯反）　○　浮（尤）　浮（幽）
　　齁（呼侯反）　○　休（尤）　休（幽）
〔上聲〕（略）
〔去聲〕（略）
〔入聲〕（略）

原文分四聲，各聲再分四等，已呈現韻圖的初型。這裏只取平聲說明。從左到右分別排列了一等韻到四等韻的字，一等韻之下注反切，二、三、四等字之下只注所屬之韻目，因爲同一橫列的字聲母都一樣。下四列沒有適合的二等字，所以二等位置以空圈表示。

由這份資料可以證明，分「等」的觀念，始於唐朝。其中所列韻目有「宣韻」，今本《廣韻》沒有，卻見於徐鍇《說文篆韻譜》所引《唐韻》、李舟《切韻》、P2014殘卷，可知是早期韻書的韻目。

四個「等」的區別依據是什麼呢？江永《音學辨微》解釋得最精要：「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簡言之，即一等韻的開口度最大，然後依次遞減，四等韻的開口度最小。例如一等是〔-ɑ〕的話，二等就是〔-a〕，三等是〔-jæ〕，四等是〔-iɛ〕。通常我們把一、二等叫做「洪音」，三、四等叫做「細音」。細音具有〔j〕或〔i〕介音。

第五節　韻鏡與七音略

壹、時　代

有了字母，也有了四等的觀念，於是「等韻圖」就誕生了。因爲等韻圖的基本結構是橫列字母，縱分四聲和四等，再把每個字依其發音，填入縱橫交錯的格子中。

現存最早的等韻圖有兩部：

1.南宋紹興辛巳(1161)張麟之刊行的《韻鏡》。

2.收於鄭樵《通志》(1160)中的《七音略》。

兩書雖然都流傳於南宋初年，其成書時代當在北宋之前。《韻鏡》的原作者已不可考，張麟之在嘉泰三年重刊《韻鏡》的序文中懷疑是

唐沙門神珙所作，但不能舉出證明。我們可以從下面幾點看出它的底本時代相當早：

一、張麟之序題下註：「舊以翼祖諱敬，故爲《韻鑑》，今遷祧廟，復從本名」翼祖乃宋太祖趙匡胤之祖，既然因避翼祖趙敬之諱而改名，可知此圖的產生早在宋以前。序題雖然恢復了本名《韻鏡》，序末仍作「韻鑑序例終」，書末稱「指微韻鑑卷終」，這是張麟之疏忽未改的。

二、張麟之在序中也指中：「此書其用也博，其來也遠，不可得指名其人，故鄭先生（樵）但言：梵僧傳之，華僧續之而已。」

三、《廣韻》以收-m韻尾的九個韻殿後，《韻鏡》則以「蒸登」殿後，這是宋以前的現象。

由以上的迹象，我們可以推測《韻鏡》的底本應產生於晚唐五代間。至於《七音略》也是前有所承的，鄭樵的序文說：

> 「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

由此可知七音略的底本稱《七音韻鑑》。從韻的排列先後看，七音略把「覃咸鹽添談銜嚴凡」八個收-m的韻放在陽唐之前，這是李舟《切韻》以前的現象。

這兩部韻圖的主要價值，在完全保存了切韻系韻書的系統，它和切韻系的韻書構成了我們了解中古語音的兩大支柱。

貳、流　傳

《韻鏡》經張麟之刊行共三次，第一版在紹興31年（1161年），第二版在慶元三年（1197年），第三版在嘉泰三年（1203年）。

此書於宋理宗淳祐年間傳入日本，國內反而失傳。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與楊守敬購得永祿七年（明嘉靖43年，1564年）刊本，影印於《古逸叢書》內，《韻鏡》因而再度流傳中土。日本的另外一部刻本，

也就是寬永十八年，明崇禎十四年（1644年）的「寬永本」，也相繼流傳回國。

現國內流傳最廣的是古逸叢書本（永祿本），實際上，典藏於日本的《韻鏡》版本還很多，據高仲華先生「嘉吉元年本韻鏡跋」提到的，有十九本。其中最早的是兩個鈔本：

1.建長四年(當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明了房信範複寫本。

2.嘉吉元年(當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年)寫本。

刊本最早的，是享祿元年（當明世宗嘉靖七年，1441年）本。都比國內流傳的永祿本早。日人馬淵和夫曾考知明了房信範之後六百多年間的《韻鏡》寫本、刊本共有五十五種之多，今天雖多已亡佚，然仍可見日人刊行《韻鏡》之盛況。

因爲《韻鏡》一書自宋以來國內就亡佚不存，所以宋以後這方面的研究成爲一片空白，清代考據學、音韻學極盛，可是在等韻學方面卻十分冷清。而在日本，對它的研究一直十分興盛。產生了大量有關《韻鏡》的論著，例如：

1. 1679年津高益奧《韻鏡諺解大成》

2. 1695年毛利貞齋《韻鏡祕訣袖中鈔》

3. 1699年沙門盛典《韻鏡易解》

4. 1774年井上文雄《磨光韻鏡》

5.河野通清《韻鑑古義標註》

6.太田方《漢吳音圖》（嘉慶年間）

7. 1912年大島正健《改訂韻鏡》

8.三澤淳次郎《新訂韻鏡》

9.大矢透《韻鏡考》

據馬淵和夫的統計，日人研究《韻鏡》之著作，多達二百五十種以上，民國以來又有十餘種。可知在日本，《韻鏡》的研究已成專門之學，稱爲「韻鏡學」。中國學術的研究竟然遠落外人之後，這是值得國

人警惕的。

至於《七音略》今流傳之最早版本爲元至治二年(1322)福州路三山郡庠刻本，其他流傳的本子有二十多種。

叁、編　排

等韻圖就是一種語音表，它的目的是讓人從縱、橫的關係中拼出每個字的音讀。韻圖的歸字，和反切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我們不可不了解的。它是爲闡明反切、配合反切而設計的，透過圖表中各字的位置，使反切變成爲更加分明可曉的東西。韻書反切所表示的每一個不同的音，都可以在韻圖的縱橫交合處表現出來。但韻書每一個音往往有一大群同音字，韻圖所列的字只是那群同音字的頭一個字。例如《廣韻》「風」字共有七個同音字，《韻鏡》只把爲首的「風」置於第一圖平聲唇音第一行的三等位上。如果韻圖縱橫交合處的那個音，正好沒字可塡，就用個圈表示。

早期韻圖（《韻鏡》和《七音略》）分爲四十三個「轉」，轉就是圖的意思。爲什麼早期韻圖要把四十三個圖叫做「轉」呢？原來「轉」是佛家用語，本來是「轉讀」、「唱誦」的意思。慧皎《高僧傳》第十三：

> 「天竺方俗，凡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唄。」

羅常培「釋內外轉」一文末附「釋轉字義」，即引字書以「轉」與「囀」爲同一字。他說：

> 「蓋皆以唱誦經文，宏宣教義，殆即所謂『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摩提，盡從聞中入』者也。由此演變，遂成唐五代之『俗文』、『變文』，故敦煌石室所發現之民間唱本，如

『太子五更轉』之類，猶以轉稱。至於以聲經韻緯，縱橫成叶之圖爲一轉者，則源出梵音之『悉曇章』。……《七音略》及《韻鏡》之四十三轉圖，當即模仿『悉曇』型式，而歸納《切韻》音類，以演成者。其所謂『轉』，固應指唱誦言也。」

趙蔭棠《等韻源流》引論云：

「從此看來，我們很可以明白『轉』是拿著十二元音與各個輔音相配合的意思。以一個輔音輪轉著與十二元音相拼合，大有流轉不息之意。《韻鏡》與《七音略》之四十三轉，實係由此神襲而成。」

這裏所謂的「十二元音」、「由此神襲」都是指「悉曇章」而言。周祖謨「宋人等韻圖中〝轉〞字的來源」一文云：

「由此觀之，轉者，即以一個字母爲諸母音展轉輪流相拼的意思。現在來看宋人等韻圖所謂之轉，亦即由此而來。」

韻圖的每一轉由上而下分四大格，代表平上去入四聲，每大格的左端注明韻目。我們只要看所注的韻目，就可以知道這個轉包含了哪些韻的字，每一大格內由上而下又分爲四小格，分別容納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字。

韻圖由右而左橫列的是不同的聲母，按照「唇音、舌音、牙音、齒音、喉音、舌音齒（應該是舌齒音，包括半舌音、半齒音兩種）」六大類的順序。每一大類又各分數行，以區別不同的聲母。各行之上《七音略》注明字母；《韻鏡》則以清、濁表示，另外在卷首作一「三十六字括要圖」，以表明各行所屬的字母，依據序文，「括要圖」是張麟之所作，所以是宋人用以解說韻圖編排的一篇附錄。

韻圖對韻類的區分，主要是從「開、合」與「洪、細」出發，開

合不同，則分爲兩圖，洪細有別，則分爲四等，這是韻圖分析韻類的基本原則。

開、合的定義是，凡有〔u〕介音或主要元音的字，稱爲合口，否則即是開口。通常各轉的標目下都會注明開、合，但今本《韻鏡》所注往往有誤。有些韻只有開口字或只有合口字，那麼，韻圖只用一個圖來容納；有些韻有開、合兩種韻母，韻圖就用兩個圖來區分，通常都是前開後合，依這個原則，可以訂正一些誤注。例如《韻鏡》第一轉至第三轉所收各韻都沒有開、合對立的字，所以各韻都只列一個圖。第四、五兩轉都是支韻字，這是因爲支韻有開、合兩種韻母，依韻圖的原則，把開口字放在第四轉，把合口字放在第五轉。

至於洪細的分別是：一、二等屬洪音，三、四等屬細音。所謂「等呼」，就是四等兩呼（開口呼和合口呼），也就是介音的區別，這是等韻圖分析最精密的地方。

《七音略》不注開、合，而注重、輕於各轉之末行。例如「重中重」、「重中輕」、「輕中重」、「輕中輕」等，羅常培《釋重輕》一文認爲，凡是頭一個字是「重」的，相當於開口，頭一個字是「輕」的，相當於合口。不過，關於「重、輕」的含意，學者還有不同的看法。

下面把二〇六韻在四十三圖中的配置作一簡表（舉平以賅上去入）：

等別 轉次	一	二	三	四
1	東	○	東	○
2	冬	○	鍾	○
3	○	江	○	○
4-5	○	○	支	○
6-7	○	○	脂	○
8	○	○	之	○

9-10	○	○	微、廢❶	○
11	○	○	魚	○
12	模	○	虞	○
13-14	咍、灰❷	皆、夬❶	祭	齊
15-16	泰	佳	○	○
17-18	痕、魂❷	臻	眞、諄❷	○
19-20	○	○	欣、文❷	○
21-22	○	山	元	○
23-24	寒、桓❷	刪	仙	先
25	豪	肴	宵	蕭
26				(宵) ❸
27	歌	○	○	○
28	戈	○	戈	○
29-30	○	麻	麻	○
31-32	唐	○	陽	○
33-34	○	庚	庚	○
35-36	○	耕	清	青
37	侯	○	尤	(幽) ❹
38	○	○	侵	○
39	覃	咸	鹽	添
40	談	銜	嚴	○
41	○	○	凡	○
42-43	登	○	蒸	○

【附註】

❶《韻鏡》第九、十轉平上去聲三等都有字，只有入聲三等空著，於是把孤零零的去聲韻——廢韻寄放在這兒，爲了避免被誤會

是入聲，特別在首行注明「去聲寄此」。

第十三、十四轉入聲位也空著，於是把另一個孤零零的去聲韻——夬韻寄放在入聲二等位上（夬韻係二等韻），首行亦注明「去聲寄此」。

❷《廣韻》同主要元音、同韻尾的開、合口字通常是歸在同一個韻裏，在韻圖中一韻分見兩圖的，都是這種情形。但有些時候又把這種開、合的對立分成兩個韻，例如「咍、灰」、「痕、魂」、「寒、桓」、「眞、諄」、「欣、文」、「魚、虞」、「歌、戈」、「嚴、凡」，這種開、合對立的情況，韻圖很清楚的顯示出來。

❸《韻鏡》第二十六轉是個很特殊的轉，它沒有眞正的「主人」，僅有的幾個宵韻字都是由二十五轉寄放過來「作客」的。這轉的性質有如「收容所」。

❹幽韻字其實屬三等韻，因爲三等位上已安置尤韻，只好寄放四等。董同龢曾舉出兩點理由：

1.本韻只有唇牙喉音字，反切上字都用「居、方」等見於三等的那些字，而不用「古、博」等見於一二四等的那些字。

2.本韻有群母字，這是三等韻的特點之一，而四等韻是絕不會有群母字的。（見《中國語音史》108頁）

《廣韻》各韻如依「等」的性質分類，情況如下表：

一等：冬模泰灰咍魂痕寒桓豪歌唐登侯覃談，以及東和戈的一部分字

二等：江皆佳夬臻刪山肴耕咸銜，以及麻和庚的一部分字

三等：鍾支脂之微魚虞祭廢眞諄欣文仙元宵陽清蒸尤幽侵鹽嚴凡，以及東、戈、麻、庚的一部分字

四等：齊先蕭青添

《廣韻》各韻如依「開、合」的性質分類，情況如下表：

兼具開、合韻母者：支脂微齊祭泰佳皆夬廢元刪山先仙麻陽唐庚耕清青蒸登

開、合對立的韻：魚虞、灰咍、眞諄、欣文、痕魂、寒桓、歌戈、嚴凡

不分開、合的韻（獨韻）：東冬鍾江之模臻蕭宵肴豪尤侯幽侵覃談鹽添咸銜

【附註】

蒸韻的入聲職韻依《韻鏡》有開、合兩類韻母，《韻鏡》把「域，雨逼切」、「洫，況逼切」放在合口圖，其他字則放在開口圖。但職韻的反切下字可以系聯成一類，有些古音學者依分析條例，認爲「域、洫」的反切下字「逼」是借用了開口字。因爲職韻「赩，許極切」、「洫，況逼切」，上字同類，則下字必不同類，若下字仍爲同類，就必須說「洫」的反切下字「逼」是借用的。

肆、 如何從韻圖的位置判別中古音

由上面的介紹，既了解了韻圖的編排狀況，我們就可以由韻圖的歸字，對某字的中古音屬性作一初步的判別。我們至少可以從韻圖縱橫交錯的關係中得知下面七點：

1.這個字是屬於哪類字母？

2.它的清、濁如何？

3.它是哪個韻的字？

4.它是幾等字？

5.它是洪音，還是細音？

6.它是開口，還是合口？

7.它屬於什麼聲調？

我們以十三轉的「該」字爲例。

1.它是見母字，因爲牙音第一行都是見母（可參考《韻鏡》卷首的三十六字母表）。

2.它是清音（《韻鏡》各圖上端都注明清濁）。

3.它屬咍韻（注於韻圖末行）。

4.它是一等字，因爲它放在第一列位置。

5.它屬洪音，因爲一、二等字都是洪音（江永：一等洪大）。

6.它屬開口字，因爲十三、十四轉是開、合對立的轉，一般都是前開後合。

7.它是平聲字，因爲它放在第一大格中。

伍、 韻圖的價值

《韻鏡》和《七音略》是現存最古的等韻圖，它用語音表的方式闡明反切的音讀，所以它和切韻系的韻書可以互相配合，互相補足，透過韻書和韻圖這兩種資料，使我們對早期中古音的系統，有了清晰的了解。韻圖的價值，可以分兩方面來看：

一、 糾正反切的錯誤

在前面一講裏，討論過反切的錯誤。我們怎樣知道反切錯了呢？不外兩個方法，一方面是由早期的切韻殘卷來比較，一方面是利用早期韻圖來比較。例如：

1.東韻「豐，敷空切」，反切的原則是切語下字應與本字叠韻，但「空」字見於《韻鏡》一等，「豐」字卻見於三等，顯然韻母並不相同，因而可以判斷這是個錯誤的反切。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考察「豐」字的早期反切，是「敷隆切」，而不是「敷空切」，「隆」字在《韻鏡》三等位，正和「豐」是同一等的韻母。

2.脂韻「帷，洧悲切」，「帷」字在《七音略》屬合口，反切下字「悲」卻見於開口，開合不一致，顯然也是個誤切。

3.眞韻「眞，側鄰切」，《韻鏡》眞字在照母三等，反切上字「側」卻屬莊母，放在二等位上，可知這也是個誤切。由韻圖可以證明《切三》、《全王》作「職鄰切」（職屬照母三等）才是正確的。

二、 彌補韻書的欠缺

韻書的設計是針對押韻參考用的，完全忽略聲母和介音的區別。例如：

東韻的聲母順序是端、定、知、澄……
鍾韻的聲母順序是章、來、書、邪……
支韻的聲母順序是章、以、云、見……

介音方面，東韻包含了洪、細兩種韻母，冬鍾江韻都只有一種韻母，支脂微則包含了開、合兩種韻母，可見並沒有一致的標準。

由反切的系聯也只能把聲母和各韻的韻母分出個模糊的類（各家所分未必一致）。而韻圖的設計原本就是爲分析語音的，所以在聲母、介音上都有精確的畫分，在哪一行就是哪一類聲母，以四等來分洪細，以相對的前後兩圖來分開合。所以，等韻圖是把語音系統高度組織化的。

那麼，對我們了解中古音來說，是否只需依賴韻圖，而不需要韻書呢？那也不行，因爲韻圖凡是同音的字只選一個填入，沒有韻書，我們就無法知道哪些字和它同音。因此韻書和韻圖是互相補足，同樣是我們研究中古語音的兩大支柱。

第九講 等韻圖設計上的變通法則

第一節　等韻門法

前面一講所談的，只是等韻圖的一些粗略的概念，本講要進一步談談韻圖的組織和歸字原則。事實上，等韻圖除了前述的一般法則外，還有許多變通法則，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有效掌握韻圖資料，進而探索中古語音。古代用來說明這些設計和編排法則的文字就叫做「門法」。

門法的產生是在韻圖形成之後，有些等韻學家爲了幫助讀者閱讀韻圖，才編寫了一些條例，來闡明等韻圖的各種複雜情況。韻圖爲什麼會有各種複雜的變通情況呢？第一，是因爲韻圖格式和它所表現的反切語音並不完全一致。韻圖是字母時代形成的，大約在唐末以後，而它所要表現的反切，卻是六朝隋唐就已經定型的舊切，當時的正齒音和喻母都各有不同的兩類，字母時代卻都合併成一類。第二，是韻圖的設計者極力要求空間的經濟，想用最少的圖表容納所有的語音，不同的語音間又不能混淆。例如聲母方面只畫了二十三行，來容納三十多種不同的聲母。韻母方面也常有寄放的情形，三等韻的重紐字（見後面專節討論）不另外再畫一格安置，卻借入四等位上，有時還借入別的轉寄放；夬、廢、幽等韻也沒放在原本應放的地方。這些現象若沒有門法來說明，必定很難弄清楚。所以清張耕《切字肆考・序》云：

「切韻而得門法，可以鉤玄，可以索隱，無古無今，無難無易，舉莫逃於反切之下。」

最早的門法什麼時候出現呢？現存巴黎的敦煌卷子P2012號列有「定四等重輕兼辨聲韻不和無字可切門」一條如下：

〔高〕　此是喉中音濁，於四等中是第一字，與歸「審、穿、禪、

照」等字不和。若將「審、穿、禪、照」中字爲切，將「高」字爲韻，定無字可切。但是四等喉音第一字總如「高」字例也。

〔交〕 此字是四等中第二字，與歸「精、清、從、心、邪」中字不和。若將「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交」字爲韻，定無字可切。但是四等第二字總如「交」字例也。「審高反」、「精交反」是例諸字也。

同卷另有「聲韻不和，切字不得例」如下：

切生○聖僧○床高○書堂○樹木○草鞋○仙客

夫類隔切字有數般，須細辨輕重，方乃明之。引例於後：

如都教切罩○他孟切穿○徒幸切瑒（此是舌頭舌上隔）
如方美切鄙○芳逼切堛○符巾切貧○武悲切眉（此是切輕韻重隔）
如父問切忿○鋤里切士（此是切重韻輕隔）

恐人只以「端、知、透、徹、定、澄」等字爲類隔，迷於此理，故舉例如上，更須子細子細。

【附註】

1.「父問切忿」劉抄本作「疋問切忿」。

2.文末「子細」後有兩點重文記號，應係「子細子細」，有些書誤引作「子細了了」。

這兩段資料可以說是後世門法的初型，比較簡單。此外，《韻鏡》卷首的「調韻指微」、「歸字例」、「橫呼韻」、「上聲去音字」、「五音清濁」、「四聲定位」、「列圍」等幾段說明文字，包含了後來門法的一部分內容，這些當出自南宋張麟之。《七音略》卷首有「正聲協聲同諧

圖」、「聲音俱諧圖」、「音諧聲不諧圖」、「一聲諧二音圖」、「一音諧二聲圖」、「一音諧三聲圖」等圖式，也有門法的意味。

北宋的《四聲等子》卷首有門法九條：「辨音和切字例」、「辨類隔切字例」、「辨廣通侷狹例」、「辨內外轉例」、「辨窠切門」、「辨振救門」、「辨正音憑切寄韻門法例」(這條又分爲五小類：「正音憑切門」、「互用門憑切」、「寄韻憑切門」、「喻下憑切門」、「日母寄韻門法」)、「辨双聲切字例」、「辨疊韻切字例」。這是相當成熟而完整的門法，不一定出自《四聲等子》作者，可能是後人增附。其中有些稱「門」，有些稱「例」，似乎是從不同的來源凑集起來的。

南宋人作的《切韻指掌圖》沒有列門法，明代邵光祖所作的《檢例》共有十四條門法：「切字檢例」、「音和切」、「類隔切」、「辨檢類隔切例」、「辨五音例」、「辨字母清濁歌」、「辨字母次第例」、「辨分韻等第歌」、「辨內外轉例」、「辨廣通侷狹例」、「辨獨韻與開合韻例」、「辨來日二字母切字例」、「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双聲疊韻例」。體例比較統一，內容也較豐富，這是因爲產生的時代較晚，能夠參考前人的資料，因而有了改進。

《切韻指南》所附的「門法玉鑰匙」，一般都認爲是集門法之大成者。作者是元代的劉鑑。共有門法十三條：

1.音和門——凡是由切語拼出來的音(尤其是反切上字)和被切字完全相合，叫做「音和」。

2.類隔門——類隔和音和相對立，凡是因時代變遷，語音轉移，使切語拼出來的音和被切字不合的，叫做「類隔」。傳統上多指聲母方面而言。

3.窠切門——指反切上字是舌上音「知、徹、澄」的三等字，而反切下字卻用韻圖置於四等位(實屬三等字)的精系、影、喻四。這時，被切字仍應算作三等。

4.輕重交互門——指輕唇音和重唇音互切的情形。凡是反切上字

爲重唇音，而反切下字屬三等合口的「東、鍾、微、虞、文、元、陽、尤、凡、廢」十韻字，則被切字應讀爲輕唇音。

5.振救門——指反切上字如爲齒頭音精系字，而反切下字卻是三等字，這時，韻圖都列在四等位置上，而不放在三等地位上。

6.正音憑切門——如果反切上字是「莊、初、崇、生、俟」諸類字，反切下字雖然屬三等字，韻圖卻都列在二等位置上，而不放在三等地位。

7.精照互用門——指精系字和照系二等字（莊系字）互相使用切語上字。《四聲等子》把此類併入「類隔」例中。

8.寄韻憑切門——指反切上字屬照系三等字（章、昌、船、書、禪類），反切下字不論韻圖放在哪一等，切出來的字應該算是三等。如「犨，昌來切」，「來」屬一等，而「犨」是「昌」類聲母，故爲三等字；又如「茝，昌紿切」，「紿」屬一等，而反切上字是照系三等字，故「茝」仍歸入三等。

9.喻下憑切門——如果反切上字是喻四（以類），切出來的字必在四等，反切上字是喻三（云類），切出來的字必在三等，完全視上字決定位置，而不管反切下字出現在三等還是四等。

10.日寄憑切門——如果反切上字是日母，則切出來的字一律爲三等，不管反切下字是什麼等。例如「茸，汝來切」，「茸」屬日母，「來」字屬一等韻，切出的字仍在三等；又如「然，如延切」，「然」屬日母，「延」出現於四等位，切出的「然」也算三等。總之，是以反切上字的等第決定被切字的等第。

11.通廣門——指「支、脂、眞、諄、祭、仙、宵」的唇牙喉音，雖屬三等韻，卻有一些放到了四等位置。故《四聲等子》說：「廣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例如《韻鏡》第五轉「規，居隋切」、「闚，去隨切」都放在牙音四等位上。這條門法實際上是針對「重紐」現象而設的（詳見「重紐」一節）。

12.侷狹門——「侷狹」和「通廣」相對，指反切上字是唇牙喉音，而反切下字是「東、鍾、陽、魚、蒸、尤、鹽、侵」諸韻字中的精系和喻四，雖在四等，切出來的字仍屬三等。如「羌，去羊切」即是。

13.內外門——如果反切下字是莊系字(韻圖在二等)，就要看這個圖是「內轉」，還是「外轉」。如係「內轉」，則切出的是三等字，如係「外轉」，則切出的字是二等字。所謂「內轉」是指沒有獨立二等韻的圖，「外轉」是指具有獨立二等韻的圖。

明僧眞空據劉鑑的門法編成了《直指玉鑰匙門法》，把十三條進一步擴大爲二十條。他說：

> 「劉士明（即劉鑑）所製門法，始于音和，終于外內，僅十三條，辭意高深，學者未易入，且篇以門法爲名，不可無鑰匙以啓其關鍵，故爲此書，又加直指二字，以見明且易焉。」

可知眞空的門法主要在使其簡明化，使人容易了解。門法的發展由敦煌的P2012卷子至眞空，一步一步發展的痕迹相當清楚。他的二十條門法是：

1. 音和	2. 類隔	3. 窠切	4. 輕重交互
5. 振救	6. 正音憑切	7. 精照互用	8. 寄韻憑切
9. 喻下憑切	10.日寄憑切	11.通廣	12.侷狹
13.內外	14.痲韻不定	15.前三後一	16.精照寄正音和
17.就形	18.拔立音和	19.開合	20.通廣侷狹

門法的愈演愈繁，和音隨時變也有密切的關係。明清時代的學者大量制作韻圖，但其本質上已發生變化，不以切韻系韻書的反切爲基礎，而是反映了當時實際語音而編制的。例如袁子讓《字學元元》把門法增至四十八條，就有改四等爲二等的傾向，明萬曆時葉秉敬《字學》與《韻表》二書更推翻四等，主張二等。康熙時潘耒的《類音》

也把傳統韻圖的四等兩呼改成了「開、齊、合、撮」四呼。這些都表明了語音的演變，日益繁瑣的舊門法對於明清時代出現，表現實際音讀的韻圖已經不再有用，於是，明清學者就有了廢除門法的主張。例如明呂坤《交泰韻・自序》云：

「萬曆甲戌，得同年雷侍御慕菴而問之，侍御日日談，余瞠瞠聽，竟不了了，侍御曰：『此等子音也，須熟讀括歌月餘，舌與俱化，自可得聲。』余畏難而止。」

很多學者都和他一樣，飽受門法的困擾，於是，紛紛放棄舊門法，重新設計更簡易；又能表現實際語音的拼音方式和圖表。

我們以今天的眼光看門法，的確有很多條文的敍述不夠清晰明白，因此，我們今天研究等韻學，探索中古音，不應該再從這些瑣碎支離的條文開始入手，對於初學者而言，這無異於魔障，不但不能幫助你了解等韻的種種措施，反而要像呂坤一般瞠瞠然畏難而止。因此，從下一節開始，我們要把所有門法的知識融入一個系統當中，更有組織，更有條理的來闡明等韻圖設計的各種變通法則。看完了本講，再回過頭去讀那些門法條文，就容易多了。

第二節　聲母的措置

上一講所談的都是等韻學上的一些基本規則，可以說是編排的正例。這一講我們要進一步看看變例，也就是等韻門法所敍述的種種複雜現象。我們把這些變通的等韻法則條理化，分成三部分敍述：一、聲母的措置；目標在談聲母的問題。二、重紐現象；這是韻母的問題。三、內轉和外轉。

下面就依唇、舌、牙、齒、喉五音的順序，討論聲母的措置：

壹、唇　音

《韻鏡》唇音一欄共有四行，正好安排重唇音「幫、滂、並、明」四母。在早期韻圖的系統裏（也就是中古早期）還沒有輕唇音「非、敷、奉、微」四母，所以韻圖不必另外爲輕唇音安排位置。到了《切韻指掌圖》才在重唇音四行之後，再留出四行容納輕唇音的字。《廣韻》有大量的唇音類隔，正反映了中古早期的切韻系韻書輕、重唇尚未分化的現象。

到了中古後期（大約在唐宋之際），三等的合口唇音字才逐漸轉化爲輕唇音。後世產生輕唇的韻包括「東、鍾、微、虞、文、元、陽、尤、凡、廢」十韻，它們都是三等韻，而且它們的唇音字都屬合口。其中，只有陽韻的唇音「方、芳、房、亡」諸字《韻鏡》置於開口，到了《指掌圖》才改置合口。

貳、舌　音

《韻鏡》舌音一欄分四行，卻有八個聲母需要安插。恰好「端、透、定、泥」四個舌頭音只出現在一、四等性的韻裏，而「知、徹、澄、娘」四個舌上音只出現在二、三等性的韻裏，因此，它們在舌音一欄共居四行，不致衝突。我們只要看放在韻圖舌音的一、四等位置上的，就是端系字，放在韻圖二、三等位置上的，就是知系字。

例如第一轉舌音「同」字，位於第三行的一等，於是我們知道它是舌頭音定母字。又如「蟲」字，放在第三行的三等位置，於是我們知道它屬舌上音澄母字。

叁、牙　音

《韻鏡》的牙音一欄也有四行，剛好容納「見、溪、群、疑」四母。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群母，它只出現在三等性的韻裏，所以牙音

第三行的一、二、四等總是空著的（除了少數幾個特殊原因的例子）。

肆、齒　音

《韻鏡》的齒音欄只有五行，卻要安排齒頭音「精、清、從、心、邪」、正齒音「章、昌、船、書、禪」、「莊、初、崇、生、俟」共十五類聲母，所以齒音的情況最爲複雜。下面分別談談這三組聲母的安插原則。

一、章系五母

章系聲母只在三等性的韻中出現，於是韻圖就把齒音三等的位置依次安排「章、昌、船、書、禪」五類聲母的字。我們翻檢等韻圖，凡是列在齒音三等位上的字，必然屬這幾個聲母。

二、莊系五母

我們觀察莊系聲母在韻書裏的分布情形，得知它只出現在二、三等韻裏，於是，韻圖的設計者就把二等韻的莊系字放在韻圖齒音的二等位置上。可是，三等韻裏的莊系字卻沒法安插在齒音三等位上，因爲三等位上已經安置了章系聲母的字。如果把三等韻莊系字和章系字混在一塊兒，讀韻圖的人就不能區別哪些是莊系聲母字，哪些是章系聲母字了。韻圖就是語音表，它的目的是任何有區別的字音，在圖中都能藉不同的位置顯現出來。於是，韻圖的設計者就得另外想辦法來安排這批三等韻的莊系字。恰巧在這批莊系字無處可安排的時候，同轉的二等位上總是空著沒字，於是就借用了齒音二等的位置，來寄放這批三等性的莊系字。這樣便造成了「假二等」情況。

這些三等性的莊系字既寄放到二等位上，就一律放在那兒，即使三等有空位，也不放回三等。因爲韻圖要使人看到位置而知道語音，就得一律而無例外，如果三等沒空位就放到二等，三等有空位就放回

三等，這樣讀者如何判別三等位上的字哪些是莊系，哪些是章系呢？所以，三等性的莊系字既寄放在二等位，就絕無例外的統統放在二等，使讀者看到齒音二等的字，知道都是莊系，看到齒音三等的字，知道都是章系。

例如第四轉支韻齒音二等有「齜（側宜切）、差（楚宜切）、灊（士宜切）、釃（所宜切）」四字，從它們的反切下字「宜」可知它們是三等字，爲什麼不放在三等？因爲三等專放章系字「支、眵、施、匙」，於是便借用二等位，做「假二等」了。

又如第一轉齒音二等有「崇（鋤弓切）」字。從反切下字「弓」可知它是東韻的三等字。但是它下面的三等位明明是空著的，爲什麼還要借放到二等呢？因爲它屬莊系（崇母）字，如果把它放回三等，和章系的「終」（章母）、「充」（昌母）並列，那麼，讀者就無從分辨哪個字屬莊系，哪個字屬章系了。

現在的問題是同樣在齒音二等的字，有的是眞二等，有的是假二等，我們如何辨別眞假呢？這正是古人要設立內、外轉的主要用意。凡是「內轉」的圖，齒音二等都是假二等，凡注明「外轉」的圖，齒音二等字都是眞二等。只要看各轉首行所注的「內」、「外」，並不難辨認。

一般說來，凡是唇舌牙喉音的二等都沒字，只齒音二等有字的，那些齒音二等字必是假二等，是從三等侵入的。唯一例外的，是十七轉的臻韻，這是個眞正的二等韻，但由於它的字很少，又恰恰好都是齒音字，所以我們乍看之下，唇舌牙喉音的位置既都沒字，只齒音有字，很容易誤會成假二等。如果我們再注意一下圖首標題的「外轉」字樣，就不致弄錯了。

第八轉齒音上聲止韻二等位第五行有「俟」字，通常韻圖齒音二等第五行是沒字的。查《廣韻》「俟」字音「牀史切」，那麼，它應該屬於第三行崇母，不該放到第五行。但是，早期的《切韻》殘卷（切

三、全王）反切是「漦史切」、和之韻的「漦」字「俟甾切」聲母互用爲一類。《韻鏡》漏列「漦」字，《七音略》列在齒音二等第五行，剛好和「俟」字同在一行。可知早期「俟、漦」是同一類聲母，董同龢把這一類聲母稱爲「俟」母，和齒音第三行的崇母並非一類。後來，語音變了，僅有兩個字的「俟」母被同一發音部位同爲濁音的崇母類化了，所以《廣韻》變成了「牀史切」，和崇母系聯爲一類。

三、 精系五母

精系字出現於一、三、四等性的韻中，編韻圖的人把一等性的精系放在齒音一等位置上，四等性的精系字放在齒音四等位置上，三等性的精系由於三等位已經留給了章系字，所以必須另外設法安插。安插的方法是：

a.如果同轉的四等齒音沒字，就借放在四等位上。

b.如果同轉的四等齒音有字，就借放在鄰轉的四等位上。例如：

第13、14轉祭韻，同轉有齊韻，乃轉入15、16轉

第23、24轉仙韻，同轉有先韻，乃轉入21、22轉

第35轉清韻，同轉有青韻，乃轉入33、34轉

第39轉鹽韻，同轉有添韻，乃轉入40轉

第25轉宵韻，同轉有蕭韻，乃轉入26轉

因此，以上幾個三等韻的精系字都不見於本轉，亦不見於本等。其中的宵韻連個音近的轉都找不到，所以新立了一轉（26轉）來容納這批「無家可歸的孤兒」。而26轉的性質成了個純粹的「收容所」，沒有眞正的「主人」。

精系的邪母有一個特性，它只出現於三等韻中，所以我們如果看到齒音四等位上有邪母，那麼，這一列精系字都是從三等借過來的，不是眞正的四等。不過，我們不能反過來說，齒音四等位不見邪母，

這一列精系就是眞四等。因爲邪母雖然只出現在三等韻，並非每一個三等韻都有邪母。其實，要辨別齒音的眞假四等也不難，因爲在韻圖中眞正的四等韻只有五個：「齊、先、蕭、青、添」，我們很容易把它記住。

下面把齒音一欄的情況作一總結：

一等　精淸從心
二等　莊初崇生　←……假二等
三等　章昌船書禪，（莊初崇生俟）、（精淸從心邪）
四等　精淸從心　←……假四等

由這張表我們可以知道，韻圖齒音凡是放在一、四等的字全是精系字，放在二等的全是莊系字，放在三等的全是章系字。齒音五行就這樣安置了十五類聲母，使它們各安其位，絲毫不混。

伍、喉　音

《韻鏡》喉音有四行，而中古喉音聲母卻有五類，於是以影、曉、匣各佔第一、二、三行。云、以兩母只出現在三等韻中，韻圖把云母放在第四行的三等位上，把以母借放在四等位上。於是，喉音第四行就容納了兩類聲母，但不致於混淆，因爲讀者可以從三等和四等位置的不同判別云母和以母。如果本轉有眞正的四等字，以母就跟著精系字轉到鄰轉的四等位。所以以母也常有既不居本等，又不居本轉的情形。可以參考前面精系字借入鄰轉的情形。這種情形不外是四等位上遇到了「齊、先、蕭、青、添」五個眞正的四等韻，要借地位的三等以母字既不能喧賓奪主，只好和精系字一道借入鄰轉了。

喉音匣母字比較特別，它只出現在一、二、四等韻中，三等韻（如支、微、魚、眞、蒸……）永遠不會有匣母字，所以韻圖喉音第三行

（匣母位置）的三等永遠是空著的。

陸、 舌齒音

舌齒音就是半舌音來母和半齒音日母。韻圖的最後兩行就是安插這兩母的。日母只出現在三等韻，所以韻圖的末行一二四等總是空著。

總結以上所討論的，聲母「等」的屬性和它所安置的「等」的位置往往並不一致，但是我們了解了種種韻圖設計的變通法則，仍舊可以很容易的由位置來辨認其屬性。下面把各母的屬性列成一表：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見	溪	群	疑	精	清	從	心	邪
一等	√	√	√	√	√	√	√	√					√	√		√	√	√	√	√	
二等	√	√	√	√					√	√	√	√	√	√		√					
三等	√	√	√	√					√	√	√	√	√	√	√	√	√	√	√	√	√
四等	√	√	√	√	√	√	√	√					√	√		√	√	√	√	√	

	章	昌	船	書	禪	莊	初	崇	生	俟	影	曉	匣	云	以	來	日
一等											√	√	√			√	
二等						√	√	√	√		√	√	√			√	
三等	√	√	√	√	√	√	√	√	√	√	√	√		√	√	√	√
四等											√	√	√			√	

從上面這個表可知，四等俱全的聲母有「幫、滂、並、明、見、溪、疑、影、曉、來」十母。換句話說，在中古音系裏，這十類聲母是最「平易、合群」的，它可以和任何型態的韻母拼合成字音。

另外，卻有十一種聲母是最「孤僻」的，它們只能和三等性的韻母拼合成字音，它們是「群、邪、章、昌、船、書、禪、俟、云、以、日」。

我們具備了上述聲母的知識，也懂得了某韻屬於某等（參考第八講），再加以綜合運用，對於我們鑑別某字的中古音屬性，有很大的幫

助。例如我們可以判斷冬韻一定有端系字，一定沒有日母字；鍾韻一定有章系字，一定沒有匣母字；江韻一定有知系字，一定沒有精系字……等等。我們也可以判斷「奇」（群母）字、「兒」（日母）字絕不會在齊韻；「田」（定母）字、「賢」（匣母）字絕不會在仙韻或鹽韻；「喬」（群母）字、「韶」（禪母）字必在宵韻；「抽」（昌母）字、「搜」（生母）字必在尤韻……等等。

第三節　重紐現象

韻圖中三等韻應該都放在三等位置上，如果有侵佔它等位置的，我們前面已經談過，有下列幾種情形：

一、精系和喻母借用四等位置。

二、莊系借用二等位置。

三、幽韻字由於三等有尤韻，就整韻移入四等。

但是，除了上述三種情況外，我們還發現有不少唇牙喉音字由三等移入四等。發生這種狀況的韻有「支脂眞諄祭仙宵清侵鹽」十個韻。例如支韻第四轉唇音：

三等　陂（彼爲）　鈹（敷羈）　皮（符羈）　縻（靡爲）

四等　卑（府移）　詖（匹支）　陴（符支）　彌（武移）

它們都是三等字，爲什麼有些要放在四等呢？是因爲三等字太多，不夠放，所以才借用四等位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爲有些地方三等根本空著沒字，那些三等字卻偏要放在四等。例如第六轉喉音三等空著，「伊、咦（《韻鏡》誤作夷）」是三等字，卻放在四等；又如十七轉唇音上聲「牝」、去聲「儐」、入聲「匹」都是三等字，三等位卻空著不放，放到四等位去。同轉四等如果有眞正四等字，這批唇牙喉音

也要設法轉到鄰近一轉的四等。例如三十五轉的清韻唇牙喉音的位置全空著，此時四等有青韻，於是三等清韻的唇牙喉音字全轉入三十三轉的四等（此轉的二、三等是庚韻字）。可知此類三等字有非放在四等不可的理由，絕不是三等字太多，不夠放而侵佔四等的緣故。

那麼，放在四等的這些三等性唇牙喉音字和留在三等位上的唇牙喉音字，其區別何在呢？我們可以作如下的推測：

一、既屬同韻，聲調必無不同。

二、又屬同一直行，聲母也應相同，且聲母從系聯上看也無不同。

三、同一韻的韻尾也不可能有異。

四、剩下的可能，只有介音或主要元音的區別了。

這種現象單看韻書的反切，是看不出所以然的。前人作反切系聯，只感到這批字既同韻母，聲母又屬同類，依照「同音之字必不作二切語」的原則，這是不可思議的現象。他們懷疑是聲紐重複了，於是傳統上便稱這種現象爲「重紐」。其實，由上面的推論，應該叫做「重韻」還比較接近事實。也就是說，「重紐」代表了三等性的韻母還可以再細分爲兩種類型，它們之間的差異較小，所以沒有單獨成立一個「等」。

我們若從國語或現代方言去尋找重紐字的區別，必然會失望，因爲它們的區別早就消失不存了。如果從越南話和韓國話的漢字借音來看，倒是有顯著區別。例如越語：

	〔三等〕	〔四等〕
〔脂〕	悲〔bi〕	琵(音同毗)〔ti〕
〔眞〕	彬〔bân〕	賓〔tân〕
	岷〔mân〕	民〔dân〕
	密〔mât〕	必〔tât〕
〔仙〕	弁(音同卞)〔biên〕	便〔tien〕
	免〔miên〕	緬〔diên〕
	別〔biêt〕	滅〔diêt〕

可知越語的區別在聲母上。重紐的三等是唇音，四等則變爲舌尖塞音。又如韓語：

	〔三等〕	〔四等〕
〔支〕	寄〔kɯi〕	企〔ki〕
	詭〔kue〕	窺〔kiu〕
〔脂〕	器〔kɯi〕	棄〔ki〕
	櫃〔kue〕	葵〔kiu〕
〔眞〕	巾〔kɯn〕	緊〔kin〕
	窘〔kun〕	均〔kiun〕
〔仙〕	愆〔kən〕	遣〔kiən〕
	捲〔kuən〕	絹〔kiən〕

可知韓語的區別在韻母的洪細上。重紐三等是洪音，四等是細音。

域外的漢語借字雖然能表現出重紐兩類的不同，但是古代的漢語中，重紐的區別未必就是如此。因爲借字難免受到其本國語音的影響，更何況經歷如此長久的年代，不能保證它沒有變化。所以越語、韓語只能啓示我們，在中古時代重紐的確具有兩種不同的音讀，但不能據以擬訂中古漢語的音值。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重紐，就是它的古韻來源和諧聲系統。董同龢舉出：

一、支韻的重紐分別來自上古佳部與歌部。

四等「卑企」爲佳部

三等「皮奇」爲歌部

二、眞（諄）韻的重紐分別來自上古眞部與文部。

四等「賓因」爲眞部

三等「彬巾」爲文部

三、質（術）韻的重紐分別來自上古脂部與微部（入聲）。

四等「吉一」爲脂部

三等「筆乙」爲微部

四、脂韻的來源較複雜。

四等「毗棄」爲脂部

三等「丕龜」爲之部

「逵」爲幽部

「覬」爲微部

五、仙祭宵韻則看不出來源的不同。

從形聲字的聲符觀察，重紐的三等和四等往往有界限存在。例如仙韻三等「曷、焉（開）、卷、厥（合）」是常見的聲符，這幾個聲符不出現在仙韻四等，卻在元韻中也經常出現。而仙韻四等最常出現的聲符「扁、面、敝（開）、肩、夬（合）」，不出現在仙韻三等，卻在先韻中常看到。

重紐兩類字之間聲符既有界限，即表示這兩類字的古音來源有別。古韻來源既異，到了韻圖時代是否還有區別呢？還是韻圖只爲了反映古音而分開排列呢？應該是還有分別才合理。因爲隋唐到宋代的人並不了解上古音，從徐邈、沈重到朱熹都用「叶韻」的辦法處理古韻，這是古音觀念確立以前的產物，一直要到元明的戴侗、焦竑、陳第才體悟了「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的道理。唐宋人既無古音觀念，又如何能在韻圖中把古音區別出來呢？憑反切嗎？我們知道，反切表現重紐未必比韻圖更清晰。所以韻圖之區分重紐，固然古音來源有別，當時的人也一定還有把這種區別表現在活語言中的，因此韻圖的作者才能據以區分重紐。

由前面的推斷，重紐的區別不在主要元音，即在介音。主張區別在主要元音的有：

1.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史語所集刊第十三本）

2.周法高〈廣韻重紐的研究〉（仝上）

3.張　琨〈古漢語韻母系統與切韻〉（見《漢語音韻史論文集》）

4.納格爾〈陳澧切韻考對切韻擬音的貢獻〉

主張區別在介音的有：

1.陸志韋〈三四等與所謂喻化〉(燕京學報26期)

2.王靜如〈論開合口〉(燕京學報29期)

3.李榮《切韻音系》(鼎文書局)

4.蒲立本《古漢語之聲母系統》(Asia Major, 1962)

5.有坂秀世〈評高本漢的拗音說〉(收入其《國語音韻史研究》一書)

6.河野六郎〈朝鮮漢字音的特質〉

7.龍宇純〈廣韻重紐音值試論〉(香港崇基學報九卷二期)

各家的擬音都有他們的理由，但也有弱點，所以還沒有公認的結論。重紐的擬音還待後人的繼續研究。

重紐現象除了反映在切韻系韻書和早期等韻圖（中古後期的韻書、韻圖往往沿襲舊制，區分重紐，並不表示重紐語音的區別到了中古後期還存在）之外，表現元代南方音的《古今韻會舉要》竟也保存了部分重紐的區別，這種區別，《韻會》的作者是以新設計的，呈現實際語音的「字母韻」反映出來的，所以它完全不是因襲舊制。這項資料對我們探索重紐之謎，極有價值，因爲它，使我們知道中古早期的重紐語音區別，到了十三世紀還殘留在部分漢語方言中。重紐的語音區別到底在哪裏？這項資料可以提供我們一些啓示。

下面是《韻會》用「字母韻」來辨別重紐的情形，括號裏所注的就是代表當時韻母發音的「字母韻」：

一、支　韻

	〔群〕	〔見〕	〔溪〕	〔羣〕	〔並〕
〔三等〕	奇（羈）	嬀（嬀）	虧（嬀）	陂（嬀）	皮（嬀）
〔四等〕	祇（雞）	規（規）	闚（規）	卑（羈）	陴（羈）

	〔明〕	〔溪〕	〔幫〕	〔滂〕	〔並〕
〔三等〕	糜（嫣）	綺（己）	彼（軌）	跛（軌）	被（軌）
〔四等〕	瀰（羈）	企（啓）	俾（己）	諀（己）	婢（己）

	〔明〕	〔幫〕	〔並〕
〔三等〕	靡（軌）	賁（媿）	鼖（媿）
〔四等〕	弭（己）	臂（寄）	避（寄）

二、脂　韻

	〔並〕	〔見〕	〔幫〕	〔溪〕	〔見〕
〔三等〕	邳（嫣）	軌（軌）	鄙（軌）	器（寄）	媿（媿）
〔四等〕	毗（羈）	癸（癸）	七（己）	棄（計）	季（季）

	〔群〕	〔並〕	〔明〕
〔三等〕	匱（媿）	備（媿）	鄙（媿）
〔四等〕	悸（季）	鼻（寄）	寐（寄）

三、眞諄韻（入聲）

	〔幫〕	〔並〕	〔明〕	〔曉〕
〔三等〕	筆（國）	弼（國）	密（國）	肸（訖）
〔四等〕	必（訖）	邲（訖）	蜜（訖）	欯（吉）

四、宵　韻

	〔群〕	〔影〕
〔三等〕	喬（驕）	妖（驕）
〔四等〕	翹（驍）	邀（驍）

五、鹽　韻

	〔影〕	〔影〕	〔影〕
〔三等〕	淹（箝）	奄（檢）	俺（劒）

〔四等〕　　慴（兼）　鱷（歉）　厭（歉）

由上面五類字可知，同聲母的三、四等重紐字，《韻會》都歸屬不同的「字母韻」。至於眞諄韻的平上去聲、宵韻的唇音、祭、仙、侵韻、鹽韻的入聲，三、四等重紐字都注明屬於相同的字母韻，也就是這些類字，到了元代，重紐語音的區別在實際語言中已經不存在了。

第四節　內轉和外轉

無論早期韻圖《韻鏡》、《七音略》或宋元的韻圖《四聲等子》、《切韻指南》，每個圖的每一行都注明這個圖是「內」還是「外」，這是什麼意思呢？

早期韻圖對「內」、「外」並無解釋，到了《四聲等子》才在門法中設有「辨內外轉例」云：

「內轉者，唇、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都是具足。」

《切韻指掌圖》「辨內外轉例」的內容與此相同。這段話很容易明白，凡是沒有獨立二等韻的轉，叫「內轉」，凡是具有獨立二等韻的轉，叫「外轉」。內轉往往二等齒音有字，那都是由三等侵入的「假二等」，不是眞正的二等字。內、外轉之設，原本就在辨別這些二等字的眞假。

《切韻指南》的「門法玉鑰匙」第十三條說：

「內外者，謂唇、牙、喉、舌、來、日下爲切，韻逢照一，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內外。如古雙切江字，矣殊切熊字之類是也。」

說法好像跟《四聲等子》不一樣，其實道理是相同的。意思是說：反切上字是唇、牙、喉、舌、半舌、半齒諸母字，也就是齒音以外的諸母字，反切下字是「照一」，指的就是照母二等字（莊系字），切成三等字就是「內轉」，切成二等字就是「外轉」。如「古雙」切「江」，「古」是牙音見母，「雙」是江韻「審二」（生母）的字，切成「江」的音，列在見母江韻的二等位上，這就是「外轉」。又如「矣殊」切「熊」，「矣」是喉音「喻三」（云母）的字，「殊」是蒸韻「審二」的字，切成「熊」字的音，列在喻母蒸韻的三等位上，這就是「內轉」。

換句話說，反切下字都是莊系字，韻圖一律放在二等位上，可是切出來的字卻有二等、三等之異，這就要看屬內轉，還是外轉了。因爲內轉沒有獨立的二等韻，所以儘管反切下字見於韻圖二等，切出來卻是三等字。關於莊系字安置的問題可參閱前面「聲母的措置」一節。

羅常培在1933年的史語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發表了一篇「釋內外轉」的論文，提出了一套不同的看法。他認爲內外轉是以主要元音的弇、侈來分的。

本來，《四聲等子》以「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八攝（宋元韻圖的一個圖叫做一「攝」，參閱後面談宋元韻圖的專章）爲內轉，以「江、山、梗、假、效、蟹、咸、臻」八攝爲外轉。羅氏改傳統的「內八攝」、「外八攝」爲「內七攝」、「外九攝」：

內轉七攝

1.止攝四韻，主要元音爲〔i〕。

2.遇攝三韻，主要元音爲〔u〕及〔o〕。

3.通攝三韻，主要元音爲〔o〕。

4.流攝三韻，主要元音爲〔ə〕。

5.臻攝七韻，主要元音爲〔ə〕及〔ĕ〕。

6.深攝一韻，主要元音爲〔ə〕。

7.曾攝二韻，主要元音爲〔ə〕。

外轉九攝

8.果攝二韻，主要元音爲〔ɑ〕。

9.假攝一韻，主要元音爲〔a〕。

10.蟹攝九韻，主要元音爲〔ɑ〕、〔a〕、〔ɐ〕、〔æ〕、〔e〕。

11.效攝四韻，主要元音爲〔ɑ〕、〔a〕、〔æ〕、〔e〕。

12.山攝七韻，主要元音爲〔ɑ〕、〔a〕、〔ɐ〕、〔æ〕、〔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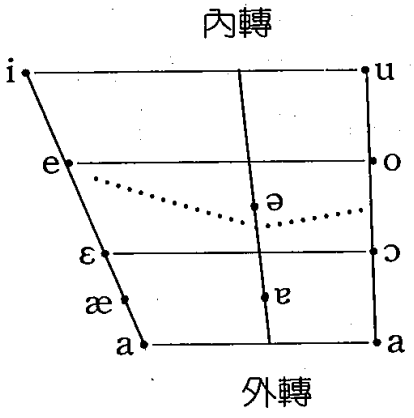
13.咸攝七韻，主要元音爲〔ɑ〕、〔a〕、〔ɐ〕、〔æ〕、〔e〕。

14.宕攝二韻，主要元音爲〔ɑ〕、〔a〕。

15.江攝一韻，主要元音爲〔ɔ〕。

16.梗攝四韻，主要元音爲〔ɐ〕、〔ɛ〕、〔æ〕、〔e〕。

由上表看來，所謂內轉者，皆含有後元音〔u〕、〔o〕、中元音〔ə〕、及前高元音〔i〕、〔e〕之韻。外轉者，皆含有前元音〔e〕、〔ɛ〕、〔æ〕、〔a〕、中元音〔ɐ〕、及後低元音〔ɑ〕、〔ɔ〕之韻。也就是自元音圖的〔e〕引一斜線至〔ə〕以下一點，更由此平行達於〔ɔ〕以上一點，則凡在此線上皆內轉元音，在此線下皆外轉元音，惟〔e〕之短音應屬內，長音應屬外。線以上之元音較後而高，後則舌縮，高則口弇，故謂之「內」；線以下之元音較前而低，前則舌舒，低則口侈，故謂之「外」。其分配如下圖：



羅氏的理論變更了傳統的內、外轉界限，把「臻攝」改爲內轉，把「果攝」、「宕攝」改爲外轉了。他的根據是日本醍醐三寶院所藏嘉吉元年（1441年）寫本《韻鏡》，以第二十七轉（歌）爲外，寬永五年（1628年）刊本第十七轉至二十轉（眞諄、欣文）爲內。又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刊本《通志・七音略》以第三十四轉（即《韻鏡》第三十一轉唐、陽開口）爲外。

羅氏的這個學說，一般學者都不太贊同。王力《漢語音韻》認爲宕攝歸外轉很不可靠，至於以元音分內、外，那純然是以後人的語音學觀點來解釋，說服力不夠。許詩英先生「評羅董兩先生釋內外轉之得失」一文（見《淡江學報》第五期，1966）也認爲：宋、元等韻學家既然以主要元音的侈弇，定韻的等第，就不可能再以主要元音的侈弇，去分內、外轉了。高仲華先生「嘉吉元年本韻鏡跋」（南洋大學學報創刊號，1967）也提到嘉吉元年本《韻鏡》誤脫之字甚多，蓋傳寫之訛，而享祿、永祿本多所改正。謝雲飛先生《中國聲韻學大綱》（學生書局，1987年）也說：「無論如何，古人對內外之分的標準，不致複雜到像羅莘田先生所說的那種程度，至少古人對音素的分析，還無法達到羅先生那樣細膩的境界。」

所以，傳統上以獨立二等韻的有無來區分內外轉，還是最穩當、可靠的說法。至於名稱上何以稱內、外呢？我們可以這樣說：內轉的莊系字居於三等韻應居的地位之外，而所切之字卻又在三等之內，故稱內轉，外轉的莊系字本在三等之外，所切之字亦在三等之外（爲眞二等），故稱外轉。

第十講　中古語音系統

第一節　切韻音的性質

前面幾講主要在認識中古的語料，要能充分的掌握運用這些韻書、反切和等韻圖，才能進一步談到中古音系的問題。如果只是熟悉韻書和韻圖，而不能運用音標和語音學的知識去建構音系，那麼，你在這條路上等於只走了一半，半途而廢，沒能達到最後目標，那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們既知道了音的分類，還應該知道各類的念法，了解這一類和那一類的不同到底在哪裏？這就是「音值」(*phonetic value*)擬測的工作。

早期韻圖是表明切韻音系用的，我們如用音標把這套音系描述出來，那麼，它的時間和空間如何定位呢？歷來的學者對切韻音的性質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歸納爲下面幾類：

壹、 一時一地之音

高本漢的《漢文典》認爲切韻音代表了隋及唐初（六世紀及七世紀初）首都長安的口說語言。

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一文說：

> 「陸法言寫定切韻，其主要取材之韻書，乃關東江左名流之著作。其決定原則之羣賢，乃關東江左儒學文藝之人士，夫高齊鄴都之文物人才，實承自太和遷都以後之洛陽，而東晉南朝金陵之衣冠，亦源自永嘉南渡以前之京邑(即洛陽)，是《切韻》之語音系統，乃特與洛陽及其附近之地域有關，自易推見矣。又南方士族所操之音聲，最爲接近洛陽之舊音，而切韻一書所遵用之原則，又多取決於南方士族之顏、蕭。然則，自史實言之，《切韻》所懷之標準音，乃東晉南渡以前，洛陽京畿舊音之系統，而非楊隋開皇仁壽之世，長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也。」（見

《嶺南學報》九卷二期，1949年）

陳氏不同意高氏的看法，而認爲陸氏定韻，去取的標準實爲洛陽舊音。有不少學者贊同陳氏的觀點。李于平「陸法言的切韻」一文（《中國語文》1957年2月號）提到《切韻》序批評「吳楚則時傷清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列舉各地方言的缺點，而沒有提到中原（洛陽），因此，《切韻》代表的是洛陽語音。王顯「切韻的命名和切韻的性質」一文（《中國語文》1961年4月號）也說：

「切韻音系是以當時的洛陽話爲基礎的，它也適當地吸收了魏晉時代的個別音類，同時也適當地吸收了當時河北區其他方言音系的個別音類，以及金陵音系的一部分音類。」

邵榮芬「切韻音系的性質和它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國語文》1961年4月號）的看法相同，他說：

「我們看來，切韻音系大體上是一個活方言的音系，只是部分地集中了一些方言的特點，具體地說，當時洛陽一帶的語音是它的基礎，金陵一帶的語音是它主要的參考對象。」

趙振鐸「從切韻序論切韻」一文（《中國語文》1962年10月號）也支持這個論點，他說：

「洛陽一帶的話是切韻音系的基礎，但是某個具體的音上，陸法言也曾有所去取，採用了一些別的方言中，他認爲精切的音，削除了一些他認爲疏緩的音。」

貳、 當時之雅言

雅言就是讀書音，是知識分子的共同語。《切韻》代表雅言的觀念也是陳寅恪首先提出的。他在「從史實論切韻」中說：

「更就顏黃門論金陵洛下士庶語音之優劣觀之，知其必有一衡度之標準，此標準爲何？殆即東漢曹魏西晉以來，居住洛陽及其近傍之士大夫集團所操之雅音是也。大抵吾國士人，其平日談論所用的言語，與誦習經典諷詠詩什所操之音聲，似不能完全符合。易言之，即談論唯用當時之音，而諷誦則常存古音之讀是也。」

周祖謨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切韻的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一文（《問學集》1966年）中說：

「它的語音系統就是金陵、鄴下的雅言，參酌行用的讀書音而定的。……《切韻》所以要審音精密，折衷南北，目的固在於正音，也便於南北通用。……切韻的分韻主要是顏之推、蕭該二人所決定的。顏之推論南北語音曾說：『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他既然認爲士大夫階級通用的語言南優於北，而他本人又原是南方士大夫階級中的人物，他所推重的，自然是南方士大夫的語音。……他們所根據的必然是當時承用的書音，和官於金陵的士大夫通用的語音。然則，《切韻》的語音系統也就是這種雅言和書音的系統無疑。……雅言與書音總是合乎傳統的讀音居多，《切韻》分韻定音既然從嚴，此一類字與彼一類字就不會相混，其中自然也保存了前代古音中所有的一部分的分別，並非顏、蕭等人有意這裡取方音，那裏取古音。……這個音系可以說就是六世紀文學語言的語音系統。」

周法高「論切韻音」一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第一卷，1968年）也有相同的意見，不過，他把雅言的區域看得更廣，他說：

「根據我研究玄應音的結果，也得出和《切韻》差不多的音韻系統，可見六、七世紀中，不管金陵、洛陽、長安，士大夫階級的讀書音都有共同的標準。」

叁、古今方國之音

羅常培「切韻探賾」一文（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三集切韻專號，1928年）說：

「我可以說，陸法言修集《切韻》的動機，是當隋朝統一南北以後，想把從前『各有土風，遞相非笑』的諸家韻書，也實行統一起來；這和吳稚暉先生等根據讀音統一會所審定的八千字編纂國音字典的情形，差爲近似。不過，國音字典的根據是公家會議的議決，切韻的根據是私人談話的結果。並且國音字典以流行最廣的普通音爲主，而以各處方言參校之；《切韻》則欲網羅古今南北的聲音，兼蓄並包，使無遺漏。因此，國音字典比較的可收統一國語的效果；《切韻》終不免支離破碎的譏評。」

董同龢在《漢語音韻學》中也說：

「他們分別部居，可能不是依據當時的某種方言，而是要能包羅古今方言的許多語音系統。」

黃淬伯「討論切韻的韻部與聲紐」一文（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61期，1928年）的看法是：

「看待這部《切韻》，不妨看作一部集大成的古今（魏至隋）韻彙，……《切韻》的內容，既是非常繁複，所據的舊韻，作者非一家，所取的方言，又不限於一地；法言用包羅萬有的態度，來纂次那末多的材料，則韻部與聲紐之多，乃事實上不得不然之勢也。」

後來，他又在「關於切韻音系基礎的問題」一文（《中國語文》1962年2月號）裏說：

「切韻音系不是一時一地的語音記錄，更不是所謂『長安方音』，而是具有綜合性的作品。……《切韻》所包含的音系，可以看作中古時期南北方言音系的全面綜合。……《切韻》以前的六朝韻語，任何一家的用韻系統，也沒有像《切韻》那樣多的韻部。……陸法言等採取從分不從合的方法，把六朝舊韻綜合在《切韻》之中。」

王力《漢語史稿》的意見是：

「這61類是否合于當時某一地區（例如長安）的實際語音情況呢？我們認爲是不合的。陸法言在《切韻》序裏說得很清楚：『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蕭、顏多所決定。』假如只是記錄一個地域的具體語言系統，就用不著『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也用不著由某人『多所決定』。章炳麟說：『《廣韻》所包，兼有古今方國之音』。他的話是對的。實際上，照顧了古音系統，也就是照顧了各地的方音系統，因爲各地的方音也是從古音發展來的。陸法言的古音知識是從古代反切得來的，……例如支、脂、之三韻在當代許多方言裏都沒有分別，但是古代的反切證明這三個韻在古代是有分別的，陸法言就

不肯把它們合併起來。」

陳伯元先生「切韻性質的再檢討」一文（《中國學術年刊》第三期，1979年）也主張《切韻》是兼包古今方國之音。他提出了八個理由：

1.假若《切韻》只是記錄一時一地之音，或當時各地標準的書音，則根本不須「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更不須由蕭、顏多所決定。

2.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韻目下注明呂靜等五家韻目之分合，例如平聲：

冬（無上聲，陽與鍾江同韻，呂夏侯別，今依呂夏侯）
脂（呂夏侯與之微大亂雜，陽李杜別，今依陽李杜）
皆（呂陽與齊同，夏侯杜別，今依夏侯杜）
灰（夏侯陽杜與咍同，呂別，今依呂）
眞（呂與文同，夏侯陽杜別，今依夏侯陽杜）
臻（無上聲，呂陽杜與眞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欣（陽杜與文同，夏侯與臻同，今並別）
元（陽夏侯杜與魂同，呂別，今依呂）
魂（呂陽夏侯與痕同，今別）
刪（李與山同，呂夏侯陽別，今依呂夏侯陽別）
山（陽與先仙同，夏侯杜別，今依夏侯杜）
先（夏侯陽杜與仙同，呂別，今依呂）
肴（陽與蕭宵同，夏侯杜別，今依夏侯杜）
談（呂與銜同，陽夏侯別，今依陽夏侯）
陽（呂杜與唐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尤（夏侯杜與侯同，呂別，今依呂）
咸（李與銜同，夏侯別，今依夏侯）

從這些小注看來，陸氏所分，從分不從合，是以分韻特多，它不

是一時一地之音，顯然可見。

3.《切韻》之作，顏氏多所決定。《顏氏家訓・音辭篇》說：

「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可知顏之推論韻的標準，是欲以帝王都邑金陵洛下的書音，來榷量各地方俗韻書的是非，考核古今音的通塞。

4.唐封演《聞見記・卷二》聲韻條說：「先仙刪山之類，屬文之士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許氏上奏當在掌禮部時（655年），上距《切韻》成書，還不到六十年，而文士已苦其苛細，這可能是有共同標準的讀書音嗎？其實，許氏所奏，合而用之，依據的才是當時的雅音。

5.晚唐的李涪斥《切韻》爲「如病瘖風而噤」、「吳音乖舛，不亦甚乎」，李氏距《切韻》不過兩百餘年，苟《切韻》代表當時洛陽語音，差距不致那麼大。

6.「端、知、照（章）」三系聲母，或「精、莊、照（章）」三系聲母，現代方言沒有能完全區別的，古代當然也不可能在單一的語音系統中區別。

7.要合理解釋《切韻》與近代各地方言存在著的對應規律，只有承認《切韻》兼包古今方國之音。

8.現代方言中聲母最多的是溫州、雙峯的28類，韻母最多的是厦門的86類。和《廣韻》相比，僅足一半而已。可見《廣韻》聲韻母系統的複雜，只有以兼括古今方國之音，從分不從合，才可以解釋。

陳先生提出的前四條的確是牢不可破的確論。《切韻》的確是包含了不同的語音系統。不過，當初陸法言等人「捃選精切，除削疏緩」的對象主要是韻的問題，沒有迹象顯示他們對聲母方面也做過「從分

不從合」的處理，事實上也沒有這個需要，因爲他們討論音韻的動機，是詩文押韻的需要，這和聲母是截然無關的。從《廣韻》各韻聲母並無一定次序可知聲母並未經過人爲的制定或整理。我們今天依據系聯條例歸納出來的聲母類別，是由反映當時語音的反切上字產生出來的。陸氏等人既討論韻的分合，當然連帶的，對反切下字也得做一番「捃選」、「除削」，才能和他們所定出來的韻相吻合。反切上字他們是沒有理由去更動的。

至於現代方言的聲母分類如何，對中古聲母的分類並不能產生絕對的束縛。現代方言不能分別的音，並不見得古代就不能分，語音的分化與合併是不停的在進行著的，何況是千年以前的古音。我們不能以今非古，應當以古證古，以古代的反切上字來求出古代的聲類。

韻母方面，雖然是包容了古今方國的綜合性語音，也還是有其時、空上的界限。《切韻》參考了六朝韻書的分韻，所收反切主要也是六朝時代形成的，所以《切韻》的韻母「古今」的範圍大約由第三世紀至第七世紀初，四百年間的音系。「方國」的範圍必然兼顧了南北各主要方言的音韻，但是陸氏等人作「捃選」時，也必然會有一個基礎語言，這個基礎語言很可能就是洛陽、金陵的音系。不過，由於其他方言成分的介入，《切韻》音系已經不是純粹的洛陽、金陵音了。

綜合以上所論，由切韻系韻書的《廣韻》和表現《切韻》音系的《韻鏡》所反映的語言，大致代表了魏晉六朝隋唐，具有各大方言特色的一個綜合語音系統。這裏把唐代也包含進去，是因爲從語料上看，隋唐並沒有明顯的界限，隋代的《切韻》到了唐代仍然十分風行。所以，我們不妨擴大一點看，把魏晉六朝隋唐看作一個階段，即所謂的「中古前期」，一般狹義的「中古音」都是指的這個時期。

第二節　擬測中古音值的方法

我們既能從反切的系聯得知了聲母和韻母的類別，又能從等韻圖了解清濁、開合、洪細的畫分，那麼，下一步就是要求出各類的念法了。

擬測中古音值有兩個途徑：

壹、 由現代方言擬構

現代方言是由古代漢語在不同的階段分枝出來的，因此，我們拿各方言的音值互相比較，帶入適當的音變規則，就能求出其母語的音讀。印歐語言學正是利用這樣的歷史比較法而得到很好的成績。對漢語來說，要擬測古音又比他們方便得多，因爲我們除了可以經由方言追溯之外，還有古代留下的韻書、韻圖等豐富的資料供我們判斷。可以說，中古音的類別在這些資料裏都已經分得夠清楚了，我們只要拿各方言來比對一下，哪一類念什麼，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某一類字各方言念得互不相同，我們也能從類與類的關係，和語音互變的常例，決定這類字的中古音讀。所以，現代方言是探索中古音值的最主要資料。

貳、 由外語的漢字借音和漢語中的外語對音擬構

所謂「借音」，是指中古漢語的詞彙和念法移借到了日本、朝鮮、越南，他們卻按照自己的語音系統改讀的音。這種資料非常的豐富，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中，列出了每個字的高麗、漢音（第七世紀由中國北方移借日本的念法）、吳音（第五、六世紀由江浙移借日本的念法）、安南的念法，對考訂中古音值幫助很大。

不過，這類資料和方言比較起來，只能居於次要的參考地位，因爲各民族總會遷就自己的語言習慣，而對外來的借字加以改變音讀。例如「天」t'ien字，日語作ten，是因爲日語沒有複元音ie的緣故，就把原有的i介音給丟掉了。又如「疆」kiang，日語譯作ki-ya-u（今音

作kyō），是因爲日語沒有-ng（舌根鼻音）韻尾。「撻」t'at日語作ta-tu（今音tatsu）或ta-ti（今音tachi），因爲日語沒有-t尾，爲了適合日本的語言習慣，乃添加一個u或i元音。

除了日、朝、越等國之外，中國的鄰邦受漢文化影響的，也部分的保存了古漢語的借詞，例如泰國話即是。中國境內的各族語言，特別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也有不少漢語借詞，例如李榮《切韻音系》就依據龍州僮語的漢語借字，認爲中古音的〔b-〕、〔d-〕、〔g-〕是不送氣音。

此外，六朝隋唐佛教輸入我國，在佛經的翻譯上，往往有許多音譯的術語或句子，我們可以拿這些音譯去和拼音文字的梵文對照，就能知道六朝隋唐時代的漢字念法。這就是所謂的「對音」。例如「天竺」譯的是hindu，「天」發〔h-〕的音，我們還可以在《釋名》的聲訓「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中得到印證。至於「竺」音近du，也說明了《廣韻》屋韻「竺，丁木切」一讀。此外，「佛陀」的對音是buddha、「悉曇」即siddham、「阿彌陀」即梵語amita、「波羅密多」即paramita。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正是大量運用這類資料以考古音值。他認爲：

> 「中國古來傳習極盛之外國語，其譯名最富，而其原語具在，不難覆按者，無如梵語。故華梵對勘，尤考訂古音之無上法門也。」

這段話正說明了譯音的價值。

第三節　中古聲母的念法

壹、 各家所擬的聲母系統

下面先比較各家中古聲母的擬音，然後再分別討論各類聲母的擬音依據。各聲母的類名一般都採用後起的三十六字母，但正齒音和喻母在反切中有不同的兩類，各家所用的類名就不完全一致了。對照的情形是這樣的：

36字母	喻		照		穿		牀		審		禪	
董同龢	云	以	莊	章	初	昌	崇	船	生	書	俟	禪
黃　侃	爲	喻	莊	照	初	穿	牀	神	疏	審		禪
錢玄同	于	喻	莊	照	初	穿	牀	神	山	審		禪

一、 高本漢

高氏《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利用《康熙字典》所存的三千一百多個反切，系聯爲四十七類聲母。他又發現三等字的反切上字和其他各等顯然有別，因而認爲三等字的聲母爲j化聲母。

幫p_{pj}	滂p'_{pj}	並b'_{bj}	明m_{mj}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_{lj}	
知$\hat{t}$	徹$\hat{t}'$	澄$\hat{d}'$	娘$\hat{n}$		
精ts	淸ts'	從dz'	心s	邪z	
莊$t\dot{s}$	初$t\dot{s}'$	崇$d\dot{z}'$	生$\dot{s}$		
章$t\acute{s}$	昌$t\acute{s}'$	船$d\acute{z}'$	書$\acute{s}$	禪$\acute{z}$	日$\acute{n}\acute{z}$
見k_{kj}	溪k'_{kj}	群g'j	疑$ŋ_{ŋj}$		
曉x_{xj}	匣γ	影$?_{?j}$	以〇	云j	

二、 周祖謨

周氏「陳澧切韻考辨誤」一文，依曾運乾分聲類爲五十一，分別擬音如下：

幫$^{p}_{pj}$	滂$^{p'}_{pj'}$	並$^{b'}_{bj'}$	明$^{m}_{mj}$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_{lj}$
知$\hat{t}$	徹$\hat{t}'$	澄$\hat{d}'$	娘nj	日$\acute{n}\acute{z}$
精$^{ts}_{ts(i)}$	清$^{ts'}_{ts'(i)}$	從$^{dz'}_{dz'(i)}$	心$^{s}_{s(i)}$	邪z(i)
莊$t\dot{s}$	初$t\dot{s}'$	崇$d\dot{z}'$	生$\dot{s}$	
章$t\acute{s}$	昌$t\acute{s}'$	船$d\acute{z}'$	書$\acute{s}$	禪$\acute{z}$
見$^{k}_{kj}$	溪$^{k'}_{kj'}$	群gj'	疑$^{ŋ}_{ŋj}$	
曉$^{x}_{xj}$	匣$^{\gamma}_{\gamma j}$	影$^{?}_{?j}$	喻j	

周氏不同於高氏的有兩處：其一是把精系聲母分爲洪、細兩類，凡三等字屬細聲聲母，其分別猶如見系的情況。其二是以「于」（云）類爲匣母之細聲，而以「喻」（以）類爲j。他舉出《切韻》序「支（章移切）脂（旨夷切）魚（語居切）虞（遇俱切）共爲一韻；先（蘇前切）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溝切）俱論是切」證明「尤、侯」和其他例子一樣是雙聲，則匣于當時同隸一紐。其他中古早期的資料，如《經典釋文》的反切也是一字兼具匣于兩讀：

〔猾〕　于八反，又戶八反

〔皇〕　于況反，又胡光反

〔尤〕　有牛反，又下求反

〔鴞〕　于驕反，又戶驕反

又如原本《玉篇》，「云」作「胡勳反」。日僧空海《篆隸萬象名義》取材《玉篇》，其中匣于二類混用幾不可分。如「佑，胡救反」（今本《玉篇》于救切，下倣此）、「位，胡愧反」（于僞切）、「爲，胡嬀反」（于嬀切）、「尹，胡准反」（于準切）、「云，胡熏反」（于君切）、「運，

胡慍反」(于慍切)、「違，胡歸反」(于威切)、「遠，胡阮反」(于阮切)、「曄，胡輒反」(于劫切)、「越，胡厥反」(于厥切)、「熊，胡弓反」(于弓切)……等。

三、 陸志韋

陸氏《古音說略》定《切韻》聲母爲35個：

幫p(pʷ) 滂pʻ(pʷʻ) 並b(bʷ) 明m(mʷ)
端t 透tʻ 定d 泥n 來l
知ʈ 徹ʈʻ 澄ɖ
精ts 清tsʻ 從dz 心s 邪z
莊tʃ 初tʃʻ 崇dʒ 生ʃ
章tɕ 昌tɕʻ 船dʑ 書ɕ 禪ʑ 以j 日nʑ
見k(kʷ) 溪kʻ(kʷʻ) 群g(gʷ) 疑ŋ(ŋʷ)
曉x(xʷ) 匣、于ɣ(ɣʷ) 影○(○ʷ)

陸氏除了不分泥娘、不分匣于，以影母爲零聲母之外，還特別提出兩點：第一，高氏的j化(yodisé)聲母，史無足徵，且不近情理。第二，全濁音全屬不送氣音。

四、 董同龢

董氏《漢語音韻學》的中古聲母系統是這樣的：

幫p 滂pʻ 並bʻ 明m
端t 透tʻ 定dʻ 泥n 來l
精ts 清tsʻ 從dzʻ 心s 邪z
知ʈ 徹ʈʻ 澄ɖʻ 日ɳ
章tɕ 昌tɕʻ 船dʑʻ 書ɕ 禪ʑ
莊tʃ 初tʃʻ 崇dʒʻ 生ʃ 俟ʒ

見k 溪k´ 群g´ 疑ŋ
影ʔ 曉x 匣ɣ 云ɣj 以○

一共是37個聲母，它的特點是：1.有俟母。2.日母改爲舌面鼻音ȵ。3.不分泥娘。

五、李 榮

李氏《切韻音系》一書定中古聲母爲36類：

幫p 滂p´ 並b 明m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
知t̂ 徹t̂´ 澄d̂
精ts 清ts´ 從dz 心s 邪z
莊tṣ 初tṣ´ 崇dẓ 生ṣ 俟ẓ
章tś 昌tś´ 船dź 書ś 禪ź 日ń
見k 溪k´ 群g 疑ŋ 曉x 匣ɣ
影ʔ 喻○

他的特點是：1.有俟母。2.日母作舌面鼻音。3.不分泥娘。這些都和董氏相同。不同的地方是莊系從高本漢，擬作捲舌音，董氏和陸氏都是舌尖面音。另外，他把云併入匣，所以比董氏少一類。

六、王 力

王氏《漢語語音史》(1985)的中古聲母共有33類：

幫p 滂p´ 並b 明m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
精ts 清ts´ 從dz 心s 邪z

莊tʃ	初tʃʻ	床dʒ	山ʃ	俟ʒ	
照tɕ	穿tɕʻ	神dʑ	審ɕ	禪ʑ	日ȵ
見k	溪kʻ	群g	疑ŋ	曉x	匣ɣ
影ʔ	喻四j				

這個聲母系統的年代他注明包含了魏晉到中唐（220—836年）。其特點是：

1.沒有舌上音「知、微、澄、娘」，他認爲在中古早期和舌頭音「端、透、定、泥」沒有分別。根據《晉書音義》的反切，一直到唐天寶年間才分化出來（見其書165頁）。

2.全濁音不送氣，這點和李榮、陸志韋的看法相同。

3.喻三（云母）和匣母尚未分化。

七、馬　丁

馬丁（*Samuel E. Martin*）在"*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o. 16, 1953*）一文中，從純描寫的觀點，把中古聲母的音位加以簡化，只剩下十七個「音位」。

幫p	滂ph	並pɦ	明m		
端t	透th	定tɦ	泥n	來l	
精c	清ch	從cɦ	心s	邪sɦ	
知tj	徹tjh	澄tjɦ			
莊cr	初crh	崇crɦ	生sr		
章cj	昌cjh	船cjɦ	書sj	禪sjɦ	日nɦ
見k	溪kh	群kɦ	疑ng		
影q	曉h	匣ɦ	以○		

實際上，這些音標的發音是：c＝ts，tj＝ʧ，cr＝tʂ，cj＝tɕ，sj＝ɕ，h＝x，ħ＝ɣ，q＝ʔ。任何音的後頭加h，表示送氣，後頭加ħ，表示濁音，後頭加r，表示捲舌，後頭加j，表示舌面音。因此，他的擬音和前面幾家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換種寫法而已。

他不分泥娘，不分匣云，沒有俟母，所以有35個聲母。

八、 蒲立本

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在〝*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Ⅸ *Part 1, 1962*）一文中，定《切韻》聲類爲36：

幫p	滂ph	並b	明m	
端t	透th	定d	泥n	來l
精ts	清tsh	從dz	心s	邪z
知ʈ	徹ʈh	澄ɖ	娘ɳ	
莊tʂ	初tʂh	崇dʐ	生ʂ	（俟）ʐ
章c	昌ch	禪j	書ś	（船）ź 日ń
見k	溪kh	群g	疑ŋ	
影ʔ	曉ɦ	匣ɦ	云ɦi	以y

他的特點是：1.認爲知、莊兩系都是捲舌音。2.用c、ch代表舌面音tɕ、tɕʻ。3.依吳語定曉匣爲喉音。4.用舌面塞擦音j代替高氏的ź。而船、以兩母在中古有密切的關係（如「射」、「蛇」等字都兼有船、以兩讀），他認爲在j逐漸由塞擦音轉爲擦音（某些方言）的同時，ź（船母）也逐漸轉爲y（以母）。

九、 周法高

周氏「論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

主張《切韻》聲母爲37類：

幫p	滂p'	並b	明m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	
知ṭ	徹ṭ'	澄ḍ	娘ṇ		
精ts	清ts'	從dz	心s	邪z	
莊tṣ	初tṣ'	崇dẓ	生ṣ		
章tɕ	昌tɕ'	船dʑ	書ɕ	禪ʑ	日ȵ
見k	溪k'	群g	疑ŋ	曉x	匣ɣ
影ʔ	云j	以○			

他的特點是：1.知、莊系字擬爲捲舌音。2.全濁音均不送氣。3.云母擬爲j（王力、陸志韋、周祖謨則以「以母」爲j）。

十、 李方桂

李氏「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合期，語言學專號，1971）中提出的中古聲母共37類：

幫p	滂ph	並b	明m		
端t	透th	定d	泥n	來l	
知ṭ	徹ṭh	澄ḍ	娘ṇ		
精ts	清tsh	從dz	心s	邪z	
莊tṣ	初tṣh	崇dẓ	生ṣ		
章tś	昌tśh	船dź	書ś	禪ź	日ńź
見k	溪kh	群g	疑ng	曉x	匣ɣ
影·	云j	以ji			

李氏的特點是：1.以知、莊系爲捲舌音。2.全濁音爲不送氣。3.日母仍依高本漢擬作鼻塞擦音，而不採用近世古音學者的舌面鼻音。4.

云、以兩母的分別在介音j和ji。這一點，他的說明是：

「有些人以爲喻三（云母）可以跟匣相配而寫作γj，這也許是在《切韻》時期以前的情形，到了隋唐的時候，顯然喻三已與匣母分離，而近乎喻四（以母）了。」

十一、李新魁

李氏《古音概說》所擬訂的中古聲母共38類：

幫p	滂p'	並b	明m		
非pf	敷pf'	奉bv	微ɱ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	
知ʈ	徹ʈ'	澄ɖ	娘ɳ		
精ts	清ts'	從邪dz	心s		
章tɕ	昌tɕ'	船禪dʑ	書ɕ	日nʑ	
莊tʂ	初tʂ'	崇dʐ	山ʂ		
見k	溪k'	群g	疑ŋ	曉x	匣ɣ
影ʔ	喻j				

他的特點是：

1.有輕唇音四母。擬爲唇齒塞擦音與鼻音。並認爲宋代進一步變爲（pf>）f。

2.喻母j是由上古的gj（→γj→j）和dj（→j）演化而成的。但在《廣韻》之前匣與喻三是同一個聲母。到了中古以後，喻三才和喻四合併。

3.船與禪，從與邪李氏不分，他認爲有很多的證據表明它們在共同語的語音中，在當時的某些方言中，在《廣韻》本身的音系中，事實上都沒有嚴格的區別。

李氏的這套擬音和前述各家比起來，顯然代表了比較晚的語音現象。

十二、 陳新雄

陳先生「廣韻聲類諸說述評」(《鍥不舍齋論學集》197—247頁)據黃侃的四十一紐擬訂音值如后：

幫p	滂p'	並b'	明m		
非pf	敷pf'	奉bv'	微ɱ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	
知ʈ	徹ʈ'	澄ɖ'	娘ɳ		
精ts	清ts'	從dz'	心s	邪z	
莊tʃ	初tʃ'	牀dʒ'	疏ʃ		
照tɕ	穿tɕ'	神dʑ'	審ɕ	禪ʑ	日nʑ
見k	溪k'	群g'	疑ŋ		
影ʔ	曉x	匣ɣ	喻〇	爲j	

貳、 全濁音是否送氣的問題

上述各家的擬音，有個相當明顯的差異，就是全濁聲母是否送氣各家所見不同。高本漢主張全濁音都是送氣音，因爲拿群母來說，現代方言有念k的，也有念k'的，如果演化路線是群母＞k，再由k＞k'，這是不可能的。況且《廣韻》有許多兩讀的字，一念濁音，一念送氣音，只有假定群母直接變k'才合理。

如果群母是g，從音理上g＞k'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假定g'＞k'不但很自然，且在希臘語裏還有類似的實例。在許多方言裏，這種送氣濁音由於仄聲的影響，使送氣成分消失了，於是轉成了不送氣的清音。

b'、d'、g'的假設還可以由另一途徑證明：蒙古譯音往往用清音代漢語的濁音，以濁音代漢語的清音。如果中古濁音是送氣的b'、d'、g'，正好蒙古的p、t、k比它的b、d、g送氣力量更強，因而漢語的b'由於送氣，

被蒙人認爲是ṕ，而漢語弱清的p由於沒送氣，就被蒙人認爲是b。

此外，高氏分析吳語的濁塞音，發現它們帶有一種「重音」(*stress*)，無疑是古代送氣的遺跡。

李榮針對高氏的論點提出反駁，他認爲：

1.古印歐語的〔d〕(保存在梵文跟拉丁文裏)變成了古日耳曼語的〔t〕(保存在英文裏)。例如拉丁duo，英文是two，這個t是送氣的。所以高氏g不能變ḱ的說法並不可靠。

2.〔gi〕：〔ḱi〕的又讀不是不可能。例如朝鮮人講日語gakkō (學校)，有時念gakkō，有時念ḱakkō。而《廣韻》中也不止只有送氣清音跟濁音的又讀，像「潼，徒紅切，又通、衝二音」之外，也有「共，九容切，又渠容切」的情況。

3.現存最早的蒙古文紀錄是十三世紀初的碑，當時的官話已無濁音。據Marian Lewicki的《華夷譯語研究》81頁，漢語清塞音相當於蒙語濁音，漢語送氣塞音相當於蒙語清音。

4.吳語是送氣濁音，湘語卻是不送氣濁音，爲什麼我們決定中古念法，要取吳語捨湘語呢？

李氏更進一步提出古濁音當屬不送氣的證據：

5.梵文有兩套濁塞音，一送氣，一不送氣，古漢語只有一套去對譯。當時學者是這樣區別的：西晉竺法護 (286年) 用「迦」(見母、群母兩讀) 譯ga，用「迦何」譯gha；東晉法顯 (417年)、劉宋慧嚴 (424-432年？) 譯不送氣濁音無說明，送氣濁音則注明「重音」，如「伽」爲ga，「重音伽」爲gha；北涼曇無讖 (414-421年)、梁僧伽婆羅 (518年) 用開尾字對不送氣濁音，用鼻音韻尾字對送氣濁音，如用「伽」譯ga，用「恒」譯gha；曇無讖並用另加偏旁的字譯送氣濁音，如以「喎」譯gha，以「滭」譯bha。由此看來，漢語濁塞音本來是不送氣的，不送氣字就用普通的濁音開尾字去對，不加說明，不特別加偏旁。

6.由龍州僮語的漢語借字看，並、定、群等母字都讀爲不送氣音。

7.由廣西傜歌看，古全清、全濁在傜人唱的漢歌中，讀爲不送氣清音。非但幫並如此，端定、知澄、照牀都是如此。

陸志韋也提出了一些證據，證明中古的濁音是不送氣的。第一，隋唐以前，凡是譯經，不論南朝、北朝，全都用《切韻》的濁音來譯梵文的不送氣濁音，困難都在梵文的送氣濁音。例如智廣《悉曇字記》：

d　陀，大可反，輕音

dh　陀重音，音近陀可反

漢魏六朝譯音全都用這個系統。到了不空金剛之後，才用《切韻》的濁音譯梵文的送氣濁音，另用鼻音字來譯不送氣濁音。如不空《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以「娜」譯d，以「馱去」譯dh。

第二，《廣韻》的一字重讀，KG（代表全清和全濁）重讀的字，遠多於K′G重讀或KK′重讀。其他各聲母的情況相同。

第三，形聲字的聲系中，清跟濁，送氣跟不送氣的關係，情形正和《廣韻》的一字重讀一樣。

至於董同龢，卻持相反的看法，他說：

「至於（濁音）送氣與否，因爲方言中頗不一致，倒難作有力的推斷，照理想，說送氣消失而變不送氣的音，總比說本不送氣，而後加送氣好一些。」（《漢語音韻學》142頁）

陳新雄先生的看法和董氏相同，他說：

「在客家方言中，群、定、並、從各母均一律都是送氣音。以並母『盤』字爲例，我們不能假定它的演變是《廣韻》ban→pan→ṕan，因爲另有幫母字同時存在（例如「般」pan）。如果說幫母的pan仍舊保持著pan而不變，並母的pan則變成了ṕan，這就跟語音演變的通則不合了。另一方面b→ṕ這種直接

演變，也殊少可能。因此只好假定它們是送氣的濁音了。」(《鍥不舍齋論學集》257頁)

所以陳先生和董氏都把中古濁音擬爲送氣。至於王力、周法高、李方桂都定爲不送氣。王力說：

「濁母字送氣不送氣，歷來有爭論。江永、高本漢認爲是送氣的；李榮、陸志韋認爲是不送氣的。我認爲這種爭論是多餘的。……從音位觀點看，濁音送氣不送氣在漢語裏是互換音位。所以我對濁母一概不加送氣符號。」(《漢語語音史》19頁)

周法高說：「關於全濁音聲母是否送氣的問題，陸志韋、李榮對高本漢的送氣說有所批評，這在辨義方面來說，是無關重要的。」(「論上古音和切韻音」328頁)

李方桂說：

「《切韻》系統的濁母，塞音和塞擦音，高認爲是吐氣的，馬伯樂認爲是不吐氣的。近年來對於這個問題也有不少的討論。至少在《切韻》時代濁母吐氣與否不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因爲只有一套濁母。……（高氏）他以爲不吐氣的濁母，後來在現代方言裏有變成吐氣的（如客家話、或北平話的陽平字等）在音理上不易解釋。他的理由並不充足，所以我們認爲《切韻》的濁母，塞音或塞擦音，都是不吐氣的b-、d-、g-、dz-等。」(「上古音研究」第5頁)

本書採用王力、周法高、李方桂的觀點，把中古全濁音定爲不送氣音。

叁、 唇音字的念法

唇音字在六朝隋唐時代只有重唇音「幫、滂、並、明」四母，而沒有輕唇音「非、敷、奉、微」四母。《廣韻》反切的系聯，雖然有些古音學者（如曾運乾、陸志韋、董同龢）分爲八類：

博類——博北布補邊伯……
普類——普匹滂譬……
蒲類——蒲薄傍步部白……
莫類——莫模慕母矛……
方類——方甫府必彼卑兵……
芳類——芳敷撫孚披丕……
符類——符扶房皮毗防……
武類——武亡彌無文眉……

不過，董同龢也承認上四類和下四類的界限並不清楚。大致上，上四類見於一二四等韻，下四類見於三等韻，兩者不出現於同樣的韻母之前。事實上，後世產生的輕唇音，與重唇的界限，跟這裏的上四類和下四類的分別完全不相干。陸志韋認爲在三十六母成立之前，漢語史上沒有輕唇音的確實證據。所以董氏、陸氏的擬音只有重唇四母。

王力從《經典釋文》和玄應《一切經音義》的反切，證明隋唐時代還沒有產生輕唇音，例如《經典釋文》的反切輕、重唇音是相混的：

閉，方結反　臂，方紙反　辟，甫亦反
敷，普吳反　泛，匹劍反　漂，敷妙反
辨，扶免反　樊，步干反　比，扶至反
名，武征反　每，亡回反　矛，亡侯反

《一切經音義》的反切，也是不分輕、重唇：

仳，父美反　諷，不鳳反　匾，方殄反

潘，敷袁反　蜂，匹凶反　泛，匹劍反
邠，扶必反　牧，亡福反　俛，无辯反

王力認爲輕、重唇音的分化，在晚唐、五代之間開始的。敦煌殘卷守溫三十字母中的「不芳並明」，實際上就是「幫滂並明」，那時還沒有產生輕唇音。南唐徐鍇《說文繫傳》用朱翺反切。朱翺和徐鍇同爲秘書省校書郎，其反切完全不依《切韻》，表明他用的是當代音系。在他的反切中，重唇與輕唇分用畫然。例如：

碑，彼移反　篇，僻連反　便，婢篇反
苗，眉昭反　方，甫昌反　峰，敷容反
肥，符非反　亡，勿強反

既然六朝隋唐的中古音只有四個重唇音，這四個重唇音的音值又是如何的呢？我們可以由現代方言來看。先說幫母，幫母字現代各方言都唸作〔p-〕，只有少數字，如「譜、迫〔p'-〕、祕〔m-〕」例外。滂母字都念作〔p'-〕，只有「噴」字漢口、成都、長沙念作〔f-〕。並母字在蘇州、溫州方言裏全念作〔b〕，雙峯方言大部分並母字也念〔b〕，在別的方言裏並母字讀同幫、滂，情況如下表：（參考"Phonological Chang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鄭錦全、王士元合著，清華學報九卷一、二期，1971）

1.並母平聲字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漢口	成都	揚州
p				刨		爬	刨貪
p'	100%	100%	100%	97%	100%	97%	94%
	長沙	南昌	梅縣	廣州	廈門	潮州	福州
p	94%	朋			62%	25%	78%
p'	婆跑	97%	100%	100%	37%	74%	21%

2.並母仄聲字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漢口	成都	揚州
p	94%	89%	78%	89%	91%	91%	89%
p´	佩僕	佩僕 埠捕	佩僕捕 倍拔 避鼻	佩僕	佩僕捕	佩僕	佩僕步
f			埠	埠		埠	埠

	長沙	南昌	梅縣	廣州	廈門	潮州	福州
p	93%	並罷笨 鰾白	並笨埠 敝斃辮	78%	80%	72%	85%
p´	佩僕拔	87%	78%	佩僕棒 倍抱 拌鰾	19%	27%	14%
f				埠			

至於明母字幾乎都念〔m-〕，只有廈門、潮州有些不同：

	p´	b	m
廈門	沫	55%	41%
潮州		21%	76%

由以上的音讀，配合等韻圖上「全清、次清、全濁、次濁」的排列，可以推斷重唇四母的古讀是：

幫　滂　並　明

p　p　b　m

並母字在大部分方言中發生了「濁音清化」，念成了同部位的清音，因此和幫、滂沒有了分別。北方地區和廣州的變化規則是平聲變送氣，仄聲變不送氣。南昌、梅縣則大致都變成了送氣音。長沙、厦門、福州則大部分都變成不送氣音。潮州的情況比較特別，大部分平聲變送氣音，大部分的仄聲變不送氣音，和北方地區、廣州正好相反。

唐末到宋初的一百年間，大約是輕唇音「非敷奉微」形成的時代。在現代方言裏，非、敷兩母的字音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但是古人既分立爲兩母，它們一定有不同的念法。因爲現代方言「非敷」兩母字多半念爲〔f-〕，所以高本漢就認爲在「非、敷」有分別的時代，應該就是〔f-〕和〔f'-〕，他認爲從p'生出來的f要比從p生出的f更強一點，那是很自然的。但是，在現代漢語裏很少有擦音具備送氣和不送氣對立的現象，特別是唇齒擦音〔f〕與〔f'〕的對立。雖然王力曾舉出：「〔f'〕讀送氣是可能的，越南語的〔f'〕（寫作ph）就有強烈的送氣。」（《漢語語音史》第231頁），而〔f'〕和〔f〕卻不曾以對立的音位存在。

所以，非、敷的對立應該是塞擦音〔pf-〕和〔pf'-〕的區別。塞擦音分送氣與不送氣是漢語普遍的現象，而且塞音變塞擦音，再變擦音的模式，在漢語裏也是屢見不鮮的。

有學者認爲非、敷兩母的區分只是形式上的，只爲了字母配對的整齊而已，它們並不代表實際語音的不同，當輕唇音一發生時，〔p〕和〔p'〕就合成一個〔f〕了。分非、敷一方面是爲了表示兩批字的來源不同。這個說法只是猜想而已，並無有力的證據。非、敷是兩個不同的字母，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去否定它。

輕唇音既是唇齒音，我們再考慮它在韻圖上的排列位置，便可以定出它的音值：

非	敷	奉	微
pf	pf	bv	ɱ

輕唇音念作塞擦音的時代一定不會很長，因爲到了宋代，非、敷兩母就普遍相混了。也就是非、敷兩母已變成了一個擦音〔f-〕，因爲擦音不易分送氣與不送氣。表現非、敷兩母合併的最早資料是南唐朱翱的反切。例如：

1.以敷切非

封，敷容反　分，翻文反　府，芳武反

2.以非切敷

敷，甫夫反　芬，弗群反　菲，甫肥反

赴，弗孺反　斐，斧尾反　拂，分勿反

輕唇音產生的條件是什麼呢？輕唇只在十個韻裏產生：「東、鍾、微、虞、文、元、陽、尤、凡、廢」而這些韻都是三等韻，它們的唇音字《韻鏡》都放在合口，只有陽韻的「方芳房亡」等字放在開口，後來《切韻指掌圖》還是把這幾個字放到了合口。另外，尤韻的「浮婦富復」等字《韻鏡》注開口，這和東韻注開口，鍾韻注「開合」的情況類似，這些韻都是「獨韻」（沒有開、合對立的韻），《韻鏡》所注往往有誤，《四聲等子》和《切韻指南》通常都爲各圖注上開、合，唯有「獨韻」的圖乾脆不注開合，顯然其作者對《韻鏡》爲獨韻所注的開合認爲有問題。董同龢尤韻「浮婦富復」諸字的擬音是〔-ju〕，屬合口。

這樣看來，輕唇音顯然是在「三等合口」的條件下產生的。在「三等合口」的條件下不變輕唇的，只有「目、瞢（東韻）、不、謀、蕪（尤韻）」等幾個例外的字。

有些古音學者從別的方向去解說輕唇音產生的條件。例如李方桂認爲「重唇＋j變輕唇」，「重唇＋j＋i仍爲重唇」。這個說法是因爲李氏的上古音系統中沒有合口字，自然沒法拿合口作爲輕唇音產生的條

件。必須另外設法去解釋。周法高認爲「在前元音前面，重唇不變輕唇；在後元音或央元音前面，重唇變輕唇。」這是爲了遷就自己的擬音系統而設計出來的演變條件，缺乏有力證據，依等韻圖才是客觀可信的材料。因此，「三等合口」爲演變條件的觀點是無可置疑的。

輕唇音四母到了現代方言中，變讀的情形如下：

1.在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漢口、成都、揚州、蘇州、梅縣、廣州，非敷兩母全念成了〔f〕，只有「不、捧」等字例外。

2.其他地區的情況是：

(1)非母：

	p	p´	f	Φ	x	h	ɸ
溫州	不		67%		29%		
長沙	不	甫	82%		封諷風否		
雙峰	不				97%		
南昌	不	脯甫		91%			
廈門	23%	否紡				70%	不
潮州	18%					81%	
福州	10%	匪否斧腹			73%		

(2)敷母：

	p	p´	b	f	Φ	x	γ	h
溫州		捧	𣍐	39%		46%		
長沙		捧		73%		19%		
雙峰		捧				84%	妨	
南昌		捧			93%			
廈門		捧芳蜂						84%
潮州	𣍐	捧						86%
福州	𣍐	捧				87%		

3.奉母字在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漢口、成都、揚州、梅縣（只「縫、馮、墳、肥」等字念〔pʱ〕）、廣州等地都念成了〔f〕。蘇州全念成了〔v〕。南昌全念成了〔Φ〕。厦門、潮州全念成了〔h〕（只「縫、房、肥、父、飯」等字念〔p〕，「浮」念〔pʱ〕）。福州全念成了〔x〕（只「房、肥」念〔p〕，「浮、縫」念〔pʱ〕）。

4.其他地方的奉母字分裂爲兩讀：

		f	v	x	ɣ	ɦ
溫州	平		61%			縫馮防房
	仄	輔	66%			28%
雙峯	平				100%	
	仄			43%	55%	
長沙	平	69%		縫逢馮孚		
	仄	70%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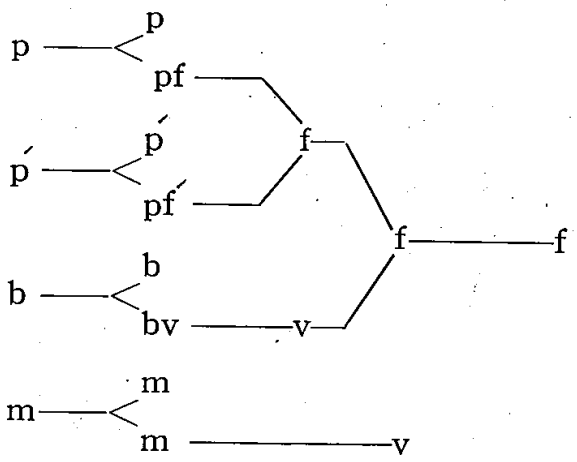
5.微字母在北京、濟南、漢口、揚州、長沙、雙峯、南昌、福州（只「蔓、微、問、尾、未、味」念〔m〕）等地變成了零聲母了。

6.微母字在西安、太原、梅縣（只「蔓、亡、微、袜、網、尾、問」等字念〔m〕）等地變成了〔v〕。在厦門、潮州念爲〔b〕。在廣州念爲〔m〕。

7.微母字在其他地方分裂爲兩讀：

	f	v	m	ɳ	ɦ	ɸ
成都		27%	蔓			68%
蘇州		58%	32%	尾		挽晚
溫州	勿	52%	26%		亡忘望	挽

中古唇音到國語的演化過程是這樣的：



肆、 舌頭音的念法

「端透定泥」四母的擬音各家都作舌尖塞音和鼻音，從現代方言看，很容易證明這套音讀。「端母」全國方言都念〔t〕，只有少數字例外，像把「鳥」念爲〔n〕，把「堤」念爲〔t'〕等。「透母」全國方言都念〔t'〕，只有極少數字例外。「定母」從韻圖的位置看，應該是個濁音，這個濁音的念法還保存在蘇州、溫州、雙峯方言裏。在黃河流域以及漢口、成都、揚州、廣州等地都清化了，使平聲變〔t'〕、仄聲變〔t〕。只有少數仄聲字念〔t'〕，如「挺特艇突」等。這項演變規則是所有的中古全濁字都一致的。另外幾個方言的定母字演化如下：

		t	t'	d	ts'	s
長沙	平	92%	堂糖甜			
	仄	94%	挺特突艇			
雙峯	平			100%		
	仄	達隊跌挺掉奪	25%	59%		盾

南昌	平		100%			
	仄	掉隊 敵跌	92%			
梅縣	平	屯豚	95%			
	仄	跌隊敵 掉肚突	87%			
廈門	平	67%	30%		田	
	仄	94%	挺艇 讀疊			
潮州	平	33%	64%		田	
	仄	96%	挺艇 讀彈			
福州	平	30%	17%		田	
	仄	96%	挺艇			

至於泥母，在現代方言裏和娘母看不出有任何分別，但是在《廣韻》反切上字的系聯，或三十六字母系統裏，都有界限存在，所以，它們在中古音裏應該是兩個不同的聲母。陸志韋、董同龢、李榮認爲古人立娘母只是湊地位的，實際上娘母就是泥母，這個看法值得商榷。

在中古語言裏，一定有某些地區娘母字的念法和泥母不同，娘母應該是個顎化的n，也就是〔ȵ〕，所以才和「知徹澄」配成一組。唐末的守溫三十字母中，沒有「娘母」，這是因爲三十字母所依據的語音，n的顎化程度不大，所以泥娘不需區別。（如唐代的《經典釋文》、玄應《一切經音義》都不分泥娘）。三十六字母立娘母，是它所依據的語音，n有明顯的顎化，變成了舌面鼻音的〔ȵ〕，因此泥娘有區別的必要。就如今天的方言，有的地區只有一個〔n〕（如北京、太原、漢口、揚州），有的地區卻有〔n〕和〔ȵ〕的對立（如濟南、西安、成都、蘇州、溫州、長沙、雙峯、梅縣），只不過〔n〕、〔ȵ〕的界限和古代不太一樣而已。今日的〔ȵ〕母是〔n〕顎化（後接細音）的結果，古代的〔n〕自

然也可能會衍生出〔ɳ〕。

古代的泥娘除了在現代方言中念n、ɳ 之外，有些地區還有念〔l〕的，顯然是同部位濁音〔n〕的變異。例如：

	n	l	ɳ
廈門	36%	56%	
潮州	58%	34%	
福州	67%	30%	
南昌		65%	31%

由以上的討論，中古舌頭音的音值應該是：

端	透	定	泥
t	t'	d	n

伍、 舌上音的念法

關於舌上音「知徹澄娘」四母的擬音，各家看法出入較大。有的認爲是舌面音，有的認爲是捲舌音。

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22至53頁)認爲知、徹、澄三母和梵文的「舌音」(*linguals*或稱*cerebrals*)〔ṭ〕、〔ṭh〕、〔ḍ〕、〔ḍh〕相當，因此應讀作舌尖後音(*supradentals*)。它們的三等字後來或者因爲j化(*yodisé*)而有接近顎音的傾向。至於「娘母」則和〔ṇ〕相當。

羅氏舉梵文「字母」的譯音來證明其說，如西晉竺法護譯《光讚般若波羅蜜經觀品》第十七 (286年)、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陀鄰尼品》第二十 (291年)、東晉法顯譯《佛說大般尼洹經文字品》第十四 (417年)……等經典以「陀」、「吒」譯ṭa，以「侘」、

「吒」譯ṭha，以「荼」、「咤」譯ḍa，以「吒」、「嗏」譯ḍha，以「那」、「拏」譯ṇa。在羅氏所收的27種經典中，以ṭ、ṭh、ḍ、ḍh、ṇ對譯知、徹、澄、娘二等字的佔了百分之60以上。因此他推斷知、徹、澄三母在六朝的時候，或者還有些地方保存上古的舌頭音，然而從六世紀之末（592年），到十一世紀之初（1035年），它們確曾有過讀作捲舌塞音的事實。至於「娘母」念ṇ，他認爲到中古後期的三十六字母時代才產生，中古早期仍然泥娘不分。

羅氏又從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證明他的擬音。他運用統計發現在含有ṭ音的五十一個梵名裏，有四十五個對譯知母；在含有ṭh音的十一個梵名裏，有七個對譯徹母；在含有ḍ音的三十六個梵名裏，有三十一個對譯澄母；在含有ṇ音的五十三個梵名裏，有四十個對譯娘母。

羅氏又從藏譯梵音證明。梵文的捲舌塞音和鼻音變成現代拉薩音的〔tʂ〕〔tʂʰ〕〔n〕，那麼，由此也可以推斷現代北京、開封、南京等方言從知徹澄娘變來的〔tʂ〕〔tʂʰ〕〔n〕也是從中古音的捲舌塞音和鼻音演化而成的。

至於捲舌音不適合和〔i〕類元音相配的問題，他的解釋是：捲舌音遇到〔i〕類的三等韻母時，往往互相異化而朝兩個方向轉變。第一，把i音吞掉，保持它的本音而變韻母爲二等。第二，被〔i〕音軟化，使本音有變近舌面前音的傾向，但捲舌音在前，顎化音在後，捲舌音是正讀，顎化音是變讀。

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支持羅氏的論點，他說：

> 「就《切韻》音系的聲母分配情形來看，知徹澄娘等母跟照（二）穿（二）牀（二）審（二）等捲舌音很相似，都可以在二等韻母前出現，也可以在三等韻母前出現。但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照（三）穿（三）牀（三）審（三）日等母只能在三等韻母前出現。如果知徹澄等母是舌面前音的話，我們看不出來爲

什麼跟同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的分配這樣的不一致。」

李氏又說：

「依高本漢的學說，知徹澄娘跟照（二）穿（二）牀（二）審（二）都是從上古的舌尖前音，受二等韻母的影響變來的，我們也找不出適當的理由去解釋爲什麼二等韻母對於一種舌尖前音使他變成舌面前音如知徹澄等，對於另一種舌尖前音，使他變成舌尖後音如照（二）穿（二）牀（二）審（二）等。這種不同的演變在音理上也不易說明。因此我們決定把知徹澄娘等母認爲是捲舌音，寫作ṭ、ṭh、ḍ、ṇ以爲照（二）穿（二）牀（二）審（二）ṭs、ṭsh、ḍz、ṣ相配合。」

陸志韋《古音說略》反對捲舌的主張，而同意高本漢的擬爲舌面前音。他認爲：第一，譯音用「吒」等字當梵文ṭ等，知徹澄三母之下的字很多，譯者何以必用「吒咤」等怪字呢？並且又造了些「咄嗏」等口旁字，更令人懷疑。第二，譯音也有不用「吒」等當梵文ṭ等的。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就用「輕多、輕他……」。可見第六世紀的初年(518)漢語不像有相當的捲舌音。第三，最不可了解的，譯經何以有時用來母字〔l〕來代ṭ、ḍ？（陸氏舉了十條這樣的例子），用〔l〕來摹擬梵音捲舌之勢，可見當時漢語並無眞正的捲舌音。

此外，陸氏又舉出，中古知系如爲捲舌音，爲什麼跟《切韻》系統最接近的廣州話會念tɕi？即使官話的〔tʂ〕也不會從〔ṭ〕變來，因爲早期官話把照系三等字歸入「支思」韻，念捲舌音，而知系字則否，一直到《西儒耳目資》、《五方元音》，照（三）和知都分得很清楚，顯然知系字並非捲舌音。

王力贊成高本漢和陸志韋的看法，他說：

「羅常培先生根據梵文對譯斷定知徹澄是捲舌音，恐怕是靠不住的。因爲音譯往往只是近似，不是完全同音。」（《漢語語音史》第174頁）

陳新雄先生也指出：

「捲舌聲母跟-ja類韻母的結合，總是感到十分蹩扭的。而且羅氏《中原音韻聲類考》認爲知徹澄的聲母是讀作tʃ、tʃ´的，假定國語音系是從《中原音韻》一系發展出來的，那麼它們從《廣韻》到國語的發展，就如同下式：（以「知」母爲例）

$$t \rightarrow t\int \rightarrow ts$$

這種先是捲舌聲，再變舌尖面混合聲，又回到捲舌聲一類的發展，也是不合邏輯的。所以我還是覺得高本漢的說法比較合理。」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把舌上音四母擬爲：

知	徹	澄	娘
ʈ	ʈʰ	ɖ	ɳ

這套音在中古時代經常用來對譯梵文的捲舌音，是因爲它們的發音較接近舌尖，和梵文的ṭ系較爲近似。這樣，我們既能解決擬爲捲舌音的諸多困難，也能顧到譯音的問題。事實上，在現代方言中捲舌音並不是一個很普遍的讀法，在古音中大量擬訂捲舌音（如知系和莊系字）並不合適。拿知系字來看，今天念捲舌的方言只有北京、濟南而已，西安、長沙只有一部分字念捲舌。

陸、 莊系字的念法

「莊、初、崇、生、俟」五母在《切韻》音系中和「章、昌、船、書、禪」五母是不同的兩套聲母，到了中古後期的三十六字母才把它們合併成一套正齒音「照、穿、牀、審、禪」，這是音變的結果。

在現代方言中，莊系字主要有三種念法：

1.北京、濟南念捲舌音。

2.廣州念舌尖面音。

3.雙峰的一部分字念舌面前音。

4.其他大部分地區念舌尖音。

在中古音裏，莊系字不會念成舌尖音，因爲端、精兩系聲母讀舌尖音是可以確立的。在剩下的三種聲母中，也不可能是捲舌音（高本漢擬爲捲舌）。陳新雄先生舉出兩點理由：

1.捲舌聲母不便與-ja類韻母結合。

2.莊系在《中原音韻》念tʃ、tʃʻ、ʃ，國語念tʂ、tʂʻ、ʂ。如果莊系的演變是tʂ→tʃ→tʂ，極不合邏輯。

莊系也不可能是舌面前音，因爲章系字無疑的是一套顎化聲母tɕ類字。剩下的可能就是舌尖面音了。從現代方言看，章系比較接近知系，莊系比較接近精系，也可以證明莊系擬爲舌尖面音是合理的。下面是它的音值：

莊	初	崇	生	俟
tʃ	tʃʻ	dʒ	ʃ	ʒ

這套音帶有嘬口勢，所以和章系(tɕ-)很容易區別。陸志韋認爲這套嘬口的tʃ，間接的又解決了幾個問題：（見《古音說略》17頁）

1.陽韻莊系字按反切爲開口，爲何現代方言有的把它念成合口？如果擬爲捲舌（和u不相容）就無法解釋了。

2.臻韻爲何只有莊系字呢？（此條陸氏的解釋不明，見其書55頁）

3.莊系字的反切何以老是開合雜亂，有點像唇音呢？

從梵文字母對音來看，從西晉竺法護（286年）到唐慧琳（810年）都是用「沙、灑、屣」等生母字來譯sa，這是因爲舌尖面音和捲舌音近似的緣故。

柒、章系字的念法

「章、昌、船、書、禪」五母在現代方言裏的念法和莊系大致相似，只有念舌面前音的比較多一些。例如漢口、溫州、長沙、雙峯有許多章系字是念tɕ類音。

在各類可能的「齒音」（塞擦音和擦音）中選擇，只有舌面前音最合理，所以古音學者都沒有異議的把章系字擬爲舌面前音。其音值如下：

章	昌	船	書	禪
tɕ	tɕʻ	dʑ	ɕ	ʑ

捌、齒頭音的念法

「精、清、從、心、邪」五母在現代方言中相當一致的念爲舌尖音，遇到細音韻母就顎化爲舌面前音，只有廣州音和知、莊、章各系字類化，念成舌尖面音。這樣的分佈狀況使我們可以確信精系字在中古念作舌尖音。它的音值是：

精	清	從	心	邪
ts	tsʻ	dz	s	z

玖、牙音的念法

「見、溪、群、疑」四母現代方言多半讀舌根音，再從等韻圖「全

清、次清、全濁、次濁」的配列看來，很容易決定這四母的中古音讀是：

見	溪	群	疑
k	k'	g	ŋ

在官話方言及吳語中，凡遇細音韻母的，都顎化成了舌面前音，這種情況和精系字相似。群母字在蘇州、溫州、雙峯等方言中還保存了濁音的念法，其他地區都清化了，清化的規則（送氣或不送氣），各部位的全濁字都是一致的。

廣州話念溪母字有個很特殊之處，就是有13%的字變成了〔f〕，有51%的字變成了〔h〕，只有30%是〔k'〕。這種異讀是受了合口的影響而形成的：k'(u)-→h(u)-→fu-。梅縣的「客、去」等字也變成了〔h〕，應該是受到了粵語的影響。

疑母字除了北京、揚州全變零聲母之外，其他地區或多或少的保留了古代〔ŋ〕的念法。福州音保留得最完整，疑母字念〔ŋ〕的高達96%。

厦門音的疑母字多變成了〔g〕，佔66%，只有18%念〔ŋ〕。太原方言有15%的疑母字受了微母的類化，念成了〔v〕，20%保留〔ŋ〕，51%失落了聲母變〔ɸ〕。

拾、 喉音的念法

先論影母，影母在現代方言中，絕大部分都讀爲零聲母，小部分字讀〔ŋ〕（如濟南、西安、成都、漢口……等地）。而喻母（含云、以兩類）字現代各方言也絕大部分念零聲母。董同龢《漢語音韻學》指出，有一項線索可以幫我們分別影、喻，就是聲調的變化。凡中古聲母是平聲清音的，各方言都是陰平，凡中古聲母是濁音的，都變陽平。影屬前一派，喻屬後一派，由此可以推斷影母爲喉塞音〔ʔ〕，因爲〔ʔ〕

是清音。

那麼，念〔ŋ〕的小部分字就是受了鄰近發音部位字的類化而形成的（？和ŋ部位相近）。

有些古音學者把影母擬爲零聲母，但是他們也不否定〔？〕的可能。陸志韋說：

「方言的影母有時候也許眞有帶？的，然而不必列爲中古音的音符。」（《古音說略》第11頁）

王力說：

「影母自古至今都是零聲母，所謂零聲母，包括喉塞音和韻頭〔i〕、〔u〕。」（《漢語語音史》第23頁）

喻母在中古音裏分爲「云」、「以」兩類，它們都只在三等韻中出現，等韻圖把云類放在喉音末行三等，所以一般也把這類聲母稱「喻三」；以類放在喉音末行四等，所以也稱之爲「喻四」。

喻三在上古時代和匣母是同一個聲母，到了中古一、二、四等不變，稱爲匣母，三等受〔j〕介音的影響，變成了顎化的舌根濁擦音〔ɣj-〕。因此，反切分成了兩類。

羅常培有「《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117至121頁）一文，證明喻三的演化情形是這樣的：

「在第五世紀末葉〔ɣ〕在〔i〕音前面還沒有j化，所以王融、庾信的詩裏把匣于認爲雙聲，在原本《玉篇》的反切裏，這兩紐系聯的地方也比較多。到六世紀末葉，〔ɣ〕在〔i〕音前面已經j化，所以在《經典釋文》的反切裏，這兩類的分化傾向漸強。」

他所說的王融詩（南齊）是指他的一首雙聲詩，例如其中的句子「遠越合雲霞」，「合、霞」兩字屬匣母，其餘屬喻三。庾信（北周）的《問疾封中錄》也是一首雙聲詩，其中的句子「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有、雨、雲、又」四字是喻三，其餘是匣母。

喻三和匣母分家之後，到了三十字母（唐末）可能已和喻四合併了。不過，敦煌發現的藏譯千字文、漢字金剛經、阿彌陀經都把喻三譯成〔ɦ〕，喻四譯成〔j〕，可見在唐末方言中，喻三尚未併入喻四。

喻三的字在蘇州方言裏有29%念〔ɦ〕(濁的h)，溫州方言裏有70%念〔ɦ〕，很可能就是古代讀〔γj〕的遺跡。而「熊、雄」等字國語念〔ɕ-〕聲母，也是由〔γj〕顎化而成的。「熊雄」在雙峯方言念〔γ〕，在梅縣、廣州念〔h〕，也反映了喻三的中古音讀。厦門音「熊雄雲域遠」都念〔h〕亦然。

喻三既是〔γj〕，喻四無疑就是〔ɸ〕了。現代方言中喻四的字幾乎全念爲零聲母，只有溫州念〔ɦ〕，可能是受了喻三的類化。

曉匣兩母在韻圖中是清濁對立的兩個聲母。從現代方言看，它們應該本是擦音。那麼，是舌根擦音〔x〕和〔γ〕呢？還是喉擦音〔h〕和〔ɦ〕呢？今日的北方話都念前者，南方話（如閩南、客家、粵語）都念後者。高本漢認爲中古音屬前者（見《中國音韻學研究》第273頁）。他的理由是：

1.蒙古時代的譯者往往拿曉匣母的字來譯它們的舌根音。

2.日本譯音拿k來代表曉匣。

3.唐宋時代的譯音也有以曉匣母的字對譯舌根音的例。

4.南方方言中k、ḱ的讀法分佈得很廣。我們得假設古代所有的方言都把曉母字讀作x，這個x在北方還保存，但已不見容於南方了。在南方方言中x的大多數變作h，有些卻把舌根的發音加強，成了k、ḱ。

有些近代的兩讀字是由古代兩種反切來的，我們在見溪母跟在曉匣母裏都看得見古語中見溪跟曉匣間顯著相混的痕跡，那麼x：k相

混，γ：k相混是合理的，但是h：ḱ、ɦ：k相混的是幾乎不可能的。

5.在讀曉匣作喉音的方言裏，有許多失去聲母。h容易失去，例如英國跟瑞典的有些方言，拉丁系的語言等，至於ɦ的失去更容易解釋了。如果喉音是曉匣的最初音值，就是北方方言在前一個時期曾經是喉音，那麼這些方言也應當有許多失去聲母的例。

6.爲什麼韻圖要把曉匣放在「喉音」，而不放在「牙音」（舌根音）裏呢？高氏認爲這點不能決定什麼，歐洲人也常把k、g、ŋ叫做喉音（*gutturale*）。

7.古代佛經譯音曉匣多半用來譯梵文的h，還有許多匣母字用來譯零聲母。如果曉是x，匣是γ，固然x可以代表h，但是零聲母的字爲什麼不用喻母來譯，而用γ來譯呢？如果說匣母是ɦ就比較好解釋，因爲ɦ在聽覺上好像一個「弱的h」，近乎零聲母。

這點是把曉匣擬爲x、γ的困難處。高氏的解釋是：也許x、γ是最初的音，但南方的x、γ＞h、ɦ型演變在一個，或者幾個方言中，在《切韻》時代以前就已經完成了，作這些譯音的人大半就是這些方言的代表人。

曉匣兩母在現代方言中，細音多半顎化成〔ɕ-〕，匣母除了蘇州、溫州方言外都已清化。也有一些方言念〔f〕或〔Φ〕的，例如溫州、長沙、梅縣、廣州、南昌、成都等地的合口字，顯然是受〔u〕的影響而變出來的。

綜合上面的討論，喉音五母的音值是：

影	曉	匣	云	以
ʔ	x	γ	γj	ɸ

拾壹、 舌齒音的念法

「舌齒音」包含了半舌音來母和半齒音日母。來母在現代方言中

相當一致的念作舌尖邊音〔l〕，這是世界上各語言中較普遍而基本的音，中古無疑也是〔l〕。現代方言中只有〔n〕、〔l〕不分的地區，如漢口、成都、長沙、雙峯才把來母字念作〔n〕。

日母字各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我們可以先看看現代方言的念法。

念捲舌濁擦音〔ʐ〕的有：

	v	l	ʐ	ɸ
北京			90%	二兒而耳
濟南		30%	55%	二兒而耳閏
西安	32%		55%	二兒而耳日
長沙			42%	53%

念舌尖濁擦音〔z〕的方言有：

	z	ɳ	ɦ	ɸ
太原	90%			二兒而耳
成都	90%			二兒而耳
蘇州	64%	25%		二兒而耳閏
溫州	42%	23%	26%	二兒耳
潮州	79%			任

念〔l〕的方言有：

	l	ɸ	ɳ
揚州	77%	22%	
南昌	62%	25%	弱肉軟日讓

念〔ɸ〕的方言有：

	n	l	ŋ	ɳ	ɸ
雙峯				弱忍染肉	88%
福州	干惹托繞肉	21%	耳饒		60%

念〔j〕的方言有：

	l	j	ɳ	ɸ
梅縣	蕊	53%	38%	兒而
廣州		92%		柔

其他念法有：

	dz	n	l	ɸ
漢口		57%		42%
廈門	68%	若讓軟染	18%	

可見方言的狀況也是相當複雜。日母字在上古的時候和泥、娘關係密切，在各種語料中顯示它們是相通的。唐末的三十字母以「知徹澄日」合成一組，可見日母字原本是個鼻音。可是現代方言又多半讀爲擦音。高本漢擬爲「鼻塞擦音(*Nasal Affricate*)」。董同龢不贊成，另擬爲舌面鼻音〔ȵ〕。他說：

「我們可以從兩條路線追尋日母的古讀：一是濁擦音，一是鼻音。字母以日母爲次濁，日母字的聲調變化也與明、泥、來等次濁聲母字同，所以它在中古不可能是濁擦音，因爲濁擦音是全濁。假定日母原來是鼻音，又因爲字母以爲半齒的緣故，訂爲舌面鼻音，在聲調變化上是蠻說得通的，與現代鼻音的讀法更相合，現代擦音的演進過程，也可以設想爲ȵ→ʑ→ʐ→z。」(《漢語音韻學》第155頁)

李榮用梵文對音來支持〔ȵ〕的擬音。他發現善無畏譯音(724)以前，都用日母字對ña(ñ=ȵ)，不空譯音(771)以後才改用娘字，可見《切韻》日母是〔ȵ〕。他說：

「如果《切韻》日母是〔n̂z〕，娘是〔nj〕或〔n̂〕，何以善無畏以前全用日母字對梵文ña，到不空才用〝孃〞字。依照我們的說法，日母一直是〔n̂〕，所以善無畏以前都用來對梵文ña，到不空那時候，日母的音變了，才用孃〔niaŋ〕去對梵文ña。有一點要提一下，日母字調類的演變，跟明、泥、疑三母相同，跟船、常兩母字不同。」(《切韻音系》第126頁)

王力也認爲日母字由上古到中古前期都是〔ȵ〕，晚唐(836年)以後變成了〔r〕。他說：

「這個時代的日母(晚唐以後)，我們擬測爲閃音〔r〕。理由

是：（一）韻圖把來日二母排在一起，稱爲半舌、半齒，可見來日二母讀音相近。〔r〕與〔l〕都是所謂通音（液音）。所以日母應該是個〔r〕。（二）現代普通話日母讀〔ɹ〕。這個〔ɹ〕的前身是從元代開始的〔ɾ〕，〔ɾ〕的前身應是舌面前閃音〔ɾ〕，而這個〔r〕則是從舌面前鼻音〔ȵ〕演變來的，鼻音〔ȵ〕也是所謂通音，由〔ȵ〕變爲〔r〕也是很自然的演變。」（《漢語語音史》第234頁）

也有一些古音學者支持高本漢的擬構，例如李新魁認爲日母的發展是這樣的：

$$ndj \rightarrow ȵd_{ʑ} \begin{cases} ȵ & (娘) \\ ȵz_{ʑ} & (日) \end{cases} \rightarrow z_{ʑ} \rightarrow z_{ɻ}$$

他解釋說：「中古時代大概是讀爲〔ȵz〕或〔ȵ^{ʱ}z〕，宋代以後，進一步變爲〔z〕，再進一步變爲〔z〕。」（《漢語音韻學》第169頁，1986年）

陳新雄先生也同意高氏的〔ȵz〕。他說：

「日母在上古時期是n，然後在-ja類韻母前變作ȵ。後逐漸在ȵ跟元音間產生一個滑音(*glide*)，即一種附帶的擦音。跟ȵ同部位，即ȵja→ȵ^{z}ja，到《切韻》時代，這個滑音日漸明顯，所以日母應該是舌面前鼻音跟擦音的混合體，就是舌面前的鼻塞擦音(*nasal affricate*)ȵz。ȵzja演變成北方話的zja，ȵ失落了。國語再變作z。南方比較保守，仍保存鼻音ȵ。所以方言中才有讀擦音跟鼻音的分歧。」

〔ȵz〕的擬音的確比較能夠照顧到方言的演化，而且，中古的娘母我們不能輕易取消，娘母屬舌上音，和知母相配，所以必然是個〔ȵ〕。那麼日母就不可能也是〔ȵ〕，而是〔ȵz〕了。

三十字母以「知徹澄日」相配，是依據了一個日母念〔ɳ〕的方言，這個方言反映了日母早期的念法。

拾貳、 聲母的系統

根據上面的討論，中古聲母的念法是這樣的：

幫p	滂p'	並b	明m		
(非pf	敷pf'	奉bv	微ɱ)		
端t	透t'	定d	泥n	來l	
知ʈ	徹ʈ'	澄ɖ	娘ɳ		
精ts	清ts'	從dz	心s	邪z	
莊tʃ	初tʃ'	崇dʒ	生ʃ	俟ʒ	
章tɕ	昌tɕ'	船dʑ	書ɕ	禪ʑ	日ɳʑ
見k	溪k'	群g	疑ŋ		
影ʔ	曉x	匣ɣ	云ɣj	以ɸ	

共有三十八個聲母，非敷奉微是中古後期才產生的，但產生的同時，莊、章兩組已合併成了一組「照穿牀審禪」，云、以兩母也合併成了一個「喻母」了。俟母則併入了崇母。

第四節 中古韻母的念法

壹、 介 音

一、 合口的介音

漢語韻母的結構分成介音、主要元音、韻尾三部分，我們先從介音來看中古韻母。中古韻母的類型若依介音畫分，可分作開、合兩大

類，各類又可分爲洪、細。韻圖對開、合兩類字分別得很清楚，它們必定分居於不同的圖中，不相混淆。韻書因爲本質上是爲押韻參考而設，所以不像以語音分析爲目標的等韻圖那樣重視介音的區別，我們知道，押韻是不論介音的，因此，韻書的分韻，在開、合、洪、細方面標準並不一致。像「寒、桓」、「歌、戈」、「咍、灰」都是由於開、合不同而分成了兩個韻，可是在刪、麻、佳、仙、祭、齊…等韻中，開、合兩類字卻是歸在同一個韻的。洪、細方面也是一樣，東、戈、麻、庚等韻都包含了洪音和細音兩種字，而「冬、鍾」、「蒸、登」、「尤、侯」、「虞、模」、「陽、唐」…等韻卻是由於洪細不同而分成了兩個韻。

高本漢忽略了韻書本質上的這個特性，過分強調了合口字爲什麼有的分成兩韻，有的卻合成一韻的問題。因而認爲一等韻的合口具有強的〔u〕介音，因爲一等韻大多開、合分韻；認爲二、三、四等的合口具有弱的〔w〕介音，因爲二、三、四等的開、合兩類往往併爲一韻。其實，這種分別是不必要的。而且這種分別在現代方言裡也找不到遺留的證據。

由現代方言來檢視韻圖中分得很清楚的開、合兩類字，很容易了解所謂「合口」，指的是介音（或主要元音）念〔u〕的字，凡介音（或主要元音）沒有〔u〕的，就叫做「開口」。例如下面幾個字在現代方言的念法：

	廣州	客家	福州	上海	北京	開封	大同
遲（脂開）	tɕʻi	čʻi	ti	dzï	tʂʻï	tʂʻï	tʂʻï
槌（脂合）	tɕʻθy	čʻui	tʻui	dzœ	tʂʻui	tʂʻui	tʂʻui
世（祭開）	ʂa	ši	sie	sï	ʂï	ʂï	ʂï
稅（祭合）	ʂθy	šoi	suoi	sœ	suei	ʂui	ʂui
延（仙開）	in	ien	ieŋ	ie	ɪɛn	iɛn	ie
緣（仙合）	yn	ien	ioŋ	iœ	yan		
輕（清開）	hiŋ	kʻin	kʻiŋ	tɕʻiəŋ	tɕʻiŋ	tɕiŋ	tɕʻiəŋ
傾（清合）	kʻiŋ	kʻin	kʻiŋ	tɕʻiəŋ	tɕʻiəŋ	tɕʻyuŋ	tɕʻiəŋ
強（陽開）	kʻœŋ	kʻioŋ	kioŋ	dʑiaŋ	tɕʻiaŋ	tɕʻiaŋ	tɕʻiɔ

狂（陽合） kúoŋ　kúoŋ　kuoŋ　guɔŋ　kúaŋ　kúaŋ　kúɔ

從這個表，我們可以看出古代合口字帶〔u〕的痕迹。有些音顯然是由〔u〕轉化而成的。例如〔y〕就是〔iu〕經唇化作用產生的。

李新魁有「眞合口」、「假合口」的主張，他說：

「對中古音的合口介音，我們的意見是：開合合韻的合口，不論是一、二、三、四等韻，其介音都是〔w〕，是由唇化聲母促成的，可以稱之爲"假合口"。開合分韻和獨韻中的合口，它們沒有合口介音，而只是主要元音爲〔u〕或其他的圓唇元音如〔ɔ〕、〔ɸ〕等，可以稱之爲"眞合口"。」（《漢語音韻學》第187頁）

這個主張仍然是高本漢學說的延伸，仍然執著在開、合分不分韻的問題上，我們認爲這樣的區分是沒有必要的。事實上，「寒、桓」、「眞、諄」、「歌、戈」這些開、合對立的韻，在《切韻》中是不分的，到了孫愐《唐韻》天寶本才分開爲二。可見從分從合、韻書編者的意見並不一致。證明開、合分不分韻並沒有一個客觀的語音依據。我們不能說開、合併爲一韻就有〔w〕介音，開、合分韻就有〔u〕介音。中古應該只有一個單純的合口介音〔u〕。

二、 唇音的開合

由《廣韻》的反切看，唇音字的開、合往往不清楚。凡唇音字作反切下字的，也往往開、合混用。例如唇音字是開口，卻用合口字作反切下字的：

陂，彼爲切（支）　彼，甫委切（紙）
扮，晡幻切（襉）　辯，薄泫切（銑）

緬，獼兗切（彌）　丙，兵永切（梗）

麥，莫獲切（麥）　碧，彼役切（昔）

也有唇音字是合口，卻用開口字作反切下字的：

伴，蒲旱切（緩）　滿，莫旱切（緩）

爸，捕可切（果）

非唇音字若用唇音字作反切下字，開合往往混淆，例如以開切合的：

帷，洧悲切（脂）　宏，戶萌切（耕）

榮，永兵切（庚）　礦，古猛切（梗）

洧，榮美切（旨）　恚，於避切（寘）

非唇音字以合切開的有：

建，居万切（願）　鱻，姊末切（末）

等韻圖對於唇音字的開合歸類也不一致。例如：

	〔韻鏡〕	〔等子〕	〔指掌圖〕	〔切韻指南〕
江韻	開合	開	合	開
佳韻	開（平、上） 合（去）	開	開合重出	開
皆韻	開（平、上） 合（去）	合	開合重出	開
祭韻	開	合	合	開
仙韻	開	開（置三等） 合（置四等）	合	開（上聲〝褊、緬〞在合口）
庚韻	開	合	開	開
清韻	開	合	合	開（去聲〝丙、皿〞在合口）

對於以上呈現的開、合混亂的現象，應該如何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呢？高本漢認爲：

「非但各種不同的材料關於唇音的開合完全不一致，就是在同一種材料裏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這種不一致乃是由於聽感上的困難，就是說，在唇音聲母的後頭不容易聽得出開口或合口者。例如p，若像法文的讀法，那麼分辨pan跟puan也就同kan跟kuan一樣容易了。假如p是噘著嘴說的，那就不同了。現在我們暫時把這種p寫作p^w。因爲p^wa有這麼一點兒合口的成素，《指掌圖》把它放在合口裏頭毫不足怪，不過嚴格說起來，應當像反切跟《指南》那樣算作開口。……因爲p^wa、p^wan等開口音跟p^wua、p^wuan等合口音之間聽起來非常相似，作反切的人一不留心，就會把應當算作開口的韻母誤作合口，或把應當算作合口的韻母誤作開口。」(《中國音韻學研究》第42頁)

陸志韋的解釋是：

「反切的開合雜亂不外乎兩種原因。第一，因爲唇音不容易分開合。第二，因爲切上字在中古音收u，或是相近的音，所以切下字誤用開口字，以至合口切誤成開口切。」(《古音說畧》第114頁)

周祖謨也有類似的意見：

「古人於唇音字開合之性質分辨不甚精微，開合之分雖在u或w介音之有無，然唇音合口u介音受唇音聲母之影響，其合口之性質即不若牙音舌音者之顯著矣。」(《問學集》「陳氏切韻考辨誤」)

董同龢進一步從唇音字的分配上探討：

「在《廣韻》開合對待的兩個韻之間，如果他們是有唇音字，唇音字總是全數集中於某一個韻，而不同在兩個韻裏分別出現。……又在各個兼包開合的韻裏面，我們也找不到兩個相重的唇音可以解釋爲開合不同的。由這件事實，我們也可以得到一點頗爲重要的認識，就是說，中古各韻的唇音字原來只有一套。……從新興的音位觀念看，隨便說他們是開口或是合口都沒有什麼關係。」（《上古音韻表稿》第64頁）

他又在《漢語音韻學》裏說：

「（高本漢）說中古唇音的讀法大概是屬於〝軟〞的一派，就是說，兩唇放開的時候，動作比較緩慢，既然如此，聲母之後往往會帶個近乎〔w〕的音，於是作反切的人有時就會在這種似是而非的合口音和眞的合口音之間猶豫不定了。……就韻書看，沒有哪一韻有開合兩類唇音字對立。又在各韻圖，唇音字之歸開或歸合雖有不一致之處，可是無論何書何攝，各韻的唇音字不是全在開口，就是全在合口，絕對沒有在開合兩圖分立的。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中古各韻的唇音字都只有開或合一類。」（第159頁）

高本漢認爲中古唇音近似合口，但還有眞正合口p^wua和開口p^wa的對立。董氏則肯定唇音只有一類。李榮看法和董氏相同：

「大體上說，開合韻開合的對立，限於非唇音聲母，對唇音聲母講，開合韻也是獨韻。即唇音字沒有開合對立。……單純系聯反切下字定開合的辦法顯然行不通，可行的辦法是把唇音字跟別的字分開，唇音字可開可合，不分開合，別的字才分開合。所以唇音字都可以拿開口字或合口字作反切下字，開口字跟合口字都可以拿唇音作反切下字。」（《切韻音系》第134頁）

日本藤堂明保又進一步指出中古唇音都是〔p^w〕。他在《中國語音韻論》中說：

> 「中古唇音，皆帶圓唇性，其型爲〔p^w〕。……喉牙音中，岡：光、航：黃，皆有開合對立，故其音素反切皆需明辨之。然唇音則因帶有合口性，故無需特別注意開合。唇音只有一類，反切上，不必區分開合口，要之，唇音之圓形〔w〕，屬於〝非辨義因素〞，故不必嚴予分用。」

董氏、李氏、藤堂氏的理論雖然對語料中的音韻現象解釋得很巧妙。但是，學者大致承認輕唇音的演化條件是三等合口字，如果唇音不分開合，爲什麼有的唇音變輕唇，有的唇音卻保持重唇，就不易解釋了。況且現代方言唇音字開、合的對立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例如閩南語「爸」pa（假開二）和「簸」pua（果合一）、「怕」pʻa（假開二）和「破」pʻua（果合一）、「板」pan（山開二）和「搬」puan（山合一）馬me（假開二）和「尾」mue（止合三）、「比」pi（止開三）和「肥」pui（止合三）。所以我們必須假定中古唇音字還是有開、合的不同。基本上，高本漢的理論是對的。中古唇音字在語料上的混淆不外兩個因素：

1.唇音的發音略帶〔w〕，聽來容易和合口的〔u〕介音混淆。實際上〔p^wa〕和〔p^wua〕的對立還是存在的。

2.韻圖唇音字的不一致反映了方言的差異和語音的變遷。等韻圖是精密分析語言的圖表，我們很難懷疑韻圖的製作者一方面設計了韻圖，一方面又不能把字音歸納清楚。我們寧可相信韻圖對唇音的處理都有它們的依據，這個依據就是各地方言的不同和語音變化的結果。比如說，陽韻的唇音在《韻鏡》中是開口，到了《指掌圖》由於音變而歸入了合口，於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陽韻唇音字變成了輕唇。

三、 細音的介音

中古韻母的洪、細主要表現在四等的區分上，一、二等是洪音，三、四等是細音。這一點，在現代方言上是符合的。下面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1.現代官話的二等字有許多是念細音的。

2.三、四等代表細音的介音是什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高本漢採用了馬伯樂(*Maspero*)的說法，認爲現代官話之所以有〔i〕介音，是由唐代發生的顎化現象所致。二等字的主要元音〔-a-〕很前很淺（*aigu*），自有顎化其前面舌根音的能力。它的演變是ka→kʲa→tɕia。這個解釋是合理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高本漢的主張是：四等字的介音是強的元音性的〔i〕，三等的介音是弱的輔音性的〔i̯〕。在〔i〕的前頭，聲母不顎化（j化），在〔i̯〕的前頭，聲母都顎化。

陸志韋修改了高氏的理論，認爲四等無介音，只有主要介音〔ɛ〕。三等的介音有〔i〕、〔ɪ〕兩種。李榮也認爲四等沒有介音，三等的介音爲〔ɪ〕。他說：

> 「我們取消四等的〔i〕介音，照樣可以解釋方音的演變。據高氏說法，〔i〕介音後面的主要元音總是〔e〕，主要元音〔e〕前頭總有〔i〕介音，〔ie〕老在一塊兒，〔ie〕能解釋的方言音變，〔e〕也能解釋。四等沒有〔i〕介音，《切韻》音系裏頭只有三等有〔i〕介音，就不必寫作〔i̯〕了。」（《切韻音系》第113頁）

陸氏和李榮的論點受到李新魁的支持，認爲只有三等字有細音的介音。他們的立論依據是：

1.現代漢語中沒有一個方言有〔kji̯-〕與〔ki-〕的分別。

2.《廣韻》反切上字一、二、四等字基本上爲一套，三等字另爲一套，可以推知四等韻與一、二等韻字聲韻的發音同是一種類別。

但是，陸氏、李榮、李新魁取消四等韻的介音，認爲只有主要元

音〔ɛ〕或〔e〕,用來解釋現代各方言的四等韻普遍都有〔i〕介音,總是不很自然的,所以王力的《漢語史稿》、方孝岳的《漢語語音史概要》(1979)都以〔ĭ〕、〔i〕區分三、四等韻的介音。董同龢在這方面的解釋,最爲清楚,他說:

「至於三等韻和四等韻的區別何在?我們在現代方言中都還沒有能夠找到痕迹。……各聲母在中古時期有顎化現象的,還只限於三等韻的那一部分。由此,我們就可以暫時假定:三等韻的介音是一個輔音性的-j-,四等韻的介音則是元音性的-i-。輔音性的-j-舌位較高,中古時已使聲母顎化,元音性的-i-舌位較低,後來才使聲母顎化。」(《漢語音韻學》第161頁)

綜合上面對中古介音的敍述,其系統是這樣的: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開	-ɸ-	-ɸ-	-j-	-i-
合	-u-	-u-	-ju-	-iu-

貳、韻尾

韻母若依韻尾分類,可以分作(1)以元音收尾的陰聲韻(2)以鼻音收尾的陽聲韻(3)以塞音收尾的入聲韻。

元音收尾的韻在下文和主要元音一起討論,現在先看看輔音收尾的陽聲韻和入聲韻的情形。陽聲韻的三種韻尾〔-m〕、〔-n〕、〔-ŋ〕和入聲韻的三種韻尾〔-p〕、〔-t〕、〔-k〕大致還保存在今日的閩南語、客語、粵語中。

在官話方言中,〔-m〕變成了〔-n〕。在長江流域有許多地區〔-n〕、〔-ŋ〕不分。在福州、潮州、溫州等地,陽聲字全念作了〔-ŋ〕。

入聲韻尾在太原、揚州、蘇州、福州全變成了喉塞音。在官話地區入聲韻韻尾大多消失了。

叁、 主要元音

一、 一二等字的主要元音

等韻圖放在同一圖的各韻字，必然有個類似的主要元音。例如有些圖屬於〔a〕類元音，而分等的原則又是依韻母開口度的大小，於是這個圖便可以包含〔ɑ〕、〔A〕、〔a〕、〔ɐ〕、〔æ〕、〔ɛ〕爲主要元音的各韻字。

由現代方言來驗證，中古時代念這一類（〔a〕類）元音的韻最多，而且同一圖的一、二等韻往往都有它們，中古一、二等字都沒有介音的區別，那麼同一圖中，一、二等字的的區別又在哪裏呢？

高本漢發現，在現代方言裏，一等字最常讀的是〔o〕，二等字普通讀〔a〕。由其他的語言經驗告訴我們，深〔ɑ〕(*grave a*)最容易變〔o〕。這兩等在中古漢語既嚴格分成不同的韻，所以一等字應該是個深〔ɑ〕，二等字則屬淺〔a〕(*aigu* a)。

下面是一、二等字在現代方言的念法：（開口字）

	可(一等)	拖(一等)	牙(二等)	茶(二等)
北京	kɤ́	tʻuo	ia	tʂʻa
濟南	kə́	tʻuə	ia	tʂʻa
西安	kɤ́	tʻuo	ia	tsʻa
太原	kə́	tʻuə	ia	tsʻa
漢口	kʻo	tʻo	ia	tsʻa
成都	kʻo	tʻo	ia	tsʻa
揚州	kɤ́ɯ	tʻo	iɑ	tsʻa
蘇州	kə́u	tʻəu	ŋɒ	zo
溫州	kʻuɔ	tʻu	ŋo	zo
長沙	kʻo	tʻo	ŋa	tsa
雙峯	kʻu	tʻu	ŋo	dzo
南昌	kʻo	tʻo	ŋa	tsʻa
梅縣	kʻo	tʻɔ	ŋa	tsʻa

廣州	hɔ	tʻɔ	ŋa	tʃʻa
廈門	kʻo	tʻua	ga	te
潮州	kʻo	tʻua	ge	te
福州	kʻɔ	tʻɔ	ŋa	ta

從這個表裏可以看出古代深〔ɑ〕和淺〔a〕的痕迹。

一等韻中，歌戈、泰、豪、唐、寒桓、談各韻都有個深〔ɑ〕的主要元音。它們的不同在於韻尾。但是，有幾個一等韻韻尾相同，它們的區別在哪裏呢？例如「泰」和「咍」（韻尾是〔-i〕），「談」和「覃」（韻尾是〔-m〕）。這種情形叫做「重韻」。李新魁曾提到重韻的存在，可能正是綜合其他方言音韻的結果。在當時共同語的音系中，這些韻部的讀音不一定都有區別（1986:200）。這個觀點是很正確的。我們在本講的第一節談過《切韻》的性質是「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它所區分的韻類不是一時一地之音。所以，我們用音標來區分重韻，只是形式上的分別，表示在《切韻》裏，這是兩個不同的韻。並不代表當時的語言果眞都有這樣的區別。

各家對這幾個重韻的擬音是這樣的：

	泰	咍	談	覃
高本漢	âi	ậi	âm	ậm
董同龢	ɑi	Ai	ɑm	Am
王　力	ɑi	ɒi	ɑm	ɒm
陸志韋	ɑi	ɒi	ɑm	ɒm
李新魁	ɑi	ɒi	ɑm	ɒm
李　榮	âi	ɐ̂i	âm	ɐ̂m
馬　丁	ɑi	əi	ɑm	əm
浦立本	ɑi	əi	ɑm	əm
周法高	ɑi	əi	ɑm	əm
李方桂	âi	ậi	âm	ậm

他們的擬音不外是以(1)〔$\hat{a}$〕和〔$\hat{ạ}$〕對立，(2)或〔ɑ〕和〔A〕對立，(3)或〔ɑ〕和〔ɒ〕對立，(4)或〔$\hat{a}$〕和〔$\hat{ɐ}$〕對立，(5)或〔ɑ〕和〔ə〕對立。

其中，第(1)、(2)兩種區別力太弱，(a、A、ɑ的對比未免太細) 第(4)、(5)兩種的〔ɐ〕、〔ə〕不宜出現在開口度最大的一等韻。所以第(3)種區別是比較理想的。〔ɒ〕的開口度很大，略帶圓唇性，和不帶圓唇而開口度更大的〔ɑ〕有別。

一等的「歌、戈」韻是開、合對立的韻。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提出許多華梵對音的證據，證明歌戈韻的主要元音在六朝唐宋時代讀〔ɑ〕。例如：

阿彌陀	amita	(無量也)
波羅蜜多	paramita	(到彼岸也)
佛陀	Buddha	(覺者)
婆羅門	Brahman	(印度最貴之種姓)
羅刹	raksha	(魔鬼及一切凶惡者之稱)
吠陀	veda	(婆羅門古經)
首陀羅	sudra	(印度最下種姓之稱)
阿難陀	Ananda	(釋迦牟尼之大弟子)
摩伽陀	Magada	(東印度古國)
吐火羅	Tukhara	(中亞古國)

中古時代歌戈韻的念法到今天還保存在朝鮮、日本、越南的漢語借音當中。例如：

	歌	可	蛾	何	挪	羅	多	拖	駝	左	磋
朝鮮	kɑ	kɑ	a	hɑ	nɑ	nɑ	tɑ	tɑ	t'ɑ	tɕɑ	tɕ'ɑ
漢音	kɑ	kɑ	gɑ	kɑ	dɑ	rɑ	tɑ	tɑ	tɑ	sɑ	sɑ
吳音	kɑ	kɑ	gɑ	gɑ	nɑ	rɑ	tɑ	tɑ	dɑ	sɑ	sɑ
越南	kɑ	k'ɑ	ŋɑ	hɑ	ɳɑ	lɑ	ɖɑ	t'ɑ	ɖɑ	tɑ	t'ɑ

由這些資料顯示歌戈韻的主要元音毫無疑問是個深〔ɑ〕。在現代方言中多半變成了〔o〕，近世北方音又有許多字變成了同部位的展唇音〔ɤ〕了。也有一些字開、合口類化成同一個〔-uo〕韻母，使得歌戈韻的界限消失。

一等韻還有模韻。高本漢、董同龢、陸志韋、周法高、李方桂都擬爲〔-uo〕。李榮依據譯音資料，認爲模韻隋代是〔o〕，唐代舌位升高變〔u〕。而侯韻隋代是〔u〕，唐代變爲複元音〔-əu〕。王力（1985: 113,175）也認爲模韻魏晉南北朝（220-581年）是〔o〕，隋至中唐（581-836年）是〔u〕。這個看法是正確的。因爲在早期韻圖中，模韻〔-u〕和虞韻〔-ju〕出現在同一圖裏，屬於合口；魚韻〔-jo〕另爲一圖，屬於開口。我們認爲《切韻》所處的隋代，模韻已經是〔u〕（＜〔o〕）了。

下面是梵文字母對音（參考李榮《切韻音系》145頁）：

	〔梵文u〕	〔梵文ū〕	〔梵文o〕
法顯(417)	短憂（尤韻）	長憂（尤韻）	烏（模韻）
曇無讖(414-421)	郁（屋韻）	優（尤韻）	烏（模韻）
慧嚴(424-432?)	短憂（尤韻）	長憂（尤韻）	烏（模韻）
僧伽婆羅(518)	憂（尤韻）	長憂（尤韻）	烏（模韻）
闍那崛多(591)	優（尤韻）		嗚（模韻）
玄應(649?)	塢（模韻）	烏（模韻）	汚（模韻）
地婆訶羅(683)	烏（模韻）	烏（模韻）	烏（模韻）
不空(771)	塢（模韻）	汚（模韻）	汚（模韻）
智廣(780-804?)	短甌（侯韻）	長甌（侯韻）	短奧（號韻）
慧琳(810)	塢（模韻）	汚（模韻）	汚（模韻）

從這份資料的時間看起來，《切韻》產生（601年）以前，模韻都用來譯〔o〕，尤韻屋韻用來譯〔u〕。《切韻》以後模韻字兼譯〔o〕和〔u〕。很清楚的顯示了模韻字的變化（模韻唐代兼譯〔o〕是因爲當時無〔o〕韻母字，故以〔u〕代替）。

此外，隋唐時代的一些譯名，也顯示模韻是〔u〕，例如：（參考

《切韻音系》146頁）

1.《大唐西域記》卷一：北拘盧（模韻）洲，舊曰鬱單越，又曰鳩樓（侯韻），訛也。原文kuru。

2.同上：信度（模韻）河，舊曰辛頭（侯韻）河，訛也。原文Sindhu。

3.同上卷四：羅怙（模韻）羅，舊曰羅睺（侯韻）羅，又曰羅云，皆訛也。原文Rāhula。

4.同上卷九：鄔（模韻）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尤韻）波塞，又曰優婆塞，皆訛也。原文Upāsaka。

這些資料都是用模韻字來譯〔u〕。

至於一等侯韻字早期是〔-u〕，和尤韻〔-ju〕相配，所以上面的譯文舊譯都用尤侯韻字表〔u〕音。唐代已變作複元音〔-əu〕（尤韻-jəu），不再適合譯梵文的〔u〕音，所以上面的例子說「訛也」。

一等韻非〔a〕類的重韻還有東（一等）和冬。這兩韻字在廣州、客家、福州、溫州、北京、開封、南京等地都念〔-uŋ〕；在汕頭、上海、四川等地都念〔-oŋ〕，在歸化、大同、西安有許多字念〔-uoŋ〕。卻沒有一個方言能區分東和冬。各家的中古擬音如下：

	高本漢	董同龢	李　榮	王　力	陸志韋	周法高	李新魁
〔東〕	-uŋ	-uŋ	-uŋ	-uŋ	-uŋ	-uŋ	-oŋ
〔冬〕	-uoŋ	-uoŋ	-oŋ	-uoŋ	-woŋ	-uoŋ	-uŋ

這些擬音不外是以〔-uŋ〕和〔-uoŋ〕對立，或以〔-uŋ〕和〔-oŋ〕對立。由於東韻三等字和鍾韻字都有變輕唇的例子，中古應當有〔ju〕成分，因此當擬作〔-juŋ〕和〔-juoŋ〕。和它們相配的一等字就應該是〔-uŋ〕和〔-uoŋ〕了。所以〔-oŋ〕這個擬音可以排除。東、冬二韻到了中古後期就類化爲一韻了。下面再論二等韻。

二等韻也有一批重韻，我們先比較各家擬音：

	佳	皆	夬	刪	山	庚（二等）	耕	銜	咸
高本漢	ɑi	ăi	ɑi(?)	ɑn	ăn	ɒŋ	ɛŋ	ɑm	ăm

董同龢	æi	ɐi	ai	an	æn	ɐŋ	æŋ	am	ɐm
陸志韋	æi	ɐi	ai	ɐn	an	aŋ	ɐŋ	am	ɐm
王　力	ai	ɐi	æi	an	æn	ɐŋ	æŋ	am	ɐm
周法高	æi	ɛi	ai	an	æn	aŋ	æŋ	am	æm
李方桂	æ̈i	ǎi	ai	an	ǎn	ɐŋ	ɛŋ	am	ǎm
李新魁	æi	ai	ɐi	an	ɐn	aŋ	ɐŋ	am	ɐm

這幾個二等韻的區別，各家都是在〔a〕、〔ɐ〕、〔ɒ〕、〔æ〕、〔ɛ〕幾個元音間打轉。〔ɒ〕和〔ɛ〕的開口度不像二等韻，因此，我們可以在剩下的〔a〕、〔ɐ〕、〔æ〕三個元音中考慮。

既然二等韻的〔a〕是個前而淺的元音，和〔a〕對立的元音應該是〔ɐ〕而不會是另一個前而淺的〔æ〕元音，李新魁把二等韻的重韻視爲〔a〕與〔ɐ〕的對立是正確的。

關於「佳、皆、夬」三個韻，問題比較複雜。從現代方言看，它們多有〔-i〕的韻尾，李榮爲了區別這三個重韻，而擬作「夬ai」、「皆äi」、「佳ä」，把佳韻的韻尾給去掉了，這是很富啓示的。在上古音裏，佳韻和支韻字同屬一部，都不帶〔-i〕韻尾，到了南北朝「佳、支」還可以在一起押韻。齊梁以後，佳韻才逐漸脫離支韻。到了現代，佳韻字不帶〔-i〕尾的仍然比「皆、夬」韻要多。例如「佳、街、媧、蛙、叉、差（ㄔㄚ）、涯、娃、解、罷、懈、邂、蟹」等字的國語音讀。

所以，我們認爲佳韻在隋代也許是〔-æ〕，不帶〔-i〕韻尾。《韻鏡》佳韻和泰韻列於同轉，可能在唐代已經變得和泰韻一樣，有〔-i〕尾了。故宮本王仁昫《切韻》把佳韻和「歌、戈、麻」諸韻同列，而不與「咍、泰、皆、夬」同列，說明它的主要元音是個近似麻韻的〔-a〕的〔-æ〕，也說明在唐代方言中，還有不少地區佳韻是不帶〔-i〕韻尾的。

二等韻還有「江韻」。江韻字和陽唐韻在現代方言裏已不易分別，不過，在《廣韻》裏，江韻和陽唐韻的排列相隔很遠，倒是跟東、冬、鍾韻相鄰，可見江韻的中古音讀應該比較接近東冬鍾。我們可以假定江韻念〔-oŋ〕，後來便成了開口度較大的〔ɔ〕。現代方言中，「江」字

的南昌、梅縣、廣州音，還是念作〔kɔŋ〕。〔ɔ〕元音開口度較大，接近〔a〕，所以後世有許多地方都把江韻字念爲〔-aŋ〕，於是就和陽唐韻的字沒有分別了。中古後期的「宕、江」合攝正反映了這種變化。

二等的「臻韻」只有少數幾個莊系字。現代的念法和眞韻沒有區別。《廣韻》既然單獨成韻，中古念法應有所區別，今擬作〔-en〕，和眞韻〔-jen〕爲洪細之分。

總結以上所論，一、二等韻的音值如下：

〔一等韻陰聲〕

歌-ɑ	模-u	侯-əu	豪-ɑu	咍-ɑi
戈-uɑ	○	○	○	灰-uɑi
○	○	○	○	泰-ɒi

〔一等韻陽聲〕

東-uŋ	唐-ɑŋ	登-əŋ	痕-ən	寒-ɑn	談-ɒm
冬-uoŋ	○	○	魂-uən	桓-uɑn	覃-ɑm

〔二等韻陰聲〕

夬-ɐi	麻-a	肴-au
皆-ai	○	○
佳-æ	○	○

〔二等韻陽聲〕

江-oŋ	庚-ɐŋ	刪-an	臻-en	咸-am
○	耕-aŋ	山-ɐn	○	銜-ɐm

二、 三四等字的主要元音

三、四等字除了帶有〔j〕、〔i〕介音外，主要元音的開口度也有不同。這是我們處理三、四等韻音值擬訂的重要原則。

李新魁把某些三等韻的張口度擬得比四等韻還小，這是不妥當的。例如：

〔三等〕 之i 幽iu 蒸iŋ 欣in 侵im
〔四等〕 齊ei 蕭eu 青eŋ 先en 添em

我們把它改擬爲：

〔三等〕 之jə 幽jəu 蒸jəŋ 欣iən 侵jəm
〔四等〕 齊iei 蕭ieu 青ieŋ 先ien 添iem

從現代方言看，這樣的擬音更能解釋其演化。首先，四等字現代方言大部分都有〔i〕介音，如果認爲中古音沒有這個〔i〕，那麼，後世的〔i〕介音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很難解決。所以，四等韻應該有個元音性的〔i〕介音。至於少數方言，如廣州(雞-ɐi)、客家(廖-æu)、潮州（禮-oi）沒有〔i〕介音，是失落的緣故。日本、朝鮮、越南的漢字借音，四等字也有不帶〔i〕介音的，這一點的取證力較薄弱，因爲我們不能忽視漢語方言的大多數現象而遷就外族語言的念法。下面舉幾個四等字在現代方言的音讀爲例：

	跌	片	鈴	念	條	米
北京	tie	pʻien	liŋ	nien	tʻiau	mi
濟南	tie	pʻiã	liŋ	ȵiã	tʻiɔ	mi
西安	tie	pʻiã	liŋ	ȵiã	tʻiau	mi
太原	tiə？	pʻiɛ	liŋ	niɛ	tʻiau	mi
漢口	tie	pʻien	nin	nien	tʻiau	mi
成都	tie	pʻien	nin	ȵien	tʻiau	mi
揚州	tiə？	pʻĩ	lĩ	nĩ	tʻiɔ	mi
蘇州	tiə？	pi	lin	ȵi	diæ	mi

溫州	ti	pí	leŋ	ȵi	diɛ	mi
長沙	tie	piĕ	nin	ȵiĕ	tiau	mi
雙峯	tiɛ	pi̋	nin	ȵiI	diə	mi
南昌	tiɛt	píɛn	lin	ȵiɛn	t'íɛu	mi
梅縣	tiɛt	píɛn	laŋ	ȵiem	t'íau	mi
廣州	tit	pín	liŋ	nim	t'íu	mai
厦門	tiɛt	pi̋	liŋ	liem	tiau	bi
潮州	tiek	píeŋ	leŋ	liəm	tiəu	bi
福州	tie?	píeŋ	liŋ	nieŋ	tieu	mi

其次，中古三等韻的主要元音必須是開口度較大的央元音〔ə〕，而不應該是〔i〕。央元音是個較弱的音，很容易失落，所以現代方言往往變成了以〔i〕爲主要元音。例如「其」gjə＞國語tɕí，「今」kjəm＞國語tɕin，「近」gjən＞國語tɕin。有些字是介音〔i〕失落，而保留主要元音的。例如「審」ɕjəm＞國語ʂən，「蒸」tɕjəŋ＞國語tʂən。如果把這些字的中古音擬爲〔-im〕、〔-iŋ〕，那麼，現代的主要元音〔ə〕又如何解釋其來源呢？中古的主要元音〔ə〕有時還會增強，變成了〔o〕。例如「尤」-jəu＞國語-iou。

下面接著要討論幾個三等重韻的問題，我們先看看「支、脂、之、微」四個韻的區別。這四個韻在現代方言裏大部分已不能分了。《廣韻》韻目注明「支、脂、之同用」，可見在那個時代也一樣沒有分別，但是在它們的上古念法中是有區別的。《切韻》分別這三個韻必然是參考不同的方言。在《切韻》時代，「支、脂、之、微」四韻字不見得普遍都有區別。

之韻的念法前面已擬爲〔-jə〕。支韻在福州話裏大多數念〔-ie〕，而「脂、之」韻很少念〔-ie〕的，多半是〔-i〕。汕頭、厦門支韻的「騎、奇、蟻、寄」等字念〔-ia〕。由此，我們得到一個啓示，就是支韻中古念法或許是〔-je〕。到了近代，和「脂、之」韻類化成一個簡單的〔-i〕

韻母了。只有福州話保存了一些舊讀，汕頭、厦門稍轉爲〔ia〕。

微韻的日譯吳音把「衣、希、氣」等字都念作〔-e〕，溫州話的「機、譏、幾」也念作〔-e〕，閩語把「機、衣、幾、氣」念作〔-ui〕。由此看來，微韻的中古念法可能是〔-jəi〕。後來在閩語中變成〔-əi〕，再轉成〔-ui〕。日譯吳音和溫州話則是經由〔-əi〕>〔-ei〕>〔-e〕而形成的。

至於脂韻在現代方言中找不到任何特徵，如果從上古來源看，支和之有〔-g〕韻尾，脂和微有〔-d〕韻尾，從前面的討論看來，支和之到了中古都沒有留下韻尾，也就是〔-g〕失落了。微韻既擬爲〔-jəi〕，那麼，我們可以假定上古的〔-d〕韻尾到了中古可以留下〔-i〕的痕迹，因此，我們便可以把脂韻擬爲〔-jei〕。現代方言的脂韻字多半念成〔-i〕韻母是介音和韻尾把主要元音擠掉的結果。

接著，我們討論「魚、虞」的區別。這兩個韻在現代各方言裏都沒有分別。念法不外u、o、y等音，前面我們把模韻擬爲〔-u〕，虞、模兩韻在早期圖中放在同一轉裏，主要元音必然相同，所以虞韻應該是〔-ju〕。魚韻見於不同的轉裏，所以具有不同的韻母。《韻鏡》把魚韻注爲「開口」，顯然古代沒有u介音，我們可以擬訂爲〔-jo〕。到了中古後期，「魚、虞」被併爲「遇攝」，它們的韻母才都類化爲〔-ju〕。不過，《廣韻》卷首韻目下仍注爲「虞模」同用，「魚」獨用，可知所依據的語言「魚、虞」仍有分別。也許「魚、虞」的類化在宋代還不十分普遍。近代方言「魚、虞」多唸作〔-y〕韻母，是由〔-iu〕經唇化作用變成的。其中，捲舌聲母和〔f-〕聲母的字由於不配細音，所以把〔i〕介音給排斥了，於是念成了〔-u〕韻母。例如「助、初、除、梳、夫」等字的國語音讀。

下面再談「祭、廢」的區別。在《韻鏡》中，祭韻可和佳韻置同轉，佳韻前面擬爲〔-æ〕，那麼，祭韻可以擬爲〔-jæi〕。廢韻和微韻見於同轉，微韻的主要元音是央元音〔ə〕，那麼，廢韻應當是個偏央的韻母〔-jɐi〕。祭韻和廢韻的〔-i〕韻尾都是上古〔-d〕韻尾消失後留下

的痕迹，這個現象和脂、微韻的〔-i〕韻尾相似。

再說「仙、元」二韻的區別。現代方言這兩韻字已混而不分，不過，在韻書的排列上，元韻放在央元音的「文、欣」和「魂、痕」中間；《韻鏡》裏，元韻和山韻出現在同一轉，而山韻前面擬爲偏央的〔-ɐ〕；由此可見元韻的音讀也應當是偏央的〔-jɐn〕。仙韻在《韻鏡》中和偏前的元音「刪、先」列於同轉，所以仙韻擬爲〔-jæn〕。

再看「庚（三等部分）、清、蒸」三韻的區別。前面已經把庚韻二等字擬爲〔-ɐŋ〕，那麼，它的三等字自然就是〔-jɐŋ〕。《韻鏡》「蒸、登」在同一轉，顯然主要元音都是央元音，則蒸韻的韻母應爲〔-jəŋ〕。剩下的清韻，既不可能是央元音，就應該是前元音了。它是和四等青韻對立的三等韻，凡三、四等對立的韻，往往都屬前元音。所以清韻可以擬作〔-jæŋ〕。

再看「尤、幽」二韻。幽韻字韻圖都放在四等，董同龢已經證明它實際上是三等韻。因爲幽韻的反切上字都用「居、方」等見於三等韻的那些類字，而不用「古、博」等見於一二四等韻的那些字。同時，幽韻有羣母字，這是三等韻的特點之一，四等韻是絕不會有羣母字的（見《漢語音韻學》第177頁）。尤韻在韻圖中列於侯韻〔-əu〕的三等，同時韻書的次序尤韻放在侯韻之前，也暗示了尤韻是侯韻的細音，因爲「蒸、登」、「陽、唐」、「虞、模」都是細、洪的關係。因此，尤韻可擬爲〔-jəu〕。幽韻既與「尤、侯」韻同在一轉，韻母必然近似，今擬作〔-jou〕。尤韻的〔-jəu〕，主要元音是個弱的元音，因此，很接近輕唇音產生的條件〔-ju-〕，使得尤韻的部分唇音字轉爲輕唇，例如「浮、婦、富、復」等字，但由於〔-jəu〕不完全符合〔-ju-〕，所以也有部分唇音字保留重唇的讀法，例如「不、謀、莓」等字。至於幽韻字的韻母是〔-jou〕，因此，它的唇音全部保留重唇的念法。

再看「鹽、嚴、凡」三韻。前兩韻現代方言已無區別，《韻鏡》以鹽和四等添韻相配，置於同轉，凡三、四等相配的韻往往都屬前元音，

所以鹽韻可擬爲〔-jæm〕。同轉的二等咸韻〔-am〕也是前元音。至於嚴韻沒有四等韻與之相配，可擬爲偏央的〔-jɐm〕，而與之同轉的銜韻〔-ɐm〕，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凡韻屬合口，具有〔-ju-〕介音，所以唇音字都變成了輕唇音。韻書和韻圖都以「嚴、凡」二韻相鄰排列，所以凡韻和嚴韻應當是開、合對立的韻。今擬作〔-juɐm〕。

接著就是四等韻的問題。四等韻只有五個，它們的主要元音開口度最小，都是個舌面前較高的〔e〕元音。下面是這五個韻和它們相配的三等韻的擬音：

三等	祭-jæi	仙-jæn	宵-jæu	清-jæŋ	鹽-jæm
四等	齊-iei	先-ien	蕭-ieu	青-ieŋ	添-iem

總結上面所論，三等韻的音值如下：

〔陰聲韻〕

支-je	脂-jei	之-jə	微-jəi	
祭-jæi	廢-jɐi	戈-jɑ	麻-ja	
魚-jo	虞-ju	宵-jæu	尤-jəu	幽-jou

〔陽聲韻〕

東-juŋ	鍾-juoŋ		
眞-jen	諄-juen	文-juən	欣-jən
元-jɐn	仙-jæn		
陽-jɑŋ	庚-jɐŋ	清-jæŋ	蒸-jəŋ
侵-jəm	鹽-jæm	嚴-jɐm	凡-juɐm

三、《韻鏡》和中古音值

《韻鏡》制作的目標原本是要用圖表的方式以解釋《切韻》系韻書的反切系統。但是，分「等」的觀念是唐代才有的，我們擬音又不得不藉助於高度組織化的早期等韻圖，因此，這樣得出的韻母音值，也許會比較接近唐代的情況。由下表可以看出本書的韻母系統和《韻鏡》資料的諧合性：

等第 轉次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1	東uŋ		東juŋ	
2	冬uoŋ		鍾juoŋ	
3		江oŋ		
4,5			支je,jue	
6,7			脂jei,juei	
8			之jə	
9,10			微jəi,juəi 廢jɐi,juɐi	
11			魚jo	
12	模u		虞ju	
13,14	咍ɑi, 灰uɑi	皆ai,uai 夬ɐi,uɐi	祭jæi, juæi	齊iei,iuei
15,16	泰ɒi,uɒi	佳æ,uæ		
17,18	痕ən, 魂uən	臻en	眞jen, 諄juen	
19,20			欣jən, 文juən	
21,22		山ɐn,uɐn	元jɐn, juɐn	
23,24	寒ɑn, 桓uɑn	刪an,uan	仙jæn, juæn	先ien, iuen
25,26	豪ɑu	肴au	宵jæu	蕭ieu

27,28	歌ɑ,戈uɑ		戈jɑ,juɑ	
29,30		麻a,ua	麻ja	
31,32	唐ɑŋ,uɑŋ		陽jɑŋ, juɑŋ	
33,34		庚ɐŋ,uɐŋ	庚jɐŋ, juɐŋ	
35,36		耕aŋ,uaŋ	清jæŋ, juæŋ	青ieŋ, iueŋ
37	侯əu		尤jəu, 幽jou	
38			侵jəm	
39	覃ɑm	咸am	鹽jæm	添iem
40,41	談ɒm	銜ɐm	嚴jɐm, 凡juɐm	
42,43	登əŋ,uəŋ		蒸jəŋ	

由表中可以看到：

(1)凡是〔a〕類韻四等齊全的，它們主要元音的關係是：

一等ɑ　二等a　三等æ　四等e

(2)一等重韻的主要元音是〔ɑ〕和〔ɒ〕。

(3)二等重韻的主要元音是〔a〕和〔ɐ〕。

(4)四等韻的主要元音全是〔e〕。

(5)四等不全的轉，同轉的主要元音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有少數幾轉稍有不同。

這樣的韻母系統，一共有十個元音：

i　　u

e　ə　o

æ　ɐ　ɒ

a　　ɑ

和董同龢的系統比較起來，省去了〔ɛ〕、〔A〕、〔ɔ〕三個，增加了

〔ɒ〕一個。

下面是各家韻母擬音的對照：

	董同龢	李榮	王力	陸志韋	周法高	竺家寧
東	uŋ,juŋ	uŋ,juŋ	uŋ,ĭuŋ	uŋ,ɪuŋ	uŋ,iuŋ	uŋ,juŋ
冬	uoŋ	oŋ	uoŋ	woŋ	uoŋ	uoŋ
鍾	juoŋ	ioŋ	ĭwoŋ	ɪwoŋ	iuoŋ	juoŋ
江	ɔŋ	åŋ	ɔŋ	ɔŋ	oŋ	oŋ
支	je,jue	ie,iue	ĭe,ĭwe	iei,iwei	ie,iue	je,jue
脂	jei,juei	i,ui	i,wi	iĕi,iwĕi	iei,iuei	jei,juei
之	(j) i	iə	ĭə	i(e̯)i	i	jə
微	jəi,juəi	iəi,iuəi	ĭəi,ĭwəi	ɪəi,ɪwəi	iəi,iuəi	jəi,juəi
魚	jo	iå	ĭo	io	io	jo
虞	juo	io	ĭu	ɪwo	iuo	ju
模	uo	o	u	wo	uo	u
齊	iɛi,iuɛi	ei,uei	iei,iwei	ɛi,wɛi	iɛi,iuɛi	iei,iuei
佳	æi,uæi	ä,uä	ai,wai	æi,wæi	æi, uæi	æ,uæ
皆	ɐi,uɐi	äi,uäi	ɐi,wɐi	ɐi,wɐi	ɛi,uɛi	ai,uai
灰	uAi	uɐ̂i	uɒi	wəi	wəi	uɒi
咍	Ai	ɐ̂i	ɒi	ɒi	əi	ɒi
眞	jen	iĕn	ĭĕn	iĕn	ien	jen
諄	juen	iuĕn	ĭuĕn	iwĕn	iuɪn	juen
臻	en	iĕn	ĭen	ɪĕn	en	en
文	juən	iuən	ĭuən	ɪwən	iuən	juən
欣	jən	iən	ĭən	ɪən	iən	jən
元	jɐn,juɐn	iɐn,iuɐn	ĭɐn,ĭwɐn	ɪɐn,ɪwɐn	iɑn,iuɑn	jɐn,juɐn
魂	uən	uən	uən	wen	uən	uən
痕	ən	ən	ən	ən	ən	ən
寒	ɑn	ɐ̂n	ɑn	ɒn	ɑn	ɑn

桓	uɑn	uɑ̂n	uɑn	wɒn	uɑn	uɑn
刪	an,uan	an,uan	an,wan	ɐn,wɐn	an,uan	an,uan
山	æn,uæn	ä̈n,uä̈n	æn,wæn	an,wan	æn,uæn	ɐn,uɐn
先	iɛn,iuɛn	en,uen	ien,iwen	ɛn,wɛn	iɛn,iuɛn	ien,iuen
仙	jæn,juæn	iä̈n,iuä̈n	i̯ɛn,i̯wɛn	ɪɛn,ɪwɛn	iæn,iuæn	jæn,juæn
蕭	iɛu	eu	ieu	ɛu	iɛu	ieu
宵	jæu	iä̈u	i̯ɛu	ɪɛu	iau	jæu
肴	au	au	au	ɐu	au	au
豪	ɑu	ɑ̂u	ɑu	ɒu	ɑu	ɑu
歌	ɑ	ɑ̂	ɑ	ɒ	ɑ	ɑ
戈	uɑ,jɑ,juɑ	uɑ̂,iɑ̂,iuɑ̂	uɑ,i̯ɑ,i̯uɑ	wɒ,ɪɒ,ɪwɒ	uɑ,iɑ,iuɑ	uɑ,jɑ,juɑ
麻	a,ua,ja	a,ua,ia	a,wa,i̯a	a,wa,ia	a,ua,ia	a,ua,ja
陽	jɑŋ,juɑŋ	iaŋ,iuaŋ	i̯ɑŋ,i̯wɑŋ	ɪɑŋ,ɪwɑŋ	iɑŋ,iuɑŋ	jɑŋ,juɑŋ
唐	ɑŋ,uɑŋ	ɑ̂ŋ,uɑ̂ŋ	ɑŋ,uɑŋ	ɒŋ,wɒŋ	ɑŋ,uɑŋ	ɑŋ,uɑŋ
庚	ɐŋ,uɐŋ jɐŋ,juɐŋ	ɐŋ,uɐŋ jɐŋ,juɐŋ	ɐŋ,wɐŋ i̯ɐŋ,i̯wɐŋ	aŋ,waŋ ɪæŋ,ɪwæŋ	aŋ,uaŋ iaŋ,iuaŋ	ɐŋ,uɐŋ jɐŋ,juɐŋ
耕	æŋ,uæŋ	ä̈ŋ,uä̈ŋ	æŋ,wæŋ	ɐŋ,wɐŋ	æŋ,uæŋ	aŋ,uaŋ
清	jɛŋ,juɛŋ	iä̈ŋ,iuä̈ŋ	i̯ɛŋ,i̯wɛŋ	ɪɛŋ,ɪwɛŋ	iæŋ,iuæŋ	jæŋ,juæŋ
青	ieŋ,iueŋ	eŋ,weŋ	ieŋ,iweŋ	ɛŋ,wɛŋ	iɛŋ,iuɛŋ	ieŋ,iueŋ
蒸	jəŋ	iəŋ	i̯əŋ	iĕŋ	ieŋ	jəŋ
登	əŋ,uəŋ	əŋ,uəŋ	əŋ,uəŋ	əŋ,wəŋ	əŋ, uəŋ	əŋ,uəŋ
尤	ju	iu	i̯əu	ɪəu	iəu	jəu
侯	u	u	əu	əu	əu	əu
幽	jəu	iĕu	iəu	iĕu	ieu	jou
侵	jem	iəm	i̯ĕm	ɪem	iem	jəm
覃	Am	ɐ̂m	ɒm	ɒm	əm	ɑm
談	ɑm	ɑ̂m	ɑm	ɑm	ɑm	ɒm
鹽	jæm	iä̈m	i̯ɛm	ɪɛm	iam	jæm
添	iɛm	em	iem	ɛm	iɛm	iem

銜	am	am	am	am	am	ɐm
咸	ɐm	ɐm	ɐm	ɐm	æm	am
嚴	jɐm	iɐm	ĭɐm	ɪɐm	iɑm	jɐm
凡	juɐm	iuɐm	ĭwɐm	ɪwɐm	iuɑm	juɐm
祭	jæi,juæi	i̤ai,iṳai	ĭɛi,ĭwɛi	ɪɛi,ɪwɛi	iai,iuai	jæi,juæi
泰	ɑi,uɑi	âi,uâi	ɑi,uɑi	ɑi,wɑi	ɑi,uɑi	ɒi,uɒi
夬	ai,uai	ai,uai	æi,wæi	ai,wai	ai,uai	ɐi,uɐi
廢	jɐi,juɐi	iɐi,iuɐi	ĭɐi,ĭwɐi	ɪɐi,ɪwɐi	iɑi	jɐi,juɐi

第五節　中古的聲調

由於東漢以後，佛教輸入，學者從事佛經翻譯，有機會比較了中、印兩國的語文，逐漸了解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到了六朝時代，確定了漢語具有平、上、去、入四種聲調。當時的學者並且把新興的聲調知識運用到文學創作上，造成文學形式上的聲律之美。

聲調是利用每個字的音高變化來區別意義的一種語音成分。中古時代的聲調念法是怎樣的呢？顧炎武《音論》說：

「五方之音有遲疾、輕重之不同……其重其疾則爲入爲去爲上，其輕其遲則爲平。」

江永《音學辨微》說：

「平聲爲陽，仄聲爲陰；平聲音長，仄聲音短；平聲音空，仄聲音實；平聲如擊鐘鼓，仄聲如擊木石。」

戴震《聲類表》說：

「平上去三聲近乎氣之陽，物之雄，衣之表；入聲近乎氣之陰，物之雌，衣之裏。」

張成孫《說文諧聲譜》說：

「平聲長言，上聲短言，去聲重言，入聲急言。」

日人淨嚴《三密鈔》（作於十七世紀末）說：

「平聲者，平謂不偏，哀而安之聲。上聲者，上謂上升，勵而舉之聲。去聲者，去謂去逝，清而遠之聲。入聲者，入謂收入，直而促之聲。」（《大藏經》悉曇部84册724頁）

以上都是清代學者對中古四聲性質的描述。但是，他們去古已遠，並未耳聞中古聲調的念法，只不過憑藉清代語言中的聲調去猜想而已。同時，他們的描述用語都很抽象，給人的印象仍是一片模糊，無法眞正掌握中古四聲的區別。更早的有關四聲的記載，有明釋眞空「玉鑰匙歌訣」：

「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

又有日本了尊《悉曇輪略圖抄》（元代）：

「平聲者哀而安，上聲勵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謂春，天氣平和；夏，溫氣上騰；秋，菓葉落去；冬，草木歸入，仍約春夏秋冬名平上去入也。」（《大藏經》悉曇部84册657頁）

又說：

「平聲重，初後俱低；平聲輕，初昂後低；上聲重，初低後

昂；上聲輕，初後俱昂；去聲重，初低後偃，去聲輕，初昂後偃；入聲重，初後俱低；入聲輕，初後俱昂。……四聲各輕重八聲。」（卷一「論八聲事」）

此條顯然所描述的是元代四聲分化之後的情形，而非中古的四聲。最早描述四聲的資料，是元刻本《玉篇》神珙序引唐釋處忠《元和韻譜》說：

「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

進些描述雖然不能使我們確切了解中古四聲的念法，卻也提供了一個大致的輪廓。現代學者利用語言學的知識和方言、對音等材料，對中古四聲的念法有了較進一步的認識。王力《漢語詩律學》說：

「依中古聲調的情形看來，……平聲是長的、不升不降的；上去入三聲都是短的，或升或降的。這樣，自然地分爲平仄兩類了。〝平〞字指的是不升不降，〝仄〞字指的是不平，也就是或升或降（〝上〞字應該指的是升，〝去〞字應該指的是降，〝入〞字應該指的是特別短促。）」

周法高「說平仄」一文（史語所集刊第13本，1948）發現唐初的和尚在翻譯梵文經典時，用漢語的平聲字對譯梵文的長音，仄聲字對譯短音，因此認爲平長仄短，並引用關中方言作爲旁證。梅祖麟〝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1970）一文也認爲平聲最長，其次爲去聲，再次爲上聲及入聲。他引用安然《悉曇藏》的一段話：

「我日本國元傳二音，表（即表信公）則平聲直低，有輕有重；

上聲直昂，有輕無重；去聲稍引，無重無輕；入聲徑止，無內無外。平中怒聲與重無別，上中重音與去不分。」

梅氏分析的結論是：平聲爲長而低的平調，上聲爲短而高的平調，去聲爲稍長引的聲調，入聲爲短促的聲調。

對中古四聲作深入考察的，有丁邦新「平仄新考」一文。這篇文章利用「悉曇藏」中翻檢所得的全部有關對譯長短音的資料，又參考了羅常培「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史語所集刊第三本，1931)的資料，列爲三表，分類來敍述對音的情形。由31組對音資料分析，得到這樣的結論：中古平仄聲的區別，就是平調和非平調的區別。平調指平聲，非平調包括上、去、入三聲。其中，上聲是高升調，去聲大約是中降調，入聲是短促的調。丁氏的文章是歷來討論中古聲調的調值最精闢的。

至於說，四聲受聲母清濁的影響，平上去入各分爲陰、陽兩調，這是近代方言的演化。中古只有四個聲調，並沒有受聲母的影響而分化。我們不能因爲看到今天各方言的四聲往往有陰、陽之分，而誤以爲中古也當如此。如果中古聲調不止平上去入四類，那麼，六朝人發現聲調時，就不會只列出四類，韻書和韻圖也應該有所反映。事實上，這些資料都很明白的標示出中古的聲調不過四類而已。

第十一講　宋元等韻圖

第一節　各圖概說

中古音的等韻圖完整保留到今天的，共有五部：《韻鏡》和《七音略》代表中古前期的語音，和切韻系韻書相爲表裏，故稱爲「早期韻圖」；《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以及《切韻指南》代表中古晚期的語音，一般稱之爲「宋元韻圖」。下面分別介紹這三部宋元韻圖，然後再談談它們的特點。

壹、 北宋的《四聲等子》

一、 成書的時代

在三部宋元韻圖中，《等子》的時代最早。《切韻指南・序》曾說：「古有《四聲等子》，爲流傳之正宗。」可見它是流傳已久的韻圖。錢曾《敏求記》說：

> 「古《四聲等子》一卷，即劉士明《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冠以元人熊澤民序而易其名。相傳《等子》造於觀音，故鄭夾漈云：切韻之學，起自西域。」

他把《等子》認爲是《切韻指南》的祖本，而《等子》的產生，和僧人有關。《四庫提要》也說：

> 「以字學中論等韻者，司馬光《指掌圖》外，惟此書頗古，故並錄存之，以備一家之學焉。」

今本《等子》未署作者之名，其序文說：

> 「近以《龍龕手鑑》重校，類編於《大藏經》函帙之末。復慮方音之不一，唇齒之不分，既類隔假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

何由取準？遂以附《龍龕》之後，令舉眸識體，無擬議之惑，下口知音，有確實之決。冀諸覽者，審而察焉。」

既說以《龍龕》重校，又說附在《龍龕》之後，可見二書關係之密切。《龍龕》爲遼僧行均所作，沙門智光爲之序，時當北宋太宗至道三年，西元九九七年。其序文說：

「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省功倍，垂益於無窮者矣。」

可知《等子》的前身，即《五音圖式》。那麼，《等子》的底本在宋初就已經產生了。產生地點在北方之遼境。此書何時傳入宋境呢？根據《夢溪筆談》記《龍龕手鑑》說：

「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

熙寧爲北宋神宗年號（1068-1077年），時當北宋中葉，《等子》之自遼入宋，當即附於《龍龕》之故。本名「五音圖式」，入宋後，宋人將之析出獨立成書，並依本地的實際語音加以整理改訂，定名爲《四聲等子》。

由下面兩點，可以看出宋人改訂的痕迹：

第一，《等子》有十六攝之攝名，實際上卻合併成了十三攝。其中，「宕、江」合併、「曾、梗」合併、「果、假」合併。既同屬一圖，何以還有兩個攝名呢？顯然原本是攝攝分別，各專一名者，入宋才依實際語音調整的。

第二，等子所標的攝次與圖表實際排列之先後次序並不吻合，這也是經過改動的痕迹。茲依據所標的攝次恢復其排列順序如下：

〔外轉諸攝〕

今本《等子》實際圖次	原標明之攝次
六	蟹攝外二
十一（合口）	梗攝外二
八	臻攝外三
九	山攝外四
二	效攝外五
十	假攝外六
十一（開口）	梗攝外八
十二	咸攝外八

〔內轉諸攝〕

今本《等子》實際圖次	原標明之攝次
一	通攝內一
七	止攝內二
四	遇攝內三
十	果攝內四
三	宕攝內五
五	流攝內六
十三	深攝內七
十一	曾攝內八

由此表可知外轉原標明之攝次缺「外一」與「外七」，而同一梗攝，開口圖既標明爲外八，合口圖又標外二，或許是宋人更動次序的漏誤。由韻書各韻的次序看，梗攝應當是外七。又江攝漏注攝次，由韻書順序看，應屬外一。這樣的話，外轉八攝就完整無缺了。

從「內轉諸攝」看，《等子》原攝次以「曾攝內八」之「蒸、登」諸韻置於末，和《韻鏡》相合，可知《等子》前身受早期韻圖之影響。

《等子》入宋後，宋人覺其不合於當時流行之韻書，乃將曾攝前移，變成第十一攝，位置在咸、深二攝之前。

二、 編排與內容

《等子》是第一部用「攝」的概念和名稱來區分韻部的等韻圖。有的攝只有一個圖，有的攝分爲兩個圖。分列兩圖主要是開口和合口的區別。

《等子》四等的劃分和早期韻圖不同，《韻鏡》先分聲調爲四大格，每格再細分爲四等。《等子》則先分四等爲四大格，每等中才細分平上去入。

各圖之末，注明本圖所收之韻目名稱，並有韻母合併之說明。例如：「東冬鍾相助」、「蕭幷入宵類」、「江陽借形」、「魚虞相助」、「幽併入尤韻」、「佳併入皆韻」、「祭廢借用」、「有助借用」、「文諄相助」、「刪併山」、「先併入仙韻」、「仙元相助」、「鄰韻借用」、「四等全併一十六韻」、「獨用孤單韻」等。這是因爲宋代韻母簡化，使原來不同的韻母混而無別了，所以特別在圖末注明合併的情形。這裏所說的「相助」、「併入」、「借用」意思都是一樣的。由此可以看出《等子》一、二等韻的分別仍舊存在，三、四等韻的界限就已經消失了，「效、流、山」等攝的三、四等皆然。不過，在排列上，受傳統韻圖的影響，仍保留三、四等的位子。

在「宕江」、「果假」、「曾梗」各攝之圖末又注有「內外混等」，這是因爲「宕、果、曾」原本爲內轉，與外轉之「江、假、梗」合併後，造成了內外轉同圖的局面，《等子》乃稱之爲「內外混等」。

《等子》聲母共三十六，分二十三行排列，此與早期韻圖相同。但另有三點不同：其一，《韻鏡》之次序爲「唇、舌、牙、齒、喉、舌齒」，《等子》則唇、牙易位，以牙音置於首位。其二，《韻鏡》標目用清、濁表示，《等子》則各列字母名稱。其三，《韻鏡》之喉音順序爲

「影、曉、匣、喻」。《等子》卷首之「七音綱目」同之，而圖內則改爲「曉、匣、影、喻」。

《等子》於各圖首行有注明開、合者，有漏注者，也有稱「開口」爲「啓口呼」者，體例很不一致，這可能是韻圖入宋後，經竄亂者。

三、門　法

今傳之等韻圖，言門法者以《等子》爲最早。以近世發現之敦煌「守溫韻學殘卷」比較觀之，《等子》門法仍非首創，實前有所承者。同時，《等子》「辨內外轉例」所言爲「轉」，而《等子》之分圖則已併轉爲攝；「辨廣通侷狹例」在分別支、脂、之，而《等子》之分圖則合支、脂、之爲一，由此可見《等子》所載各「例」乃沿襲而來，並非爲本圖設置。

《等子》所列門法共九條，其中有稱「例」者，有稱「門」者，有稱「門法例」者，很不一致。很可能《等子》門法原來僅有稱「例」的幾條，其餘是後人竄入的。所以《指掌圖》襲用《等子》，僅有稱「例」的，而未及其餘數條。

四、各攝的念法

《等子》的聲母採用宋代通行的三十六字母，聲調是中古的平上去入四類。這是個標準化的系統，有很大的保守性，所以這兩方面不能充分的反映當時的實際語音。至於韻母方面，《等子》大幅度的改變了舊有的系統。先說介音，《等子》只有〔i〕、〔u〕兩種；凡三、四等字都有〔i〕介音，一、二等字都沒有〔i〕介音；凡合口字都有〔u〕介音，開口字都沒有〔u〕介音。

主要元音和韻尾的情況如下表：（引自竺家寧《四聲等子音系蠡測》）

韻尾 / 攝名 / 主要元音	-φ	-i	-u	-m	-n	-ŋ
æ,ɑ	果	蟹	效	咸	山	宕
ə		止	流	深	臻	曾
u	遇					通

其中，〔a〕類韻攝一、二等的對立是偏後的低元音/ɑ/和偏前的低元音/æ/的區別。/æ/在二等的情況下，開口度會大些，在三、四等的情況下（有i介音），開口度會小一些。

五、 入聲的變化

《等子》入聲字的排列，是兼承陰聲韻與陽聲韻的，和早期韻圖的專承陽聲韻不同。我們可以把它的入聲分爲九組來看：

第一組（切韻收-k）

通攝、遇攝、流攝 } 一等配「屋、沃」；三等配「燭、屋」

第二組（切韻收-k）

效攝、宕攝 } 一等配「鐸」，二等配「覺」；三、四等配「藥」

第三組（切韻收-k）

曾攝 一等配「德」，二等配「陌、麥」；三、四等配「職、昔、錫」

第四組（切韻收-t）

蟹攝、山攝　一等配「曷末」，二等配「黠、鎋」

三、四等配「薛、屑、月」

第五組（切韻收-t）

臻攝　一等配「沒」，二等配「櫛」

三、四等配「物、質、術、迄」

第六組（切韻收-p）

咸攝　一等配「合、盍」，二等配「洽、狎」

三、四等配「乏、帖、葉、業」

第七組（切韻收-p）

深攝　三等配「緝」

第八組（切韻收-k、-t）

果攝　一等配「鐸」（-k）

二等配「黠、鎋」（-t）

第九組（切韻收-k、-t）

止攝　三、四等配「職、昔、錫」（-k）

「物、質、術、迄」（-t）

由此可以看出入聲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早期韻圖之所以陽入相配，是因爲：第一，入聲和陽聲一樣有輔音收尾，而陰聲沒有輔音收尾。第二，入聲和陽聲都正好有三類相對的韻尾：雙唇的「-p：-m」、舌尖的「-t：-n」、舌根的「-k：-ŋ」。《等子》入聲之承陽聲者，完全是因襲舊制，就像重紐字、莊系字、喻母字、三四等字，儘管在《等子》時代實質上已有不同，形式上仍沿襲舊制，道理是一樣的。「等韻圖」的組織觀念，原本就是由《韻鏡》、《七音略》發展來的，自然很難完全擺脫傳統的束縛和影響。

眞正反映當時實際變化的是陰入相配的措施。當時的入聲已經由-p、-t、-k三種韻尾弱化成了一種喉塞音韻尾〔-ʔ〕了。我們可以由

下面幾方面來推想：

1.在上表的第八、九組中，把-t、-k兩類韻尾放在同一攝裏，而古人的音韻觀念裏，無論是「韻」、「轉」、「攝」的畫分，對於「韻尾的相同」這個條件，是有嚴格要求的。兩種不同的韻尾，絕不能組成同一個韻類——「攝」，所以「果攝」和「止攝」的入聲配置，告訴了我們，-t、-k兩種韻尾已經變成了一種。

2.隋唐的入聲有-p、-t、-k三類，元代的入聲消失了。這種轉變當然不是突然發生的，應該有個中間的過渡階段，宋代正處於這兩個步驟的中間，正是-p、-t、-k弱化爲-？的時代，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發展過程。

3.入聲韻尾的弱化很可能是從-t、-k先開始的，因爲上表的第六、七兩組收-p的字只配陽聲，不配陰聲，且沒有和-t、-k混雜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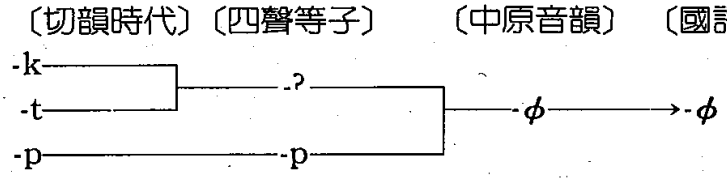
4.宋代語料普遍呈現了入聲變化的迹象。除《等子》之外，《指掌圖》、《切韻指南》、《皇極經世書》都表現了入聲只有〔-？〕、〔-p〕兩類。宋代詞韻、《詩集傳》叶音、《九經直音》、《韻會》等資料更表現了-p、-t、-k三者的完全混用，也就是說，入聲只有〔-？〕一類了。

5.何以〔-？〕適宜配陰聲字呢？因爲〔-？〕是個很弱的音，相對的它前頭的元音就會明顯些，於是，它的發音就和具有相同主要元音的陰聲字十分類似，宋代的音韻學者就把入聲和陰聲相配列了。

6.-p、-t、-k轉爲-？是種韻尾後移現象。由漢語輔音韻尾的演化趨向看，往往有發音部位後移的情形。例如《詩經》以前，「蓋、內」等字都有個-b韻尾，到了《詩經》時代，後移成了-d韻尾。又如去聲字在上古有個-s韻尾，後來發展成-h韻尾，擦音的性質沒變，部位卻由舌尖轉到了喉部。又如《廣韻》的鼻音韻尾有-m、-n、-ŋ三類，國語-m轉成了-n，鼻音的性質未變，部位卻由雙唇變爲舌尖。又如現代方言中，閩北語的所有鼻音韻尾全部後移爲-ŋ，吳語的所有入聲韻尾全都後移爲喉塞音。那麼，宋代的-p-t-k〉-？也是符合演化趨勢的。

7.從現代方言入聲字的地理分佈看，南部方言如粵語、客語、閩南語都保留了古代入聲的-k、-t、-p三種類型；中部方言如閩北語、吳語三種入聲併成了一種喉塞音韻尾；大部分北部方言的入聲字已經失去韻尾，念成了別的聲調。地理上的這三種分佈情形不是正反映了歷史上的三個演化階段嗎？

綜合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譜出入聲韻尾演化的狀況如下：



貳、 南宋的《切韻指掌圖》

一、 成書的時代

《指掌圖》舊題司馬光撰。所以自宋以來，在韻圖中流傳最盛。到了清同治年間，鄒特夫發現司馬光自序與孫覿（1081—1169）《切韻類例·序》雷同，而考證非司馬光所作。日人大矢透《韻鏡考》（1924年）也提出五個疑點：

1.楊中修與司馬光同時，鄭樵、張麟之亦去北宋不遠；他們卻無一言提及《指掌圖》。

2.司馬光卒後九十餘年，還流行四十三圖式之《韻鏡》，而司馬光所作二十圖式產生於前，反較晚出，殊違常理。

3.司馬光《傳家集》所收雜著，獨無《指掌圖》。

4.《四聲等子》源自契丹僧人，司馬光竟依倣契丹僧之二十圖式而作《指掌圖》，與其謹嚴之性格大乖。

5.司馬光序與孫覿序雷同而孫序文勢自然，不似模擬剽竊，且亦不致將盛名一世之司馬光成文抄襲一段，以爲他人作序。

近人趙蔭棠有「《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一文（見《等韻源流》

第94至98頁）也提出他的看法：

「近兩年來，我從板本的年月的審查，宋元韻書及筆記的印證，深信所謂《切韻指掌圖》者，乃是淳熙三年以後與嘉泰三年以前(1176—1203) 的產物。」

又說：

「《切韻指掌圖》之形成，固然是由四十四圖或四十三轉改併的，但它受另外一種影響也不可不知。這影響是什麼呢？在我審查起來，就是《四聲等子》一類的東西。董（南一）序用語與《四聲等子》序文相同，這分明是抄襲。」

又說：

「所謂《切韻指掌圖》者，確非司馬光所作；因爲自他死後，到嘉泰三年之前，其間之著錄家言及等韻者，若孫覿，若鄭樵，若沈括，若張麟之，若晁公武，若朱熹，均未提及它。它絕不是元朝人作的，因爲自嘉泰之後，著錄家，若孫奕，若王應麟，若黃公紹，若吳澄，若邵光祖，均與它發生過關係。然它的形成，雖受北方《四聲等子》的影響，而也有楊俟《韻譜》的成分，所以我斷定它是淳熙三年以後，與嘉泰三年以前的產物。」

二、版　本

首先刊行《指掌圖》的，是嘉泰三年(1203年)寫跋文的董南一。現流傳的版本有三種：

1.墨海金壺本

其前身即四庫全書所收的永樂大典本。經過常熟張海鵬的校勘，

並有元邵光祖的《檢例》二卷。圖中的字部分加上《廣韻》反切。

2.影宋鈔本

即南宋紹定重刊本，跋末闌角有「程景思刊」四字，各頁刊工姓名尚存。此本最古，當接近原貌。

3.十萬卷樓叢書本

時代最晚，次序較雜亂，內容也不完全。商務《叢書集成初編》影墨海本，書前附識云：

「十萬本據稱覆刻元本，然前無九種音圖及指掌分音圖，後檢例缺前半卷，僅有檢圖之例，及邵光祖自序等篇。」

三、 和《等子》的不同

《指掌圖》不用攝名，也不注內外，只標序數，共列二十圖，每圖注明開合，或獨韻。下面是二十圖的總目：

一獨　高交嬌驍　（效攝）
二獨　公○弓○　（通攝）
三獨　孤○居○　（遇攝）
四獨　鉤○鳩樛　（流攝）
五獨　甘監○兼　（咸攝）
六獨　○○金○　（深攝）
七開　干姦犍堅　（山攝）
八合　官關勩絹　（山攝）
九開　根○斤○　（臻攝）
十合　昆○君均　（臻攝）
十一開　歌加迦○　（果假攝）
十二合　戈瓜○○　（果假攝）
十三開　剛○薑○　（宕江攝）

十四合 光江○○ （宕江攝）
十五合 觥肱○扃 （曾梗攝）
十六開 揜庚驚經 （曾梗攝）
十七開 該皆○○ （蟹攝）
十八開 ○○基鷄 （蟹止攝）
十九合 傀○歸圭 （蟹止攝）
二十合 ○乖○○ （蟹攝）

《等子》也有二十圖，但次序與此不同。「宕江」、「曾梗」、「果假」合攝的現象，兩書一致。入聲兼配陰陽也與《等子》無別。

聲母方面，《指掌圖》用三十六字母標示，分爲三十六行，與《等子》之分二十三行不同。喉音順序《等子》是「曉匣影喻」，《指掌圖》則爲「影曉匣喻」。

《等子》每圖中四大格爲四等之區別，《指掌圖》則爲四聲之區別。

從形式上看來，二書確有許多差異之處，但從實際內容來看，兩者都反映著中古後期的語音。當然，在歸字方面兩書並不完全一致，因爲從北宋到南宋，語音會有某些不同。而地域上，二書也有南、北的不同。

四、 各圖的擬音

趙蔭棠《等韻源流》所訂的擬音是：（見其書第93至94頁）

〔攝次〕	〔擬音〕	〔相當之攝名〕
1	au	效
2	oŋ	通
3	u	遇
4	ou	流
5	am	咸
6	iam	深

7,8	an,uan	山
9,10	ən,uən	臻
11,12	o,uo	果
11,12	a,ua	假
13,14	aŋ,uaŋ	宕江
15,16	əŋ,uəŋ	曾梗
17,20	ai,uai	蟹
18,19	i,uəi	蟹止

他的擬音有幾點值得商榷：

1.通攝字不如擬爲〔-uŋ〕，可跟遇攝〔-u〕構成一個系統，減少不必要的元音數量。

2.流攝〔-ou〕可擬爲〔-əu〕，和其他的〔ə〕類韻攝構成系統，〔o〕元音就可以取消了。

3.深攝應擬爲〔-iəm〕較能解釋演化。同時也能夠和咸攝的細音字有所區別。

4.《指掌圖》以「果假」合攝，說明它們主要元音同是〔a〕類，趙氏硬把它們拆開來分別擬音是不妥當的。

5.「蟹止」攝的開、合口應是對稱的〔-əi〕與〔-uəi〕，不宜用不同的主要元音來擬構同一攝。

因此，我們可以把擬音調整如下：

	-ϕ	-i	-u	-m	-n	-ŋ
a	果	蟹	效	咸	山	宕
ə		蟹止	流	深	臻	曾
u	遇					通

由此可見，它的系統和《等子》是大致類似的。

〔a〕類韻攝一、二等的區別和中古音相同，是後低元音和前低元音的區別；三、四等已無區別，都有個〔i〕介音，主要元音開口度較小些。合口都有個〔u〕介音，這些都與《等子》相似。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之、支」韻的精系字「茲、雌、慈、思、詞」等字列於一等位上，表明此時這些字已不再念爲〔i〕音，而是讀爲〔ɿ〕（舌尖元音）了。明人袁子讓不明此理，說：

> 「涑水《指掌圖》不出《等子》範圍，而徒強以四等字收爲一等，是知子之同母而未知母下之有異子，反失《等子》之倫，安取于指掌也。」

舌尖元音的產生不獨見於《指掌圖》，其他宋元語料例如朱子《詩集傳》的叶音，《韻會》的字母韻都可以得到印證。

《指掌圖》蟹止攝的界限，也和《等子》不同。其十八、十九圖基本上相當於《等子》的止攝，卻加入了蟹攝的「齊、祭、灰、泰」等韻。顯然某些字在元音方面有了變化。

五、 入聲的變化

《指掌圖》的入聲兼承陰陽，和《等子》相同，不過，陰入相配的情形和《等子》不完全一致。下面是《指掌圖》的陰入相配：

第一圖	一等配鐸，二等配覺（-k）
（效攝）	三、四等配藥（-k）
第三圖	一等配屋沃（-k）
（遇攝）	三等配屋燭（-k）
第四圖	一等配德（-k）
（流攝）	三等配櫛迄質（-t）
第十一、十二圖	一等配曷末，二等配黠鎋（-t）
（果攝）	三等配薛屑月（-t）
第十七圖	一等配曷（-t）
（蟹攝開口）	二等配黠鎋（-t）

第十八圖	一等配德（-k）
（蟹止攝開口）	三、四等配櫛質（-t）
第十九圖	一等配沒（-t）
（蟹止攝合口）	三、四等配質迄術物（-t）
第二十圖	二等配鎋（-t）
（蟹攝合口）	

在這個表中，除了第一、三圖外，入聲配置的情形和《等子》都有出入，這是方音和時代的因素，使得主要元音上有差異的緣故。然而，-t、-k相混（如第四圖和第十八圖）以及-p不配陰聲，和《等子》是一致的。所以，《指掌圖》的入聲韻尾也是-？、-p兩類而已。

叁、 元代的《切韻指南》

一、 成書的淵源

此書爲元代劉鑑所作，全名《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依據序文「至元二年歲在丙子」，書成於1336。劉氏的序文說：

「僕於暇日，因其舊制，次成十六通攝……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爲體用。」

可見此書是根據金人韓道昭的《五音集韻》來編排字音的。韓氏書作於金泰和戊辰，即宋嘉定元年（1208年），所以《切韻指南》的語音仍是宋代音。

《切韻指南》熊澤氏序說：「古有《四聲等子》，爲流傳之正宗。」劉序又說：「因其舊制」，這個「舊制」正是指流傳正宗的等子。《切韻指南》依據這個舊制，配上《五音集韻》的韻字，而作成韻圖。

二、 和《等子》的比較

《切韻指南》和《等子》一樣在首行標注攝名、內外、和開合。圖式上先分四等，再分四聲，也沿襲《等子》。不過，《等子》分二十圖，《指南》卻分爲二十四圖，主要是因爲《等子》有三處合攝（「宕江」、「果假」、「曾梗」），《指南》只有「果假」合攝而已。《指南》又把咸攝中的「凡韻」依《韻鏡》的辦法，單獨立一圖。於是《指南》就多出了：江攝、梗攝開、梗攝合、咸攝合（凡韻）等四個圖。

多出四圖，是否表示語音系統有異呢？先說「凡韻」。在《韻鏡》裏，凡韻另成一圖是因爲念合口的緣故，所以《韻鏡》注明「外轉第四十一合」。可是《指南》的咸攝是注明「獨韻」的，是一個沒有開、合對立的攝。顯然凡韻已經由於異化作用（韻尾-m把介音u給排擠掉）而變得和其他收-m的字（如鹽、嚴、添）相同類了。所以《等子》的咸攝只有一圖，把「凡、鹽、嚴、添」等韻的字歸在一起了。《指南》卻因襲早期韻圖，把凡韻分開。

再說江攝。《指南》雖然沒有併入宕攝，可是在江攝的圖內注上了開口呼和合口呼。凡唇、牙、喉音字，如「江腔邦龐肛項……」等，均注爲開口呼；凡舌、齒音及來、日母字，如「樁幢雙瀧……」等，均注爲合口呼。一個圖而兼有開、合兩類字，這和韻圖的傳統是不符合的，顯然江攝字的韻母在《指南》中已有了變化，和《切韻》音系、早期韻圖是不同的。再看看《等子》「宕江」攝中，江韻字的排列，也是把唇、牙、喉音字歸入開口圖，把舌、齒音及來、日母字歸入合口圖。形式上雖有不同，實質上兩書所反映的江韻音讀完全是一樣的，《指南》在形式上把宕、江分開，也是受早期韻圖的影響罷了。

只有「曾、梗」分爲兩攝，是《指南》和《等子》在實際語音上有分別的地方。在《指南》的音系中，「梗攝」和《切韻》音一樣，仍爲〔a〕類元音，沒有受「曾攝」〔ə〕類元音的類化。而《等子》已經類化爲央元音〔ə〕了，所以才有「曾、梗」合攝的現象。這應該是方音的不同。

三、 聲母的變化

《指南》的聲母標目採用三十六字母，每圖分爲二十三行，這是沿襲《等子》的。除了保持舊傳統之外，《指南》在卷首所列的「交互音」四句歌訣中，也透露了當時語音裏，聲母變化的情形。這四句是：

知照非敷遞互通，泥孃穿徹用時同，
澄床疑喻相連屬，六母交參一處窮。

這裏顯示了在《指南》的時代，聲母實際發生了下列演化：

1.非敷兩母合而爲一。也就是說〔pf-〕和〔pf'-〕變成了一個〔f-〕。

2.知照兩系字合併。原屬舌面塞音的知系字，已變讀爲塞擦音，和照系字沒有區別。正如今天國語的情況一樣。

3.泥孃兩母合而爲一。原來屬舌面鼻音的孃母，變得和泥母一樣，念成了舌尖鼻音。

4.疑喻兩母合而爲一。表示舌根鼻音聲母已失落，於是，疑母就和零聲母的喻母沒有區別了。

四、 入聲的變化

《切韻指南》的入聲也兼承陰陽。陰入配合的情況是這樣的：

止攝—物質(-t)
遇攝—屋燭(-k)
蟹攝—曷末鎋質術(-t)
効攝—鐸覺藥(-k)
果攝—鎋鐸(-k,-t)
流攝—屋燭(-k)
深攝—緝(-p)
咸攝—合洽葉乏(-p)

從這個表看來，「効、遇、蟹」三攝三部宋元韻圖所配相同；止攝三部韻圖都不同；「流、果」兩攝《指南》和《等子》相同，《指掌圖》另成一系。不過，-k、-t相混（如《指南》果攝）和-p自成一系，是三部韻圖共有的現象。

第二節　宋元韻圖的幾個特點

壹、併轉爲攝

併轉爲攝和反映中古後期的語音，是宋元韻圖最主要的特點。早期韻圖有四十三轉，宋元韻圖併成了十六攝。所謂「攝」，就是「統攝」的意思。清《同文韻統》字母同異說云：

> 「其（指天竺字母）爲用也，以一音而攝衆音，統數字而歸一字，體元聲之機要，順韻語之自然。」

「以一音而攝衆音」，正是合數韻爲一攝的取義所在。例如「通攝」兼東冬鍾三韻，一圖兼有數韻，故稱爲「攝」。一攝兼數韻的情況如下：

通攝	一等	東、冬
	三等	東、鍾
江攝	二等	江
止攝	三等	支、脂、之、微
遇攝	一等	模
	三等	魚、虞
蟹攝	一等	咍、灰、泰
	二等	皆、佳、夬
	三等	祭、廢
	四等	齊
臻攝	一等	痕、魂

二等 臻
三等 眞、諄、欣、文
山攝　一等 寒、桓
二等 刪、山
三等 仙、元
四等 先
效攝　一等 豪
二等 肴
三等 宵
四等 蕭
果攝　一等 歌、戈
三等 戈
假攝　二等 麻
三等 麻
宕攝　一等 唐
三等 陽
梗攝　二等 庚、耕
三等 庚、清
四等 青
曾攝　一等 登
三等 蒸
流攝　一等 侯
三等 尤、幽
深攝　三等 侵
咸攝　一等 覃、談
二等 咸、銜
三等 鹽、嚴、凡
四等 添

下面再把各攝的性質作一分析：

攝名	所含轉	陽聲韻尾	獨韻否	四等齊全	內轉	通廣侷狹
通	1-2	-ŋ	獨		內	侷
江	3	-ŋ	獨			
止	4-10				內	通
遇	11-12		獨		內	侷

蟹	13-16			全		廣
臻	17-20	-n				通
山	21-24	-n		全		廣
效	25-26		獨	全		廣
果	27-28				內	狹
假	29-30					狹
宕	31-32	-ŋ			內	侷
梗	33-36	-ŋ				廣
曾	42-43	-ŋ			內	侷
流	37		獨		內	狹
深	38	-m	獨		內	狹
咸	39-41	-m	獨	全		狹

所謂「獨韻」者，《切韻指南》通攝末行解釋說：「所用之字不出本圖之內。」就是說這個攝只有一圖，而不分開、合兩圖的。

《切韻指南》各攝都注明「通、廣、侷、狹」，依據其門法的解釋，所謂通廣者「以其第三通及第四等也」；所謂侷狹者「爲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

我們把它說得簡單一些，就是：

〔通〕 有唇牙喉音伸入四等
無眞正四等韻字居其下
（如支脂眞諄）

〔廣〕 有唇牙喉音伸入四等
有眞正四等韻字居其下
（如仙祭清宵）

〔侷〕 無唇牙喉音伸入四等
無眞正四等韻字居其下
（如東鍾陽魚蒸）

〔狹〕 無唇牙喉音伸入四等
有眞正四等韻字居其下
（如尤鹽侵痲）

貳、合 攝

宋元韻圖初創之時，總共設計了十六個攝，但是今天所見的三部宋元韻圖都已經改變了這個原始面貌，《等子》和《指掌圖》都只有十

三個攝（合併「宕江」、「曾梗」、「果假」），《指南》有十五個攝（合併「果假」）。在語音上，這樣的措施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呢？我們分三方面來說：

一、 宕江合攝

就中古早期的《切韻》音系來說，宕、江兩攝的區別是〔-ɑŋ〕和〔-ɔŋ〕，在十六攝成立之初，必然還有這樣的區別，所以宕、江才會分成兩類。可是從《四聲等子》開始，江攝字已經變得和宕攝字沒有分別，都念成了〔-aŋ〕韻母，所以「宕、江」兩攝就被合併了。

二、 果假合攝

在《切韻》音系中、果、假兩攝同屬〔a〕類元音，到了中古後期，某些方言起了變化，果攝字念成了〔-o〕(由後低元音-ɑ變來)和〔-uo〕，和仍念〔-a〕的假攝成爲不同的主要元音，於是就分別設立了果、假二攝。可是在宋代的另外一些較保守的地區，果、假攝的字仍讀〔a〕類元音，根據這樣的念法，果、假二攝就被合併起來了。從三部宋元韻圖都合併「果假」看來，果攝變〔-o〕、〔-uo〕的地區並不很廣。

三、 曾梗合攝

在《切韻》音系中，梗攝屬〔a〕類元音（包含〔a〕、〔ɐ〕、〔æ〕、〔e〕等主要元音）；曾攝屬〔ə〕類元音。這種區別在中古後期仍有許多地區保存下來，所以就分成了曾梗兩攝。可是也有一些地區的梗攝字變成了以央元音〔ə〕作主要元音的念法，換句話說，就是被曾攝字類化了。這樣的情況之下，曾梗便合爲一攝了。

第十二講　中古後期語音概述

所謂中古後期，指的就是宋代語音。和六朝隋唐的語音比起來，無論在聲母、韻母、聲調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動。早年講聲韻學的，往往把上下一千年的語音籠統的叫做中古音，近年來學者在宋代語音的研究上，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了解宋代語音和《切韻》語音不能放在同一個平面上來看，於是近年來談聲韻，都趨向於更精確的區分爲中古早期與中古晚期。在前一講裏，我們談了宋代的等韻圖，這一講我們要介紹宋代的其他語料。包括了《集韻》、《五音集韻》（金）、《禮部韻略》、《韻會》（元）、《九經直音》、《聲音唱和圖》、《詩集傳》叶音等。

第一節　《集韻》

《集韻》始撰於景祐四年（1037年），成書於寶元二年（1039年），比《廣韻》晚三十一年。《玉海·卷四十五》：「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月，進呈頒行。」但《四庫提要》說：「此書奏於英宗時，非仁宗時，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宗仁宗景祐四年，宋祁等認爲陳彭年重修的《廣韻》，多用舊文，未能徹底革新，取材也欠勻稱，建議重修；於是仁宗命宋祁、丁度等人重撰，到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才由司馬光續編完成。

仁宗命令重修時，曾指示「所撰集務從該廣」，所以卷數由《廣韻》的五卷擴增爲十卷，包括平聲四卷，上去入聲各二卷。字數達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有《廣韻》的兩倍以上。各字的重文異體，羅列很多。

《集韻》的韻數和《廣韻》相同，但韻目的用字卻不太一致。例如「肴」改爲「爻」，「仙」改爲「僊」，「添」改爲「沾」，「嚴」改爲「噞」，「拯」改爲「抍」，「敢」改爲「敥」，「暮」改爲「莫」，「泰」改爲「太」，「慁」改爲「圂」，「線」改爲「綫」，「嶝」改爲「隥」，「梗」

改爲「栝」，「釅」改爲「驗」，「鑑」改爲「覽」，「沃」改爲改爲「渜」，「物」改爲「勿」，「鍇」改爲「鼾」，「脣」改爲「脣」。

在歸字上，《集韻》也有許多地方和《廣韻》不同，依據王力《漢語音韻學》所列，有下列幾處：（見王書第467頁）

1.「諄、準、稕、魂、混、緩、換、戈、果」九韻，《廣韻》只有合口呼，《集韻》則兼有開口呼。

2.「隱、斤、迄、恨」四韻，《廣韻》只有開口呼，《集韻》兼有合口呼。

3.《集韻》「軫、震」二韻僅有正齒三等及半齒音，其他各母字，在《廣韻》屬「軫、震」者，在《集韻》則屬「準、稕」。

4.《廣韻》平聲眞韻「影、喻」兩母，及見系開口四等字，在《集韻》屬諄韻。

5.《廣韻》「吻、問、物」三韻之喉牙音，在《集韻》屬「隱、斤、迄」，故《集韻》「吻、問、物」僅有唇音字。

6.《廣韻》「痕、很」兩韻之疑母字，在《集韻》屬「魂、混」。

7.《集韻》圂韻只有喉牙音，其他各紐在《廣韻》屬慁韻者，在《集韻》則屬恨韻。

8.《廣韻》「旱、翰」兩韻之舌音，齒音、半舌音，在《集韻》盡入「緩、換」。

9.《集韻》平聲歌韻僅有喉牙音，其他各母在《廣韻》屬歌者，在《集韻》則屬戈。

10.《廣韻》諄韻無舌頭音，《集韻》諄韻有舌頭音「天、年、顚、田」等字在韻末。

這些現象，李新魁的看法是：

「《集韻》所收的字，有的混淆了切語和歸韻之間的界限，即反切與歸韻不一致，反比不上《廣韻》整齊劃一。」（見《漢

語音韻學》第40頁）

此外，《集韻》還修改了《廣韻》的類隔切，改爲音和切。《集韻》韻例說：「凡字之翻切，舊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謂之類隔，今皆用本字。」例如：

支韻「卑，府移切」改爲「賓彌切」
　　「皮，符羈切」改爲「蒲糜切」
仙韻「綿，武延切」改爲「彌延切」
　　「篇，芳連切」改爲「紕延切」
江韻「椿，都江切」改爲「株江切」
寘韻「縋，地僞切」改爲「馳僞切」
語韻「貯，丁呂切」改爲「展呂切」
效韻「罩，都教切」改爲「陟教切」
鑑韻「覽，子鑑切」改爲「莊陷切」
厚韻「鯫，仕垢切」改爲「才垢切」

這類資料可以參看白滌洲《集韻聲類考》第234-236頁附錄(4)「《集韻》反切上字類隔改用音和一覽表」。

在收集字音方面，《廣韻》共有反切三千八百七十五音，而《集韻》共有四千四百七十三音。這也是「務從該廣」的結果。反切的用字，與《廣韻》也大不相同，雖然切出的音是一樣的。顯然，《集韻》有改良反切的意圖。我們可以比較兩書部分平聲韻目的反切：

	〔廣韻〕	〔集韻〕
東	德紅切	都籠切
鍾	職容切	諸容切
脂	旨夷切	蒸夷切

之	止而切	眞而切
魚	語居切	牛居切
虞	遇俱切	元俱切
模	莫胡切	蒙晡切
齊	徂奚切	前西切
皆	古諧切	居諧切
灰	呼恢切	呼回切
眞	職鄰切	之人切
魂	戶昆切	胡昆切

由此可知，反切上字的安排是考慮到聲調的，這裏的例子都是用平聲切平聲。反切上字也講究開、合的區別，像「東、鍾」二字的反切上字「德、職」，改爲「都、諸」正是爲了開合的一致。《廣韻》反切上字通常是一二四等爲一類，三等自成一類；《集韻》則一二三等爲一類，四等自成一類，也就是四等字的反切上字也改用四等字。反切上字還顧及了洪、細的不同，以細音切細音，以洪音切洪音。由於反切上字需作如此周詳的考慮，所以所用的反切上字也特別繁雜，《廣韻》的反切上字只有四百多個，《集韻》增加到八百六十多個。

《集韻》各韻內的聲母比較有次序，大致是把同組別的聲母如「見溪群疑」、「端透定泥」列在一起，這種編排方式顯然受了等韻圖的影響。到了後來的《五音集韻》(1212年)就完全按照字母順序，以「見」爲首，終於「來、日」來安排韻內的字。這是《集韻》開其端的。

《廣韻》韻目下皆注明「同用」、「獨用」，《集韻》在這方面也作了更動。共合併了十三處：

1.文欣通	5.鹽嚴添通	9．咸銜凡通
2.吻隱通	6.琰儼忝通	10.豏檻范通

3.問焮通　　7.艷釅梴通　　11.陷鑑梵通

4.勿迄通　　8.葉業帖通　　12.洽狎乏通

13.代隊廢通

這項調整，一定也有實際語音的依據。王力在《漢語音韻》中說：

「在杜甫的詩裏，欣與眞諄押韻，廢與霽祭押韻，可見第八世紀時，欣與眞相近，廢與霽祭相近。現在（案指十一世紀）欣不併入眞諄而併入文，廢不併入霽祭而併入代隊，顯然是因爲時代變了，語音系統也變了。鹽添咸銜嚴凡六韻，在《廣韻》分爲三類：鹽添同用，咸銜同用，嚴凡同用。可見當時嚴與凡的韻母相近，現在嚴併入鹽添，凡併入咸銜，也顯示出語音系統的改變。」（見其書第62、63頁）

又說：

「凡韻去聲（梵韻）有〝劍、欠〞二音，大約實際讀音已經混入嚴韻去聲（釅韻）去了，所以它們也就跟著釅韻併到艷梴裏去。《集韻》已經正式把它們收入驗韻（即釅韻）。後來《佩文詩韻》又排徊於古今之間，既把它們歸入艷韻，又把它們歸入陷韻。」（見其書第63頁）

除了韻目通用的放寬之外，在審音定韻上，實際上並沒有超出《廣韻》的基本體例和範圍。韻母系聯分類，和《廣韻》基本上是一致的。聲母方面，照二與照三兩系還有分別，喻三與喻四也有界限，保存了《切韻》的體系。但船、禪不分，泥、娘也不分，這是不同之處。

在注解的體例方面，《廣韻》是先釋字義，後注字音，音義之後，附列異體字；《集韻》則先音後義，異體字都緊附在本字之下。

下面引兩書「竹、竺」二字的注解作比較：

〔集韻〕

竹　張六切，《說文》：冬生艸也，象形。不垂者筜箬也。亦姓。文十三。

竺　天竺，西域國名，亦姓。

〔廣韻〕

竹　說文作艸，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筜箬也。《史記》曰：渭川千畮竹，其人與千戶侯等。亦姓，本姜姓，封爲孤竹君，至伯夷、叔齊之後，以竹爲氏，今遼西孤竹城是。後漢有下邳相竹曾。張六切。

竺　天竺，國名。又姓，出東莞。後漢擬陽侯竺晏，本姓竹，報怨有仇，以謂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而移於琅邪莒縣也。又冬毒切，厚也。俗作「笃」。

由此可知，《集韻》把《廣韻》中所敍的姓氏源流、州郡沿革全加刪除。

另外，《廣韻》一字兩音者，往往互注切語，《集韻》則把重音之互注也刪去，使得兩收之字不易查考，這是它不及《廣韻》之處。

不過，《集韻》有許多引證古書的材料，很有價值。例如所載《經典釋文》的音讀，即有和今本《經典釋文》不同的地方。段玉裁注《說文》曾據以定古音、辨古體、王念孫作《廣雅疏證》亦據以補闕訂譌。

第二節　《五音集韻》

《五音集韻》爲金韓道昭所撰。道昭字伯暉，眞定松水人。書成於崇慶元年（1212年）。所收之字，大致上以《廣韻》爲藍本，而增入之字則以《集韻》爲藍本。

本書有兩項特點：

1.它根據當時北方的實際語音，把《集韻》的二百零六韻合併爲一百六十韻。各韻的先後次序也和《廣韻》、《集韻》不全同。下面舉出《五音集韻》的平聲爲例：

〔上平聲〕

一東	二冬	三鍾
四江	五脂支之	六微
七魚	八虞	九模
十齊	十一皆佳	十二灰
十三咍	十四眞臻	十五諄
十六文	十七殷	十八元
十九魂	二十痕	廿一寒
廿二桓	廿三山刪	

〔下平聲〕

一仙先	二宵蕭	三肴
四豪	五歌	六戈
七麻	八陽	九唐
十庚耕	十一清	十二青
十三蒸	十四登	十五尤幽
十六侯	十七侵	十八覃談
十九鹽添	二十咸銜	廿一凡嚴

合併後的界限和《廣韻》韻目下的同用、獨用不合，和《集韻》改訂的通用十三處也不一致，和平水韻的情況也不同，可見它是個獨立的體系，完全以當時北地的口語爲依據的。

2.《廣韻》各韻中字的先後，並無次序。《集韻》漸以聲母的組別來排列。到了《五音集韻》，各韻都用三十六字母統率所錄的字，並按

字母的次第分列不同的小韻，每個小韻標明屬於何等。韓道昭的序說：

「陳其字母，序其等第，以見母牙音爲首，終於來日字。」

這是韻書受等韻學理的影響，在技術上的改進。後來的《韻會》和《音韻闡微》也都是按三十六字母排列的。根據《五音集韻》韓道昇（道昭的堂兄）的序，把字母和等呼觀念引進韻書中的，在其前還有金熙宗皇統年間(1141-1149)的荆璞「特將三十六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韓氏正是採用了荆氏的辦法。元代的劉鑑，又依據了《五音集韻》作成了等韻圖《切韻指南》。

韓道昭之父孝彥曾有《四聲篇海》一書，《四庫提要》說：

「是篇以《玉篇》五百四十二部，依三十六字母次之，更取《類篇》及《龍龕手鏡》等書，增雜部三十有七，共五百七十九部。凡同母之部，各辨其四聲爲先後，每部之內，又計其字畫之多寡爲先後，以便於檢尋。其書成於明昌、承安間，迨泰和戊辰，孝彥之子道昭改併爲四百四十四部，韓道昇爲之序。」

韓氏父子的兩部書，合稱《篇韻類序》，「篇」指的是孝彥所編，以《玉篇》爲本，「韻」指的是道昭所編，以《廣韻》爲本。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說：

「這二書間的關係，正和《玉篇》、《廣韻》間，以及《類篇》、《集韻》間的關係差不多，都可以說是一書兩體；而從中得窺見宋金時文字音韻著述演進的情形。」（第120頁）

現流傳之《五音集韻》，並不是最早的撰本，據韓氏在自序中說，前此已印行過一本韻書，大約是在金泰和八年（1208年）。因爲王世貞《五音集韻》書後云：道昭之父孝彥因《五音篇》集字之未精，改《玉篇》歸於五音，逐三十六母列之；道昭本之，與其子德恩、猶子德惠、

增王德珪增訂爲《五音集韻》一書，成於金章宗之泰和八年。後來到了崇慶元年又加以重刊改併，增加了字數，現在所見的就是重刊的本子。

第三節　《禮部韻略》

《韻略》顧名思義，就是《廣韻》、《集韻》的節本。清邵長衡《韻略》敍錄說：

「《禮部韻略》五卷，宋景祐四年，詔國子監頒行。藝文志載，景祐《禮部韻略》五卷，又淳熙監本《禮部韻略》五卷。吾意當時雖有《廣韻》、《集韻》，二書不甚通行，蓋《廣韻》多奇字，《集韻》苦浩繁也。《禮韻》雖嵗爲科舉設，而去取實亦不苟；每出入一字，必徑兩省看詳，禮部頒下，故又有申明續降諸字。字既簡約，義多雅馴，學士歙然宗之。」

可知此書在宋代是一部十分通行普及的考試參考書，在科舉時代，很受讀書人的歡迎。《韻略》的編修不止一次，最早是由邱雍所撰，《玉海》卷十五說：「按《崇文目》，雍撰《韻略》五卷，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考試。」戴震《聲韻考・卷二》也說：

「是時無《禮部韻略》之稱，其書名《韻略》，與所校定《切韻》同日頒行，獨用、同用不殊。明年，《切韻》改賜新名《廣韻》。而《廣韻》、《韻略》爲景德、祥符間詳略二書。」

《玉海》說：

「景德四年(1007年)，龍圖閣待制戚綸等承詔詳定考試聲

韻；綸等以殿中丞邱雍所定《切韻》同用、獨用例及新定條例參定。」

這本景德年間刊行的《韻略》，現在已經不存了。今日所見的是景祐間刊行的《禮部韻略》。戴震《聲韻考》卷二說：

「景祐四年（1037年），更刊修《韻略》，改稱《禮部韻略》；刊修《廣韻》，改稱《集韻》。《集韻》成於《禮部韻略》頒行後二年，是爲景祐、寶元間詳略二書。獨用、同用例，非復《切韻》之舊，次第亦稍有改迻矣。」

這部新修的《禮部韻略》和《集韻》並行，它也和《集韻》一樣，把獨用之韻十三處，改爲同用。當時一般讀書人身邊所備的都是這部《禮部韻略》，《廣韻》、《集韻》只供少數學者研究之用而已。

其後，這部書又經過多次的增修。《玉海》卷四十五說：

「元祐五年，博士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啓宗隨韻輯補，尚多闕遺。三十二年，毛晃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淳熙《禮部韻略》五卷，元年，國子監言，前後有增改刪削，及多差舛，詔校正刊行。」

這裏就提到了元祐、紹興、淳熙三次的修訂。《四庫提要》說：

「每有陳奏，必下國子監看詳，再三審定，而所附刊韻末。……蓋既經廷評，又經公論，故較他韻書特爲謹嚴。然當時官本已不可見，其傳於今者，題曰《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

現在所流傳的正是毛晃於紹興年間所撰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以及淳熙年間的《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

此書所收字數比《廣韻》大爲減省，但韻數還是二百零六，語音

系統仍是中古早期的。可見它是相當保守的一部韻書。只有在韻目名稱上有一些調整。下面是《禮部韻略》和《廣韻》韻目之不同處：

〔廣韻〕	〔禮部韻略〕	〔廣韻〕	〔禮部韻略〕
桓	歡	号	號
魂	𪓛	映	敬
仙	僊	物	勿
肴	爻	鐸	鞳
儼	广	怗	帖

第四節　《平水韻》

近世讀書人作舊詩用韻通行的《詩韻合璧》、《詩韻集成》共分一百零六韻，它是承襲清康熙間頒行的《佩文詩韻》，而《佩文詩韻》又是沿用元代陰時夫的《韻府群玉》，陰時夫又是把南宋平水劉淵編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所歸併的一百零七韻再省去一個「拯韻」（併於迥韻）而成，這一系列的韻書就叫做「平水韻」。

把二百零六韻加以併合，始於韓道昭的《五音集韻》，劉淵更進一步把《集韻》韻目上所注明的同用各韻合併，又把不同用的「徑韻」和「證、嶝」也併爲一韻，於是形成了一百零七韻的系統。這個系統綿延流傳至今，將近千年之久。

劉淵的書作於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現已亡佚。它的分韻爲黃公紹《古今韻會》所沿用，《韻會》是保存這個系統，今天還能見到的最早的韻書。《韻會・凡例》說：「近平水劉淵始併通用之類似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下面是平聲的韻目：

〔上平〕一東　二冬　三江　四支　五微　六魚　七虞

八齊 九佳 十灰 十一眞 十二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下平〕一先 二蕭 三肴 四豪 五歌 六麻 七陽
八庚 九靑 十蒸 十一尤 十二侵 十三覃 十四鹽
十五咸

顧炎武《音論》上說：

「按《唐韻》分部，雖二百有六，然多注同用；宋景祐又稍廣之，未敢擅改昔人相傳之譜。至平水劉氏，師心變古，一切改併；其以證、嶝併入徑韻，則又景祐之所未許，毛居正（毛晃之子，紹興年間曾增補《禮部韻略》）之所不議；而考之於古，無一合焉者也。」

事實上，平水韻的合併是反映了當時語音的，顧氏站在《廣韻》的立場，所以認爲平水韻不合於古。

根據近世學者的研究，平水韻的系統還不是始於劉淵。在劉氏以前，還有一部王文郁的《新刊韻略》，刊行於正大六年己丑（1229年），早於劉書二十多年。只有一百零六韻，已併上聲拯於迥韻。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八》說：

「自王文郁《新刊韻略》出世，人始知今韻一百六部之目不始於劉淵矣。余又見金張天錫《草書韻會》五卷，前有趙秉文序，署正大八年（1231年）二月。其書上下平聲各十五韻，上聲二十九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凡一百六部，與王文郁同。王韻前有許古序，署正大六年（1229年）己丑季夏，前乎張書之成才一年有半。又王韻刊於平陽，張書成於南京，未必即用王韻部目。是一百六部之目，並不始於王文郁；蓋金人舊韻

如是，王、張皆用其部目耳。」

由此可知，所謂平水韻實際上是淵源於金人的傳統舊韻。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更發現《山西通志》書目有「毛麾《平水韻》」，麾於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授校書郎，有《平水集》行世。他說：

「所謂《平水韻》，既不是劉氏所創，也不是王文郁所創；論刊行的時代，劉書固在王文郁之後，而劉書未必是根據王文郁韻而作。因爲劉氏《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有一百七韻，而王文郁……只有一百六韻，已併上聲拯韻於迥韻；又兩書都以"新刊"爲名，都別有所本；毛麾《平水韻》就是在這兩書之前的。」

又說：

「合併韻部乃是原出於金時功令。金人取士，也注重詞賦，大概當時採取宋代的官書，而加以併合，所以一百七部和一百六部的韻目，都是由金人所爲。王文郁、張天錫、劉淵諸人的作品，都是依據於金人的官書的；王、劉把這種官書加以刊定，也不過是增字加注而已。」（《中國音韻學史》第129、130頁）

從金人於十二世紀初稱帝至今，平水韻已流傳了八、九百年，今天它除了作爲舊詩寫作、閱讀的押韻參考之外，也是我們藉以了解宋代語音的材料。

第五節　《古今韻會舉要》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是元代熊忠依據南宋黃公紹的《古今

韻會》改編的。黃氏的原本現已散佚。黃公紹，字直翁，號在軒，南宋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進士，不久南宋亡（1279），入元不仕。

黃氏此書很重視訓詁，徵引的典故很豐富。後來，熊忠覺得「編帙浩翰，四方學士，不能徧覽」「因取《禮部韻略》，增以毛、劉二韻，及經傳當收未載之字，別爲《韻會舉要》一編」（見熊忠自序）。

熊忠字子忠，和黃公紹同鄉，都是昭武人（今福建邵武縣）。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把黃、熊二人誤認爲是甘肅張掖人，因而把《韻會》的語音當作了元代的西北方音。我們認爲《韻會》實際上是反映了宋、元之間的南方語音，理由如下：

1.《韻會》卷首有盧陵劉辰翁序文：「……江閩相絕，望全書如不得見……」此所謂「江」即江西盧陵，是劉氏自己的籍貫，「閩」指福建昭武，是《韻會》作者的籍貫。

2.代表元代北方通行語音的《中原音韻》（作於1324年）只比《韻會》（1297年）晚二十多年，其聲母已完全清化，而《韻會》卻完整的保留了濁音聲母（群、定、並、奉、從、澄、邪、禪、匣等），這可能不是時間不同而產生的變化，應該是地理區域不同所致。

3.《韻會》還有二十九個入聲韻，而代表北音的《中原音韻》已經把入聲派入平上去聲中了。

4.《韻會》經常引述「蒙古韻」和《韻會》語音的不同來作比較。例如：

「焉」　音與延同，蒙古韻音疑母（《韻會》屬喻母）
「牙」　牛加切，蒙古韻音入喻母（《韻會》屬疑母）
「位」　喻累切，蒙古韻音入魚母（《韻會》屬喻母）

蒙古人興起於北方，元人的政治中心也在北方，稱爲「蒙古韻」的，很可能是一部反映北方語音的韻書。鄭再發在《蒙古字韻跟八思巴字有關的韻書》中列出《韻會》和《蒙古韻》的不同在聲母方面有

24例，在韻母方面有21例（見其書第28-31頁）。而在聲母中，《蒙古韻》把疑母唸成喻母的佔了14例，這種舌根鼻音大量失落的情況，正是北方音的特色（可參考《中原音韻》的疑母字）。《韻會》正因爲是南方音，所以和《蒙古韻》有顯著的不同。

5.和《中原音韻》不同，和《蒙古韻》不同的語音，當然也有可能是某一種偏僻的北方方言，但是以一個福建人（《韻會》作者）來說，竟然花這麼大工夫去描寫一個偏僻的北方方言，似乎是難以想像的。只有說他們所描寫的，是自己熟悉的家鄉語言，或南方通語，才比較合情理。

6.黃公紹作《古今韻會》，何以熊忠特別看中這部韻書，而爲它作《舉要》？何以熊忠沒有選擇別的韻書？如果我們從籍貫來看，兩人正好都是昭武人，這也許不止是個偶然的巧合。如果說，這部韻書所表現的，正符合他們所習用的語言，正因爲這種親切感，所以熊忠選擇了一部同鄉的書作了舉要。

7.黃公紹是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進士。當時疆域範圍只包括南方，他的活動區域也只限於南方，不太可能去紀錄一個北方方言。南宋亡後，他沒有再做官，而隱居於樵溪。在他的文學作品中，都是歌詠南方的景物，從無一點去過北方的迹象。例如：「儘教看得幾吳舡」、「飛過蘇堤健鬥風」、「懷王去後去沈湘」、「躍來奪錦看吳兒」、「朝了翟山朝岳帝，十分打扮是杭州」、「西泠橋畔草連汀」、「欲學楚歌歌不得」（以上瀟湘神端午競渡棹歌）、「柳絲染出西湖色」（滿江紅花朝雨作）、「庾嶺未梅，陶園休菊」（踏莎行）、「見說郴江，父老多時問來暮」（洞仙歌劉守之任）。由此可以看出黃公紹生平活動的範圍，不出南部地方。因此，我們說《韻會》的語音依據是元代的南方音，應當是近乎情理的。

熊氏成書的時間，依其自序，是丁酉歲，也就是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全書分一〇七韻，其卷首凡例云：

「舊韻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聲，凡二百六韻，今依平水韻，併通用之韻爲一百七韻。」

亦即上平十五韻，下平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和今日流行的詩韻一〇六韻比較多，多了一個「拯韻」。

韻數簡併的原因，是語音的變遷，使許多韻之間的區別消失了。《韻會》上平聲韻目後案語說：

「舊韻（案指二〇六韻）所定不無可議，如支脂之、佳皆、山刪、先仙、覃談本同一音，而誤加釐析，如冬東、魚虞、清青，至隔韻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併通用之類，以省重複。」

《韻會》的組織受當時等韻學說的影響很大，《四庫提要》說：

「自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始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顚倒唐宋之字紐，而韻書一變；南宋劉淵淳祐壬子所刊《禮部韻略》，始合併通用之部分，而韻書又一變。忠此書，字紐遵韓氏法，部分從劉氏例，兼二家所變而用之，而韻書舊第，至是盡變無遺。」

《提要》所說的兩變，一是上述各韻的併合，一是韻內各字的組織化。舊韻書的韻內各字全無次序，任意排列，到了金韓道昭的《五音集韻》(1212年)，才把每一韻的字統以字母，以牙音見母爲首，終於來日兩母。非但分紐，而且每紐各分四等。《韻會》承襲了這個方法，所以《提要》說「字紐遵韓氏法」。《韻會・凡例》云：

「舊韻所載，本無次序；今每韻並分七音四等，始於見，終於日，三十六母爲一韻。」

可知其各韻的組織和《五音集韻》相同。然《韻會》表面上雖依傳統的分韻（平水韻），實際上卻隱藏著宋元的語音系統。其凡例云：

「舊韻所載，考之七音，有一韻之字而分入數韻者，有數韻之字而併爲一韻者，今每韻依七音韻，各以類聚。注云：已上案七音屬某字母韻。」

這是因爲韻目承襲舊制，當時的實際語音卻已有不同，作者爲了把這些不同的地方顯示出來，於是加注「屬某字母韻」以表示其界限。例如「東韻」分成了下面幾類：

公、空、東、通……稱爲「公字母韻」
弓、穹、窮、嵩……稱爲「弓字母韻」
雄稱爲「雄字母韻」

這樣，東韻就有了三類韻母。這就是「數韻之字而併爲一韻者」。至於「一韻之字而分入數韻者」，例如「公字母韻」分見於下面幾個韻中：

東韻　公、空、東、通……
登韻　肱、肱、弘……
庚韻　觥、盲、橫……

因此，我們可以藉著「字母韻」而了解當時的語音系統。除了在聲韻方面的價值外，《韻會》在文字學、訓詁學方面也有極高的價值。清張行孚光緒九年重刊《古今韻會舉要》跋云：

「……通文字之原流，明經傳之假借，實非淺見寡聞者所能襲取，固不獨書中所引《說文》爲《繫傳》眞本致可貴也。……講小學者，苟得《韻會》先讀之，正復事半功倍，豈如尋常韻書據摭故事，僅資詞賦漁獵者所可同日語哉！」

可知《韻會》一書實在是語文學上豐富的寶庫。

至於《韻會》的反切，是沿襲《集韻》而來，所反映的語音，還是《切韻》的古老系統。《韻會》上平聲東韻「公」字下案語說：

> 「孫愐《唐韻》、《禮部韻略》、與許愼《說文》、陸德明《釋文》所注之字，反切互異，其音則同，惟司馬文正公諸儒所作《集韻》，重定音切，最爲簡明。如本韻『公』字，《說文》君聰切、《唐韻》古紅切、《集韻》沽紅切，今依《集韻》，後皆倣此。」

這裏所說的《集韻》重定音切，是指《集韻》在反切形式上作了一些改良，例如反切上字儘可能照顧聲調和開合的分別。這就是《韻會》作者認爲「最爲簡明」，而樂於採用的原因。這段話所謂「反切互異，其音則同」，是指傳統的反切，和宋元的語音已經不合。原來不同音的字，許多都已沒有區別。例如東韻「蓯」字下注：「音與蒙同」，反切卻有「謨中切」和「謨蓬切」的不同。又如冬韻「攻」字下注：「音與東韻公同」，反切卻分別是「沽宗切」和「沽紅切」。

所以，我們探求《韻會》的音系，應從「字母韻」看，不能由反切看。《韻會》共有37組陽聲類字母韻，29組陰聲類字母韻，入聲韻29個。下面是它們平上去相承的情形和各韻的音值：

1.陽聲韻

收舌根鼻音〔-ŋ〕的：

公孔貢	-uŋ	莊壯	-oŋ
弓拱供	-iuŋ	掯肯亘	-əŋ
岡皖鋼	-aŋ	京景敬	-iŋ／除匣毋外
江講絳	-iaŋ	經剄勁	-iəŋ
光廣誑	-uaŋ／除匣毋外	瓊杏行	-iŋ／匣毋
黃晃○	-uaŋ／匣毋	雄頃○	-yəŋ
		兄○○	-yuŋ

收舌尖鼻音〔-n〕的：

根懇艮　-ən
巾謹靳　-iən
欣緊焮　-in
分袞賗　-uən
鈞稛攥　-yən
雲隕運　-yn
干笴旰　-an
閒簡諫　-ian
韃蹇建　-ien／濁聲母
堅繭見　-ien／清聲母
賢峴現　-ien／匣母
官管貫　-on
關撰慣　-uan
涓畎睊　-yen
鳶卷孿　-yan

收雙唇鼻音〔-m〕的：

簪○譖　-əm
金錦禁　-iəm／除曉母外
歆○○　-iəm／曉母
甘感紺　-am
緘減鑑　-iam
箝檢劍　-iem
兼歉歉　-im／除匣母、曉母外
嫌○○　-im／匣母
欦險○　-im／曉母

2.陰聲韻

開尾韻：

牙雅訝　-a
嘉賈駕　-ia／來自古洪音
迦灺藉　-ia／來自古細音
瓜寡跨　-ua
嗟且借　-ie
嚼○○　-ye
歌哿箇　-o
戈果過　-uo

-i韻尾（含-ï，-i韻母）：

貲紫恣　-ï
嬀軌媿　-uei／曉母

鷄啓計	-i	麾毀諱	-uei／除曉毋外
規癸季	-ui／除影、喻外	該改蓋	-ai
惟唯恚	-ui／影、喻毋	佳解懈	-iai
羈已寄	-ei	乖掛怪	-uai

-u韻尾（含-u韻母）：

孤古顧	-u	樛糾鼬	-iəu
居舉據	-iu	高杲誥	-au
鉤耇薅	-ou／除唇音外	驕矯撟	-iau／來自古細音
裒掊戊	-ou／除奉毋外之唇音	交絞教	-iau／來自古洪音
浮婦復	-ou／奉毋	驍皎叫	-ieu
鳩九救	-iou		

如果從中古音到《韻會》的演變看，韻母方面有幾點值得注意的：

1.除了「官」、「關」兩韻外，一、二等字已無區別。例如一等的「肝、單、珊」和二等的「班、蠻、刪」同見於「干韻」中。而「該韻」既包含了一等咍韻字，也有二等皆佳韻字。「高韻」既包含了一等豪韻字，又有二等肴韻字。

2.中古的三等韻和四等韻，在《韻會》中已經完全不分。例如「羈韻」既有三等的「支、脂、之、微」諸韻字，又有四等的齊韻字。「驍韻」既有三等宵韻字，又有四等蕭韻字。而「箝韻」中，三等的「炎、淹、廉」和四等的「添、店、念」並列。

3.二等牙喉音的字大部分已由洪音變成了細音。例如「閒韻」的「姦、柬、諫」(-ian)、「嘉韻」的「家、假、架」(-ia)、「交韻」的「郊、絞、較」(-iau)等。只有少部份仍保留原來的洪音性質，如「牙韻」的「牙、雅、亞」(-a)「干韻」的「眼、晏」(-an)等字。

4.輕唇音的字，如「番、反、煩」等，都失去了本有的〔j〕介音，

由細變洪了。「干」、「公」、「岡」、「甘」等韻的輕唇音皆然。

5.舌尖元音〔ï〕已經產生，因此有「貲韻」的設立。不過，其範圍不若今天國語之大，有些國語念舌尖元音的字，在《韻會》中仍讀爲舌面元音〔-i〕。例如「支、知、翅、池、詩、貳、餌……」等字，《韻會》放在「羈韻」(-i)，而不放在「貲韻」(-ï)。此外，就「貲韻」的字絕大部分是〔ts-〕系看來，很可能近代漢語的舌尖元音是從〔ts-〕系字先產生的。

6.只收舌根音（牙喉音）的韻很多，例如「規韻」、「惟韻」、「麾韻」、「佳韻」、「交韻」、「嘉韻」、「瓜韻」、「瘸韻」、「樛韻」。表現了韻母的實際音值和聲母的條件有著相當的關係。

7.《韻會》的知照系字已併爲一類聲母（見下文），它可以配洪音，也可以配細音，和只配洪音的國語捲舌念法在聲母音值上應該有所不同。

8.〔a〕類主要元音未完全受介音〔i〕或〔y〕的同化，因此有〔-ian〕韻母和〔-ien〕韻母的對立，也有〔-yan〕韻母和〔-yen〕韻母的對立，〔-iam〕韻母和〔-iem〕韻母的對立。至於國語的主要元音則全部同化爲〔e〕了。

9.有一部分字的主要元音失落了，和沒有失落的形成對立。例如：

〔-iən〕	銀眞申人（巾韻）	〔-in〕	欣緊釁（欣韻）
〔-yən〕	君春倫閏（鈞韻）	〔-yn〕	尹隕運（雲韻）
〔-iəŋ〕	庚輕更興（經韻）	〔-iŋ〕	迎兵成（京韻）
〔-iem〕	嚴閃店廉（箝韻）	〔im〕	厭嫌險（兼韻）

10.唇音仍有保存合口讀法的，例如「分韻」的「分、盆、門」等字和「昆、敦、村、魂」等字並列。

11.「孟、朋」等字有〔-uŋ〕、〔-əŋ〕兩讀，和今日通行於社會的讀法相同。

12.「營、瑩、憬、穎」等字和「弓、窮、嵩、隆」等字一樣念作〔-iuŋ〕，國語失落主要元音，念〔-iŋ〕。

13.中古的細音字「匡、狂、王」，《韻會》失去〔i〕介音，入「光韻」，和今日國語相同。

14.「侯、喉、吼」（鳩韻-iou）和「痕、很、恨」（巾韻-iən）等字在《韻會》中念細音，和現代方言不合，也許是某種古方言的殘留。《康熙字典》「侯」字下有這樣的記載：

> 「與〝兮〞通。《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索隱》曰：沛詩有三兮，故曰三侯，兮侯古韻通。」

除了上述這些特點之外，《韻會》的重紐字也是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自《切韻》系韻書、早期韻圖之後，能反映實際音讀，又能分別重紐字的語料，只有《韻會》。下面是《韻會》重紐的情況：（「同」字表示重紐三、四等已無區別）

	三等	四等
支脂	唇　嬀韻（-uei） 牙喉｝羈韻（-ei），嬀韻（-uei）	唇　羈韻（-ei） 牙喉｝雞韻（-i），規韻（-ui）
眞諄	平上去（同） 入｛唇　國韻（-ue?） 牙喉｝訖韻（-i?）	平上去（同） 入｛唇　訖韻（-i?） 牙喉｝吉韻（-iə?）
祭	（同）	（同）
仙	（同）	（同）
宵	唇（同） 牙喉｝驕韻（-iau）	唇（同） 牙喉｝驍韻（-ieu）
侵（影母）	（同）	（同）

鹽（影母）	平 上 去　} 箝韻（-iem） 入（同）	平 上 去　} 兼韻（-im） 入（同）

左邊所注的韻是《廣韻》的韻目，格內的韻是《韻會》的字母韻。我們可以看出《韻會》把《廣韻》同一韻的重紐三、四等字歸入不同的字母韻中。在《廣韻》九個有重紐現象的韻中，有六個韻還能分別重紐三、四等字。我們可以作以下四點分析：

1.六個韻中，有三個陽聲韻——眞諄、鹽，它們的演化情況都是平上去爲一組。入聲爲一組。就眞諄來看，平上去已不分三、四等，入聲仍有分別；就鹽韻來看，平上去仍有分別，而入聲已不分三、四等。這是因爲從宋代以來，入聲性質已普遍發生變化，語音結構上已不再和陽聲韻相配，當然在語音演化上也無法和陽聲韻平行了。

2.所有保留三、四等區別的韻，都是唇音一種狀況，牙喉音是另一種狀況。顯示了韻母的演變受到聲母的制約，牙、喉音發音部位接近，所以演化方式一致。

3.唇音三、四等有區別的四個韻「支脂、眞諄」當中，都是把三等念爲合口，四等念爲開口。

4.《韻會》重紐三、四等字的對立，在韻母張口度的大小方面有顯著的不同。爲求醒目，再把韻母摘出比較如下：

〔三等〕　-ei，-uei，-iau，-iem

〔四等〕　-i，-ui，-ieu，-im

從《韻會》的資料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古重紐的區別是在韻母方面。因爲《韻會》的作者大體上是以「字母韻」來區別重紐三、四等字，而不是以其「新三十六母」系統來區別。

接著，我們就談談《韻會》的聲母體系——新三十六字母。宋代

以來，大家都熟悉三十六字母，正如熟悉平水韻一樣。《韻會》也有「三十六字母」，各韻就按照三十六母的次序排列所屬的字。但是，《韻會》的三十六母和傳統流行的並不相同。不同之處，正是當時語音的反映。

《韻會》卷首有《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是個音韻簡表，注明每個字所屬的字母。韻內卻是用「宮商」和「清濁」來表示每個字的聲母，下面把這種分類和卷首《通考》的三十六母作一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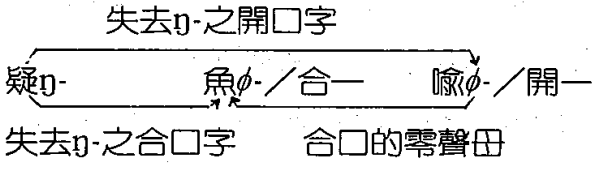
	角	徵	宮	次宮	商	次商	羽	半徵	半商
清	見	端	幫	非	精	知	影		
次清	溪	透	滂	敷	清	徹	曉		
次清次					心	審	幺		
濁	羣	定	並	奉	從	澄	匣		
次濁	疑	泥	明	微		娘	喻	來	日
次濁次	魚				邪	禪	合		

所謂「角、徵、宮、商、羽」，其實就是「牙、舌、唇、齒、喉」五音。宮和次宮的分別是重唇音和輕唇音；次商是正齒音，和齒頭音的商有別。傳統所無的「次清次」和「次濁次」是指清擦音和濁擦音，其中的「幺、魚、合」三母是《韻會》新增的，而知、照兩系字則發生了合併。

這樣的新三十六字母反映了怎樣的語音變化呢？我們可以分兩方面說：

1.「幺、魚、合」三母

幺母代表一羣失落喉塞音的影母字。魚母代表失落舌根鼻音的合口字，和原本就是零聲母的喻母合口字（大部分是中古的喻三）。可用下圖表示「疑、魚、喻」三母的變化關係：



至於「合母」代表匣母的洪音字，「匣母」只代表匣母的細音字而已。換句話說，《韻會》的匣母字是稍帶顎化的舌根濁擦音，合母是不顎化的舌根濁擦音。

2.中古音的舌上音「知、徹、澄」和正齒音「照、穿、牀、審、禪」兩組聲母，到了《韻會》的新三十六母中，只用「知徹澄審禪」一組表示。它們很可能已經變成了舌尖面的塞擦音和擦音〔tʃ〕、〔tʃʻ〕、〔dʒʻ〕、〔ʃ〕、〔ʒ〕了。韻內的字也經常表現出「知、照」兩系字的相混。例如：

(1)東韻「終」，照母，注云：「音與中（知母）同」。

(2)鍾韻「鍾、衝」屬照、穿母字，卷首《通考》注爲知、徹母。

(3)江韻「窗」，穿母二等字，《通考》注爲徹母。

(4)魚韻「豬」，知母，注云：「音與諸（照母）同」。

(5)先韻「船」，床母三等字，注云：「音與椽（澄母）同」。

這種知、照合流的現象是宋代語音的普遍情況。它在許多宋代的語料中都可以看到。

在聲調的演化方面，《韻會》最特出的是入聲性質的改變。

《韻會》有29個獨立的入聲韻，並沒有像《中原音韻》那樣把入聲派入平、上、去中，可知《韻會》音系中，入聲仍然存在。但是原有的-p、-t、-k三種韻尾卻變成了同樣的喉塞音韻尾〔-ʔ〕。這種現象可以從下列各韻所收的字得知：

1. 穀韻　突卒（-t），禿族（-k）
2. 匊韻　術律（-t），肅竹（-k）
3. 櫛韻　戢澀（-p），櫛瑟（-t）
4. 訖韻　急執（-p），必實（-t），極直（-k）
5. 吉韻　吉詰（-t），激檄（-k）
6. 國韻　筆密（-t），碧域（-k）
7. 橘韻　橘茁（-t），焱鬩（-k）

8. 聿韻　聿　(-t)，役　(-k)
9. 葛韻　合盍 (-p)，葛曷 (-t)
10. 怛韻　雜答 (-p)，擦達 (-t)
11. 戛韻　夾洽 (-p)，黠瞎 (-t)
12. 訐韻　涉業 (-p)，舌歇 (-t)
13. 結韻　獵妾 (-p)，列切 (-t)

同一個韻不可能有不同的韻尾，上列的現象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它們的韻尾都已經變成了相同的喉塞音韻尾，正如宋代其他語料所呈現的一樣。

第六節　《九經直音》

《九經直音》沒有署明作者，不過，明初的《文淵閣書目》已著錄。書中多避宋眞宗趙恒諱，遇「恒」字大部分缺末筆。清藏書家陸心源說：

「余有宋刊白文九經，上端附列直音，與此皆同。避諱則至寧宗〝廓〞字止（案寧宗名擴）。」

書中所引用的前人音注，如鄭玄、王肅、劉炫、徐邈、呂靜、蘇林、李軌、陸德明、以及宋人蘇軾、程顥、程頤、胡瑗、司馬光、朱熹、方慤等，包羅了各朝代的學者，卻不見宋以後人。卷末補遺才引及南宋末年陳普之（石堂先生）、明宣德進士孫毓之音注，可能「補遺」是後人附增的。除此之外，所引皆不晚於南宋初年。

其次，書內春秋序「素王」二字下小注提到「眞宗御製夫子贊曰……」，只標「眞宗」而不稱宋，又稱「御製」。由以上各點看來，《九經直音》無疑是形成於宋代。

《宋史・藝文志・經解類》有「許奕《九經直音》九卷，又正訛一卷」，考魏了翁《鶴山集・許公神道碑》詳列許奕所著書，其中並無《直音》一書。「許奕」很可能是「孫奕」之誤。理由如下：

1.陸心源曾取孫奕所著《示兒編》中所列經音，與《九經直音》一一對勘，發現二書不獨議論皆同，辭句亦如出一手。

2.陸氏所藏「白文九經附直音」避諱至南宋寧宗，孫奕即寧宗時人。

3.康熙時海寧人查愼行收藏有「宋刊九經」，後附直音，題「孫奕季昭撰」。

現在通行的《九經直音》是商務印書館依據吳興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影印的，原版刊行於光緒七年（1881年）。書名題「明本排字九經直音」。所謂「明本」並非於明代刊本，宋元時刊版多舉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蜀本」之類，而此書爲「明州」所刊之本，明州就是寧波府。

《九經直音》在元代還有刊本，元以後就很少人注意了，主要原因是明代的經學十分衰落，因此，像《九經直音》、《經典釋文》之類專爲讀經而作的參考書也必然要沒落了。到了清代，陸氏取所藏的元代版本重刊，才得以流傳下來。陸氏序說：

> 「明人荒經，此書及《經典釋文》三百年無刊本，入國朝而流傳益罕。……爰付手民，與學者共之。」

《九經直音》和《經典釋文》的編制體例大致類似，都是取經典文字，逐部加以音注，並不錄經典全文，只摘出需加音注之字，以小字注音於下。二書所異者，不過《九經直音》採用直音法，《經典釋文》則以反切爲主。

《九經直音》所收的九部經書是：《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尚書》、《周易》(以上前集)、《禮記》、《周禮》、《春秋》、(以上後集)。

此書在宋元時代十分風行，爲讀書人必備的參考書。就像今天的國語注音本四書一樣。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其中的直音資料探索宋代的語音。陸心源說：

「成書之後，當時想必風行，故坊賈多取其書，或附于後，或刊於上，猶麻沙刻十三經注疏之附《經典釋文》，南宋風氣使然也。」

此書參考《釋文》及前儒的音注，所佔比例很小，大部分注音仍以當時通行之音爲準。《四庫提要》說：

「《釋文》所載，皆唐以前音，而此書則兼取宋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採朱子，於《易》則兼採程、朱、於《禮》則多採方慤，其他經引胡瑗、司馬光音讀尤多。」

因此，《九經直音》之注音足以反映宋代的語音實況，就語音史研究觀點言，《四庫提要》所說「(九經直音) 與陸氏之書，尤足相續，在宋人經書音釋中，最爲妥善。」是很有道理的。陸氏《釋文》保存六朝語音，《九經直音》保存宋代語音，兩部書同爲研究語音史的重要材料。

下面我們分別從韻母、聲母、聲調各方面談談《九經直音》中所產生的變化。先看韻母方面：(參考拙著《九經直音韻母研究》第二章)

1.東韻三等和鍾韻相混

例如：「馮（東韻），音逢（鍾韻）」

「共（鍾韻），音弓（東韻）」

「融（東韻），音容（鍾韻）」

「蹙（屋韻），音促（燭韻）」

這樣的例子有45條。

2.東韻一等和冬韻相混

例如：「沃，音屋」

「告（沃韻），音谷（屋韻）」

這樣的例子有13條。

3.支脂之微祭廢各韻的併合

例如：「比（旨韻），音彼（紙韻）」

「轡（至韻），音蔽（祭韻）」

「蔽（祭韻），音卑去（寘韻）」

「費（未韻），音吠（廢韻）」

「比（至韻），音被（寘韻）」

「侈（紙韻），音耻（止韻）」

「雉（旨韻），音值（志韻）」

「幾（未韻），音冀（至韻）」

「簋（旨韻），音鬼（尾韻）」

「劌（祭韻），音貴（未韻）」

「沂（微韻），音宜（支韻）」

「穢（廢韻），音爲去（寘韻）」

這樣的例子有331條。

4.魚虞混用

例如：「濡（虞韻），音如（魚韻）」

「芻（虞韻），音初（魚韻）」

「裕（遇韻），音預（御韻）」

這樣的例子有131條。

5.皆佳夬合併

例如：「豺（皆韻），音柴（佳韻）」

「解（卦韻），音戒（怪韻）」

「邁（夬韻），音賣（卦韻）」

「話（夬韻），音淮去（怪韻）」

這樣的例子共42條。

6.咍灰泰合併

例如：「蔡（泰韻），音菜（代韻）」

「兌（泰韻），音隊（隊韻）」

「戴（代韻），音帶（泰韻）」

「背（隊韻），音貝（泰韻）」

這樣的例子有19條。

7.庚（三等）清蒸的混用

例如：「徵（蒸韻），音貞（清韻）」

「膺（蒸韻），音英（庚韻）」

「屏（靜韻），音丙（梗韻）」

「弋（職韻），音亦（昔韻）」

這樣的例子有83條。

8.覃談的合併

例如：「酣（談韻），音含（覃韻）」

「慘（感韻），七敢切（敢韻）」

「闔（盍韻），音合（合韻）」

這樣的例子有21條。

9.刪山的合併

例如：「盼（襉韻），音攀去（諫韻）」

「棧（產韻），士板反（潸韻）」

「菅（刪韻），音艱（山韻）」

這樣的例子有13條。

10.庚（二等）耕的合併

例如：「鏗（耕韻），音坑（庚韻）」

「耿，音梗」

「革（麥韻），音格（陌韻）」

這樣的例子共18條。

11.咸銜的合併

例如：「摻（咸韻），音衫（銜韻）」

「檻，音咸去」

「甲（狎韻），音夾（洽韻）」

這樣的例子共12條。

12.元仙的合併

例如：「鳶（仙韻），音袁（元韻）」

「鮮（線韻），音獻（願韻）」

「闕（月韻），音缺（薛韻）」

這樣的例子共15條。

13.眞諄和欣文的合併

例如：「隕（軫韻），音云上（吻韻）」

「蘊（吻韻），音尹（準韻）」

「佛（物韻），音弼（質韻）」

「釁（震韻），音欣去」

這樣的例子共14條。

14.鹽嚴的合併

例如：「脅（業韻），音險入（葉韻）」

這樣的例子只一條。

15.尤幽的合併

例如：「優（尤韻），音幽」

「糾（黝韻），音久（有韻）」

「臭（宥韻），音幽去」

這樣的例子共15條。以上都是同等字的併合，下面是異等字的併合。

16.一等登韻和二等庚韻的混用

例如：「恒（登韻），音行（庚韻）」

「肱（登韻），音觥（庚韻）」

「祊（庚韻），音崩（登韻）」

這樣的例子有21條。

17.一等唐韻和二等江韻的混用

例如：「岡（唐韻），音江」

「降（江韻），音杭（唐韻）」

「確（覺韻），音康入（鐸韻）」

這樣的例子共10條。

18.一等寒桓韻和二等山刪韻的混用

例如：「鰥（山韻），音官（桓韻）」

「赧（潸韻），音難上（旱韻）」

「緩，彎上（潸韻）」

這樣的例子共8條。

19.三等韻和四等韻的混用

例如：「黎（齊韻），音梨（脂韻）」

「彌（支韻），音迷（齊韻）」

「稽（齊韻），音基（之韻）」

「嬖（霽韻），音薜（祭韻）」

「羿（霽韻），音毅（未韻）」

以上齊韻

「駢（先韻），音便平（仙韻）」

「焉（仙韻），音煙（先韻）」

「別（薛韻），音邊入（屑韻）」

以上先韻

「燎（宵韻），音料（蕭韻）」

「矯（小韻），居了切（篠韻）」

「嘯（音笑）」

以上蕭韻

「冥（青韻），音名（清韻）」

「鈴（青韻），音陵（蒸韻）」

「憬（梗韻），音扃上（迥韻）」

「亟（職韻），音激（錫韻）」

以上青韻

「檢（琰韻），音兼上（忝韻）」

「僭（梵韻），音尖去（豔韻）」

「漸（鹽韻），音僭平（添韻）」

以上添韻

這類三、四等相混的例子共有294條。

由以上的證據觀察，《九經直音》的韻母體系是這樣的：

東冬鍾	-uŋ，-iuŋ	
江陽唐	-aŋ，-uaŋ，-iaŋ	
支脂之微齊祭廢	-i，-əi，-uəi	
魚虞	-iu	
模	-u	
皆佳夬	-æi，-uæi	一、二等的對立仍然存在
灰咍泰	-ɑi，-uɑi	一、二等的對立仍然存在
眞諄臻文欣	-iən，-iuən	
魂痕	-ən，-uən	
元仙先	-iæn，-iuæn	
寒桓刪山	-ɑn，-uɑn（一、二等已合併）	
蕭宵	-iæu	

肴	-æu	一、二等的對立仍然存在
豪	-ɑu	
歌戈麻	-ɑ，-uɑ，-iɑ，-iuɑ	

（《九經直音》中沒有「歌戈麻」混用的例子，但宋代韻圖普遍以果假合攝，故這裏也併爲一組）

庚耕清青蒸登	-əŋ，-uəŋ，-iəŋ，-uəŋ	
尤侯幽	-əu，-iəu	
侵	-iəm	
鹽添嚴凡	-iæm，-iuæm	
覃談	-ɑm	一、二等的對立仍然存在
咸銜	-æm	

下面再談談《九經直音》的聲母演變：

1.知、照兩系聲母的合併

宋代通行的三十六字母已經把《切韻》音系的照二、照三兩系聲母合併成一類了，《九經直音》又進一步呈現了整個照系字和知系字合流的現象。例如：

「朝（知母），音昭（照母）」

「中（知母），音終去（照母）」

「絺（徹母），音蚩（穿母）」

「徹（徹母），闡入（穿母）」

「撰（牀母），音傳上（澄母）」

「撞（澄母），音狀平（牀母）」

「讒（牀母），音站平（知母）」

「忱（知母），音誠（禪母）」

由末二例可知，濁音的「牀、禪」等母都已清化。因此，三十六

字母的「知、徹、澄」和「照、穿、牀、審、禪」在《九經直音》中，只念成了〔tʃ〕、〔tʃʻ〕、〔ʃ〕三個音。和《韻會》的新三十六母系統相符合。

2.濁音清化

宋代的三十六字母中，有一整套的全濁聲母：「並、奉、定、澄、從、邪、牀、禪、羣、匣」等，可是在實際語言中，這套全濁聲母已傾向消失，變成了清聲母。以下依聲母的發音部位舉例：

「薄（並母），音博（幫母）」

「迫（幫母），音百（並母）」

「沛（滂母），音佩（並母）」

以上重唇音

「賵（敷母），音鳳（奉母）」

「否（非母），音浮上（奉母）」

「飯（奉母），音反（非母）」

以上輕唇音

「他（透母），音沱（定母）」

「趯（透母），音狄（定母）」

「洮（透母），音陶（定母）」

以上舌頭音

「茨（從母），音茲（精母）」

「積（精母），音漬（從母）」

「浚（心母），音旬去（邪母）」

以上齒頭音

「嗜（禪母），音詩去（審母）」

「俟（牀母），音師去（審母）」

「售（禪母），音收去（審母）」

以上舌尖面音

「亨（曉母），音很平（匣母）」

「狂（羣母），居光切（見母）」

「霍（曉母），音黃入（匣母）」

以上牙喉音

這樣的例子在《九經直音》中達一百條，包含了各類聲母的字。我們可以說，宋代的濁音清化是全面而普遍的，它存在於每一類全濁聲母中。

3.牀、禪兩母的混用

牀、禪兩母的界限自古就不很清楚，三十字母就不區分牀、禪，今日的國語，這兩母也沒有界限，《九經直音》已經呈現了這種迹象。例如：

「繩（牀母），音成（禪母）」

「乘（牀母），音成（禪母）」

「殖（禪母），音食（牀母）」

「贖（牀母），音蜀（禪母）」

「遄（禪母），音船（牀母）」

4.非、敷、奉三母的混用

輕唇音產生之初，「非、敷、奉」三母都是塞擦音，後來，它們進一步變成了擦音。擦音在漢語中是不分送氣與不送氣的，所以「非、敷」之間的區別消失了。接著，由於濁音清化，「奉」母也加入了，它們都念成了〔f-〕。這種演化在宋代就完成了，下面是《九經直音》中，非、敷、奉相混的例子：

「膚（非母），音孚（敷母）」

「蜂（敷母），音風（非母）」

「費（敷母），音非去（非母）」

「覆（敷母），音福（非母）」

這樣的例子共有45條，都是非、敷相混。再加上書中另有和奉母

相混的例子共有18條（例證見前項「濁音清化」），顯示了今天國語把「非、敷、奉」三母的字都念成〔f-〕，可以推遡到宋代。

5.顎化作用

無論古今中外的語言，顎化作用是一種最普遍的音變方式。《九經直音》中有部分字的念法有顎化的傾向，例如：

「蚩（穿母），音次平（清母）」

「沮（清母），尺余切（穿母）」

「從（從母），昌容切（穿母）」

「鴟（穿母），音雌（清母）」

「向（曉母），音尙（審母）」

這裏顯然是注音的人把「清母」字念成〔tʃʰ〕，把「曉母」字念成〔ɕ-〕了，但這樣的演化一定是局部的，個別的，因爲其他的精系字和見系字仍然沒有變化的迹象。上述幾個例子的韻母都是細音，細音正是促成顎化的因素。

下面我們再看看《九經直音》的聲調演變。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談：

1.入聲性質的變化

在《九經直音》中，三種入聲韻尾-p、-t、-k的字可以互相注音，但是入聲字不用來注陰聲字，可見入聲字並沒有像今天一樣變成爲陰聲韻，仍然保留入聲的特性，只不過三種韻尾的區別已經不存在了，變成了同樣的喉塞音韻尾〔-ʔ〕。這種演化過程普遍的在宋代語料中反映出來。例如《九經直音》的注音：

「櫟（-k），音立（-p）」

「辟（-k），音必（-t）」

「緝（-p），音七（-t）」

「熠（-p），音亦（-k）」

「佶（-t），音及（-p）」

「秩（-t），音定入（-k）」

這樣混用的例子達137條，足以證明宋代的入聲字是念爲喉塞音韻尾的。

2.濁上歸去

聲母往往會影響聲調的演變，中古的上聲字有許多後來念成了去聲，凡是發生這種演變的字，都具有全濁的聲母，所以全濁聲母就是促成上聲變去聲的條件。這種變化在宋代就已經發生了。下面是《九經直音》的例子：

「倍（上聲並母），音背（去聲）」

「阜（上聲奉母），音浮去」

「稻（上聲定母），音桃去」

「貸（去聲），音待（上聲定母）」

「技（上聲羣母），音其去」

「近（上聲羣母），音僅（去聲）」

「俟（上聲牀母），音師去」

「思（去聲），音似（上聲邪母）」

「瓠（去聲），音戶（上聲匣母）」

「檻（上聲匣母），音咸去」

但也有一部分全濁上聲字未曾變爲去聲。例如：

「強（上聲羣母），上」

「限（上聲匣母），音閑上」

「朕（上聲澄母），音陳上」

「盪（上聲定母），音唐上」

「釜（上聲奉母），上」

「盡（上聲從母），津上」

而這幾個字在今天國語裏都已經變讀爲去聲，可見《九經直音》正是代表了「濁上歸去」演化的過渡階段。

第七節　《皇極經世書》

《皇極經世書》爲北宋邵雍（1011～1077）所作。其中第七至第十卷爲「律呂聲音」，每卷分四篇，每篇上列「聲圖」，下列「音圖」，總共有三十二圖。今本三十二圖之前復有「正聲正音總圖」，爲諸圖之起例。圖中所謂「聲」，是韻類之意；所謂「音」，是聲類之意。每篇之中，以音「和律」，以聲「唱呂」，意思是以律呂相唱和，亦即聲母、韻母相拼合以成字音的意思。所以這些圖就叫做「聲音唱和圖」。

圖中又取天之四象——日月星辰，以配平上去入四個聲調；取地之四象——水火土石，以配開發收閉四種發音；各篇之後，又以各種聲音和六十四卦相配合；這些都是數術家的牽合比附，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此，我們藉聲音唱和圖探討當時語音，只有每篇標題的例字，才眞正具有價值。而這些例字又全部收在「正聲正音總圖」裏，列成了一個十聲、十二音的簡表。我們只需取這些例子加以分析觀察，就能看出宋代語音的大致情形。

陸志韋「記邵雍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說：

> 「他雖然完全用今音附會術數，倒沒有用假古音，這是他比等韻更進一步的一點。」

宋元韻圖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語音，一方面又有許多因襲早期韻圖的地方。邵氏的聲音唱和圖如果去掉那些附會數術的部分，倒是能夠充分的表現實際語音，不曾受韻圖歸字的束縛。所以陸氏說其中沒有「假古音」。

聲音唱和圖的十類韻母，稱爲「一聲、二聲……十聲」，但只前七聲有字，其餘的是爲湊他的「數」理而贅加的，和韻類無關。

每「聲」分爲四行，每行以四個字爲例，分別代表平、上、去、

入。同一行的字，韻母相同，不同行的字，韻母有別。各聲的一、二行之間，或三、四行之間的關係是開、合，邵圖稱之爲「闢、翕」。

各聲的先後次第，由果假開始，以迄深咸，由開口度最大的韻安排到開口度最小的「閉口韻」（收-m者），立意甚精。下面是各「聲」的組織，和它所代表的韻母：

〔聲一〕

多（歌）可（哿）个（箇）舌（鎩）　-a
禾（戈）火（果）化（禡）八（黠）　-ua
開（咍）宰（海）愛（代）○　-ai
回（灰）每（賄）退（隊）○　-uai

頭兩行包括了「歌、戈、麻」（舉平以賅上去，下同）三韻字，相當於等韻圖的「果假攝」。入聲「舌、八」本是收〔-t〕的字，屬山攝入聲。今與果攝相配，其韻尾當已弱化爲〔-ʔ〕。元音方面，周祖謨說：

「由禡韻〝化〞字之與戈果二韻字並列，及以黠韻〝八〞字相承一事觀之，可知北宋洛陽歌戈二韻仍讀a、ua，與《切韻》相同。及至《等子》與元劉鑑《切韻指南》以鐸韻爲歌韻之入聲，其音始變。即讀爲o、uo二音。又圖中一等韻既多與二等韻並列，可知一、二等已無分野。」（見《問學集》第600頁）

〔聲二〕

良（陽）兩（養）向（漾）○　-aŋ
光（唐）廣（蕩）況（宕）○　-uaŋ
丁（耕）井（靜）亘（嶝）○　-əŋ
兄（庚）永（梗）瑩（徑）○　-uəŋ

這四行都不配入聲，因爲是陽聲韻的緣故，邵圖中陽聲字除-m外，

一律不配入聲，只配陰聲，這是入聲韻尾已轉爲喉塞音的緣故。

頭兩行相當於韻圖的「宕江攝」。這裏雖不見江韻字，由「聲四」的第一、二行「覺」（江韻入聲）、鐸（唐韻入聲）並列來看，邵氏的音系也一定「宕江」合一了。

〔聲三〕

千（先）典（銑）旦（翰）○　　-an
元（元）犬（銑）半（換）○　　-uan
臣（眞）引（軫）艮（恨）○　　-ən
君（文）允（準）巽（慁）○　　-uən

第一、二行包括「寒桓元先」諸韻字，相當於韻圖山攝。元韻字的歸屬，周祖謨說：

> 「舊韻元韻與魂痕爲一類，今依圖在山攝無疑。劉氏《切韻指南》云：元韻當與仙韻通押，不當合入魂韻。今由圖觀之，元之入仙自北宋已然矣。」（見《問學集》第601頁）

第一行包含了細音的「千、典」和洪音的「旦」，第二行有細音的「元、犬」，也有洪音的「半」，因爲邵雍是不區別洪、細的，洪細的字可以混雜在同一行裏。

〔聲四〕

刀（豪）早（皓）孝（效）岳（覺）　　-au，-ɔʔ
毛（豪）寶（皓）報（號）霍（鐸）　　-au，-uɔʔ
牛（尤）斗（厚）奏（候）六（屋）　　-əu，-uʔ
○　　○　　○　　玉（燭）　　-iuʔ

頭兩行相當於韻圖的「效攝」。依邵氏的體例，第二行應是合口字，但「效攝」爲獨韻，無合口，所以第二行用幾個唇音字來填補空位。

因爲這幾個字的發音部位屬「雙唇」和合口的「圓唇」近似。就韻母而言，第一、二行皆爲一類，都是-au。

第三、四行相當於韻圖的「流攝」，也是獨韻，所以沒有合口字，第四行乃以圈填之。

入聲方面，覺韻在《切韻》時代念〔-ɔk〕，鐸韻念〔-ɑk〕。宋代「宕江」合攝，其入聲字的主要元音都變成了〔ɔ〕，和陰聲韻〔-au〕發音近似，故能相配。第三行的入聲「六」字音〔-uʔ〕，和〔-əuʔ〕發音近似，所以配成一組。

〔聲五〕

妻（齊）	子（止）	四（至）	日（質）	-əi ，-iəʔ
衰（脂）	○	帥（至）	骨（沒）	-uəi ，uəʔ
○	○	○	德（德）	əʔ
龜（脂）	水（旨）	貴（未）	北（德）	-uəi ，əʔ

這個表相當於韻圖的止、蟹兩攝，這兩攝的相混是宋代語音的特色之一。

入聲的「日」是〔-iəʔ〕（＜-iet），和陰聲韻〔-əi〕音近相配，因爲這兩種韻母中的央元音和喉塞音成分都是弱勢音，它們的發音都著重在i上。「德、北」都是〔-əʔ〕（＜-ək），由於「北」爲唇音聲母，和合口字發音類似，所以放在合口的位置上，以之和合口的〔-uəi〕配爲一組。

〔聲六〕

宮（東）	孔（董）	衆（送）	○	-oŋ
龍（鍾）	甬（腫）	用（用）	○	-uoŋ
魚（魚）	鼠（語）	去（御）	○	-o
烏（模）	虎（姥）	兎（暮）	○	-uo

頭兩行相當於韻圖的通攝。周祖謨《問學集》認爲第一、二行的區別在洪、細（見其書第602頁）。但是，其他各聲既以開、合畫分，此處獨以洪、細區別，似與邵雍原定之「闢、翕」不合，闢、翕的含意不應既指開、合，又指洪、細。況且周氏的擬訂，前兩行是先洪後細，後兩行（相當遇攝）卻是先細後洪，邵圖的體例當不致如此漫無標準。所以我們一概以開、合來區別。

〔聲七〕

心（侵）	審（寢）	禁（沁）	○	-əm
○	○	○	十（緝）	-əp
男（覃）	坎（感）	欠（梵）	○	-am
○	○		妾（葉）	-ap

頭兩行相當於韻圖深攝，後兩行相當於咸攝。這裏都是收-m的陽聲韻和收-p的入聲字相配，不像收-t、-k的字和陰聲字相配，說明了-p尾在邵圖中尚未消失，這種現象和《四聲等子》一致。可能在宋代有些地區-p尾的消失要比-t、-k晚。

第二、四行的「十、妾」，實際上是和一、三行相承的，可是前面各聲既然都分成四行，邵氏又要配合他的「數」理，必得分爲四行，所以就分開排列了。

下面再看看聲音唱和圖的聲母狀況。邵雍把聲母例字歸爲「十二音」：

〔音一〕	古甲九癸（見母）	〔k-〕
	□□近揆（羣母仄聲）	
	坤巧丘棄（溪母）	〔k'-〕
	□□乾虬（羣母平聲）	
〔音二〕	黑花香血（曉母）	〔x-〕

	黃華雄賢（匣母）	〔γ-〕
	五瓦仰口（疑母上聲）	〔ŋ-〕
	吾牙月堯（疑母非上聲）	
〔音三〕	安亞乙一（影母）	〔ʔ-〕
	口爻王寅（喻母）	〔ɸ-〕
	母馬美米（明母上聲）	〔m-〕
	目兒眉民（明母非上聲）	
〔音四〕	夫法口飛（非母）	〔f-〕
	父凡口吠（奉母）	〔v-〕
	武晚口尾（微母上聲）	〔ɸ-〕
	文萬口未（微母非上聲）	
〔音五〕	卜百丙必（幫母）	〔p-〕
	步白備鼻（並母仄聲）	
	普朴品匹（滂母）	〔pʻ-〕
	旁排平瓶（並母平聲）	
〔音六〕	東丹帝口（端母）	〔t-〕
	兌大弟口（定母仄聲）	
	土貪天口（透母）	〔tʻ-〕
	同覃田口（定母平聲）	
〔音七〕	乃妳女口（泥母上聲）	〔n-〕
	內南年口（泥母非上聲）	
	老冷呂口（來母上聲）	〔l-〕
	鹿犖離口（來母非上聲）	
〔音八〕	走哉足口（精母）	〔ts-〕
	自在匠口（從母仄聲）	
	草采七口（清母）	〔tsʻ-〕
	曹才全口（從母平聲）	

〔音九〕　思三星□（心母）　〔s-〕
寺□象□（邪母）　〔z-〕
□□□□
□□□□

〔音十〕　□山手□（審母）　〔ʃ-〕
□士石□（禪母）　〔ʒ-〕
□□耳□（日母上聲）　〔ʒ-〕
□□二□（日母非上聲）

〔音十一〕　□莊震□（照母）　〔tʃ-〕
□乍□□（牀母仄聲）
□叉赤□（穿母）　〔tʃʻ-〕
□崇辰□（牀母平聲）

〔音十二〕　□卓中□（知母）　〔tʃ-〕
□宅置□（澄母仄聲）
□拆丑□（徹母）　〔tʃʻ-〕
□茶呈□（澄母平聲）

這個音表所顯示的聲母系統有幾點值得注意的：

1.濁塞音和濁塞擦音的清化

例如音一的羣母、音五的並母、音六的定母、音八的從母、音十一的牀母、音十二的澄母都是把仄聲和不送氣清音並列，把平聲和送氣清音並列，可見仄聲字已讀同全清，平聲字已讀同次清了。這種演化和國語的情形是一樣的。

2.濁擦音尚未清化

例如音二的「曉、匣」，音四的「非（敷）、奉」，音九的「心、邪」，音十的「審、禪」都清、濁分列。

3.零聲母逐漸擴大

次濁的字往往把上聲和非上聲分開，主要的還是遷就數的配合。

完全是形式上的區分，在聲母方面並無不同。但是音四的頭兩行既是〔f-〕、〔v-〕，則後兩行就不太可能是唇齒鼻音或唇齒濁擦音，剩下的可能就是和國語一樣，念成了零聲母。周祖謨認爲音二的疑母分爲兩行，可能上聲已失去聲母，而非上聲則否。但是上聲和非上聲的對立普遍見於音二疑母、音三明母、音四微母、音七泥母來母、音十日母。我們不能說音二的上聲和非上聲是爲了區別聲母，而別處都不區別，否則就顯得主觀了。所以我們認爲疑母在邵雍的語言裏，並沒有變零聲母。

4.知、照兩系字的關係

在等韻圖裏，知系字叫做舌上音，和舌頭音端系字歸爲一類。照系字則與精系字同列，屬於齒音。可是在邵氏的表中，知系接在音十一的照系字之後，而不和音六的端系相次，很可能暗示了知、照兩系字已經合流。在宋代，這是個普遍的現象。所以我們把這兩系的聲母擬爲一樣的舌尖面音。

5.幾個精系字的位置

每一行的四個例字和等韻圖的一二三四等有些相符，例如「古、黑、安、卜、山、莊、卓」等行；有些不相符，例如「東、乃、走、思」等行。周祖謨把每一行的四個例字都視爲「等」的區分，因而認爲「自、思、寺」三字既在「一等」，情況與《指掌圖》相同，是邵氏語言中已有舌尖元音之證。恐怕前提就有問題，至少在邵圖裏不足以支持這個假定。

在聲調方面，最顯著的變化是入聲專配陰聲韻，同時「聲五」的四個入聲字「日（-t）、骨（-t）、德（-k）、北（-k）」包含了不同的韻尾，可知-t、-k兩類入聲已變成喉塞音韻尾；而「聲七」的-p類入聲仍配-m類陽聲韻，則-p類的入聲在邵雍的語言中仍然存在。

第八節　《詩集傳》的叶音

南宋朱熹的《詩集傳》作於一一七七年。書中的「叶音」反映了朱子當時的實際語言。所謂叶音，是用當時的語音去讀《詩經》，遇有押韻不合的，就用自己的語言臨時加以改讀。所以這些叶音資料可以供我們了解當時的音讀。下面分別由聲母、韻母、聲調三方面來看。

在聲母方面，有下列幾種變化：

1.「非、敷、奉」三母合併

例如：大雅桑柔六章「如彼遡風（叶孚音反）」中，「風」爲非母，「孚」爲敷母。

小雅賓之初筵三章「威儀幡幡（叶分遵反）」中，「幡」爲敷母，「分」爲非母。

小雅四月二章「百卉具腓（芳菲反）」中，「腓」爲奉母，「芳」爲敷母。

大雅公劉二章「既庶既繁（叶紛乾反）」中，「繁」爲奉母，「紛」爲敷母。

大雅文王七章「萬邦作孚（叶房尤反）」中，「孚」爲敷母，「房」爲奉母。

由以上的例子可知「非、敷、奉」三母的字可互相注音，所以它們在朱子時代必然念成一樣的〔-f〕了。

2.知、照系合併

例如：邶風簡兮三章「赫如渥赭（叶陟略反）」中，「赭」爲照母三等字，「陟」爲知母。

鄘風君子偕老三章「其之展（叶諸延反）也」中，「展」爲知母，「諸」爲照三。

小雅都人士四章「卷髮如蠆（初邁反）」中，「蠆」爲徹母，「初」

爲穿母二等。

衛風氓三章「無食桑葚（叶知林反）」中，「葚」爲牀母三等字，用知母作反切上字。

這類知、照相混是宋代語料中普遍的現象。

3.零聲母的擴大

在《切韻》時代，只有喻四是零聲母，到了三十六字母時代，喻三也加入了零聲母的陣營。在朱子語言中，影母也失落了喉塞音，變成了零聲母。例如：

小雅十月之交五章「禮則然矣（叶於姬反）中，「矣」爲喻三，「於」爲影母。

小雅谷風二章「棄予如遺（叶烏回反）」中，「遺」爲喻四，「烏」爲影母。

小雅角弓一章「無胥遠（叶於圓反）矣」中，「遠」爲喻三，「於」爲影母。

大雅靈台二章「王在靈囿（叶音郁）」中，「囿」爲喻二，「郁」爲影母。

這些影母字和喻母字並無分別，所以能互相注音。

此外，有些邪母字在朱子語言中是念作零聲母的，例如：

召南江有汜一章「江有汜（叶羊里反）」中，「汜」爲邪母，「羊」爲喻四。

豳風七月一章「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中，「耜」爲邪母。

小雅小宛三章「式穀似（叶養里反）之」中，「似」爲邪母，「養」爲喻四。

小雅楚茨一章「以爨以祀（叶逸織反）」中，「祀」爲邪母，「逸」爲喻四。

這種現象根據許世瑛先生的解釋，是由於上古的〔d-〕聲母失落，而在某些方言中變爲零聲母的字。而一般情形，〔d-〕應轉爲中古的邪

母〔z-〕（參考《許先生論文集》第一輯286頁）。

4.濁音清化

在朱子的叶音中，往往有清、濁音相注的情形，顯示那些濁音應該已經清化了。例如：

大雅抑六章「無德不報（叶蒲救反）」中，「報」爲幫母，「蒲」爲並母。

小雅瓠葉二章「炮（百交反）之燔之」中，「炮」爲並母，「百」爲幫母。

小雅小宛五章「哀我塡（都田反）寡」中，「塡」爲定母，「都」爲端母。

大雅蒸民六章「我儀圖（叶丁五反）之」中，「圖」爲定母，「丁」爲端母。

大雅瞻卬二章「女反收（殖酉、殖由二反）之」中，「收」爲審三，「殖」爲禪母。

小雅楚茨六章「樂具入奏（叶音族）」中，「奏」爲精母，「族」爲從母。

小雅小弁三章「我辰安在（叶此里反）中，「在」爲從母，「此」爲清母。

小雅采綠四章「維魴及鱮（音敍叶音湑）」中，「鱮」爲邪母，「湑」爲心母。

小雅正月六章「不敢不局（叶居亦反）」中，「局」爲群母，「居」爲見母。

豳風七月一章「無衣無褐（叶許例反）」中，「褐」爲匣母，「許」爲曉母。

以上包含了各類發音部位的聲母，其中的濁音一定念成了清音，才有可能和清音互相注音。

5.唇音和舌音的古讀

朱子語言中有些輕唇音的字仍讀爲重唇，也有一些舌上音的字仍讀爲舌頭音，這是因爲部分字保存了舊的讀法。例如：（參考《許世瑛先生論文集》第一輯第222~229頁）

小雅小宛二章「壹醉日富（叶筆力反）」中，他把「富」念成重唇，所以用「筆」作反切上字。

小雅小明五章「介爾景福（叶筆力反）」中，「福」念成了重唇。

周南關雎二章「寤寐思服（叶蒲北反）」中，奉母的「服」字念成了重唇。

念輕唇爲重唇的情況，都是出現在幾個〔-u〕韻母中，可能在朱子語言中，保留古讀的輕唇字只限於部分〔-u〕韻母字。

舌上音讀爲舌頭音是上古語言的現象，朱子語言中有部分這類古讀殘留下來，例如：

小雅正月十三章「天夭是椓（叶都木反）」中，「椓」是知母，「都」是端母。

小雅小弁七章「析薪杝（叶湯何反）矣」中，「杝」爲徹母，「湯」爲透母。

衛風碩人三章「無與士耽（叶持林反）」中，「耽」爲端母，「持」爲澄母。

小雅無羊二章「或飲于池（叶唐何反）」中，「池」爲澄母，「唐」爲定母。

小雅鴻雁二章「其究安宅（叶達各反）」中，「宅」爲澄母，「達」爲定母。

以上的舌上音，朱子都念爲舌頭音。

此外，大雅行葦四章「酒醴維醹（叶奴口反）」中，把日母的「醹」念爲〔n-〕（反切上字「奴」），也是古讀。

又如，小雅彤弓三章「一朝醹（叶大到反）之」中，把禪母的「醹」

念爲定母（反切上字「大」），也是古讀。

6.其他古讀

朱子的語言中還零星的保留了一些上古音讀的痕迹，例如小雅正月五章「誰知烏之雌雄（叶故陵反）」中，「雄」是喻三，上古念〔g-〕；「故」爲見母〔k-〕。朱子把「雄」字念爲〔k-〕是由〔g-〕清化形成的，和其他地方的〔g-〕轉爲舌根濁擦音，再轉喻三，演化路徑有異。

又小雅十月之交八章「亦孔之痗（叶呼滑反）」中，把明母(m-)的「痗」字念爲x-（反切上字「呼」）。很可能上古「痗」字是個雙唇清鼻音聲母〔m̥〕的字，因爲其他幾個從「每」聲的字，如「誨、悔、晦…」上古也都是〔m̥〕。上古念〔m̥〕的「痗」有些方言變成了〔m-〕（明母），朱子的方言卻和「誨、悔、晦…」等字一樣，變成了〔x-〕（曉母）。

大雅鳧鷖五章「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中則把曉母的「熏」字念成m-（反切上字「眉」）。很可能這個「熏」字上古是〔m̥-〕，在朱子方言中不變〔x-〕（曉母）而變m-（明母）。

唐風蟋蟀二章「日月其邁（叶力制反）」中，把「邁」(m-)念成了〔l-〕（反切上字「力」）。「邁」的聲系另有「厲」(l-)，很可能「邁」字在上古是個複聲母（見後面「複聲母」一講）〔ml-〕，後來在不同的方言裏分裂成〔m-〕、〔l-〕兩讀，朱子的念法正是保存了古讀的一部分。

小雅楚茨五章「孝孫徂位（叶力入反）」中，把喻三（上古g-）的「位」也念成了l-（反切上字「力」）。

在韻母方面，依據許世瑛先生的研究（見《許先生論文集》第一輯287～450頁），有下列幾個特點：

1.舌尖元音已產生

「支、脂、之」諸韻的精系字，如「資、茲、雌、思、斯、祠…」等字，在朱子時代已變爲舌尖前高元音韻母。因爲這些字都改叶爲舌面元音反切下字。例如：

大雅緜三章「尋寶於茲（叶津之反）」中，「茲」字本屬「之韻」，朱子之所以要改叶，是因爲「茲」爲精母，韻母已變爲舌尖元音，不能和其他「之、脂」韻的字押韻，因而改用沒有變舌尖元音的「之」字做反切下字。

周南麟之趾一章「振振公子（叶獎履反）」中，「子」爲止韻，「履」爲旨韻，在當時原本是可以押韻的，所以要改叶，也是由於精母的「子」字已變讀舌尖元音。

小雅小弁五章「尙求其雌（叶千西反）」。

邶風雄雉三章「悠悠我思（叶新齎反）」。

小雅楚茨五章「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這幾條的情況和上兩條完全一樣。

2.陽聲韻的合併

朱子語言中，陽聲韻合併的情形及許世瑛先生所擬音值如下：

東冬鍾合併	-uŋ，-iuŋ
眞諄臻，文（除唇音外）欣	-ən，-iən，-uən，-iuən
寒桓刪山，文（唇音）元（唇音、零聲母）	-an，-ian，-uan
先仙，元（其他聲母）	-ien，-iuen
江陽唐	-aŋ，-iaŋ，-uaŋ
庚（三等）淸靑蒸登	-əŋ，-iəŋ，-uəŋ，-iuəŋ
侵	-iəm
覃談咸銜	-am，-iam
鹽嚴添	-iem

3.陰聲韻的合併

支脂之微齊祭廢	-i，-ei，-uei

魚虞模	-iu，-u
佳皆灰咍泰夬	-ai，-iai，-uai
蕭宵	-ieu
肴豪	-au
歌戈	-o，-uo
尤侯幽	-iou，-ou

4.鼻化元音的產生

許先生曾列出十四條《詩集傳》中-m，-n，-ŋ相混的例子，但沒有解釋何以相混。這種現象很可能是在朱子語言中，有部分陽聲字念成了鼻化元音，它的鼻音韻尾失落，而使前面的元音鼻化。這樣只覺它是鼻音，卻不必分-m，-n，-ŋ了。例如：

秦風車鄰一章以「鄰(-n)、顚(-n)、令（朱注力呈反-ŋ)」相押。

小雅小旻六章以「兢(-ŋ)、淵（朱注叶一均反-n)、冰(-ŋ)」相押。

秦風小戎二章以「中（叶諸仍反)、驂（叶疏簪反)」相押。

像這樣的押韻，朱子並沒有依照他叶音的原則，改叶成同韻尾的字，顯然他並不認爲這些韻脚字的韻尾有所不同，最大的可能，就是它們都念成鼻化元音了。

在聲調方面，最重要的有下列兩項變化：

1.濁上歸去

在朱子語言中，全濁上聲字仍讀上聲者，依許先生考訂（《許先生論文集》第473-504頁）有五十字，已變讀去聲者有十七字。由此觀之，朱子語言應是處於濁上歸去的早期階段，所以數量上並不很多。變去聲的例子如：

召南葛藟一章「謂他人父（叶夫矩反)」中，「父」和反切下字「矩」都是麌韻字，其所以改叶者，由於「父」是全濁奉母上聲字，朱子時代已變讀去聲。

豳風鴟鴞二章「綢繆牖戶（叶後五反）」中，「戶」和反切下字「五」都是姥韻。所以改叶，是因爲「戶」爲全濁匣母上聲，已變讀去聲。

豳風七月六章「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中，「壽」和反切下字「酉」都是有韻，所以改叶，是因爲「壽」爲全濁禪母上聲，已變讀去聲。

2.入聲韻尾的變化

朱子對於《詩經》中，-p、-t、-k入聲字互相押韻的詩，都未加改叶，可證這三種韻尾在朱子的語言裏已經沒有分別，和其他宋代語料所呈現的一樣，已經變成了喉塞音韻尾。例如：

小雅賓之初筵三章以「抑(-k)、怭(-t)、秩(-t)」爲韻。

小雅菀柳一章以「息(-k)、暱(-t)、極(-k)」爲韻。

此外，在小雅賓之初筵五章「三爵不識（叶失、志二音）」中，朱子用收-t的叶音「失」來注收-k的「識」，並和下一個韻脚的叶音「夷益反(-k)」相押。可見朱子是不辨-t、-k的。

大雅生民二章以「月(-t)、達(-t)、副(叶孚逼反-k)、害(叶音曷-t)」相押。朱子所改叶的音有-t也有-k，也說明了二者已無區別。

至於收-p的入聲雖然在《詩集傳》中沒見到混用的例子，但在朱子的詞中，一樣和-t、-k混用。例如：

菩薩蠻（暮江寒碧縈長路）以「集(-p)、客(-k)」相押。

念奴嬌（臨風一笑）以「月歇雪折(-t)、白客隔(-k)、蝶(-p)」相押。

這些現象說明了朱子時代，入聲韻尾已經普遍的弱化爲喉塞音了。

第九節　宋代詩詞的用韻

歸納宋代詩詞的韻脚，可以得知當時實際語音的韻母系統。茲分

類剖析如下：

1.歌戈麻韻在《切韻》時代是〔a〕類韻母，宋代韻圖有果攝、假攝的名稱，表示其主要元音已有所不同。也就是歌戈韻的主要元音轉爲〔o〕。歌戈麻在宋人詩詞中，有合用的，也有分用的，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方言。合用的如邵雍《擊壤集·十四·小車吟》以「涯（佳韻）、過（戈韻）、查（麻韻）、波（戈韻）、駝（歌韻）、霞（麻韻）、花（麻韻）、酡（歌韻）、哦（歌韻）、歌、何（歌韻）」相押；蘇東坡西江月以「斜（麻韻）、華（麻韻）、挂（卦韻）、波（戈韻）、沙（麻韻）、馬（馬韻）」相押。至於周清眞、朱希眞、陳簡齋等人「歌戈」和「麻」都分用，則歌戈已不屬〔a〕類，而是〔-o〕、〔-uo〕韻母了。

宋代麻韻和歌戈分開，卻和佳韻合流了。周祖謨說：

> 「《廣韻》佳韻字本與皆韻爲一類，然自唐代佳韻之牙音〝佳、涯、崖〞等字即已與麻韻相合，如故宮所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佳與歌、麻同次，即是一證。而洛陽元結宿丹崖翁宅以〝崖、家、車〞爲韻，亦其類也。宋代語音佳韻去聲卦韻之牙音字亦讀同麻韻去聲。夬韻匣母之〝話〞字亦然，與今音並同。考〝話〞之入禡，蓋五代時即已如是。」（見《問學集》第606頁）

例如史達祖《梅溪詞》賀新郎以「下（馬韻）、社（馬韻）、者（馬韻）、榭（禡韻）、惹（馬韻）、罷（蟹韻）」相押。宋庠《宋元憲集》十三「春陰復霽」以「佳、涯（佳韻）、霞、鴉、華（以上麻韻）」相押。吳夢窗龍山會以「亞（禡韻）、下（馬韻）、冶（馬韻）、灑（馬韻）、馬、夜（禡韻）、瀉（馬韻）、挂（卦韻）」相押。周清眞解語花以「射（禡韻）、瓦（馬韻）、下（馬韻）、雅（馬韻）、把（馬韻）、霽、夜（以上禡韻）、冶（馬韻）、帕（馬韻）、馬、也（馬韻）、謝（禡韻）、罷（蟹韻）」相押。張昇離亭燕以「畫（卦韻）、洒（卦韻）、射（禡韻）、舍

（禡韻）、挂（卦韻）、迓（禡韻）、話（夬韻）、下（禡韻）」相押。

2.北宋「支、脂、之、微、祭、廢、齊」七韻通用。例如宋祁《景文集》壽州十詠春暉亭以「榱（脂韻）、知（支韻）、期（之韻）、霏（微韻）」相押。史達祖《梅溪詞》蝶戀花以「袂（祭韻）、細（齋韻）、地（至韻）、未（未韻）」相押。宋庠《宋元憲集》兒自安陸饋丹橘以「脆（祭韻）、麗（齋韻）、歲（祭韻）、地（至韻）、桂（霽韻）、惠（霽韻）、肺（廢韻）」相押。

3.蟹攝的字除了「齊、祭、廢」和止攝字合流，佳韻的「佳、崖、涯」、夬韻的「話」入假攝之外，剩下的蟹攝字都可以互相押韻。例如：

邵雍《擊壤集》秋懷以「外（泰韻）、敗（夬韻）、愛（代韻）、賣（卦韻）」相押。

陳簡齋放魚賦以「退（隊韻）、會（泰韻）、戒（怪韻）」相押。

宋庠過紫嵩庵以「齋（皆韻）、臺（咍韻）、來（咍韻）」相押。

陸遊秋波媚登高興亭以「哀（咍韻）、台（咍韻）、哉（咍韻）、開（咍韻）、來（咍韻）」相押。

辛棄疾鷓鴣天鵝湖歸以「鞋（佳韻）、開（咍韻）、來（咍韻）」相押。

宋代蟹攝字應讀爲〔-ai〕、〔-uai〕。

在某些地區，部分蟹攝字可能念成了〔-uəi〕或〔-ui〕，因此和止攝字相押。例如：

柳永鳳棲梧（竚倚危樓風細細）以「細、際、裏、意、醉、味、悔、悴」爲韻，其中「悔」爲隊韻，其他爲止攝字。黃庭堅水調歌頭以「溪、鸝、霓、衣、徽、杯、爲、歸」爲韻。其中「杯」爲灰韻，餘爲止攝字。

劉克莊長相思（朝有時）以「時、回、離、時、歸、期」爲韻。其中「回」爲灰韻，餘爲止攝字。

張玉田湘月（隨風萬里）以「里、地、寄、外、氣、碎……」爲

韻。其中「外」爲泰韻，「碎」爲隊韻，餘爲止攝字。

賀鑄弄珠英以「歲、退、墜、麗、會、寄、翠、閉、對」爲韻，其中「退、對」爲隊韻，餘爲止攝字。

史達祖瑞鶴山（館娃春睡起）以「起、膩、裏、洗、試……妹」爲韻，其中「妹」爲隊韻，餘爲止攝字。

4.宋代「魚、虞、模」和「尤、侯」的唇音字可以相押韻。例如：

邵雍生男吟以「否（有韻）」和遇攝的「五、父、汝」爲韻。

陳簡齋喜雨詩以「畝（厚韻）」和遇攝的「舉、雨、語、武、嫵、吐、宇、許」爲韻。

宋庠獻臣學士與余通書因成感詠以「部（厚韻）」和「府、譜、魯、語、聚……」等遇攝字相押。

劉克莊賀新郎送陳眞州子華以「否、婦（有韻）」和「路、付、馭、虎、父、魯……」等遇攝字相押。

至於遇攝的「魚、虞、模」三韻字互相押韻更是屢見不鮮。它們的韻母應該是〔-u〕和〔-iu〕。那幾個尤侯韻唇音字也一定是念作〔-u〕（在某些方言中）。

5.宋代「尤、侯、幽」三韻可以相押。例如：

李清照一剪梅以「秋（尤韻）、舟（尤韻）、樓（侯韻）、流（尤韻）、愁（尤韻）、頭（侯韻）」相押。

陳簡齋出山道中以「流（尤韻）、秋（尤韻）、悠（尤韻）、幽、留（尤韻）、州（尤韻）」相押。

6.「蕭、宵、肴、豪」四韻宋人通用，其韻母爲〔-au〕、〔-iau〕兩類。例如：

朱希眞《樵歌集》憶帝子以「敎（效韻）、妙（笑韻）、巧（巧韻）、惱、老（以上皓韻）、曉（篠韻）、好（皓韻）、俏（小韻）」相押。

7.宋代江韻與陽唐韻合流。例如：

朱希眞浪淘沙（風約雨橫江）以「江、窗（江韻）、涼（陽韻）、

航（唐韻）、香、牀、量、鄉（以上陽韻）」相押。

張孝祥西江月黃陵廟以「江、浪（唐韻）、妨、上（以上陽韻）」相押。

辛棄疾鷓鴣天送元濟之以「霜（陽韻）、江、腸（陽韻）、鄉（陽韻）、浪（唐韻）、長（陽韻）」相押。

邵雍自詠以「雙（江韻）、長、章、裝、鄉（以上陽韻）」相押。

由此可知江韻已由《切韻》時代的〔-ɔŋ〕變成了〔-aŋ〕韻母。

8.宋代「庚、耕、清、青、蒸、登」諸韻已混用無別。例如：

邵雍治亂吟以「生（庚韻）、烹（庚韻）、能（登韻）、凌（蒸韻）」相押。

朱希眞相見歡（吟蛩作盡秋聲）以「聲（清韻）、沈（侵韻）、城（清韻）、更（庚韻）、燈（登韻）」相押。

這一類字的主要元音在宋代應屬央元音〔ə〕。有些地方失去鼻音韻尾，而成爲鼻化元音韻母，所以有三種陽聲韻尾〔-m〕、〔-n〕、〔-ŋ〕不分的現象。

9.宋代「東、冬、鍾」三韻可以通叶。例如：

尹洙《河南集》皇雅西師以「庸（鍾韻）、終（冬韻）、功（東韻）、中（東韻）」相押。

朱希眞如夢令（盞底一盤金鳳）以「鳳（送韻）、動（董韻）、用（用韻）、洞（送韻）」相押。

辛棄疾水調歌頭以「東、從（鍾韻）、逢（鍾韻）、鴻（東韻）、同（東韻）、翁（東韻）、踪（鍾韻）、風（東韻）」相押。

這一類的韻母不外〔-uŋ〕和〔-iuŋ〕兩類。

10.宋代「寒、桓、刪、山、先、仙、元」各韻可以通用。例如：

朱希眞桃源憶故人（小園雨霽秋風轉）以「轉（線韻）、暖（緩韻）、院（線韻）、軟（獮韻）、展（獮韻）、淺（獮韻）、偏（霰韻）、遠（阮韻）」相押。

陳簡齋覺心畫山水賦以「巒（桓韻）、難（寒韻）、安（寒韻）、言（元韻）、烟（先韻）」相押。

辛棄疾木蘭花慢題上饒翠微樓以「山、間（山韻）、欄（寒韻）、鬟（刪韻）、看（寒韻）、歡（桓韻）、關（刪韻）、安、寒（以上寒韻）」相押。

邵雍謝人惠石笋以「半（換韻）、見（霰韻）、轉（線韻）、獻（願韻）」相押。

11.宋代「痕、魂、眞、諄、臻、欣、文」各韻通用不分。例如：

宋元憲御史王君道出舍下以「春（諄韻）、民（眞韻）、輪（諄韻）、懃（欣韻）、紛（文韻）、雲（文韻）、神（眞韻）、鄰（眞韻）、臻」相押。

朱希眞浣溪沙（碧玉闌干白玉人）以「人（眞韻）、昏（魂韻）、春、匀（以上諄韻）、裙（文韻）」相押。

12.宋代「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各韻通協不分。例如：

韓維《南陽集》孔先生見約同遊「巉（銜韻）、嚴、巖（銜韻）、三（談韻）、函（覃韻）、饞（咸韻）、嵌（銜韻）、緘（咸韻）、……探（覃韻）、凡」相押。

辛棄疾行香子雲岩道中以「藍（談韻）、酣（談韻）、三（談韻）、參（覃韻）、岩（銜韻）、鬖（談韻）、杉（咸韻）、喃（咸韻）」相押。

邵雍王公吟以「瞻（鹽韻）、嚴、兼（添韻）、貪（覃韻）」相押。

13.宋代侵韻字在押韻上往往單獨爲一類。例如：

辛棄疾水調歌頭醉吟以「吟、禽、心、音、深、今、陰、簪」爲韻脚，都屬侵韻字。

至於入聲方面，-p、-t、-k三類韻尾相混的現象十分普遍。例如：

東坡詞滿江紅以「客(-k)、雪(-t)、石(-k)、隔(-k)、必(-t)、白(-k)、覓(-k)、睫(-p)、絕(-t)」相押。

姜白石詞慶宮春以「答(-p)、遏(-t)、襪(-t)、霎(-p)」相押。

張玉田詞踏莎行以「末(-t)、答(-p)、壓(-p)、髮(-t)、沒(-t)、發(-t)」相押。

周邦彥詞華胥引以「軋(-t)、閱(-t)」和「葉(-p)、喋(-p)、怯(-p)…」等字相押。

朱希眞詞鵲橋仙以「日(-t)、濕(-p)、客(-k)、得(-k)」相押。

依據金周生《宋詞音系入聲韻部考》，這樣的混用在三千一百五十個韻例中，爲數一千二百七十二。可見宋代入聲的-p、-t、-k韻尾已經發生弱化，念成喉塞音韻尾了。

第十三講　中古到國語的音變規律

第一節　聲母的演化

我們觀察中古音和國語的關係，可以由兩個方向著眼，一是站在中古音的立場看某類語音到了國語變成什麼樣子，一是站在國語的立場看某些語音是從中古的哪些音變來的。下面先由前者觀察。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清擦音	濁擦音
重唇	幫/ㄅ	滂/ㄆ	並/平ㄆ，仄ㄅ	明/ㄇ		
輕唇	非/ㄈ	敷/ㄈ	奉/ㄈ	微/零聲母		
舌頭	端/ㄉ	透/ㄊ	定/平ㄊ，仄ㄉ	泥/ㄋ，來/ㄌ		
舌上	知/ㄓ	徹/ㄔ	澄/平ㄔ，仄ㄓ	娘/ㄋ		
齒頭(洪)	精/ㄗ	清/ㄘ	從/平ㄘ，仄ㄗ		心/ㄙ	邪/ㄙ
齒頭(細)	精/ㄐ	清/ㄑ	從/平ㄑ，仄ㄐ		心/ㄒ	邪/ㄒ
正齒(章系)	章/ㄓ	昌/ㄔ	船/平ㄔ、ㄕ，仄ㄕ	日/ㄖ，零聲母	書/ㄕ	禪/平ㄔㄕ，仄ㄕ
正齒(莊系)	莊/ㄓ	初/ㄔ	崇/平ㄔ，仄ㄓ		生/ㄕ	俟/ㄙ
牙音(洪)	見/ㄍ	溪/ㄎ	群/平ㄎ，仄ㄍ	疑/零聲母	曉/ㄏ	匣/ㄏ
牙音(細)	見/ㄐ	溪/ㄑ	群/平ㄑ，仄ㄐ	疑/零聲母	曉/ㄒ	匣/ㄒ
喉音	影/零聲母			云、以/零聲母		

表中的類名都是中古音的分類，只有「洪、細」是指國語而言。斜線之前是中古聲母，斜線之後是演變而成的國語音讀。

語音的變遷不外分化與合併兩途，凡是分化的，必然有促成分化的語言條件，我們可以基於這樣的認識來探討這張表。下面分別舉出各聲母演變的例字：

幫母(p-)不變。如「巴把霸、包保報、百碧卜」，只有「譜、迫、秘、泌」例外。

滂母(p'-)不變，如「鋪普、拋泡、篇片、潑魄僻」，只「玻、怖」例外。

並母(b-)清化，分裂爲同部位的兩個清音：平聲變爲送氣音、仄聲

變爲不送氣音，這是全濁聲母的共同演化方式。如平聲的「爬皮貧旁朋平蓬」、仄聲的「部敗倍敝伴泊別」。至於仄聲的「僕、佩、叛、碰、瀑」例外。

明母(m-)不變。如「磨埋買米眉毛免面沫木牧」。

非母(pf-)變擦音。如「夫府付、非匪沸、分粉糞、弗福」，其演化過程是p＞pf＞f。

敷母(pf'-)變擦音，和非母沒有區別。如「妃菲費、豐覆峯、訃拂」，其演化過程是p'＞pf'＞(f')＞f。

奉母(bv-)變擦音，並清化，和非敷兩母合一。如「父扶輔附、凡帆犯乏、馮服」，其演化過程是b＞bv＞v＞f。

微母(ɱ-)變擦音，然後失落聲母。如「無文亡尾武吻晚網味務問萬望勿襪」，其演化過程是m＞ɱ＞v＞w＞u。

端母(t-)不變。如「多朵、都賭妒、刀島到、丹顯、德滴棟督」。只有「鳥」例外。

透母(t'-)不變。如「他妥土太替討挑、貪湯添吞、托踢禿」。

定母(d-)清化，平聲變爲送氣的〔tʻ〕，仄聲變爲不送氣的〔t〕。如平聲的「駝徒途提桃條、談甜田屯唐亭同」，仄聲的「舵杜待大地豆、淡但電段動、達奪度敵」。只有仄聲的「悌、特、艇」例外。

泥母(n-)不變。如「農年寧男內能奈難」。只「賃」字例外。

來母(l-)不變。如「羅呂賴雷藍林歷略」。只「弄」字例外。

知母(ʈ-)轉爲捲舌塞擦音。如「豬株智追、站展珍張、卓摘竹哲」。其演化過程是t＞ʈ＞(tɕ)＞tʃ＞tʂ。

徹母(ʈ'-)也轉爲捲舌塞擦音。如「超抽耻丑、趁暢寵逞、拆畜」。只「偵」例外。其演化過程是t'＞ʈ'＞(tɕ')＞tʃ'＞tʂ'。

澄母(ɖ-)清化，平聲變爲送氣音，和徹母合流，仄聲變爲不送氣音，和知母合流。如平聲的「茶除池持、沉陳場呈蟲重」，仄聲的「柱稚治宙、賺朕陣丈、濁直宅逐」。只「澤擇」例外。其演化過程是：

dʑ'>dʐ>(dʐ)>dʒ>平tʂ'，仄tʂ。

娘母(nʐ)和泥母不分。如「濃尼黏女膩」，只「糅」字例外。

精母(ts)在國語的洪音前不變，細音前顎化爲舌面音。前者如「租做災最資早走、贊尊增縱、卒作則足」，後者如「嗟借祭濟焦酒、尖浸剪津俊將晶、節雀績」。其演變過程是ts>洪音ts，細音tɕ。

清母(ts'-)與精母的變化相同，洪音不變，細音顎化。例如洪音的「搓粗錯猜崔此草、參餐村倉聰、促猝擦」，細音的「取妻悄秋、簽侵遷千親槍、妾緝切漆戚」。其演化方式是ts'>洪音ts'，細音tɕ'。

從母(dz-)清化。洪音的平聲讀爲送氣的〔ts'-〕，仄聲讀爲不送氣的〔ts-〕。例如平聲的「才裁疵慈曹、慚殘存曾叢」，仄聲的「坐在罪自造、族昨」(「悴」例外)。細音都發生了顎化，平聲讀爲送氣的〔tɕ'-〕，仄聲讀爲不送氣的〔tɕ-〕。例如平聲的「樵錢前全秦牆情」，仄聲的「聚就漸集疾匠淨藉」。其演化方式是：

$$dz> \begin{cases} \text{洪音—平聲ts'，仄聲ts} \\ \text{細音—平聲tɕ'，仄聲tɕ} \end{cases}$$

心母(s-)洪音不變，細音顎化。例如洪音的「鬆蘇孫酸桑娑三損散算送宋訴賽」(「粹」例外)，細音的「須西洗消小修、仙宣辛信迅相性星、析雪泄」。其演化方式是：s>洪音s，細音ɕ。

邪母(z-)清化，和心母相同，洪音讀〔s-〕，細音顎化。例如洪音的「似寺隨松誦俗」(「詞、辭」例外)，細音的「徐序袖尋習旋旬祥象席夕」(「囚」例外)。其演化方式是：z>洪音s，細音ɕ。

莊母(tʃ-)轉爲捲舌音。如「炸債抓斬札壯爭」(「阻、責、鄒、簪」例外)。

初母(tʃ'-)也轉爲捲舌音。如「差楚吵揷察窗創」(「柵、廁」例外)。

崇母(dʒ-)清化，平聲和初母合流，仄聲和莊母合流。例如平聲的「查鋤巢愁崇」(「岑」例外)。仄聲的「乍助棧撰狀」(「士、事、贖、驟」例外)。其演化方式是：

$$d_3 > \begin{cases} \text{平聲} tʃ' > tʂ' \\ \text{仄聲} tʃ > tʂ \end{cases}$$

生母(ʃ-)變捲舌擦音。如「沙疏數史率稍山殺生省刷杉」(「色、所、搜、森、澀、縮、產」等字例外)。

俟母(ʒ-)只有「俟、騏」二字，後者現已不用，前者被〔s-〕聲母類化。

章母(tɕ-)變捲舌音。如「遮者朱制之昭周舟占針折專眞蒸正終祝鍾」。其演化過程是：tɕ > tʃ > tʂ。

昌母(tɕ'-)也變捲舌音。如「車處齒吹醜川春廠稱赤尺充衝觸」(「樞」例外)。其演化過程是：tɕ' > tʃ' > tʂ'。

船母(dʑ-)清化，平聲變爲送氣的〔tʂ'-〕或〔ʂ-〕，仄聲變爲〔ʂ-〕。如平聲的「唇船乘、蛇神繩」，仄聲的「射示舌實順術剩食」(全變〔ʂ-〕，沒有一個字保留塞擦音的念法)。其演化過程是：dʑ > 平聲tʂ'、ʂ，仄聲ʂ。

書母(ɕ-)變捲舌音，如「奢舍舒鼠庶輸世勢稅矢試始水燒少收手守陝攝深審濕扇設身室商升式叔束」(「春」字例外)。

禪母(ʑ-)和船母的變化相同。如平聲的「垂仇蟬晨臣純常承成、殊時誰韶」，仄聲的「社署樹逝氏是視市侍受紹售壽甚什愼上石熟淑蜀屬」(「瑞」例外，其他全變〔ʂ-〕)。

日母(nʑ-)的鼻音成分消失，轉爲捲舌濁擦音。例如「汝儒柔壬入然熱人仁若仍肉戎辱」(止攝開口三等的「兒、而、爾、耳、二」等字例外，變爲零聲母)。其演化過程是：

$$n > n_{\text{ʱ}} > nʑ > ʑ > ʒ \begin{cases} > z_{\text{ɻ}} \\ > \phi \end{cases}$$

見母(k-)在國語的洪音前不變，細音前顎化。前者如「歌瓜姑該怪桂高溝、甘干官根光公、國谷」(「愧、昆、礦」等字例外)，後者如「家居計基交叫九救、今奸巾君江京、夾甲吉腳」(「訖」字例外)。

溪母(ḱ-)與見母的變化相同，洪音不變，細音顎化。如洪音的「可枯快考口、堪寬坤困康匡肯、刻酷」(「恢」字例外)，細音的「去啓企巧丘、欠欽犬慶輕、恰屈曲」(「墟、溪、隙」等字例外)。

群母(g-)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細音又發生顎化。如洪音平聲的「逵葵狂」仄聲的「跪櫃共」；細音平聲的「渠奇求潛權強窮」，仄聲的「巨技臼及件傑倦近極局」。其演化如下：

$$g> \begin{cases} \text{洪音——平聲}k', \text{仄聲}k \\ \text{細音——平聲}t\text{ɕ}', \text{仄聲}t\text{ɕ} \end{cases}$$

疑母(ŋ-)失落成爲零聲母。例如「鵝偶艾傲岸我五瓦外危玩魚元月岳牙宜咬嚴業吟眼銀仰迎」(「擬、倪、牛、虐、逆、孽、阮、獃」等字例外)。

曉母(x-)洪音不變，細音顎化。例如洪音的「火花呼海灰好喊歡昏忽荒黑亨烘」(「況」例外)；細音的「蝦虛戲孝休險血欣訓香向興兄」(「迄」例外)。

匣母(ɣ-)清化，洪音念〔x-〕，細音顎化。如洪音的「何華胡孩回話浩后含合寒桓活滑患魂黃或宏洪」(「潰、完、凡」例外)；細音的「遐奚效咸狹嫌協限玄穴幸形」(「營、艦」例外)。

云母(ɣj-)失落成爲零聲母。如「衛爲位王于雨羽員袁曰浴尤又炎焉永」(「榮、雄、熊、彙」等字例外)。

以母(ɸ-)不變。如「維余悅勻尹育耶易搖由鹽葉延引羊亦營役用」(「容、銳、捐、鉛」等字例外)。

這些中古聲母到國語的演化不外五種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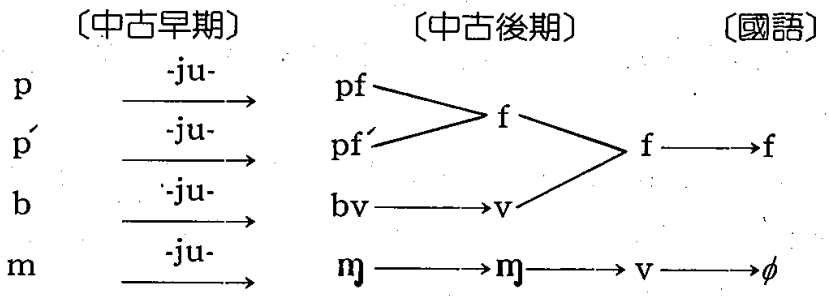
1.濁音清化

中古的全濁聲母和濁擦音聲母(前人也叫做「又次濁」)到了國語，都轉變成聲帶不振動的清音。它的轉化規律是：凡平聲字變送氣的清音，發聲的氣流強些；凡仄聲字變不送氣的清音，發聲的氣流弱些。國語保留的唯一濁擦音是捲舌的〔ㄖ-〕。

濁音清化是人類語言的普遍現象，例如印歐語言的「格林語音律」(*Grimm's Law*) 中，原始印歐語的b、d、g、變成早期日耳曼語的p、t、k；原始印歐語的bh、dh、gh變成早期希臘語的ph、th、kh。這是西方語言的濁音清化。語言學家發現，有濁音b、d、g的語言，往往也有清音p、t、k，但是有p、t、k的語言未必都有b、d、g，這就是濁音清化的緣故。

2.輕唇化

中古早期還沒有輕唇音，到了宋代，有了輕唇的「非、敷、奉、微」四母，國語「非、敷、奉」三母又進一步由塞擦音變成了擦音，念成相同的〔f-〕聲母，於是「非匪沸」(非母)、「妃斐費」(敷母)、「肥痱吠」(奉母) 都沒有區別了。其演化過程如下：



促成輕唇化的條件是〔-ju-〕介音，古代稱「三等合口」的字。在演變完成後，這個〔-ju-〕介音反而消失了。例如「分」字隋唐念〔pjuən〕，國語〔fən〕，正是聲母輕唇化，〔-ju-〕介音消失而形成的。

在西方語音裏也有類似的變化，如英語的foot、fish、father在拉丁文裏是pes、piscis、pater，f都念p。

3.捲舌化

國語有一套捲舌音聲母：ㄓㄔㄕㄖ，這套輔音在其他語言裏比較少見，現代方言中也不普遍。它是由中古的舌上音「知徹澄」和正齒音「照穿牀審禪」各母，以及半齒音「日母」轉化而成的。因爲它不適合配細音，所以原有的〔-j-〕介音都被排擠而失落了。例如中古音

「儒」-juo、「深」-jem、「車」-ja、「逐」-juk，這些字在國語裏，中間的j都聽不到了。

4.顎　化

國語有一套顎化聲母：ㄐㄑㄒ。這是由早期的ㄗㄘㄙ（中古精系字）和ㄍㄎㄏ（中古見、溪、群、曉、匣諸母字）受〔-i-〕或〔-y-〕介音的影響而成的。因爲ㄗㄘㄙ是舌尖音，ㄍㄎㄏ是舌根音，它們後頭跟著〔-i-〕或〔-y-〕卻是舌面音，在發音部位上不一致，發音時比較費力一點，於是它們全變成了舌面音的ㄐㄑㄒ，和〔-i-〕或〔-y-〕配合起來，發音器官就輕鬆多了。因此，在國語裏我們看不到ㄗㄘㄙ和ㄍㄎㄏ後面帶〔-i-〕或〔-y-〕的字，同時，ㄐㄑㄒ的字卻只和〔-i-〕或〔-y-〕相配，絕不帶別的介音。

5.零聲母化

古代零聲母的字沒有國語這麼多，它是在語音發展過程中，由於音素逐漸失落而形成。國語的零聲母淵源於六個不同的中古聲母：

(1)云母（喻三）——「于羽雲永遠」等字。

(2)以母（喻四）——「余以羊悅予」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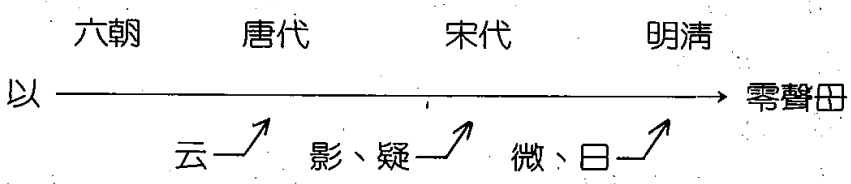
(3)微母——「無亡武文忘」等字。

(4)影母——「於衣烏安愛」等字。

(5)疑母——「魚宜玉吾研」等字。

(6)日母——「而兒耳爾二」等字。

當然，這些古代聲母不是一下子就變成零聲母的，我們可以把它分爲三個階段：第一、云、以兩母首先合併，時間在第十世紀；第二，影、疑兩母到了宋代（第十至十三世紀）也轉成了零聲母；第三，微、日（一部分字）兩母要遲到十七世紀以後才變成零聲母的。情況如下表：



一個音節的開頭輔音在世界各語言裏都有類似的遺失現象。例如英語ring、leap、neck等字的前面原本都有個h，在中古末期的英語裏就逐漸丟失了，但在冰島語裏仍保存著。又如knee、gnaw、wring等字的頭一個字母都不發音，可是古英文卻是要發音的，如今在書寫上保留頭一個字母，只是個古讀的遺迹而已。

漢語的親屬——藏語也有類似的現象。古藏語有十分豐富的複聲母，包含了g-、d-、b-、m-、濁h-五個前加輔音和r-、l-、s-三個上加輔音，但今天的拉薩話已經大部分失落了。

談聲母的演化，我們還可以換個角度，看看國語的聲母是由哪個中古聲母變來的。下表先列出國語的聲母，各母之後列出其來源。

ㄅ (p) —— 幫母 (p)、並母仄聲 (b)
ㄆ (pʻ) —— 滂母 (pʻ)、並母平聲 (b)
ㄇ (m) —— 明母 (m)
ㄈ (f) —— 非母 (pf)、敷母 (pfʻ)、奉母 (bv)
ㄉ (t) —— 端母 (t)、定母仄聲 (d)
ㄊ (tʻ) —— 透母 (tʻ)、定母平聲 (d)
ㄋ (n) —— 泥母 (n)、娘母 (ȵ)
ㄌ (l) —— 來母 (l)
ㄍ (k) —— 見母 (k)、群母仄聲 (g)
ㄎ (kʻ) —— 溪母 (kʻ)、群母平聲 (g)
ㄏ (x) —— 曉母 (x)、匣母 (ɣ)
ㄐ (tɕ) —— 精母 (ts)、從母仄聲 (dz)、見母 (k)、群母仄聲 (g)

ㄑ (tɕʻ) —— 清母 (tsʻ)、從母平聲 (dz)、溪母 (k)、群母平聲 (g)

ㄒ (ɕ) —— 心母 (s)、邪母 (z)、曉母 (x)、匣母 (ɣ)

ㄓ (tʂ) —— 知母 (ʈ)、澄母仄聲 (ɖ)、莊母 (tʃ)、崇母仄聲 (dʒ)、章母 (tɕ)

ㄔ (tʂʻ) —— 徹母 (ʈʻ)、澄母平聲 (ɖ)、初母 (tʃʻ)、崇母平聲(dʒ)、昌母 (tɕʻ)、船母平聲 (dʑ)、禪母平聲 (ʑ)

ㄕ (ʂ) —— 生母 (ʃ)、書母 (ɕ)、船母 (dʑ)、禪母 (ʑ)

ㄖ (ʐ) —— 日母 (nʑ)

ㄗ (ts) —— 精母 (ts)、從母仄聲 (dz)

ㄘ (tsʻ) —— 清母 (tsʻ)、從母平聲 (dz)

ㄙ (s) —— 心母 (s)、邪母 (z)

第二節　韻母的演化

壹、 字音演變表

中古韻母因收尾的不同而分作三大類：鼻音收尾的「陽聲韻」，元音收尾的「陰聲韻」，塞音收尾的「入聲韻」。又以圓唇元音〔u〕的有無分爲開口、合口兩類，凡有介音或主要元音〔u〕的，稱爲「合口」，否則即爲「開口」。以下依這樣的類別，把中古韻母到國語的演化列成一表，上端和左行是演化條件，中間格內的音值是國語的念法。

〔開口類〕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非舌根 A	舌根 B	非舌根 C	舌根 D	非捲舌 E	捲舌 F

陰聲韻	果假 1	uo	ɤ	a	ia	ie	ɤ
	遇 2					y	u
	蟹止 3	ai		ai	ie	i	ï
	效 4	au		au	iau	iau	au
	流 5					iou	
陽聲韻	咸山 6	an		an	ien	ien	an
	宕江 7	aŋ		aŋ,uaŋ	iaŋ	iaŋ	aŋ,uaŋ
	深臻 8	ən				in	ən
	曾梗 9	əŋ		əŋ	iŋ	iŋ	əŋ
	通 10						
入聲韻	咸山 11	a	ɤ	a	ia	ie	ɤ
	宕江 12	uo	ɤ	uo	ye	ye	uo
	深臻 13					i	ï
	曾梗 14	ɤ		ai,uo	ɤ	i	ï
	通 15						

〔合口類〕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非唇音 G	唇音 H	非唇音 I	唇音 J	唇音 K	捲舌 L	其他 M
陰聲韻	果假 1	uo		ua				ye
	遇 2	u				u		y
	蟹止 3	uei	ei	uei,uai		ei	uei	
	效 4							
	流 5	ou	u			u	ou	iou
陽聲韻	咸山 6	uan	an	uan	an	an	uan	yen
	宕江 7	uaŋ					uan	
	深臻 8	uən	ən			ən	uən	yn
	曾梗 9	uŋ		uŋ		iuŋ		
	通 10	uŋ	əŋ			əŋ	uŋ,iuŋ	
入聲韻	咸山 11	uo		ua		a	uo	ye
	宕江 12	uo						
	深臻 13	u	uo			u		y
	曾梗 14	uo				i		y
	通 15	u				u		y,u

上表中，演變條件的等呼、攝名都是中古音的分類，至於舌根、捲舌、唇音指的是國語的聲母（只有二等舌根指中古音而言）。爲檢索之便，每類變化都加上編號，相同的條件之下，通常只生一種變化，除了表中所列的發音，其他念法，都算是例外演變。以下就表中所列的發音，舉出一些較常見的字爲例：

〔陰聲韻〕

A1	多拖駝左蹉娑羅（那爹例外）
B1	歌可餓何賀（我阿例外）
C1	拏巴霸爬痲乍灑鯊
D1	嘉駕牙雅嚇下暇亞
E1	嗟姐借且寫邪謝耶野夜伽（迦例外）
F1	遮者車蛇射奢舍社
GH-1	果臥妥波磨坐火禍倭裸（爸戈科課訛和例外）
IJ-1	瓜寡誇瓦華化
M1	靿靴
E2	居墟魚去巨徐敘於余許與呂
F2	豬貯諸初疏書阻楚暑助處如（所例外）
GH-2	鋪普暮都徒奴土渡孤吾顧租訴烏胡路（做模例外）
KL-2	膚符無父付株廚柱朱輸數樹戍儒
M2	拘區懼趨須取于逾羽裕屢
AB-3	該開艾帶胎乃宰采在塞孩害來（唇音爲-ei，如貝沛倍啡）
C3	擺排買差釵豺（罷例外）
D3	皆誡諧蟹（楷崖挨隘例外）
E3	雞計谿契低體泥閉米妻齊西洗例飢奇皮尼醫伊移（備例外）

F3	滯制世知馳支齒示詩始視（「非捲舌」中的止攝精系亦爲ɿ，如姊此慈思詞）
G3	恢對退崔碎賄回憒（內類例外）
H3	背配佩裴枚妹
IJ-3	懷乖詭匯怪喟（卦畫蛙例外）
K3	廢肺吠非沸肥費
LM-3	贅稅衛歲慧銳追危虧跪墜萎吹水
AB-4	高考敖刀討寶毛糟草好奧老
C4	罩包豹茅爪抄梢
D4	交教巧敲孝效
E4	喬驕表苗廟妖燎
F4	饒擾昭燒少韶紹朝召肇
E5	幽糾幼謬（彪繆例外）
G5	苟口偶偷頭豆走吼樓陋侯謳
H5	仆部毋（茂剖例外）
K5	不浮婦富副復（缶謀例外）
L5	肘抽丑胄周收柔

〔陽聲韻〕

AB-6	干看單坦壇難贊餐散漢寒安蘭感坎耽覃南參暫三含喊暗藍
C6	湛斬赧扮版慢棧山（臉例外）
D6	鹹歉咸陷閒諫眼閑限晏（顯慳例外）
E6	建言件彥輾變辯免獻焉連檢儉驗黏險淹炎廉
F6	展戰扇善然冉染詹占陝閃霑詔
G6	官貫寬款玩端短團斷讚竄酸算歡喚桓亂緩
H6	半潘判槃叛瞞滿縵

I6	關慣頑撰栓患彎
J6	班版攀蠻
K6	蕃反販煩飯凡范梵
L6	轉篆傳專穿舛船輾（微毋晚萬屬此類）
M6	卷眷權圈元願員遠（戀劂欠例外）
AB-7	岡鋼康抗當黨湯唐囊榜傍茫葬倉藏桑喪航盎郎浪（鴦例外）
C7	椿窗雙，邦龐（來毋瀧例外）
D7	江腔項巷
E7	羌強仰香鄉向央兩亮將槍牆匠襄相像詳陽
F7	張長文釀章掌昌敞唱裔賞常上尚讓（唇音方放芳訪房防亦此類），莊壯創牀狀霜爽（微毋亡網妄屬此類）
G-7	光廣曠荒黃晃汪
LM-7	獷匡狂況王往
AB-8	根墾痕很恩（吞垠例外）
E8	巾銀貧彬愍欣迎隱遴稟品金錦禁欽琴吟歆蔭音林臨
F8	珍鎮陳眞神申辰腎愼朕賃斟枕瀋甚深甚任
G8	昆緄坤困敦頓屯鈍尊村存孫損昏魂穩論（嫩例外）
H8	奔本噴盆門悶
K8	分粉糞芬憤
L8	飩準春脣順舜純（微毋文問屬此類）
M8	群郡薰訓醞筠殞運（淪閏例外）
AB-9	亘肯登騰鄧能崩朋增層恒棱
C9	彭猛爭生省冷（檸磷例外）
D9	行幸（鏗亨庚例外）
E9	兢凝冰憑興應陵驚敬卿慶迎兵柄平病明命影映令
F9	徵澄蒸稱繩乘升勝承仍認貞逞鄭征整聲聖成

GH-9 肱薨弘泓

IJ-9 宏轟

KLM-9 兄永瓊迥扃（營縈憬頃穎榮例外），又標作yuŋ

G10 公貢空孔東通同動忽叢烘洪翁籠弄

H10 蓬蒙夢

K10 封諷峯逢奉

LM-10 恭供恐顒中寵重鍾洶雄邕擁龍穴，iuŋ又作yuŋ

〔入聲韻〕

A11 達剌怛闥捺答沓雜拉

B11 葛渴曷遏閣盍

C11 獺捌拔札刹殺眨揷

D11 瞎軋夾恰呷洽鴨（黠例外）

E11 孑傑孽別列囁曄獵結鬠鐵涅蔑節切屑噎接捷葉帖（頰例外）

F11 哲轍掣舌設熱輒攝涉

GH-11 闊撥奪撥末撮豁活

IJ-11 刷刮（茁例外）

K11 髮伐法乏

L11 鶡拙歠說

M11 蹶闕月越劣刖怯業脅

A12 託鐸諾泊莫作錯昨索落

B12 各恪鄂涸惡

C12 濁剝捉朔犖渥（雹璞例外）

D12 覺嶽學

E12 略約謔卻虐（腳縛例外）

F12 芍著若爍綽灼

GH-12　郭廓霍

E13　暨暱筆弼密乙栗急泣及吸邑立緝集習揖吉必匹七疾悉一逸（詰韢例外）

F13　窒秩質叱實失蟄十溼（入例外）

G13　骨窟突卒猝忽

H13　勃沒

KL13　弗物黜出術（佛例外）

M13　屈律聿鬱恤橘（亥倔卒例外）

AB-14　刻德忒特則塞劾勒（黑賊北墨例外）

C14　摘宅白，伯陌

D14　格客赫嚇（正齒音責策亦此類）

E14　殛極巕匿憶力即息弋隙逆碧激的剔悌辟覓積籍昔席益繹（劇例外）

F14　陟敕直職食識日擲隻釋石

GH-14　國或

K14　逼愎

M14　域閾棫（役例外）

GH-15　穀哭禿獨卜扑木族速屋祿

KL-15　燭贖束蜀辱福伏目竹逐粥叔塾

M15　菊麴郁畜育曲局玉旭欲續，錄粟足促肅六（肉例外）

下面分別由韻尾、介音、主要元音三方面看看中古音到國語的演化規則。

貳、 韻尾的變化

陰聲韻的〔-i〕、〔-u〕韻尾大致保存原樣。陽聲韻原有舌根〔-ŋ〕、舌尖〔-n〕、雙唇〔-m〕三類鼻音韻尾；國語的〔-m〕消失，都轉成了

〔-n〕。例如「金、監、暗、心」等字。所以國語的陽聲韻只有舌根、舌尖兩類。

入聲韻的變化最大，它的〔-p〕、〔-t〕、〔-k〕三種塞音韻尾，起初轉成微弱的喉塞音韻尾（像今天的吳語一樣），後來就完全消失了，變得和陰聲韻沒有分別。

叁、 介音的變化

1.由開變合

有些〔-uo〕韻母的字，例如「我多駝左羅」、「託諾泊莫作錯索落」這些字原本都沒有u的成分，國語卻都念成了帶u的音。此外，「覺嶽學」國語念y音，也是合口的一種，在《切韻指南》裏，這幾個字被歸入「開口」。有些字由開變合的時代很早，像「豬除居魚書徐虛余如」等字在《韻鏡》裏注明是開口，到了《切韻指南》就和合口的「虞、模」韻合併成一個「遇攝」了。

2.由合變開

這類演化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國語念唇音聲母ㄅㄆㄇㄈ的字，原本有許多是念合口的，國語卻轉成了開口。像「杯妹盆門本盤半」等字，本來都有個u介音的。至於〔f-〕聲母的字，中古全是合口，國語除了「夫扶府付拂佛…」等字，幾乎都變成了開口音。

除了唇音外，還有部分〔l-〕、〔n-〕聲母的字，如「雷類內壘戀…」也由合口變成了開口。

3.由洪變細

中古洪音到國語變成細音的，可以歸納出一條比較嚴格的規律：凡是中古開口二等舌根（牙喉音）字，國語在主要元音和聲母中間增添了一個〔i〕音位。例如「江巷皆佳間眼姦顏交孝嘉亞甲…」等字，古代都不帶〔i〕介音。

4.由細變洪

這種情況大多是些國語捲舌聲母字，捲舌音大部分由中古三等韻變來，而三等韻原本都有個〔j〕介音，但捲舌聲母和〔j〕介音的發音性質不相容，於是，這個〔j〕介音後來都被排擠而失落了。例如「鍾書眞展超車昌成深詹…」等字皆是。

另外還有一些例子是中古複合介音〔-iu-〕的簡化，由〔-iu-〕變成了〔-u-〕，失落了〔-i-〕成分。例如「風規爲膚武倫…」等字皆是。

肆、 主要元音的變化

國語有兩個新生的主要元音，是《切韻》音所沒有的，就是舌尖元音〔ɿ〕和舌面後展唇元音〔ɤ〕（注音符號的ㄜ）。

國語的舌尖元音有三種：和ㄓㄔㄕㄖ相配的韻母是〔ɿ〕，和ㄗㄘㄙ相配的韻母是〔ɿ〕，這兩種舌尖元音注音符號通常都省略不寫。例如「知吃師日」、「資此司」都只標聲母。另一種舌尖元音是「兒耳二」的ㄦ韻母。以上三種舌尖元音由於在國語中出現的時機不衝突，所以國際音標往往用一個〔ɿ〕符號表示。它們的中古來源大多是由〔i〕韻母發展而成的。

〔ɤ〕（ㄜ）元音構成的韻母，是由中古許多不同類型的韻母發展出來的。例如「歌可賀」源自果假攝一等韻、「遮車蛇」源自果假攝三等韻、「葛閣盍」源自咸山攝一等韻入聲、「哲舌熱」源自咸山攝三等韻入聲、「各涸惡」源自宕江攝一等韻入聲、「刻德則」源自曾梗攝一等韻入聲、「格客赫」源自曾梗攝二等韻入聲。這些都是開口字，合口變成ㄜ韻母的字很少，如「戈科和」等，這是受開口ㄜ韻字類化形成的。

第三節　聲調的演化

國語有四聲，中古也有平上去入四聲，它們的內涵並不相同。其

間的變化往往受聲母清濁的影響。變化的規則可以分爲下面四條：

一、 平聲分陰陽

國語的第一聲（陰平）、第二聲（陽平）在中古音裏是相同的調類。所以唐代崔顥的七言律詩黃鶴樓可以用「樓、悠、洲、愁」來押韻。在國語裏「樓愁」和「悠洲」聲調並不相同，這是平聲分化的結果。韻書裏，「東，德紅切」，反切下字「紅」是國語陽平調，卻用來注陰平調的「東」，也說明了中古沒有陰平、陽平的分別。中古的平聲變成陰平、陽平兩類，是從元代開始才有的。

那麼，促成平聲分化的因素是什麼呢？是聲母的清、濁。凡是古代的清聲母字，國語念成陰平，例如「多通杯吞包…」；凡是古代的濁聲母字，國語念成陽平，例如「同馮回何麻…」。

二、 濁上歸去

凡是全濁聲母的上聲字，國語便轉成了去聲。例如「伴父丈士…」等字皆是。至於「軌耳尾女乃…」等字，因爲聲母不屬全濁，因此國語仍讀上聲。這種演化在宋代就已經發生了。

三、 次濁入歸去

入聲的演變比較雜亂。不過，在雜亂中我們仍然可以理出一個大致的趨向。次濁的入聲字大部分變成國語的去聲。例如「莫勿力日月浴…」等字皆是。

四、 濁入歸陽平

全濁的入聲字大部分變成國語的陽平。例如「拔別伐舌什合…」等字皆是。我們讀舊詩辨平仄，凡遇此類字，看似平實爲仄，需特別留意。

至於中古清聲母的入聲字，在國語裏念成第幾聲，就毫無規則可循了。由整個入聲字的演化看，變作陽平和去聲的佔了絕大多數。

五、 聲調演變表

下面是國語聲調和中古聲調的關係表：

中古聲母 / 國語聲調 / 中古聲調	清	次濁	全濁
平	ㄱ	ㄧ	ㄧ
上	ㄧ	ㄧ	ㄟ
去	ㄟ	ㄟ	ㄟ
入	不定	ㄟ	ㄧ

至於中古聲調變入其他各方言的情況，依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是這樣的：

和聲紐 / 和韻母 / 方言	平		上			去		入	
	清	濁	清	次濁	全濁	濁	清	清	濁
廣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陽去		陰去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上海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陽去	陰去	陰入	陽入
厦門	陰平	陽平	上		陽去		陰去	陰入	陽入
蘇州	陰平	陽平	上		陽去		陰去	陰入	陽入
客家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陰入	陽入
南京	陰平	陽平	上		去			入	
四川	陰平	陽平	上		去			(變陽平)	

由此表可以見出調類的分化，完全受聲母的影響。東南地區聲調變得很複雜，廣州話多達九調。西南地區和南京地區已經比較接近由北方官話發展而成的國語音系。

第十四講　上古韻部

第一節　早期學者的古韻觀點

從本講開始，我們要進入一個更早的古音階段，談談周秦兩漢的「上古音」。了解上古音一定要有充分的中古音知識，所以我們在學習順序上要把上古音放在中古音的後面來說。分析漢語的音韻不外由聲母、韻母、聲調三方面觀察，談上古音我們主要也依這三種角度來敍述。先說韻部，是因爲在上古的聲、韻、調中，韻的問題最早被注意，研究的材料也最多，所得的成果也最豐碩，所以我們把韻放在第一個來敍述。

在習慣上，中古的一個韻母單位往往稱爲「韻」，例如「東韻」、「支韻」等，上古的韻母單位往往稱爲「部」，所以我們常看到某字是「古音第幾部」，或某字屬「東部」，某字屬「支部」等。

對於古韻部的知識，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我們了解這個過程，必須有歷史的眼光，因爲任何學術、知識都是漸進、累積的，不能先後倒置的。下面就按照歷史的發展，把古韻知識的累積，分成四個階段敍述：

一、從六朝到宋代，學者還沒有明確的古音觀念。

二、元明時代是古音觀念確立的時期。

三、清代是古韻部系統化歸納的開始。

四、民國初年，高本漢從事音值的擬訂（1915-1919），使古韻學更邁入一個新的階段。

首先說六朝至宋代的情形，也就是本節標題所謂的「早期學者的古韻觀點」。在這個階段，學者並不了解「古韻」是怎麼一回事，當他們讀《詩經》、《楚辭》的時候，覺得很奇怪，明明有些地方該押韻的，他們唸起來並不協韻，他們不了解那是語音變化的結果，於是就想出了一些辦法來解釋這些所謂「不協韻」的現象。他們的辦法是什麼呢？

歸納起來，不外下面三派：

壹、 改讀字音

這一派學者的處理辦法是：把那些不協韻的字改讀一個唸法，使之能夠協韻。他們認爲上古時代那些《詩經》、《楚辭》的作者一定也是如此，把字音作了臨時的「改讀」以配合押韻的需要。而離開這首詩之後，這個改讀的字在自然語言中，還是唸它那個原本的音。

梁代沈重（《周書》：字德厚，《北史》：字子厚。吳興武康人，梁武帝時任五經博士）著《毛詩音》二卷，就用了這種改讀的辦法。他在《詩經》邶風燕燕首章裏，把「野」字改讀成「時預反」，他把這種辦法稱爲「協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竇韻王矩切）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馬韻羊者切）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竇韻王矩切）

「羽、野、雨」三個韻脚字若用中古音唸起來，「野」字顯然是不協韻的，如果改讀「時預反」，就可以押韻了。

在燕燕詩的第三章裏，沈重又用了同樣的辦法：

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侵韻於金切）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覃韻那含切）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侵韻息林切）

用中古音來唸，「南」字不押韻，於是沈重改讀成「乃林反」，這樣就協韻了。

徐邈也是用這樣的方法，不過他稱之爲「取韻」，和沈重的「協句」意思沒有兩樣。例如召南行露三章：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鍾韻餘封切）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用韻似用切）

徐邈把「訟」改讀成「才容反」，這樣才能和平聲的「墉」押韻。其實「訟」字廣韻也有平聲一讀，本來不需要改讀的，可能在徐邈的時代，「訟」字只通行去聲一讀，所以在這首詩裏才要改讀的。

又邶風日月首章：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姥韻他魯切）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語韻昌與切）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暮韻古暮切）

本章押的是上聲韻，而「顧」字是去聲，所以徐邈改讀成「音古」，臨時唸成爲上聲。

這種風氣一直到宋代還存在，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朱熹的《詩集傳》，全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理以中古音唸上古韻語所發生的不叶韻現象。例如召南行露二章：

誰謂雀無角（覺韻古岳切，朱叶盧谷反）
何以穿我屋（屋韻烏谷切）
誰謂女無家（麻韻古牙切，朱叶音谷）
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燭韻魚欲切）
室家不足（燭韻即玉切）

朱熹認爲這章詩應該每句都押韻，但是用他自己的語言唸起來，「角」和「家」不能和別的韻脚相押，於是注明要改讀，他把這種辦法稱爲「叶音」。行露第三章依然如此：

誰謂鼠無牙（麻韻五加切，叶五紅反）
何以穿我墉（鍾韻餘封切）
誰謂女無家（麻韻古牙切，叶各空反）
何以速我訟（用韻似用切，叶祥容反）
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鍾韻疾容切）

在這章詩裏，用朱熹時代的音唸起來，「牙、家、訟」和別的韻脚字不能協韻，於是他都加以改叶，把它們臨時改讀成適合的音（他改讀的音前面都有個「叶」字）。

這種改讀的辦法完全是以今律古的，同樣一個「家」字一會兒唸〔ka〕，一會兒唸「谷」，一會兒又唸成「公」，使得字無定音，任意可以改變讀法，語言的功能勢必完全喪失。古今中外絕不會有一種語言的詞彙是像這樣沒有固定音讀的。所以，從六朝到宋代所流行的叶音、改讀實際上是對上古韻語的一種誤解。

貳、 更動經書

這一派學者遇到上古韻語在自己口裏不能押韻時，他們採取了一個更大膽的辦法，就是乾脆把經書的原文給改了，換一個可以叶韻的字。因爲他們以爲唸起來不叶韻是由於文字傳抄有誤。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唐玄宗在開元十三年下詔，把《尚書》洪範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一句中的「頗」字改成「陂」字。原來，洪範是押韻的文章，本來都是兩句一韻，只有這兩句用中古音唸起來，「頗」屬果韻，「義」屬寘韻，不能相押。如果改成「陂」字（支韻）就可以和「義」相押了。但是，唐玄宗沒有想到，「義」字以從「我」得聲，和「頗」字原本韻母也是同類的。問題主要還是在那個時代誰有古音的觀念呢？

其他更動經書的例子還有：

1.《易•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宋范諤昌改「陸」爲「逵」。

2.《易•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改爲「弗過遇之」。

3.《易•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

4.《楚辭•天問》：「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

5.〈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爲「不可以久止」。

6.《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楊愼改爲「盜竽」。

像這類輕易改動古書的例子還很多。事實上，認爲古書文字有訛誤，必須有確切的證據，依照一定的校勘學的程序，如果只是以意爲之，想到不合就任意改動原文，不但態度上失之嚴謹，古書的原貌也因而受到很大的破壞，使後人讀古書遭到更多的不便。

叁、古人韻緩

早期學者解決上古韻語和當時語言不合的第三個辦法就是提出「古人韻緩」的觀念。這是唐代陸德明所創。意思是說上古時代押韻要比後世寬得多，所以很多後人唸起來不協韻的地方，上古仍然可以湊在一起相押。然而，押韻再寬，還是有個限度，至少要讓人聽起來還不失韻律感。如果依這派看法，前面所舉的《詩經•行露三章》，韻脚是「牙」〔ŋa〕、「墉」〔iuŋ〕…等字，押韻能寬到這樣的程度嗎？恐怕任何人都不敢相信。當然，我們也可以不認爲「牙」在那首詩裏是韻脚。那麼下面幾首詩的韻脚恐怕也不是「韻緩」能交代過去的。

1.小雅四牡四章以「母」和「止、杞」押韻。

2.彤弓二章以「右」和「載、喜」押韻。

3.召南漢廣二章以「馬」和「楚」押韻。

4.既醉四章以「儀」和「何、嘉」押韻。

到了宋朝，有位吳棫，字才老，武夷人，宣和六年（1124）進士，寫了《韻補》一書，按照韻緩的觀念，把他認爲可以通轉的韻一一注明。所謂「古通某」、「古轉聲通某」、「古通某或轉入某」，正是表示上古用韻寬緩，所以相通轉的韻很多。如果依照他所注的來歸類，那麼上古只剩下九個「韻」了。

1.東（冬鍾通，江或轉入）

2.支（脂之微齊灰通，佳皆咍轉聲通）

3.魚（虞模通）

4.眞（諄臻殷痕庚耕清青蒸登侵通，文元魂轉聲通）

5.先（仙鹽添嚴凡通，寒桓刪山覃談咸銜轉聲通）

6.蕭（宵肴豪通）

7.歌（戈通，麻轉聲通）

8.陽（江唐通，庚耕清或轉入）

9.尤（侯幽通）

這樣歸併的結果，韻夠寬的了，使上古音只有九個「韻」而已。但是出韻的情況仍然比比皆是，例如前面所舉的小雅、彤弓、召南、既醉四條，就吳棫的系統看來，統統不合。可見韻緩的說法是失敗的。

吳棫歸納這個系統所採用的材料，完全忽略了時代性。他一共引證了五十種書，時代早的有《詩經》、《尚書》、《周易》等，時代晚的竟包含了韓、柳文、歐陽修、蘇軾、蘇轍文，已經是中古晚期的作品了。這是因爲吳棫沒有語言變化的觀念，上古音、中古音在他想法裏是一樣的。

此外，他那九個韻類也分得很不精密，例如東韻包含了冬、鍾、江，但實際他東韻所收的字有很多是不屬東，也不屬冬、鍾、江的，像「登、唐、徵、彰、分、方、朋、憑、讒、房、務、乘、尊、繩、

膺、興、宏、湛、陵」等字，支韻包含了脂、之、微、齊、灰、皆、佳、咍，然而有許多字不屬這幾個韻的，也放在支韻裏，像「加、嘉、歌、求、糾、我、魚、逃、波、浮、莎、多、春、沙、疏、柯、憂、禍、化、和、蛇、悠、由、遊、游、運、羅、人」等字。清儒顧炎武寫了一部《韻補正》就是訂正吳棫《韻補》錯誤的。

宋朝的另一位學者鄭庠寫了《古音辨》一書，分古韻爲六部。有人認爲是古韻分部的開始。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爲學術發展有一定的過程和順序，元明才漸有古音的觀念萌芽，不可能在宋代就從事上古音的分部，否則豈不擾亂了學術發展的先後關係？鄭庠的書現已不傳，詳細情形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可以從它的時代性著眼，推斷它和清儒的古韻分部，在觀念、方法上絕不能相提並論。鄭庠的六部很可能是「韻緩」說的產物。這六部是：

1.東冬江陽庚青蒸

2.支微齊佳灰

3.魚虞歌麻

4.眞文元寒刪先

5.蕭肴豪尤

6.侵覃鹽咸

這個韻目用的是平水韻，舉平以賅上去入。他把陽聲韻分得很整齊：第1部是收舌根鼻音〔-ŋ〕的字，第4部是收舌尖鼻音〔-n〕的字，第6部是收雙唇鼻音〔-m〕的字。其他各韻也都依《切韻》系統分類。看起來倒像是宋朝的語音，一點都不像上古音。由此可知鄭庠並沒有成熟的古音觀念。他的分部比吳棫更少，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古韻」比吳棫更寬。但是出韻的情況仍然比比皆是。所以，韻緩的觀念並不能解決中古時代的讀書人閱讀上古韻語所遭遇的困惑。

第二節 古音觀念的確立

到了元明時代，學者漸漸體會到叶音、改經、韻緩都不是辦法，同時也漸漸體會到上古音和他們所熟悉的韻書、韻圖不是一回事，上古有上古本身的語音系統。下面我們就談談這個階段幾位代表學者的意見：

壹、戴 侗

戴侗是南宋末年到元朝時代的學者，著有《六書故》，他在書中說：

> 「書傳〝行〞皆户郎切，《易》與《詩》雖有合韻者，然〝行〞未嘗有協庚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映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與合異，非叶韻也。」

在這段話中，他提出「行、慶、野、下」四個字的上古唸法，肯定這是古之正音，不是合韻，也不是臨時改讀的叶韻。在戴侗以前，還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看法。

貳、焦 竑

焦竑，明江寧人，字弱侯，號澹園。萬曆中以殿試第一，官翰林修撰。著作很多，有《易筌》、《澹然集》、《焦氏筆乘》、《老子翼》、《莊子翼》、《國史經籍志》等。

在《焦氏筆乘》中，他提出「古詩無叶音說」以駁斥叶音說的謬誤：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爲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ㄗㄡ）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ㄐㄧㄚ）豝（ㄅㄚ），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豵（ㄗㄨㄥ）；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

這段話裏，焦竑明白指出了「古韻」和「今韻」的不同，也指出了叶韻說的不當。此外，焦氏又舉出「下」、「服」、「降」、「澤」四個字，辨明它們的上古音讀：

1.「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ㄐㄩㄣˋ）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ㄑㄧˊ）下」上韻爲「率西水滸」。

2.「服」今在屋韻，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

3.「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上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

4.「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

由此可以看出焦竑對上古音的認識又比戴侗進了一步。

叁、 陳第——《毛詩古音考》

明代的陳第字季立（1541-1617），福建連江人。著有《毛詩古音

考》、《屈宋古音義》（取《楚辭》韻語和《詩經》相印證）、《讀詩拙言》（雜論古音的各項問題）等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606年完成的《毛詩古音考》。在這部書的序文裏他說：

「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ㄌㄚˋ 違背的意思，即「乖戾」）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人，何毋必讀米，非韻杞（ㄑㄧˇ）韻止，則韻祉韻喜矣。馬必讀姥，非韻組韻黼（ㄈㄨˇ），則韻旅韻土矣。京必讀疆，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偪（ㄅㄧ），非韻食韻翼，則韻德韻億矣。厥類實繁，難以殫（ㄉㄢ）舉，其矩律之嚴，即唐韻不啻（ㄔˋ），此其故何耶？又《左》、《國》、《易·彖》、《離騷》、《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贊誦，往往韻與《詩》合，實古音之證也。」

這裏已經把古音觀念交代得很清楚了，他不但有理論，也有具體的方法，他在《毛詩古音考》裏收了496個字，皆後世音讀與古殊者，一一考訂它們的上古音讀，每個字都列出「本證」（詩自相證者）和「旁證」（采之他書者）。例如：

1.「母」字《廣韻》在厚韻，按中古音說，應該和「有、黝」兩韻通押。而《詩經》卻和止韻的「杞、止、祉、喜」相押。因此陳第認爲「母」字上古音「米」。

〔本證〕葛覃「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蝃蝀「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將仲子「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旁證〕漢遠夷慕德歌「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淮南子「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經，四時爲紀」

2.「馬」字《廣韻》屬馬韻，在中古音裡，和「哿果」韻的關係比較密切。而《詩經》卻與「組、黼、旅、土」押韻。因此陳第認爲「馬」的上音唸「姥」（ㄇˇㄨ）。

〔本證〕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擊鼓「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旁證〕九歌國殤「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漢郊祀歌「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

陳第這種客觀而講求證據的科學方法，爲清儒的古音學開闢了一條坦途，他的成就是空前的。不過，他所考訂出來的唸法難免還有一些錯誤。像「母」（之部）和「米」（脂部）並不同音，「馬」也不唸ㄇㄨˇ音，它和「組、旅、土、楚、下、舞、鼓、虎」等字都是上古魚部，是〔-a〕型韻母。不過，這些並不能否定陳第的成就，任何學術都是累積漸進的，沒有前人的開拓，就沒有後人的成果。

第三節　古韻部的系統化歸納

緊接著元明時代古韻觀念的確立，便開展了清儒系統化歸納上古韻部的工作。陳第只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考訂其上古音讀，清儒的著眼是整個的語音系統，看看所有的字能劃分幾種韻類。他們像接力賽一樣，一個接一個，後人在前人的既有成就上繼續努力，不斷的修正，不斷的有新的發現，使韻部的劃分愈來愈精密，潛藏了兩千年的古韻眞像，愈來愈明晰了。這個接力賽的第一棒，就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

壹、 顧炎武——《音學五書》

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他是清代古音學的奠基者。代表他古音學成就的就是花了三十年才完工的《音學五書》。這部書「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可見他耗費功力之深。內容包含了一音論、二詩本音、三易音、四唐韻正、五古音表。

「音論」泛論音韻問題，共三卷十五篇。「詩本音」十卷，顧氏認爲是五書中最重要的一部，以《毛詩》之音爲主，其他經書爲旁證，來考定《詩經》的音韻。「易音」三卷，利用《易經》的韻文考定古音，其中有些和《詩》音不同的，他認爲是方言的緣故。「唐韻正」二十卷，是糾正唐韻而作，所謂「唐韻」其實就是二〇六韻的《廣韻》。顧炎武認爲上古音和中古音不同，是中古音唸得走樣的結果，所以叫做「唐韻正」，意思是說正唐韻之失。這部書中羅列了許多古韻的證據，是五書中卷帙最繁重的，我們可以用來和「詩本音」比照研讀。在閱讀順序上，顧氏認爲應把「唐韻正」放在第一部。他說：「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五書的最後一部是古音表二卷，舉平以賅上去，分古韻爲十部，列成爲表格。至於分成十部的依據是什麼，顧氏在前四書中已作了詳細的論證。

顧氏《音學五書》的總成績就是他的古韻十部，這是以《詩經》爲主，客觀歸納而成的，下面是十部的內容：

1.東冬鍾江第一

東、冬、鍾、江。

2.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第二

支之半、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尤之半。去聲祭、泰、夬、廢。入聲質、術、櫛、昔之半、職、物、迄、屑、薛、錫之

半、月、沒、曷、末、黠、鎋、麥之半、德、屋之半。

3.魚虞模侯第三

魚、虞、模、麻之半、侯。入聲屋之半、沃之半、燭、覺之半、藥之半、鐸之半、陌、麥之半、昔之半。

4.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第四。

5.蕭宵肴豪幽第五

蕭、宵、肴、豪、幽、尤之半。入聲屋之半、沃之半、覺之半、藥之半、鐸之半、錫之半。

6.歌戈麻第六

歌、戈、麻之半、支之半。

7.陽唐第七

陽、唐、庚之半。

8.耕清青第八

庚之半、耕、清、青。

9.蒸登第九

蒸、登。

10.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第十

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入聲緝、合、盍、葉、怗、洽、狎、業、乏。

從這個表中，我們可以看出顧氏有兩點成就：

一、 以入聲配陰聲

自從六朝以後，韻書普遍，學者的觀念裏都熟悉平、上、去、入的配合。入聲總是和陽聲韻相配的，像「東董送屋」、「眞軫震質」等皆是，而陰聲通常是不配入聲的，像「支紙寘」、「魚語御」等。可是在上古韻裏就不同了，在《詩經》的押韻裏入聲字往往和陰聲字相押，

很少和陽聲字相押的。例如「七月」一章的「發、烈、褐、歲」四個韻脚字，前三個是入聲，末一個屬陰聲。「匏有苦葉」一章的「厲、揭」中，「揭」是入聲。采薇五章的「翼、服、戒、棘」中，「戒」是陰聲。蓼莪五章的「烈、發、害」中，「害」是陰聲。這種現象不但在上古押韻裏常見，形聲字也可以證明。例如下列同聲符的字都是一個陰聲，一個入聲：「室（入）：至」、「醉：卒（入）」、「特（入）：寺」、「刻（入）：亥」、「軸（入）：由」、「蕭：肅（入）」、「脫（入）：兌」。可見上古時代陰、入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顧氏能夠擺脫韻書對讀書人根深蒂固的影響，就古韻言古韻，以入聲配陰聲，確實是具有過人的見識。

在他的十部中，第2、3、5、6是陰聲部，除了第6部（歌）他沒有發現和入聲押韻的證據外，其他都配入聲。第1、7、8、9部是收舌根鼻音〔-ŋ〕的陽聲部，全都沒有入聲。第4部是收舌尖鼻音〔-n〕的陽聲部，也沒有入聲。第10部是收雙唇鼻音〔-m〕韻尾的陽聲部，這是唯一有入聲的陽聲部。因爲顧氏發現「緝、合…」等九個收〔-p〕的入聲韻，不像別的入聲字一樣和陰聲字押韻，所以他只好依韻書的習慣，和收〔-m〕的陽聲字相配了。

二、析唐韻求其分

清儒江有誥批評宋代的鄭庠分古音爲六部，說：「雖分部至少，而仍有出韻，蓋專就唐韻求其合，不能析唐韻求其分，宜無當也。」意思是說，在古音觀念尚未明確建立以前，學者往往把韻書的一個韻視爲不可分割的單位，只懂得把某幾個韻合併來表現古音。眞正能把「韻」打破，爲同一個韻的字分別找出不同來源的，顧炎武是第一個。換句話說，他是第一個能「析唐韻（廣韻）求其分」的人。

在顧氏的十部表中，有所謂「支之半」、「麻之半」，指的是「支一部分的字」、「麻一部分的字」，不是正好一半的意思。這就是他爲同一

韻的字分別表明不同的來源。就平聲而言，他一共離析了四個韻：

1.支韻

「支枝巵萎祇兒卑斯雌知危衰…」源自上古第二部。

「移蛇爲麾倭糜垂吹披隨虧奇…」源自上古第六部。

2.麻韻

「麻嗟嘉加差沙…」源自上古第六部。

「車奢邪遮諸祖華瓜家巴牙吾…」源自上古第三部。

3.庚韻

「庚杭盲蝗彭榜亨鎗英明兵兄…」源自上古第七部。

「平驚鳴榮生笙…」源自上古第八部。

4.尤韻

「尤牛丘龜不仇謀…」源自上古第二部。

「憂留流秋油酋修抽周州柔休…」源自上古第五部。

顧氏也有兩個缺點：

一、 古是今非的語言觀念

顧炎武歸納上古韻部是空前的創舉，他既完成了這項工作，興奮之餘，說出了這樣的話：「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口氣很像孔子，言外之意，恢復古音的「聖人」非他莫屬。顧氏不了解，語音的變化是很自然的事，誰也改變不了語音，它是廣大群衆的力量造成的。古人有古人的語言，今人有今人的語言，南方人、北方人也都有他們自己的方言，我們不能主觀的認定哪個標準，哪個不標準。如果古音和今音不同，是現代人唸錯了，《詩經》時代的音才正確，那麼堯舜時代更早，那時的語言如果和《詩經》語言有不同，豈不表示《詩經》也是錯的嗎？如果用顧氏的觀點看，恐怕倉頡的語言也不夠標準，北京猿人的語言才是眞正的「淳古」之音。

他的「唐韻正」的「正」字，正表現了他這種觀念上的偏失。他在卷首說：「凡韻中之字，今音與古音同者，即不復註，其不同者，乃韻譜相傳之誤，則註云古音某，並引經傳之文以正之。」《四庫提要》把他的這項偏失明舉出來：「唐韻則本爲四聲而設，非言古韻之書，聲隨世移，是變非誤，概名曰正，於義未協，是則炎武泥古之過。」其中，「泥古之過」一語說得十分中肯。江永在這一方面就比顧氏進步多了，他在《古韻標準》例言中說：

> 「音之流變已久，……如欲繩之以古，風必歸侵、弓必歸登、宜爲必歸歌戈，舉世其誰從之？……顧氏又曰：『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愚謂，此說亦太難，古人之音，雖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既久，豈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譬猶窯器既興，則不宜籩豆，壺斝既便，則不宜尊罍。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籩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摹倣爲之者，或失其眞耳。』若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強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顧氏《音學五書》與愚之《古韻標準》皆考古存古之書，非能使之復古也。」

二、 分韻仍不夠細密

收〔-ŋ〕的字既已析爲四部（第1、7、8、9部），收〔-n〕（第4部）、收〔-m〕（第10部）的字卻未進一步分析，把同韻尾的全部歸在一起，顯得較粗疏了一點。同時，收〔-p〕的入聲字並不和〔-m〕類字押韻，顧氏合併爲一部，顯然仍擺脫不了中古音的影響。不過，顧氏是第一位眞正從事古韻分部工作的人，在細密的程度上，我們當然不能過於奢望。不夠細密的地方，他的後繼者都一一彌補了。

貳、 江永——《古韻標準》

江永（1681-1762）字愼修，婺源人。他是清代古韻學接力賽的第二棒。代表著作是《古韻標準》四卷，分古韻爲十三部，比顧氏多了三部。他另外還有兩部重要的著作：《音學辨微》和《四聲切韻表》，是研究中古音的作品。

江永比顧炎武多分的三部是：

1.眞元分部

顧氏把收〔-n〕的字全部合成第四部。江永發現其中還有界限存在，即「眞諄臻文殷魂痕」爲一類，口斂而聲細。「元寒桓刪山仙」爲一類，口侈而聲大。至於「先」韻字則分爲兩部分：

「先天堅賢田年顚淵」等字歸入眞諄。

「肩前錢戔燕蓮涓邊」等字歸入元寒。

這是江永比顧氏更進一步「析唐韻求其分」的表現。

2.侵談分部

顧氏把收〔-m〕的字全部合成第十部。江永發現應該分成兩部，即「侵」爲一類，口弇而聲細，「咸銜嚴添凡」爲一類，口侈而聲洪。至於「覃談鹽」的字則分爲兩部分：

「驂南男湛耽潭楠（覃韻）、三（談韻）、潛（鹽韻）」等字歸入侵部。

「涵（覃韻）、談甘藍（談韻）、詹瞻（鹽韻）」等字歸入咸銜，即談部。

3.侯尤幽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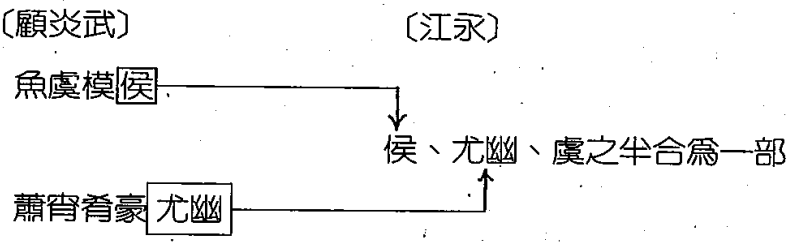
顧氏把「侯」韻歸入魚虞模，江永把它分析出來，又把顧氏「蕭宵肴豪尤幽」中的「尤幽」分析出來，兩者（侯和尤幽）合爲一部。

江永從顧氏魚部析出侯韻時，把「虞」韻分成了兩部分：

「虞娛芋夫膚」等字歸入魚部。

「儒須誅俞區軀朱符雛輸厨拘」等字歸入侯尤幽。

下面一表是表示江永「侯尤幽」的形成：



江永「侯尤幽」的處理方式，後來的古韻學家並不贊成。段玉裁《六書音韻表》說：「顧氏誤合侯於魚爲一部，江氏又誤合侯於尤爲一部，皆考之未精。」江有誥也說：「顧氏合侯於虞，與三代不合，而合於兩漢，江氏合侯於尤，且不合於兩漢矣。」

江永是以「審音」著稱的，他曾批評顧炎武「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但是有時候他卻被「審音」所誤導。「侯」和「尤幽」的合併，正是他審音的結果。因爲：

顧氏第三部—魚虞模（遇攝）、侯（流攝）。

顧氏第五部—蕭宵肴豪（效攝）、尤幽（流攝）。

他既發現在上古韻語中，侯和尤幽都應當析出，又發現在等韻學上這幾個韻有上述的關係，於是他把同屬中古流攝的「侯尤幽」予以合併爲一部。

江永除了古韻分十三部外，還把入聲分爲八部：

1.屋燭（沃覺錫一部分字）-k

2.質術櫛物迄沒（屑薛職一部分字）-t

3.月曷末黠鎋薛（屑一部分字）-t

4.藥鐸（沃覺陌麥昔錫一部分字）-k

5.錫（麥昔一部分字）-k

6.職德（麥屋一部分字）-k

7.緝（合葉洽一部分字）-p

8.葉（業狎乏一部分字）-p

顧氏入聲專附陰聲，江永的入聲八部則不專主某部，提出「數韻同一入」的理論。見於所著「四聲切韻表凡例」：

「數韻同一入，猶之江漢共一流也。……非強不類者而混合之也。必審其音呼，別其等第，察其字音之轉，偏旁之聲，古音之通，而後定其爲此韻之入。」

其古韻平上去十三部與入聲八部之相配如後表：

〔陽〕	東	陽	元	眞	耕	蒸	侵	談
〔入〕	屋	鐸	月	質	錫	職	緝	葉
〔陰〕	尤	魚宵	歌	支	支	支		

江永雖然精於辨音、審音，但是他的辨音、審音知識主要還是中古音方面，所以上表中陽聲韻和入聲韻的配合關係，仍脫不了中古音的影響。「數韻同一入」不完全是依據上古語料所建構起來的。因此，在古韻學上沒有太大的價值。事實上，在江永的時代，古韻分部的工作才起步不久，要想排出一個精細的韻母系統出來，是不可能的。

叁、 段玉裁——《六書音韻表》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蘇金壇人。他在古韻方面的代表作是《六書音均（同韻字）表》，附在《說文解字注》的後面。共有五表：

1.今韻古分十七部表

把《廣韻》的二〇六韻分成十七個上古韻部，列爲一表。表後附有劃分的依據和說明。

2.古十七部諧聲表

在上古音裏，凡是形聲字聲符相同的，必屬同韻部。所以段氏又編了「諧聲表」，列出各部包含些什麼聲符。學者可以由聲符而查出某字屬某部。

3.古十七部合用類分表

把十七部依音近的關係分爲六類。音是否相近，主要是從兩部間合韻（通押）的多寡來決定。所以本表在闡明古合韻的道理。

4.《詩經》韻分十七部表

這是《詩經》的韻譜，把《詩經》的韻脚字系聯起來，分成十七部。第四、五兩表都是表明顧氏歸部的過程和依據的。每一個「古合韻」都在字外加圈，「古本音」都在字旁加個三角形的符號。

5.群經韻分十七部表

除《詩經》以外的先秦典籍韻語，也像上表一樣，列成韻譜，分爲十七部，是第四表的補充。

段氏的古韻分部比起江永來，又多了四部：

1.支脂之分部說

顧氏和江永都把支、脂、之三韻合爲一部。段玉裁從韻例著手辨別，遂分開爲三部。他在《六書音均表》中說：

> 「今試取詩經韻表第一部（之）、第十五部（脂）、第十六部（支）觀之，其分用乃截然。且自三百篇外，凡群經有韻之文，及楚辭、諸子、秦、漢、六朝詞章所用，皆分別謹嚴，隨舉一章數句，無不可證。或有二韻連用而不辨爲分用者。……自唐初功令不察，支、脂、之同用，……而古之畫爲三部，始湮沒不傳，迄今千一百餘年，言韻者莫有見及此者矣。」

其中所謂「或有二韻連用而不辨爲分用者」，就是指的韻例的問題，例如《詩經》鄘風相鼠：

（一章）　相鼠有皮（支韻），人而無儀（支韻），
　　人而無儀（支韻），不死何爲（支韻）。
（二章）　相鼠有齒（止韻），人而無止（止韻），
　　人而無止（止韻），不死何俟（止韻）。
（三章）　相鼠有體（薺韻），人而無禮（薺韻），
　　人而無禮（薺韻），胡不遄死（旨韻）。

這三章的押韻剛好代表了支（第一章）、之（第二章）、脂（第三章，薺韻、旨韻都屬脂部）三個上古韻部。而顧、江二人都認爲第二、三章連用，押一個韻，不辨爲分用。於是之、脂兩部的界限就看不出了。

又如《楚辭・卜居》：

寧與騏驥抗軛乎？（麥韻）
將隨駑馬之迹乎？（昔韻）　} 支部

寧與黃鵠比翼乎？（職韻）
將與雞鶩爭食乎？（職韻）　} 之部

顧、江都把這四句看成是一個韻，合成爲一部，於是之、支兩部的界限就混淆了。

段氏支、脂、之三部的畫分，是古韻學上的一大成就，爲後世古韻學家所承認。

2.眞文分部說

收〔-n〕的十四個韻江永已經把它們分析爲眞、元兩部。段玉裁又進一步把眞部析爲「眞臻先」和「諄文欣魂痕」兩部。這就是他的「眞文分部說」（或稱爲眞諄分部）。因此，〔-n〕類字在上古韻部的區分上，由顧而江而段，凡經三變，終成定論。例如上古的歌謠：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眞部）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文部)

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元部)

對於段氏的眞文分部，江有誥說：

「段氏之分眞、文，人皆疑之，有誥初亦不之信也，細紬繹之，眞與耕通用爲多，文與元合用較廣，此眞、文之界限也。」

江有誥由例外合韻的情形斷定眞、文兩部的界限，如下表所示：

元部 ←通押→ 文部 眞部 ←通押→ 耕部

3.侯部獨立說

顧炎武把侯韻字歸入「魚虞模」，江永又把侯韻字歸入「尤幽」，段玉裁則把侯韻字獨立爲一部，成爲定論。所以，侯部獨立的過程，由顧而江而段，凡經三變。

段氏舉出侯部和尤幽不同韻部的證據有：

(1)《詩經・載馳》的韻脚「驅、侯」(侯部) 和下文「悠、漕、憂」(幽部) 有別。

(2)《詩經・山有蓲》的韻脚「蓲、楰、婁、驅、愉」(侯部) 和下章「栲、杻、埽、考、保」(幽部) 有別。

(3)《詩經・南山有台》的韻脚「栲、杻、壽、茂」(幽部) 和下章「枸、楰、耇、後」(侯部) 有別。

(4)《左傳》「專之渝，攘公之羭」(侯部) 和下文「蕕、臭」(幽部) 有別。

段氏的古韻十七部如下：

1.之咍—職德 (-k)

2.蕭宵肴豪

3.尤幽—屋沃燭覺（-k）

4.侯

5.魚虞模—藥鐸（-k）

6.蒸登

7.侵鹽添—緝葉怗（-p）

8.覃談咸銜嚴凡—合盍洽狎業乏（-p）

9.東冬鍾江

10.陽唐

11.庚耕清青

12.眞臻先—質櫛屑（-t）

13.諄文欣魂痕

14.元寒桓刪山仙

15.脂微齊皆灰—祭泰夬廢—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t）

16.支佳—陌麥昔錫（-k）

17.歌戈麻

下面再談談段氏古韻學說的幾個特點：

一、 重新安排古韻的次序

《切韻》、《廣韻》中各韻的排列順序是依照中古語音，把發音近似的韻相鄰排列。段玉裁以前的學者安排上古韻部竟也按照中古音始東終乏的順序，像顧炎武、江永都把東韻放在第一部，這是擺脫不了中古音影響的緣故。段玉裁是第一個依古韻關係重新安排上古韻部的學者。他如何知道哪個韻部和哪個韻部音近呢？原來他是從「古合韻」的情形判斷的。所謂「古合韻」就是兩部之間的例外押韻（通押）。合韻越頻繁的兩部，它們的音就越接近。於是，他把古韻十七部分成了六大類：

第一類：1.之部

第二類：2.宵部3.尤部4.侯部5.魚部

第三類：6.蒸部7.侵部8.談部

第四類：9.東部10.陽部11.耕部

第五類：12.眞部13.諄部14.元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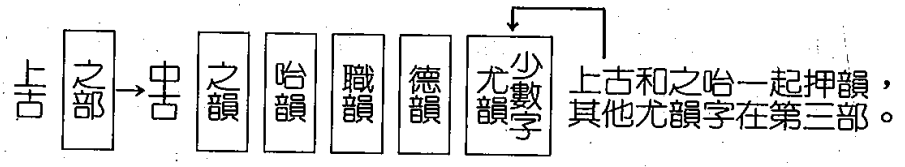
第六類：15.脂部16.支部17.歌部

段氏解釋說：

「合韻以十七部次弟分爲六類，求之同類爲近，異類爲遠，非同類而次弟相附爲近，次弟相隔爲遠。」

二、「古本音」和「古合韻」

段玉裁十七部中，每部認定某幾個韻爲此部的本韻，有些字雖屬此部，卻不在那幾個本韻內，他擔心有人誤會這些字不屬本部，所以這幾個字他特別要標明是此部的「古本音」。例如第一部以「之咍—職德」爲本韻，第一部的字主要都是這幾個韻的字。但是第一部也有少數其他韻的字，像「尤、牛、丘」爲尤韻字，很容易讓人誤會是第三部（尤幽）的字，所以他特別要注明這幾個字是「古本音在第一部」。下面用圖說明他的觀念：



至於「古合韻」是指異部押韻的情形。這種異部通押，段氏以前的學者往往當作無韻處理。例如顧氏對於《詩經》谷風的「鬼、萎、怨」，思齊的「造、士」，抑的「告、則」，瞻卬的「鞫、後」，都以爲是無韻詩。

《六書音均表》的末兩表，即詩經韻譜和群經韻譜都注明哪些字是古合韻，例如第一部的古合韻列有「俅」字，注云：「本音在第三

部」；「世」字，注云：「本音在第十五部」，表示它們是第三部、十五部的字，卻和第一部的字發生通押。

三、 異平同入說

古韻有十七部，而入聲只有八類，爲了使配合整齊化，所以段氏用幾個韻部配一組入聲，叫做異平同入。配合的情形如下：

1.職德——第一、二、六部

2.屋沃覺燭——第三、四、九部

3.藥鐸——第五、十部

4.緝葉怗——第七部

5.合盍洽狎業乏——第八部

6.質櫛屑——第十一、十二部

7.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第十三、十四、十五部

8.陌麥昔錫——第十六、十七部

這樣的配合方式並沒有確切可靠的依據，只是段氏心目中一個整齊化的韻母系統而已。很多地方是遷就了中古音的平入關係。

四、 形聲資料的運用

段玉裁是第一個大量運用形聲資料來考訂古韻的學者。這是他從注《說文》當中獲得的啓示，他發現如果用諧聲偏旁來歸納古韻，和利用上古韻語歸納出來的結果是大致相符的。有了這項材料，就可以用諧聲偏旁作綱領，把所有從之得聲的形聲字都網羅無遺，使得不見於古書韻脚的字，也能夠歸部。於是，研究材料就豐富了許多。例如「艟」字不見於韻脚，但是我們知道它從「童」得聲，「童」在東部，因此「艟」字也一定是東部。

段氏六書音均表中的「諧聲表」就是幫助讀者由形聲字的聲符去查出歸屬何部。他的「古諧聲說」云：

「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同聲必同部，明乎此而部分、音變、平入之相配，四聲之今古不同，皆可得矣。」

這段話正說明了形聲字的確是窺知上古音的一把鑰匙。所以段氏以後的古韻學家都有諧聲表之設，且大體上都以段氏的諧聲表爲藍本，稍加損益而成的。後繼的古韻學家也運用了形聲資料對平入的分配關係獲得更精確的了解。

肆、 戴震——《聲類表》

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在古韻學方面的代表著作是《聲韻考》和《聲類表》。此外還有《轉語》二十章，今不傳。也有人認爲《聲類表》就是《轉語》。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都是戴氏的學生，不過他古韻的著作在段氏之後，所以本節列於段氏之後。事實上，在古韻成就方面，他比段氏要差很多，在古韻分部的接力賽當中，他是可有可無的一棒，但由於戴氏在整個學術領域有著崇高的成就和地位，所以本節還是附帶的談談他的古韻學。

王力《漢語音韻學》對戴氏的評價是：

「戴段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段氏只在《詩經》裏作客觀的歸納，而戴氏卻根據他心目中的音理作主觀的演繹。」

他在《聲類表》中，把古韻部按陰、陽、入三分，定爲九類二十五部：

一、1.阿—歌戈麻

2.烏—魚虞模

3.堊—鐸（-k）

二、4.膺—蒸登（-ŋ）

5.噫—之咍

6.億—職德（-k）

三、7.翁—東冬鍾江（-ŋ）

8.謳—尤侯幽

9.屋—屋沃燭覺（-k）

四、10.央—陽唐（-ŋ）

11.夭—蕭宵肴豪

12.約—藥（-k）

五、13.嬰—庚耕清青（-ŋ）

14.娃—支佳

15.戹—陌麥昔錫（-k）

六、16.殷—眞諄臻文欣魂痕（-n）

17.衣—脂微齊皆灰

18.乙—質術櫛物迄沒（-t）

七、19.安—元寒桓刪山先仙（-n）

20.靄—祭泰夬廢

21.遏—月曷末黠鎋屑（-t）

八、22.音—侵鹽添（-m）

23.邑—緝（-p）

九、24.醃—覃談咸銜嚴凡（-m）

25.韐—合盍葉怗業洽狎乏（-p）

他所選的韻部名稱全是影母字，因爲在清代，影母字唸起來已經沒有聲母，只有韻母，用來做韻部的名稱是合於音理的（只有韐字是「余業切」，喻母，也是零聲母，在清代和影母沒兩樣）。

他的韻部比段氏多了很多，其實他並沒有新析出什麼部，只是把入聲九部予以獨立而已。如果這九部不計，實際只有十六部。比段氏還少。因爲他不接受段氏的眞、文分部，和侯部獨立，另外把「祭泰夬廢」獨立成部。祭部的畫分也有問題，因爲在上古押韻裏，「祭泰夬

廢」並不單獨存在，而是和入聲「月曷末黠轄薛」一起押韻的。

把上古韻部分成陰、陽、入三大類是戴震的最大特色，這種分法對後來黃侃的古韻三分法影響很大。不過，第一部的「歌戈麻」視爲陽聲，是不妥當的。整個韻部系統中，陰陽相配，以入聲爲樞紐，過去沒有入聲的韻部，戴氏都爲之安排了入聲。

戴震分析古韻很注意「審音」，清儒所謂的審音通常都沒有精密的語音學理做基礎，往往指的就是中古等韻學的知識，用中古的等韻去推想上古的韻類，是缺乏歷史觀念的做法。至於他《聲類表》分二十紐，把「影、喻、微」合併爲一類，完全是近代語音的現象，把「疑」母歸入齒音，更是不合音理，所以王力要說他主觀了。

伍、 孔廣森——《詩聲類》

孔廣森（1752—1786）字衆仲，一字撝約，號㪷（ㄒㄩㄣˋ，同巽字）軒，山東曲阜人。古韻學的代表作是《詩聲類》，書名仿李登《聲類》而來。立古韻十八部。他的特點有四：

一、 創東冬分部

孔氏以前的古韻學家都把「東、冬、鍾、江」合成一部，孔氏始把冬、東之半、江之半，凡從「冬衆宗中蟲戎宮農降宋」得聲者，歸之「冬部」；把鍾、東之半、江之半，凡從「東同丰充公工冢悤从龍容用封凶邕共送雙尨」得聲者，歸之東部。例如《詩經・七月》：

（七章）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東部）

（八章）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冬侵兩部合韻）

又如《詩經・大雅召旻》：

（二章）天降罪罟，蝥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東部）

（六章）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哉我躬。

（冬部和蒸部「弘」合韻）

孔氏的東冬分部說，可以和段氏的支脂之分部說先後媲美，是古韻學上的重要成就，受到古韻學家普遍的肯定。江有誥說：

「孔氏之分東、冬，人皆疑之，有誥初亦不之信也，細紬繹之……東每與陽通，冬每與蒸、侵合，此東、冬之界限也。」

江氏由合韻的情形確定了東冬的界限，茲列表如下：

陽部←通押→東部 冬部←通押→蒸部 侵部

冬部和蒸、侵的合韻已見上引的例子。東部和陽部合韻，例如《詩經・周頌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東部），維王其崇（冬部合韻）之。

念茲戎功（東部），繼序其皇（陽部合韻）之。

二、 合部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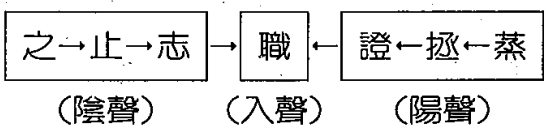
孔氏把收〔-p〕韻尾的九個入聲韻獨立爲一部，稱爲「合部」。把〔-p〕類字和〔-m〕類字分開，倒是一個進步的做法，因爲這兩類字在中古音裏雖然相配，在上古音裏並不在一塊押韻或諧聲，分開才是切合上古音實況的做法。

三、 不承認眞文分部

段玉裁的眞文分部是古韻學上成爲定論的，孔氏卻不接受，仍然把眞文合爲一類，這樣等於又倒退回江永的時代去了。

四、 陰陽對轉說

孔氏的十八部正好陰聲九部（「合部」歸陰聲），陽聲九部。他認爲陰、陽兩類之間正好對轉，而以入聲爲其樞紐。例如：



所謂「陰陽對轉」，即指陰聲部的字和陽聲部的字通押或諧聲而言，能對轉的兩部應當有個類似的主要元音。

「陰陽對轉」的理論雖然是得自戴震的啓示，而名稱的正式確定則從孔氏開始。所以一般都認爲「陰陽對轉」之說是孔氏研究音韻學最精采之處。

陸、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朱駿聲（1788—1858）字豐芑（ㄑㄧˇ），號允倩，晚號石隱。江蘇吳縣人。他的時代比較晚，但是他的古韻分部卻屬於段玉裁到江有誥的中間階段，所以放在這裏講。他的代表著作是《說文通訓定聲》，這部書使他成爲清代說文四大家之一。它不僅在古韻學上有價值，也是文字學、訓詁學的重要參考書。書成於1833年，刊行於1870年。分古韻爲十八部。要研究《說文》的人若是不了解這十八部，就無法閱讀這本書，要把這本書當作工具書，翻查字義的出處，也一樣得了解這十八部。羅惇衍「說文通訓定聲序」說：

> 「朱君少從錢辛楣先生游……今取許君《說文》九千餘文，類而區之，以聲爲經，以形爲緯，而訓詁則加詳焉，分爲十八部。……大抵從懋堂先生爲多，又參酌于懷祖先生之說。」

可知這部書的功用是多方面的，而他的分部則受段玉裁和王念孫

的影響。十八部的名稱用的是《易經》卦名，下面是他的十八部表：（括號注明通用的部名）

1. 豐部（東部）-ŋ
2. 升部（蒸部）-ŋ
3. 臨部（侵部）-m　分部習（緝部）-p
4. 謙部（談部）-m　分部嗑（葉部）-p
5. 頤部（之部）　分部革　-k
6. 孚部（幽部）　分部復　-k
7. 小部（宵部）　分部犖　-k
8. 需部（侯部）　分部剝　-k
9. 豫部（魚部）　分部澤　-k
10. 隨部（歌部）
11. 解部（支部）　分部益　-k
12. 履部（脂部）　分部日　-t
13. 泰部（祭部）　分部月　-t
14. 乾部（元部）-n
15. 屯部（文部）-n
16. 坤部（眞部）-n
17. 鼎部（耕部）-ŋ
18. 壯部（陽部）-ŋ

各陰聲部之後有「分部」，即各陰聲部之入聲。他態度上比較謹愼，又受段、王分部的影響，所以沒有把入聲字正式獨立成一部，採附於後面而稱爲「分部」的辦法。

這十八部只比段氏多了一個「祭部」，這是受王念孫的影響而分的。

各部之內，把《說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拆散了，捨形取聲，以同聲符的字排列在一起，共有1137個聲符。各部之末還附有《說文》

不錄之字。

每個字均列出其本義、引申義（朱稱之爲「轉注」）、假借義，構成爲一個字義系統，在訓詁學上尤有價值。

柒、 江有誥——《音學十書》

江有誥（？—1851）字晉三，號古愚，歙縣人。代表作爲《音學十書》。這十書包括：

一、詩經韻讀

二、群經韻讀

三、楚辭韻讀

四、先秦韻讀

五、漢魏韻讀（未刻）

六、二十一部韻譜（未刻）

七、諧聲表

八、入聲表

九、四聲韻譜（未刻）

十、唐韻四聲正

江氏在清儒中，經學的名聲雖然比不上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然而在古韻學方面確有很精深的研究。他本來分古韻爲二十部，後來見到孔廣森的《詩聲類》，對於其東冬分部十分贊成，於是加以採納，加入他的系統，成爲二十一部。不過，他把「冬部」改稱「中部」，理由是：「冬部甚窄，故用中字標目。」

江有誥的古韻二十一部是：

1.之部　之咍，又灰尤屋三分之一。入聲職德。

2.幽部　尤幽，又蕭肴豪之半。入聲沃之半，屋覺錫三分之一。

3.宵部　宵，又蕭肴豪之半。入聲沃藥鐸之半，覺錫三分之一。

4.侯部　侯，又虞之半。入聲燭，屋覺三分之一。

5.魚部　魚模，又虞麻之半。入聲陌，藥鐸麥昔之半。

6.歌部　歌戈，又麻之半，支三分之一。無入聲。

7.支部　佳，又齊之半，支三分之一。入聲麥昔之半，錫三分之一。

8.脂部　脂微皆灰，齊之半，支三分之一。入聲質術櫛物迄沒屑，黠之半。

9.祭部　去聲祭泰夬廢。入聲月曷末鎋薛，又黠之半。無平上聲。

10.元部　元寒桓山刪仙，又先三分之一。

11.文部　文欣魂痕，又諄之半，眞三分之一。

12.眞部　眞臻先，又諄之半。

13.耕部　耕清青，又庚之半。

14.陽部　陽唐，又庚之半。

15.東部　鍾江，又東之半。

16.中部　冬，東之半。

17.蒸部　蒸登。

18.侵部　侵覃，又咸凡之半。

19.談部　談鹽添嚴銜，又咸凡之半。

20.葉部　入聲葉怗業狎乏，又盍洽之半。無平上去。

21.緝部　入聲緝合，又盍洽之半。無平上去。

江有誥的上古韻部比段玉裁多了四部，這四部是：

一、 祭部獨立

戴震、王念孫、江有誥研究古韻，都不約而同的把祭部從脂部畫分出來。江氏曾寫了一封信給段玉裁，說：

「去之祭泰夬廢，入之月曷末鎋薛，表中幷入脂部，有誥考此九韻，古人每獨用，不與脂通。……其類無平上。」

段氏回信，認爲他們是「閉門造車，出而合轍」。

二、 葉部、緝部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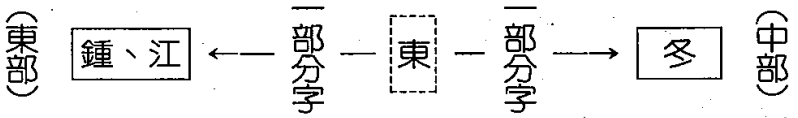
江有誥以前的古韻學者往往把〔-p〕類入聲和〔-m〕類九韻相配，這完全是受中古音影響的。段玉裁也免不了這個缺點。江有誥認爲「平入分配，必以《詩》、《騷》爲據」，他發現《詩》、《易》、《大戴》、《楚辭》這類韻共二十二見，沒有一處是〔-p〕、〔-m〕兩類韻合用的，即使遍考先秦、兩漢的用韻也一樣沒有。再看諧聲偏旁，也都分得很明白，所以〔-p〕、〔-m〕兩類韻是「此疆爾界，絕不相蒙」。於是他把〔-p〕類字獨立成爲「葉部」和「緝部」。它們的界限是：



把〔-p〕類入聲獨立，戴震、王念孫也是不謀而合的。

三、 中部獨立

這部是江有誥沿用了孔廣森的東冬分部說，把「冬部」（江氏改稱「中部」）由「東部」析出獨立爲一部。兩部的界限是：



由以上三點可知江有誥比段玉裁多出的四部是：祭、葉、緝、中。江氏還有一點是超越前人的，就是入聲的分配。哪個入聲和哪個韻部相配，他完全擺脫中古韻部的羈絆，而依據《說文》諧聲偏旁及《詩經》用韻決定，他對江永的「數韻同入說」認爲是「治絲而棼之」，對於戴、孔的處理入聲，也認爲「穿鑿武斷」，在他的觀念裏，清儒所謂

的「審音」往往是很主觀的。他的「入聲表」爲古韻學解決了平入配合的問題，極有參考的價值。

「諧聲表」的編制雖始於段氏，但那是依十七部設的，早已過時，而且有些聲符不一定歸得妥當，例如他在《說文》注中，「焦、譙」都注明屬第二部（宵部），在諧聲表中卻把「焦」聲歸入第三部（幽部），在《詩經》韻分十七部表中也以「譙」歸第三部。因此，江有誥的「諧聲表」對研究古韻學的人來說，也很有參考價值。

此外，他的「詩經韻讀」、「群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四部分把整個上古韻文都滙集在一起，原文也抄錄下來，使我們得以清楚的看到古人的韻例，對古韻研究上，增加了不少方便。

江氏的《音學十書》代表了清儒古韻學的總結，綜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有大量豐富的材料，因此，我們研究古韻學不能不讀他的《音學十書》。

捌、 王念孫——《古韻譜》

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號石臞，江蘇高郵人。他和江有誥是清儒古韻分部接力賽的最後一棒。該分的，在他們手裏都分了，在他們之後的古韻分部雖然還有增添，但都是些見仁見智的問題。

王氏耗了很大的功力爲上古韻語作韻譜，先後曾編成了十多種韻譜，可惜已刊行的只有《詩經群經楚辭韻譜》一種（見羅振玉所輯《高郵王氏遺書》中）。後來渭南嚴式誨刻的《音韻學叢書初編》中也收了這部韻譜，名之爲《古韻譜》二卷。書中分古韻爲二十一部。下面依王引之《經義述聞》所載錄的名稱，列出這二十一部：

1.東　2.蒸　3.侵　4.談　5.陽　6.耕　7.眞　8.諄　9.元　10.歌
（以上十部只有平、上、去聲）
11.支（平上去入）　12.至（去入）　13.脂（平上去入）

14.祭（去入）	15.盍（入）	16.緝（入）
17.之（平上去入）	18.魚（平上去入）	19.侯（平上去入）
20.幽（平上去入）	21.宵（平上去入）	

前十部都沒有入聲，後十一部皆配入聲。關於入聲的配置，王氏說：「皆以九經、《楚辭》用韻之文爲準，而不從《切韻》之例。」可知是相當客觀的。在韻部的次序方面，顯然就不如段玉裁、江有誥的有條理。

他這二十一部中，分支脂之爲三，分眞諄爲二，侯部獨立，皆與段玉裁不約而同，他在「答江晉三論韻學書」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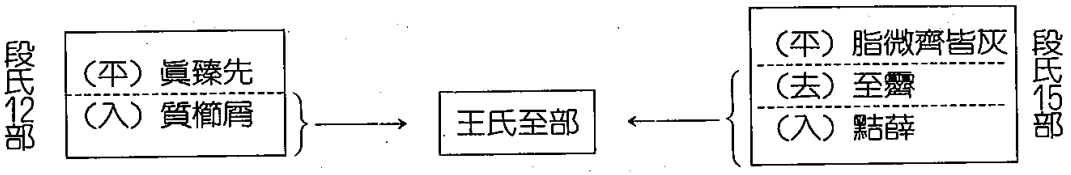
> 「念孫少時服膺顧氏書，年二十三，入都會試，得江氏《古韻標準》，始知顧氏所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未盡善，輒以己意重加編次，分古韻爲二十一部，未敢出以示人。及服官後，始得亡友段君若膺所撰《六書音韻表》，見其分支脂之爲三，眞諄爲二，尤侯爲二，皆與鄙見若合符節。」

除此之外，王氏還比段氏多四部：

一、 至部獨立

比段氏多的四部中，其他三部都和江有誥不謀而合，只有「至部」是他的特色。

所謂「至部」包含了去聲「至、霽」兩韻及入聲「質、櫛、屑、黠、薛」五韻的一部分字。王氏認爲這些字「皆以去入同用，而不與平上同用，固非脂部之入聲，亦非眞部之入聲」。原來「質櫛屑」三韻歷來古韻學家最感棘手，段玉裁以之歸入眞部，江有誥又把它們配脂部，王念孫則析出爲至部。下表說明「至部」的組成：



二、 緝、盍獨立

這兩部收〔-p〕的入聲和〔-m〕類字分離而獨立，和江有誥「緝、葉」兩部的畫分是不謀而合的。王氏「與李方伯論古韻書」說：

> 「緝合以下九部當分爲二部，徧考三百篇及群經、《楚辭》所用之韻，皆在入聲中，而無與去聲同用者。而平聲侵覃以下九部，亦但與上去同用，而入不與焉。」

三、 祭部獨立

這部也和江有誥相合。包含了去聲「祭、泰、夬、廢」和入聲「月、曷、末、黠、鎋、薛」，在上古韻語中它們本身互相押韻，而不和別的韻互押，所以獨立爲一部。

在入聲分配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王念孫的「侯部有入」說。段氏的侯部沒有入聲，王氏認爲「屋、沃、燭、覺」四韻字。凡從「屋、谷、木、卜、族、鹿……」等得聲之字，就是侯部的入聲。這是由古韻語客觀歸納而得的。

王念孫後來又完成了一部《合韻譜》，容納了孔廣森的「東冬分部說」，於是，王氏分部的最後定論實爲二十二部。但是《合韻譜》遺稿晚出，沒能刊行於世，所以一般提到王氏的古韻分部，都只據《經義述聞》及《古韻譜》所分的二十一部。

附帶一提的是夏炘（1789—1871，字心伯，一字弢甫，當塗人）的《詩古韻表二十二部集說》一書，這是一本相當簡要的小册子，把古韻分部的歷史列成表格，最後定爲二十二部，和王念孫晚年所定相

合，這就是清儒研究古韻分部的總結果。可作初學參考之用。

第四節 近代學者的古韻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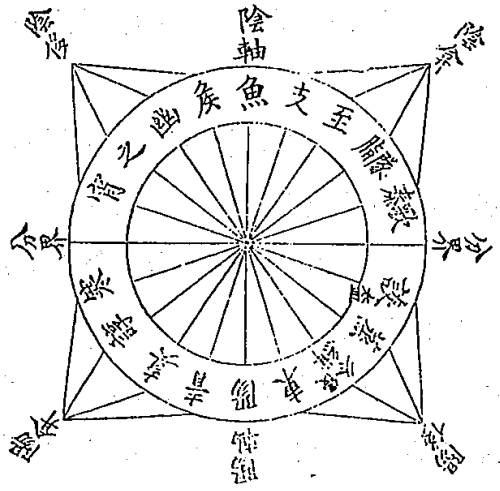
本節所談的是民國以來古韻分部方面的進展。他們的分部都是在江有誥、王念孫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壹、 章炳麟的古韻二十三部

章炳麟（1868—1936）字太炎，浙江餘杭人。古韻方面的著作是《文始》和《國故論衡》。分古韻爲二十三部。採用了王念孫晚年的二十二部，加上自己所分的「隊部」。他發現王氏的脂部去入聲字，《詩經》多半獨用，不和平上聲相通，於是析出去聲「未、隊、怪」三韻，入聲「術、物、迄、沒」四韻，包含從「聿、出、內、朮、戾、骨、兀、鬱、勿、弗、卒」得聲的字，獨立成爲「隊部」。

章氏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他爲了表明各韻部的通轉關係，設計了「成均圖」。

〔成 均 圖〕



章氏爲這個圖定了許多通轉的條例，十分繁瑣，現代學者既然能用語音學去了解各韻部的通轉，這些條例自然就不需要了。不過，其中的「旁轉」和「對轉」至今仍是很重要的概念，不可不知。章氏此圖主要在說明文字轉注假借及其孳乳之由，以及古籍用韻例外相押的現象。這種例外相押，段、王謂之「合韻」，孔謂之「對轉」、「通韻」，江謂之「通韻」、「合韻」、「借韻」，章氏用「旁轉」、「對轉」把名稱統一起來，沿用至今。所謂「旁轉」，指陰聲韻部之間，或陽聲韻部之間，有通押、假借、諧聲的現象。何以如此呢？因爲上古也有方言的存在，唸〔a〕的韻，也許某些地方唸〔ɛ〕；唸〔ɔŋ〕的韻，也可能有方言唸爲〔aŋ〕，於是和它們押韻的字就是另一部了，這是語音上常見的。所謂「對轉」，指陰聲部和陽聲部之間，有通押、假借、諧聲的現象。這也是方言的緣故，例如今天的「慢」字，國語唸〔man〕，蘇州話唸〔mɛ〕，要是押韻的話，〔mɛ〕就可以和近似的陰聲字相押了。如果用「旁轉」和「對轉」來說明語音的演變，那是廣義的用法，也就是把空間的意義（方言的歧異），擴及時間的意義（古今的音變）了。

在章氏的成均圖裏，「分界」是陰、陽兩界的分隔線，通過圓心的線把兩邊的韻部聯繫起來，就是「對轉」，例如「之」和「蒸」。同在陰界或同在陽界，相鄰的兩部，就是「旁轉」，例如「之」和「幽」或「宵」。至於「弇」、「侈」、「軸」都是指各部的發音。

章氏晚年，在光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裏曾發表「音論」一文，主張「冬、侵」二部合併，據此，則他的古韻是二十二部。

貳、 黃侃的古韻二十八部（附無聲字多音說）

黃侃（1886—1935）字季剛，湖北蘄春人。是章炳麟的弟子。他的古韻以章氏二十三部做基礎，又受戴震陰陽入三分的影響，於是分古韻爲二十八部。

在古韻方面，他沒有專書，只有些論文散見各處，如「音略」、「聲

韻略說」、「聲韻通例」、「詩音上作平證」、「談添盍帖分四部說」等。後來的學者一共收集了十七種他的論文，編爲《黃侃論學雜著》。

他的二十八部是：（括號內注明清儒常用的部名）

陰（八部）	○	灰（脂）	歌 戈	齊（支）	模（魚）	侯	蕭（幽）	豪（宵）	咍（之）	○	○
入（十部）	屑 -t（至）	沒 -t（隊）	曷末 -t（祭）	錫 -k	鐸 -k	屋 -k	○	沃 -k	德 -k	合 -p（緝）	帖 -p（葉）
陽（十部）	先 -n（眞）	魂痕 -n（文）	寒桓 -n（元）	青 -ŋ（耕）	唐 -ŋ（陽）	東 -ŋ	○	冬 -ŋ	登 -ŋ（蒸）	覃 -m（侵）	添 -m（談）

上下正好是對轉的關係，中間的入聲除了「祭、緝、葉」是清儒已有的之外，〔-t〕類的兩部（章氏稱爲至、隊），〔-k〕類的五部都是從上排的陰聲韻中析出的。如果減去這七部入聲，剩下的正好是江有誥的二十一部。

黃氏的二十八部是如何求得的呢？他和清儒不一樣，他不是從《詩經》押韻和諧聲字歸納出來的，而是由《廣韻》二〇六韻中整理出來的。這是他古韻學最大的特點。他說：

「古本音即在廣韻二百六韻中，《廣韻》所收，乃包舉周漢至陳隋之音，非別有所謂古本音也。凡捨《廣韻》而別求音者，皆妄也。」

錢玄同《文字學音篇》說：

「黃侃據章君之說，稽之《廣韻》，得古本韻三十二韻，合之爲二十八部（案：開合相對的兩韻合爲一部）；大體皆與章說

相同，惟另出入聲五部（案：錫鐸屋沃德五部收-k者）爲異。」

又云：

「知此三十二韻爲〝古本韻〞者，以韻中止有十九古本紐也，異于其他各韻之有變紐，故知其爲古本韻。又因此三十二古本韻中止有十九紐，故知此十九紐實爲〝古本紐〞。本紐本韻互相證明，一一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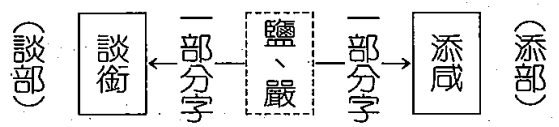
他用的韻部名稱和清儒大不相同，正是因爲他用的是廣韻「古本韻」的韻名。這樣的部名有時會和實際的歸部不合，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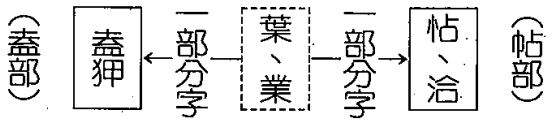
「齊」字屬「脂部」，而黃氏齊部卻指「支部」而言。

「先」字屬「文部」，而黃氏先部卻指「眞部」而言。

黃氏古韻的另一項特色就是陰、陽、入三分法，和有些古韻學者的陰陽二分法不同。二分法是純然依照先秦韻文來作客觀的歸納，因爲上古材料中，陰聲字和入聲字押韻、諧聲的例子很多，於是把陰、入合爲同部。三分法是依照韻母系統，把元音收尾的陰聲（這是三分法學者的看法，二分法學者多認爲陰聲字也有輔音收尾，詳見下講）、鼻音收尾的陽聲、清塞音收尾的入聲分成三大類。換句話說，二分法是著眼於語史資料所顯示的類別，三分法是著眼於韻母形態所顯示的區別。

黃氏晚年又發覺《廣韻》的「談韻」和「盍韻」也是古本韻，於是，他從「添部」分出了「談部」，以談、銜韻爲主，另收鹽、嚴二韻一部分字；又從「怗部」分出了「盍部」，以盍狎韻爲主，另收葉業二韻一部分字。下面用圖表示：





因此，黃氏晚年是主張古韻三十部的。

黃侃的弟子黃永鎮著《古韻學源流》一書，感到「之、幽、宵、侯、魚、支」六部都有收-k的入聲，黃侃只把這批入聲獨立了五部，唯有幽部（蕭部）的入聲沒有獨立，於是增立「蕭部」，包括《廣韻》「屋、沃、覺、錫」的一部分字。

當初黃侃沒把蕭部的入聲獨立，是因爲其中有「變紐」（非古本紐的字），按他自己的理論，不算是古本韻，所以不敢獨立爲一部。

下面附帶說說黃侃的「無聲字多音說」。

林景伊先生述黃氏「說文條例」中第九條：

「形聲字有與所從母聲韻畢異者，非形聲字之自失其例，乃無聲字多音之故。」

所謂「無聲字」是指六書中的指事、象形、會意三者，它們的結構和聲音都沒有關係，所以叫「無聲字」。它們不像形聲字有「聲符」表示發音，不像假借字依聲音相近而借用，也不像轉注字「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叠韻相迆，則爲更制一字」（章炳麟說）。

例如「妃」字，從女，己聲。「斯」字，從斤，其聲。「配」字，從酉，己聲。段玉裁都認爲不是形聲字。黃氏則認爲是無聲字多音的緣故，使之看來不像是形聲字。因爲文字不是一時一地造出來的，所以同一個形體符號，往往由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人，而賦予不同的意義，不同的聲音。譬如「｜」字，甲地人用它表示「下上通」的意思，唸作ㄍㄨㄣˇ。乙地人用它表示「上進」的意思（寫法

由下往下），唸作ㄒㄧㄣˋ。丙地人用它表示「下退」的意思（寫法由下往上），唸作ㄊㄨㄟˋ。到文字統一之後，同一個「卩」就具有了三義三音。

有時候，造字之初，本非一字，音、義都不同，只因爲形體相近，後來寫成了同一個樣子，於是也造成了無聲字多音的現象。譬如「皀」字有ㄆㄧˋ和ㄒㄧㄤ兩音，其實，「肥皀」的「皀」本來是寫作「皁」的，後來訛爲「皀」，遂與原本唸ㄒㄧㄤ的「皀」沒有區別，「皀」字就形成了兩讀。

「疋」字把它當作「雅」字、「足」字、「胥」字用，也是無聲字多音的現象。明白這個道理，「妃」、「斯」、「配」幾個字的聲符爲什麼音差別那麼大，就可以解釋了。

叁、 陳新雄的古韻三十二部

陳新雄先生(1935-)字伯元，江西贛縣人。古韻方面的代表著作爲《古音學發微》。分古韻爲三十二部，成爲上古韻部之最後定論。

這三十二部是採用黃侃晚年的三十部，加上黃永鎭的「肅部」（改稱「覺部」），再加上王力的「脂微分部」。

所謂「脂微分部」，其界限如下：

脂部——齊韻、脂皆韻開口

微部——灰咍韻、微韻、脂皆韻合口

《詩經》中，例如「碩人」一章「蕑、脂、蠐、犀、眉」、「相鼠」三章「體、禮、禮、死」等韻脚押的都是脂部韻。「東山」一章「歸、悲、衣、眉」、二章「畏、懷」、三章「飛、歸」、「七月」一章「火、衣」、二章「火、葦」等韻脚押的都是微部韻。王力在《詩經》的108個韻例中，歸納脂、微分用者有82例，脂微通押者有26例。顯示合韻的比率不低。王力的解釋是：

「脂微兩部的主要元音在上古時代並非完全相同，所以能有分用的痕迹，然而它們的音值一定非常相近，所以脂微合韻，比其他各部合韻的情形，更爲常見。」

下面是古韻三十二部的內容：

〔陰〕歌 脂 微 支 魚 侯 宵 幽 之 ○ ○ ○
〔入〕月-t 質-t 沒-t 錫-k 鐸-k 屋-k 藥-k 覺-k 職-k 緝-p 帖-p 盍-p
〔陽〕元-n 眞-n 諄-n 耕-ŋ 陽-ŋ 東-ŋ ○ 冬-ŋ 蒸-ŋ 侵-m 添-m 談-m

其中，月部即祭部，質部即至部，沒部即隊部，諄部即文部。

第五節 各家分部對照表

下面把古韻分部的過程列成對照表，可以把分合之迹清晰的表現出來。表中所列由顧氏十部到陳伯元先生的三十二部，具代表性的幾家，其中也附列了董同龢、高本漢、王力、羅常培的分部作爲參考，不過他們的主要成就不在分部，而在擬音上，所以放在下一講作進一步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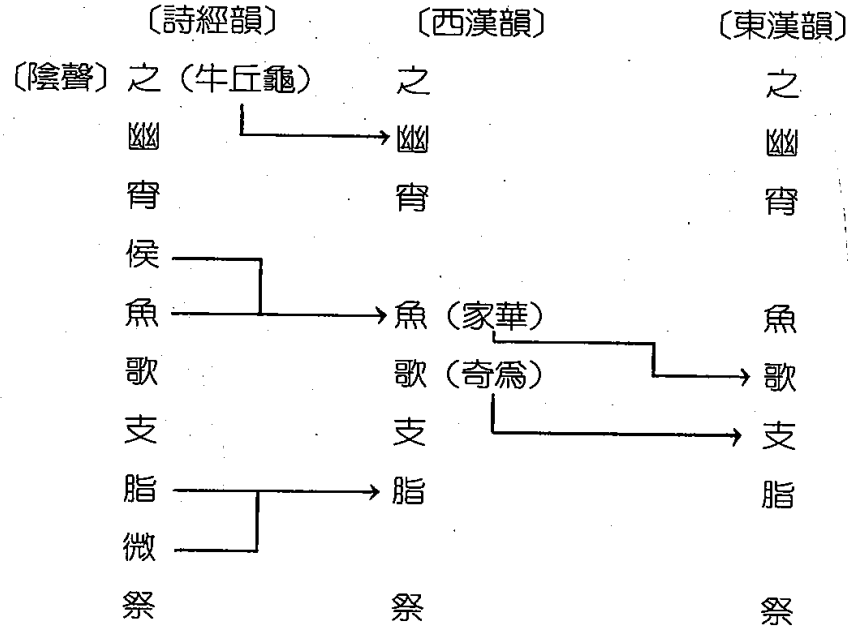
顧炎武 10部	江永 13部	段玉裁 17部	王念孫 21部	江有誥 21部	章炳麟 23部	黃 侃 28部	董同龢 22部	高本漢 35部	王 力 29部	羅常培 31部	陳新雄 32部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32	東	東	東
				中	冬	冬	中	29	(併于侵)	冬	冬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唐	陽	16	陽	陽	陽
耕	庚	庚	耕	庚	靑	靑	耕	22	耕	耕	耕
蒸	蒸	蒸	蒸	蒸	蒸	登	蒸	21	蒸	蒸	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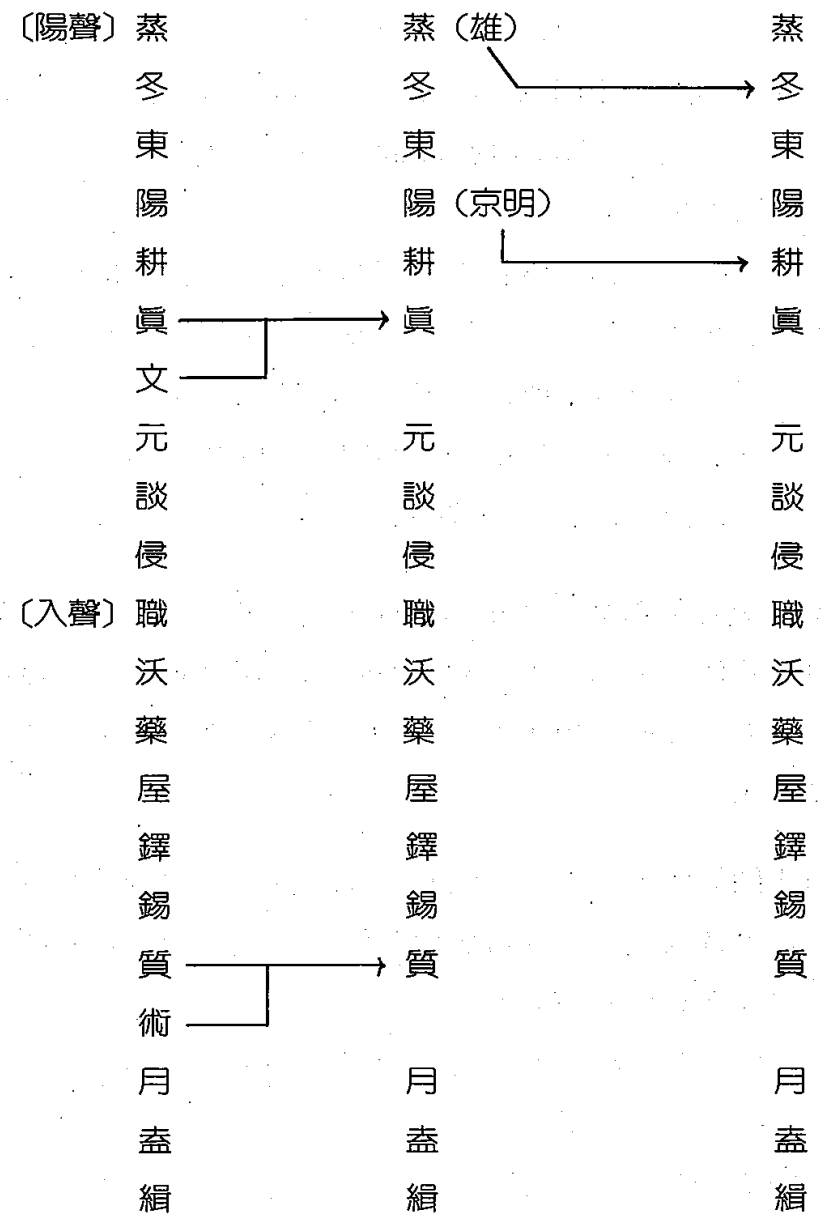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齊	佳	24	支	支	支
						錫		23	錫	錫	錫
		脂	脂	脂	脂	灰	脂	7 (平上)	脂	脂	脂
							微		微	微	微
					隊	沒		5 / 6 (微去)	物	術	沒
		(併于眞)	至		至	屑		10 / 11 (脂去)	質	質	質
			祭	祭	泰	曷末	祭	2 (入) / 3 (去)	曰	祭	月
										月	
		之	之	之	之	咍	之	20	之	之	之
						德		19	職	職	職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模	魚	33 (平上) / 18 (去)	魚	魚	魚
						鐸		17	鐸	鐸	鐸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戈	歌	35 (平上) / 8 (去)	歌	歌	歌
眞	眞	眞	眞	眞	眞	先	眞	9	眞	眞	眞
		諄	諄	文	諄	魂痕	文	4	文	諄	諄
	元	元	元	元	寒	寒桓	元	1	寒	元	元
蕭	蕭	蕭	宵	宵	宵	豪	宵	26	宵	宵	宵
		(併于尤)				沃		25	藥	藥	藥
	尤	尤	幽	幽	幽	蕭	幽	28	幽	幽	幽
								27	覺	沃	覺
(併于魚)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34 (平上) / 31 (去)	侯	侯	侯
		(併于尤)				屋		30	屋	屋	屋

侵	侵	侵	侵	侵	侵	覃	侵	14	侵	侵	侵
			緝	緝	緝	合	緝	15	緝	緝	緝
	覃	覃	談	談	談	添	談	12	談	談	添
						談					談
			盍	葉	盍	帖	葉	13	葉	盍	帖
						盍					盍

第六節 上古韻部的演化

本講所談的上古韻部大體上是代表《詩經》時代的情況，到了兩漢時代（上古後期），由於語音的演變，韻部的界限一定會發生一些變化，下面依據羅常培、周祖謨合撰的《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一書(1958年)，列出先秦到兩漢的韻部演化。此表依兩漢韻文分析而得，可代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後207年的分韻大類：





第七節　合韻問題

正常的情況之下，凡上古的押韻、諧聲、假借都是同一個韻部的字。但是從顧炎武的古韻十部，到目前的三十二部，都存在著異部之

間少數通押的例子，所謂的「古合韻」、「旁轉」、「對轉」就是指的這種情形。其實，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因爲上古勢必有方言的歧異存在，某些地方的人甲韻部和乙韻部可能唸得十分近似，甚至相同，於是，他們自然可以把甲韻部和乙韻部的字在一起押韻、諧聲、或假借，合韻現象因而產生。

段玉裁以後的古韻學者安排韻部的順序，往往是依據兩部之間合韻的多寡。合韻多的，就表示這兩部發音比較接近，然後把它們相鄰排列。陰、陽、入三分法所排列出來的古韻次序，哪部和哪部相配，即所謂「對轉」關係，也是依據韻部間合韻的多寡而決定的。

段玉裁曾舉出，合韻和方言的關係：

> 「方言如萌蘖之蘖，秦晉之間曰肄；水火之火，齊言曰焜；此同部轉注假借之理也。如關西曰迎，關東曰逆；荊郊之鄙謂淫曰遙；齊魯之間，鮮聲近斯；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此異部合韻之理也。」

下面我們從假借、諧聲、押韻三方面看看合韻的實例，先說假借。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有「古異部假借轉注說」云：「假借取諸同部者多，取諸異部者少」，例如：

1.《詩經》常棣借「務」（第三部）爲「侮」（第四部）。
2.大田借「螣」（第六部）爲「蟘」（第一部）。
3.文王有聲借「淢」（第一部）爲「洫」（第十二部）。
4.雨無正借「荅」（第七部）爲「對」（第十五部）。

諧聲中的合韻例如：（見《六書音均表》）

1.「裘」（第一部）從「求」（第三部）聲。
2.「朝」（第二部）從「舟」（第三部）聲。
3.「牡」（第三部）從「土」（第五部）聲。
4.「侮」（第四部）從「每」（第一部）聲。

5.「股」（第五部）從「殳」（第四部）聲。
6.「仍」（第六部）從「乃」（第一部）聲。
7.「參」（第七部）從「彡」（第十二部）聲。
8.「枼」（第八部）從「世」（第十五部）聲。
9.「送」（第九部）從「侯」（第六部）聲。
10.「彭」（第十部）從「彡」（第七部）聲。
11.「嬴」（第十一部）從「羸」（第十六部）聲。
12.「矜」（第十二部）從「今」（第七部）聲。
13.「存」（第十三部）從「才」（第一部）聲。
14.「憲」（第十四部）從「害」（第十五部）省聲。
15.「戩」（第十五部）從「雀」（第二部）聲。
16.「狄」（第十六部）從「亦」（第五部）省聲。
17.「那」（第十七部）從「冉」（第七部）聲。

至於押韻的例子，先看看陰、入通押：

1.《詩經・唐風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鐸部）。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魚部）。

2.小雅楚茨六章：

樂具入奏（侯部），以綏後祿（屋部）。

3.小雅正月十一章：

魚在于沼（宵部），亦匪克樂（藥部）。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宵部）。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藥部）。

4.大雅蕩三章：

侯作侯祝（覺部），靡屆靡究（幽部）。

5.小雅大東三章：

薪是獲薪，尚可載（之部）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職部）也。

6.魏風葛屨二章：

好人提提（支部），宛然左辟（錫部）。

再看看陰陽對轉的例子：

1.陳風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元部）。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歌部）。

2.小雅庭燎三章：

夜如何其，夜鄉晨（諄部）。

庭燎有煇（微部）。

3.邶風北門三章：

王事敦（諄部）我，政事一埤遺（微部）我。

4.小雅采菽二章：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諄部）。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微部）。

5.大雅瞻卬七章：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侯部）。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東部）。

6.鄭風女曰雞鳴三章：

知子之來（之部）之，雜佩以贈（蒸部）之。

像以上這些陰陽對轉的例子，都有方言的因素在內，並不表示鼻音收尾的字眞的可以和非鼻音收尾的在一起押韻。其中如「敦」字，另有「都回切」一音，不就是個陰聲的讀法嗎？「煇」从「軍」聲，「旂」从「斤」聲，不是表示它們原本也有陽聲的唸法嗎？例如今天來說，「打」字不是有些方言就唸成陽聲字嗎？「洗」字既可以唸陰聲的ㄒㄧㄢˇ，又可以唸陽聲的ㄒㄧㄢˇㄋ，古代的方言一定也有類似的情況。

旁轉的現象更爲普遍，例如：

1.小雅賓之初筵四章：

賓既醉止，載號（宵部）載呶（魚部）。

2.大雅民勞二章：

惠此中國，以爲民逑（幽部）。

無縱詭隨，以謹惽悄（魚部）。

3.小雅常棣六章：

儐爾籩豆（侯部），飲酒之飫（宵部）。

4.陳風月出一章：

月出皎（宵部）兮，佼人僚（宵部）兮。

舒窈糾（幽部）兮，勞心悄（宵部）兮。

5.大雅思齊五章：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幽部）。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之部）。

6.大雅生民一章：

厥初生民（眞部），時維姜嫄（元部）。

7.小雅楚茨四章：

我孔熯（元部）矣，式禮莫愆（元部）。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諄部）。

8.大雅抑九章：

告之話言（元部），順德之行（陽部）。

9.周頌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眞部），於穆不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諄部）。

10.大雅文王七章：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冬部）。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眞部）。

11.衛風碩人二章：

巧笑倩（耕部）兮，美目盼（諄部）兮。

12.大雅抑三章：

罔敷求先王（陽部），克共明刑（耕部）。

13.大雅靈台一章：

經始靈台，經之營（耕部）之。

庶民攻（東部）之，不日成（耕部）之。

14.大雅抑三章：

其在于今（侵部），興迷亂于政（耕部）。

15.周頌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東部），維王其崇（冬部）之。

念茲戎功（東部），繼序其皇（陽部）之。

16.大雅桑柔八章：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談部）。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陽部）。

17.大雅召旻六章：

溥斯害矣，職兄斯弘（蒸部），不裁我躬（冬部）。

18.秦風小戎二章：

騏駵是中（冬部），騧驪是驂（侵部）。

19.大雅大明七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侵部）。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蒸部）。

以上這些例子一樣是方言現象所造成的。不過，也有一些被認爲是合韻的例子，其實原本並不是韻脚。《詩經》是從不同地區採集來的，是由不同的作者寫出來的，它的押韻方式當然會是千變萬化的，我們認爲某個地方該是韻脚，也可能當初根本就不是韻脚。所以自清儒以來，分析詩經韻脚，往往有各家所見不同的情形。

第八節　如何由《詩經》押韻探索古韻部

從顧炎武開始，學者進行古韻分部的工作，由十部到十三部、十七部、二十一部…一直到今天的三十二部，他們主要的依據是什麼呢？是上古韻語，尤其是《詩經》的韻脚。分部的方法首先要把《詩經》每章的韻脚列成一組一組的，然後把用到同一個韻脚字的各組串聯起來（方法類似中古音的反切系聯），這樣「連連看」的結果，能串聯的各組，必同屬一個押韻的單位，它們的上古韻母一定是類似的，這就是「韻部」。下面以《詩經》押韻爲例，看看「韻部」是如何由韻脚字串聯起來的：

1.釐來來思（終風二章）

2.思來（雄雉三章）

3.期哉堦來思（君子于役一章）

4.佩思來（子矜二章）

5.疚來（采薇三章）

6.來疚（杕杜四章、大東二章）

7.來又（南有嘉魚四章）

8.來期思（白駒三章）

9.期時來（頍弁二章）

以上各組韻脚都用到「來」字。

10.淇思姬謀（泉水一章）

11.尤思之（載馳四章）

12.思哉（氓六章）

13.淇思之（竹竿一章）

14.哉其之之思哉其之之思（園有桃一、二章）

15.思佩（渭陽二章）

16.之思哉茲（周頌敬之）

以上各組都有「思」字和「來」字可以串聯(見第1、2、3、4、8條)。

17.蚩絲絲謀淇丘期媒期（氓一章）：此組「期」和3、8、9組串聯

18.絲治訧（綠衣三章）：此組「絲」和17組串聯

19.期之（小戎二章）：此組「之」和16組串聯

20.梅裘哉（終南一章）：此組「哉」和3、12、14、16組串聯

21.梅絲絲騏（鳲鳩二章）

22.騏絲謀（皇皇者華三章）

此兩組「絲」和18組串聯。

23.貍裘（豳風七月四章）：此組「裘」和20組串聯

24.臺萊基期（南山有台一章）：此組「期」和17組串聯

25.時謀萊矣（十月之交五章）

26.膴謀（小旻五章）

27.箕謀（巷伯二章）

此三組「謀」和17、22組串聯。

28.丘詩之（巷伯七章）：此組「丘」和17組串聯

29.裘試（大東四章）：此組「裘」和23組串聯

30.梅尤（四月四章）：此組「尤」和11組串聯

31.能又時（賓之初筵二章）：此組「又」和7組串聯

32.牛哉（黍苗二章）

33.牛右（周頌我將）

34.紑俅基牛𩡧（絲衣）

此三組「牛」透過「哉」(32組）的關係和20組串聯。

35.駓騏伾期才（魯頌駉二章）：此組「騏」和21、22組串聯

36.膴飴謀龜時茲（緜三章）：此組「時」和9、25組串聯

37.絲基（抑九章）：此組「基」和34組串聯

38.富時疚茲（召旻五章）：此組「疚」和5、6組串聯

39.鋂偲（盧令三章）：此組「鋂」从每得聲，从每聲之字已見20、21、30組；「偲」从思得聲，「思」字可和10至16組串聯

40.異貽（靜女三章）：此組「貽」从台得聲，从台聲之字已見18、36組，故可串聯

41.呶儦郵（賓之初筵四章）：此組「儦」从其得聲，从其聲之字已見3、8、9、10、13、14、17、19、21、22、24、27、34、35、37等組，故可串聯

以上41組韻脚串聯成古韻「之部」。

1.支觿觸知（芣蘭一章）

2.斯知（陳風墓門一章）

3.枝知（隰有長楚一章）

4.伎雌枝知（小弁五章）

5.易知祗（何人斯六章）

6.簏知斯（何人斯七章）

此六組韻脚都有「知」字，故可串聯。

7.斯提（小弁一章）：此組「斯」和2、6組串聯

8.簏圭攜（板六章）：此組「簏」和6組串聯

9.卑疵（白華八章）：此組「疵」從氏聲，和5組「祗」字同聲符，故可串聯

以上9組韻脚串聯成古韻「支部」。

清朝以來的古韻分部就是這樣求出的。但由於韻例的認定不同，所以各家的分部數目就有了多寡，同時，後人有了前人的基礎，故能後出轉精，愈分愈細密了。

第九節　如何由諧聲偏旁查出古韻部

自從段玉裁利用形聲字來研究古韻，作成「諧聲表」，使得所有字都能歸部，不僅是做韻脚用的那些而已。段氏以後，古韻學者都很重視「諧聲表」的制定，如孔廣森的《詩聲類》、江有誥的《音學十書》、嚴可均的《說文聲類》、張成孫的《說文諧聲譜》等。

如果我們要查索某字上古屬某部，只要根據它的聲符，看看在諧聲表歸入哪一部，就可以了。下面依陳新雄先生的古韻三十二部，把各部的聲符列出來：

歌部——它呵可哥爲皮离也我加多左差麻羅罹罷垂匕吹沙瓦坐禾果朵𡙇崔崙臥戈彖𠂤些儸那戲虧

月部——大泰兌銳帶貝會拜衛外叡最贅毳萬丰夬巜介曷摯制世筮祭熱乂吠羣竄戌彗折發絕孑孓岂隘臬桀列守弼別發市犮末奪欥活月粵曰刷舌殺伐罰剌舸裔怛蓋

元部——寒安宴寬丸蘿元冤兜亘難厂反旋焉衍燕閑閒叡縣姦宦幻泉然善爰肩柬建見干言看肖侃官毋卵聯耑丹旦短般半曼番卷幷緐面片緐煩贊散算扇山刪巽專袁展延穿斷叒全前連繭奐班辡犬件典虔睘彖憲便

脂部——妻皆厶夷齊眉尸伊犀几多氐比米爾豊死韋美矢兕履癸豕旨尼師示二黎

質部——質實吉壹逸七日疾悉黍畢一乙抑必八穴節即血徹設閉至頁戾棄四惠季自替計利

眞部——秦人頻因臣信申薾眞民身旬匀令千田屴玄天扁盡引辛寅印晉尹奠矜

微部——飛皂衣褱緌非枚敹幾佳累壘希威回衰肥乖危鬼尾虫罪委毀火幷臾水開妃

沒部——卒率朮出兀弗沒喬勿白𠂤骨帥气愛胃未退位隶淮崇屆尉對孛器配冀耒畏肆彖突畀聿貴內

諄部——塵昏豚辰先困春屯門分孫君閩昆滿川雲云存巾侖文軍斤盈熏筋尊盾彡本允艮刃寸奮脣糞薦西垔焚奔賁員吻

支部——支斯圭卑是此只兮知卮兒規乖系弭危

錫部——易賚帝晝戾糸益析辟鬲脊狄歷彳册役解買迹

耕部——熒丁成生盈鳴名平盥嬰粵爭晶猩呈聖鼎頃井耿幸省黽青正殼敬幷形

魚部——且于夫牙瓜巴吳虍壺車烏於魚圖乎巫胥疏去居古父布叚與巨土無馬呂下女処羽鼓雨五予午戶武鼠禹夏普寡旅卸舍余亞賈素步互社兎初庶

鐸部——各亦夕石舄蒦若隻帛睪郭戟宅昔霍炙白尺赤壑炙霸索射莫乍度席惡薄

陽部——王往行易方亢兵光京羊庚襄畺強兄桑梁彭央昌倉相亨邛慶亡量香皀明岡罔永爽象皿並丙秉丈杏上向竟望長匠章商葬兩

侯部——朱區俞芻臾毋婁侯須取主乳後后口厚走斗付具戍奏菶豆扇寇敕晝鬥禺句需

屋部——谷角族屋獄足曲辱玉蜀木彔鹿粟禿穀局

東部——東重童龍公丰同酋蠭叢冢从封容凶充春雙嵩孔竦穴送共弄工

宵部——毛票敖勞交高刀苗爻巢垚幺焦朝料小夭兆表杳梟鬧尞弔盜号杲

藥部——卓翟翟爵暴勺雀弱敫虐雀樂沃駮

幽部——州求流休舟憂曹攸周矛酋孚牢劉丩囚由秋彪牟蒐九酋卯酉缶叟爪好玆手老牡帚首守阜丑丂肘受咎牖早討謬臭戊孝幼秀報獸椒

覺部——六孰肅朿畜祝匊复肉毒夙目竹逐叀學告就奧廸滌

冬部——中躬蟲融戎冬宗彤農夆衆宋宮

之部——絲來思其龜疑而之才臺牛茲辭司丘裘灰郵里某毋久巳己止亥不采宰已耳士史負婦子喜又佩再乃

職部——息弋畐北直德則麥革或亟力棘黑匿稷色塞仄伏克牧嗇苟意戒異得郁特

蒸部——蠅朋弓曾升鷹興夌恒徵兢厷登冰乘稱丞承仍朕肯孕

緝部——咠及立邑集入十習澀皂槑合沓軜疊

侵部——尤咸林心今凡男琴參衫音壬陰三甚品審闖

怗部——緂夾葉聶走陟劦怗

添部——冉函舀奄兼占染閃欠僉忝贛貶

盍部——昜鼜盍妾甲壓劫法乏業涉

談部——詹厭甘炎甜敢嚴斬監艷犯

第十五講　上古韻值的擬測

第一節　清代古韻學者對韻值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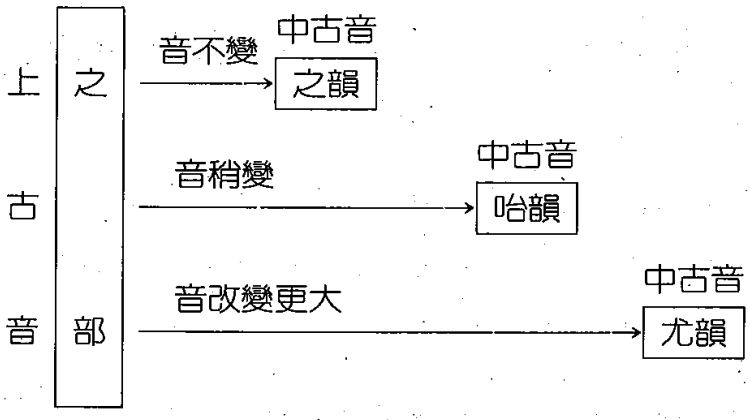
韻部的劃分既已完成，那麼每一部的念法又如何呢？這是在古韻分部之後，古韻學者自然會考慮到的問題。所謂「韻值」就是指各韻部的發音狀況。段玉裁說：

> 「古音十七部矣，今韻……何分析之過多也？曰：音有正變也。音之斂侈必適中，過斂而音變矣，過侈而音變矣。〝之〞者音之正也，〝咍〞者〝之〞之變也（如同一台聲，而怡飴在之韻，咍怠在咍海韻）。------」

段氏認爲上古只有十七種韻母，中古變成二〇六韻，是發音不適中，有的張口度過大（侈），有的張口度過小（斂），於是韻母的種類越變愈多。例如「之部」在上古的念法全都和中古「之韻」字的念法一樣，到了中古時代，只有「之韻」字保存了上古的念法，所以是「正」，「咍韻」的念法變了，所以叫「變」。至於尤韻字變得更多，稱爲「音轉」。他說：

> 「尤、牛、丘……今音在十八尤者，音轉也……第一部之韻，音轉入於尤。」

段氏的韻值觀，情況正如下表：



就這樣，段氏爲上古的每一個韻部找出一個韻認爲是古之正音，這一部的其他韻在上古念得都和這個「正音」一樣。清儒對各部唸法的問題都受段氏的影響，用「正」、「變」來說明。一直到黃侃的「古本韻」「今變韻」都是承襲這個觀念。黃侃二十八部的標目正是他心目中古音的二十八種讀法。如「咍部」的本音以咍韻爲正，之韻爲變（這點和段氏相反）。凡在二十八部之外的，都是今變韻。

在現代語言學尚未發達的時代，古韻學者也只能做到這個地步。現代的古音學已經有了精密的語音學理做基礎，對於古韻讀法的問題，自然不會再接受過於簡單化的「正、變」觀念。現代古韻學已了解到一個韻部絕不可能只有一種韻母，「韻部」是一個押韻的大類，它應該包含著一群可以押韻的韻母，它應該和一個中古的韻攝相當。「正、變」的觀念對於語音變化的條件是完全置之不論的，何以有些是正，有些是變，它們如何變，都不曾考慮。

現代古韻學在清儒分部的基礎上，運用了語音學和音標進行分析和擬測，使古韻學又邁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古韻的讀法也越來越清楚了。

第二節　汪榮寶的古韻擬測

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是國內第一篇用音標擬測上古韻值的著作。他認爲，唐宋以上，凡歌戈韻之字皆讀〔a〕音，不讀〔o〕音；魏晉以上，凡魚虞模之字亦皆讀〔a〕音，不讀〔u〕音。他根據梵漢譯文，發現同一語音，在宋齊以後用歌戈韻字對譯的，在魏晉以上多用魚虞模對譯，於是，確定漢魏時代的魚虞模即唐宋以上的歌戈麻，都是〔a〕韻母。例如：

1.《後漢書·襄楷傳》載楷上言，有「浮圖」（*Buddha*）一詞，以「圖」譯「dha」。

2.晉法顯《佛國記》譯Candala爲「旃荼羅」。以「荼」譯da。

3.《後漢書·楚王英傳》載明帝賜英詔，用「伊蒲塞」譯Upasaka，以「蒲」對pa。

4.三國時，吳中郎康泰使諸蕃國，用「諸簿」譯Java，以「諸」對Ja，以「簿」對va。

5.《魏略》引浮屠經，以「莫邪」譯Maya，以「莫」對ma。

6.《前秦記》用「賓頭盧」譯Pandura，以「盧」爲ra。

7.《南史·新羅國傳》云，魏時曰新盧（*Sinra*），以「盧」對ra。

8.「父」如〔ba〕音，即今俗語之「爸」。

9.曹大家（音姑），非「家」讀成「姑」，實際上是「姑」古音「家」。

汪氏所列的證據，對於「魚部」字之讀爲〔a〕，的確得到了充分的證明。錢玄同讀了汪氏這篇論文，十分贊成，另外又補充了一條有趣的證據。《呂氏春秋·重言篇》說，齊桓公和管仲計畫攻打莒城，商議尚未定案竟然全國都先知道了這件事，桓公覺得很奇怪。後來，東郭牙來見，管仲問他，他才說：「上次臣看到君王在台上，提到攻擊目標時，口開而不閉，顯然指的是莒城。」如果照後代的音看，「莒」字

不是個「口開而不閉」的音，如果照汪氏的考定，魚部字本來是〔a〕音，那麼這個故事就很容易明白了。

第三節 高本漢的古韻擬測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人。是國外學者對古韻研究最早最有貢獻的學者。他在音韻學方面的著作很多，較重要的有：

1.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1926*)此書於民國29年由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譯爲中文，名《中國音韻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

2.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1923*)此書於民國19年由張世祿譯爲中文，名《中國語與中國文》。

3.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oung Pao, 1922*)

4.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5.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 1928*)趙元任譯爲「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史語所集刊第一本。

6.Shi King Research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32*)

7.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Ibid., 1934*)民國24年張世祿譯爲《漢語詞類》。

8.Tibetan and Chinese (*T'oung Pao, 1931*)唐虞譯爲「藏語與漢語」，中法大學月刊四卷三期。

9.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i (*Gotherburg, 1932*)

10.Grammata Serica——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1940*)高本漢自題的中文書名是《中日漢字形聲論》，一般常稱之爲《漢文典》。

11.Grammata Serica Recensa (*Ibid., 1957*)一般常稱之爲《增訂漢文典》。

12.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Ibid., 1954*)1972年張洪年譯爲《中國聲韻學大綱》，中華叢書。1987年聶鴻音譯爲《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齊魯書社。

13.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Ibid., 1942-1946*)董同龢譯爲《詩經注釋》，中華叢書。

14.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Ibid., 1948-1949*)民國58年陳舜政譯爲《尙書注釋》。

15.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Ibid., 1960*)

16.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Oslo, 1926*)民國15年賀昌群譯爲《中國語言學研究》。

17.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1949*)民國52年杜其容譯爲《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中華叢書。

18.Easy Lessons in Chinese Writing (*1958*)高本漢自題中文書名爲《文字學》。

19.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 (*BMFEA, 1963-1967*)民國六十三年陳舜政譯爲《先秦文獻假借字例》。

在《漢文典》(1940)裡高氏分古韻爲二十六部，他不用傳統的韻部名稱，而改用序數編號，各部所含的字，他也不用《切韻》韻目，而用音值表示，這樣對國外學者的閱讀比較方便，對本國學者反而覺得不習慣。下面列出他的二十六部，加上傳統的韻部名稱，以資對照。

1.歌(-φ) 2.魚(-φ) 3.侯(-φ) 4.元 5.祭、月
6.歌(-r) 7.眞 8.脂、至 9.文 10.微(-d)、隊
11.微(-r) 12.談 13.葉 14.侵 15.緝
16.陽 17.魚(-g)、鐸 18.耕 19.支、錫 20.蒸
21.之、職 22.冬 23.幽、覺 24.宵、藥 25.東
26.侯(-g)、屋

這二十六部是江有誥的二十一部加上脂微分部，然後把「歌、魚、侯、微」各析爲二。也就是說，他認爲歌(-r)、魚(-g)、侯(-g)除了收輔音韻尾以外，另外有一些字是不帶任何輔音韻尾的開音節字，所以成立了第1、2、3部。微部除了收-d韻尾之外，也有一些字是收-r韻尾的，所以成立了第11部。

在《中國聲韻學大綱》(1954)，高氏稍微修正了他的古韻部，把六個收-k和三個收-t韻尾的入聲部全都獨立出來，成爲三十五部。所以韻部增加，只是改用三分法的結果，韻母系統沒有改變。下面是三十五部擬音：

1.ɑn元 2.ɑt祭入 3.ɑd祭
8.ɑr歌之半 35.ɑ歌之半
4.ən文 5.ət微入 6.əd微之半
7.ər脂微之半
9.en眞 10.et脂入 11.ed脂之半
12.ɑm談 13.ɑp葉
14.əm侵 15.əp緝
16.ɑŋ陽 17.ɑk魚入 18.ɑg魚之半 33.o魚之半
21.əŋ蒸 19.ək之入 20.əg之
22.eŋ耕 23.ek支入 24.eg支
25.ok宵入 26.og宵

29. ôŋ冬　27. ôk幽入　　28. ôg幽（ô是介於u、 o間的元音）

32. uŋ東　30. uk侯入　　31. ug侯之半　34. u侯之半

從這個表可以看出，在陽聲韻和入聲韻方面跟前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有在陰聲韻方面比前人多出四部，這是他分部上的最大特色。

1.歌部分爲二：平上-ϕ　去-r

2.魚部分爲二：平上-ϕ　去-g

3.侯部分爲二：平上-ϕ　去-g

4.微部分爲二：平上- r　去-d（含脂微兩部）

所以會多出四部，是把去聲獨立的緣故，爲什麼這幾部的去聲要和平上聲分開呢？下面談談他的依據。

一、 把脂微平上析出爲-r的理由

第7部字和第5部（-t,微部入聲）、第6部（-d, 微部去聲）的字並無接觸的迹象，反而和第4部（-n, 文部）一起諧聲、押韻，例如：

1.小雅谷風以「鬼、萎、怨」韻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n)。

2.小雅杕杜以「偕、近、邇」韻

卜筮偕止，會言近(-n)止，征夫邇止。

3.沔水以「水、隼」韻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n)，載飛載止。

4.庭燎三章以「晨、煇、旂」韻

夜如何，其夜鄉晨(-n)。

庭燎有煇。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5.無將大車以「塵、疢」韻

無將大車，祇自塵(-n)兮。

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6.采菽以「芹、旂」韻

鴥沸檻泉，言采其芹(-n)。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在諧聲方面，例如：

1.斤(-n)：祈：沂

2.軍(-n)：揮：輝：煇

3.夋(-n)：捘

4.矢：欥(-n)

由此推斷，第7部字既與第6部(-d)清楚的分開，故不可能也是-d類字，必然有個聽來比-t、 -d更像-n的舌尖閃音韻尾〔-r〕。

不過，如果用方言所造成的對轉現象來解釋上面這些例證，或許要比高氏假設〔-r〕、〔-n〕互相押韻、諧聲要更自然一些。

二、 把歌部畫分爲-r（第8部）、-φ（第35部）的理由

歌部有一批字，無論是押韻或諧聲，總是跟收-n的字，或第7部-r的字接觸，因此假設這批字上古有-r韻尾。例如：

1.桑扈以「翰、憲、難、那」韻

之屏之翰(-n)，百群爲憲(-n)。

不戢不難(-n)，受福不那。

2.北風新台以「泚、瀰、鮮」韻

新台有泚，河水瀰瀰。

燕婉之求，籧篨不鮮(-n)。

3.周南汝墳以「尾、燬、燬、邇」韻

魴魚赬尾(-r)，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4.大田以「稺、火」韻

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r)。

5.小旻以「訛、哀、違、依」韻

滮滮訛訛，亦孔之哀(-r)。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r)。

6.車攻以「伾、柴」韻

決拾既伾(-r)，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在諧聲方面，例如：

1.單(-n)：觶（之義切）

2.難(-n)：戁（人兮切，又音泥）

3.果：祼(-n, 古玩切)

4.耑(-n)：揣、瑞

其他的歌部字都是開音節-ϕ（第三十五部），它們不跟任何有輔音韻尾的字押韻、諧聲。例如：

1.東門之池以「池、麻、歌」韻

2.棠棠者華以「左、宜」韻

3.蓺兮以「吹、和」韻

4.斯干以「瓦、儀」韻

5.東山以「儀、嘉、何」韻

6.我：義

7.也：他：池：馳：地

8.皮：波

9.麻：靡

對於高氏的這條擬定，我們覺得不見得是最妥善的辦法，比如歌部字和-n類字的接觸，我們一樣可以解釋爲方言所造成的對轉現象。像「翰、憲、難、那」（桑扈）的押韻，很可能是前兩字一韻，後兩字另成一韻。因爲歌韻有個「儺」字，則上古「難」很可能有陰聲一讀，自然就可以和「那」相押了。新台以「泚、瀰、鮮」押韻，我們也可以認爲「鮮」字在上古某些地方並無-n尾，而是讀成陰聲的。因爲說文云「鱻讀苦斯」，《尙書大傳》云「西方者何？鮮方也」，「鮮卑」即serbi，可知「鮮」確有陰聲一讀。至於這些歌部字和第7部-r類字的接觸，只要第 7 部的-r不成立，那麼這些字之擬爲-r，而獨立爲第8部，也就失去了基礎。

三、 把魚部畫分爲-g（第18部）、ϕ（第33部）的理由

有一些魚部的字和入聲-k押韻，所以這些魚部字應該也有個舌根塞音韻尾-g；另外一些魚部字卻從不和入聲-k押韻或諧聲，所以是開音節-ϕ，例如：

1.我行其野以「野、樗、故、居、家」韻

2.狼跋以「胡、尾、膚」韻

3.皇皇者華以「華、夫」韻

4.漢廣以「楚、馬」韻

5.叔于田以「野、馬、武」韻

6.宛丘以「鼓、下、羽」韻

7.甫：補：圃

8.吳：娛：虞

9.且：組：租：祖

10.予：野

至於這類字(-ϕ)有少數和第18部(-g)押韻的，例如：

1.遵大路以「惡(-g)、故」韻

2.小雅蓼蕭以「寫(-g)、語」韻

這是因爲某些-g尾字，在上古語言中弱化而爲喉塞音韻尾所取代了。

四、 把侯部畫分爲-g（第31部）、-ɸ（第34部）的理由

有一些侯部字和入聲-k押韻，所以擬作-g。另有一些侯部字從不跟帶輔音韻尾的字押韻、諧聲，所以擬作開音節-ɸ，例如：

1.羔裘以「濡、侯、渝」韻

2.正月以「癒、後、口、愈、侮」韻

3.常棣以「豆、具、孺」韻

4.隅：愚

5.咮：株

6.句：駒、枸

高氏把歌、魚、侯的平上聲和去聲字分開，而定爲開音節，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把陰聲字全擬爲帶輔音韻尾(因爲陰聲字總是和帶輔音韻尾的入聲字押韻)，那麼，上古的語言無論是陰聲、陽聲、入聲都成了閉音節字，高氏怕這樣的語言過於怪異，會與實際情況不符，所以把「歌、魚、侯」的平上聲字擬成了開音節。

下面把高氏的韻母系統列爲簡表：（括號內爲部分字）

		ɑ	ə	e	o	ô(U)	u
-n	-t -d	元祭	文微	眞脂			
	-r	歌	(脂微)				
	-ɸ	(歌)			(魚)		(侯)
-m	-p	談葉	侵緝				
-ŋ	-k -g	陽魚	蒸之	耕支	宵	冬幽	東侯

第四節 董同龢的古韻擬測

董同龢(1911-1963)，江蘇武進人。代表著作有：

1.《上古音韻表稿》(1944，史語所單刊，又見集刊第十八本11-249頁)

2.廣韻重紐試釋 (1945，史語所集刊第十三本)

3.等韻門法通釋 (1946，史語所集刊第十四本)

4.《語言學大綱》(1964，中華叢書)

5.《漢語音韻學》(1977，文史哲出版社)

董氏採用二分法，定古韻爲二十二部。這二十二部是江有誥的二十一部加上脂微分部而成。下面把他的韻部依陰陽對轉的關係列成簡表，並注出他所擬的韻值。(他的「中部」即「冬部」，「佳部」即「支部」)

	a	ə	o	ɔ	u	e
-g -k -ŋ	魚陽	之蒸	幽中	宵	侯東	佳耕
-d -r -t -n	祭元	微文				脂眞
-p -m	葉談	緝侵				
-φ	歌					

比如「之部」來說，是〔-əg〕、〔-ək〕類型的韻母，如果細分起來，它代表了十五種可以在一起押韻的韻母：

ə̂g咍	ə̂k德	uə̂g灰	uə̂k德
əg皆	ək麥	uə̯̂g侯	uək麥
jəg之	jək職	uəg皆	juək職
		juəg脂	juə̆k屋三
		juə̆g尤	

由此可以了解，一個韻部絕不止一種唸法，它的範圍有如一個中古的韻攝，是一個大韻類。上列的主要元音上頭加〔ˆ〕號的表示發音較關，變入中古一等韻。上頭加〔ˇ〕或下頭加〔．〕號的表示發音較鬆。

下面分韻尾、介音、主要元音三方面介紹董氏的古韻學說。

一、 韻尾的擬測

1.凡與〔-k〕類入聲在一起押韻的陰聲字，都有一個〔-g〕韻尾。包含「之、幽、宵、侯、魚、佳」六部。這六部當中都有-k類入聲字。

2.凡與〔-t〕類入聲在一起押韻的陰聲字，都有一個〔-d〕韻尾。包含「祭、微、脂」三部。這三部當中都有-t類入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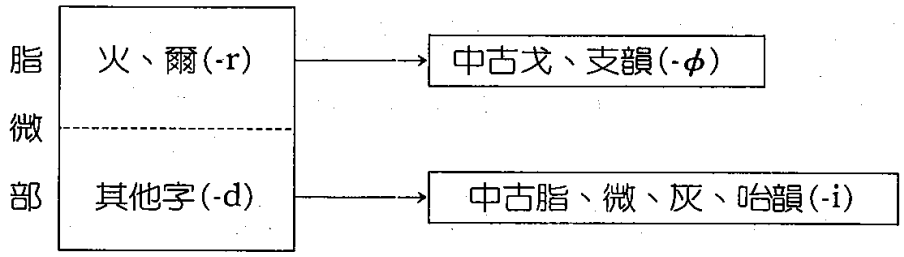
3.有少數陰聲字與〔-p〕類入聲諧聲，則擬爲〔-b〕。例如：

內(-b/-d)：納(-p)

蓋(-b/-d)：盍(-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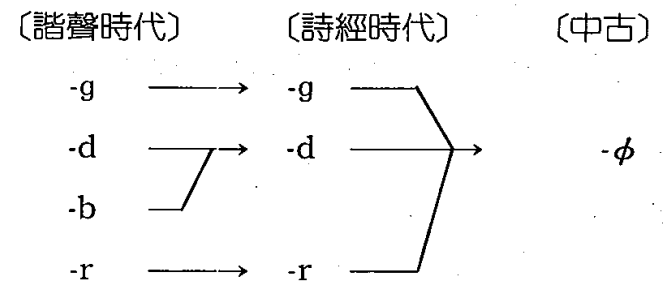
因爲這種現象只存在諧聲中，不存在於押韻中，所以董氏認爲在諧聲時代（較早）有-b韻尾，到了《詩經》時代就變成了-d韻尾，因此，「內」字歸入了微部，「蓋」字歸入了祭部。

4.脂微部的「火、爾、燬、邇、瀰、沘」等字，中古變成開尾（沒有元音韻尾）的「戈、支」韻，而不像其他脂微部的字變成〔-i〕(←-d)尾的「咍、灰、皆、脂、微、齊」諸韻。因此，「火爾……」等字應該有個不同的韻尾。那麼，什麼韻尾既容易失落成開尾韻，又能在上古韻部中和〔-d〕類字押韻呢？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只有〔-r〕韻尾了。因爲在古今中外的語音演化中，〔-r〕是最容易失落的韻尾輔音。同時，〔-r〕和〔-d〕發音最近似，都是舌尖的濁音，只是發音方法上一個是「閃音」，一個是「塞音」而已，它們可以存在同一部中。下面用圖表示：



5.上古的陽聲字和入聲字韻尾和中古完全相同，也就是〔-m〕、〔-ŋ〕、〔-n〕、〔-p〕、〔-t〕、〔-k〕六類。

總結董氏的韻尾說，變化最大的，就是陰聲韻部，下面把陰聲韻尾的演化列爲簡表：



陰、入兩類字在韻尾的配合上是這樣的：

	陰聲字	入聲字	
舌根韻尾	-g	-k	(之幽宵侯魚佳六部)
舌尖韻尾	-r -d	-t	(脂微祭三部)
双唇韻尾	(-b)	-p	(緝葉二部)

再看看古今的輔音韻尾演化的趨勢：

上古　　中古　　國語

(簡化)　　(簡化)

10種 ⟶ 6種 ⟶ 2種

二、 介音的擬測

董氏認爲上古的介音系統和中古完全一樣，開合等第的區分也存在於上古的韻母中。

三、 主要元音的擬測

董氏的主要元音系統相當複雜，表面上有六大類，實際上各類還有開、閉、鬆、緊的區別。這六大類依發音部位排列是這樣的：（括號內的音只作介音用）

(i)		u
e	ə	o
	a	ɔ

主要元音的擬訂原則是：

1.同韻部的字，主要元音屬同一大類。

2.對轉的兩部，主要元音屬同一大類。

3.三四等與一二等字的元音差距很小，才能在一起押韻、諧聲，例如〔a〕類元音：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上古	ɑ	a	ja, jæ	iæ
中古	ɑ	a	æ	ɛ

4.一、二等的區別，除〔a〕類是「後ɑ」和「前a」之外，其他元音都在上面加〔ˆ〕表示一等字，發音的口形較閉，和口形較開的二

等字有別。

5.在元音上頭加〔˘〕或下頭加〔．〕表示發音較鬆的元音。

第五節 王力的古韻擬測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人，是中國近代最有影響力的音韻學家之一，他的音韻學著作很多，較重要的有：

1.《中國音韻學》(26年商務版，45年改稱《漢語音韻學》)

2.《漢語史稿》(46年, 69年出版修訂本)

3.《漢語詩律學》(47年)

4.《漢語音韻》(52年)

5.《古代漢語》(53年。65年香港中外出版社把「古漢語通論」部分輯出，刊行單行本)

6.《中國語言學史》(61年泰順版)

7.黃侃古音學述評 (67年)

8.《音韻學初步》(69年，篇末云：《中國音韻學》是三十年代的著作，《漢語音韻》是六十年代的著作，本書《音韻學初步》是八十年代的著作，三書不同之處，應以本書爲準。)

9. 《同源字典》(74年)

10.《漢語語音史》(74年)

11.《王力文集》(74年共十八卷，收錄作者有關語言學方面之全部著作，計專書三十餘種，論文二百餘篇，共約七百餘萬言。)

王力分先秦古韻（詩經時代）爲二十九部，戰國古韻（楚辭時代）爲三十部：

〔陰聲〕	〔入聲〕	〔陽聲〕
ə 之	ək 職	əŋ 蒸
e 支	ek 錫	eŋ 耕
a 魚	ak 鐸	aŋ 陽
ɔ 侯（原擬o）	ɔk 屋（原擬ok）	ɔŋ 東(原擬oŋ)
o 宵（原擬au）	ok 沃（原擬auk）	
u 幽（原擬au）	uk 覺（原擬əuk）	uŋ 冬(先秦屬侵部戰國始分出)
əi 微	ət 物	ən 文
ei 脂	et 質	en 眞
ai 歌	at 月	an 元
	əp 緝	əm侵
	ap 盍	am談

王力的古韻分部在早年的時候採二分法，只有二十三部，晚年改用陰、陽、入三分法，所以是二十九部，亦即增加了「職、覺、藥、屋、鐸、錫」六個收-k的入聲部。在擬音方面，《漢語史稿》和《漢語音韻》所擬的音值，上表注明「原擬」，最後的見解以《音韻學初步》和《漢語語音史》爲代表。

王力的主張有下列幾點特色：

1.陰聲韻部都是開音節，以元音收尾，打破了高本漢以來的傳統擬音（以濁輔音收尾）。王力《漢語史稿》說：

> 「高本漢拘泥於諧聲偏旁相通的痕跡，於是把〝之、幽、宵、支〞四部的全部，和魚部的一半都擬成入聲韻（收-g），又把〝脂、微〞兩部和歌部的一部分擬爲收-r的韻，於是只剩下侯部和魚、歌的一部分是以元音收尾的韻，即所謂〝開音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語言的開音節是像這樣貧乏的。（原

注：倒是有相反的情形，例如彝語〔哈尼語〕的開音節特別豐富，而閉音節特別少。)」

又說：「不同聲調可以押韻，至今民歌和京劇、曲藝都是這樣的。甚至入聲也可以跟陰聲押韻，只要元音相同，多了一個唯閉音收尾，還是勉強相押，這叫做〝不完全韻〞。」

2.主張去、入在上古是一個聲調（詳見後「上古聲調」一講），它們的韻尾相同，只是元音長短不同。他把去聲歸入聲，和黃侃相同；董同龢把去聲歸陰聲；高本漢則把去聲獨立。

3.一個韻部，到了中古分化爲幾個韻，那麼這幾個韻在上古必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韻值。或者是介音不同，或者是主要元音不同。高本漢採用後一種方式擬訂各韻部中的韻母，王力則採用前一種。例如「元部」，高氏的擬音是：（有â、a、ă三個主要元音）

	〔開口〕	〔合口〕
一等	ân（寒）	wân（桓）
二等	an, ăn	wan, wăn（刪、山）
三等	iăn, ian	iwăn, iwan（元、仙）
四等	ian	iwan（先）

王力「元部」的擬音是：（只有a一個主要元音）

	〔開口〕	〔合口〕
一等	an（寒）	uan（桓）
二等	ean	oan（刪、山）
三等	ian	iuan（元、仙）
四等	ian	iuan（先）

可知王力的介音系統比較複雜，共有八種：

開(1)-ɸ-　(2)-e-　(3)-i̯-　(4)-i-

合(1)-u-　(2)-o-　(3)-i̯u-　(4)-iu-

4.早年的「沃、覺」二部擬音，韻母結構過於複雜，例如覺部合口四等字的韻母爲〔-iuəuk〕，這種VVVVC的型式很不符合實際語言，所以在晚年的擬音裡簡化了音素的數目。

第六節　李方桂的古韻擬測

李方桂（1902-1987），山西昔陽人。芝加哥大學語言學博士，從近代語言學鼻祖沙皮爾(*Edward Sapir*)和布魯非爾德(*Leonard Bloomfield*)研究，在美洲印第安語、藏語、傣語的研究方面都有極大的成就，成爲世界語言學界的泰斗，受到舉世的崇仰。李氏以深厚的語言學造詣來從事古韻的研究，故能在擬音上超越前人，開展一個新的局面。他在漢語方面的研究著作有：

1.切韻â的來源（史語所集刊第三本，1931）

2.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九卷第一、二期合刊，1971）

3.幾個上古聲母問題（總統　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976）

李氏分古韻爲二十二部，和董同龢一樣，但在擬音上很不相同，李氏的系統是這樣的：

			ə	ɑ	u	i
-g	-k	-ŋ	之蒸	魚陽	侯東	佳耕
-gʷ	-kʷ	-ŋʷ	幽中	宵		
-d	-t	-n	微文	祭元		脂眞
	-p	-m	緝侵	葉談		
		-r		歌		

這個系統我們可以歸納出三個特點：

一、圓唇舌根韻尾的理論

李氏以「幽、中、宵」三部歸入「圓唇舌根韻尾」（$-g^w$、$-k^w$、$-ŋ^w$），這是李氏古韻系統上最主要的一個特色。右上角的w是圓唇的符號，在發g、k、ŋ的同時，唇形變圓，這樣發出來的音就是「圓唇舌根音」，在李氏的系統裏，不但有這樣的韻尾，也有一套「圓唇舌根聲母」（參考上古聲母部分）。

李氏爲什麼要作這樣的假定呢？因爲「幽、中、宵」這三部字就中古韻看來，它們都具有偏後、圓唇兩個傾向，因此，上古韻必然具有某種造成這類傾向的因素，圓唇的w成分正是這個因素。到了中古時代，w成分消失，卻在前面的元音上留下了偏後、圓唇的特質。例如：

幽部一等「告」$kəg^w$＞kâu
「毒」$dək^w$＞duok
二等「包」$prəg^w$＞pau
「學」$grək^w$＞ɣåk
三等「修」$stjəg^w$＞sjə̆u
「竹」$trjək^w$＞ṭjuk
四等「叫」$kiəg^w$＞kieu
「戚」$tshiək^w$＞tshiek
中部一等「冬」$təng^w$＞tuong
二等「降」$krəng^w$＞kång
三等「隆」$gljəng^w$＞ljung
宵部一等「高」kag^w＞kâu
「暴」bak^w＞buk
二等「教」$krag^w$＞kau

「卓」$trak^{w}>t\mathring{a}k$

三等「驕」$kjag^{w}>kj\ddot{a}u$

「虐」$ngjak^{w}>ngjak$

四等「堯」$ngiag^{w}>ngieu$

「溺」$niak^{w}>niek$

其他古音學者擬音雖和李氏不同，但都著眼於這三部共有的偏後、圓唇特性。例如王力，他的上古陰聲韻部是以元音收尾的，其中-u收尾的只有兩部，就是「幽」和「宵」（王力的冬部歸入了侵部）。這個-u收尾的作用和李氏的w成分沒有兩樣。董同龢運用主要元音來表現「幽、中、宵」三部的偏後、圓唇特性，把「幽、中」的主要元音擬爲〔o〕，「宵」的主要元音擬爲〔ɔ〕。

在上古韻裏，中部（冬部）和侵部經常通押，關係相當密切，所以有些古韻學者把這兩部合併。若依李氏擬訂，中部的〔-əŋ^{w}〕和侵部的〔-əm〕有相同的主要元音，韻尾又都是帶唇性的鼻音，發音近似，自然可以通押了。

二、 歌部字帶-r韻尾

董同龢的歌部字沒有任何韻尾。因爲歌部字不像別的陰聲韻部和入聲（帶-p、-t、-k韻尾）發生密切的關係。但是歌部也有一些字和收-n的元部字押韻、諧聲，因此高本漢把歌部分裂爲二，一部有-r（和-n押韻、諧聲），一部沒有韻尾。李方桂則認爲整個歌部字都帶-r韻尾，和微部的-r（例如「火」h^{w}ər、「燬」h^{w}jər、「緌」driər等字）相同。例如：

一等開口「多」tar>tâ

合口「果」k^{w}ar>kuâ

二等開口「沙」srar＞ṣa

合口「化」h^{w}rar＞hwa

三等開口「蛇」djar＞dźja

合口「爲」g^{w}jar＞jwĕ

四等開口「地」diar＞di

三、主要元音〔i〕的擬訂

高本漢、王力、董同龢的上古韻部都沒有以〔i〕爲主要元音的，李方桂擬作〔i〕的「佳、耕、脂、眞」四部，他們都擬作〔e〕。

這四部都沒有一等韻的字，正由於〔i〕是三、四等性的元音。同時，脂部有些原本應當收-k的字，卻念成了-t，如「即、洫、侐」等（《廣韻》都是-k），顯然有些古代方言，-k在〔i〕的後面受同化作用向前移而變-t（$-k^{j}$＞$-t^{j}$＞-t）。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眞部中，原本是-ŋ的「命、令」等字（《廣韻》屬-ŋ），在眞部中卻念成了-n，這是因爲有些上古方言（如《詩經》），-ŋ受〔i〕元音的影響而變成了-n，《廣韻》則保存了-ŋ。此外，這四部都沒有輕唇字和喻母三等字（除耕部少數例外），李氏認爲也是因爲這四部具有〔i〕的緣故。依照李氏的演化條件，輕唇字和喻母三等字的形成是這樣的。

1.Pj-後世變輕唇，Pj＋i則否。

2.g^{w}j-後世變喻三，g^{w}j＋i則否。

在上古介音方面，李氏認爲：

1.上古沒有合口字（沒有u介音）合口字大部分是從「圓唇舌根聲母」（參考本書「上古聲母」部分）變來的，一部分是後起的。

2.三等韻有-j-介音。四等韻有-i-介音。

3.二等韻有-r-介音，它可以使舌尖音聲母發生捲舌化的演變。也可以在唇音、舌根音聲母後出現，還可以在三等介音j前面出現。一、二等的區別不在元音而在介音。

第七節　周法高的韻值擬訂

周氏的上古韻母擬音見1969「論上古音」及1970「論上古音和切韻音」兩文（皆收入《中國音韻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版）。他的系統是這樣的：

			ə	a	e
-ɤ	-k	-ŋ	之職蒸	魚鐸錫	支錫耕
-wɤ	-wk	-wŋ	幽覺中	宵藥	侯屋東
-r	-t	-n	微物文	祭月元	脂質眞
	-p	-m	緝侵	葉談	
		-ɸ		歌	

周氏採用三分法，分古韻爲三十一部。他的擬音有以下幾個特點：

1.周氏認爲上古有較複雜的介音及韻尾，所以主要元音就可以簡化到三個：a、ə、e。這三個主要元音的假定，實由音位觀點出發，因此，「侯屋東」的實際音讀是在〔-w〕的影響下，把主要元音由〔e〕念成了〔o〕，用符號表示就是：／e／→〔o〕／-w。

2.複合韻尾-wɤ、-wk、-wŋ的擬訂。這一套相當於李方桂的-g^w、-k^w、-$ŋ^w$，主要包括了「幽、中、宵」一類的韻部。王力用-əu、-əuk和-au、-auk來擬訂「幽部」和「宵部」，其用意都是相同的，都是爲了解釋這幾部的偏後、圓唇特性。

王力認爲冬（中）侵不分，都是-əm。周氏則認爲冬部是-əwŋ，侵部是-əm；由於w韻尾的影響，使-wŋ接近-m的讀音，這便是冬侵合用在語音上的根據。

3.「脂、微、祭」三部陰聲韻不採用-d韻尾，而改用-r韻尾；「之、幽、宵、侯、魚、支」六部陰聲韻不採用-g韻尾，而改用濁擦音-ɤ韻尾。

因此，在周氏的系統裏，沒有濁塞音韻尾。

1973年，周氏把「幽部」、「宵部」、「侯部」的-ɤ尾省去，使這三部簡化爲-əw、-aw、-ew（見張日昇、林潔明《周法高上古音韻表》周序，三民書局）。

周氏所擬訂的介音系統十分複雜，多達十二類：

二等韻的介音是r、ri。如祭部夬韻字是〔-rar〕，怪韻字是〔-riar〕；元部刪韻字是〔-ran〕，山韻字是〔-rian〕。

三等韻的介音是A類ji、B類i、C類j。周氏所謂的A類指重紐四等字，B類指重紐三等字，C類指三等後世變輕唇的字。例如支部「卑」〔pjieɤ〕(支韻A類)、歌部「皮」〔biwa〕(支韻B類)、微部「飛」〔pjwər〕(微韻)。音值上，j如英文yet的〔j〕，ji如eat的〔i〕，i如it的〔ɪ〕。

四等韻的介音是e。如覺部錫韻的「廸」字音〔deəwk〕、元部先韻的「見」字音〔kean〕。

以上六類介音配上合口的w，就有十二類了。

第八節　陰聲韻尾的問題

對於上古韻值的擬定，各家觀點最明顯的歧異，就是陰聲韻尾的問題。學者的意見可以分作兩派：一派認爲陰聲韻部有濁輔音(-b)、-d、-g、-r收尾，一派認爲陰聲韻部以元音收尾。前者如高本漢、董同龢、許世瑛、陸志韋、周法高、李方桂、丁邦新；後者如王力、魏建功、陳新雄、龍宇純。

從上古韻語和諧聲字看起來，陰聲字和入聲字的接觸十分密切，而陽聲字幾乎不和入聲字發生接觸。這和中古音的情況完全不同。這是什麼緣故呢？古音學者認爲入聲字既有-p、-t、-k韻尾，那些經常和-t類入聲一起押韻、諧聲的陰聲字就應當有相近似的-d韻尾，和-k類入聲

一起押韻、諧聲的陰聲字就應當有個-g韻尾。

王力不贊成這樣的看法，他認爲陽聲和入聲已經是輔音收尾的字，如今陰聲字又擬爲輔音收尾，那麼，上古漢語就成了全是「閉音節」的語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語言是這樣的，倒是有相反的情形，例如彝語（哈尼語）的開音節特別豐富，而閉音節特別少。陰聲字以元音收尾，和入聲字雖然不太相近，還是可以勉強相押。

魏建功曾經觀察《詩經》的摹聲詞，如脂部的「喈喈」可以用來描寫禽聲（黃鳥、鷄鳴、倉庚、鳳凰）和金聲（八鸞、鐘聲），微部的「虺虺」寫雷聲，魚部的「吁」寫嘆聲、「呱」寫哭聲、「許許」寫伐木聲，宵部的「喓喓」寫蟲鳴、「嘵嘵」寫雁鳴，幽部的「瀟瀟」寫風雨聲、「呦呦」寫鹿鳴、「叟叟」寫淅米聲。如果這些字都有個塞音收尾，那是難以令人接受的。

除了魏氏所舉之外，古代的句末語助詞，像「哉、耶、乎……」等，如果也有個塞音收尾，似乎是不近情理的。

關於「閉音節」語言是否可能的問題，浦立本曾指出老Mon語就沒有開尾音節（見浦氏《上古音的輔音系統》，1963，211-212頁），李方桂在《邵語記略》(1956年) 24頁指出：「邵語沒有用元音起首的字，總有一個喉塞音在前面；也沒有用元音收尾的字，也總有一個喉塞音在後面。」李壬癸1976的 "Thao phonology" 225頁也有相同的看法。李方桂另外在《國文天地月刊》的一次訪問談話中，特別強調閉音節的語言，在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第18期6-9頁，1986-11）。因此，王力對上古音-d、-g韻尾的懷疑，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

至於魏建功提出的摹聲詞問題的確很有說服力，如果上古陰聲字有濁輔音收尾，至少這類摹聲詞不應包含在內。另外，句末語助詞可能也不帶輔音收尾，它或許是上古語言中的一種詞尾(*suffix*)，正如今日兒化韻寫成一「兒」字，實際並不代表「兒」字的眞正音讀。

丁邦新先生1979年「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史語所集刊第50本）

一文指出，中古音有-i、-u尾的韻母特別多，這種韻尾的來源可能就是塞音韻尾（-g、-d變成-u、-i是各語言中普遍的現象）。丁先生更提出了同族語言的證據，證明古漢語濁塞音韻尾的存在：

〔漢字〕	〔上古音〕	〔暹羅語〕	〔意義〕
肚	dag	thɔɔŋ	胃
孥	nag	nɔɔŋ	弟妹
補	pag	pɔɔŋ	保護
膚	pljag	pliak	樹皮
顱	blag	phaak	額
霧	mjug	mɔɔk	霧
帽	məg^{w}	muak	帽子
保	pəg^{w}	pok	包，書套
倒	tɑg^{w}	tok	倒下來
肺	phjad	pɔɔt	肺
米	mid	malet	種子

以上是上古漢語和暹羅語（屬台語）相對應的例子，兩者都具有同部位的輔音韻尾，不完全一致，可能是受元音的影響。台語之外，還有一些藏緬語的例子：

〔漢字〕	〔上古音〕	〔古藏語〕	〔古緬語〕	〔意義〕
語	ngjag	ngag		語言
苦	khag	khag-po	khak	困苦
膚	pljag	pags		皮膚
候	gug	sgug		等候
叩	khug	khauk		敲擊
霧	mjug	rmugs	mru	濃霧
手	sthjəg^{w}	sug		手

收	hrjəg^{w}	sgrug	收集
揉	niəg^{w}	nyug	揉
二	njid	gnyis	二
爾	njid	nyid	你
河	gar	rgal	淺灘
荷	gar	sgal①, khal ②, ka ③	①牛馬馱載之物②負荷③上馬具，上軛
蓋	kab	gebs	遮蓋

以上的藏緬語都有輔音韻尾。但也有些漢語陰聲字在藏緬語中沒有輔音收尾，這並不影響上古音-b、-d、-g、-r的假設，丁先生解釋說：

「漢語材料中的韻部是無法割裂的，因此，另一部分跟藏緬開尾韻對當的例子，一定是藏緬語的演變，例如緬語中就有好些字有-y、-w尾，很可能就是早期韻尾的遺跡。同時，說古漢藏語陰聲字都有輔音字尾，有一部分字中失去，很容易解釋；要說本來都沒有，忽然有的字加-g，有的字加-d，就很費解了。」

從以上對上古陰聲韻尾的討論，我們可以歸結說，陰聲字收濁輔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十六講　上古的聲母

第一節　唇音和舌音的古讀

由於閱讀《詩經》及其它上古韻語的需要，上古韻母的問題很早就受到學者的注意，從六朝開始就不斷有學者去探討它、解釋它，後來清儒以科學方法接力式的投入，所以在古韻學方面清代已獲得十分可觀的成績。聲母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讀先秦韻文的時候不易感到上古聲母有什麼特別的，所以學者不太會去注意它。一直到江永，都還守著宋代以來流行的三十六字母，認爲這就是不可增減移易的聲母系統。首先注意到上古聲母問題而提出證據加以考訂的，是清儒錢大昕（1727-1786），他的時代要比江永、戴震晚。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他在音韻方面的著作有《十駕齋養新錄》卷五和《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研究上古聲母最重要的材料是形聲字和經籍異文，錢氏較偏重後者，他歸納先秦異文，得到了兩條重要的古聲母條例：「古無輕唇音」和「古無舌上音」。茲分別討論於後：

壹、古無輕唇音說

錢氏認爲，三十六字母的「非敷奉微」四個輕唇音，在上古時代皆唸作「幫滂並明」重唇一讀。如何證明呢？

1.《詩經》：「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檀弓引詩作「扶服」，家語作「扶伏」。

2.《書經‧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作「倍尾」。

3.《詩經》：「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

4.《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

5.《詩經》：「天立厥配」，《釋文》：「本亦作妃」。

6.《說文》：「朋、鵬」即古文「鳳」。

他的這個理論已成爲音韻學上的定論，因爲除了異文資料顯示了這個現象外，其他資料也可以清楚看出，例如：

1.形聲資料

「旁」从「方」聲、「盆」从「分」聲、「圃」从「甫」聲、「播」从「番」聲、「蓬」从「逢」聲、「撥」从「發」聲、「茫」从「亡」聲等。

2.方言資料

例如閩南話的輕唇音字往往唸作重唇，正反映了古無輕唇音的現象。像「蜂」音〔pʰaŋ〕、「腹」音〔pak〕、「飛」音〔pe〕、「肥」音〔pui〕、「飯」音〔pŋ〕、「分」音〔pun〕等。粵、吳、閩方言多有此現象。

3.反切資料

在《廣韻》中，唇音類隔的現象觸目皆是，說明了到中古早期輕唇音仍是唸重唇。例如「卑，府移切」、「篇，芳連切」、「不，甫救切」、「彌，武移切」、「平，符兵切」、「盲，武庚切」等。

4.譯音資料

很多佛經譯音也反映了「古無輕唇音」的現象。例如梵音Buddha譯爲「佛陀」、Namah譯爲「南無」、Yambu譯爲「閻浮」、Muni譯爲「文尼」、Chamanda譯爲「遮文茶」、Punyayasas譯爲「富那夜奢」等。

5.同源詞資料

如「不」與「弗」、「爸」與「父」、「無」與「莫」、「眇」與「微」、「抱」與「孵」、「蒙」與「霧」、「晚」與「暮」等。

6.一字二讀資料

如「費」音ㄈㄟˋ，又音ㄅㄧˋ、「否」音ㄈㄡˇ，又音ㄆㄧˇ、「馮」音ㄈㄥˊ，又音ㄆㄧㄥˊ、「匐」音ㄈㄨˊ，又音ㄆㄨˊ、「番」音ㄈㄢ，又音ㄆㄢ等，這些都是「古無輕唇音」殘留的痕迹。

貳、 古無舌上音說

錢氏有「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一文，證明舌上音「知徹澄」三母，在上古時代唸得和舌頭音「端透定」一樣。論文標題「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意思是說，我們不可信以爲舌音類隔的現象是古人的本意，古人並未造類隔反切，類隔是後世音變而產生的現象。

舌上唸作舌頭的例證有：

1.《說文》：「沖讀若動」

2.《詩經》：「蘊隆蟲蟲」，釋文「徐徒冬反」

3.《詩經》：「陟其高山」，箋「陟，登也」

4.《詩經》：「實惟我特」，釋文「韓詩作直」

5.《論語》：「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文作竺」

6.《書・禹貢》：「大野旣豬」，史記作「旣都」

7.枚乘七發：「踰岸出追」，李善注「追，古堆字」

8.《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與潭同音」

9.《說文》：「田，陳也」，齊陳氏後稱田氏

10.《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

除了異文的證據外，其他方面的資料也可以證明「古無舌上音」：

1.形聲字的資料

「動」从「重」聲、「撞」从「童」聲、「召」从「刀」聲、「澄」从「登」聲、「滯」从「帶」聲、「篆」从「彖」聲、「逮」从「屯」聲、「濯」从「翟」聲、「逃」从「兆」聲等。

2.一字兩讀的資料

例如「翟」音徒歷切，又場伯切、「丁」音當經切，又中莖切、「呧」音陟救反，徐又都豆反、「涂」音同都切，又直魚切、「綴」音陟衛切，又丁劣切、「長」音直良切，又丁丈切等。

3.方言資料

閩北語和閩南語往往把舌上音的字唸成舌頭音，例如閩南語「茶」音〔te〕、「桌」音〔to〕、「治」音〔ti〕、「竹」音〔tɪk〕、「追」音〔tui〕、「趙」音〔tio〕等。

4.反切資料

舌音類隔的反切，正反映了「古無舌上音」。例如「罩，都教切」、「樁，都江切」、「貯，丁呂切」、「湛，徒減切」、「縋，地僞切」等。

錢氏在「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一文末，附帶提到了另外一個古音現象：「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爲然也」，意思是說，不止舌上音在上古時代唸舌頭音，即使正齒音「章昌船書禪」在上古時代也唸成舌頭音。他提出的證據有：

1.考工記：「大車車轅摯」注「摯，輖也」，釋文「輖音周，一音弔」。

2.《詩經》：「神之弔矣」、「不弔昊天」，毛傳皆訓弔爲至。

3.「彫、雕、鵰」皆從「周」聲。

4.「咥、耋」皆從「至」聲。

5.「椽」從「彖」聲。

6.徐仙民《左傳音》切「椽」爲「徒緣」。

正齒音上古唸舌音的現象，雖然錢氏只是附帶提到，所舉的例證也不多，但是經過後人的進一步研究，的確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節　照系字的古讀

夏燮(1800-1875)字謙甫，撰《述韻》十卷。他認爲正齒音當分二類，一類和舌頭音相合，一類和齒頭音相合。分別敍述如下：

壹、 照系三等字古讀舌頭音

1.《春秋·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公羊》作「夫童」。

2.《易·咸九四》:「憧憧往來」,《釋文》「憧,昌容切,又音童」。

3.《左傳·僖七年》「堵叔」,《釋文》「堵,丁古反,又音者」。

4.《書·禹貢》「被孟豬」,《釋文》「豬,張魚反(知母),又音諸(章母)」。

夏氏此說和錢氏「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齒音」的看法是一樣的,都認爲照系三等字在上古和端、知系字讀爲一類。

貳、 照系二等字古讀齒頭音

1.《周禮·考工記弓人》:「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齒頭音)爲數(正齒音)」。

2.《周禮·考工記》釋文:「菑,側冀反(正齒音),沈子冀反(齒頭音)」。

3.《周禮·司巫》「葙館」,注引杜子春云:「葙(齒頭音)讀爲耡(正齒音)」。

4.《漢書》:「席用苴稭」,如淳讀「苴」(正齒音)爲「租」(齒頭音)。

5.《詩經·車攻》:「助我舉柴(正齒音)」,《說文》引作「舉𣏌(齒頭音)」。

6.《周禮·遂人》注:「鄭大夫云:耡(正齒音)讀爲藉(齒頭音)」。

夏氏的兩條看法,在古音學上都可以確立。後者前人稱爲「精莊同源」。

第三節　娘日歸泥說

章氏在上古聲母方面的貢獻是提出「娘日歸泥說」。

他認爲上古「泥、娘、日」三母是一類的。他的證據有：

1.「涅」（泥母）從「日」聲。

2.古文以「入」（日母）爲「內」（泥母）。

3.《釋名》：「男（泥母），任（日母）也」。

4.「耐」（泥母）從「而」（日母）聲。

5.「如」（日母）從「女」（娘母）聲。

6.「諾」（泥母）從「若」（日母）聲。

7.《釋名》：「泥，邇（日母）也」。

8.「仍」（日母）從「乃」（泥母）聲。

9.「嫋、溺」（泥母）皆從「弱」（日母）聲。

10.「年」（泥母）從「人」（日母）聲。

11.「佞」（泥母）從「仁」（日母）聲。

12.「仲尼（娘母）」《三蒼》作「仲𡊮（泥母）」。

章氏的證據包含了諧聲偏旁、異文假借、和音訓，說明了三母的關係在上古時代是十分密切的。

第四節　古聲十九紐

黃侃在前人的基礎上，定出了古聲十九紐。他認爲這十九個聲母是上古的「正聲」，到了中古產生了一些「變聲」，所以就有了四十一紐。它們的關係是這樣的：

〔喉〕　影(→喻爲)曉匣

〔牙〕　見溪(→群)疑

〔舌〕　端(→知照)透(→徹穿審)定(→澄神禪)泥(→娘日)來

〔齒〕　精(→莊)淸(→初)從(→牀)心(→邪疏)

〔脣〕　幫(→非)滂(→敷)並(→奉)明(→微)

其中，非系歸幫系、知系歸端系是得自錢大昕，娘日歸泥是得自章炳麟，莊系歸精系、照系歸端系是得自夏燮，這些都大致獲得後來古音學家的確認。但其中也有一些看法是後來受到修訂的，例如「喻、爲」從「影」變出（得自錢大昕）、「群」由「溪」變出、「邪」由「心」變出（得自戴震的啓示，戴氏《聲類表》以「心、邪」爲同位，「溪、群」爲同位）。

第五節　喻母的古讀

曾運乾(1884—1945)字星笠，湖南益陽人。著有《尙書正讀》及《喻母古讀考》，提出「喻三古歸匣」、「喻四古歸定」兩項古聲母條例。羅常培嘗說，曾氏此文爲錢大昕之後，對古聲母的考證上，最有貢獻的文章。下面分別敍述他這兩項古聲條例：

壹、 喻三古歸匣

喻母三等字（也稱「爲母」或「于母」、「云母」，如「羽、雲、雨、王、永、遠」皆是）在上古時代和匣母是一類。

1.《韓非子》：「自營（喻三）爲私」，《說文》引作「自環（匣母）」。

本條的「營」字廣韻余傾切，屬喻四，但曾氏自注云：「營，于傾切，今《廣韻》于作余，自係字誤，觀全書通例自知，江永、陳澧均未能舉正。」曾氏把「營」字歸喻三，是依據《韻鏡》三十四轉置於喻三位置。但是《韻鏡》顯然是和放在喻四位置的「榮」（永兵切，喻三）誤倒，《七音略》就沒有誤倒，把「營」置四等，「榮」置三等。

所以曾氏把「營」字的反切上字由「余」改爲「于」而歸之喻三是不確的。

2.《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陳孔奐（匣母）」，《公羊》作「陳孔瑗（喻三）」。

這條也有問題，因爲「奐」字音「火貫切」，是曉母字，不是匣母。

3.《詩·皇矣》：「無然畔援（喻三）」，《漢書·敍傳》注引作「畔換（匣母）」。

4.《周禮·考工記》：「弓人弓而羽（喻三）殺」，注「羽讀爲扈（匣母）」。

5.玄應《一切經音義》：「豁（匣母）旦，即于（喻三）闊也」。

6.堯典：「靜言庸違（喻三）」，《左傳·文十八年》引作「庸回（匣母）」。

7.《易·說卦》：「易六位（喻三）而成章」，士冠禮注引作「六畫（匣母）」。

8.《詩經》：「聊樂我員（喻三）」，《釋文》「員韓詩作魂（匣母）」。

9.《禮·少儀》注：「皇（匣母）讀如歸往之往（喻三）」。

關於喻三古歸匣的問題，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看法。例如葛毅卿有 "On the Consonantal Value of Yü-class Words" 一文發表於《通報》29期(1932, p100-103)，其後葛氏又在史語所集刊第八本發表「喻三入匣再證」(1937)，同本集刊中有羅常培「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董同龢在《上古音韻表稿》中更進一步確定了這個古音現象。

周祖謨所考「萬象名義（日僧空海據原本《玉篇》作）中的原本玉篇音系」(1935) 列出幾個匣于不分的反切：「尹，胡准切」、「越，胡厥切」、「爲，胡嬀切」。

羅常培也舉出兩首有趣的雙聲詩爲證：

園衢眩紅蘤，湖荇燁黃花。

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

（南齊王融468-494）

這首詩的「園、遠、越、雲」都是喻三，其他大部分字都是匣母。

形骸違學宦，狹巷幸爲閑。

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

橫湖韻鶴下，迴溪狹猿還。

懷賢爲榮衛，和緩惠綺紈。

（北周庾信513-581）

這首詩的「違、爲、有、雨、雲、又、韻、猿、榮、衛」都是喻三，其他大部分字都是匣母。他們既然把匣和喻三當作雙聲，可見這兩紐到了第五世紀末葉還是同類的聲母。

貳、 喻四古歸定

喻母四等字（也稱「喻母」或「以母」，如「余、夷、羊、與、移、悅」皆是）在上古時代和定母發音相近。

1. 《易•渙》：「匪夷所思」，《釋文》「夷，荀本作弟」。

2. 《管子•戒篇》「易牙」，《大戴記•保傅篇》作「狄牙」。

3. 《易•升》（案當爲困卦，曾氏誤）「來徐徐」，《釋文》「子夏作荼荼，翟同，音圖。王肅作余余」。

4. 《書•洛誥》「史迭（徒結反）」，《逸周書•去殷篇》作「史逸」。

5. 《詩經•谷風》:「棄予如遺」,《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遺」作「隤」。

6. 《老子》：「亭之毒之」，《釋文》「毒本作育」。

7. 《莊子•大宗師》：「而我猶爲人猗」，《釋文》「猶崔本作獨」。

8.《尚書》「皋陶」，離騷、《尚書大傳》、《說文》並作「繇」。前人改「陶」從「繇」音讀，非是。

9.《詩經·山有樞》：「他人是愉」箋「讀曰偷」。

10.《書》「說命」，《釋文》「本亦作兌命」。

11.《詩經·板》:「無然泄泄(以世切)」，《孟子》「泄泄猶沓沓也」。

12.《禮·月令》：「角斗甬」，釋文「音勇，斛也」，《史記·商君列傳》「平斗甬」，字作「桶」。

喻四的古讀和定母近似，這在諧聲資料上也可以看出來，例如：

1.翟：耀：躍：濯

2.夷：栘(杜奚切)

3.舀（羊朱切）：稻

4.昜：楊：踢（徒朗切）：腸：蕩

5.由：廸：笛：軸

6.攸：條

7.尤（以周切）：眈（徒含切）：沈

8.台（與之切，又土來切）：怡：怠：迨：跆：治

9.引：紖（直引切）

10.兌（杜外切）：脫（徒活切）：悅：閱

11.也：地

12.甬：勇：桶（徒揔切，又他孔切）

13.隶（羊至切）：逮

14.延：誕

15.弋：代

第六節　邪紐古歸定

錢玄同(1887—1936)名夏，後改名玄同，字德潛，浙江吳興人。師事章炳麟，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有《文字學音篇》、「古音無邪紐證」。

錢氏倡「邪紐古歸定」之說，列舉形聲字爲證，例如：

1.寺：特：待

2.涎：誕

3.徐：途

4.隋：墮

5.緒：屠

6.序：杼（澄母）

後來，錢氏弟子戴君仁再從異文，讀若的資料進一步考訂，寫成「古音無邪紐補證」，他舉的證據，例如：

1.《詩·桑柔》「大風有隧」、《禮記·曲禮》「出入不當門隧」、《左傳·襄十八年》「連大車以塞隧」，「隧」字傳注皆訓「道也」。

2.《左傳·哀十二年》「若可尋也」，服注「尋之言重(直容切)也」。

3.《易·困卦九四》「來徐徐」，《釋文》「子夏作荼荼」。

4.《儀禮·士喪禮》：「縰者以褶」，鄭注「古文褶（音牒）爲襲」。

5.《左傳·莊八年》「治兵」，《公羊》作「祠兵」。

6.《說文》：「豫讀若蕩」，「豫」音徐兩切，又徒朗切。

由以上例證可知邪母字在上古的發音和定母字是近似的，所以能在文字上和經籍資料上表現出相通的痕迹。

第七節　審、禪的古讀

周祖謨於1941年著有「審母古音考」和「禪母古音考」，收入其《問學集》中。分別敍述如下：

壹、 審母古讀近舌頭音

1.「說、稅」均從「兌」聲。《易·蒙卦》「用說桎梏」，《釋文》「說，吐活反」。

2.《書·君奭》：「天不庸釋」，魏三體石經古文「釋」作「澤」。

3.《逸周書·謚法解》:「心能制義曰庶」,《左傳·昭二十八年》「庶」作「度」。

4.廣川書跋稱秦碑「皇帝躬聽」，《史記·始皇本紀》「聽」作「聖」。

5.《左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公羊》「大室」作「世室」。

6.《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公及邾師戰于升陘」,《釋文》「升陘」作「登陘」。

7.《禮記·曲禮上》「頭有創則沐」，雜記下「頭」作「首」。

8.《書·益稷》「天其申命用休」,《史記·夏本紀》作「天其重命用休」。

9.《詩·采菽》箋云：「菽，大豆也」，菽、豆一語。

10.《荀子·賦篇》的「子奢」,《韓詩外傳》作「子都」。

由以上例證可知審母三等字在上古的發音一定和舌尖塞音的「端、透、定」三母接近。因此，它們才會在經籍中留下相通的痕迹。

貳、 禪母古讀近定母

1.禪：單：撣（市連切，又徒干切）

2.遄：瑞（是僞切）：耑（多官切）

3.紹：召（直昭切）

4.成：丁

5.社：土

6.豎：豆

7.純：屯

8.殖：直

以上諧聲的證據說明了禪母字往往和舌頭音的字發生接觸，如果再看看經籍異文的資料，也一樣呈現了這種關係：

1. 《易·歸妹彖傳》：「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釋文》「一本待作時」。

2. 《呂氏春秋·審時篇》：「辟米不得恃定熟」，高注「恃或作待」。

3. 《書·牧誓序》：「與受戰于牧野」，《說文》埶字下引作「與紂（澄母）戰于埶野」。

4. 《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故書淳爲敦」。

5. 《史記·灌夫傳》：「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漢書》作「非大王立，尙誰立哉」。

6. 《詩·小雅裳裳者華傳》曰：「裳裳猶堂堂也」。

7. 《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漢書·古今人表》「君疇」作「尹壽」。

8.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逸周書·時訓解》作「蜩（徒聊切）始鳴」。

9. 《左傳·哀公十六年》「旻天不弔」，《周禮·大祝》注作「閔天不淑」。金文伯叔字及淑善字均作弔，可知二者音近。

10. 《方言》：「蜀也，南楚謂之獨」，郭注「蜀猶獨耳」。

周氏的結論是：「由上觀之，經籍異文中，禪母與定母之關係最密」。

第八節　高本漢的擬音

前面所談的古聲母研究，都是就文獻資料的考證，沒有在語音中去擬測上古聲母的發音。同時，前面學者的研究除了黃侃之外，都是

局部性的探討某一古聲母現象，不是全面的歸納上古聲母總共有多少。音值的擬測和全面的歸納需要語言學和語音學的知識作基礎，這個工作是從高本漢開始的。

高氏的上古聲母系統如下：

牙喉音	k	ḱ	g	ǵ	ng	x	·	(喉塞音)
舌面音	t̂	t̂́	d̂	d̂́	n̂	ŝ		
舌尖音	t	t́	d	d́	n	l		
	ts	tś	dz	dź	s	z		
捲舌音	tṣ	tṣ́	dẓ́	ṣ				
雙唇音	p	ṕ	b́	m				

高氏的這個系統是以中古聲母爲基礎建構起來的，現代方言對於上古音的擬測幫助不大。做爲考訂憑藉的主要材料是諧聲字。他把一系列同聲符的形聲字，用中古音標出，可以發現大多數都是同部位的音（例如方〔p-〕：雱〔ṕ-〕：房〔b́-〕），但是有一些聲系（同聲符的形聲字）卻具有相當不同的中古聲母。這一點對探索上古聲母有很大的啓示性。下面就分別敍述高氏的論點：

壹、 喻四的古讀

由於喻四的字和定母字在諧聲上有極密切的關係（參考曾運乾「喻四古歸定」），所以高氏把喻四的上古唸法擬作不送氣的舌尖濁塞音〔d-〕，它和送氣的〔d́-〕（定母）發音近似，所以能夠諧聲。同時，語音系統往往都有對稱性的，〔d-〕的擬訂正可以填補那失去的一環：

上古	t	t́	⟶	中古	t	t́
	d	d́				d́

在語言演化中，濁輔音是很容易失落的，上古的〔d-〕到了中古，就在介音〔i̯〕（三等性介音）之前失落了。

舌尖塞音通常不和塞擦音、擦音諧聲，也就是說〔tan〕、〔dan〕照例不能做〔tsan〕、〔san〕的聲符。可是喻四的字卻遇到少數這樣的情況：

羊（喻四）：祥庠詳（邪母z-）

「羊」字上古不可能是〔d-〕，所以這樣的聲系，其上古聲母應該是：

羊〔z->中古ɸ-〕：祥庠詳〔dz->中古z-〕

「祥」等字擬爲〔dz-〕也正好填補了舌尖濁塞擦音沒有不送氣音的空缺。

上古	ts	ts´	→	中古	ts	ts´
	dz	dz´				dz´

爲什麼上古「祥」不能是〔z-〕呢？因爲如果它和「羊」上古同樣都是〔z-〕，到了中古就不可能是一個喻四，一個是邪母，在語言演變中，同樣的條件不能產生不同的變化，這是音變的基本原則。

喻四的來源除了〔d-〕、〔z-〕外，還有〔g-〕，這個不送氣的舌根濁塞音也是古聲母系統中失去的一環：

上古	k	k´	→	中古	k	k´
	g	g´				g´

高氏舉出的證據是：

翟（喻四）：橘（k-）：獶（g´-）

貳、 喻三的古讀

由於喻三在諧聲中和匣母的關係密切（參考曾運乾「喻三古歸匣」），高氏把喻三擬爲〔g-〕，而「群、匣」兩母都是〔g´-〕。如下表：

g- ——→中古喻三

ǵ- ——→中古群（三等）、匣（一、二、四等）

爲什麼高氏不把匣母擬爲舌根濁擦音〔ɣ-〕呢？因爲高氏認爲舌根塞音很少和擦音諧聲，而匣母字卻常和塞音的見母字諧聲：如「古（見母）：胡（匣母）」、「干（見母）：旱（匣母）」，所以匣母在上古一定也是個塞音。匣母既是塞音，喻三當然也應該是個塞音。

把匣母定爲塞音，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由語言形態學（*morphology*）上看，一個字根的分化，往往有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濁音的對立關係：例如「乾k-, ǵ-」、「長t̂-, d̂́-」、「曾ts-, 層dź-」等。而「見、解、干和扞」都有見母（k-）和匣母（上古？＞中古ɣ-）兩讀，所以，高氏認爲匣母在上古也應當是個送氣濁音：「見k-, ǵ-」、「解k-, ǵ-」、「干k-, 扞ǵ」。

喻三的演化過程，曾經過一個擦音的階段：

上古g- ＞ ɣ- ＞ j-

最後的〔j-〕很晚才產生，因爲在中古音中還保留了許多喻三和匣母相通的痕迹，像「雲，戶分切」（《切韻》殘卷）即是。

由以上可知上古的〔g-〕、〔d-〕、〔z-〕都只出現在〔i̯〕的前面。到了中古，它們都在〔i̯〕的前頭消失了。

至於〔ǵ-〕在〔i̯〕前（三等）沒有變化（如「件」上古ǵ-＞中古ǵ-），在其他韻母前（一、二、四等）變爲擦音（如「寒」ǵ-＞ɣ-）。

叁、 正齒音照系三等字的來源

從諧聲看起來，中古舌面塞擦音的字（照系三等字）有與舌尖塞音交諧的趨勢（參考錢大昕和夏燮的學說），例如：

者（照三）：豬（知母）：都（端母）：屠（定母）

周（照三）：惆（徹母）：彫（端母）：調（定母）

所以，照系三等字在上古應該是塞音，亦即：

$\hat{t} > t\acute{s}$　$\hat{t}' > t\acute{s}'$　$\hat{d}' > d\acute{z}$

在這項演變完成之後，舌上音才由舌頭音分化出來（一、四等保留舌頭的唸法，二、三等變成舌上音）。所以上古的$\hat{t}$系字(變成中古照系三等）和中古的$\hat{t}$系字（由上古t系變來）是沒有關聯的。

至於照三系的「禪母」字，在諧聲中也和塞音交諧（參考周祖謨「禪母古音考」），例如：

尚（禪母）：掌（上古$\hat{t}$-）：當(t-)：堂($\acute{d}$-)

蜀（禪母）：燭（上古$\hat{t}$-）：獨($\acute{d}$-)

所以禪母原本也應當是個塞音。擬作不送氣舌面濁塞音〔$\hat{d}$-〕，正填補了上古舌面塞音的空缺：

上古	$\hat{t}$	$\hat{t}'$	→	中古	$t\acute{s}$	$t\acute{s}'$	→	$t\acute{s}$	$t\acute{s}'$
	$\hat{d}$	$\hat{d}'$			$d\acute{z}$	$d\acute{z}'$		$\acute{z}$	$d\acute{z}'$

禪母在演化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hat{d} > d\acute{z} > \acute{z}$

佛經譯文反映了這個演化過程：

1.闍（禪母）對譯(A-)$d\acute{z}$a（-ta）（即Aj$\bar{a}$ta）

2.殊（禪母）對譯(Man-)$d\acute{z}$u（-$\acute{s}$ri）（即Manju$\acute{s}$ri）

3.什（禪母）對譯(Kum$\bar{a}$ra-)$d\acute{z}$iu（-a）（即Kum$\bar{a}$rajiua）

這三個例子印證了禪母唸塞擦音的階段，另一個例則印證了早期唸塞音的階段：禪=梵文dhy$\bar{a}$n。

至於日母字，高氏擬爲舌面鼻音〔$\acute{n}$-〕，審母字擬爲舌面清擦音〔$\acute{s}$-〕。

肆、 精、莊兩系同源的問題

中古的齒頭音精系字和正齒音莊系字在諧聲及其他上古語料中發

生密切的關係（參攷夏燮的古聲母說），而莊系字永不見於一等韻，精系字則不見于二等韻，它們呈現著互補的現象。所以它們上古是同源的，後來才在不同的韻母前分化成精、莊兩系。高本漢把它們的上古音擬作：〔ts-〕、〔ts'-〕、〔dz'-〕、〔s-〕，至於邪母是〔dz-〕，例如「祥」dz-> z-。

另外有一些莊系字出現在三等韻中，和三等精系字俱有相同的韻母條件，所以它們不可能同源，因此高氏認爲這些莊系字上古是捲舌音（莊系字的中古音高氏都擬爲捲舌音）。其演化如下：

ts ts' dz' s —一三四等精系→ 中古ts ts' dz' s
ts ts' dz' s —二等莊系→ 中古ts ts' dz' s
ts ts' dz' s —三等莊系→ 中古ʈs ʈs' dʑ' ʂ

伍、 高氏理論的檢討

董同龢在《上古音韻表稿》中，對高氏的理論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可以歸納爲下面幾點：

1.高氏所依據的材料，是從《康熙字典》中挑選出來的一萬二千字，而非取材於《說文》，因此有很多是漢以後的字，取材不愼，自然要影響到他的結論。

2.高氏認爲擦音不和塞音諧聲，董氏則認爲只要發音部位相同，也勉強可諧。

3.高氏認爲：

ś>書　（書母不和端系、知系、章系諧聲）

d̂>禪　（禪母常和端系、知系、章系諧聲）

這是根據高氏自己所選的材料推斷而得，其實，書（審三）、禪兩母的諧聲情形並無二致。例如書母的聲系有：

庶ś-　：度d́-　：遮tś-　：蹠tś-

商ś-　：謫d́-　：適ś-　：敵d́-

4.高氏認爲：

s　＞心　（心母不與精系、莊系諧聲）

dz ＞邪　（邪母可與精系、莊系諧聲）

其實，心、邪二母的諧聲情形並無二致。例如心母的聲系有：

司s-　：詞z-　：嗣tś-

絲s-　：茲ts-

西s-　：茜tś-

辛s-　：親tś-

心s-　：沁tś-

5.高氏認爲：

x＞曉　（曉母不與見系諧聲）

ǵ＞匣群　（匣母常與群母諧聲）

其實，曉、匣二母的諧聲情形並無二致。例如曉母的聲系有：

灰x-　：恢ḱ-

蒿x-　：高k-

獢x-　：驕k-　：喬ǵ-

脇x-　：救k-　：求ǵ-

昫x-　：句k-　：劬ǵ-

6.高氏所擬的上古〔g-〕，中古變喻三，又可以變喻四，例如「遺、匀、營」和「位、筠、榮」上古都是〔g-〕聲母，而前者中古屬喻四〔i̯-〕，後者中古屬喻三〔ji̯-〕。在同樣三等的條件下，卻有不同的變化，這是不合語言規律的。

7.喻四和邪母諧聲的，高氏擬作：羊(z-)：祥(dz-)。其實，喻四專和ts系相諧的，《說文》只有四例：

秀s-：莠誘i̯-

叡i̯-：璿z-

汙z-：游i̯-

羨z-,又音i̯-

其他喻四和邪母諧聲的，都夾雜見系字和端系字：

羊（喻四）：祥（邪母）：姜（見母）

余（喻四）：徐（邪母）：途（定母）

欲（喻四）：谷（見母）：俗（邪母）

顯然〔z-〕>喻四的擬訂就有問題了。關於這一點，王力的《漢語史稿》說：

「高本漢把喻四硬分爲二類，d與z，例如〝祥〞中古是z，所以上古的〝羊〞是z（上古〝祥〞反而是dz），其實羊聲也有〝姜〞(k-)，那又怎麼解釋呢？甬聲有〝通〞(t'-)，也有〝誦〞(z-)，如果分爲兩類，該歸d呢？還是z呢？」

第九節　董同龢的擬音

董氏在《上古音韻表稿》中，對高氏的擬音作了一些修正，並提出了一套自己的古聲母擬音：

双唇音	p	p'	b'	m	m̥	
舌尖音	t	t'	d'	d	n	l

	ts	ts´	dz´	s	z			
舌面音	ʦ	ʦ´	ʣ´	ɳ	ɕ	ʑ		
牙喉音	c	c´	ɟ´	ɲ	ç	j		
	k	k´	g´	g	ŋ	x	ɣ	ʔ

董氏以形聲字爲主要材料，並定出下列原則來擬訂古聲母：

1.常諧聲的字，聲母必屬同一大類（發音近似）。

2.每一大類中究竟包含多少聲母，要從中古聲值去追溯。如果是一個聲母分化爲兩個的，必須找出分化的條件（受韻母或聲調的影響）。

3.每個音值，一方面要能合乎諧聲、假借、異文的要求，一方面還要能解釋它是如何變化成中古某音的。

下面分別敍述董氏的各類擬音：

壹、唇　音

中古p-,p´-, b´-母字，在形聲字中總是互諧的。例如：

方p-：旁b´-：滂p´-
分p-：貧b´-：盼p´-
非p-：菲p´-：排b´-

輕重唇音的分化，在中古早期還沒有產生，所以這裡都標爲重唇。

由上例可知中古的p-, p´-, b´-在上古也唸作p-, p´-, b´-,它們是發音近似，可以互相諧聲的一個大類。從上古到中古沒有變化。

中古m-母字，在形聲中總是自成一類，例如：「面：緬」、「免：晚(m-)」、「皿：孟」、「米：糜」等。所以它們上古也是m-。

可是有一些m-母字卻常和x-母字諧聲，例如：

每 m-：悔晦誨x-

黑 x-：墨默m-

無 m-：憮x-

民 m-：昏x-：緡m-

上古這些字如果也唸作m-和x-的話，它們必然不能諧聲，因爲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都相差很遠。所以董氏認爲這樣的x-母字是從上古的双唇清鼻音〔m̥-〕變來的。「每m-」和「悔m̥-」諧聲是很合理的。

「悔、昏」等字多屬合口，〔m̥-〕先變爲同部位的擦音〔Φ-〕，再變〔f-〕，然後在-u-影響下變〔x-〕。閩南話就常見到〔f-〕變〔h-〕的例子。

貳、舌 音

由於「古無舌上音」，董氏作了這樣的擬訂：

上古t-, t'-, d'- ——→t-, t'-, d'-（一、四等）

ʇ-, ʇ'-, d'-（二、三等）

至於錢大昕和夏燮都論證過的照系三等字歸舌頭音，董氏的擬定是：ʇ->章、ʇ'->昌、d'->船、ɕ->書、ʑ->禪。ʇ-、ʇ'-、d'-和t-、t'-、d'同爲塞音，發音部位只有舌面和舌尖的差別，所以可以互諧、假借。

至於「娘日歸泥說」，董氏的擬訂是：n->泥娘，ȵ->日。兩者發音方法相同，只部位畧異，所以上古能相通：

然ȵ-：燃n-

乃n-：仍ȵ-

弱ȵ-：嫋n-

董氏認爲三十六字母雖有「泥、娘」，但切韻時代並無泥、娘之分。

爲什麼不把「泥、娘、日」都視爲同源，而擬作〔n-〕呢？因爲它們在三等韻會衝突。如果同是〔n-〕，又同在三等韻，就不可能一個變「泥娘」，一個變「日」（沒有了分化的條件）。

至於「喻四古歸定」的現象，董氏把喻四擬爲〔d-〕，和定母的發音近似，所以能諧聲，例如：

餘怡d-：胎t´-：殆d´-

〔d-〕到中古失落，成爲零聲母，正如上古韻尾-d到中古失落一樣，在語言演化上，濁音是很容易失落的。

喻四另有一部分字常和舌根音諧聲，董氏擬爲不送氣的濁塞音〔g-〕，例如：

衍g-：愆k´-

匀g-：均k-

禹g-：橘k-

叁、齒　音

夏燮曾提出上古「精莊互用」的證據，證明照系二等字和精系字是可以相通的。類隔反切如「覱（莊母），子（精母）鑑切」也可以證明這個古語現象。董氏把它們擬爲同源：

ts-, ts´-dz´,s- z-→中古精系字（一、三、四等）

中古莊系字（二等）

這樣的諧聲有：（注音是中古音）

參s-, ts´-,ʃ-, tʃ´-：慘ts´-　：滲ʃ-

祭ts-, tʃ´-　　：蔡ts´-　：察tʃ´-

且ts-,ts´-　　：祖ts-　：殂dz´-：助dʒ´-：阻tʃ-

後世二等的tʃ系字，韻母發生變化，有些轉入了三等韻中，發生的時代在切韻以前，於是，在中古音裏二等和三等韻都有了tʃ-系字。

「臻櫛」之獨立成韻，正是古語的遺跡：

臻	只有ʧ系字	眞	只缺ʧ系字
（二等）		（三等軫震）	都有ʧ系字
櫛	只有ʧ系字	質	只缺ʧ系字

肆、 牙喉音

照系三等字過去的學者只注意它和舌頭音的諧聲和通假，董氏發現還有不少的例證是照系三等字和舌根音諧聲的，例如：

赤tɕ́- ：赦ɕ- ：郝x-
支tɕ- ：岐ɡ́-
示ʑ- ：祁ɡ́-
旨tɕ- ：稽k- ：耆ɡ́- ：嗜ʑ-
區ḱ- ：樞tɕ́-
咸γ- ：感k- ：箴tɕ-

這些不能視之爲偶然，董氏把這類照系三等字擬爲舌根前音：c＞tɕ, ć＞tɕ́, ɟ́-＞dʑ́-, ç＞ɕ, j＞ʑ，它們和舌根部位接近，所以能諧聲。

日母字固然大部分和「泥娘」諧聲，但也有一些是和舌根諧聲的，例如：

委ʔ- ：綏ɳ-（儒佳切）
染ɳ- ：嫋k-（古三切）
而ɳ- ：旭γ-（胡官切）
九k- ：仌ɳ-（人九切）
兒ɳ- ：倪ŋ-
堯ŋ- ：饒ɳ-

這類日母字，董氏也擬爲舌根前音〔ɲ-〕。和〔c-〕系字構成一套。

董氏接受「喻三古歸匣」，把它們視爲同源，擬爲：

上古γ——→γ-（一、二、四等）
γj-（三等）

「雄」字今讀爲ㄒㄩㄥˊ，正是這個古語現象的殘留。因爲「雄」見《廣韻》羽弓切，屬喻三，照理說國語應唸爲零聲母。國語唸ㄒㄩㄥˊ，是由匣母演化成的。《集韻》「雄」音胡弓切，正保存了這個早期的音讀。匣母本無三等，韻鏡置「雄」字於匣母三等位，也反映了「匣、喻三」分化的痕迹。現代閩南語喻三的字，如「雲、雨」等，往往是由匣母的讀法衍化出來的。

其他舌根音的字，如k-,ḱ-, ǵ-, ŋ-, x-在諧聲中多自成一大類，互相諧聲，例如：

句k-：拘ḱ-：劬ǵ-：朐x-
堯ŋ-：趬ḱ-：翹ǵ-：曉x-：驍k-

它們上古的音值和中古應該是一樣的，由於它們發音部位相同，自然可以相諧。

至於影母字，大部分自成一類：

央ʔ-：英ʔ-：鞅ʔ-：殃ʔ-：盎ʔ-
盈ʔ-：溫ʔ-：熅ʔ-：醞ʔ-

所以這些字上古也是喉塞音〔ʔ-〕。

第十節　王力的擬音

王力在《漢語語音史》中，擬訂先秦的聲母共有三十三個，如下

表：

双唇音 p（幫、非）pʻ（滂敷）b（並奉）m（明微）
舌尖前 ts（精）tsʻ（清）dz（從）s（心）z（邪）
舌尖中 t（端知）tʻ（透徹）d（定澄）n（泥娘）l（來）
舌葉音 tʃ（莊）tʃʻ（初）dʒ（牀）ʃ（山）ʒ（俟）
舌面前 ȶ（照）ȶʻ（穿）ȡ（神）ȵ（日）ʎ（喻四，邊音）
ɕ（審）ʑ（禪）
舌根音 k（見）kʻ（溪）g（群）ŋ（疑）x（曉）ɣ（匣、喻三）
喉 音 ○（影）

他的擬音有幾個特點：

一、 濁母字不送氣

濁母字是否送氣，歷來有爭論。高本漢、董同龢認爲送氣，李榮、陸志韋、李方桂都不送氣。王力認爲這種爭論是多餘的，從音位觀點看，濁音送氣不送氣在漢語裏是互換音位（案即同位音），所以王力一概不加送氣符號。

二、 否定諧聲偏旁的價值

他舉出從「寺」得聲的字爲例：「『寺』是邪母，『詩』是審母，『時、侍、恃』是禪母，『持、峙、痔』是澄母，『待、特』是定母，『等』是端母，『柿』是知母，『畤』是照母，那麼，這些字的上古音該屬于哪個聲母呢？如果你說：這些字的上古音，既不是知澄等母（古無舌上音），也不是端定照審禪等母，而是另一種輔音，那也講不通。因爲這些字多數屬三等字，如果上古聲母完全相同，後來怎麼能有分化的條件呢？從諧聲偏旁推測上古聲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往往是靠不住的。」

因此，王力不採用董同龢的双唇清鼻音聲母〔m̥〕，因爲那是依據諧聲資料推測出來的。

王力的上古聲母系統和中古聲母沒有明顯的不同，正是他過於保守，不能運用形聲資料的結果。其實，王力是誤以爲「凡同聲符者必同聲母」，如果把同聲符者視爲一群相近的聲母，那麼，他的那些顧慮都可以解決了。

三、 精莊二系不合併

王力承認上古精莊二系字是可以相通的，例如聯緜詞「蕭瑟」、「蕭疏」、「蕭森」、「瀟灑」、「灑洒」就可以證明。但王力之所以躊躇未肯把莊系併入精系，是因爲它們在三等韻裏相衝突（同一條件下，沒有分化爲精、莊的理由）。高本漢把上古莊系字擬爲捲舌音（三等）和舌尖音（二等）來解決這種衝突，董同龢把三等莊系認爲是上古二等字變來，以解決這種衝突，王力都不採用。

四、 上古有「俟母」

這是依照李榮《切韻音系》的考據而增加的。從語言的系統來看，莊系五母正和精系五母、照系五母相配，形成整齊的局面。

五、 照系三等字擬爲舌面塞音和擦音

王力認爲照系三等字雖然上古和舌頭音相通，但不能視爲同源，因爲和知系（上古t-系）三等相衝突。所以只能說照系三等字在上古和舌頭音近似，故擬爲舌面前音〔ȶ〕、〔ȶʻ〕、〔ɖ〕、〔ɕ〕、〔ʑ〕。和高本漢、董同龢一樣。只有禪母高氏擬爲〔ɖ〕，王力沒接受。

六、 娘日歸泥的問題

王力認爲古無娘母是對的，說古無日母則是錯誤的，因爲娘、日

都是三等字，沒有分化的條件，所以不能把娘、日都擬爲〔n-〕。於是王力採用了高本漢的方法，把泥娘擬爲〔n〕，把日母擬爲〔ȵ〕，音相近而不相同。

七、 喻四的擬音

曾運乾的「喻四古歸定」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在擬音上不能把喻四和定母擬爲相同，因爲它們在三等上衝突（澄母有三等字）。高本漢把喻四擬爲〔d-〕，和送氣的定母〔d́〕音近，所以可以相通，也解決了分化條件的問題。不過王力的上古聲母系統中，沒有濁音送氣和不送氣的對立，所以王力不能擬爲〔-d〕，而擬爲舌面前邊音〔ʎ〕，到中古變爲半元音〔j〕。法語正有類似的演化，古代法語有所謂軟化的〔l〕，和〔ʎ〕相似，到了現代法語變成〔j〕，如fille 〔fi:j〕，bouillon 〔bu'jɔ̃〕，tailler 〔tɑ'je〕。

王力對於〔ʎ〕的性質描述爲類似〔l〕，又認爲和李方桂所擬的〔r〕相近。

八、 其他喉音的擬定

王力承認「喻三古歸匣」，擬爲〔ɣ-〕，並認爲直到唐初還未分化。

又認爲影母自古至今都是零聲母，但又解釋說它包含了喉塞音和韻頭〔i〕、〔u〕。那麼，和高本漢、董同龢之擬爲〔ʔ-〕並無不同。

第十一節 李方桂的擬音

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中，擬定的上古聲母系統是這樣的：

唇 音 p ph b hm m

舌尖音	t	th	d	hn	n	hl	l	r
	ts	tsh	dz			s		
舌根音	k	kh	g	hng	ng			
喉　音	ʔ					h		
圓唇舌根音	k^w	kh^w	g^w	hng^w	ng^w			
圓唇喉音	$ʔ^w$					h^w		

這個聲母系統主要是依據諧聲字的研究來的。李氏先定出了兩條諧聲的原則，作爲擬音的依據：

一、上古發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諧。

1.舌根塞音可以互諧，也有與喉音（影、曉）互諧的例子，不常與鼻音（疑母）諧。

2.舌尖塞音互諧，不常跟鼻音（泥母）諧。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諧。

二、唇塞音互諧，不常跟鼻音（明母）相諧。

從上面聲母表中，我們很快可以發現李氏最大的兩個特點是一、上古沒有濁擦音。二、濁音皆不送氣。除此之外，他還有幾項創見很有突破性，爲古聲母研究開啓了新局面。下面就分別介紹他的學說內容：

壹、 喻四和邪母的擬定

李氏認爲喻四應該是個舌尖音，因爲它常跟舌尖塞音互諧。在古代台語(*Tai Language*)中，用〔r-〕來代替「酉」字的聲母，漢代用「烏弋山離」去譯Alexandria,也就是說用「弋」譯lek一音，因此李氏推測喻四很近r或l，又因爲它常跟舌尖塞音諧聲，所以也可以說很近d。這個音應當很近似英文ladder或latter中間的舌尖閃音（*flapped*〔d〕，拼

寫爲-dd-或-tt-），於是李氏把喻四擬成〔r-〕，如「弋」rək，「余」rag等。到了中古時代，〔r-〕就變成〔ji-〕。古緬甸語的〔r-〕正是變成近代的〔j-〕。喻四和唇音或舌根音互諧的例子，如「聿」（：筆）、「鹽」（：監），則擬作〔brj-〕、〔grj-〕（參考下講複聲母部分）。

邪母的情況和喻四很類似，也常跟舌尖塞音及喻四互諧，有些字往往又有邪母和喻四兩讀，如「羊」jang又讀作「祥」zjang，「頌」字有zjwong及jwong兩讀，「邪」有zja及jia兩讀。因此李氏認爲邪母上古也是〔r-〕，其演化規律是：

上古r- ＞中古ji-（喻四）

上古r＋j-＞中古zj-（邪）

貳、 審三的擬定

高本漢認爲審三的上古讀音和中古相同，但是從諧聲看，它常和舌尖塞音互諧。所以上古不可能是擦音〔s-〕，應當是個塞音，李氏擬爲複聲母〔sth-〕（詳見下講）。

叁、 知系和莊系字

這兩系的中古音李氏擬爲捲舌音，那麼，在上古時期這些聲母後面一定有套〔-r-〕介音可以使之捲舌化。其演變如下：

上古tr-, thr-, dr-, nr＞中古知ṭ-, 徹ṭh, 澄ḍ-,＜娘ṇ-

上古tsr-, tshr-, drz-, sr-＞中古莊tṣ-, 初tṣh-, 牀dẓ-, 疏ṣ-

娘母〔ṇ-〕在「守溫韻學殘卷」裏與泥母不分，在近代方言中也跟泥母沒有什麼不同。李氏認爲上古〔n-〕後面的r在有些方言中使鼻音捲舌化成〔ṇ-〕，有些方言就只失去而不影響鼻音。所以有些方言不分泥娘。

肆、牀（船、神）禪同源說

照系三等字常和舌頭音諧聲，李氏擬爲舌尖塞音，和端、知系同源，在不同的介音影響下，變爲中古三類聲母：

t-＞端系

t-＋r＞知系

t-＋j＞照系三等字

其中，牀（三等字，即神母）禪兩母有同一來源，上古都是〔dj-〕（＞定d-,澄dr-）。這和周祖謨所證明的，禪母古讀近定母，互相吻合。二母同源的理由是：

1.中古韻書的分配，大都有牀之韻則無禪，有禪之韻則無牀。

2.近代方言牀、禪相混。

3.守溫字母不分牀、禪。

4.《經典釋文》、原本《玉篇》的反切不分牀禪。

所以上古d＋j＞中古牀（三等）dź-，或者禪ź-。

伍、 圓唇舌根聲母說

李氏認爲上古音沒有合口字，中古的合口字由圓唇舌根音變來。李氏說：

> 「一二等的韻母往往與三等韻母諧聲，如〝蔡：祭〞、〝單：禪〞等。合口的〝觀：權〞這類字就不跟開口韻的字如〝干〞、〝乾〞等諧聲了，合口介音似乎跟三等介音不同，應當算是聲母的一部分。」

李氏的意思是說，洪音（一、二等）既然可以跟細音（三等）諧聲，當然開口也應該和合口諧聲，因爲它們都是介音上的區別。然而，事實上開口和合口卻不相諧，這一定是由於上古時代的開、合兩類字不是在介音上區別，而是聲母上不同（例如k^w-和k-的不同），所以不能諧聲。因而他擬定了一套圓唇舌根音(*labio-velars*)：k^w-, kh^w-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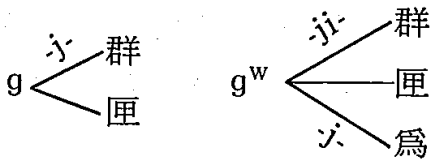
李氏又認爲中古音的合口字，只見於唇音及舌根音，在別的聲母後絕不見或極少見。可知合口介音多半是受唇音及圓唇舌根音聲母的影響而起的。唇音的開合口字在切韻時期已不能分辨清楚，在上古時期也沒有分開合的必要，只有舌根音的開合口應當區別（合口源自圓唇聲母）。

陸、 群、匣和喻三的擬音

高本漢以匣母古歸群，擬爲〔gh-〕，喻三擬爲〔g-〕。董同龢以喻三古歸匣，擬爲〔γ-〕，群母爲〔gh-〕。李方桂認爲最值得注意的是喻三多爲合口字，因此喻三是從圓唇舌根聲母〔g^w+j〕變來的。群母是不圓唇的舌根音〔g+j〕或〔g^w+j+i〕變來的。其演變規律如下：

g+j-（三等）＞群母g+j-
g-（一、二、四等）＞匣母γ-
g^w+j-＞喻三j^w-
g^w+j+i＞群母g+j+w-
g^w-（一、二、四等）＞匣母γ+w-

簡單一點說，就是：



喻三有少數開口的字，例如語助詞「矣」、「焉」。語助詞在音韻演變上往往有例外的地方（失去合口成分）。其他喻三開口字多半可以用唇音異化作用（*dissimilation*）去解釋。如「鴛」〔g^wjagw＞jwäu＞jäu〕、「燁」〔g^wjap＞jwäp＞jäp〕。

柒、 清鼻音聲母的擬定

李氏共擬定了四種清鼻音聲母：〔hm-〕、〔hn-〕、〔hng-〕、〔hng^{w}-〕。下面分別敍述：

1.李氏接受了董同龢双唇清鼻音〔m̥-〕的擬定，不過在標寫上，李氏都改用一個h加在鼻音前頭來表示這個鼻音的清化。他說一方面是爲印刷方便，一方面也懷疑清鼻音可能原來有個詞頭，把鼻音清化了。

這類字例如「每m-：誨hm-＞x-」。

2.李氏發現「泥、娘、日」常和送氣之「透、徹」諧聲，而不和同爲濁音之「定、澄」諧聲，例如：

態：能　　灘：難　　丑：紐

妥：餒　　恥：耳

這些「透、徹」母字上古是〔hn-〕、〔hnr-〕。貴州黑苗語就有這種清鼻音，聽起來很像〔hnth-〕，因此上古音也可能循這樣的演化：hn-＞hnth-＞th-。

3.有少數審三的字和鼻音諧聲，例如：

恕：如　　攝：聶　　饟：讓

它們的演化是：

上古nj-＞日母ɲźj-＞źj-（如唐以「熱」譯藏文bźer）

上古hnj-＞hɲśj＞審三śj-

4.有些曉母字不大和舌根塞音諧聲，卻和疑母諧聲，例如：

許：午　　化：吪　　犧：義（案犧當从羲聲）

謔(x-)：虐　　獻：膚(ng-)

這類曉母字上古是〔hng-〕和〔hng^{w}-〕。

捌、 清邊音聲母的擬定

來母有些和送氣的「透、徹」諧聲，例如：

體：禮　　龍：寵　　獺：賴
留：摎（仝抽）　寮：醪(l-)

清邊音〔hl-〕和吐氣的〔th-〕在語音上也很接近，藏語的清邊音lh-，唐代譯音多用透母來譯，例如：

lha-mthong＝貪通〔tham-thung〕
lha-〔bo〕-brtsan＝他〔譜〕贊〔thâ-puo-tsân〕
lho-gong＝土公〔thuo-kung〕（以上人名皆見唐蕃會盟碑）

因此得到下列兩條演變律：

上古h l（一、二、四等）＞透母th-
上古h l j（三等）＞徹母th-

由以上的敍述，可知在李氏的系統裏，中古曉母由五種上古聲母演化而成：hm、 hng、 hng^{w}、 h、 h^{w}；透徹由三種上古聲母演化而成：th、 hn、 hl。

第十二節　單聲母系統的討論

上古單聲母（相對於複聲母而言）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與討論，雖然見解並不完全一致，但在一些大原則上逐漸有了共同的理解，於是，我們綜合各家之說，便能夠訂出一套較爲接近事實的古聲母系統：

牙喉音　k＞見　ḱ＞溪　ǵ＞群　g＞匣、喻三

ŋ>疑　x>曉　ʔ>影

舌頭音　t>端知章　t́>透徹昌　d́>定澄船禪

d>邪、俟　n>泥娘日

齒頭音　ts>精莊　tś>清初　dź>從崇　s>心生

重唇音　p>幫非　ṕ>滂敷　b́>並奉　m>明微　m̥>曉

流　音　l>來　r>喻四

這一套聲母有幾點說明：

一、 不採董氏舌根前音（c-系）說

董同龢依據照系三等字和舌根音的諧聲現象，而把這些照系三等字擬爲舌根前音，使之和舌根音近似。周法高（「論上古音和切韻音」第359頁）和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9頁）都不贊成這套聲母。事實上，照系三等字和舌根音的接觸，用複聲母來解釋要更合宜些。

二、 不採李氏的圓唇舌根音（k^w-系）說

李方桂認爲切韻的合口字分佈在唇音和舌根音中，別的聲母後極少見。於是，他認爲上古沒有合口字，後來的合口字是從上古的圓唇舌根音變成的。

其實，合口出現的範圍並不如此單純，我們只要翻開等韻圖的合口圖，每類聲母下往往都有字，並不如李氏所說，只限於唇音和牙喉音。整部《韻鏡》一共四十三個圖，眞正合口字不出現在舌、齒音的，只有第10、 20、 32、 43四個轉而已。就憑這四個轉立說。其他的例外都得另作解釋，總覺得薄弱了一點。

三、 不採李氏清鼻音邊音說

李方桂的整套清鼻音邊音中，最無疑問的只有〔m̥〕，因爲在諧聲

及其他語音史料上，證據相當充足。其他的清鼻音就顯得薄弱得多。龍宇純先生在「上古清唇鼻音聲母說檢討」一文中說：（67頁）

> 「hn和hng本是hm說的副產品，本身既沒有必要，又沒有如hm說之有足夠諧聲材料爲之扶持，不僅不足援以爲hm說的後盾，且適足以自毀hm說的藩籬。……與泥娘諧聲的透母爲hn，那麼，與明母諧聲的滂母不是應該擬爲hm了嗎？」

四、 不送氣濁塞音g-、d-的擬定

語音系統往往有其整齊性，例如有〔p〕，往往就有〔t〕、〔k〕，有〔m〕，往往就有〔n〕、〔ŋ〕，有〔k：ḱ〕的對立，往往就有〔t：t́〕、〔p：ṕ〕的區別。因此，理論上，上古的濁塞音應該有完整的一套：

ǵ-	d́-	b́-
g-	d-	(b-)

其中，〔b-〕聲母在諧聲或其他上古語料中沒有顯示出來，可能很早就消失了。送氣的三個分別是群、定、並三母。剩下不送氣的〔g〕、〔d-〕代表什麼呢？

「喻三古歸匣」早經學者的確認，它們在更早的時候可能是個塞音〔g〕，其演變爲：

g- >γ- >γ-（一、二、四等）

γj-（三等） >j-

塞音轉爲擦音在漢語中是屢見不鮮的。柯蔚南（*W. S. Coblin*）在其「說文讀若考」中發現，匣母總是跟塞音接觸：「糾k-：鎬γ-」、「讀k-：畫γ-」、「鬩？-：縣γ-」、「脘k-：患γ-」、「艖？-：雀γ-」、「崗ǵ-：皇γ-」……匣母和擦音接觸的，只有一個例子：「盔γj-：灰x-」，所以他的結論是：喻三和匣母本是個塞音，而非擦音。

趙元任譯「高本漢的諧聲說」一文也指出，k-:x-相諧的例極罕見

，而 k-:ɣ-相諧的很多，有幾百個之數，所以匣原本爲塞音。

謝雲飛先生「自諧聲中考匣紐古讀」（南洋大學學報第四期，1970）一文，由《廣韻》全部匣紐字計1064字，逐字予以考證，其中共有965字都和塞音〔k-〕發生關係，可知古代匣母和塞音的密切關係是不容置疑的。

李方桂也把匣母擬爲上古的塞音，但李氏把喻三、匣、群三母都歸之於〔g-〕，如果不採用他的圓唇舌根音，在演化條件上就無法分別，不如把這三母的來源分開：

ǵ-＞群

g-＞喻三、匣

高本漢雖也把它們分開，卻把匣、群歸爲一組，成爲：

ǵ-＞三等 ǵ-，一二四等ɣ-

問題出在帶j的三等字，聲母反而不變，沒有j的一二四等反而變成了擦音，在音理上很不妥當。

董同龢的辦法是：

ɣ-＞喻三、匣

ǵ＞群

至於〔g-〕保留給喻四，其實，喻四如擬爲流音〔r-〕，既能解決它跟舌尖音諧聲的問題，也能以〔gr-〕來解決它跟舌根音諧聲的問題。所以，單聲母g-＞喻四的擬定是不必要的。

不送氣的〔d-〕可以擬定爲邪母的來源。李氏把邪母和喻四同擬作〔r-〕，不容易說明它們的分化條件。把邪母另擬作〔d-〕，既能說明它跟喻四的密切關係（r-與d-發音近似），也能說明邪母跟其他舌尖塞音的密切關係。錢玄同有「古音無邪紐證」一文列了很多證據，說明邪紐古歸定，正可以支持邪母上古是〔d-〕的說法。

高本漢把邪紐擬爲〔dz-〕，董氏擬爲〔z-〕都不能解釋它跟喻四、定母的關係（在《修訂漢文典》及陸志韋的諧聲統計裏，這兩個聲母

和邪母接觸得最多)。

邪母的演變d->z-由塞音變擦音,和g->γ-的演變相平行,它們都極有規律的變成同部位的擦音。

五、 審三的擬定

前面的單聲母系統中,沒有列出審三的古讀,因爲依現代古音學的研究,審三是由複聲母變來的。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十九頁說:

> 「除去有些審母三等是從上古hnj-來的,…其餘大部分是跟舌尖塞音諧聲的。在近代方言中往往有吐氣塞擦音的又讀,這類字似乎可以認爲是從上古sth+j來的。」

李氏又把另外一部分審三跟舌根音諧聲的,擬爲skh+j。

審三和泥娘日相通的,周法高認爲可以擬作st'n-。

關於審三的擬音,詳見下講。

六、 喻四的擬定

李方桂把喻四擬爲〔r-〕,很有道理。這樣,在上古單聲母中就俱備了一對流音〔l-〕和〔r-〕。喻四和其他聲母的接觸,都可以由〔r-〕所構成的複聲母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爲流音通常總是作爲複聲母的第二成分,例如br->r-、gr->r-。

七、 上古介音的問題

上古二等字李方桂認爲具有介音-r-,這是十分合理的假定。因爲無論在諧聲的解釋,或演變的條件上看,這個-r-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它有時也可以出現在j的前面。至於上古的合口字有-u-介音,三等字有-j-介音,這點和中古是一樣的。

八、 上古t系聲母的演化條件

上古的t-、t́-、d-、d́-一套音，演化爲中古的端、知、照（三等）、邪等母，在演化條件上李方桂的擬構也相當合理。至於〔d-〕的演化是：

d+j＞邪　　d+r+j＞俟

李方桂的牀（神）禪同源說也有充分的證據，是現代古音學者大致都同意的觀點。

第十七講　上古的複聲母

第一節　複聲母存在的證據

所謂「複聲母」是「複輔音聲母」的簡稱，也就是聲母具有兩個或三個輔音，構成一個以輔音群開頭的音節。這種結構在現代漢語已經完全消失了，但在同族語言中卻大量的保存下來。在別的語言當中，這種結構十分普遍，，像英語的〔sl-〕、〔pl-〕、〔spr-〕等皆是。下面分別談談複聲母存在於上古漢語的理由：

壹、語音的演化趨勢

音素的失落是語音演化的最普遍方式，古今中外的語言都可見到音素失落的例證。比如英文speak是從sprecan變來，feeble從flebilis變來，laugh從hliehhan變來。而knee、psychology、gnaw的開頭字母不發音，正是音素失落的痕跡，有時，甚至連整個音節都會失落，像英文的math（*mathematics*）、bus（*omnibus*）、flu（*infuenza*）等皆是。跟漢語同族的藏語也有音素失落的現象。例如：dkɑɦ＞kɑ:（辛苦）、mdɑɦ＞tɑ:（箭）、gɲis＞ɲi:㈡皆是。我們再看看漢語本身，雖然沒有保留古代複聲母失落爲單聲母的直接記錄，但是由單聲母再進一步失落開頭的輔音，而成爲零聲母的例子，卻是每一個階段都可以找到的。從上古到中古，首先是喻四的〔r-〕、喻三的〔γ-〕失落，變成三十六字母的「喻母」（即零聲母），宋代以後，影母的〔ʔ-〕、疑母的〔ŋ-〕接著失落，加入零聲母的行列，然後是微母〔mj-＞v-〕、日母的一部分（如兒、爾、二、ńź-＞ź）也失落了，因而使零聲母的字一天天擴大增多。可知開頭輔音的失落現象在漢語中也是不曾停止的，那麼，我們把這種已知的變化倒轉回去，回到上古時代，複聲母的存在就幾乎是必然的了。漢語複聲母簡化的時代要比英語早，所以今天的漢語已經完全發展爲單聲母了，英語卻還保留許多複輔音。可是現代英語

和古英語或拉丁語比起來，複輔音已經少得多了。藏語的情況也是一樣，古代的複聲母大批的演化爲今日的單聲母。我們如果了解這種語言變化的趨勢，就不致因爲今天的漢語沒有複聲母而懷疑它存在於古代的可能性了。

貳、 漢語內部的證據

在文字和古籍中往往可以找到許多複聲母的遺迹。材料最豐富的，就是形聲字了。形聲字的聲符有注音的作用，本是用來表明這個形聲字的讀法的，因此，聲符和本字即使不同音，也應該是十分音近的。過去的學者談到音的關係，往往提出「雙聲」、「疊韻」來說明，形聲字就不能這樣看了，因爲上古造字者未必懂得分析聲、韻，只要耳朵聽起來覺得發音很相似，就可以採用爲聲符。所以，聲符和本字的聲母、韻母都應該相去不遠，絕不會像後世不顧韻母的「雙聲」，和不顧聲母的「疊韻」。這是形聲字的基本原則。

可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形聲字，聲符未必和本字音近，這是因爲時代變遷，語音變化的結果。另一個因素是「無聲字多音」的緣故，即造字之初，聲符就具有幾個不同的讀法，及至後世，形聲字與其聲符之間乃發生聲韻皆不符合的現象。有時，形聲字與其聲符的韻母同類，只有聲母不同，而這種不同又相當平行、整齊而一致，數量又很多，例如一邊都是k-，另一邊都是l-，那麼，其中就有〔KL-〕型複聲母存在的可能。這個〔KL-〕中的〔K〕包含了送氣、不送氣、清、濁四種可能性，究竟哪個字屬那一種，必須從音理上、演變上去考慮。

不是所有的輔音都可以任意結合成複聲母，所以我們不能一見到諧聲中有兩種歧異的聲母，就隨便把它們給結合起來，說那是複聲母。決定是否有這類複聲母，必須還要考慮到它在這個語言中是否能和其它複聲母配成一個系統，語音的系統性、整齊性是語言的特徵之一。我們還必須考慮這樣的複聲母結構是否合乎音理，因爲某些音和某些音

是不能組合的。其次，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音變的問題，所擬定的複聲母如何演變成後來的單聲母，必須有合理的說明。這些原則是我們透過形聲字去尋找複聲母的踪迹所應有的認識。

除了形聲字之外，聲訓、《經典釋文》的異讀、《廣韻》的又音、《說文》的讀若、古代的方言、假借異文、叠韻聯緜詞、同源詞、以及其他古籍中的音注，都可以做爲我們尋求複聲母的資料。

下面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漢語內部的證據所反映出來的〔KL-〕型複聲母：

1.形　聲

果k-：裸l-、各k-：路l-、柬k-：蘭l-、兼k-：廉l-、監k-：籃l-、降k-：隆l-、京k-：涼l-、鬲l-：隔k-、婁l-：屨k-。

2.聲　訓

《釋名》有：「寡k-：倮l-」、「領l-：頸k-」、「勒l-：刻ḱ-」、「尻ḱ-：髂l-」；《說文》有：「牯k-：牢l-」、「鞃k-：遼l-」、「卵l-：窘k-」、「倞l-：彊ǵ-」、「旂ǵ-：鈴k-」、「老l-：考ḱ-」、「恔k-：憭l-」、「阬k-：閬l-」；《毛詩》音訓有：「流l-：求ǵ-」、「葭k-：蘆l-」、「菉k-：蘭l-」、「穀k-：祿l-」。

3.又　讀

《類篇》：「睮，古本切，又魯本切」，「𠂤（吳字的下半截，頭向左偏的意思，音ㄉㄧㄟˋ），力結切，又詰結切」；《釋文》：「鬲，音隔，又音歷」（孟子音義）、「卷，居晚反，又力轉反」（儀禮音義）；《玉篇》：「鬮，吉了切，又力求切」、「僇，力救切，又居幼切」、「摎，力周切，又居由切」、「蟉，力幽切，又巨糾切」；「嫽」《說文》「郎到切」，《漢書·五行志》顏注「居虬切」；「鸐」《說文》「盧鳥切」，《玉篇》「巨幽切」；《集韻》「角、緑」同有「盧谷切」、「訖岳切」二讀；《史記·匈奴傳》「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左傳·昭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孔疏：「羹臛之字，音亦爲郎」《左傳》釋文：「羹舊音郎」。

叁、 同族語言的證據

漢語是「漢藏語族」(*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的一支，漢語各方言雖然沒有留下任何複聲母，漢語的同族語言，例如藏語、緬語、傣語、苗瑤語卻保存了或多或少的複聲母。這是古代漢語也有複聲母的最有力證據，因爲同一個來源的許多語言，有些有複聲母，有些沒有，我們很難假定說某些語言的複聲母是後世孳生出來的，語音總是以失落音素爲演化的大趨向，增添音素很少見，而且有一定的條件，所以，較合理的假定是具有複聲母的語言是較早的型式，沒有複聲母的那些同族語言是後世發展的結果。

楊福綿先生在1977年第十屆漢藏語言會議中，提出「古漢語＊S-KL-與藏緬語的對應」一文(*Proto-Chinese *S-KL-and Tibeto-Burman Equivalents*)，就完全使用同族語比較上的證據，來說明他擬訂的複聲母，他一共列舉了112字爲例，像「鷹」字，上古*s-kliəŋ／ʔiəŋ，在Khasi語裏唸〔kliŋ〕，Bahnar語裏唸〔klaŋ〕，Meyol語裏唸〔Kliŋ〕，Hua Miao語唸〔klaŋ〕，Mon-khmer語唸〔klaŋ〕，古藏語唸〔glag〕。

近十多年來，漢藏語言的研究有了相當的進展，例如白保羅的《漢藏語概要》(*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1972*) 和李方桂的《比較台語手册》(*A Handbook of Conparative Tai, 1977*) 正代表了這方面的總成績，其中的複聲母，正可以給古漢語的研究提供不少啓示。

第二節　複聲母研究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學說的提出」，早在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就提出了上古漢語有複聲母的可能，可惜沒有進一

步的探討。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1. The State of th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 2d Congr. Or., London 1874, 98-119。

2.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 London 1876。

3. Recent Researches Upon the Ancient Chinese Sounds, CR 22, 1897, 565-570。

清儒對於語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好的成就，爲什麼沒能發現複聲母，卻由一位外國漢學家發現了呢？這是因爲中國傳統的語言研究都限定在漢語本身上，而且所運用的資料是不標音的方塊字，因此，對語言性質的了解比不上西方，也缺乏有力的研究工具——語音學。西方的歷史上，不斷的有各族文明興起，不同的語言經常有互相接觸、激盪的機會，促成了西方語言學和語音學的高度發展，特別是到了十九世紀達到顚峯，德人波普(*Franz Bopp, 1791-1867*)把梵語和歐洲各種語言結構上的關係找出來，推求其語根，制定其發音規律，完成「比較文法」(*Comparative Grammar*)一書，集印歐語學之大成。德人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又著成「日耳曼文法論」(*German Grammar*)，所制定的格林語音律(*Grimm's Law*) 至今仍成爲音韻學的基本法則。西方學者挾其深厚的語言學知識，又以精善的語音學爲利器，再加以他們客觀求眞的科學態度，所以複聲母的發現沒有在清儒手下完成，而讓西方學者代勞了。不過，進一步的研究就非中國學者不能爲了，因爲西方學者對中國古籍中語言資料的運用能力到底不如中國人。

第二階段是「懷疑與論辯」。時間大致是二十世紀前半。在這個階段，本國學者紛紛參與討論和研究，也有人提出懷疑。國人最早討論複聲母問題的是林語堂和陳獨秀，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更擬訂了一套複聲母，陸志韋、董同龢又進一步分析複聲母的型式和種類。至於唐蘭則提出反對的看法。反對的理由到今天已經不成問題，但在複聲母說

初起的時代（半個世紀以前），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事，所謂眞理愈辯愈明，任何學術的發展過程莫不如此。例如唐氏提到複聲母不能成立者凡三點，其一，中國字都是一字一音，兩音必由兩字表示，所以不可能有一字「兩音」的複聲母。其實，複聲母仍是一字一音，並非兩音，例如〔klung〕只是一個音節，〔kulung〕才是兩個音節。由這點看，很可能唐氏對什麼是複聲母，有些誤解。其二，唐氏認爲k-和l-接觸的語料是表示k-變l-，不必假定爲複聲母。其實，在語音學裏，不是任何甲音都能變爲乙音的，複聲母的發現，就是了解k-不能變l-，只有gl-才有可能變l-。其三，唐氏認爲同一聲系中k、t-、p-、l-各種聲母往往並見雜出，豈非有ktpl-這樣的複聲母嗎？因此複聲母之說雖新奇而實無稽。其實，同一聲系中的聲母種類紛雜，一樣可以透過語音技術去擬定，由語音結構、語音系統和語音演變上去考慮。諧音的原則不是一定要把同聲系的字視爲同源，由一個音分化出來，只要是音近的一群聲母照樣可以諧聲，例如k-：kl-：gl-：l-雖不同聲母，卻可以相諧。絕不是唐氏所想像的，把所有的聲母任意拼湊起來。

唐氏既不承認複聲母，於是提出了「異讀」來代替，例如「角」，原本就有〔kok〕和〔lok〕兩讀，凡是不同聲母的接觸，都說是本有的異讀。這樣的解釋似乎是最省事了，但一有問題的讀音都說是原本就有不同的唸法，漢字的讀音是否會如此不固定呢？唐氏沒法解釋，只好說：

> 「中國語言何以有這麼多的聲母轉讀呢？我不想多作假設。但是我就聽到過有人把順念做忿，這種異讀的偶然流布，在廣大的區域，綿長的歷史內，當然可能造成這種混亂的局勢的。」

事實上，形聲字裏，不同聲母的諧聲往往是有條理可循的，而且往往有許多相平行的例證，絕不會是古代某幾個人偶然把字音唸錯所

造成的。所以唐氏以後，很少再看到對複聲母持懷疑的論文。

也有一些人對複聲母學說懷疑是因爲它看起來太陌生、太像外國話，於是滿懷感情的說它是「非我族類之音」。然而，學術研究應該依賴客觀的證據，民族情感固然可愛，對於考訂古音卻一點也幫不上忙。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想，複聲母在中國語言裏已消失了一千多年，而歐美語言現在才開始走上消失的路(像英文的複聲母就在消失的途中)，那麼，英文不是落後漢語一千多年了嗎？漢語反而成了「先進」的語言了。如果這樣想，民族情感就不致被傷害了。

複聲母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確立與系統」。大致包含了二十世紀的後半期。在前一個階段裏，學者只提出證據，證明複聲母的存在，或做局部的探討，討論某一種可能存在的複聲母。這一個階段對於複聲母的存在已經沒有爭論，問題只是它存在的型式。參與討論的學者更多，所提出的複聲母型式更爲廣泛。學者所注意的不只是某幾種複聲母可能存在，而是更進一步想求出上古漢語的整個複聲母系統，進行全盤的探索了。

第三節　近代學者對複聲母的看法

壹、 林語堂的「古有複輔音說」

林氏在民國十二年提出「古有複輔音說」一文，成爲本國學者研究複聲母的第一人。他提出兩個重要的觀念：

> 「第一，因爲我們所研究的時代與今日相去甚遠，在二、三千年前難說這語言沒有經過一番大變化。第二，因爲中國文字素來非用字母拚音，所以就使古時果有複輔音，也必不易

直接由字形上看出來（譬如用羅馬字母拚音便可一目了然，無待詳辯）。我們切不可因爲看他不著，便以爲沒有這回事，因爲不見，便以爲無有。……我們仍然可以用間接的方法去考證研究他。」

林氏提出了四條研究的途徑：

一、尋求今日俗語中所保存複輔音的遺跡，或尋求書中所載，古時俗語之遺跡。

二、由文字之讀音或借用上推測。

三、由諧聲現象研究，如p、t、k與l互相得聲（如路從各得聲）。

四、由印度支那系語言做比較的工夫。

林氏又推論古代的複聲母後世往往變成疊韻語，也就是由單音字岐分爲雙音字，例如「孔——窟窿——孔竉」的發音是〔 klung——→ kǘlung——→kǘnglung 〕。

古今俗語所反映的複聲母，例如「孔曰窟籠」、「角爲矻落」、「不律謂之筆」、「風曰孛纜」等。

貳、 吳其昌對來、明兩母的研究

吳氏於民國二十一年發表「來紐明紐古複輔音通轉考」一文，見清華學報七卷一期。吳氏云：

「複聲之輔音，今雖已衍化俱盡，然其遺骸殘存於方言中，古經典中，冷僻字中者，尚在在可尋。來紐(l)明紐(m)因聲類之相近，連讀之，於聲勢甚順，故其爲複輔音最顯著，保存亦最久，分化亦最晚。其遺埋於古籍、方言中之殘骸化石亦最多，幾於俯拾即是，皆足以證古時來紐明紐之爲一音。」

於是吳氏通考古籍，得到六類證據：㈠形聲㈡校勘㈢訓詁㈣方言

㈤聯詞㈥複名。總共得384條證據。因此他說來、明古音的關係是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易。因爲其例證比錢氏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所列還多上數倍。

吳氏的證據例如：

1.毛：氂、里：埋（形聲）

2.《史記》「頭曼」，《漢書》作「兜鞮」（校勘）

3.《爾雅•釋言》「緡，綸也」，《詩•大雅抑》傳「耄，老也」（訓詁）

4.《方言》「眉、梨、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梨」（方言）

5.《廣韻》「犛，理之切，又音茅」（複名）

6.《詩•小雅小宛》「螟蛉有子」，《釋名•釋兵》「盾，遯也…以縫編版，謂之木絡」（聯詞）

綜觀吳氏的例證，雖不見得每一條都是古代複聲母的遺跡，但是單就m與l兩母的接觸而言，能有這樣豐富的例證供參考，已經具有十分可貴的價值了。

叁、 聞宥的kl-和ml-

聞氏於民國二十三年爲孫海波的《古文聲系》撰序，以及同年爲賀昌群譯高本漢《中國語言學研究》所寫的序，都是討論複聲母的文章。他主要提出了〔kl-〕和〔ml-〕兩類複聲母，並以多方面的證據來證明。例如：

1.老，考也。今藏語、苗語稱「老」也帶有KL的成分。

2.命、令爲 ml- 之分衍。

3.「角」有 k- 、 l- 二讀。

4.「諫」，盂鼎从「闌」聲。鄂侯鼎「諫」作「闌」。

5.「讕」之重文作「譋」（暹羅讀「間」，爲klɑn）。「讕」之與「諫」正猶「蘭」之與「菅」皆爲複紐離散後之兩讀。

肆、 魏建功的帶l複聲母

魏氏於民國二十四年著「古音系研究」，由形聲字探索複聲母。例如：

1.里：釐：悝

2.厲：邁：蠆

3.盧虜慮：膚

4.鸞孿：蠻：變

5.吝：文

6.陸：睦

7.卯：聊

8.亡：良（說文：從㠯省，亡聲）

9.來：麥

他說：「凡此之類，蓋初時造文，從諸諧聲聲母之字，本讀複聲，及一文一音（案指單聲母）之條件定，乃呈分裂互用現象。」於是把和來母相通的這些例子，擬訂爲以下十類複聲母：

1.並：來　bl、lb、pl、lp

2.明：來　ml、lm

3.從：來　dzl、ldz

4.邪：來　zl、lz、sl、ls

5.定：來　dl、ld、tl、lt

6.泥：來　nl、ln

7.群：來　gl、lg、kl、lk

8.疑：來　ŋl、lŋ

9.匣：來　ɦl、lɦ、hl、lh

10.影：來　ʔl、lʔ

它們的演化規則是：「來紐在前者，來紐消失，來紐在後者，來

紐存在。」

魏氏的擬音只是把接觸的兩母拼合起來，未免粗疏，且未盡合音理（如既有zl、sl，又有lz、ls），但在複聲母的觀念才剛出現的時代，他只能做到肯定這個構想，至於音值的是否合適，當然是無法奢求的。

伍、 陳獨秀的六類證據

陳氏於民國二十六年著「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發表於《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二十一號。他對於複聲母的發生，解釋得較爲偏狹，他說：

> 「人類語言之起源，或由於驚呼感嘆，或由於擬物之音，日漸演變孳乳，遂成語言。驚呼感嘆，多演爲韻及影母，擬物之音多演爲複聲母。
>
> 擬物之音，即模擬自然界之音也，如模擬石轉果落之骨彔骨彔，聲則爲gl。模擬水族掉尾，林木相搏獸蹄鈴鐸之剔里塌拉，剔里突嚕、丁令當郎，聲則爲dl。模擬風吹水沸竹木破裂之鋪嚕鋪嚕、披里拍拉，聲則爲bl。」

事實上，複輔音是語音結構的一種方式，既有複輔音，它亦當存在於名詞、動詞之一切詞類中，絕不止於象聲之形容詞而已。陳氏提到的證據有六類：

1.聯緜字

例如「劈歷」、「昆侖」、「角爲矻落」、「蒲爲勃盧」等。

2.形聲字

例如「洛：各」、「裸：果」、「體：豊」、「獺：賴」、「剝：彔」、「埋：里」、「柳：卯」等。

3.一字二讀

例如《廣韻》「鬲，郎擊切，又各核切」、「綸，力屯切，又古頑切」；

《史記•匈奴傳》集解引服虔「谷又音鹿」；昭十一年《左傳》釋文及《漢書・地理志穎川》注「鄿音郎」。

4.複音詞

例如《方言》「蟬曰蜩螗」；《爾雅》「桑蟲曰果蠃」；今俗語「空穴曰窟窿」。

5.同源詞

例如「考、老」通用；「角、角」一字；「膚、臚」、「命、令」、「氂、黎」皆相通。

6.親屬語言

例如藏語、猓玀語、西夏語、苗語、緬甸語、納加語、庫克琴語(*kuki-chin*)、古安南語都有複聲母，陳氏認爲「難云漢語獨無」。他在結論裏說：

> 「三百年來，中國音韻學者…於一字具有數聲者，不得其解，乃造爲通轉之說，唇喉可通轉，唇舌又可通轉，一若殷周造字之時，中國人之語音，唇舌猶不分明，但嗡嗡汪汪之如蚊蠅犬豕之發音然…正確之解釋，惟依古音有複聲母之說，一字之音本有數聲母…無所謂通轉。此說乃追求中國原始語音新途徑之一，其前途雖猶待芟夷開闢，而比之舊說語意含糊，無發音學根據之任意通轉，不失爲踏實可尋之途徑也。」

陸、 陸志韋的《古音說略》

陸氏在民國二十九年發表「說文廣韻中間聲類通轉的大勢」一文，用《說文》的形聲字和《廣韻》的一字重讀，來說明中古聲類在諧聲系統裏的相互關係。他建立了一張統計表，從聲母兩兩相逢的次數，來探討上古聲母的情形。民國三十二年又完成《古音說略》一書，三十六年出版，其中第十四章專論複聲母問題。既有了先前對聲母客觀

的統計資料，他對複聲母的擬構就能更有系統，更爲深入。

首先，他從鼻音和塞音的諧聲現象（如吟ŋ-:今k-，占ȵ-：黏n-，必p-：宓m-）進行分析。高本漢認爲同部位的鼻音和塞音可以相諧，陸氏則不以爲然，他說：

「現代方言的鼻音跟破裂音界限分明，一個方言的鼻音在別的方言裏變爲不同的鼻音或是消失，那是時常有的，可是不變破裂音。帶破裂的音也不變爲鼻音，所以反切的雜亂斷不像是因爲簡單的古方言的假借，…要調和這些事實，可以把上古的鼻音擬成下列的形式：

上古明母　mp-，mb-

泥母　nt-，nd-

疑母　ŋk-，ŋg-

現在西北方言有的還保存這一類的聲母。上古語很可以也是這樣的。」

陸氏又認爲，上古音原有極大的方言分別，所以這些形式的複輔音不一定普遍存在，有的方言是m、n、ŋ，有的方言是mb、nd、ŋg，同一方言裏不能兼有這兩套。

至於諧聲n和s的接觸，高本漢擬爲〔sn-〕複聲母，陸氏認爲是〔ns-〕，因爲這樣比較符合「漢語的輔音系統」（前面的擬音都是鼻音居前）。

除了帶鼻音的複聲母外，陸氏又討論了帶邊音的複聲母。他把和l接觸的聲母做了全盤的統計，得到這樣的結論：

1.跟l最相諧的是喉牙音k、ḱ等，最不相諧的是齶音tɕ、tɕ́等。

2.l不但通塞音和塞擦音，又可以通擦音x、s、ʃ與鼻音ŋ。

在擬音方面，陸氏認爲音素的細節難以詳考，只能含混的提出KL、PL、TĹ三個代表音。凡是l通k、ḱ、g的，上古用KL代表；凡

是l通p、pˊ、b的，上古全作PL；凡是l通t、tˊ、d、ʈ、ʈˊ、ɖˊ的不能作TL，只能作TˊL，因爲從統計上看，l多半和送氣的tˊ通轉。爲什麼叫代表音呢？因爲我們無法確定每一類之下一共有多少個音，例如KL可以代表kl、kr、klˊ、krˊ、gl、gr。當然這所謂的代表音不符合嚴格的語音學條件，KL有時變K，有時變l，很可以是由於方言的混雜。

陸氏又把l諧s、ʃ的擬爲〔sl-〕，它可以變ʃ-，也許還有個tsl＞tʃ的音。來母和鼻音接觸的，陸氏認爲有〔ŋl-〕、〔ml-〕的存在，至於n和l本來就可以相通，正如現代的下江官話，所以上古沒有〔nl〕。

陸氏也討論了複聲母消失的時期，他認爲西漢還有複聲母，《說文》記載吳謂筆爲不律，楚謂之聿，可見當時吳語還有pl-，汝南語就沒有了。中國開始有反切，跟複聲母消失的時候相差不遠。

柒、 董同龢的《上古音韻表稿》

董氏於民國三十三年著《上古音韻表稿》，其中38至43頁專論複聲母問題。這部分的討論後來又收入《漢語音韻學》一書第299至302頁。

他從兩方面討論複聲母：1.帶l的複聲母；2.其他的複聲母。

頭一部分主要在檢討高本漢的三個假設，他說：

「高本漢在WF中提出標寫帶l-複聲母的三種可能的型式：

A.各klâk：洛lâk

B.各kâk：洛klâk

C.各klâk：洛glâk

又由一兩個台語字音以及某古中亞語中一個譯音的啓示，他就以爲C式是最合宜的。並且後來在《漢文典》裏，他就把C式大量的應用起來。但是C式是不是眞能用得如他所用的那麼廣呢？只要在《漢文典》中檢查一遍，就會發現其中確有些問題。」

董氏提出了三點批評：

第一，有些1母字同時諧兩個以上的聲母，不像「洛」只諧k系，「離」只諧t系，「彔」只諧p系那麼簡單。例如：

絲1-：孌p蠻m孿ṣ彎？

翏1-：謬m瘳t́l膠k

龍1-：龐b́寵t́龔k

在這樣的情況下，將以「絲、翏、龍」的聲母是bl呢，dl呢，gl呢？無疑的，顧此必又失彼。所以，當高氏以絲爲bl，以及翏爲gl時，他就是忽略了絲與翏對所有跟他們接觸的字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的。

凡是這一類的現象當然是用A式最爲合宜。例如：

翏1：謬ml瘳t́l膠kl

龍1：龐bl寵t́l龔kl

第二，如果碰到1母字跟喻母字諧聲的例，C式也不能用。例如：

樂1：藥ɸ

立1：翊ɸ

董氏把喻母擬爲〔g-〕或〔d-〕，它跟來母接觸，依C式應當是〔gl-〕或〔dl-〕。然而再依C式把「樂、立」擬作〔gl-〕（>1-）或〔dl-〕（>1-），兩方面就衝突了。如果採用A式作：

樂1：藥gl（樂又讀ŋl）

立1：翊gl（泣ḱl）

或採用B式作：

樂gl：藥g（樂又讀ŋ或ŋl均可）

立gl：翊g（泣ḱ）

這樣都比高氏用C式好。

第三，把C式用得太過，又會抹殺許多可能性更大的事實。如高氏的「各kl／k：路gl／l：露gl／l」固然沒甚麼不可以，但是其中的「露」字實在是簡簡單單的從本母的「路」得聲，跟「路」字原來所從的k母「各」字可以是風馬牛不相及。何必加上一個〔g〕呢？「露」也可能本來就是個〔l-〕而已，它和「路」以gl：l的關係相諧。

董氏基於上述三個觀點，不主張過分偏重C式，有些情況反而A式或B式更適宜些。

董氏複聲母的第二部分談到其他不帶l的複聲母，例如：

1.k系與t系諧（今k：貪t́）

2.k系與ts系諧（契ḱ：楔s）

3.k系與p系諧（更k：丙p）

4.t系與p系諧（釣t：豹p）

5.t系與ts系諧（董氏未舉例）

6.ts系與p系諧（亡m：喪s）

7.鼻音與塞音諧（百p：陌m）

這些現象董氏認爲數量既不多，可以認作是例外。不過，說它們表現了kt、ks、kp、mp之類的複聲母也未嘗不可。因爲諧聲之外，有些字的又讀與或體也表現了這種現象。如「畜ɬ（＜t́）、x」、「殼k、d́」、「罥ǵ、z」、「貊m（從百p聲）、或作貉（從各k聲）」、「冰p或作凝（從疑ŋ聲）」。

此外，從同語系的比較中，也可見到平行的現象。董氏舉出台語方言裏的「午」字，有的唸s-，有的唸ŋ-，也有唸saŋa的，正好跟《說文》「卸s，从午ŋ聲」的說法符合。

捌、 杜其容由疊韻聯緜詞探索複聲母

杜氏有「部分疊韻連緜詞的形成與帶 1 複聲母之關係」一文，見香港《聯合書院學報》第七期 (1970)。

杜氏首先提到一大批來母字都具有兩讀（例如樂1、ŋ，鬲1、k，濫1、γ…），這些往往都是複聲母趨簡的結果。接著，杜氏又舉出一批疊韻聯緜詞，例如：

1.卷耳「我馬虺隤」

2.白駒「於焉逍遙」

3.野有死麕「林有樸樕」

4.卷阿「伴奐爾游矣」

5.七月「有鳴倉庚」

6.東門之枌「婆娑其下」

7.關雎「窈窕淑女」

杜氏認爲這類疊韻聯緜詞中有一部分是由古代的複聲母演變而成，也就是說，一部分的疊韻聯緜詞本來只是帶複聲母的一個單詞，由於語言演變的節縮與同化作用，複聲母漸漸趨向於單一化。許多原爲複聲母的都毫無條件的任意丟掉了其中之一部分，只保留了另一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把原有的複聲母音素都保留了下來，不過是成了另一種形式。如前舉一字二讀，即其保存方式之一。

杜氏以符號AB表複聲母，小寫c表韻母，來說明這種疊韻連緜詞的形成：

ABc → Ac　Bc

這種說法最早是由林語堂提出來的，林氏曾以「窟籠」爲例說明其來源是klung。

杜氏認爲，要說明疊韻聯緜詞是由複聲母變來，最理想的例子是，

連緜詞的兩字都是形聲字，由聲符本身可以看得出原具複聲母。杜氏以大寫C與D表不同之聲符，小寫a與b表不同之形符，其連緜詞的文字形式即爲：

1. aC bC　　aD bD
2. aC aD　　bC bD

杜氏認爲第1種形式不可能構成連緜詞，只有第2.種才可以，如「逍遙」、「樸樕」、「婆娑」等。他說：

「疊韻連緜詞如係由複聲母單音詞所演變，便決定了二字所從形符相同，而其聲符必然有別。」

杜氏認爲可以肯定是淵源於複聲母的疊韻連緜詞，包括了一些帶1的例子，像「果蠃」(klua＞kua lua)、「螟蛉」(mlieŋ＞mieŋ lieŋ)、「來牟」(mləg＞ləg məg)、「命令」(mlieŋ＞mieŋ lieŋ)、「勉勵」(mljad＞mjan ljad) 等。

玖、 周法高的五類複聲母

周氏於1970年著「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三卷二期)，其中351頁至365頁專討論複輔音聲母。

他認爲複聲母的研究資料中，以諧聲字最重要。過去利用諧聲字有系統研究古聲母的有下列各家：

1.高本漢的《分析字典》(1923)

2.陸志韋的「說文廣韻中間聲類轉變的大勢」(1940)

3.董同龢的《上古音韻表稿》(1944)，表中註明不規則的諧聲現象佔6.74%。周法高把董氏書中這些不規則的諧聲字收入，列爲附表 (352至354頁)。

4.周法高指導研究生林潔明根據高本漢《修訂漢文典》，重新統計

一次，把例外諧聲的字一一舉出，以供複聲母研究之用，佔9.44%（周法高把這份資料也收入，見447至450頁）。

周氏提出五種類型的複聲母：

一、來紐和其他聲母結合的複輔音。例如t́l（透母）、st́l（審三）、sl（審二）、tśl（清母）等。

二、心紐、審紐（山紐）和其他聲母結合的複輔音。例如sr（心母）、st́（審三）、zd（牀三）、st́n（審三和泥娘日相通者）等。

三、喻四、邪紐和其他聲母結合的複輔音，例如γrj（邪母和喉牙音相通者）、γri（喻四和喉牙音相通者）等。

四、喉牙音和舌、齒音結合的複輔音。周氏懷疑上古可能有tk、tḱ、dg、st́k等複聲母，這樣就可以解釋舌根音和舌頭舌上音的諧聲關係。同時，周氏也懷疑這群複聲母的結構是？t、?t́、?d、？st́等。以目前資料而言還不能十分斷定。

五、鼻音和非鼻音結合的複輔音。例如tn（照三、知）、t́n（透、徹）、st́n（審三）等。

其中，心母擬爲sr是因爲心母和定、澄母諧聲的很多，卻很少和端、透、知、徹諸母諧聲。例如：

厙s-：穉d̂́-

犀s-：遲d̂́-

虒s-：遞d́-

肖s-：趙d̂́-

銛s-：恬d́-

隶d́-：肆s-

心母和喻四也常諧聲（喻四和定澄的關係早成定論），二者的關係當是sr:r，而心母和定澄的關係當是sr:d。後來sr的r失落，變成了中古的s。

拾、 梅祖麟由閩北方言探索複聲母

梅氏曾和羅杰瑞（*Jerry Norman*）聯合發表「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s-聲字」一文於《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期（1971年）。他發現閩北的建陽、建甌、邵武、永安等地方言，把1-讀成s-，他認爲這個s-的來源是上古的Cl-型複聲母。例如：

1.蘆上古音Bl-（大寫代表類別）。因爲「盧、膚」都從「虍」聲，而說文「膚，籀文臚」，金文「臚」作「膚」，「蘆」又稱「蒲膚」。

2.露上古音Gl-。「路」字廣西瑤語念kl-，原始緬語khl-，古越語kr-。

3.籃上古音Gl-。原始台語γr-。

4.「六」上古音dl-。藏文dr-，緬文khr-，原始台語xr-。「六」大寫作「陸」，《說文》「垒讀若逐d-」。「陸終」即「祝融」。

5.雷上古音Gl-。梅氏認爲從回g-／γ-聲。河南、山西、河北有些方言稱「雷」爲「呼雷」、「回雷」是複聲母的遺迹。

6.螺上古音Gl-。《史記・老莊申韓傳》「累、雷」通假。

7.老上古音Gl-。《說文》「老，考也」。《釋名》「老，朽也」。

8.卵上古音Gl-。《說文》段注「卵古讀如關」，《禮記・內則》注「卵讀爲鯤」。

9.貍上古音Bl-。《儀禮・大射儀》注「貍之言不來也」，《方言》「貔，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郭注：今江南呼爲貉貍），關西謂之貍。」

10.留上古音ml-。《詩・小星》毛傳「昴，留也」，《爾雅》釋文釋訓「罶本作罟」。

11.劉上古音ml-。從卯聲。甲文卯、劉通假。

12.笠上古音Gl-。台語Kl-。立、泣、位（g-／γj-）諧聲。

13.郎上古音ml-。良從亡聲。古籍常以「明」釋「郎」。

14.兩上古音ml-。兩、滿皆從「兩」聲。《荀子・解蔽》「心未嘗不

滿也」楊倞注：「滿當爲兩」。

15.聾上古音Cl-。從龍的字較複雜，如龐b́-、龔k-、寵t́-，因而難以確定「聾」字複輔音的類別。

16.李上古音tsl-。從子聲。

17.鱗上古音ml-。《周禮釋文・地官司徒》「鱗」，劉昌宗本作「麟(mr-)」。

梅氏又提出同族語言Cl->s-的證據：例如越語的s-往往和Mon-Khmer語的Cr-相當；原始台語Cl-在武鳴、剝隘等地念š-。

這個Cl-複聲母的演變過程是：

$$Cl < \begin{cases} lh < \begin{cases} S\ (建甌、建陽、邵武、永安) \\ l\ (其他閩語) \end{cases} \\ l\ (其他方言) \end{cases}$$

中間有個lh（清的l）的過程，是因爲梅氏發現邵武的來母s-聲字一律讀陰調，陰調一般來自清聲母。正好和陽調的l-配合，可見這種s-的前身是lh。梅氏又爲這個假設找了旁證，即福州、隆都、邵武m-、n-的去聲分陰陽兩調，邵武的平、入也有分屬陰陽兩調的現象，由此推測早期閩語有兩套鼻聲母，一清一濁，而l-與m-、n-同屬次濁，古代也一定有清、濁兩套。

拾壹、 許世瑛由《詩集傳》叶韻探索複聲母

許先生研究朱熹《詩集傳》的叶韻時，曾提出一些可能反映上古複聲母的資料。其論文見《許世瑛先生論文集》第一册213至221頁。標題「詩集傳叶韻之聲母有與廣韻相異者考。」民國六十三年，弘道書局出版。

他所舉的叶韻資料如：

. 邁（m-），叶力（l-）制反

位（ɣj-），叶力（l-）入反
痗（m-），叶呼（x-）洧反
熏（x-），叶眉（m-）貪反
慢（m-），叶黃（ɣ-）半反
晢（ś-），叶征（tɕ-）例反

朱子口中所保存的這些讀法，很可能是由上古複聲母分化形成的。

拾貳、 李方桂對s-類複聲母的新見解

李氏的上古聲母研究是高本漢之後最有系統的。1971年他在《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合期（語言學專號）發表了「上古音研究」一文，其中，7至20頁論聲母問題。另外，1976年又在《總統　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發表「幾個上古聲母問題」。

李氏在聲母上最具特色的是清鼻音聲母hm-、hn-、hŋ-、hŋ^{w}-和清邊音聲母hl-的擬訂。他把這些清輔音前面加上h，一方面是爲印刷方便，一方面表示可能原來有個詞頭，把這些音給清化了。這類字包括：

態hn／th：能n
嘆灘hn／th：難n
丑hn／th：紐n
妥hn／th：餒n
恕hnj／ɕ：如n$_{j}$
攝hnj／ɕ：聶n
許hŋ／x：午ŋ
犧hŋ／x：義ŋ
寵hl／th：龍l

體hl／th：禮1

其次，李氏發現二等韻在上古時代具有介音〔-r-〕，使得二等字都有了複聲母的形式。例如「埋、蠻、麥」是〔mr-〕、〔剝〕是〔pr-〕（它們正好也跟來母字有關，因爲r成分和來母的l是相近的輔音）。

李氏對於帶l的複聲母大體上仍然採用高本漢的說法，對於帶s-的複聲母則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使複聲母的研究帶入一個新領域。

中古的心母、審二跟其他聲母諧聲的例子很多，例如：

1.跟來母諧聲—史：吏，數：婁，灑：麗

2.跟鼻音諧聲—絮：如，需：儒，襄：讓

3.跟舌尖塞音諧聲—修：條，賜：剔，雖：推

4.跟舌根音諧聲—楔：契，宣：桓，恤：血

通常，心母和精系或照系二等字諧聲（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是很正常的，因爲它們具有相同的發音性質。而上面這些例子是不合乎一般諧聲條例的，這些字顯然是由複聲母來的。李氏認爲除了高本漢已擬訂的sl-、sn-之外，也該有st-、sk-等複聲母，這個s可以算是一個詞頭（*prefix*），與漢語同源的藏語正有個s-詞頭。

在音值的擬訂上，李氏認爲sm＞s，smr＞ṣ，sn＞s，sl＞ṣ還容易解決，可是與舌尖塞音、舌根塞音諧聲的字，就不易決定是st還是sth，是sk還是skh了。關於這個吐不吐氣的問題，李氏的看法是：

> 「在還沒有決定如何處理之前，我們先再看看中古的審母三等ɕ。除去有些審母三等是從上古hnj來的，前面已經說過，其餘大部分是跟舌尖塞音諧聲的。在近代方言中往往有吐氣塞擦音的又讀，這類字似乎可以認爲是從上古sth＋j來的，那麼跟舌尖塞音諧聲的心母字似乎可以認爲是從上古的st或st＋j來的。

安南漢字讀音把心母字讀成t，把審母字多讀成th，這雖是安南後來的演變，與漢語無關連，但是成了一個恰合的現象。上古也許還有sd變成dz、z，不過很難分辨出來。」

這裡說的是s-詞頭的舌尖塞音字，至於跟舌根音諧聲的字，比較複雜，李氏的看法是：

「審母三等ɕ也有跟舌根音諧聲的，不但審三等，就是照穿牀三等也有跟舌根音諧聲的，董同龢特別爲這類字擬了一套舌根前塞音去解釋，前面我們已經說到這種擬測的不相宜。…仍以這類字都是從舌根塞音來的比較合適，暫時認爲他們也有個s-詞頭。」

這類s-詞頭的舌根字，變到中古成爲心母、照穿牀審禪的三等字、邪母、日母，因此，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李氏把這種s-舌根字分爲九類：

1.sk、sk^w＞s、sw（楔、損）

2.sk＋j＞tɕ（鍼、旨、茝、支）

3.sk^w＋j＞sw（歲、繐、宣、荀、恤、崧）

4.skh＞tsh（？）（造）

5.skh＋j＞tɕh（樞、杵、車、赤、出）或＞ɕ（赦、翅、收、燒）

6.sg＞dz（？）（造）

7.sg＋j＞dʑ（示）或＞ʑ（腎、豉、氏、視）方音不同

8.sg^w＋j＞zw（松、訟、彗、旬）

9.sŋ＋j＞nʑ（薨、饒、兒）

這些擬音的依據，李氏沒有進一步說明。

歸納李氏的意見，可知他所擬訂的審三來源有三：

1.跟鼻音諧聲的是hnj。

2.跟舌尖塞音諧聲的是sthj。

3.跟舌根音諧聲的是skh。

而心母的來源更多：

1.跟來母諧聲的是sl。

2.跟鼻音諧聲的是sn、sm。

3.跟舌尖塞音諧聲的是st。

4.跟舌根音諧聲的是sk、sk^{w}。

這些帶s-的複聲母，也可以在同族語言中得到印證，李氏說：

「這個詞頭（s-）有時候可以從台語（*Tai*）的字看出來，如〝午〞字台語有讀作〔saŋa〕的，也有讀作〔sa〕的，〝戌〞字台語有讀作〔set〕的，也有讀作〔mit〕的。」

1976年李氏對s-詞頭有了一些修正的看法。照系三等字和舌根音諧聲的，原來擬作：

skj＞tɕj

skhj＞tɕhj或ɕj

改擬爲：

krj＞tɕ（枝、只、蒸、箴、旨）

khrj＞tɕh（樞、杵、處、赤、車、臭）

grj＞dʑ、ʑ或ji（豉、氏、視、搖、裕、鹽）

hrj＞ɕ（收、守、燒、赦、聲、濕）

ŋrj＞nʑ（饒、肉、兒）

他的理由是：

1.就語音分配言，不應只有濁的grj，而無清的krj、khrj等。漢語更是往往清濁音相配的。

2.在音變上較易解釋。r介音有央化作用（*centralization*），可以把舌面後音（即舌根音）向前移動，更受j介音影響，就變舌面前音tɕ、tɕh

等音了。這是央化作用的一個例子，跟把舌尖前音t、th等向後移動成爲舌尖後音ṭ、ṭh一樣。

3.照系三等字實際上和s-無關，從s-詞頭來的字只有《切韻》的齒音字，如s、tsh（少數）、dz（少數）、z等母。包括：

st＞s（掃、犀、筱、賜、修、髓、泄、綏、雖）

sth＞tsh（催、鄹、戚）

sd＞dz（寂、摧）

sdj＞zj（詞、袖、續、誦、徐、遂、循）

sk＞s，sk^{w}＞sw（楔、秀、損、歲、宣、恤）

skh＞tsh（？）（造）

sg＞dz，sgj＞zj（造、邪、俗、松）

sg^{w}j＞zjw（彗、穗、旬）

這樣擬訂的結果，就有一套的krj、khrj、grj、ŋrj、hrj來跟trj、thrj、drj、nrj、tsrj、tshrj、dzrj、srj等相當。

s-詞頭既可以接舌尖塞音，也可以接舌根塞音，那麼，是不是也能接雙唇塞音，在系統上構成完整的一套呢？李氏的看法是：

「瑟s是否從上古spr來的，不能肯定，也許spr先變成sr，再變成《切韻》的s。〝鼻〞字原與〝自〞字通，是否〝自〞字是sbj＞dzj？〝臬〞字是否sb＞dz？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一時不易解決。」

總之，李氏的複聲母學說十之八九是談s-詞頭的，在1971年，他設計了一群龐大的s-舌根聲母，1976年作了一次清查，把它的範圍縮小了，認爲s-舌根字只限於中古的齒頭音，尤其是s、z。至於照系三等字、喻四、日母都排除在s-之外，而擬爲帶-r-的舌根字，以此來解釋它們和舌根字諧聲的現象。這樣，比董同龢之擬訂爲舌根前音（用以解釋照系三等字和舌根的諧聲現象），解釋起來要更合適些。

拾叁、 張琨的帶鼻音複聲母

張氏於1976年發表 "The Prenasalized Stop of MY,TB，and Chinese.：A Result of Diffusion or Evidence of a Genetic Relationship?" 一文，見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47本3分。在這篇文章裏討論了帶鼻音的複聲母。

古漢語（*Proto-chinese*）之具有「鼻音＋塞音」（*Prenasalized stops*）的聲母型式，張氏早在另一篇論文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稠djəug and濃nəuŋ，njəuŋ"（*Monumenta Serica*）中就提到了。

張氏分三個階段來表明這種「鼻音＋塞音」的演化（其中的舌根塞音代表所有塞音）：

〔古漢語（Proto-Chinese)〕　〔諧聲時代〕　〔中古音〕

一、Ng-，Nk-，Nkh-　——→ŋ-　——→ ŋ-

這一類複聲母簡化爲單聲母，早在形聲字產生之前，所以在聲系中塞音和鼻音不相諧聲。

二、Ng-　——→Ng-

NK-　——→Nk-　——→ ŋ-

Nkh-　——→Nkh-

這一類簡化爲單聲母在形聲字產生之後，所以聲系中就有鼻音、塞音相接觸的現象。

三、Nk-，Nkh-　——→g-　——→g-

這一類是鼻音成分失落了，並使得它後面的塞音濁化，這項變化在形聲字之前，所以聲系中塞音也不和鼻音接觸。

四、Nk-　——→Nk-？Ng-？

Nkh-　——→Nkh-？Ng-？　——→ g-

這一類是鼻音的失落發生在形聲字既造之後，所以聲系中有鼻音、塞音相諧的現象。

張氏把這四類帶N-詞頭的例子舉出了二十多條，用苗瑤語、藏語相印證。

1976年底，張氏在 "Chinese S- Nasal Initials"（《史語所集刊》47本4分）一文中，提出了六條假設，其中第一、二條（N：塞，塞：N）已見上文，其餘四條討論了一群s-開頭的複聲母。依其演化過程分爲三個類型（其中的舌根鼻音和舌根塞音代表所有的鼻音和塞音）：

	〔古漢語〕		〔諧聲時代〕		〔中古音〕
一、	s-ŋ-	⟶	s-ŋ-	⟶	ŋ-，s-
		⟶	x-ŋ-	⟶	ŋ-，x-

這一類是沒有帶塞音迹象的字，例如：喪s-m-，晦s-m／x-m-，澀s-ŋ-／x-ŋ-。

二、 S-N-g-, S-N-K(h)- } -s-ŋ- { s-ŋ- ⟶ ŋ-，s- ; x-ŋ- ⟶ ŋ-，x-

這一類是鼻音和塞音的合併產生於形聲字以前，因此在聲系中鼻音不和塞音接觸，例如：焜S-N-b-／x-mj-／xj-，鬩S-N-Kr-／x-ŋ-／x-。

三、 S-N-g- ⟶ S-N-g-, S-N-K(h)- ⟶ S-N-K(h)- } -s-ŋ- { s-ŋ-⟶ ŋ-，s- ; x-ŋ-⟶ ŋ-，x-

這一類是鼻音和塞音的合併產生於形聲字既造以後，所以在聲系中鼻音和塞音諧聲，例如：燒S-N-r／S-N-gj／śj，攝S-N-Kj-／S-N-tj／śj-。

張氏複聲母的擬訂，有的是漢語內部的證據無法看出來的，而是依靠了藏語的比較而擬訂，這是一條很有意義的途徑。

拾肆、 陳新雄由水經注探索複聲母

陳先生（伯元）曾撰「酈道元水經注裏所見的語音現象」，見《中國學術年刊》第二期，1978年6月。該文就六世紀初的《水經注》中隱

含的複聲母遺跡提出討論。共有八條：

1.鄔水＝慮水，慮鄔聲相近。

慮gl->l（慮從虍x-聲）：鄔？-

2.參辰口＝陰口，參陰聲近。

參s->ʃ-：陰s-k-> ？-

3.羊里亭＝羊子城，韻近字轉耳。

里l-：子tsl->ts-（李l-從子tsl-聲）

4.角崩山＝角林山，世俗音譌也。

崩pl->p：林l-（崩從朋聲，朋即古文鳳，鳳從凡聲，從凡者有風，從風者有嵐l-）

5.窮水，音戎，並聲相近。

窮g-：戎sŋi->ɳʐ-（從戎sŋj-聲者有駥娀s-）

6.力口＝棘口，棘子木＝力子木，棘力聲相近。

棘kl->k-：力l-

7.賜水＝厲水，賜厲聲相近。

賜s-g->s-：厲gl->l-

（賜s-g-：逿sk-->t-：易sg->d->ɸ-）

（厲gl-：蠆sk-->t-：噦s-k-->x-）

8.漼水＝桂水，漼桂聲近。

漼 s-k-> t s-：桂 k-（漼：堆 skl->t-：轏 s k-l->t-：唯 sgl->d-> o ：摧s-gr->dz-：雖s-gl->s-）

這些複聲母當然不是北魏時代所有，而是上古音反映在方言俗語中的痕迹，尤其是地名的俗讀。

拾伍、 丁邦新論帶 1 的複聲母

丁先生曾發表「論上古音中帶l-的複聲母」（1978年，《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聯經出版公司）。他認爲除了俗語、連緜詞、一字

二讀、異文、譯音之外，從漢語的構詞法上推斷古複輔音的存在是一條可行的新路。例如龔煌城1976年發表的「同源詞的研究與上古漢語的擬測」列出這樣的同源詞：

吏ljəg：使s-ljəg

屢ljug：數s-ljug

履ljig（>ljid）：屣s-ljig

淋liəm：滲s-ljəm

它們各有相同的語根（*root*），而後者都帶有詞頭s-。

此外，他也認爲由文字諧聲現象來研究複聲母是最可靠的，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也最多。至於諧聲的原則，他的處理方式是：凡是來母字作爲其他聲母字的聲符時，兩者的基本關係是kl-／k-：1-／1-（A式）；凡是其他聲母字作爲來母字的聲符時，兩者的基本關係是kl-／k-：gl-／1-（C式），如果這種來母字轉諧其他發音部位的字，那也是kl-／k-：1-／1-式。例如：

1.來母字作爲其他聲母字的聲符

龍 ljung>1-：龐 brung>b-：寵 hljungx>th-：龔 kljung>k-

縭luan>1-：蠻mran>m-：孿sruanh>s-：變pljianh>p-：彎kljuanh>k-

這是採A式，另一種情形是C式：

呂gljagx>1-：莒kljagx>k-

亩bljəmx>1-：稟pljiəmx>p-：廩bljəmx>1-

2.其他聲母字作爲來母字的聲符

品phljiəmx>ph-：臨bljəm>1-

蠆thradh>th-：厲dljadh

各 klak>k-：路 glagh>1-：格 krak>k-：客 khrak>

kh-：洛glɑk＞l-

這是採C式，另一種情形是A式：

庀xlɑg＞x-：盧lɑg＞l-：膚pljɑg＞p-

丁氏帶舌尖邊音的複聲母整個的系統和演變是這樣的：

pl＞p　phl＞ph　ml＞m　bl＞b（-ji-），l（其他）

tsl＞ts　tshl＞tsh　sl＞s　dzl＞dz（-ji-），l（其他）

tlj＞tś　thlj＞tśh　　dl＞d（-ji-），l（其他）

kl＞k　khl＞kh　ŋl＞ŋ　gl＞g（-ji-），l（其他）

xl＞x　γl＞γ

ʻl＞ʻ　hl＞th，th（-j-）

skl＞k　skhl＞kh　sgl＞g（-ji-），l（其他）

拾陸、楊福綿用同族語言探索複聲母

楊氏有關古聲母研究的主要論文有：

1.Prefix s- in Proto-Chinese, 8th ICSTLL，Berkeley,1975.

2.Prefix s- and SK-，SKL-Clusters in Proto-Chinese,part I，Paper for U.S. Japan Seminar, Tokyo, 1976. Part II，the 9th ICSTLL；Copenhagen，1976.

3.Proto-Chinese S-KL- and Tibeto-Burman Equivalents,the 10th ICSTLL, Washington D.C.1977.

4.Traces of Proto-Chinese Bilabial Prefixes in Archaic and Modern Chinese, 1979，the 12th ICSTLL,Paris.

5.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KL-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 and Proto-Chinese, 1985，Pacific Linguistics Series C-NO.87，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楊氏的研究重點放在s-的複聲母上，這是近年來的一個研究趨向，

像李方桂、白保羅也都很注意s-的複聲母。楊氏所稱的SK-或SKL-或KL-聲母，實際上是代表了和〔s〕、〔k〕、〔l〕近似的一大群輔音。

他運用的材料很廣，包括了諧聲字、同源詞、同族語、方言、假借、聲訓、釋音等。在諧聲方面，他爲一批既諧舌尖音，又諧舌根音的字（如「甚：湛甚斟堪嵁」、「合：給翕拾答」、「公：松妅」）設計了一套SK-聲母：

sk＞t端　sḱ＞t́透　sǵ＞d́定
skj＞ʈ知　skj́＞ʈ́徹　sgj́＞ɖ́澄　sgj＞j喻
ɕkj＞tɕ照三　ɕkj́＞tɕ́穿三　ɕǵj＞dʑ́牀三　ɕgj＞ʑ禪
s-k＞ʔ影　s-ḱ＞x曉　s-g＞s心　ɕ-g＞ɕ審三
ʔsk＞ts精　ʔsḱ＞tś清　ʔsǵ＞dź從　ʔsg＞z邪

同源詞方面，像「訓：勸」、「享：康」、「鑽：貫」、「爨：湌」、「竄：竄」、「隨：跪」、「天：乾」、「媮：詬」，都表示在上古第二個字是語根，第一個字是詞頭加語根。

同族語方面，他找出了古藏語sk、sg聲母和漢語聲母的對應，例如：

貪sḱəm／t́am：skam-pa（to desire）
赮sḱjeŋ／ʈ́jaŋ：skyeŋ-pa（red-faced, to be ashamed）
勺ɕkjok／tɕjak：skyogs-pa（ladle）
杓ɕgjok／ʑjak：同勺字
飲s-kjəm／ʔjəm：skyems（thirsty, drink）
擁s-kjuŋ／ʔjwoŋ：skuŋ-ba（to hide）
渝sgju／ju：sgyur-ba（to change）
盈sgjeŋ／jaŋ：sgyoŋ-pa（to fill）
藏ʔsǵaŋ／dźaŋ：sgoŋ-ba（to hide）

現代方言方面，例如閩語：

枝ki＜（s-）kjəg＜*ɕkjəg
齒ḱi＜（s-）ḱjəg＜*ɕḱjəg
拾ḱio＜（s-）ǵjəp＜*ɕgjəp
到kau＜（s-）kau＜*skog

至於SKL-聲母，楊氏的系統是：

skl＞t端	sḱl＞t́透	sǵl＞d́定	
sklj＞ʈ知	sḱlj＞ʈ́徹	sǵlj＞ɖ́澄	sglj＞j喻
ɕklj＞tɕ照三	ɕḱlj＞tɕ́穿三	ɕǵlj＞dʑ́牀三	ɕglj＞ʑ禪
s-kl＞？影	s-ḱl＞x曉	s-gl＞s心	ɕ-gl＞ɕ審三
？skl＞ts精	？sḱl＞tś清	？sǵl＞dź從	？sgl＞z邪
skr＞tʂ照二	sḱr＞tʂ́穿二	sǵr＞dʐ́牀二	sgr＞ʂ審二

他用這個系統解釋了「參」、「僉」、「卯」、「虍」、「尸」、「立」等聲系的異常諧聲現象。也解釋了下列同源詞：

亦sgljak：胳klak
石ɕgljak：珞glak
壽ɕgljog：老glog
燒ɕ-gljog：燎gljog
滄？sḱlaŋ：涼gljaŋ
索s-glak：絡glak

同族語的證據，例如古藏語的對應：

踏sḱlab：skrab-pa
檀sǵlan：sgren-mo

舟ɕkljog：gru，suomo *s-gru

孳？sǵljəg：krig

陰s-kljəm：sgrip-pɑ

楊氏在1977年的論文裏，列出了大量古漢語SKL-與藏緬語同源詞相對應的例子，達112組之多，例如第一組例「鷹」字*s-kliəŋ／？iəŋ在藏緬語中有khɑsi〔klaŋ〕；LP.〔kəlyuŋ〕a species of eagle, kite, Bahnar〔klaŋ〕；Meyol〔graŋ〕； Hua Miao〔klaŋ〕；Mon-Khmer〔klaŋ〕；Written Tibetan 〔glag〕eagle，vulture.這樣的比較，不但爲上古漢語的複聲母找出了有力的證據，也爲漢藏語言的歷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有關複輔音s-的性質，白保羅（*Benedict*）爲了解釋某些諧聲現象，曾假設上古有s-詞頭（*prefix*）與s-複聲母（*cluster*）的對立。楊氏認爲這種區別似乎在遠古漢語中曾經存在過，但在上古音階段似乎消失了，或者是在消失當中。如果沒有同源詞（*cognate sets*）和藏緬語言的比較，很難把其中的眞象弄清楚。

拾柒、 嚴學窘的全盤擬音

嚴氏於1981年在第十四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提出「原始漢語複聲母類型的痕跡」一文，對古漢語的複聲母作了全面的構擬。材料以《說文》諧聲爲主，並比較了漢藏語言中複聲母的類型和結構規律，如羌語、普美語、嘉戎語、景頗語、彝語、安多藏語、康地藏語等，得知藏緬語系各語言的聲母都經歷了一個由複輔音向單輔音簡化的進程。其他親屬語言，像泰語、壯語、黎語、水語、毛難語、苗語、瑤語也或多或少的保留了複聲母。

嚴氏所擬的複聲母多達兩百多種，包含下面幾種類型：

一、帶p-的複聲母。包括pt-型和pk-型。例如「亳：毛」、「豹：勺」、

「駮：交」、「丙：更」。

二、帶t-的複聲母。例如「屯：邨」(ttś-)、「亦：迹」(dts-)。

三、帶k-的複聲母。包括kt-型和kts-型。例如「歸：𠂤」、「姜：羊」(kd-)、「耕：井」、「劒：僉」。

四、帶鼻音的複聲母。這是把m-、n-、ŋ-置於其他輔音之前。例如「廟：朝」、「牡：土」、「宜：多」、「午：杵」、「聶：攝」、「能：態」。

五、帶x-的複聲母。例如「誨：每」、「險：僉」(xtś-)、「爲：皮」(γb-)、「合：答」(rt-)。

六、帶ʔ-的複聲母。例如「約：勺」、「委：餧」(ʔn-)。

七、帶s-的複聲母。例如「喪：亡」、「燒：堯」、「公：頌」(zk-)、「甚：堪」(zḱ-)。

八、帶-l-的複聲母。包括pl-型、tl-型、和kl-型。例如「品：臨」、「卯：聊」、「體：豊」、「童：龍」、「子：李」(tsl-)、「泣：立」、「孝：老」。

九、三合複聲母。嚴氏共擬訂了六十四個這種由三個輔音結合而成的聲母。例如「匕：旨：稽」(pkt-)、「文：虡：獻」(xmŋ-)等。

十、四合複聲母。例如「羨」有「虛延切」、「似面切」、「延知切」、「龍眷切」四讀，因而擬爲xsdl-。「綏」有「呼悉切」、「思累切」、「儒佳切」、「土火切」四讀，因而擬作xsnt́-。

以上的系統中，後兩類比較有問題，嚴氏的方法是看到有幾類不同的聲母相接觸，就把這些聲母連結起來，未及考慮輔音相結合的局限性。就語音的性質上說，不是任何音都能結合成複聲母的，特別是三個或四個輔音的結構，在語言裏限制更大。此外，嚴氏也未及考慮所擬複聲母本身所構成的系統性，和它們演化的問題。

拾捌、 竺家寧的複聲母體系

竺氏於1981年完成《古漢語複聲母研究》一書，對於上古音的複聲母也嘗試作了全面的擬訂。他依據形聲字、聲訓、《經典釋文》之異

音、《廣韻》又讀、《說文》讀若、古籍中的音注、古今方言、假借異文、聯緜詞、同源詞等資料，把複聲母分爲四大類：（擬音下各舉一組諧聲爲例）

一、 帶舌尖邊音l(或閃音r)的複聲母

1.pl->p- 汞l-/l- ：剝pr-/p-
2.p'l->p'- 翏l-/l- ：僇p'r-/p'-
3.bl->l- 風p-/p- ：嵐bl-/l-
4.b'l->b'- 龍l-/l- ：龐b'r-/b'-
5.tl->t- 來l-/l- ：齜（卓皆切）tr-/t-/ʈ-
6.t'l->t'- 賴l-/l- ：獺t'l-/t'-
7.dl->l- 彖t'-/t'- ：蠻dl-/l-
8.d'l->d'- 童d'l-/d'- ：龍l-/l-
9.kl->k- 呂l-/l- ：莒kl-/k-
10.k'l->k'- 立l-/l- ：泣k'l-/k'-
11.gl->l- 兼k-/k- ：廉gl-/l-
12.g'l->g'- 婁l-/l- ：窶g'l-/g'-
13.tsl->ts- 令l-/l- ：旍（子盈切）tsl-/ts-
14.ts'l->ts'- 僉ts'l-/ts'- ：臉l-/l-
15.dzl->l- 子ts-/ts- ：李dzl-/l-
16.ml->m- 垄l-/l- ：睦ml-/m-
17.ŋl->ŋ- 魚ŋl-/ŋ- ：魯l-/l-
18.sl->s- 婁l-/l- ：數sr-/s-/ʃ-
19.xl->x- 翏l-/l- ：嘐xr-/x-

二、 帶舌尖清擦音s-的複聲母

1.st->ts- 左st-/ts- ：隋t'-/t'-, d'-/d'-

2.st́->tś-　　隹t-/tɕ-　　：崔st́-/tś-
3.sd-＞ɕ-　　亶t-/t-　　：羶sd-/ɕ-
4.sd́->dź-　　覃d́-/d́-　　：蕈sd́-/dź-
5.sr-＞s-　　妥t́-/t́-　　：綏sr-/s-
6.sk-＞tɕ-　　支sk-/tɕ-　　：妓k-/k-
7.sḱ->tɕ́-　　區ḱ-/ḱ-　　：樞sḱ-/tɕ́-
8.sǵ->dʑ́-,ʑ-　　示sǵ-/dʑ́-,ǵ-/ǵ-　　：視sǵ-/ʑ-：狎ǵ-/ǵ-
9.sg-＞sɣ-/s-　　員gj-/ɣj-/j-　　：損sg-/sɣ-/s-
10.sx-＞x-　　血sx-/x-　　：恤s-/s-
11.sb-＞sβ-/s-　　必p-/p-　　：瑟sb-/sβ-/s-
12.sm-＞m-　　尾sm-/m-　　：犀s-/s-
13.sn-＞n-　　襄s-/s-　　：囊孃曩釀sn-/n-
14.sŋ-＞ŋ-　　午sŋ-/ŋ-　　：卸sɣ-/s-：杵sḱ-/tɕ́-
15.stn-＞n-　　如stn-/n-/nʑ-　　：恕sd-/ɕ-：絮stn-/s-, t́-, n-（絮有息據、抽據、乃亞三切）

三、帶喉塞音ʔ-的複聲母

1.ʔt-＞t-　　合g-/ɣ-　　：答ʔt-/t-
2.ʔt́->t́-　　今k-/k-　　：貪ʔt́-/t́-
3.ʔd-＞d-　　公k-/k-　　：松頌ʔd-/d-/z-
4.ʔd́->d́-　　貴k-/k-　　：殰ʔd́-/d́-
5.ʔst-＞st-/ts-　　夾k-/k-　　：浹ʔst-/ts-
6.ʔst́->st́-/tś-　　告k-/k-　　：造ʔst́-/tś-
7.ʔsd́->sd́-/dź-　　今k-/k-　　：岑ʔsd́-/dź-
8.ʔsd-＞sd-/ɕ-　　耆ǵ-/ǵ-　　：蓍ʔsd-/sd-/ɕ-
9.ʔp-＞p-　　爻g-/ɣ-　　：駁ʔp-/p-

10.ʔṕ->ṕ- 各k-/k- :貉ʔṕ-/ṕ-（匹各切）
11.ʔb́->b́- 棘k-/k- :陿ʔb́-/b́-（蒲北切）
12.ʔn->n- 今k-/k- :念ʔn-/n-
13.ʔm->m- 夬k-/k- :袂ʔm-/m-

四、 帶舌尖塞音t-(d-)的複聲母

1.tk->k- 羊r-/ɸ- :姜tk-/k- :詳d-/z-
2.tḱ->ḱ- 甚d́-/ʑ- :湛t-/t- :勘tḱ-/ḱ-
3.dg->g- 隹t-/tɕ- :帷dg-/g-/ʊj-
4.dǵ->ǵ- 氏t-/tɕ-,d́-/ʑ- :祇dǵ-/ǵ- :紙t-/tɕ-
5.tx->x- 台t́-/t́- :殆d́-/d́- :咍tx-/x-
6.tʔ->ʔ- 多t-/t- :夥tʔ-/ʔ- :爹t-/t-
7.tp->p- 勺t-/tɕ- :杓d́-/ʑ-（市若切),tp-/p-（甫遙切） :豹tp-/p-
8.tṕ->ṕ- 粵tṕ-/ṕ- :聘ṕ-/ṕ- :騁t́-/ʈ́-
9.db́->b́- 乏db́-/b́- :泛b́-/b́- :鈑d́-/d́-（徒盍切）
10.dm->m- 朝t-/ʈ- :廟dm-/m-
11.dn->n- 能dn-/n- :態t́-/t́- :螮dn-/n-（奴代切）
12.dŋ->ŋ- 多t-/t- :宜dŋ-/ŋ-（多省聲）

以上共有六十種複聲母，只及嚴學宭所擬的四分之一，系統更爲簡單，卻能夠解釋所有的諧聲現象。

第一類（帶l或r）複聲母的演化規則是：

1.凡是不送氣濁塞音、塞擦音加l（或r）的，就失落前一成分，變爲中古的來母。

2.凡是其他輔音加l（或r）的，就失落後一成分。（失落l、r成分）

第二類（帶s-）複聲母的演化方式有三：

1.音素失落——如sr-、sg-、sb-皆變爲s-。

2.音素易位——如st-變ts-。這種現象在語言中很常見，像英文的woeps＞wasp、ax＞ask即是。

3.顎化作用——如skj變tɕ。英文也有類似的變化：skip＞ship、fisk＞fish。

第三類（帶喉塞音）複聲母在世界各語言中十分常見，例如德語、丹麥語都有。趙元任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一書曾指出喉塞音常伴隨p、t兩類塞音出現（見其書第20頁）。ʔ-是個弱勢音，所以在演化過程中，上古的這個ʔ-成分都失落了。

第四類（帶t-）複聲母在藏緬語中很普遍，例如白保羅（*Benedict*）的《漢藏語概要》曾舉出：「六」d-ruk、「九」d-kuw、「熊」d-wam、「虎」d-key、「鹿」d-yuk、「蟹」d-kay等。上古音的寫法，這個舌尖塞音如果出現在清音前就是t-，如果出現在濁音前就是d-，二者不構成音位的對立。在演變上，這個t-（或d-）後世全都失落了。

第四節　外國學者的貢獻

壹、 高本漢

高本漢（*B. Karlgren*）在中國語文方面的著作很多，論及複聲母的有：

1.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1923,張世祿譯《中國語與中國文》，商務印書館出版。

2.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

tory, 1949,杜其容譯《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中華叢書出版。

3.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ese, 1926,賀昌群譯《中國語言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

4.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26,趙元任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

5.Word Family in Chinese, 1933,張世祿譯《漢語詞類》，商務印書館出版。

6.Grammata Serica, 1940,《漢文典》，BMFEA 12。

7.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957,《修訂漢文典》，BMFEA 29。

8.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1954,張洪年譯《中國聲韻學大綱》，1972，中華叢書出版。聶鴻音譯《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1987，齊魯書社。

他對於複聲母的結構型式，提出了三種假設：

(A) 各klâk ：洛lâk
(B) 各kâk ：洛klâk (glâk)
(C) 各klâk ：洛glâk

在這三種可能性中，高氏認爲C 式比較合宜，除了發音較近似之外，「藍」(lâm)從「監」(kâm)聲，暹羅語念k'ram (<gram)，上古漢語就應該是glâm(>lâm)；「樓」(lou)與「婁」(giu)同聲符，「樓蘭」在可哈洛斯底文(*Kharoshti*)的記載中，稱爲Kroraimna，所以「樓」字在漢代是glu；由以上兩例，足以排除A 式的可能。「變」字暹羅語念plien，這樣的話，又足以排除B 式的可能。

他所擬訂的複聲母，除了kl-,gl-,pl-之外，還有：忽xm-／x-：勿m-，史sl-／s-：吏l-,睦ml-／m-：陸l-，螭t́l-／t́-：離，需sn-／s-：儒ń-，聶n-：攝śń-／ś-，嘆t́n-／t́-：難n-，僉ḱs-,／tś-：儉ǵl-／ǵ-：

險xl-／x-：驗ŋl-／ŋ-，稟pl-／p-：廩bl-／l-，卯ml-／m-：窮pĺ-／pʹ-，樂ŋl-／ŋ-,l-：爍śl-／ś-。

我們可以歸納出高氏的系統是這樣的：

1.塞音＋l (kl-,gl-,gʹl-,pl-,bl-,pʹl-,tʹl-)

2.鼻音＋l (ml-,ŋl-)

3.擦音＋l (sl-,śl-,xl-)

4.第二成分是鼻音 (sn-,śn-,tn-,xm-)

至於「僉」字爲kʹs-，高氏也沒有把握，所以他在這個擬音之後打了問號。

貳、 蒲立本

蒲本立(*E. G. Pulleyblank*)的複聲母學說主要見於他1962年在Asia Major所發表的"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一文。他的見解主要有下列幾點：

1.帶l的複聲母在漢代仍然存在

例如《史記》、《漢書》都把吉爾吉斯(*Kirghiz*)譯爲「隔昆」、「堅昆」，可知當時念作〔klek-kun〕，才能把中間的流音表現出來。佛經譯文中的「劫」(kiap)，原文是Kalpa，因此「劫」字在漢代念作〔klap〕。「梵」(biəm)字原文是Brahm，「邠祁（音那）」(pin-na)原文是purna，那麼「梵」和「邠」也應該帶個流音，在漢代念作pl-的型式。佛經的「因坻」相當於Indra，則漢代「坻」念dl-。

上古複聲母的l成分，蒲氏視之爲詞嵌(*infix*)，它可以把不及物動詞轉爲及物，或把及物動詞轉爲致使動詞(*causative*)，例如：

至〔上古tits〕：致〔上古tlits〕

性〔上古sieŋ〕：生〔上古sleŋ〕

圈〔上古kiwan〕：卷〔上古kwlan〕

2.帶s-的複聲母

凡是疑母和曉母諧聲的，蒲氏認爲是sŋ-＞中古疑母，sŋh-＞中古曉母。例如「午：許」即是。而「午」字的sŋ-聲母可以在傣語借字中獲得證實。

邪母和喻四諧聲的，蒲氏認爲源自s＋delta的複聲母，到中古，洪音變喻四，細音變邪母。蒲氏的擬音中用了兩個希臘字母：theta爲清音，和藏緬語的l相當；delta爲濁音，和藏語lh-相當，它們常和別的複音結合成複聲母。

邪母和匣母諧聲的，例如「穗：惠」、「旬：昫」、「彗：慧」、「還：睘」，蒲氏把邪母擬爲s-加圓唇喉音(*labiolaryngals*)的複聲母sh^{w}-(＞ziw-)，匣母則爲濁的h-。

蒲氏認爲在諧聲中，s和n的接觸尤多於s和ŋ，所以上古應該有sn-(zn-＞n-)聲母存在。此外也有st-（＞ts)、sd-(＞dz-)型聲母，例如古代把Gandhahastin譯爲「揵陀訶盡(ts-)」，正是以漢語的ts-和梵文的-st-對譯。st-＞ts-的假定，可以解釋舌尖塞擦音和舌尖塞音的接觸。例如「匕：叱」、「崔：雀」、「全：輇」、「才：戴」、「酋：酉」，它們都是st-（＞ts-）、sd-（＞dz-）和t-，d-的諧聲。這種st＞ts的現象稱爲音素轉移(*metathesis*)。

3.二等韻的介音

蒲氏贊同S. Yakhontov在1960年提出的理論，認爲二等韻在上古具有-l-介音。他更舉出了四點來支持這個看法：

(1)二等韻很少有來母字，說文中只有「冷、犖、醁」三個字。

(2)二等韻的其他聲母字，在聲系中常和來母字接觸。

(3)中古捲舌字常屬二等，絕不出現於一等。高本漢曾把某些s-的來源擬爲sl-（如史、吏）。蒲氏更進一步把這種帶l的性質擴及所有中古捲舌字，如「髟l-：珍tl-＞ṭ-」。

(4)從漢語和藏緬語比較，也能找到二等字和-l-或-r-相對應的例

子，如八（p-）藏語brgyad、百(p-)藏語brgya、馬(m-)緬語mraŋ、甲(k-)藏語ḱrab、江(k-）傣語khlong。

叁、白保羅

白保羅(*P. Benedict*)有關漢語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有：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ino-Tibeta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6.

前一書有周法高的「上古漢語和漢藏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五卷一期）作專文介紹。周氏說：

> 「書中對於藏緬語的研究比較詳盡（佔120頁），漢語方面只佔四十餘頁。不過，在這四十餘頁中，就包含了不少的新材料和新見解。過去我們研究古音的，只局限於漢語的資料，現在大概可以大開眼界了。」

白氏認爲漢語的複聲母中，有些實際上是個詞頭（馬伯樂在1930, Prefixes et de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ique, 313-27首先提出這個觀念），例如「九」kiŭg／kiəw＜ST *d-kəu；「肝」kân＜ST *b-ka-n；「子」tsiəg／tsi＜ST *b-tsa。詞頭(*Prefixial combination, syllabic*)和複聲母(*cluster, non-syllabic*)有對立的區別，例如sn-、sk-和s-n-、s-k-不同。sn-到中古變成ts-或tś-，而s-n-到中古變n-（年*〔s-〕nien／nien从千*snien／tśien聲。

白氏費了很多工夫去尋找古漢語的s-詞頭和複聲母，包括s加鼻音和s加塞音兩大類。前者如：

況　PST *(s-)maŋ＞*s-maŋ＞xi (m) waŋ／xiwaŋ

鴈　*s-ŋan＞xŋan＞ŋan（從厂*xŋân＞xân聲，泰語借字念

*hŋaan>*haan，可以加上動物性詞頭s-)

情 PST *s-niŋ>dzi̍ĕŋ／dzi̍äŋ (演變過程是*sn->*zn->*zd-><*dz-, WT snyiŋ)

恥 PST *(s-)ńa>xńiəg／t'i (從耳ńiəg／ńzi聲，PK *hńa>*s-ńa 'red'；PTB *(s-)ńa：WB ńa 'to respect' [='to show shame']，hńa>*s-ńa 'to be considerate')

s加塞音的，例如：

隋 t'wâ／t'uâ~stwia／swiẹ~st'wia／xywiẹ (PTB *s-tw〔â〕'chop／mince' Lepcha tyot>stot 'chop, mince with numerous pieces as meat'；WB t'wa <*〔s-t〕wa 'mince with a knife'<PST *(s-)twâ)

火 xwâr／xuâ<*sphwâr<PST *(s-)pwâr~*(s-)bwâr (PTB *pwâr~*(s-)bwâr 'burn；fire')

區 k'i̯u／k'i̯u~s-ku／?əu (WB Khui<*〔s-k〕ui<*〔s-k〕əw 'take shelter, refuge' [=conceal oneself]<PST *s-kəw)

白氏也論及帶l的複聲母，他認爲形聲字裏除了有大批的「舌根塞音加l」的例證外，也有「唇音加l」的結構。如蠻?bl-／m-、龐b'l-／b'-、律bl-／l-、蠅sbli̯-／i̯-等。此外，還有xl-型複聲母，如鐵〔xl〕iet／t'iet、體xliər／t'iei、离xlia／t'ie等。?l-型複聲母，如輕〔?l〕i̯ĕd／t'i。sl-型複聲母，如兩〔s-〕li̯aŋ／li̯aŋ、卵〔s-〕lwân／lwân。

白氏還擬訂了一群帶喉塞音?-的複聲母，例如：

堯 ?giog／ŋieu (與喬g'i̯og／g'i̯äu爲同源詞)

難 ?tân／nân (：嘆t'ân)

巫 〔?b〕i̯wo／miu (WT ?ba-po 'magician')

以上這些「喉塞音加塞音」的聲母，中古都變成了鼻音。另外還有？s-／tṣ-的型式，如叉？sōg／tsɑu（和搔字sôg／sɑ̂u同源），和藏語*ʔś-＞tś-的演化相平行。至於喉塞音加鼻音(*preglottalized nasals*)的，例如鴉？ŋɔ／？ɑ：牙／ŋɔ／ŋɑ；撫？miwo／ṕ i̯wo：無 mi̯wo／mi̯u；武〔？p・b〕i̯wo／mi̯u：鵡？bi̯wo／mi̯u。

白氏的擬音中也有ccc-的三合複聲母結構，他認爲s和？詞頭都可以出現在「塞音＋l」的複聲母前面，形成三個輔音的聲母。例如數s-gli̯ug／si̯u、虎s-〔kl〕o／xuo、樂〔？k・g〕lŏk／ŋɔk（音樂）ŋɑu（喜樂）、鴞〔？gl〕ɑ̂k／ŋɑ̂k（古藏語glɑg, PST*(ɑ-)glɑ̂g）。

除了上述s-、？-、-l-各類複聲母外，白氏又假定了m-、b-詞頭的存在，例如繆m-kli̯og／mi̯ĕu、法b-ki̯wɑp（從去ḱi̯ɑb／ḱi̯wo聲，WB kwɑb, PST*〔b-〕kwɑp）。

肆、包擬古

包擬古(*N. C. Bodman*)著有《釋名研究》(*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 Ming*)一書，爲1950年耶魯大學博士論文，1954年哈佛大學修訂出版。其中有專章討論漢代的複聲母，以《釋名》音訓爲依據，是全書的精華。該部分有竺家寧譯文「釋名複聲母研究」（中國學術年刊第三期，民國68年6月出版）。

他所擬的KL-型複聲母如：濫glam／lam：銜ǵ am／ɣam（二字爲音訓，下同）、瓦ŋwa／ŋwa：裸glwar／lua、寡kwɔ／kwa：倮glwar／lua、劒 kljam／kjɛm：斂 gljam／ljɛm、領 ljeŋ／ljɛŋ：頸 kljeŋ、勒glək／lək：刻ḱək／ḱək、老glog／lau：朽xjog／xjəu。

其他帶l的複聲母有：禮dliər／liei：體t́ iər／t́ iei、埒dljwat／ljwɛt：脫t́ wat／t́ wat、錐tjwər／tɕwi：利dljəd／lji等。

帶鼻音的複聲母有：語zŋio／ŋjwo：敍dzŋjo／zjwo、言zŋjan／ŋjɛn：宣sŋwan／sjwɛn、業zŋjap／ŋjɛp：捷dźŋjap／dźjɛp、年

nien／nien：進tsjen／tsjen、糝sən／sam：黏njam／ȵjɛm（上兩例包氏認爲有帶n的複聲母，但未擬出音來）、眇mjog／mjɛu：小smjog／sjɛu、跐tsʹjar／tsʹie：弭zmjar／mjie、能gnəg／nai：該knəg／kai等。

包氏認爲漢代的複聲母必然不像上古音那樣種類繁多，因爲上古音的時空範圍要廣大得多。《釋名》音訓的資料往往只能顯示其中有複聲母，至於複聲母的型式就很難斷定了。比如音訓中一個字是見母，一個是來母，那麼，劉熙可能念作k-：gl-，也可能念kl-：gl-或kl-：l-。此外，音訓字如果兩個都是來母，並不一定表示它們沒有念gl-：gl-的可能，如果兩個都是見母，它們也有可能是kl-：kl-，只不過表面上沒有帶複聲母的特徵而已。這是在擬音上的困難。

包氏在1969年提出「藏語SDUD與漢語"卒"字的關係，兼論ST聲母的擬訂」一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本下冊）。他認爲藏文sdud（意爲「衣褶」）和漢語的「卒」（字形來源爲「衣」字上加一畫，代表褶皺）爲同源詞，「卒」字的聲母是由st-經由音素轉移（*metathesized*）變成ts-的。他進而推斷上古有st-、sth-、sd-聲母，s-成分具有構詞功能（*played a morphological role*），正如古藏文的情形一樣。不過，這個詞頭原有的作用現已無法考知了。包氏舉出了很多藏語sd-跟漢語ts-對應的例子：如接tsi̯ap藏文sdebs-pɑ、井tsi̯eng藏文sdins、戚tsʹi̯ok藏文sdug-pɑ、叢dzʹung藏文sdon-pɑ、侵tsʹi̯əm藏文stim-pɑ、濟tsiər藏文ster-bɑ等。

包氏1973年又提出「反映在漢語中的漢藏語s-複聲母」一文（《中國語言學報》一卷三期）。藏語的s-詞頭常用來表示役使詞（*causative*），他認爲漢語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妥字上古音hnərx（李方桂擬音），藏文rnɑl，綏字上古音snjəd，藏文snyol-bɑ。但大部分的上古s-複聲母，役使的含意很早就消失了。包氏認爲上古有ST-、SK-、SP-型複聲母，他運用藏語同源詞跟漢語本身的證據討論了ST-、SK-型，只有

SP-型資料較缺乏，還不能確定。

伍、 薛斯勒

薛斯勒(*A. Schuessler*) 1974年發表「上古漢語的詞頭」(*Prefixes in Archaic Chines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24：382-384)和「中古漢語的R與L」(*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2 Number 2*)。

他主張喻四古歸來紐，和蒲立本喻四的擬音(*ly->i-，但薛氏以*ly-爲禪紐的來源) 近似。他認爲上古l和r的演化是這樣的：

先秦	漢代	中古	
l-	ʎ-	i-	(喻四)
r-	l-	l-	(來紐)

上古的l-到了漢代轉化爲舌面邊音，這時，l-的空位就由r-來填補了。在此轉變的時代，這兩個流音往往會發生混淆，所以「酉」字在《史記》律書和《白虎通》裏都用「老」字來訓釋。薛氏更舉出喻四的「揚、悅、葉、容、用、豫、淫、炎」等字，在藏語裏都念爲來母。

薛氏指出邪紐、禪紐在諧聲中都和l接觸，而邪紐和前擦音(*sibilants*)諧聲的又特別多，因此把邪紐擬爲zl-（和sl->si-構成系統)。

薛氏學說中最重要的一項，是他推斷上古四等字的介音是-l-。他認爲二等字既有介音-r-，系統上應有個相對應的-l-介音存在。四等字中古的-i-介音由-l-變來的可能性很大，例如意大利文的chiave或fiore就是拉丁文clavis和flos變來的。薛氏舉出五條證據，以支持其論點：

一、在聲系中，四等字和喻四接觸最多，而喻四薛氏認爲上古正是l-。

二、喻四和四等字互補(*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三、四等字總是有個喻四的同源詞，例如「牒：葉」、「牽：引」、

「廸：由」、「趯：躍」等。

四、經籍中的異文「弊殺：弊韲」如果用「blat-srat：blat-slat」的擬音（四等的-i-用-l-代替），比高本漢的「b́iat-ṣăt：b́iat-siat」合理。（案此條異文見《莊子・馬蹄》：「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釋文》「蹩」步結反，或作「弊」；「躠」，悉結反，或作「薛」、作「殺」。依反切下字「結」，當屬四等屑韻字。）

五、許多四等字，如「臍、鐵、蔑、蝶、犬……，」等，在傣、藏諸同族語中都有個-l-介音。

陸、 富勵士

富勵士（*R. A. D. Forrest*）於1964年發表「高本漢上古聲母商榷」（*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nitial of Karlgren's Archaic Chinese*，通報51期，同樣的題目又在1967年重新寫過，發表於通報53期）。他對複聲母的研究著重在帶l方面。他擬了一個舌面邊音〔ʎ〕（喻四的來源），和舌尖邊音l相對。「鼻音加l」的複聲母高本漢曾擬訂ml-、ŋl-，他認爲還有nl-型，如「橈、乃」等字。Wulff 1934認爲上古音的l是個詞嵌（*infix*），富氏卻認爲l是字根的聲母，其前的輔音是詞頭。例如邊音前的舌頭音往往有「致使」之意：

餘ʎjo (remains，surplus)：除dljo (to clear out)
襲zljəp (covering)：葺thljəp (to cover)
帷ʎjwər (curtain)：推thlwər (to extend)

富氏另有 "The Chinese Language" 一書，作於1948年，於1965年、1973年兩次修訂出版。書中更有系統的敘述了複聲母，共有下列各型：(見其書133頁)

kl- ḱl- gl- ŋl- ml-

tn-	t́n-	dn-	sn-	
ʈɲ-	ʈ́ɲ-	ɖɲ-	ʒɲ-	（以舌尖面塞音、擦音開頭）
ʈʎ-	ʈ́ʎ-	ɖʎ-	ʒʎ-	（以舌尖面塞音、擦音開頭）
km-	ḱm-	gm-	xm-	

演化規則是：「鼻音＋l」的，失落l；其他則失落鼻音或邊音，如kl-＞k-、xm-＞x-；「舌尖音＋鼻音」的複聲母有不齶化和齶化兩套，前者的演化是tn-＞t-，sn-＞s-，後者的演化是ʈɲ-＞tʃ-，ʃɲ-＞ʃ。

柒、 柯蔚南

柯蔚南（*W. S. Coblin*）著有「說文讀若聲母考」（*The Initials of Xu Shen's Language as Reflected in the Shuowen Duruo Glosses*，《中國語言學報》Vol. 6, 1978）。

在讀若資料中，審三和心、曉二紐接觸，如「燮s-：溼ś-」、「豕ś-：豨x-」，柯氏認爲在東漢審三是sh-。其他照系三等字在形聲字裏常和舌根字諧聲，讀若中也有「顓tś-：骨k-」的例子，可能上古的skj-、skhj-、sgj-到東漢還有一些保留下來。照系三等字也有和舌尖音接觸的，例如下列的讀若資料：「諄tś-：庉d́-」、「侄t-：樹ź-」等，因此，漢代的一部分照系三等字念舌尖塞音（如tj-＞tś-）。

讀若中還有一些審三和舌頭音接觸，如「啻ś-：鞮t-」、「豪d́-：弛ś-」等，柯氏擬爲sthj-＞ś-。至於讀若中，邪母和舌根音接觸的，如「姰ɣ-：旬z-」，柯氏擬爲sgjw-＞z-（而sgj-變成ź-）。「自dź-：鼻b́-」中的「自」，柯氏擬爲sb-。「甡ńź-：綏s-」則表示sn（＞s-）複聲母漢代仍存在。「郇s-：泓？-」中的「郇」字漢代音sk-。

在讀若中，l和舌根音很密切，例如「槉g-／ɣ-：廉gl-／l-」、「綰？wr／？w-：卵gwl-／l-」等，表示KL-型的複聲母漢代猶存。l和舌頭音也有接觸，例如「婪gl-／l-：潭d́／d́-」、「棆gwl-／l-：屯trj-／tj-」

等，柯氏認爲東漢的〔l-〕可能讀來像今天的閩南語，他引用Douglas 1899對閩南語l-的描述：

> 「*l- is often pronounced in a very thick indistinct manner, approaching to the sound of d, so much so that as the language of Amoy has no proper d, the Amoy people usually employ a syllable beginning with l when trying to imitate a foreign word beginning with d.*」

柯氏又引用羅常培1930的說明來支持其觀點，認爲東漢的l發音時舌十分鬆弛，氣縫很窄，不像北平話的l那麼清晰，因此近似d。

根據柯氏的研究，漢代還存留著一些帶s-和帶-l-(-r-)的複聲母。也有一些讀若的資料，在語音上不易解釋的，柯氏認爲是方言的問題。

第五節　擬定複聲母的幾個基本原則

不了解複聲母的人往往以爲複聲母的擬定只不過是把發生關係的兩個聲母拼合起來就成了，這是不正確的。擬定複聲母必須考慮到下面幾個條件：

一、必須要有大量而平行的例證，不能只憑一、兩個孤證就認爲是複聲母。例如我們看到形聲字裏有「各：洛」相諧聲的現象，一個是見母，一個是來母，在我們假定它們是上古kl-複聲母以前，還得看看在形聲字裏是否還有其他平行的例證。當我們有了「京：涼」、「柬：練」、「兼：廉」、「監：藍」、「果：裸」……等類似的諧聲時，我們才能相信K和l的接觸不是偶然的。

二、必須要能解釋其演變。我們假定上古有gl-，中古變成了來母，這是因爲濁塞音比較容易失落；我們假定上古有sk-，中古變成照母三等字，這是因爲三等介音j的影響，發生了顎化；我們又假定上古有

st-，中古變成了精母，這是由於「音素易位」造成的。如果在音理上無法解釋的，所擬定的複聲母就得再斟酌了。

三、韻母多半屬於同一類型，只有聲母有異的，這種例子上古是複聲母的可能性較大。像上面列舉的k和1諧聲的例證，韻母都是近似的，只有聲母不同。如果是聲、韻迥異（像「疋」字有「匹、足、雅、胥」等念法，「｜」有ㄒㄧㄣˇ、ㄊㄨㄟˇ、ㄍㄨㄣˇ等念法）的，很可能是「無聲字多音」所造成的。

四、聲母輔音要有結合的可能。輔音的發音性質各有特色，使得某些輔音適合連接，某些輔音不適合連接。例如流音r、l往往出現作第二個成分，前面可以很自然的接上一個塞音、鼻音、擦音、或塞擦音。塞擦音就很少和另一個塞擦音接合，同部位的塞擦音和擦音也很少接合。因此，我們不能任意的把兩個中古聲母拼合起來，說那就是上古的複聲母，還得考慮這兩個輔音是否有結合的可能，它的先後位置如何。

如果是三個輔音的接合，它的限制就更大了。例如英語三個輔音的複聲母只允許有一種狀況：第一個音素必須是s，第二個音素是塞音，第三個音素是流音。因此，對於上古漢語三合複輔音的擬定就應當更爲愼重。

五、所擬的型式要在該語言中構成一個整齊而對稱的系統。系統性是語音的一個基本特質，例如國語有「ㄆ、ㄘ、ㄙ」、「ㄓ、ㄔ、ㄕ」、「ㄐ、ㄑ、ㄒ」三組塞擦音和擦音，它們構成「不送氣——送氣——清擦」的整齊局面。大多數語言有p，往往就有t和k和它相配，有b，就有d和g和它相配。這就是輔音系統的對稱性。複聲母也是一樣，例如英文有sp-(*speech*)，就有st-(*storm*) 和sk-(*skill*)相配。我們擬定上古有kl-複聲母，同時也應考慮pl-、tl-的可能性。如果擬定了ʔt-複聲母（合g-:答ʔt-），而不能發現其他帶ʔ-複聲母的痕迹，那麼這個擬音就很可疑了。

六、除了形聲字裏顯示大量而平行的例證外，還要有充分的旁證，

因爲上古如果眞的有這樣型式的複聲母，它一定不會僅僅保留在形聲裏，在別的資料裏也一定可以找到相平行的例證。例如在形聲裏，我們看到了kl-的痕迹，在東漢劉熙的《釋名》裏也收了「領，頸也」、「勒，刻也」的音訓，許愼的《說文》收了「牯，牛也」、「倞，彊也」、「旅，鈴也」、「老，考也」，《毛詩》收了「流，求也」、「穀，祿也」，這些音訓資料所顯示的輔音關係（k-和l-）竟然和形聲裏所見到的完全一致。又如一字兩讀的資料，像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卷」字有「居晚反」和「力轉反」兩音，《玉篇》中「濂」字有「里兼切」、「含鹽切」兩音，《廣韻》中有「鬲」字有「古核切」、「郎擊切」兩音，這些例子又顯示了上古kl-分化的痕迹。再如同族語言所保留的複聲母音讀，更是我們證明古漢語複聲母擬音的「活化石」。像「孔」字泰國語念〔kluŋ〕、「藍」字唸〔khraːm〕，前者現代漢語還保存了「窟窿」一詞，後者從「監」（k-）得聲，正可以互相呼應。有了以上這些旁證，我們才可以確定的說，kl-的擬音是合理的。

第十八講　上古的聲調

第一節　明清學者的觀念

中古音有平、上、去、入四類聲調，上古音是否也分四聲呢？還是比四聲更多或更少呢？最早提到這個問題的，是明代的陳第（字季立，福建連江人，1541—1617），他在《讀詩拙言》中說：「四聲之辨，古人未有」，意思是說，上古雖然也有四聲，但他們作詩時，只求自然音調的和諧，並不講求四聲平仄的區別。

清代的顧炎武(1613-1682)在「音論」中提出「四聲一貫」其說云：

「四聲之論，雖起於江左，然古人之詩，已自有遲疾輕重之分，故平多韻平，仄多韻仄。亦有不盡然者，而上或轉爲平，去或轉爲平上，入或轉爲平上去，則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並用。」

可知他的看法是上古四聲可以互用，不像後世那樣嚴格的區分四聲。

江永（字愼修，安徽婺源人，1681—1762）《古韻標準》例言說：

「四聲雖起江左，按之實有其聲，不容增減，此後人補前人未備之一端。平自韻平，上去入自韻上去入者恒也，亦有一章兩聲或三、四聲者，隨其聲諷誦詠歌，亦自諧適，不必皆出一聲，如後人詩餘歌曲，正以雜用四聲爲節奏，詩韻何獨不然？」

由這段話可知江永也認爲上古有四聲。

戴震(1723—1777)《聲韻考》卷一云：

「古人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四聲通爲一音，故帝舜歌

以熙韻喜、起，而三百篇通用平上去及通用去入者甚多，各如其本音讀之，自成歌樂。」

戴氏的看法和顧、江並無不同。

錢大昕（字曉徵，江蘇嘉定人，1727—1786）《潛研堂集》說：「古未有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別矣。」他這裏所說的「輕重緩急」正是上古的四聲，和中古四聲他認爲並沒有什麼不同。

江有誥（字晉三，安徽歙縣人，?—1851）「唐韻四聲正」卷首「再寄王石臞先生書」云：「古人實有四聲，特古人所讀之聲，與後人不同。」也肯定了上古的四聲之別。分類上和中古也無不同。

此外，王念孫（1744—1832）、劉逢祿（1776—1829）、夏燮（1800—1875）都主張上古有四聲。

夏炘（1789—1871）《詩古韻表二十二部集說》云：

「覩三百篇中，平自韻平，仄自韻仄，劃然不紊。其不合者，古人所讀之四聲有與今人不同也。江君唐韻四聲正一書，考據最爲明確。」

以上學者的看法正代表了明清以來的觀念：上古有四聲的不同，和中古的平、上、去、入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二節　上古無去聲說

上古音的研究，以韻母最早，這是因爲魏晉以後的讀書人難免要接觸到經書或先秦子書中的韻語，使他們很容易覺察到上古用韻和後世的不同。上古聲母的研究遲至錢大昕才開始，而上古聲調要到段玉

裁才眞正展開研究。段氏之前的陳第認爲「四聲之辨，古人未有」。顧炎武認爲「古人四聲一貫」，江永認爲古四聲可通用，他們都是先有個中古四聲的觀念，又見到上古韻語有不少異調押韻的現象，因而認爲上古押韻並不很重視聲調是否相同。到了段玉裁始揭示「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的論點。才算是眞正建立起古聲調的觀念，不再受中古四聲的束縛。

段氏《六書音均表・古四聲說》云：

「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上與平一也，去與入一也。上聲備於三百篇，去聲備於魏晉。」

段氏「答江晉三論韻」云：

「古四聲之道有二無四，二者平入也。平稍揚之則爲上，入稍重之則爲去，故平上一類也，去入一類也。」（見江氏《音學十書》第一册，廣文書局）

段氏立論的依據是上古韻文之去聲字或與平、上聲押韻，或與入聲押韻，所以他作「詩經韻分十七部表」和「群經韻分十七部表」，每部都不列去聲，後世的去聲字在其書中分別併入平、上、入聲中。

和去聲字押韻最多的是入聲字，段氏「古四聲說」舉了一些這類的例子：

1.班固西都賦以「厲竄穢蹙折噬殺」爲韻。其中「厲竄穢噬」爲去聲，餘爲入聲。

2.左思蜀都賦以「達出室術駟瑟恤」爲韻。其中「駟」爲去聲，餘爲入聲。

3.魏都賦以「列翳悅世」爲韻。其中「翳世」爲去聲，餘爲入聲。

4.吳都賦以「貴傑裔世轍設噎」爲韻。其中「貴裔世」爲去聲，餘爲入聲。

5.郭璞江賦以「猷月聒翊豁碣」爲韻。其中「猷」爲去聲，餘皆入聲。

6.江淹擬謝法曹詩以「汭別袂雪」爲韻。其中「汭、袂」爲去聲，餘爲入聲。

其他去、入通押的例子如：（去聲下畫線）

1.《老子・六十九章》以「臂敵」爲韻。

2.《詩・大雅桑柔五章》以「慁恤」爲韻。

3.《楚辭・天問》以「摯罰說」爲韻。

4.《詩・大雅皇矣八章》以「茀仡肆忽拂」爲韻。

5.《易・井九二》以「谷鮒漏」爲韻。

6.《禮記・月令》以「布索」爲韻。

7.《老子・十四章》以「計一」爲韻。

8.《詩・小雅采芑》一二三章均以「泣率」爲韻。

9.《老子・六十三章》以「易細」爲韻。

10.《詩・召南野有死麕三章》以「脫帨吠」爲韻。

此外，《廣韻》去聲字往往兼有入聲一讀，也表現了這兩個聲調的密切關係，例如：

1.霽韻「閉」，博計切，又見屑韻方結切。

2.霽韻「戾」，郎計切，又見屑韻練結切。

3.暮韻「錯」，倉故切，又見鐸韻倉各切。

4.暮韻「度」，徒故切，又見鐸韻徒落切。

5.暮韻「作」，臧祚切，又見鐸韻則落切。

6.遇韻「足」，子句切，又見燭韻即玉切。

7.未韻「蔚」，於胃切，又見物韻紆物切。

8.志韻「織」，職吏切，又見職韻之翼切。

9.志韻「食」，羊吏切，又見職韻乘力切。

10.至韻「率」，所類切，又見質韻所律切。

形聲字的聲符和本字間也往往是去、入相通：

翼（入）：異（去）　　特（入）：寺（去）
決（入）：夬（去）　　試（去）：式（入）
富（去）：畐（入）　　背（去）：北（入）
淖（去）：卓（入）　　豹（去）：勺（入）
裕（去）：谷（入）　　路（去）：各（入）

這些例證足以支持段氏的理論。

孔廣森(1752—1786)也贊成去入爲一，但他認爲入聲是由去聲所變，則不如段說合理。因爲說-p、-t、-k後來消失而成去聲，比說入聲後世憑空產生-p、-t、-k要合音理。

第三節　上古無上去說

段氏認爲古無去聲，黃侃更進一步認爲上古連上聲也沒有，他在「音略」略例中說：

「四聲古無去聲，段君所說。今更知古無上聲，惟有平入而已。」

他寫了一篇「詩音上作平證」列出《詩經》中平、上通押的例子共129條，來支持他的學說。例如：（上聲加橫線於下）

采蘩：「祁之事」
小星：「肅褅猶」
柏舟：「舟流憂酒遊」
日月：「諸土處顧」

載馳：「孑尤思之」

七月：「火衣」

何草不黃：「虎野夫暇」

小旻：「猶集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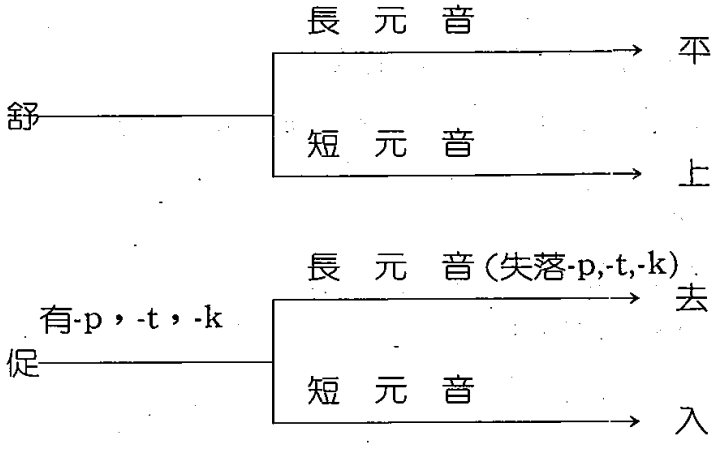
長發：「共龐龍勇動竦總」

文王有聲：「芭仕謀孑哉」

因此，黃氏主張上古只有平、入兩個聲調。

第四節　舒促兩調說

王力採用了段玉裁「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的論點，提出上古有舒、促兩調。他和段玉裁、黃侃不同的地方是他爲這兩個調子安排了演化的條件。王力認爲上古有長元音、短元音的區別，舒、促兩大類聲調各包含了長元音的字和短元音的字，舒而長的演化成中古的平聲，舒而短的演化成中古的上聲，促聲（上古的入聲）如屬長元音，則失落-p、-t、-k的韻尾，變成中古的去聲，短元音則保留-p、-t、-k，成爲中古的入聲。茲以圖表示如下：



這樣的系統，一方面解釋了詩韻和諧聲中，平上常相通、去入常相通的現象，一方面也解釋了兩調是如何分化成四調的。

其中，長入由於元音較長，韻尾-p、-t、-k容易失落，於是變爲去聲。去聲的來源除了長入之外，還有一部分是舒調（平、上）變來的。其情況是這樣的：

1.陽聲的-ŋ、-n類，其去聲多來自平聲；-m類之去聲多來自入聲。

2.陰聲韻的去聲除來自長入外，多來自上聲。

第五節　四聲三調說

董同龢承江有誥「平自韻平，上去入自韻上去入」的觀點，認爲同調相押的情況還是比較普遍，所以認爲上古也應該有四類聲調。那麼，去入何以關係特別密切呢？他主張是因爲二者調值相近的緣故。

後來，李榮在《切韻音系》中，舉安南譯音、龍州僮語漢語借字、廣西瑤歌、跟漢語方言中之粵語、閩語、吳語去、入每每符合之事實，提出「四聲三調說」，認爲平聲一類，上聲一類、去入一類。其關係如下表：

調類	沒有輔音韻尾的韻母	收-m,-n,-ŋ的韻母	收-p,-t,-k的韻母
一	平	平	
二	上	上	
三	去	去	入

第六節 近世學者的四聲說

近代學者也有不少人贊成上古調類和中古並無不同，一樣是平、上、去、入四聲。

高本漢「論中國上古聲調」(*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BMFEA 32, 1960, pp. 113-142*)一文依據諧聲、《詩經》、《易・象辭》中之韻語探討上古聲調，認爲上古已辨四聲。

周祖謨「古音有無上去二聲辨」(《問學集》32—80頁) 云：

> 「以《詩經》用韻而言，雖去聲有與平上入三聲通協者，而去與去自協者固多。若即諧聲而論，去聲字亦有不與他聲相涉者。段氏不加詳辨，重其合而不重其分。近人黃季剛先生復倡古音無上之說，……蓋《詩》中上聲分用者多，與他類合用者寡，以寡論多，自不能洽理慊心。」

因此，周氏主張上古仍是四聲。

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1971)一文中說：「上古漢語是有聲調的，而且大體調類與中古四聲相合。」(25頁)，李氏在字的音節末尾加了幾個符號來表示調類：加-x代表上聲，加-h代表去聲，平聲不加符號，入聲已有-p、-t、-k爲標記，所以也不加符號。

周法高「上古音和切韻音」(1970)沒有特別討論聲調問題，但在其中的分部字音表(390—432頁) 中，是按四聲排列的，可知周氏也認爲上古有四聲。

丁邦新「漢語聲調的演變」(1986)一文說：「基本上上古音有四聲，在我看來，已經接近定論。」又說：「上古音的四聲既是從《詩經》押韻現象歸納而來，顯示當時詩人的語感覺察四個聲調的存在。」丁氏並據張日昇「試論上古四聲」(1968)的統計，表明《詩經》押韻

的聲調關係：

	平	上	去	入
平	2186	203	159	5
上	158	882	99	18
去	134	67	316	64
入	5	21	97	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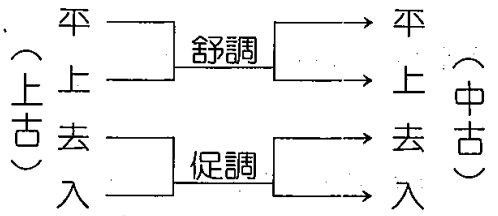
由此可以看出各調獨用的次數極多，合用的次數絕不致影響調類的劃分。

現代學者由全盤的統計入手，而決定上古四聲有別，方法上相當客觀、合理，這和明清學者的四聲有別說在立論基礎上是不同的。明清學者的取材是局部而非全面的，有了幾十個例子便可以立說下結論，這幾十個例子單獨看來似乎已經不嫌少，但就整個狀況中，它佔的比率有多高？這是早期的學者所不太注意的。所以看到平、上相通，去、入相通的例子便說古無上、去聲，看到「平自韻平，上去入自韻上去入」的例子便說古有四聲，那一派說法的例證比較多，誰也沒去統計。此外，明清學者的四聲有別觀念多少受到先入爲主的中古四聲影響，所以很自然的會傾向四聲有別的「正統」觀點，這就和他們研究古韻偶而也會受到中古韻的束縛一樣（如顧炎武的韻部順序，江永之合併尤侯幽爲一部、段玉裁以-p類字併入-m類字，以及清儒韻值正變的觀念）。這是現代學者的四聲說和明清學者的四聲說基本上的不同。

如果上古的確有四個聲調，那麼段氏所提出的去入相通、黃氏所提出的平、上相通，又如何解釋呢？陳新雄先生「古音學發微」(1971)說：

「古人實際語音中確有四種不同之區別在，而就詩平上合用，去入合用之現象看，古人觀念上尚無後世之四聲區別，而於聲之舒促則固已辨之矣，後世之所謂平上者，古皆以爲平聲，即所謂舒聲也，後世之所謂去入者，古皆以爲入聲，即所謂促聲也。因其觀念上惟辨舒促，故平每與上韻，去每與入韻。」(1273—1274頁)

陳先生認爲上古有四聲，但平上聲的的調值接近，去入聲的調值接近，實際上就是「四聲兩類」。用圖表示如下：



這個看法兼顧了四聲說和兩調說的觀點。

第七節　五聲說

王國維(1877—1927)創「五聲說」，認爲上古聲調陽聲字是一調，陰聲字的平上去入爲四調，所以共有五調。他的理由有三點：

1. 群經與《楚辭》中，陽聲之上去多與平聲通叶。

2. 陽聲各部字以平聲爲多，如蒸、冬二部幾乎全是平聲字。

3. 《廣韻》陽聲各韻之上去聲字，多兼收於平聲。

王氏此說一方面不能解釋陽聲韻的上、去聲字後來是如何變出來的，一方面把音高的區別和韻尾是否收鼻音的問題混爲一談，所以沒有其他學者採信。

陸志韋也有五聲說，但是和王國維完全不同。陸氏的五聲是：平、上、長去、短去、入。他認爲和入聲相通的去聲屬短音，和平上聲相通的去聲屬長音。他說：

> 「我所以敢提倡第五聲之說，因爲有點史實可以憑藉。封氏《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以五聲命字。據《魏書・九十一江式傳》，呂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北方好像原有五聲，後起的南方韻書才只有四聲。顏之推有一句話最值得注意：秦隴則去聲爲入。」（《古音說略》195頁）

他又舉「祭、泰、夬、廢」四韻爲例，說這四韻既不配平上，又跟入聲接近，這兩件事一定是互有關聯的。這四韻正屬上古的「短去」。

第八節　聲調源於輔音韻尾說

1954年歐第國（*A. G. Haudricourt*）著"Comment reconstraire le chinois archaique"（*Word* 10, 351-64）第一次提出漢語去聲源於-s韻尾的說法。他的依據是越南話裏的漢語借字，如「寄、義、露、訴、墓」等去聲字在越語中屬「問聲」和「跌聲」，而這兩種聲調已證明源於-s（>-h）。同年歐氏的另一篇論文"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Journal Asiatique* 242, 69-82）又列舉了另外十八個去聲字和越語的問聲、跌聲相當：

卦　芥　嫁　膾　櫃　赦　試　歲　兎
帶　肺　慰　助　箸　袋　帽　易　利

這些字在古越語中都帶-s韻尾。

歐氏認爲上古漢語的-s有區別詞性的作用，例如：

惡（入聲）âk——(去聲) âks
好（上聲）xâu——(去聲) xâus
度（入聲）dâk——(去聲) dâks
使（上聲）ṣi——(去聲) ṣis

蒲立本(*E. G. Pulleyblank*)1973年著"Some further evidence regarding Old Chinese -s and its time of disappearanc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36, part 2, 368-373)提出了對音的證據，證明古代常用去聲字譯外語有-s的音節。例如：（去聲字下加線）

波羅奈 Skt. Vārānasī
提 謂 Skt. Trapusa
舍 衛 Skt. Srāvasti
阿迦貳吒 Skt. Akanistha
須 蹄 Skt. Sudrsa
對 馬 Jap. Tusima
都 賴 Talas
罽 賓 Kashmir

至於上聲，浦立本認爲源於喉塞音-ʔ韻尾，這是從越南話的「銳聲」、「重聲」源自早期的喉塞音韻尾所得的啓示。但沒有進一步的證據。梅祖麟在1970年著「中古漢語的聲調與上聲的起源」（黃宣範譯，收入1977年幼獅月刊社編《中國語言學論集》）提出三種證據支持浦氏的假設：

1.在現代方言裏，溫州（浙）、浦城（閩）、建陽（閩）、定安（海南）、文昌（海南）的上聲字還保存喉塞音韻尾。

2.由佛經中的語料證明中古上聲字是短調，從實驗語音學看，短調正是早期有喉塞音尾的特徵。

3.古越語的漢語借字顯示漢代的上聲字相當於越語的銳聲和重聲，這兩種聲調正是從-ʔ尾變來的。

關於上古沒有聲調，後世的聲調是由不同的韻尾輔音造成的，這個理論李方桂先生的看法是：

> 「我們也不反對在《詩經》以前，四聲的分別可能仍是由於韻尾輔音的不同而發生的，尤其是韻尾有複輔音的可能，如-ms、-gs、-ks等。但是就漢語本身來看我們已無法推測出來了。藏漢系的比較研究將對此有重要的貢獻。」（「上古音研究」26頁）

丁邦新先生的看法是：（見「漢語聲調源於韻尾說之檢討，1981」）

1.蒲氏所舉去聲字和-s尾的對音例證，恰好那些去聲都屬-d尾的韻部。可能當時是用-d尾去譯-s尾的字，二者都是舌尖音。而入聲的-t由於聲調短促，比較不適合表現外國語帶-s的不短促音節。

2.蒲氏認爲直到《切韻》時代，上聲和去聲還有-ʔ和-s尾，「平、仄」之分就是開尾音節和閉尾音節的不同。丁氏則認爲平、仄是能拖長的平調和非平調（包括升調、降調、促調）的對立，和韻尾輔音無關。同時，如果上聲是-aʔ，作韻書的人根據什麼把-at、-ak、-ap歸在一起算入聲韻，獨獨把-aʔ歸爲上聲？

3.丁氏列出《詩經》三調以上通押的例子有三十八條，例如伐木三章：「阪、衍、踐、遠、愆」、揚之水二章：「皓、繡、鵠、憂」等。要是上聲有-ʔ、去聲有-s，就成了-n、-nʔ、-ns可以互相押韻，這是不合理的。

因此，丁氏的結論是：「聲調源於韻尾可能有更早的來源，可能在漢藏語的母語中有這種現象，但是在《詩經》時代沒有痕迹。」

參考書目

[中文參考書目]

以下按作者姓氏筆畫排列，無作者姓名者，則依書名首字筆畫。專書用《 》號表示，論文用〈 〉號表示。

二 畫

丁介民	〈方言考〉	師大國研所集刊第十本	1965
丁邦新	《台灣語言源流》	省新聞處編印	1972
	《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	食貨出版社	1974
	〈論上古音中帶1的複聲母〉	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聯經出版社	1978
	〈中央研究院近十年來之語言學研究〉	幼獅月刊四十三卷一期	1975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	清華學報新十四卷一、二期	1982
	〈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g-〉	漢學研究一卷一期	1983
	〈漢語聲調源於韻尾說之檢討〉	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1
	〈漢語聲調的演變〉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平仄新考〉	史語所集刊四十七本	1975
	〈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	史語所集刊五十本	1979

	〈從漢語方言現象檢討幾個辨音徵性的問題〉	史語所集刊五十一本	1980
	〈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方言現象〉	史語所集刊五十二本	1981
	〈吳語聲調之研究〉	史語所集刊五十五本	1984
丁　度	《集韻》	中華書局	1970
丁福保	《說文解字詁林》	商務印書館	1976
丁履恒	《說文諧聲》十卷	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種彙刊	1974
丁　顯	《諧聲譜》	同上	1974

三　畫

于維杰	〈宋元等韻源流考索〉	成大學報三期	1968

四　畫

未署作者	《中國歷史記元年表》	木鐸出版社	1980
王　力	《漢語史稿》	泰順書局	1970
	《中國語言學史》	同上	1972
	《古漢語通論》	同上	無年代
	《漢語史論文集》		1969
	《中華音韻學》	泰順書局。《漢語音韻學》，友聯書局。二者實爲一書。	1957
	《漢語音韻》	弘道書局	1975
	《漢語詩律學》	宏業書局。《詩詞曲作法講話》，洪氏出版社。二者實爲一書。	1975
	《音韻學初步》	大中書局	1981

	《漢語語音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從元音的性質說到中國語的聲調〉	清華學報十卷一期	1935
	〈類音研究〉	清華學報十卷三期	1935
王仁昫	唐寫本《刊謬補缺切韻》	廣文書局	1964
王念孫	《廣雅疏證》	同上	1971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世界書局。卷八有〈李舟切韻考〉、〈唐諸家切韻考〉等聲韻學論文十七篇	1961
王廣慶	《複音互用發微》	中華叢書	1963
	《複音詞聲義闡微》	商務印書館	1973
王　顯	〈切韻的命名和切韻的性質〉	中國語文	1961
	〈再談切韻音系的性質〉	中國語文	1962
王靜如	〈論開合口〉	燕京學報二十九期	1941
	〈論古漢語之腭介音〉	燕京學報三十五期	1948
方師鐸	〈中國上古音裏的複聲母問題〉	東海學報四卷一期	1962
	《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	國語日報社出版	1965
方　毅	《國音沿革》	商務印書館	1961
孔仲溫	《韻鏡研究》	學生書局	台一版 1981
	《類篇研究》	同上	1985
	〈廣韻祭泰夬廢四韻來源試探〉	師大國文學報十六期	1987

五 畫

永瑢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商務印書館	1983
未署作者	《四聲等子》	咫進齋叢書本、四庫本	
楊樹達輯	《古聲韻討論集》	學生書局	1973
司馬光	《切韻指掌圖》	商務叢書集成簡編、新興書局兩種	1965，1964
幼獅編	《中國語言學論集》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7
左松超	〈古聲紐演變考〉	師大國研究所集刊第四本	1959
史宗周	《中國文字論叢》	中華叢書	1978
史玲玲	《詩經毛詩訓辨證》	黎明書局	1973
白滌洲	《廣韻通檢》	天一出版社	1975
	〈集韻聲類考〉	史語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	1931
	〈廣韻聲紐韻類之統計〉	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一期	
	〈北音入聲演變考〉	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二期	1931
	〈漢字標音方法之演進〉	北大國學季刊四卷四期	1934
	〈從反切到拼音〉	國語周刊五十七至六十二期	
白靜川	《甲骨文的世界》	巨流出版社	1977

六 畫

艾偉	《國語問題》	中華書局	1965

	《全宋詞》	中央輿地出版社	1970
全廣鎮	〈從詩經韻脚探索上古之聲調〉	中國學術年刊九期	1987
江　永	《音學辨微》	廣文書局	1966
	《古韻標準》同上		1966
江有誥	《音學十書》	同上	1966
江　沅	《說文解字音韻表》十八卷	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種叢刊	1974
江舉謙	〈廣韻中古音讀標訂〉	東海學報三卷一期	1961
	《詩經韻譜》	東海大學出版	
朱芳圃	譯〈評珂羅倔倫中國古韻研究之根本思想〉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六集六十七、六十八期	1929
朱　琰	《韻譜》六卷	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種叢刊	1974
朱　熹	《詩集傳》	中華書局	1969
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	世界書局	1968
安藤正次	《言語學大綱》	商務印書館	1966
早　川	《語言與人生》	柳之元譯。文史哲出版社	1987

七　畫

阮元刊	《十三經注疏》	藝文印書館	1965 台三版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	清華學報九卷一、二期	1971
	〈幾個上古聲母問題〉	總統　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	1976
	〈切韻â的來源〉	史語所集刊三本	1931

	〈莫話記略〉	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二十	1940
	〈台語系聲母及聲調的關係〉	史語所集刊三十四本	1962
	〈漢藏系語言研究法〉	國學季刊第七期	1951
李壬癸	〈語音變化的各種學說評述〉	幼獅月刊四十四卷六期	1976
	〈李方桂及其比較台語研究〉	幼獅學誌十五卷三期	1979
	〈關於-b尾的構擬及其演變〉	史語所集刊五十五本	1984
李光地	《音韻闡微》	四庫全書本	1782
李孝定	《甲骨文字集釋》	史語所專刊之五十	1970
	〈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	史語所集刊四十五本二分	1974
李建國	〈段玉裁的古音學和應用〉	訓詁研究第一輯，北師大	1981
李添富	〈詩經例外押韻現象之分析〉	輔仁學誌十三期	1984
	〈論假借與破音字的關係〉	輔仁學誌十四期	1985
李貴榮	《廣韻唇音字開合研究》	輔大碩士論文	1977
李新魁	《古音概說》	學海出版社	1986
	《漢語等韻學》	中華書局	1983
	《漢語音韻學》		1986
	〈關於中原音韻音系的基礎和入派三聲的性質〉	中國語文	1963

李維棻	〈反切起源新證〉	淡江學報五期	1966
李　榮	《切韻音系》	鼎文書局	1973
杜其容	譯《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	台灣書店	1946
	〈釋文異乎常讀之音切〉	聯合書院學報四期	1965
	〈陳澧反切說申論〉	書目季刊八卷四期	1975
	〈輕唇音的演變條件〉	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1
	〈部分疊韻連緜詞的形成與帶l複聲母之關係〉	聯合書院學報七期	1970
那宗訓	《中原音韻與其他三種元明韻書之比較研究》	廣文書局	
何九盈	〈切韻音系的性質及其他〉	中國語文	1961
何大安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	大安出版社	1987
	〈論贛方言〉	漢學研究五卷一期	1987
	〈近五年來台灣地區漢語音韻研究論著選介〉	漢學研究通訊第二卷	1983
	〈Xu／f在西南：一項規律史的研究〉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台大博士論文	1981
	〈元音i, u與介音i,u〉	王靜芝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	1986
	〈雲南漢語方言中與顎化音有關諸聲母的演	史語所集刊五十六本	1985

	變〉		
	〈論永興方言的送氣濁聲母〉	史語所集刊五十七本	1986
辛　勉	〈簡介古藏語輔音群對現代拉薩話聲調的影響〉	師大國文學報四期	1975
	〈評西門華德的藏漢語詞的比較〉	師大國文學報七期	1978
	〈藏語的語音特性〉	師大國文學報六期	1977
	〈藏文三十字母與守溫三十字母的關係〉	慶祝林景伊先生六秩誕辰論文集	
	《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	師大博士論文	1972
余迺永	《兩周金文音系考》	師大博士論文	1981
沈兼士	《廣韻聲系》	中華書局	1969
沈德宣	〈劉熙和他的釋名〉	中國語文	1956
吳其昌	〈來紐明紐古複輔音通轉考〉	清華學報七卷一期	1932
吳淑美	姜白石詞韻考	輔大碩士論文	1973
吳靜之	上古聲調之蠡測	師大碩士論文	1975
吳聖雄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探索》	師大碩士論文	1985
	〈由詞彙的移借現象論中國語文的一種特質〉	師大國文學報十七期	1988
吳鍾林	《廣韻去聲索源》	師大碩士論文	1987

八　畫

林　尹	《中國聲韻學通論》	世界書局。另有林炯陽	1982

		注釋本，黎明書局。	
	〈切韻韻類考正〉	師大學報二期	1957
林平和	《呂靜韻集研究》	碩士論文，嘉新水泥出版	1972
	《李元音切譜之古音學》	文史哲書局	1980
林明波	《唐以前小學書之分類與考證》	東吳大學叢書	1975
林炯陽	《廣韻音系探源》	師大博士論文	1980
	《魏晉詩韻考》	師大碩士論文	1971
	〈敦煌韻書殘卷在聲韻學研究上的價值〉	漢學研究四卷二期	1986
林英津	《廣韻重紐問題之檢討》	東海大學碩士論文	1979
	《集韻之體例及音韻系統中的幾個問題》	台大博士論文	1985
林語堂	《語言學論叢》	文星書店	1967
林慶勳	《音韻闡微研究》	學生書局	1988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與等韻切音指南比較研究》	文化大學碩士論文	1971
	〈試論合聲切法〉	漢學研究五卷一期	1987
	〈論音韻闡微的入聲字〉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段玉裁之生平及其學術》	文化大學博士論文	1980
作者不詳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	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	1966

青山定雄	《中國歷代地名要覽》	洪氏出版社	1975
邱榮陽	《集韻研究》	文化大學博士論文	1974
邱雍	《禮部韻略》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周何	〈說文讀若文字通假考〉	師大國研所集刊六本	1961
周法高	《中國音韻學論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	1984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聯經出版社	1975
	《中國語文研究》	華岡出版社	1955
	《中國語文論叢》	正中書局	1970
	〈論上古音〉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二卷一期	1969
	〈論切韻音〉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	1968
	〈論上古音和切韻音〉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三卷二期	1970
	〈廣韻重紐研究〉	史語所集刊十三本	1948
	〈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	史語所集刊十三本	1948
	〈古音中的三等韻〉	史語所集刊十九本	1948
	〈玄應反切考〉	史語所集刊二十本	1948
	〈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	史語所集刊二十三本	1952
	〈論古代漢語之音位〉	史語所集刊二十五本	1954
	〈中國語單音節性之再檢討〉	清華學報十四卷一、二期	1982
	〈讀切韻研究〉	大陸雜誌六十九卷二期	1984
	〈玄應反切再論〉	大陸雜誌六十九卷五期	1984
	〈上古漢語和漢藏語〉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1972

		所學報五卷一期	
	〈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周祖謨	《問學集》	河洛出版社	1979
	《廣韻校勘記》	世界書局	1938
	〈陳氏切韻考辨誤〉	輔仁學誌九卷一期	1940
	〈宋代汴洛語音考〉	輔仁學誌十二卷一、二期	1943
周德清	《中原音韻》	弘道出版社	1973
金周生	《宋詞音系入聲韻部考》	文史哲書局	1985
	〈論曲詞之陰陽〉	輔仁國文學報二集	1986
	〈中原音韻入聲多音字音證〉	輔仁學誌十三期	1984
	〈廣韻一字多音現象初探〉	輔仁大學碩士論文	1979
	〈談廣韻六個從夷得聲多音字之形成〉	中國語文研究第八期	1986
商務編	《注音國字》	商務印書館	1961 台一版
邵榮芬	〈切韻音系的性質和它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地位〉	中國語文	1961
竺鳳來	《陶謝詩韻與廣韻之比較》	政大碩士論文	1968
竺家寧	《四聲等子音系蠡測》	師大碩士論文	1972
	《九經直音韻母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	1980
	《古漢語複聲母研究》	文化大學博士論文	1981
	《古今韻會舉要的語音	學生書局	1986

系統》		
《古音之旅》	國文天地雜誌社	1987
〈顏氏家訓音辭篇的幾個語音現象〉	德明學報一期	1973
〈漢語音變的特殊類型〉	學粹十六卷一期	1974
〈廣韻類隔研究〉	德明學報二期	1974
〈音學辨微在語言學上的價值〉	木鐸七期	1978
譯〈釋名複聲母研究〉	中國學術年刊三期	1979
〈九經直音的濁音清化〉	木鐸第八期	1979
〈九經直音聲調研究〉	淡江學報十七期	1980
〈九經直音的時代與價值〉	孔孟月刊十九卷二期	1980
〈九經直音聲母問題〉	木鐸第九期	1980
〈九經直音知照系聲母的演變〉	東方雜誌十四卷七期	1981
〈近代漢語零聲母的形成〉	中語中文學第四輯，漢城	1982
〈論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之韻母系統〉	淡江學報二十期	1983
〈上古漢語帶喉塞音的複聲母〉	漢城檀國大學論文集	1983
〈上古漢語帶舌尖塞音的複聲母〉	中國學術年刊六期	1984
〈宋代語音的類化作用〉	淡江學報二十二期	1985

〈經典釋文與複聲母〉	孔孟月刊二十三卷十一期	1985
〈蒲立本複聲母學說評述〉	淡江學報二十四期	1986
〈韻會陰聲類音系擬測〉	中華學苑三十三期	1986
〈古今韻會舉要陰聲類字母韻研究〉	人文學報十一期	1986
〈古今韻會舉要入聲類字母韻研究〉	中國學術年刊八期	1986
〈韻會陽聲類字母韻研究〉	淡江學報二十五期	1987
〈韻會聲母研究〉	淡江學報二十五期	1987
〈評劉又辛「複輔音說質疑」兼論嚴學窘的複聲母系統〉	師大國文學報十六期	1987
〈韻會重紐現象研究〉	漢學研究五卷二期	1987
〈近世聲韻學的三個新領域〉	木鐸第十二輯	1988
〈宋代入聲的喉塞音韻尾〉	第六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論文	1988
〈論中古韻母〉	高仲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高師院國文研究所編	1988

九　畫

保爾巴西	《比較語音學概要》	泰順書局	1971 台一版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藝文印書館	1970

俞　敏	〈古四聲平議〉	訓詁研究第一輯，北師大	1981
	《音韻學研究》	中華書局，第一輯	1984
		第二輯	1986
胡楚生	《訓詁學大綱》	蘭台書局	1980
	《釋名考》	師大碩士論文	1963
胡　適	〈入聲考〉	胡適文存	
洪惟仁	〈談鶴佬語的正字與語源〉	台灣風物三十八卷一期	1988
	〈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	台灣風物三十四卷三期	1984
姚榮松	《切韻指掌圖研究》	師大碩士論文	1973
	《上古漢語同源詞研究》	師大博士論文	1982
	譯〈漢藏語言研究導論〉	師大國文學報八期	1979
	〈釋名聲訓探微〉	慶祝成楚望先生七秩誕辰論文集，文史哲書局	1981
姜忠姬	《五音集韻與廣韻之比較研究》	師大碩士論文	1980
姜信沆	〈依據朝鮮資料略記近代漢語音史〉	史語所集刊五十一本	1980
姜亮夫	《瀛涯敦煌韻輯》	鼎文書局	1955
	《中國聲韻學》	文史哲出版社	1974

十　畫

翁文宏	《顧野王玉篇聲類考》	師大碩士論文	1970
夏　炘	《詩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說》	廣文書局	1966

高本漢	《漢文典》	成文書局	1940
	《先秦文獻假借字例》	中華叢書	1974
	《漢語詞類》	聯貫書局	1933
	《中國語與中國文》	文史哲書局	1923
	《中國聲韻學大綱》	中華叢書	1972
	《中國音韻學研究》	商務印書館	1982 台五版
	《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	中華叢書	1963
	《詩經注釋》	董同龢譯，中華叢書	1960
	《書經注釋》	陳舜政譯，中華叢書	1970
	〈中國古音之系統及其演變〉	史語所集刊二本第二分	1930
高亨	〈古韻魚部原讀考〉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2號	
高明	《高明小學論叢》	黎明書局	1988 台四版
	〈四聲等子之研究〉	中華學苑八期	1971
	〈切韻指南之研究〉	南洋大學學報六期	1972
	〈嘉吉元年本韻鏡跋〉	南洋大學學報創刊號	1967
	〈論韻的四等〉	輔仁學誌九期	1980
	〈評陳澧以來諸家之聲類說〉	輔仁學誌十期	1981
	〈中國歷代韻書的韻部分合〉	華岡文科學報十二期	1980
唐作藩	《音韻學常識》	學海出版社	1985
唐蘭	《中國文字學》	文光書局	1969
	《古文字學導論》	河洛書局	1980
	〈論古無複輔音〉	清華學報十二卷二期	1937
徐文鏡	《古籀彙編》	商務印書館	1971 台六版

容　庚	《金文編》	弘道書局	1960
馬宗霍	《音韻學通論》	鼎文書局	1972
敖士英	〈古代濁聲考〉	輔仁學誌二卷一期	1930
	〈關於研究古音的一個商榷〉	北大國學季刊二卷三號	1929

十一　畫

章太炎	《文始》	中華書局	1970
	《國故論衡》	台一版 廣文書局	1967
許世瑛	《許世瑛先生論文集》	弘道書局	1974
	〈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說〉	淡江學報九期	1970
	〈從詩集傳叶韻中考廣韻陽聲及入聲各韻之併合情形〉	淡江學報十期	1971
	〈從詩集傳叶韻中考廣韻陰聲各韻之併合情形〉	輔大人文學報二期	1972
	〈廣韻全濁上聲字朱熹口中所讀聲調考〉	幼獅學誌九卷三期	1970
許　愼	《說文解字》	世界書局	1960
許錟輝	《說文解字重文諧聲考》	師大碩士論文	1964
國語推行委員會	《國音標準彙編》	開明書局	1947
曹述敬	〈錢玄同的古聲紐說及其他〉	訓詁研究第一輯北師大	1981
陶良駿	《音紐》	文海出版清代稿本百種	1974

		彙刊	
梅祖麟	〈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s-聲字〉	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期	1971
	〈上古漢語s-前綴的構詞功用〉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陸德明	《經典釋文》	鼎文書局	1975
陸志韋	《古音說略》	學生書局	1971
	〈證廣韻五十一聲類〉	燕京學報二十五期	1939
	〈三四等與所謂喻化〉	燕京學報二十六期	1939
	〈說文廣韻中間聲類轉變的大勢〉	燕京學報二十八期	1940
	〈試擬切韻聲母之音值〉	燕京學報二十八期	1940
	〈記邵雍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	燕京學報三十一期	1946
	〈釋中原音韻〉	燕京學報三十一期	1946
	〈記蘭茂韻略易通〉	燕京學報三十二期	1947
	〈記畢拱宸韻略滙通〉	燕京學報三十三期	1947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音〉	燕京學報三十三期	1947
	〈記五方元音〉	燕京學報三十四期	1948
	〈國語入聲演變小注〉	燕京學報三十四期	1948
	《詩韻譜》	鼎文書局	1979
陳光政	《廣韻一聲相承韻類系聯之探討》	學海書局	1983
	〈近人轉注說評述〉	高師院學報十期	
陳弘昌	《藤堂明保之等韻說》	文津出版社	1973
陳原	《社會語言學》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84

陳淑惠	《漢字標音法源流考》	弘道書局	1980
陳寅恪	〈東晉南朝之吳語〉	史語所集刊七本第一分	1936
	〈四聲三問〉	清華學報九卷二期	1934
陳飛龍	《說文無聲字考》	文史哲出版社	1979
陳彭年	《大宋重修廣韻》	廣文書局、黎明書局	1960
陳新雄	《重校增訂音略證補》	文史哲書局	1980
	《古音學發微》	師大博士論文	1972
	《六十年來之聲韻學》	文史哲書局	1973
	《聲類新編》	學生書局	1982
	《等韻述要》	藝文印書館	1974
	《中原音韻概要》	學海書局	1976
	《鍥不舍齋論學集》	學生書局	1984
	編《聲韻學論文集》	木鐸出版社	
	〈切韻性質的再檢討〉	中國學術年刊三期	1979
	〈論談添盍怗分四部說〉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無聲字多音說〉	輔大人文學報二期	1972
	〈酈道元水經注裏所見的語音現象〉	中國學術年刊第二期	1978
陳夢家	〈關於上古音系的討論〉	清華學報十三卷二期	1941
	《卜辭綜述》	大通書局	1971
陳澧	《切韻考》	學生書局	1969
陳獨秀	〈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	東方雜誌三十四卷20、21號	1937

十二 畫

張麟之等	《等韻名著五種》	泰順書局	1973
張文彬	《說文無聲字衍聲考》	師大碩士論文	1969
張日昇	〈試論上古四聲〉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一卷	1968
張世祿	《中國聲韻學概要》	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	1978
	《廣韻研究》	商務印書館	1969 台一版
	《語言學原理》	商務印書館	1970
	《中國音韻學史》	商務印書館	1965
	〈中國語音系統的演變〉	暨南學報一卷一號	
張光宇	〈從閩語看切韻三四等韻的對立〉	師大國文學報十六期	1987
張金吾	《廣釋名》	鼎文書局	
張建葆	《說文聲訓考》	師大碩士論文	1963
張清常	〈釋名聲訓所反映的古聲母現象〉	訓詁研究第一輯，北師大	1981
張琨	〈漢語方言中聲母韻母之間的關係〉	史語所集刊五十三本第一分	1982
	〈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	史語所集刊五十四本第一分	1983
	〈切韻的綜合性質〉	書目季刊十七卷一期	1983
	〈論中古音與切韻之關係〉	書目季刊八卷四期	1966
張壽林	〈三百篇聯緜字研究〉	燕京學報十三期	1933
張麟之刊	《韻鏡》	百部叢書集成七十五	
黃永鎮	《古韻學源流》	商務印書館	1966

黃長著等	譯《語言與語言學詞典》	哈特曼原著，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0
黃　侃	《論學雜著》	中華書局	1970
黃　焯	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	木鐸出版社	1983
	〈關於經典釋文〉	訓詁研究第一輯，北師大	1981
	〈古音爲紐歸匣說〉	制言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	
黃淬伯	〈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聲類考〉	史語所集刊一本第二分	1930
	〈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	史語所專刊之六	1931
	〈討論切韻的韻部與聲紐〉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六集六十一期	1928
畢　沅	《釋名疏證》	廣文書局	1971
曾運乾	〈喻母古讀考〉	東北大學季刊二卷	
	〈切韻五聲五十一紐考〉	東北大學季刊一卷	
揚　雄	《方言》	國民出版社	1959

十三　畫

趙元任等	《上古音討論集》	學藝出版社	1977
	《語言問題》	商務印書館	1968
趙振鐸	〈從切韻序論切韻〉	中國語文	1962
趙　誠	《中國古代韻書》	中華書局	
趙蔭棠	《等韻源流》	文史哲書局	1974
	〈明清等韻之北音系統〉	輔仁學誌六卷一、二期	1937

	〈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	輔仁學誌四卷三期	1935
	〈中原音韻研究〉	國學季刊三卷三期	1932
北京大學	《漢語方音字滙》第二版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葉光球	《聲韻學大綱》	正中書局	1979
葉鍵得	《十韻彙編研究》	學生書局	1987
	《通志七音略研究》	文化大學碩士論文	1979
董同龢	《中國語音史》	華岡出版社	1954
	《漢語音韻學》	文史哲書局	1968
	《上古音韻表稿》	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廿一	1944
	《語言學大綱》	中華叢書	1964
	〈廣韻重紐試釋〉	史語所集刊十三本	1945
	〈等韻門法通釋〉	史語所集刊十四本	1949
	〈切韻指掌圖中幾個問題〉	史語所集刊十七本	1948
	〈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下字〉	史語所集刊十九本	1948
	〈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上字〉	史語所集刊二十三本	1952
	〈厦門方言的音韻〉	史語所集刊二十九本上冊	1957
	〈四個閩南方言〉	史語所集刊三十本下冊	1959
董忠司	《顏師古所作音切研究》	政大博士論文	1978
	〈江永的聲母論〉	孔孟學報五十一期	1986
	〈江永聲韻學抉微〉	第六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論文	1988

楊福綿	《中國語言學名詞滙編》	學生書局	1985
楊秀芳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	台大博士論文	1984
	〈試論萬寧方言的形成〉	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	1987
	〈論交泰韻所反映的一種明代方音〉	漢學研究五卷二期	1987
楊漢川	《華泰大辭典》		1960
葛毅卿	〈喻三入匣再證〉	史語所集刊八本第一分	1939

十四 畫

北京大學	《語言學名詞解釋》	商務印書館	1960
復旦大學	《語言文字學詞典》	澳門爾雅社出版	1979
閻宥	〈中國入聲之地理研究〉	嶺南學報二卷一期	1931
	〈古文聲系序〉	見孫海波《古文聲系》古亭書局影印	1968
	〈經典釋文反語與廣韻切語異同考〉	中山大學文史所集刊一卷一期	
熊忠	《古今韻會舉要》	大化書局，商務四庫珍本第十集	1979
齊佩瑾	《訓詁學概論》	廣文書局、華正書局兩種	1968，1983
蒙藏委員會	編《藏漢小辭典》		1959
朱宗文	《蒙古字韻》	台大圖書館	1308

十五 畫

蔣 一 安	《蔣本唐韻刊謬補闕》	廣文書局	1973
鄭 再 發	《蒙古字韻跟八思巴有關的韻書》	台大文史叢刊	1962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	史語所集刊三十六本	1966
鄭 錦 全	《語言學》	學生書局	1973
潘 重 規	《中國聲韻學》	新亞中文系出版，東大圖書公司	1977
	《瀛涯敦煌韻輯新編》	文史哲書局	1974
	〈聲母多音論〉	制言第三十七、三十八合刊	
	〈集韻聲類表述例〉	新亞學術年刊六期	1964
潘 悟 雲	〈漢藏語歷史比較中的幾個聲母問題〉	語言研究集刊一期	1987
劉 文 錦	〈洪武正韻聲類考〉	史語所集刊三本第二分	1931
	〈類音跋〉	史語所集刊一本第四分	1930
劉 德 智	《音注中原音韻》	廣文書局	1966
劉 復	《十韻彙編》	學生書局	1968
	〈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	北大國學季刊一卷三號	1923
劉 熙	《釋名》	育民出版社	1970
劉 賾	《聲韻學表解》	無出版者	1932

十六 畫

橋本萬太郎	《語言地理類型學》	宋志鴻譯，北大出版	1985
謝 國 平	《語言學概論》	三民書局	1985

謝雲飛	《中國聲韻學大綱》	學生書局	1987
	《語音學大綱》	學生書局	1987
	《漢語音韻十論》	大風書局	
	〈自諧聲中考匣紐古讀〉	南洋大學學報四期	1970
	〈漢語音韻字母源流〉	南洋大學學報六期	1972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析論〉	南洋大學學報八、九期	1974, 1975
	《經典釋文異音聲類考》	師大碩士論文	1959
	〈明顯四聲等韻圖之研究〉	廣祝高仲華先生六秩誕辰論文集，師大國研所	1968
謝一民	《蘄春黃氏古音說》	嘉新研究論文第二十七種	1960
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錄》	商務印書館	1968
	《潛研堂文集》	商務印書館	1968
錢玄同	《文字學音篇》	學生書局	1969

十七 畫

龍宇純	《韻鏡校注》	藝文印書館	1966
	〈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檢討〉	史語所集刊五十本第四分	1979
	〈從集韻反切看切韻系韻書反映的中古音〉	史語所集刊五十七本第一分	1986
	〈例外反切的研究〉	史語所集刊三十六本	1966
	〈論聲訓〉	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合期	1971
	〈上古清唇鼻音聲母說	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	1978

	檢討〉	文集	
	〈陳澧以來幾家反切系聯法商兌〉	清華學報十四卷一期	1983
	〈論照穿牀審四母兩類上字讀音〉	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1981
	〈論重紐等韻及其相關問題〉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從臻櫛兩韻性質的認定到韻圖列二四等字的擬音〉	十六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	1983
	〈廣韻重紐音值試論〉	崇基學報九卷二期	1970
鍾露昇	《國語語音學》	語文出版社	1966
戴君仁	〈古音無邪紐補證〉	輔仁學誌十二卷一、二期	1943
戴震	《聲韻考》	廣文書局	1966
應裕康	《清代韻圖之研究》	弘道書局	1972
	〈洪武正韻聲母音值之擬訂〉	中華學苑六期	1970
	〈洪武正韻韻母音值之擬訂〉	許詩英先生六秩誕辰論文集	1970
	〈洪武正韻反切之研究〉	政大學報五期	1962
	〈論宋代韻書〉	高仲華先生六秩誕辰論文集，師大國研所	1968
	〈五音集韻與宋代韻圖韻書之關係〉	政大學報十一期	1965
	《廣韻集韻切語上字異同考》	師大碩士論文	1959

十八 畫

魏建功	〈十韻彙編序〉	見劉復《十韻彙編》，學生書局	1936
	〈陰陽入三聲考〉	國學季刊二卷四期	1930
	〈唐宋兩系韻書體制之演變〉	國學季刊三卷一號	1932
	〈陸法言切韻以前的幾種韻書〉	國學季刊三卷二號	1932
	〈中國古音研究上些個先決問題〉	國學季刊三卷四號	1932
	〈論切韻系的韻書〉	國學季刊五卷三號	1936
魏岫明	《國語演變之研究》	台大文史叢刊	1981
簡宗梧	《經典釋文徐邈音之研究》	政大碩士論文	1970
韓道昭	《五音集韻》	商務四庫珍本七集	

十九 畫

藍茂等	《韻略易通韻略滙通合訂本》	廣文書局	1962
譚遠毅	〈古漢語複輔音聲母ml-考〉	語言研究集刊一期	1987
譚全基	《古代漢語基礎》	源流出版社	1983
羅常培	《唐五代西北方音》	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十二	1933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	史語所集刊一本	1929
	〈切韻魚虞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	史語所集刊二本三分	1931

	雙聲疊韻說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四十一期	1928
	〈釋重輕〉	史語所集刊二本第四分	1932
	〈中原音韻聲類考〉	史語所集刊二本	1932
	〈知徹澄娘音值考〉	史語所集刊三本	1931
	〈釋內外轉〉	史語所集刊四本	1933
	〈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	史語所集刊八本一分	1937
	〈切韻探賾〉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三集二十五至二十七合刊	1928
	《漢語音韻學導論》	無出版社及年份	
	《語言學論文選集》	九思出版社	1978

二十 畫

	《藏文辭典》	日本西藏佛教研究會	1972
嚴 可 均	《說文聲類》	廣文書局	
嚴 學 宭	《語言學概論》	馬學良合編	1981
	〈大徐本說文反切的音系〉	國學季刊六卷一期	1937
	〈原始漢語複聲母類型的痕迹〉	十四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1981
	〈漢語鼻——塞複輔音聲母的模式及其流變〉	音韻學研究第二輯	1986

二十一 畫

顧 野 王	《玉篇》	中華書局	1968
顧 炎 武	《韻補正》	廣文書局	台二版 1966

	《音學五書》	廣文書局	1966

二十三 畫

龔煌城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西夏語中的漢語借詞〉	史語所集刊五十二本	1981

[外文參考書目]

以下按作者姓名字母順序排列。

A

Anderson, S. R., 1974, *The Organization of Phonology,* 文鶴書局

B

Baxter, william Hubbard III, 1977, *Old Chinese Origins of the Middle Chinese Chongniu Doublets: A Study Using Multiple Character Readings,* Cornell University 博士論文

Benedict, P., K., 1948, "Archaic Chinese *g and *d", HJAS 11

——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Press

—— 1974, "The Chinese S- Orgy", 第七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6, "Sino-Tibetan: another-look", JAOS 96

—— 1976,"Archaic Chinese affixation patterns", 第九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7, "PST vowels", 第十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80, "The PST tone／accent system:additional TB data", 第十三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81, "TB／Karen cluster vs. prefix *s-", 第十四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87, "Archaic Chinese Initials",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編，三聯書店出版，收入Wang Li Memorial Volume

Bloomfield, L., 1933, "Phonetic Change", 見其Language一書第21、22章

Bodman, N. C., 1954,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 MING*, Harvard University

—— 1967, "China: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2

—— 1969, "Tibetan SDUD, the character 卒, and the *ST Hypothesis", 史語所集刊39本

—— 1973, "Some Chinese Reflexes of Sino-Tibetan S- Clusters", JCL, 1.3

—— 1979, "Evidence for l and r Medials in Old Chinese", 第十二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見Coetsem, F.和Waugh, L.所編之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ieden: E. J. Brill

Boodberg, Peter A., 1935, "The Archaic Initial *lng-", KD Notes 4

—— 1937,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HJAS 2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15th ed., 1974, "Sino-Tibetan Languages", "Tai Languages"

Buchanan, C. D., 1963, *Programed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歐亞書局

Buck, S. H., 1969,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Bynon, T., 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文鶴書局

C

Chang Kun, 1966, "Review of W. Dobson's Late Han Chines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

—— 1967,"China: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Trends in Lin-

guistics 2

—— 1967, "China: National Languages", Ibid

—— 1968,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e Sui-T'ang Period", papers the CIC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 1971, "Phonological Aspects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清華學報新九卷

—— 1972, "Wenchow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cademia Sinica 32

—— 1972,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i", 史語所單刊26號

—— 1973, "Review of Paul Benedict's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2

—— 1973, "Review of Miyoko Nakano's A Phonological Study in the Phags-pa Script and the Meng-ku Tza-yü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3

—— 1974,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nd the Ch'ieh-yün", 清華學報新十三卷二期

—— 1975, "Tomal Development among Chinese Dialects", 史語所集刊46本

—— 1976, "The Prenasalized Stop Initials of Miao-Yao, Tibeto-Burman,and Chinese", 史語所集刊47本

—— 1976, "Chinese *S-Nasal Initials", 史語所集刊47本

—— 1977, "Tibetan Prenasalized Initials", 史語所集刊48本

—— 1977,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稠*djəng and濃*nəung *njəung", Monumenta Serica 33

—— 1979,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the Ch'ieh-yün", 史語所集刊50本

—— 1979, "A brief review of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Language 55

Chao Yuen Ren, 1941,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JAS 5:2

—— 1941, "Review of Grammata Serica", Language 17

—— 194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02:2

—— 1948, "The voiced velar fricative as an initial in Mandarin", Le Maître Phonétique 113

—— 1959, "The morphemic status of certain Chinese ton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4

—— 1968,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0, "The Changchow dialect", JAOS 90

Chomsky, N. & Halle, M.,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虹橋書局

Coblin,W-S, 1978, "The Initials of Xu Shen's Language as Reflected in the SHUOWEN DURUO Glosses", JCL 6

—— 1979, "The Finals of Xu Shen's Language as Reflected in the SHUOWEN DURUO Glosses", JCL 7.2

—— 1981, "Notes on the Dialect of the Han Buddhist transcriptions", 中研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 1984, "The Finals of Yang Xiong's Language", JCL 12:1

—— 1986, "Notes on th Initi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 of Tang Times", 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Crystal, David, 1980, *A First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文鶴書局

D

Denlinger, Paul B., 1962, *Study in Middle Chines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博士論文

—— 1981, "Presuppositi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中研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Dil, Anwar S., 1976,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 R. Ch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wner, G. B., 1981, "Dialect Information in the Jiyun", 中研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Ducrot, Oswald & Todorov, Tzvetan, 1979,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age, 文鶴書局

E

Egerod, Søren, 1967, "China:Dialectology",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2

—— 1970,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1

—— 1973, "Sino-Tibetan Conspectus Review", JCL 1.3

F

Forrest, R. A. D., 1964,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nitials of Karlgren's Archaic Chinese", 通報51、53期

—— 1973,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rd edition 南天書局

Fromkin, V. & Rodman, R.,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地球出版社

Fry, D. B., 1970, "Speech Reception and Perception", 見J. Lyons所編之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Fudge, E. C., "Phonology" 仝上書

G

Gedney, W. J., 1967, "Thailand and Lao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2

Gleason. C. A., 1955, *An Introducion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虹橋書局

H

Haas, M. R., 1957, "The Tones of Four Tai Dialects", 史語所集刊29本

—— 196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3

Halt Jr. R. A., 1964, *Introductory Linguistics*, 虹橋書局

Harms, R.T., 1968,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ical Theory*, 虹橋書局

Hartmaun, R.R.K. & Stork, F.C., 1976,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文鶴書局

Hashimoto,Mantaro J., 1977, "Current Development in Sino-Korea Studies", JCL 5.1

—— 1978, *Current Development in Sino-Vietnamese Studies*, JCL 6.1

—— 1965,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博士論文

—— 1981, "The KENG Rime-Group in the YU-PIEN Fan-Chieh's", 中研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Hoenigswald,H.M., 1960, *Lo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Hsueh,F-S, 1975, *Phonoloby of Old Mandarin*, The Hague:

Mouton

—— 1983 ,"Xu Xiao's Revised Rhyme-Tables:A Bold Renovation", 十四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Hyman, L.M., 1975, *Phonology Theory and Analysis,* 文鶴書局

J

Joos,M., 1957,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tone,Simon W., 1983, "Grade Medials and Vocalic Allophone Development:Han to Lian", JCL 11.1

Juhl,Robert Alvin, 1972, *A Survey of the Rhyming of Poets from* the Wei Dynasty into the Early T'ang, 博士論文,藏中央圖書館

—— 1974, "Phon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Rhymes. Wei to T'a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1977, "The Literary Dialect of Liang Yuan Di: Rhymes and Finals", JCL 5.1

K

Karlgren, B., 1922,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通報21期

—— 1931, "Tibetan and Chinese", 通報28期

—— 1940, *Grammata Serica,* 成文書局

——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MIEA 29

—— 1960,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BMFEA 32

Kiparsky, P., 1970, "Historical Linguistics", 見J.Lyons所編之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Ku Ye-Ching, 1932, "On the Consonantal Value of YÜ-class Words", 通報29期

L

Ladefoged,P., 1975, A course in Phonetics, N.Y.:Harcourt

Laver,J."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見J.Lyons所編之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Li,F.K., 1940,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史語所集刊11本

—— 1945,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

—— 1950, "Review of K.L. Pike Tone Languages", Language 26

—— 1954, "Consonat Clusters in Tai", Language 30

—— 1955, "Rview of N.C. Bodman,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 MING", Language 31

—— 1965, "The Tai and the Kam-Sui Languages", Lingua 14

—— 1966, "T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 Language 42

—— 1970, "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ed.by R.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Tokyo

—— 1971, "On Siamese jaai", 史語所集刊42本

—— 1971, "The Final Stops in Tushan", 史語所集刊43本

——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CL 1.1

—— 1973, "Some Dental Cluasters in Ta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2

——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1979,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Consonant

Clusters", 史語所集刊50本

—— 1980, "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e Development", 史語所集刊50本

Luh, C., 1948,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Cambridge, Mass

Lust, J., *1964, Index Sinicus*

Lyons, John, 1970, *New Horizons in Lingusitics,* London : Penguin, 長安出版社1975翻印

—— 1981,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

Manomaivibool, Prapin, 1975, *A Study of Sino-Thai Lexical Correspondenc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博士論文

Matisoff, J. A., 1973, "The Annual Sino-Tibetan Conferences : The First Five Years 1968-1972", JCL 1.1

—— 1973, "Notes on F. K. Li's Language and Dialects of China", JCL 1.3

—— 1975, "Sino-Tibetan Conspectus Review",Language 51.1

Maspero, H., 1912,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BEFEO 12

—— 1914, "Sur quelques textes anciens de chinois parlé", BEFEO 14

——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20

—— 1930, "Préfixes et dé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ique", MSL 23

Mei, Tsu-lin, 1977, "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16th century Madarin", JCL 5.2

—— 1981, "A Common Etymon for之chih and其Ch´i and Related Problems in Old Chinese Phonology", 中研院第一屆漢學會議論文集

—— 1986, "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 S-Prefix in Old Chinese", 中研院第二屆漢學會議論文

N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 Min Finals", 中研院第一屆漢學會議論文集

P

Pei, Mario, 1956, *Language for Everybody,* Cardinal Edition, Pocket Books, Inc. N. Y

—— 1966, *Glossary of Linguistic Terminology*, 虹橋書局

Pulleyblank, E. G., 1961-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 1972, "Some further evidence regarding OC -s and its time of disappearance", 第五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3,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JCL 1.1

—— 1978, "The Nature of the Middle Chinese To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to Early Mandarin", JCL 6

—— 1981, "Distinctive Feature of Vowels and Pekingese Phon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中研院第一屆漢學會議論文集

—— 1982, "The Final Consonants of Old 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R

Rygaloff, Alexis, 1981, "Rounding, Backness and Syllabicity in Chinese Elsewhere and in General", 中研院第一屆漢學會議論文集

S

Sagart, Laurent, 1985, "A Chinese Cognate for Tibeto-Burman * MLIY 'Earth, Country'", Cahiers de Linguistigue Asie Orientale 14 : 2

—— 1986, "On the Departing Tone", JCL 14.1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Harcourt

Schane, S. A., 1973, *Generative Phonology*, 海國書局

Schuessler, A., 1974, "R and L in Archain Chinese", JCL 2.2

—— 1975,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Ho-Kou", JCL 3.2-3

Shafer, R., 1957(Vol.1), 1963(Vol.2), *Bibliography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Sawyer, Jesse otto, Jr., 1960, *A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博士論文

Shulman, Frank Joseph, 1978,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hina*, 1971-1975

Singh, S. & Singh, K. S., 1976, *Phonetic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文鶴書局

Stimson, Hugh, 1962, "Phonology of the Chung Yuan Yin Yun", 清華學報三卷一期

T

Tōdō, AKiyasu, 1967, "Postwar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2

Trager, G. L., 1957, "Siamese Phonemes : A Restatement", 史語所集刊29本

W

Wang, William S-Y,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33.2

—— 1967,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2

—— 1971, "Phonological Chang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清華學報九卷1、2期。與C. C. Cheng合著

Wolfenden, S. N., 1938, "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Tibetan brgiad and Chinese pwât", 通報34期

Y

Yang, Paul Fu-mien, 1968, *Modern dialec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Washington, D. C.

—— 1971,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Basd on Modern Dialect data", 第四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2, "Prefix Kə-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Proto-Chinese" ,第五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3,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Kl-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Proto-Chinese", 第六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5, "Prefix *S- in Proto-Chinese", 第八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6, "Prefix *S- and *SK-, *SKL-Clusters in Proto-Chinese",Part I 發表於The lst Japan-US Joint Seminar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Tokyo. Par II 發表於第九屆漢藏語言學會議

—— 1977, "Proto-Chinese *S-KL- and Tibeto-Burman Equivalents", 第十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8, "Proto-Chinese *S-K- and Tibeto-Burman Equivalents", 第十一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79, "Traces of Proto-Chinese Bilabial Prefixes in Archaic and Modern Chinese", 第十二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1981, "Proto-Min and Proto-Chinese *S- : A Preliminary Study", 第十四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Yen Ziang-Lin, 1965-66, "Notes on the Initials Ying and Yü in Ancient Chinese", 通報52期

Z

Zee, E., 1985, "Sound Change in Syllable Final Nasal Consonants in Chinese", JCL 13.2

Zeiger, A., 1973, *Encyclopedia of English,* Revised edition Fourth Printing, 成文書局